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二五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EB61/07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二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16 開本 44.37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一二五冊目次

子部·雜家類

續自警編十六卷(二)

〔明〕黃希憲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六年刻本

牧鑑十卷

〔明〕楊昱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道光長白榮氏刻得月移叢書本

芸心識餘七卷續一卷

〔明〕陳其力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煙霞小說十三種二十三卷

不著輯者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十八年刻本

四四五

三六一

二九一

一

續自警編十六卷(二)

〔明〕黃希憲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六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續自警編

八卷》提要

續自警編卷之七

嘉興府知府前御史金谿教諭黃希憲 纂集

嘉興縣知縣內江張問達 校閱

秀水縣知縣廬江朱來遠 校閱

嘉興縣學教諭劉汝大 全校

海鹽縣學教諭漆亮中 全校

從政類上

楊龜山粹言

龜山先生曰復之時羣陰在上而陽始復焉陰猶盛也非一陽在下所能勝小人衆而君子獨豈一人

續自警編 卷之七

十一

一日之力所能制哉故必朋來而後無咎然動而不以順行則出入不能無疾則害之者至如是身之不能保尚何朋來之有故於復曰動而以順行於剝曰順而止之其道一也故剝之象曰順而止之觀象也蓋艮上而坤下剝之成象也觀剝之象則知所以治剝矣東漢諸君子不知出此欲以力勝之卒至於兩敗而國隨以亡有以取之也復之成卦坤上而震下動以順行亦猶是耳觀四時陰陽之運寒暑之變天且不能暴為之況於人乎故豫之象曰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正謂此也

或問整諫官如何作曰剥之彖曰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夫君子之於小人方其進也不可以驟去觀剥之象斯可見矣剥坤下而艮上坤順也艮止也此天理之不可易者也順而止之其漸而非暴之謂乎陰陽之氣消息盈虛必以其漸君子所尚蓋在此陸宣公當擾攘之際說其君未嘗用數觀其奏議可見欲論天下事當以此為法宣公在朝曾以不恤其身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至於遷貶唯杜門集古方書而已可謂知進退者

續書編 本義卷七

上

舜在側微堯舉而試之慎微五典則五典堯從納于百揆則百揆時叙實于四門則四門穆穆以至以天下授之而不疑觀其所設施舜之所為舜其才其德可謂大矣宜非深山所能久處而為舜者當堯未之知方且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若使今人有才氣者雖不得時其能自已其功名之心乎以此見人必能不為然後能有為也非有為之難其不為尤難矣只如伊尹耕于莘非湯三聘則必不起諸葛亮卧草廬非先主三顧必不起非要之也義當然也以諸葛之智尚知如此又况不為諸葛者

乎然則居猷畝之中而以天下為已愛可也或不知消息盈虛之運犯分妄作豈正理哉

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如論齊王之愛牛而曰是心足以王論王之好樂而使之與百姓同樂論王之好貨好色好勇而陳周之先王之事若使為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而其君肯聽豈不能堯舜其君

齊王顧鴻鴈麋鹿以問孟子孟子因以為賢者而後樂此至其論文王夏桀之所以異則獨樂不可也世之君子其賢者乎則必語王以憂民而勿為憂

續書編 本義卷七

上

沼花園之觀是拂其欲也其佞者乎則必語王以自樂而廣其侈心是縱其欲也二者皆非能引君以當道惟孟子之言常於毫髮之間剖析利害之所在使人君化焉而不自知夫如是其在朝廷則可以格君心之非而其言易行也

為文要有溫厚之氣對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溫柔敦厚尤不可無如子瞻詩多於譏玩殊無惻怛愛君之誠荆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惟是爭氣而已豈可以事君君子之所養要令暴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

人臣之事君豈可佐以刑名之說如此是使人主失
仁心也人主無仁心則不足以得人故人臣能使
其君視民如傷則王道行矣

自古願治之君惟在慎一相蓋宰相人主之心膂也
臺諫耳目也百執事股肱也心膂之謀慮不深耳
目之視聽不明股肱之宣力不彊而能安其身者
未之有也竊為君臣相與之際尤當以誠意為主
一有不誠則任賢不能勿二去邪不能勿疑忠邪
不分鮮克以濟昔在仁祖時韓琦為諫官論四執
政一日而盡去之唐陳師合言太主不可假宰相

以事權太宗曰是欲開吾君臣也遂逐之故貞觀
嘉佑之治幾至三代此任賢去邪之效也若仁祖
而不明則必以韓琦之言為已甚太宗而懷貳則
必以師合之言為忠豈不殆哉近見臺諫有言宰
相者

陛下兩置而不問使言之無實而不罪則讒邪譖
者得以肆其奸言之有實而不行則鄙夫患失者
得以安其位如是而求治臣知其難矣唐中宗時
崔琬對仗彈宗楚客故事大臣被彈則俯偃趨出
立朝堂待旨楚客更憤怒自陳忠願為琬所誣中

宗不窮問命琬與楚客結為兄弟以和解之故中
宗卒有和事之名和事非人主之美稱也可不監
之哉

羅豫章粹言

羅豫章先生曰士之立身要以名節忠義為本有名
節則不枉道以求進有忠義則不固寵以欺君
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
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二者不可偏也心於正直而
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
於懦汲黯正直所以關公孫弘之阿諛忠厚所以
顯張湯之殘刻武帝享國五十五年其臣之賢獨
此一人而已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以君言之
則宣帝明帝以臣言之則趙廣漢張敞得之道之
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以君言之則文帝景帝
以臣言之則龔遂黃霸得之

朝廷立法不可不嚴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嚴則不
足以禁天下之惡不恕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情漢
之張釋之唐之徐有功以恕求情者也常衮一切
用法四方奏請莫有獲者彼庸人哉天下後世典

獄之官當以有功為法常袞為戒

立朝之士當愛君如愛父愛國如愛家愛民如愛子然三者未嘗不相賴也凡人愛君則必愛國愛國則必愛民未有以君為心而不以民為心者故范希文謂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諒哉

路溫舒之見高矣宣帝初立政之寬猛中外未嘗見之而路溫舒首以尚德緩刑為戒援引古今至於千言其後蓋寬饒楊惲以無罪見戮果符溫舒之言嗚呼人臣見幾而能諫人君聞善而能徙然後君臣兩盡其道溫舒見幾能諫矣宣帝聞善不能徙惜哉

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天下所以必治小人在朝天下必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天下所以必亂

三代之治在道而不在法三代之法貴實而不貴名後世反之此享國與治安所以不同歟

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恥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

耻則天下有風俗

名器之貴賤以其人何則授於君子則貴授於小人則賤名器之所貴則君子勇於行道而小人甘於下僚名器之所賤則小人勇於浮競而君子耻於求進以此觀之名器可輕授人哉

君明君之福臣忠臣之福君明臣忠則朝廷治安得不謂之福乎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福父慈子孝則家道隆盛得不謂之福乎俗人以富貴為福則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李林甫之姦則外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邪則外有朱泚之叛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不虛言哉

王者當民伯者富國富民三代之世是也富國齊晉是也漢文行王者之道欲富民而告戒不嚴民乃入於奢武帝行伯者之道欲富國而費用無節國乃至於耗詳文帝告戒不嚴民入於奢似未得文帝之心

姦邪之人亂國政李林甫是也庸鄙之士弱國勢張禹是也荀子曰權出於一者強謂權出於一則主勢不分而君道尊矣後世宰相侵君之權而不令者多矣賢如李文饒尚不能此况李林甫之徒

哉為人臣者視此以為戒

薛敬軒粹言

薛敬軒曰程子書視民如傷四字於座側予每欲責人常念此意而不敢忽清心省事居官守身之要接下言貴簡不可一語冗長臨屬官公事外不可泛及他事張文忠公曰左右非公務勿與語予深體此言吏卒輩不嚴而慄然也心不可有一毫之偏向有則人必窺而知之予嘗使一走卒見其頗敏使使之煩煩下人即有趨重之意予遂逐去之以此知當官者當正大光明不可有一

毫之偏向

何東卒輩公事外不可與交一言

人

作官者於愚夫愚婦皆當敬以臨之不可忽也伊尹曰接下思恭夫豈人君當然哉有官君子於臨衆處事之際所當極其恭敬而不可有一毫倣忽之心不惟臨衆處事為然退食宴息之際亦當致其嚴肅而不可有頃刻褻慢之態臨政持已內外一於恭敬則動靜無違人欲消而天理明矣成王問史佚曰何德而民親其上史佚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名言也丙吉深厚而不伐張安

世謹慎周密皆可為人臣之法為政通下情為

急愛民而民不親者皆愛之未至也書曰如保赤

子誠能以保赤子之心愛民則民豈有不親者哉

以誠感人者人亦以誠應以詐御人者人亦以詐

應正以處心廉以律已忠以事君恭以事長信以

接物寬以待下敬以處事此居官之七要也不欺

君不賣法不害民此作官持已之三要也

為政當有張弛張而不弛則過於嚴弛而不張則

流於廢一張一弛為政之中道也為政以愛人為

本惟正足以服人為政者切不可厭煩惡事坐

視民之冤抑一切不理曰我務省事則民不得其

人

死者多矣可不戒哉人臣巧矣以避罪非忠也

處大事識為先斷次之處大事不宜太厲聲色

付之當然可也為政須通經有學術不學無術

雖有小能不達大體惟寬大可以容人惟厚重可

以載物三代王佐事業皆本於道德後世輔相

事功多出於才氣士之氣節全在上之獎勵則

氣節盛苟樂軟熟之士而惡剛正之人則人務容

身而氣節消矣脩德行義之外當一聽於天若

計較利達祇見其不知命也士之出處當安於

計較利達祇見其不知命也士之出處當安於

義命許魯齋曰世間巧拙俱相伴不許區區智力爭此言宜念進將有為退必自脩君子出處惟此二事不欺君自不欺心始左右之言不可輕信必審其實親愛之言不可偏聽待左右當嚴而惠孔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惟親歷者知其味余忝清要日夜思念於職事萬無一盡文恣肆於禮法之外乎為官最宜安重下所瞻仰一發言不當殊愧之為政以法律為師亦名言也既知律已又可治人凡國家禮文制度法律條例皆能熟觀而深考之則有以酬應世務而不戾乎時宜人當自信自守雖稱譽之承奉之亦不為之加喜雖毀謗之侮慢之亦不為之加沮中者立法之本信者行法之要立法趨裨貴乎參酌事情必輕重得宜可行而無弊者則播告之脩既立之後謹守勿失信如四時堅如金石則民知所畏而不犯矣或立法之初不能參酌事情輕重不倫遽施於下既而見其有不可行者復遂廢格則後有良法人將視為不信之具矣今何自而行禁何自而止乎法者因天理順人情而為之防範禁止也當以公平正大之心制其輕重之宜不

可因一時之喜怒而立法若然則不得其平者多矣戒太察太察則無含弘之氣象用人當取長而舍其短若責備於一人則世無可用之才凡取人當舍其舊而圖其新自賢人以下皆不能無過或早年有過中年能改或中年有過晚年能改當不追其往而圖其新可也若追咎其往日之故并棄其後來之善將使人無遷善之門而世無可用之才也以是處心刻亦甚矣陶淵明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過之此言當體處事者求形之於言尤妙治人當有縱人不得怨之夾九三

壯年頗有凶獨行遇雨若濡有愠無終決小人之道怒見于面必有凶惟從容和柔以處之則無咎也樊人性凌下者不可蓋也求蓋其人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謙此乃名言作事切須謹慎仔細最不可怠忽疎畧先儒謂前輩作事多周詳後輩作事多濶略余覺有濶畧之失宜謹之常見人尋常事處置得宜者數數為人言之陋亦甚矣古人功滿天地德冠人羣視之若無者分定故也大事小事即平平處之便不至於駭人視聽矣

如治小人寬平自在從容以處之事已則純口不言則小人無所聞以發其怒矣處人之難者不必屬聲色與之辯是非較長短惟謹於自脩謙愈約彼將自服不服者妄人也又何校焉人臣得行其志全在有應苟無應雖聖賢亦末如之何也矣世有假官柄以濟貪欲者吾不知此何心也事貴斷制撇脫為政當以公平正大行之是非毀譽皆所不恤必欲曲徇人情使人人譽悅則失公正之體非君子之道也為治遠者大者不務而近小是急衆人之見也簡而不厭事繁而求簡也但為所當為而不為所不當為耳

世有賣法以求賄者此誠何心哉夫法所以治奸頑也奸頑有犯執法以治之則良善者獲伸矣若納賄而縱釋奸頑則良善之冤抑何自而伸哉使良善之冤抑不伸是不惟不能治奸頑而又所以長奸頑也據高位載顯名秉三尺者忍為此態乎以顏子之亞聖聖人猶告以遠佞人況他人乎治獄有四要公慈明剛公則不偏慈則不刻明則能照剛則能斷雖微細事不可苟皆當處置合宜聖人取人極寬如仲叔圍祝鮀王孫賈皆

未必賢以其才可用猶皆取之後之君子好議論者於人小過必辯論不置而遺其大者視聖人包容之氣象遠矣聖人取人不以有功而掩其過不以有過而掩其功如管仲霸者之佐耳其過多矣聖人猶不廢其一匡之功後世有論人過而遂沒其功者多見其尅核之甚也是一大節其義不可不明已未善人譽之不足喜已有善人毀之不足怒為君所委任者當以誠報不可一事欺之治病不求其本除弊不自其源難也已

文中子曰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已切中後世祿仕之病不觀諸陰陽乎其他者以漸而不驟人之處事如是則鮮失矣外晦則氣象含蓄內明則文理密察蒞衆之道也韓魏公范文正公皆一片忠誠為國之心故其事業顯著而名望孚動於天下後世之人以私意小智自持其身而欲事業名譽比擬前賢難矣哉以己之廉病人之貪取怨之道也廉而自忘其廉則人高其行而服其德莊子曰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此言甚正為吏不可一事苟且如文移之類

皆當明白學者之所講明踐履仕者之所表倡
明皆當以三綱五常為本 不論人之賢否但見
勢利則傾慕豈非失其本心乎噫弊也久矣恭而
不近於諛和而不至於流事上處衆之道

以其能治不能以其賢治不賢此設官之本意何
假官威剥民以自奉者果何心哉 去弊當治其
本本未治而徒去其末雖衆人之所暫快而賢智
之所深慮道人以善不可則止其知幾乎

君父人之大倫只當竭誠敬盡所以事之之道其
合與否有所不恤也苟慮其不合枉道以求之則

續自擊編 卷之七

七

所失者多矣交朋友事官長皆然當大任有一毫
私心人必見之矣 作官常知不能盡其職則過
人遠矣世之庸者有三有見理明而不妄取者有
尚名節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
者見理明而不妄取無所為而然上也尚名節而
不苟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
取則勉強而然斯又為次也 天下大患惟下情
不通為可慮昔人所謂下有危亡之勢而上不知
是也 晉伯宗每朝其妻必戒曰盜憎主人民惡
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伯宗不能用後果為三

卻譖而殺之 李景讓母鄭氏曰士不勤祿猶災

其身雖婦人之言亦可以為居官怠職者之戒

法者輔治之具當以教化為先益成括小有才而

不知君子之大道適足以殺其身蓋人知大道則

明於進退存亡吉凶消長之理必不至於輕率逞

才妄為以取禍也固不可假公法以報私讐亦不

可假公法以報私德 民至愚而神不可欺也惟

至誠足以動之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必有所

濟蓋天下事莫非分所當為凡事苟可用力者無

不盡心其間則民之受惠者多矣 凡禍患伏於

續自擊編 卷之七

七

無形之中惟聖人則知幾而防之於未萌故能消

其禍衆人不知幾而圖之於已著則已無及矣

無輕民事惟艱無安厝位惟危豈惟為人君當然

哉凡為人臣者亦當守此以為愛民保已之法也

天下之獄自古不得其平者多矣掌刑者可不

擇其人乎 人已一也浚人之脂膏以自肥何其

不仁哉 忠臣事君視天下猶一家非為身謀也

人之自立當斷於心若實見得自當決意為之

不可因人言以前却而易其守止未作禁游民所

以敦財利之源省妄費去冗食所以裕財利之用

財出於民費用廣財不足財不足則賦歛重賦歛重則民窮民窮則力竭力竭則本搖矣民不習教化但知有刑政風俗難乎其淳矣天下國家當大培根本何以培之仁而已書言罰弗及嗣賞延于世此聖人之仁心也故賞當過於厚而不可過於濫唐郭子儀竭忠誠以事君故君心無所

疑以厚德不露圭角處小人故讒邪莫能害

處大事貴乎明而能斷誠心父母斯民為王道有一毫不誠非王道矣聖人最重民力觀春秋所書可見好善優於天下若自用已能惡聞人

續前卷

未

善何以成事功凡事皆當推功讓能於人不可有一毫自德自能之意試看千古以來溺於外

物者竟亦何益乎已但垂貪不知止之名而已

不知時識勢而妄為即孟子所謂小有才不知君子之大道人好靜而擾之不已恐非為政之道

程明道不用文字蓋誠意既不能動人文字何

補人臣事君當竭忠盡誠雖細事不可欺雖曲禮皆當謹名節至大不可妄交非類以壞名節

守官最宜簡外事少接人謹言語所謂王道者真實愛民如子孟子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上以是施之則民愛之如父母者有必然矣事以義為者則事無不正以利為者事雖正猶未免出於利心人之邪正必謹於所習與正人居則正與不正人居則不正此前賢之至論萬世之明戒定見明自信篤可以處大事聖賢以義制心得志與天下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出處進退富貴貧賤視之如一初不少動其心小人則不然方血氣盛時據位持勢真若剛強不屈者及血氣既衰去位失勢悲感流涕卑屈苟賤之態靡所不至由無義以制心也

續前卷

未

或曰人有慢已者何以處之曰使已有可慢之事則彼得矣已無可慢之事則彼失矣失得在彼已何與焉以已之欲知人之欲亦猶是以已之勞知人之勞亦猶是當推以同之伍舉曰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近者騷離遠者違咈亦名言也大臣行事當遠慮後來之患雖小事不可啓其端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故知惟孝友于兄弟為為政之本

胡敬齋粹言

脩已後自能教人能治人此合內外之道化民全要

修身 論舜無為而治一則德盛而民化二則
賢才以任衆職自古為治之道不出乎脩德任賢
兩事為要 王道最易行只要君身脩皇建其有
極王道根本忠賢既用奸邪自退如陽春既長陰
凍自消 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舜為治手段
後世所當法也搜揚賢才而用之則四門關矣得
賢明忠直之士而寄以耳目廣詢博訪以來直言
極諫則四聰達四目明矣 君臣不以道合而以
功利相濟者鮮能保其終 上之人肯自脩則喜
聞過喜聞過則能來忠直之士忠直之士進則小
人退君子進國家之治本於此不自脩者則忌聞
過忌聞過則必好諂諛好諂諛則諂諛面諛之人進君子
退矣國家之亂本於此 世道之所賴有二一則
降衷秉彝不可泯滅二則賴聖賢遺訓尚存有志
之士因以感發用功無此二者生民之道熄矣
脩身便是王道 王道難行如良玉難售大器難
用自然之理學者不可以其難行遂變其所守
聖賢只依天理做事所以極其大與天地參伯者
以計智處便小 事事存其當然之理而已無與
焉便是王者事着此計較便是私吝心即流於伯

矣 縱有良法非其人而行之反成弊政雖非良
法得賢才行之亦救得一半人法皆善治道成矣
道不行不可立朝職不稱不可食祿 天下之
田地足以供天下之衣食 天下之山澤足以供
天下之財用但力要動用要節取要時而已
須務農重穀輕省徭役使民得以盡力耕耨去冗
食之官與坐食之兵在上者躬行節儉限貴賤之
等變奢靡之習然後儲蓄可廣雖遇凶年民無飢
困矣 今學校之政全無可觀教養之法已廢間
有好人出來皆是天資自美若不立德行一科學
校全整理不得朱子曰上之人曾不思量時文一
件學子自是着急何必更用教誨學校却好教他
理會本分事業 程子以經義德行才能三物取
士者何也德以化民才以治事然必明經學古然
後才德進而無所偏 女色之害甚酷小則亡身
大則亡國紂嬖一妲已而殷之宗廟社稷滅亡幽
王嬖一褒姒宗周喪滅文姜淫而殺魯桓齊襄二
君宣姜淫而衛為狄滅女色之害可勝言哉

論政

白沙曰夫天下非誠不動非才不治誠之至者其動

也速才之周者其治也廣才與誠合然後事可成也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知人無難惟行其所知善有勸惡有懲則公道明天下風俗美惡存乎人人之賢否存乎教觀今之風俗則今之人才可知矣程子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秦漢以下論天下之治者必以復三代之君何君也其政教何政教也苟欲復之從何處下手耶必如明道先生之言真能復三代手段也大賢為政務實而行庶幾能順服人情為國家樹立長治久安之根本一政之下一

令之行必求其有關於風俗者三致意焉是誠聽訟理人之第一義也是誠經綸天下之實地也守令稱賢於一邑利澤及於民民斯愛而樂之縣令官卑利賞不加於天下而天下治忽由之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守令之政在養民坐視其困而不救安在其養民也義以使民民爭趨之大有功於名教是之謂達為政之首務施於無事之日如是而弗已焉其效不亦遠乎老子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古之有國家者未始不以興學育才為務學校一也所以有古今之異者存乎

人程子曰古之仕者為已臯夔稷契伊傅周召其載於典謨訓誥者仕者之所施也有為已之心乎學校之設其重在於得人學之道其要在於為已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以此而盡吾心則庶政無不脩用人無不當理財無不富治兵無不強夫天下未有不湏權以治者也神有禍福人有賞罰失於此而得於彼神其無以禍福代賞罰哉俎豆之事安可一日而不講邑長俎豆其政而忠信發之學宮俎豆其教而忠信導之士子俎豆其志而忠信體之

俗正教立而風行民樂生而好亂者息士有耻而慕義者衆則刑罰可省禮義可興園囿可空干戈可戢守令之責盡矣人能致一郡之和則下無干紀之民無所用刑社學之興淑人心正風俗扶世教之第一義也胡可少哉夫短於取名而專於求志薄於微福而厚於得民非以奉身而燕及箴發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黃浩翁之所稱者非瀛溪周子乎夫上之治民當休戚同之父母病者不以得一日之安而棄補瀕之劑病飢者不以得一飯之飽而忘終歲之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

惡惡之得民之要道也大丈夫欲行其道於當時
明刑弼教保任皇極以壽國家無窮之脉其次抑
邪與正彰善癉惡必行已志不為利誘此宜無不
在我者 貪官污吏侵漁百姓甚於盜賊此輩不
除雖有良法美意孰與行之位高望重德博民化
而恒患乎善之不彰士罔攸勸一頌笑一舉措天
下將視以為輕重取舍不可輕也 天下不動不
治動以治之聖人與學者一爾 人之才大小必
用之而後見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

續自善編

主

民被實惠 國家安危所繫全視用人何如耳用
人小大得失事體則無二致邑小治之不難而有
難者其誠乎誠則不言而民信無為而化成觀於
明道先生治縣則可知用智之不足貴矣

天下之事成之惟在威信威信一立無事不可為
苟無威信則無其本難乎其為政矣 才足以立
事勇足以行志 今之從政者豈必盡如古之人
但髣髴其一二世必以良吏目之矣郡準古封建
爵為諸侯出入備五馬之容刑賞行一郡之政邦
之安危民之休戚無不繫也 郡太守也太守太

官也當風化未遠之日獄訟日繁幸而主者不敢
怠於其職疲神竭知夜以繼日孳孳猶恐弗及如
此者今之所謂賢守也然拘拘於此亦不遺餘力
矣 興一役而衆論攸歸舉一義而多士知勸古
者王畿置小學於辟雍之側其在侯服邦國則列
於庠序大學也今之社學猶古之小學也天下之
事無本不立小學學之本也保自然之和平禁未萌
之欲日就月將以馴致乎大學教之序也

續自善編

主

未乎小學書教之之具也社學教之之地也其皆
不可無也 不可以軍旅之事尤難也 振頹風
扶世教固有位者之事 以一念好生之仁代血
戰數萬之兵 古之仕者將以行其志耳
薄者厚之卑者起之 因時而立教即物以顯義
去危即安民之賴也舍茲弗圖志不在民也
國家圖任方面惟在當道者謹而擇之耳採民水
火之中惟恐其不早也 庶耻未興將以興之奔
競未抑將以抑之不以天下之望負天下之人
在於得已雖一錢惜之而不以病民 旁引善類
以扶天地之元氣大明公道以壽國家之命脉
法不貪於豪右惠可及乎筑發 砥定海岳燮調

陰陽下撫黎庶上 佐元良御史諫官也繩人以
身者也

論事

能立於一世必有取重於一世之術 樹立大者不
羈小節 人之賦於天命者有賢不肖貧賤富貴
之差吾之所以仁愛者未能皆然貧賤不薄於骨
肉富貴不加於父兄宗族者誰乎故曰收合人心
必原於廟 人出處進退去就之節不可苟也非
但不可苟仕亦不可苟止 愛親人子之至情也
不待教而能不因物而遷比天譴之來吾無以取

續自警編

卷之三

四

之可以言命矣 居今之世欲無累於心無累於
後 按規於矩雖工師不能使之合雜官於羽雖
師曠不能使之方員之體不同緩急之聲異也
觀其所與而人之賢否可知矣 君子但求無愧
於心而已禍福之來有命往來音問之有無各隨
所感應之宜疏疏宜數數不過乎情不弛乎敬惟
當乎時義焉耳此之謂易必曰我無利彼我勿言
不可也

四事箴

律已以廉

真西山曰凡名士大夫者萬分中有一小善一
貪污便為大惡不廉之吏如蒙不察雖有他美莫
能自贖

王陽軒曰惟士之庶猶女之累苟有一毫之黥污為
終身之玷缺毋謂暗室昭昭四知汝不自愛心之
神明其可欺黃金五六駝胡椒八百斛生不足以
為榮千載之後有餘戮彼美君子一鶴一琴望之
凜然清風古今

撫民以仁

真西山曰為政者當體天地生萬物之心與父母保
赤子之心有一毫之慘刻非仁也有一毫之忿疾

續自警編

卷之三

五

亦非仁也

王陽軒曰古者於民饑溺猶已饑溺心誠求之若保
赤子嗚呼入室笑語飲醪嚙肥出則敲朴曾痛痒
之不知人心不仁一至於斯淑問之澤百世猶祀
酷吏之後今其餘幾誰甘小人而不為君子

存心以公

真西山曰傳曰公生明私意一萌則是非易位欲事
之當理不可得也

王陽軒曰厚嫺姪近小人尹氏所以不平於美鈞開

誠心布公道武侯所以獨優於王佐故曰本心日月利欲傾之大道康莊偏見窒之聽信偏則枉直而惠奸喜怒偏則賞僭而刑濫惟公生明偏生暗蒞事以勤

真西山曰當官者一日不勤下必有受其弊者古之聖賢猶且日晏不食坐以待旦况其餘乎今之世有勤於吏事者反以鄙俗目之而詩酒遊宴則謂之風流嫺雅此政之所以多疵民之所以受害也

不可不戒
王陽軒曰爾服之華爾饌之豐凡縷絲與顆粟皆民

力乎爾供居焉而曠厥官食焉而怠其事稍有人心胡不自愧昔者君子靡素其餐炎汗浹背日不辭難警枕計功夜不遑安誰為我師一范一韓

十害
斷獄不公

獄者民之大命豈可有私曲

聽訟不審

訟有實有虛聽之不審則實者反虛虛者反實其可苟哉

淹延囚繫

一夫在囚舉室廢業囹圄之苦度日如歲其可淹乎

慘酷用刑

刑者不獲已而用人之體膚即已之體膚也何忍以慘酷加之乎今為吏者好以喜怒用刑甚哉或以閔節用刑殊不思刑者國之典所以代天紂罪豈官吏逞忿行私者乎不可不戒

汎濫追呼

一夫被追舉室遑擾有時引之需有出官之費貧者不免舉債甚者至於破家其可汎濫乎

招引告訐

告訐乃敗俗亂化之原有犯者自當痛治何可勾引今官司有受人實封狀與出榜招人告首陰私罪犯皆係非法不可為也

重疊催稅

稅出於田一歲一收可使一歲至再稅乎有稅而不輸此民戶之罪也輸已而復責以輸是誰之罪乎今之州縣蓋有已納而鈔不給或鈔雖給而籍不消再追至官呈鈔乃免不勝其擾矣甚者有鈔不理必重納而後已破家蕩產鬻妻賣子往往由之

有人心者豈忍為此

科罰取財

民間自二稅合輸之外一毫不當妄取今縣道有科罰之政與夫非法科歛者皆民之深害也不可革

縱吏下鄉

鄉村小民畏吏如虎縱吏下鄉猶縱虎出柙也弓手土兵尤當禁戢自非捕盜皆不可差出

低價買物

物同則價同豈有公私之異今州縣有所謂市令司

續自書編

本

者又有所謂行戶者每官司敷買視市直率減十之貳叁或不即還甚至白奪民戶何以堪此

餘冬錄廣南諸山多大蛇蛇有曰蚺者常在樹上伺鹿獸鹿過其下便低頭繞之鹿死乃含水濡之度濕滑併頭角而吞之既飽不復能動至數日腹消乃自絞于樹鹿角骨悉鑽皮出瘡痛復不能動養瘡月餘乃愈蛇方飽豎瘡痛時土民尋得以大竹籤刺蛇頭至尾殺而食之以為珍味山海經并南中郡志嘗載此事異物志亦然春頃問諸廣州人言其詳如此不誣也蛇養瘡時所得肉肥美勝始

食鹿時所得者蛇非此不動時人固不得而殺之也夫蛇不安窟穴而依林木歲才得幾鹿飽于鹿幾時而瘡痛之養瘡以得腹幾時而死隨之豈非世人之大戒哉肉食之物蛇非常品而土民於此乎嗜春聞食蛇之人亦往往有遇毒而斃者蓋戒之哉

奴飼彘而使肥而肥不為彘福也虱食玃而使瘦非彘之患也為彘計者何德於奴何怨於虱此上二議可為貪利忘害之戒

權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小人竊之以成其惡君子

續自書編

本

用之以濟其善固君子之不可一日去小人之不可一日有也欲濟天下之難而不操之以權是猶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希不割矣故君子之致權也有道本之至誠以立其德植之善類以多其輔示之以無不容以安其情擴之以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昭之以不可奪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以攝其奸形之以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坦然為之下以上之退然為之後以先之是以功蓋天下而莫之嫉善利萬物而莫與爭仕進類

清廉

周子曰公生明廉生威

士大夫若愛一文不直一文陳簡齋詩云從來有
名士不用無名錢

楊東山俸錢代下戶輸租

楊伯子嘗謂余言士夫清廉便是七分人品蓋公忠
仁明皆從此生東山嘗帥番禺將受代有俸錢七
千繕畫以代下戶輸租有詩曰兩年枉了髮霜華
照管南人沒一些七百萬緡都不要脂膏留放小
民家又別石門詩云石門得得泊歸舟江水依依

續自書

不卷七

幸

別故侯擬把片言投贈汝臨行忘帶自休休蓋昔
吳隱之守五羊不市南物歸舟有香一片舉而投
石門江中用此事也其帥三山不請供給錢以
忤豪貴劾去作詩貽先君云與世長多忤持身轉
覺孤黃綠新齒舌收拾老頭顱我與訶瀧史君誰
誦子虛同歸燈火讀家裡石渠書陳虞仲作玉壺
冰朱絲弦二詩送之林自和送行詩云公來無渠
鴈公去有芒屨又送行詩云從渠腰下有金帶何
處山中無菜羹真西山入對主上問當今廉吏
西山既以趙政夫為對翌日又奏臣昨所舉廉吏

未盡如崔與之之出蜀惟載歸艤之面籍楊長孫
之守閩靡侵公帑之毫厘皆當今廉吏也

不潛溪臨財廉嘗大書於門曰寧可忍餓而死不可
苟利而生君子以為名言權要非其人雖置金滿
案一字不與縱與之亦不受饋日本使奉教請文
以百金為獻先生却不受上以問先生先生對

曰天朝侍從之臣而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

張簡肅初為郎中奉使畿內夜遇盜劫其囊得俸銀

七兩慚悔而去一日屠人告衙隸易公銀同官詰

之曰焉知非張衙銀乎屠叩首曰張衙惟有俸銀

續自書

不卷七

世

是以知之是時為浙右轄家口衆大日料闕止一
勛公子某以孫來省體魁碩食蕪數人公笑曰吾
固慮汝不飽也尋遣歸楚中任滿庫羨二萬餘公
盡籍錄之付在諸司歸見路夫人戲曰汝常笑我
貧今羨二萬不已富乎自夫人侍公至是始聞戲
言則為應曰得子孫無飢寒常如今日足矣於是
相顧一笑公不獨在官無所私也即以小物饋遺
亦必以義路夫人卒有以悅真者公返之人問故
公曰悅以為真知我廉矣不知悅非真物也我故
返之

三原王公為吏書置于門曰宋人有言受任于朝者以饋及門為耻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為耻今動曰贊儀而不羞于入我寧不自耻哉一時帖然使非真識積久而孚亦自不敢書之適足以憎多口矣

邵文莊家居門人提學張某欲為置祭田公致書辭之曰昨辱過我精舍山水增多矣所諭祭田時俱之外固可為脩理之助但利之所在衆共趨焉病餘之人恐動心氣敢辭之且昔年在撫州嘗止諸生爭古寺基今受此是人已異致後先殊情也敢

續自警錄 卷之七

十一

固辭之其精舍從屋亦以是故不欲尺寸之益請勿留念是望又曰昨精舍夜坐聞祭田之歸初亦未見不可既而思之我精舍自有田三十餘畝足以供祭若復益此是利之也利之弗遠如尚德何是以敢固辭之且屬本縣以公文申達吾友誠愛我宜聽吾辭亟令罷免不然外則損名內則損氣執事愛我反以病我也將焉用之如不吾信雖勤百致決不敢取戴天履地字字由衷惠山之靈實聞吾言惟高明亮之

白沙溪於取與一毫不苟巡撫都御史謝綬遺先生

壽木甚美一日其交厚陳某卒遺言必得木如先生者其子以告即舉而畀之林良以畫名天下嘗

作一圖為先生壽惠州同知林璧至閱之甚愛亦即畀之無吝色知縣趙某頗著貪聲懼先生過當

道露其事遺白金數錠為太夫人壽先生不得已受之戒家人勿啓後某以賊去追而還之其人感

泣提學汪廷貞慕先生作懷沙亭以寓仰止亦數以白金為壽其卒於官也盡封還以為購叅政伍

希淵遺白金欲新先生居卻不可乃營小廬山書院以處四方學者初年甚要嘗貸粟於鄉人陶魯

續自警錄

卷之七

十一

知之遺田若干頃潘臬二司倣富鄭公故事破費百金買園一區作羊城之北甚廣先生封券至於三四往返俱不受

俞行之清慎警句

清江俞行之題清慎警句有曰夜門無客敢懷金秋屋有情甘飲水

沈琮稱清賢

廣州太守沈琮嘗為南京兵部武庫司主事武庫司典皂隸凡諸司多屬意焉盖皂有定數得之多或得之早皆可觀利耳一日告葉文莊曰惟利可以

動人琮司皂者久不以動心而千人撓法者得兩
公焉尚書魏公驥都御史軒公輓是已

鄭牢悟言

廣西總帥府一鄭牢老隸也性鯁直敢言都督韓觀
威嚴不可犯亦知牢觀每醉後殺人鄭牢度有不
可殺者輒不殺留俟其醒白以不敢殺之故以是
觀尤德之觀卒山忠毅公雲繼其任公固廉正賢
者下車首延高年耆德詢邊事時亦以鄭牢言者
雲進之曰世謂為將者不計貪剗廣西素尚貨利
我亦可貪否牢曰大人初到如一索新白袍有一

續自華編

古

沾汙如白袍點墨終不可前也公又曰人云土夷
饋送苟不納之彼心疑且忿奈何牢言居官黷貨
則朝廷有重法乃不畏朝廷反畏蠻子耶公
亦笑納之鎮廣西踰十年廉操終始不渝

于肅愍不持土物

于節庵以兵部侍郎巡撫河南山西遷大理少卿前
後幾二十年其入京議事獨不持土物賄當路汙
人嘗誦其詩曰手帕簷簌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為
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

石屏寓戒

大理石屏近年朝紳爭尚官其地者以是勞民傷財
李貞伯獨寓此意於送行詩乃謂相思莫遣石屏
贈留刻南中德政碑可謂德業相勸矣

黃雀諷友

黃雀有頭顧能行萬里餘得君今出守暫得免苞苴
昔友人某出守臨江王荊公作此詩以送其行蓋
以臨江產黃雀先守者皆以此供土物饋送中朝
貴顯百姓不勝其苦故荊公述此意送之諷其自
守不可以此饋遺真有風人之義士大夫皆當以
此為法

續自華編

不棄老

章

吳佑觀過知仁論

後漢吳佑為酒泉太守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
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
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閣持衣自首祐曰椽
以親故受污穢之名所謂觀過知仁矣使歸謝其
父還以衣遺之韓卓臘日奴竊食祭其先卓義而
免之厚其心也孔文舉為北海相有人母病差思
食新麥家無乃盜隣熟麥而進之文舉聞特賞之
與其義也所謂觀過知仁其此類歟

合浦還珠議

後漢孟嘗為合浦太守郡俗舊採珠以易米時二千石貪穢使人採珠積以自入珠忽徙去合浦無珠饑死者盈路孟嘗化行一年之間去珠復還或問珠豈有知物哉遠貪就廉更化之所感如此齊書虞顗為晉安太守郡出蚺蛇膽可為藥有餉顗放之二十里一夜蛇還歸床下復送四十里經宿還復故處顗令更送遲明乃復歸如此者再三時以為仁義之心致然唐柳子厚連山郡乳穴記石鍾乳連之人告盡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郡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而謠

黃子廉清

風俗通潁川黃子廉者每飲馬投錢水中其操可知後漢書范丹嘗有姊病設食丹出門留錢而去姊追送之里中芻蕘僮更相怒曰言爾清高豈范史雲輩而云不盜我菜乎丹嘆曰吾之微志乃在僮

豎之口不可不勉遂棄錢而歸典畧程堅清潔居貧諸姬共漂更相呼食或不食者相謂曰女非程謀甫何為不食人食沐聽嘗過姊姊為設食而不留吳攻樊城兵人作食有先熟者呼使食答者否也呼者曰汝欲作沐德信耶其名流布異域如此漢書韓康嘗採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有女子從康買藥守藥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乎康嘆曰我本欲避名今女子皆知有我遂入霸陵山中嗚呼名不可掩如此孔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屈原有云老冉冉而將至恐脩名之不立然則居世可不以廉潔自砥礪耶

劉寵一錢清議

漢劉寵被徵百姓齎錢送之趙執轉任百姓以水餞之寵與執清吏也其去而民之送錢不同如此寵之選受一錢不若執飲杯水之為甘矣然均可師鄧攸守吳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飲吳水而已其殆清而過者乎然居官不可不法

父清恐人知對

胡威之父予以清慎名世祖問威之卿清孰與父對

曰臣清不如臣父帝曰何以勝汝對曰臣父清之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以不如杜正獻公行堂居官第一清畏無求人知苟欲人知同列不謹衆必譖已為上者又不加明察適取禍耳但優游於其間默而行之無愧於心可也

胡威之父質為荊州威自京都省之停中十餘日告歸質賜絹一疋威跪曰大人清高何以得此質曰是吾俸餘姑以與汝耳質若非清高者聞是言其能無自愧乎宋孔凱為司徒左長史弟道存代覲為江夏內史時東土大旱米貴一升百錢道存

續前書

卷之十

七

慮覲甚乏遣使載米五百斛餉之覲謂使曰我在彼三載去官日不辦有路糧即至未幾那能便得此米即可載還吏乞於此貨之不聽乃載米去道存有愧於其兄之問矣父子兄弟家人也誠以廉節自持無可相受遺者人生何用畜聚為哉

羊篇留犢

晉羊篇歷官清慎有私牛於官舍產犢及遷而留之今人但知談時苗事耳篇太傳羊祐從子也

胡壽安居官約已

胡知縣壽安者初任信陽調獲鹿求樂中任新繁縣

性清儉在官未嘗肉食其子自微來省兩月烹二

鷄胡怒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吾居官二十餘

年嘗以奢侈為戒猶恐弗能全始終之志爾今好

大嚼詎不為吾累乎胡三宰大邑不携妻子之任

或曰子之名固美矣柰妻子何胡笑曰此庸人見

也吾豈無糟糠之義而不念乎嘗於是思之爛熟

耳吾輩讀聖賢書論居官治民之法孰不欲砥礪

名節以操守為志及登仕路則以耳目玩好聲色

之物敗身家者比比焉矧婦人小子輩其性猶水

有以金珠錦綉揺目之物蠱其性彼必欺吾而取

續前書

卷之十

七

之借使使倖不露吾去任後人必冒笑曰胡某外

得名而內實貪以是計之故不欲妻子之累身也

閻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邨民之故也成王聞

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

筐以羞子文至於今令尹秩之成王每出于文之

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求富而子逃

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

取富焉是動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

富也

漢代廉循

汲黯治官理民好清淨擇丞史任之責大旨而已不苛小

黃霸為潁川太守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安全長吏許丞老病聾瞶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勸之毋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奸吏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太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

續自漢書

卷之十

七

朱邑少為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為行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遺遇之有恩所至吏民愛敬宣帝即位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擒制丞相御史舉龔遂可用上以為渤海太守召見謂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欲何以消其盜賊以稱朕意遂對曰海濱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

續自漢書

卷之七

七

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勅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鉏田器者皆為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廼為盜賊逐單車獨行至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渤海又多劫掠相隨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鉏鉏盜賊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伎不田作遇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雞五鵝民有持持劔刀令賣劔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課收歛益畜果實羨芡勞來循行郡中皆有蓄積吏民皆富實獄訟衰息

召信臣補穀陽長舉高第遷上蔡長其治視民如子所居見稱述遷南陽太守其治如上蔡信臣為人勤力有方略好為民興利務在富之躬勸耕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堤闕凡數十處以廣溉灌田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蓄積有餘信臣為作均水約束刻日立於田畔以防分爭禁止嫁娶

送終靡務出於儉約府縣吏家子弟好游遨

田作為事輒斥罷之甚者案其不法以視好惡

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

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號之曰召父

魯恭拜中牟令專以德化為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

等爭田累數令不能決恭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

責輒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而不肯還之牛主訟

於恭恭召亭長勅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嘆曰

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吏泣涕共留之亭

長乃慚悔還牛詣獄受罪恭貫不問於是吏入信

劉寬典歷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

常以為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吏民有過但用蒲

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事有功善推之自下

災異或見引躬克責每行縣止息亭傳輒引學官

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見父老慰以農里之

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訓人感德興行日有所化

劉昆為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

降雨止風遷弘農太守先是崤崤道多虎行旅不

通昆為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

異之徵為光祿勳問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

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

耳帝嘆曰此長者之言顧命書諸策

先為蒲亭長勸人生業為制科令農事既畢乃

子弟羣居還就學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獨與

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警曰吾今過元舍廬

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耳母

寡撫孤苦身投老柰何肆忿於一朝欲致子於

義乎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

子飲因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

子時考成令王渙政尚嚴猛問覽以德化人署為

主簿謂覽曰主簿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

鷹鷂之志邪覽曰以為鷹鷂不若鷹鳳故不為也

王暢為南陽太守奮厲威猛功曹諫曰懇懇用刑不

如行恩孽孽求姦未若禮賢舜舉皋陶不仁者遠

隨會為政晉盜奔秦虞芮入境讓心自生化人在

德不在用刑暢納其諫更崇寬政慎刑簡罰教化

遂行

隋蘇瓊除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

援據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諭之曰天下難得者

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相失兄弟心何如諸證

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恩遂蒙同官

劉龍為會稽太守山民愿朴有白首不入市井者
為官吏所擾寵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
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吏龐眉皓髮自若
邪山谷間出入齋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
自苦對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他時守吏發求
民間至夜不絕或犬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
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今聞當見棄去故自
扶送耳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耶勤苦父老為人
選一大錢受之

續自華編 卷之七

明代廉循

劉東山公自入仕以來不營田宅之利官至大司馬
不為子孫求恩澤忤瑾被逮故人贈遺皆謝絕不
受至肅州貧無所資藩臬諸司畏瑾不敢館穀三
學生徒相繼食之其清約如此

尚書耿公九疇進士為禮科給事中議論持大體有
清譽正統二年兩滿鹽法大弊擢運司同知公性
節儉嚴肅尤慎交接無毫髮私吏胥豪商勢家深
凜不敢肆適母憂鹽場數千人詣闕乞留乃陞都
轉運使廉聲人著嘗坐水傍童子曰水清不如使

君之清景泰四年陞陝西都御史有

旨市羊角為上供燈公疏論曰昔宋神宗買浙燈蘇
軾諫止今買羊角製燈無乃類是書曰不矜細行
終累大德上遂止公孝友純至居喪秉禮平生無
他嗜好公退焚香讀書而已交游不泛請寄不至
其門雖權貴亦敬憚不敢犯卒謚清惠

都御史軒公輒天性廉介進士督漕淮上嚴冬忽墮
水援出裹被坐有司急進衣却去竟浹舊衣乾為
御史出清理軍政清修苦節嚴明不苛人畏服之
陞浙江按察使前使奢汰不檢公矯以清約禁絕

續自華編 卷之七

事

和買四時一衣袍蔬食不厭約諸僚三日出俸易
肉一斤多不能堪故舊經過輒留飯飯惟一肉或
至殺鷄見者驚異曰軒廉使宰鷄為客大破費遭
喪即行僚屬尚未及知天順初首用公為刑部尚
書未幾病請致仕上召公至文華殿面諭留視公
疾不可強與致仕陞辭上復問公曰浙江廉使考
滿歸家僅二竹籠是汝乎公頓首謝賜金為道
都御史楊公繼宗進士性鯁直言動落王忠肅公
薦知嘉興府公携一蒼頭書一篋署中蕭然如旅
舍與學士閻農賑災風夜不懈民有事至郡和

顏曲問盡得郡中諸豪奸及良馴狀與民所疾苦
為調劑興革府當江南孔道內臣往來百方索賂
公直與菱藕曆日內臣曰我無用此太守幸與我
金錢或好布絹公曰諾出牒取庫金云與太監買
布絹入饋曰布絹金錢在也幸與印券附案他日
磨切內臣咋舌不敢受公有大節持風裁藩臬御
史皆憚敬公後陞浙江按察使公在嘉興廉聲正
氣滿天下比至滌果威信益著盡革諸司和買鎮
守內臣橫日索供萬錢公一符下杭盡革去內艱
一篋自隨惟衣數襲大明律書數冊而已

續通志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知府范公鍾公初為吏員事禮部尚書震薦其才
授禮部主事初令京官五品以上得薦士公薦右
中允張宗璉上召問西楊曰人皆薦僚鍾乃薦朕
宮僚耶對曰臣與王直擬薦宗璉不意為鍾所先
上喜曰鍾能知宗璉即日陞宗璉大理寺丞宣德五
年擇郡守九人公知蘇州府賜敕乘傳之任公初
至郡伴不解事諸吏抱案環立請判公顧左右問
吏吏所欲行止輒聽吏吏大喜謂太守愚越三日
公召諸吏詰曰某事宜行若顧止我某事宜止若
顧欲我行縛諸吏拷掠投庭下輒死者數人諸吏

始大懼謂公神明公廼盡覈屬吏斤食累者五人
庸儒十餘人與周文襄公講究收糧法由永樂間
轉輸北京餉道遼遠糧長以一徵三府二百七十
萬石加徵至八百一十萬除正供及餽車船費盡
為糧長乾沒議別立糧頭同收受互覈察除免舊
徵三之一以其二之一為轉輸費餘皆入濟農倉
為來年經費本是年馬草米數十萬石及九年夏
稅折布絲數十萬斤絹數十萬疋小麥數十萬石
及雜出供費並代以餘米上無通事下無橫科民
大悅每大旱又發此餘米賑活輒數萬人二十餘
年積弊不數一人而盡除民接遞終歲在官不得
負販公叙丁差歲不過三日盡罷其在官者置綱
運簿防運夫侵盜又置館夫簿防非禮需索綜理
周密簡約易行後歲滿去民叩關乞留者八萬餘
人陞公正三品仍知蘇州府剛正奇偉潔廉之操
一塵不滓操履之固千夫莫回令行秋霜靡暴弗
馴惠流時雨靡忤弗煦楊東里公送行詩曰十年
不愧趙清獻七邑重迎張益州蘇人立祠祀公餘
善政載名臣錄

都御史熊公繡初任御史坐事謫清溪知縣累官都

御史巡撫延綏操勵潔廉自甘蔬布餽廉有疾不入私室憂邊練武奮厲三年不大入塞憂去起拜兵侍陞兩廣右都御史召入南院正德三年中官李榮忽傳

古能繡致仕公昇居山中斷絕書問生事蕭條俯仰益困公卒巡撫秦金為請于朝贈南刑書明年太僕少卿何孟春上疏曰竊見故都御史熊繡事母能孝事兄能友居貴能貧居常能儉敝歷中外四十餘年守法徇公推賢嫉惡不邀時譽不徇近功言無爽于屬垣行弗虧于顧影往年都御史戴綱

張敷華李其門生屬吏子孫咸請易名主事張鳳

翔孔琦卒鄉人請卹其家

聖朝表勸忠賢不吝恩需繡才節操履無讓珊等賜謚恤孤惟哀衷軫允幸甚

詔給繡繼子子端月米一石謚莊簡

少保秦公紘初為南御史有風裁降北黃驛丞薦知雄縣禁中官捕獵被誣得禍幾不測民數千走擊登聞鼓訟寃得宥調知縣陞知秦州成化中為登昌知府清廉自守禁官府和市吏民畏愛巡撫陝西時秦府旗校肆橫苦軍民公務擒治不少貸王

不能堪訐公凌璣 茂陵怒逮公詔獄命內臣尚

亨籍其家得黃絹一疋故衣數事亨還言公貧狀

上親閱其貲嘉嘆良久立什公且賜鈔萬貫旌其

廉巡撫河南會汪直至他巡撫率屈禮公獨與抗

密疏直多帶旗校擾地方直還 上問各省巡撫

臣賢否直獨稱公廉能 上出公疏示直直頓首

伏罪益稱公賢總制兩廣劾總兵安遠侯柳璟貪

不法逮璟下刑部獄追贓鉅萬禡其爵璟干內降

減賊且撫他事誣公亦被逮坐免臺諫交章論救

上聞三原在吏部極言公廉直忠信不可棄內批改

南戶部尚書公剛毅廉介歷官四十餘年提兵南

北列位孤卿所居僅敝風雨妻孥菜羹麥飯不改

其舊及卒家無餘貲未幾子孫貧乏不能存者

師遼東阿人起太學生歷御史按察使孝行純至操

履端潔歷官堅貞有風裁靖難後陞兵侍改吏部

領行在吏部事扈從北征總軍餉出納明潔

成祖嘗問

太子南京羣臣孰廉太子對曰皆廉 上曰從朕北

來者率好貨惟吏部侍郎師遼一人廉耳後陞南

戶書

蒲州宣慰使楊輝嬖妾乃寵其子友欲奪嫡子愛承襲諸小酋不肯從輝矯奪大壩鎮算諸夷寨立懷遠宣化二長官司又割蒲州凱離五十二寨設安寧宣撫司立友為使張都御史輒為輝畫請得旨會愛母死友母益橫專其家結克黨誣愛反交通唐王 朝廷疑愛何文肅公喬新為刑部侍郎

上特遣公往訊其事友母子又輦金賈賂諸權貴人欲公囚愛待命衆藉藉為友遊說必欲去愛公至盡得友子母奸惡罪條上白愛無反謀革友宣撫削官銷印遷保寧與產業自給蒲州遂寔公性耿直自擊編 一孝之志

介茲仕矢不營私不阿權貴不以愛憎為賞罰在閩市舶內臣死鎮守太監分其遺貲遺三司公力辭不獲輸于公帑及陞長汴臬都指揮武成德公嘗薦之贐以犀帶銀器公笑曰我知君君不知我耶成慚而退致仕日楊愛致金銀為壽并獻文梓一無所納或言似可受公曰戒之在得正在今日凡守官清慎律已方整博學精法律敏於吏事事無難易夷險不避嫌怨必行其志餘見名臣錄御史陳公茂烈幼勵志邁俗不與羣兒伍晝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憐其孱弱亟止之乃輟燈點誦不

輟年十八慨然嘆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之克已曾之日省豈非學之法歟作省克錄自考進士時奉使廣東師事白沙語累日甚喜白沙曰學須靜一退作靜思錄為吉安推官持大體開至誠道以民彝之懿蒙家利寡婦財誣許婚斷從守制夫制悍妻嫁有娠妾既生子歸承其業族人爭之驗與娣姒爭者愧服當道尚深刻徐開解得寬釋信乎上下考績歸至淮乏寒具凍幾死為御史袍服朴素駢牝馬身若無官有尚書子受賂崔志端以道士起皆根植自固言者屢劾不動公劾尚書

去崔竟留逐乞終養母力供甘旨短床敝席不辦一蚊帳身治畦一蒼頭給薪水出則自執小油盞妻子服食粗糲太然自足日坐斗室究極五經四書之旨體念身心隨得隨錄嘗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土苴耳正德中吏部以公養母清苦奏改為晉江縣學教諭資其祿疏辭既又援侍郎潘禮例奏給月米 上嘉陳茂烈清苦令有司月給米叁石資孝養又辭曰陛下隆孝理之化長清白之風下逮微臣亦荷收恤豈獨臣一家之幸而已第念臣家素貧寒食本儉薄故臣毋自安于臣之家

而臣亦得以自遣其貧非誠有及人之廣盡已之
孝也古人行備負米皆以為親臣之貧尚未至是
而臣母鞠臣守貧居寡艱苦萬狀臣雖勉盡心力
竟未酬涓滴之恩且母年已八十有六來日恐無
多返哺之情固欲自盡資養月米心竊不安奏上
不允 都御史王應鵬薦公廉約如石守道而所
養獨純孝行如徐仲車而所處尤困林見素曰陳
公領悟既深而克養益熟隱衷粹行對天地質鬼
神鄉國敬服殆黃憲管寧之流也

泰和劉公松洪武初以經明行修薦召見奉天殿拜

兵部職方郎中歷陞北平按察副使北平當新造

之初公考覈屬官以廉慎為先獄獄以情求生不

得則置之法作興學校刻石立禮部規榜示府縣

考問風俗立宋忠臣文天祥祠禁治影射私鹽裁
畫有方公性廉慎所居室敝半覆以茅嘗曰令後
世師吾儉有田五十畝皆館授時所置後居官未
嘗增益一布被嘗為鼠所傷始命更置仍補其舊
者以衣其子歷官十一年未嘗以家累自隨

梁儉庵公嘗曰秀才讀書做官不要錢是分內事不
可向人說况欲驕人乎又曰為人須要立得脚根

定若立不定未有不失脚也要錢不做官做官不
要錢此吾平生自考語也愚每以此自誓

又曰不為汝子孫計者正恐上負吾君下負吾民也
平生為國薦賢不欲其人知之恐來物議又曰平
生不報復犯而不校我敢當之皆名言也

仁廟即位初命楊東里公兼兵部尚書公辭不許請
辭俸 上曰卿於朕慈懃二十年欲酬以此祿何
用辭公曰尚書月俸六十石可養壯士六十人臣
已受二俸安敢復加

上成公志乃聽辭額饗養曰廉食之風士奇有焉

王忠肅公

終身不忘居第三十年不易公餘退宿朝房門無

私謁權勢請囑繞而拒之忘情恩讐嘗曰吏部豈

報恩讐地耶李文達公稱之曰臯陶言九德王公
有其五矣亂而敬擾而教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

公鎮守遼東朝餽一無所受某太監者與同事久
持明珠數顆饋之固辭某曰公於他餽不受可也

我之餽其可卻乎有死而已公不得已受之乃密
綴衣領間卧起自隨某不知也居數年太監死其
猶子以貧不敢見公使人召之曰何不早買地宅曰

貧不能也

公乃解其系珠出之曰直可千金買第

天台魯公穆平生力學清苦祁寒盛暑不廢嘗書人當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之語乎座右毅然以清操自勵登進士還鄉杜門讀書戒行有司臚鈔萬緡辭謝弗受或曰臚亦禮也奈何拒之穆曰筮仕之始未有益於鄉里而先屬之可乎拜御史密奏漢唐人不法以敢言著名常州太賈坐法當死餽白金三百兩乞減死公叱而麾之其人復以請遂執以聞竟寘之法卒之日家無以為飲公卿賻治其喪始克襄事為人剛正清慎內恕外嚴歷事中領自掌印

馬

外三十餘年家無餘資被服如寒士有羔羊之風

吳文恪公訥

仁廟時拜監察御史巡按貴州還三

司遣人以黃金百兩追送至夔府訥不啓封就題

其上還之詩曰蕭蕭行李向東還要過前途最險

灘若有賊私并土物任教沉在碧波間其廉而不

激如此又襄城伯李公素與公厚善臨行李以紫

貂裘帽及白金百兩為贈公悉卻之不受

山東畢公亨為兩淮運使剝剔宿蠹於塩船屯集處

驗計掣割之數給牌幟以次詣所秤掣獎用以除

適開中塩引五十萬權璫李家僮競先自占三之

一公曰利均則塩法行渠先得此如後來塩引何

時李勢焰薰赫人皆為公危之公不聽塩法御史

委掣真州所塩乃潛舟突至稱之無他益加敬服

東山清溪二公素慎許可時被召入朝語入曰一

路好官惟畢運使耳轉湖廣叅政淮人為碑去思

有瓊花觀裏長廊下千古清風滿素碑起句

大理卿王公字初任撫州民多商給繻之錢歲計

萬守皆自取以為當然公曰可以無取而取之是

傷廉也悉為於官鄉治傍有穴地前守引水畜魚

以自給公遂實之為倉儲粟數萬石以濟饑民

今題其壁曰閑鄴一通無地入公廉兩字有未知

雖居顯貴服食不異寒士視貨財如污穢見不賢

者若將浼已避而遠之卒之日囊篋整然無以為

歛 上聞訥惻然傷悼曰可惜佳士

尚書陳公壽在科十三年遇事聞明識大體奉敕閱

視邊防巡牧馬草場有貴璫挾老奸侵剋無策力

請置之法時昭德寵冠後宮族人橫甚于國是公

疏論繫詔獄得釋 孝廟登極上封事六條曰御

經筵曰親儒臣曰禁宮闈曰停內降曰謹嗜好曰

公刑賞中指斥貴近一無所避而銜者深矣巡撫
陝西先存恤陣亡官軍隨易諸路將領軍聲大振
虜分兵侵軼躬擐甲胄為將卒先已而諸酋率精
兵四十萬壓境公設伏計邀擊之斬首一百七十
級奪獲達馬牛羊器械無算捷聞孝廟賜敕褒賚
地方幾危復安同事者諷公注子弟姓名戰籍中
當有賞公曰吾子弟素業耕讀豈諳弓馬卒不從
陞南京副都御史正德初逆瑾竊柄矯敕令鈐舉
臺官不得妄言朝廷德政開讀畢公正色論十二
道曰言路其可開乎值南臺諫以言事忤瑾被譴

續自書編

卷七

五

公旋疏論救瑾怒奪職歸田杜門謝客布衣糲
食泊如也甲戌陝西巡撫缺人值兵荒鎮守太監
廖鐘恃勢鴟張人人重足立楊文襄公言公忠鯁
輒去就宜起公撫陝公至陝揭榜諭衆利病之源
令長安父老面陳得失量斗斛平時價禁有司官
市民物偶劓盜數十剽掠良民捕之枷于市俱折
其兩股盜賊屏息又下令曰遭喪不許停柩婚嫁
不許索財人皆遵之夏大旱減刑殺清冤獄齋心
誠禱天乃大雨清勁益著鐘畏歛戢比陞兵侍去
陝人號淳樸車不得行乙亥陞南刑部尚書九上

疏懇辭致仕公歷官四十年半居散地食祿任事
不久而廉名最著貧不能塋流寓南都敝屋頽垣
不蔽廳事諸子旅寓飄泊環堵蕭然歿不塋久之
親舊相周僅歸其喪武廟有才望老成清謹素
著之褒楊文襄公謂公有趙清獻之清張忠定之
定

余聞之貢禹曰居官而致富者為雄傑夫漢俗近古
猶若此又何責於後世之靡靡者乎其默然時
以終其身焉九以利滑於心而不知戒也陳司寇
立朝四十餘年於權奸歛旋無所跋倚至嬰起廢

續自書編

卷七

五

歸不能為歛其堂不為雄傑者所矜矣耶然縉紳
先生慕其風槩願為執鞭可以愧墨矣
袁獻實曰吾蘇以財貨雄五方長民者多以是動其
中余童時即聞故守姚堂林鴻之清操之遷鎮江
也衙中有私釀一缸戒守舍者曰是蘇物也其留
以待新太守及林去蘇篋中惟書萬卷若二公者
豈蘇能動之哉噫今之從政者何如也

謹嗜母

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利慾之易於溺人也猶油
膩之易於汚人也故武王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

於淵可不慎哉

沛公始入秦見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樊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將為富家翁耶凡此皆秦所以亡也願急還軍霸上沛公不聽張良復諫乃還霸夫沛公志在天下一見聲色而留戀若此苟非張良苦諫則不免溺於埃塵中矣項羽至何以自解欲求為富家翁可得耶

黃忠宣公性鯁直不阿忠貞篤實宣廟嘗命觀戲曰臣性不好戲命圍棋曰不能問何以不能曰臣幼時師父嚴只教讀書不學無益之事上器重之

續自書

李泰

表

宋樂中吳文恪公以醫薦舉至南京所居隣有發婦少而美夜穿壁將奔之訥亟排戶冒大雨出明日即遷他所楊文貞公嘗稱敏德古道古心蓋非今世所嘗有者

葉文莊公溫雅簡重崇道義尚名節言動思效古人居家敦孝友蒞官清慎動恪論事不激不隨取人先行檢而後才藝終不許人過嘗置文正范公圖像於堂寢退朝政暇拱手默對良久乃已一切聲色財利之好澹然不以動心巡撫兩廣還舟無私載篋中惟書史檢家篋得一葛即投江中

林恭肅公鶚儀貌莊重對妻子無惰容見小吏必束帶為郡多正謬俗鎮江祀隱士焦光為冕服像公以為非法始易去蘇郡先時歲迎春于東郊百戲前導觀者塞途公悉屏不用居官至三品而家無百金之積產無一畝之增古所謂居官廩雖大臣無厚蓄者公其人矣

李文達公每以盈滿為懼取毛詩中語扁其堂曰臨深以寓安不忘危之意雖位極三孤不治田宅不蓄女侍其容粹然見者如坐春風中論者謂自天順以來所以正君德恤民生進賢才廣言路者皆倖却戎狄皆公之力

續自書

李泰

表

吳文恪公家居環堵蕭然周文襄公巡撫江南見公宅窄隘欲為創新第于城中舊址公曰訥素不愛華靡何為勞民傷財以重吾罪耶文襄乃止楊文定公夙稟醇實之資養剛大之氣於聖賢言行精思力踐文章據理不涉浮華自官翰林至登館閣始終四十餘年謹畏清慎未嘗以私干人人亦不敢私干之

張伯緒曰人不可溺於嗜好吾輩他日作官尤不可有嗜好蓋姦人下吏惟是之窺投間抵隙無所不

至也後生戒之

薛文清公曰有欲則人得而中之惟無欲則彼無自而入人之子孫富貴貧賤莫不各有一定之命世之人往往於仕宦中昧冒禮法取不義之財欲爲子孫計殊不知子孫誠有富貴之命今雖無立錫之地以遺之他日之富貴將自至使其無富貴之命雖積金如山亦將蕩然不能保矣况不義而入者又有悖出之禍乎如宋之呂蒙正范文正諸公咸以寒微致位宰相曷嘗有賴於先世之遺乎

續自警編

李

當官不接異色人最好不止巫祝尼媼宜疎絕至於工藝之人雖不可缺亦當用之以時大不宜久留於家與之親狎皆能變易聰聞簸弄是非儒士固禮接亦有本非儒者或假文辭或假字畫以媒進一與之款洽即墮其術中如房琯爲相因一琴工黃庭蘭出入門下依倚爲非遂爲相業之玷若此之類能審察疎遠亦清心省事之一助

尚書畢公亨臨終遺其子昭曰吾居官惟有清白吾祖父以此傳家不可改爾輩讀書要探見義理方是學不可苟也勉之我死之後慎勿煩瀆

朝廷求堊祭觀公臨終數言可謂耿介正直不爲嗜好所移者矣

續自警編卷之七終

李



續自警編卷之八

嘉興府知府前御史金谿教新編精意 纂集

戒貪侈

廖德明為廣東提舉刑獄有鄉人為主簿者德明聞其能薦之會德明行縣簿感其知已延之悉假富人觴豆甚盛德明怒曰一主簿乃若是侈耶必貪也於是追還薦章讐念在明州嘗欲薦一幕官問曰君日費幾何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二千警驚曰吾為郡守費不及此屬僚所費倍之安得不貪遂不薦觀二子舉動如此然則居位者豈可不以貪為戒以廉自勵乎

晉何曾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箸處曾子邵一日之供以錢一萬為限任愷踰之一食萬錢猶云無可下箸處事見三人傳中今人但知萬錢者為何曾事耳曾食日萬邵乃二萬愷乃一食一萬窮極滋味愷又出曾上矣古所謂饕餮氏豈復過斯人歟漫書之以戒吾輩之頗頷者

唐王起敝歷省寺三任節鎮而昧於理家俸入盡為僕妾所有耄年寒餒至於伶人分月俸以自給議者曰祿仕之士不能撙節稍豐則飮及狗彘稍歉

則因彼妻孥晚節苟得盡棄其平生者多矣以王相國德望名品而有此累人可不思儉以足用乎石崇與王愷競以靡侈相尚卒召墜樓之禍方其被收嘆曰奴輩利吾家財收者曰知財致害何不早散之春以為散之不如勿聚之為愈也齊曹武被收嘆曰諸人知我無異意所以殺我政欲取吾財貨妓女耳武之嘆即崇之嘆也君子觀此允其聚歛肆奢皆殺身之媒可不戒哉

晉太康五年大秦國貢鉤瑑子十年帝以三年賜王愷助其珍味使誇示於石崇其君用意乃如此奈何其下不以侈靡相習尚也

晉室梁趙之亂首執張華華曰武乾之議諫疏具存可覆案也收者曰諫而不從何不去位華無以對已而收及石崇崇曰奴輩利吾財耳收者曰知財為禍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並被害嗚呼位高則顛多歲必厚亡華之所處危地也崇之所有怨府也而屈於收者之所詰旁觀者清也

戒逸樂

范文正嘗言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後為岳陽樓記遂舉其語陳垣嘉定中上封事曰上

有憂危之心下有安泰之象世道之所由隆上有安泰之心下有憂危之象世道之所由汙故爲天下而憂則樂隨之以天下爲樂則憂隨之有天下者在乎善審憂樂之機而已填言蓋有得於文正之所言者能如填言審憂樂之機則知文正先後之意矣

南齊王儉傳載高祖曲宴群臣數人各效伎藝褚淵彈琵琶王僧虔彈琴沈季文歌子夜張敬兒舞王敬則拍儉曰臣無所解惟知誦書因跪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聖德事吾何以堪之夫君臣宴享

續前書

卷之六

李

具有典禮不聞將相之尊自執伶優之事齊德之不長於開業之君見之可勝嘆哉儉謂惟知誦書善矣然所謂乃昔人諛佞之文此爲不盡善耳唐中宗引近臣宴集令各獻伎爲樂張錫爲談客娘舞宗晉卿舞渾脫張洽舞黃顰杜元琰誦婆羅門呪李行言唱駕車西河盧藏用効道士上章郭山惲誦古詩鹿鳴蟋蟀未畢李嶠以詩有好樂無荒之語止之唐之君臣狂縱乃尔如之何不啓亂也郭山惲所誦有諷意賢於王儉之所誦者好樂無荒正其時當三復者李嶠身爲輔相曾不以諫而

以爲諱其用心是何等狗彘太宗嘗謂唐儉酒杯流行發言可喜國初恩遇勛舊宴會惟洽必聞有之然已貽謀非懿纔再傳及其孫而綱紀蕩然遂至於此嗚呼豈非萬世之炯戒哉

戒放縱

晉阮籍志氣宏放居身在禮教外與兄子咸爲竹林遊子渾亦有父風不飾小節籍謂渾曰仲容已與吾此流汝不得復尔咸之縱情越禮義甚于籍者籍與遊爲群從昆弟以放達爲事籍病之弗許然則籍胡爲縱於已而欲禁厥子既有取於咸而胡

續前書

卷之六

李

弗許於群從昆弟籍豈不自知其所爲之非是哉何曾嘗面質籍背禮敗俗之人又勸司馬昭宜籍籍四裔無令汚染華夏此可爲罪籍之斷案矣

戒盈滿

薛敬軒曰人有責而自滿者所謂位不期驕也此下可不戒持盈惟有德者能之

王衍居宰輔之重而營三窟爲自全之計然清談倡亂身名俱殞終不能以自全也漢張安世以父子封侯太盛而爲延壽求出補宋謝瞻見兄弟並爲侍郎將軍位任顯密乞貶第晦以保門戶彼之求

以自全者蓋異乎狡兔公之計

魏文帝既立為嗣喜因抱辛毗頸曰辛君知吾喜否
君子於此有以知其器之不宏唐莊宗入梁喜不
自勝手引李嗣源衣以頸觸之曰吾有天下卿父
子之力也天下與爾共之識者有以知其業之不
遠矣嗚呼二君何足道哉劉先主之得蜀也於涪
置酒大會謂龐統曰今日可謂樂矣統曰伐人之
國而以為惟非仁者之兵也先主醉怒曰武王伐
紂前歌後舞非仁者耶卿言不當統退先主尋悔
請還先主曰向者之論阿誰為失統對曰君臣俱
失先主大笑宴樂如初夫先主襲奪璋權以濟業
昔人譬諸斷手全軀何樂之有而酣醺中失辭如
此季漢之不能恢復舊物其器固亦有所未優乎
茲盈滿之所以當戒也

宋謝晦為荊州都督甚以年少自矜或問其年答曰
三十五或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七為北府都督
卿比之以為老矣晦有慚色晦之慚生於自矜年
少何足矜至如人言亦何足慚士夫得位顧功德
何如少老非所計必以年少官尊為勝祇生其躁
進之心有所謂為爾寐寐鄧禹笑之

矣始晦為宋臺右衛還都迎家賓客輻輳兄瞻鸞
駭謂晦曰吾家素以靜退為業汝勢傾朝野豈門
力福耶乃離隔戶庭曰吾不忍見此又言於高祖
曰臣本素士祖父位不過二千石第年三十志用
九近榮冠臺府位任顯密福過災生其應無遠乞
降黜以保衰門高祖不聽晦遂建佐命功寄任益
重嗚呼晦不警於其兄之言而慚於他公之問持
此心志馴至誅滅不亦宜乎

戒貪墨

宋孝武初謝朓為吳興郡以鷄卵賦人收鷄數千為
清談所必唐益州新昌縣令夏侯彪後軍閭里
正鷄子壹錢幾顆曰二顆乃遺十千錢今買三萬
顆謂里正曰吾未要且寄鷄母抱送遂成三萬頭
鷄經數月長成令便與我賣却一鷄三十文半年
之間成九十萬又問竹笋一錢幾莖曰一錢五莖
又取十千付之買得五萬莖又謂吾未須要且林
中養之至秋成竹一莖十錢遂至五十萬其貪穢
不道皆此類春初謂昔人以資嗚嗟未必有此而
小說家所載名字灼灼今之居官者不又有類其
人乎嘻今日之居官者蓋不啻但如鸞為猶費

本錢而已然則有官君子尤當以貪墨為戒
戒貪得

異物志翠鳥先高作巢以避患及生子愛之恐墜稍
下作巢長羽毛復益愛之又更下巢而人遂得而
取之矣本經注猩猩知往而不知來封谿山谷間
嘗有數百為群里人以酒糟設於路側織草為履
更相連結猩猩見酒及履知里人設張則知張者
祖先姓字乃呼名云奴欲張我捨第而去復自再
三相謂曰試共一嘗及飲其味速醉因取履而
著之乃為人所擒皆獲輒無遺者鳥獸含生非不

唐張揚尚書少子壹聞古方術說壁魚入道經函中

宋

知患害之當避而愛動于中欲率于外戒終忘
以至斃人之智其賢於翠鳥猩猩者幾希

臺食神仙字身有五色人取而吞之可致神仙意
遂惑之乃多書神仙字碎剪以實瓶中捉壁魚投
之冀其蠶食後不能得遂成心疾張氏子之痴也
不亦可哀乎世固有讀聖賢書竊其言以求濟已
私欲者其為喪心亦又甚矣

山鷄自愛其毛終日影水目眩則溺人亦有溺於自
愛者芙蓉山有異鳥其名曰鵠愛形顧影不自

為羅者所得士之懼於世網皆由其不肯自藏之
故尔夜蛾撲燒燈燭驅去復來弗至焦爛弗止利
禄聲色之在人往往甘其心而死之何以異於是
哉

世之貪者每為財苦而廉者心休休也狼食不足豹
飲霧有餘漫天畫地分與遠之問何如哉

金藏於土則草木不生人猶草木積金之多則生意
斬絕子孫必微身亦不能永久何不悟此而惟金
之貪乎且貪其金以成富不顧民窮盜起天下无
辭則所積之金必不能獨守也况金乃用世之物

唐張揚尚書少子壹聞古方術說壁魚入道經函中

宋

流行天地間不使之積積則必生奇禍是以倉庫
盈滿則為盜賊之媒良田美宅子女王帛之多則
起奸臣豪室蕪併之欲亦有恃其富盛自入於法
以取滅亡者蓋一以貪為心則精神思慮盡惑於
利欲之中日以消耗其清明之氣雖有子孫亦必
痴愚理也然至歸盡則空手去矣積金何益哉莫
若去其貪心一惟造蒼生之福則天下長治而子
孫亦在所造中矣

廉者仕之本非有所加也周禮小宰以六計弊吏治
必曰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蓋兼此六者

則庶始全非若今之廉者肆然恃以爲難得不復知有親民之學惟務作威置人于法而不少惜且曰吾廉官有何上官敢駁其誤蒼生甚矣

昔人記王彥伯醫道行時列四五爐煮藥於庭老幼塞門彥伯指曰熱者飲此風者飲此既飲而去翌日各持金帛來酬無不效者及後時還身自多病察脉按方不能愈也今世人功名之會大都亦類是耳世人可認爲已物乎

李德裕平泉山居戒子孫云吾百年之後爲權勢所奪則以先人所命汝而告之此吾志也後經世變

卷一

餘猶竟不能守花卉蕪絕恠石名品俱爲洛城有力取去記所云者祇足貽達人笑耳昔晉桓玄欲以謝安宅爲營其孫謝琨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宅邪玄慙而止唐嗣曹王臯將市取張柬之襄陽園圍馬藝諫曰漢陽有中興功今遺業當百世共保奈何使其子孫鬻平臯謝之二公遺業何假泣告之屬贊皇之所以自恃者固不可與文靖漢陽比也彼石家金谷園其身不能守馬家王杯地不復能留身後今日諸如此者又何道焉唐魏徵第太宗用毀材成其正寢

其後嗣不能守白居易以爲言朝廷贖而賜之宋邵康節天津之居本官地熙寧初法當斥賣榜三月人不忍買司馬溫公諸人爲集錢買之然則身苟富德不必潤屋爲子孫計也

宋人記趙韓王宅園經畫造作侔於禁省韓王以太師歸第百日而薨子孫皆家京師罕居之故園地亦以爲鑰爲常歲時惟廝養擁養負鍾者於其間而已夫人生天地間寓也所寓勢不得久而又不

能安其所寓人生亦何苦求歸所寓爲哉

范文正公在杭州時子弟以公有退避兼聞請治

卷一

卷一

卷一

第洛陽樹園圖以爲逸老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吾屋也吾今年踰六十來日無幾乃謀治第樹園顧何時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難退不患退而無居也居固易得而西郡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有諸已而後爲樂耶俸賜之餘宜以賜宗族若曹遵吾言毋以爲慮人能如范公所言無唐人惟展盡圖君之歎矣

散財知義

公嗜好聚歛積錢數千萬嘗開庫任其子超所取初

謂可損百千而超性好施一日中散與親故都盡
顧覲之子綽弘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其債覲之
禁不能止及爲本郡誘綽出諸券書一厨覲之悉
燒宣語遠近負三郎債皆不須還凡券書悉燒之
矣同時王詢亦好積聚財物布在人間及薨其子
弘悉燔燒券書一不收債舊業悉委諸弟昔樊重
假貸人間數百萬臨終遺令樊則焚契債家皆慚
爭往償之諸子從教竟不受斯可謂賢也矣然則
君子居世可不以積聚爲戒哉

韓退之與鳳翔刑尚書閣下之財不可以徧施乎天

韓退之

卷之八

三

下在擇其人之賢愚而厚薄等級之可也假如賢
者至閣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
不至而愚者日遠矣假如愚者至閣下以千金與
之賢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
日遠矣故求得士之道盡於此而已宋杜祁公衍
性好施張侍讀瓌曰公之好施人所能及也其不
妄施人之所不能及也杜豈有得於退之所謂擇
其人之賢愚而厚薄之者邪夫以財施人人之美
行而妄施不可也彼有假國家之名器以私加諸
人而一不問其賢愚者可也乎哉

論人才

劉摯疏言

劉摯哲宗朝遷門下侍郎論人才曰人才難得能不
不一性忠實而才識有餘上也才識不逮而忠實
有餘次也有才而難保可藉以集事又其次也懷
邪觀望隨時勢以變此小人也終不可用惟與之
理宗朝拜右丞相問人才孰當用舍與之奏曰天
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爲君子小人
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自守
者次也用入之道無越於此蓋忠實之才謂之實
德而有才也若以君子爲無才必求有才者用之
意嚮或差名實無別君子小人消長之勢基於此
矣林太中遷殿侍即嘗因奏事言進退人才當觀
其趨向之大體不當責其行事之小節趨向果正
雖小即可責不失爲君子趨向不正雖小即可喜
不失爲小人此皆論用人之龜鑑也

楊龜山疏言

楊龜山曰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
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
則天下必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

多樂而怠心生故亂又曰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元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內有林甫之奸則外必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奸則外必有朱泚之叛又曰昔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譚豎之才未必能過公孫弘輩也特其直氣可以鎮壓奸雄之心耳朝廷威望弗振使奸雄一以弘輩視之則無復可為矣故曰朝無忠言直氣之臣外有強虜侵陵之患

李忠定疏言

高宗即位李綱上疏曰恭儉者人主之常德英哲者

續自華編 本集之八

卷一

主之全才繼統守文之君則恭儉優於天下至於興衰撥亂之主則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其英故用心剛足以斷大事而不為小故之所搖惟其哲故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間綱之所望於其君在英哲也其高宗對証之藥歟漢宋均自東海為尚書令謂人曰國家喜文法廉吏以為足以止姦然之吏習為欺漫廉吏清在一已無益百姓流亡盜賊為害也仲長統昌言亦曰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慈謹慎循常習故者是乃婦人之檢押鄉曲之常人耳烏足以居斯位然則欲

振起乎斯世選用之人抑豈獨在恭儉而已耶

朱文公疏言

朱文公為提刑入奏事論內侍甘昇甚力孝宗曰昇為德壽所薦為其有才爾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羅點嘗與人論士或問天下事非才不辦點曰當先論心心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榮夢得亦言自古用人必先辨賢能賢者有德之稱能者有才之稱先王常使德勝才不使才勝德宗寧以來在內惟取議論與朝廷同者為純正在外惟取推行法令速成者為幹敏未聞器業任重識度經遠者特有表異恐用才太勝願繼今用人以有德為先張南軒告孝宗有曰當求曉事之臣不求辦事之臣欲求伏節死義之臣必求犯顏敢諫之臣用人之道蓋不貴於專有才者如此

趙葵疏言

淳祐四年趙葵疏曰今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天下之才其可用者有幾吾從其大者而講明之疏其可用者而任使之有勇畧者治兵有心計者治財寬厚者任牧養剛正者持風憲為官擇人不為人擇官用之既當任之既久然後可以責其成功此

正吾君吾相今日所當加意者也

小人相聚如魏之八族晉之二十四友唐之八司馬八閹十六子宋之五鬼中間非無奇傑之才而身名瓦裂爲世大慘後來之人可以鑒矣勢動于外利滑于中覆轍相尋亦復不悟不知其幾豈不重可哀惜也哉

王子衡常曰大識者外僞不能累大氣者外侮不能動大德者外物不能遷又曰推所以運國勢紀綱所以繫國脉人才所以生國命故國之亡者三權不下移國不亡紀綱不隳國不亡不用小人國

不亡又曰迂儒強執不識古今之宜鄙儒依阿不顧國家之計俗儒淺陋不達治忽之幾皆不堪委任又曰儒者貴識義理則父子君臣之道不虧識治要則興衰成敗之幾不迷又曰志不存乎天下者不可以言用道不本之經術者不可以言治政不要之安民者不可以言仁時皆以爲名言

求士

人有才貴能自擇於用天下未嘗乏才貴在上者能用之耳有才而不能自擇於用小人也世方亂而在上者不能收而用之小人之才亂世之資潘決

隄潰何所不至嗚呼以中國之雋異而甘心於夷狄此生民之所以重不幸也晉張賓當五胡雲擾之世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獨胡將軍可以共成大事乃提劍見石勒爲之謀主成勒之事皆賓之計賓則小人而晉不能收而用之遂至於此符堅得有王猛阿保機有韓延徽元昊有張元昊吳玠皆我中國不能籠鸚鵡之過也

唐寧王善識馬一日賓客宴集有馬牙人鞠神奴請呈三馬寧王即於中堂閣試其毛骨形相神駿精彩衆賓觀之不相上下至顧問神奴其價幾何牙

人先指此一千緡次指此五百緡主令左右如言

付錢馬送上廐衆賓莫測其價懸殊即共諮詢王曰諸公未喻當爲驗之既令鞭轡馳驅復往數四笑謂座客辨優劣否皆曰不知王乃顧千緡者曰此馬緩急百返蹄下不起纖塵顧五百緡者曰此馬十過之後頗生塵埃以此第其價之多寡座客乃服遼女里善識馬見數馬跡指其一曰此奇駿也以已馬易之果然金移刺答善識馬閱馬于市見良馬雖羸瘦輒善價取之他日果良馬也爲國家求士者有如此人識馬者乎此士之所以願爲

知已死也

羊叔子有鶴善舞嘗向客稱之客試使驅來艷艷而
不肯舞世不有如叔子之鶴者乎劉景升有大牛
重千斤噉芻豆十倍於常牛用其力曾不若一羸
特世不有如景升之牛者乎庾公以比之劉遵祖
而袁虎見詆於桓溫世不有如虎與遵祖其人者
乎冒得聲稱而非其實堂堂血肉之軀而弗適於
用世之人不如虎與遵祖者亦多矣敢書以自警
晉王濟有馬癖濟有所乘馬甚愛之其叔湛曰此馬
雖快然力薄不堪若行近見督郵馬當勝但勿秣

雖自等類

本義之人

十一

不至耳濟戒養與已馬等湛又曰此馬雖壯任方
知之乎路無以別也於是當蟻封內試之濟馬果
蹶而郵馬如常濟益歎異唐韓退之云世有伯樂
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
有名馬祗辱於奴隸之人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
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
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雖有千里之能食不
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
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
鳴之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其

無馬耶其亦不知馬邪宋高平問岳飛曰卿得良

馬否對曰臣有二馬日啗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
非精潔即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
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若
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
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里而
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踴躍疾驅甫百里
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驕驕
鈍之材也高宗稱善嗟夫人猶是已是在職而用
之者何如爾

雖自等類

本義之人

走

寶臣

楚不以白珩為寶而觀射父之作訓辭左史倚相之
通訓典乃楚之至寶也齊不以徑寸之珠為寶而
檀子之守南城盼子之守高唐黔夫之守徐州種
首之偷盜賊乃齊之至寶也故忠賢才識之士謂
之寶臣若無寶而不知求得寶而不知識有寶而
不知重棄荆玉而喜燕石賤周璞而藏鄭鼠國之
不亡者幸也

王戎嘗與阮籍飲酒時劉琨在坐籍以酒少而不及

王戎嘗與阮籍飲酒時劉琨在坐籍以酒少而不及

景景無恨色戎異之間籍曰何如人也答曰勝公榮不可不與飲若減公榮不敢不共飲惟公榮不可與飲古今交游間人勝公榮者鮮矣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大棘樹為政遂敗劉毅東堂之射庾悅厨饌甚盛不及毅毅曰身今年未得子鵠豈能以殘炙見惠悅不答及後毅貴表解悅官深相挫辱籍之謂公榮者不敢不共飲良有以夫

香魏舒為鍾毓長史毓每與榮佐射舒常為畫籌而已後遇人不足以舒滿數毓初不知其善射舒容

續自善編

卷之六

七

範開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範嘆而謝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豈一事哉王湛人皆以為痴兄子濟嘗詣湛見牀頭有周易問叔何用此為體中不佳時脫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因剖析玄理濟始嘆服還白其父源曰濟始得一叔乃濟以上人也武帝亦以湛為痴濟曰臣叔殊不痴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夫人有隱德者未易為人所知如此

觀人之法多矣彼才識之士必有才識者能識之人之才識豈能匿於處事間乎於其一而知其餘即

續自善編

卷之六

七

其細而占其鉅而人之能否決矣才非德比德難知而才不才易見也孫臏教田忌與諸公子逐射其言曰以君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田忌從之一不勝而再勝齊王由是知臏可將問兵法馬項梁避讐吳中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梁常為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知其能遂舉大事部署豪傑為校尉侯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服樊仲叛吳吳王召問潘濂濂請五千兵往足可擒伯吳王曰卿何敢輕之濂由伯善營為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徠儒一節也驗也濂遣濂往果斬平之戴淵少時不治行檢嘗在江淮間攻掠問旅陸機還洛淵使人劫機機見其岸上指麾雖鄙事而神安鋒穎呼與語而薦之淵卒為晉名士恒溫將伐蜀衆疑未易可制而劉惔以為必克惔言溫於蒲博其不必得則不為也殷浩既廢溫謂人曰少時與源共騎竹馬我棄去已輒取之故當出我軍也源起聞謝安石舉其從子玄鎮禦北方稱其必能濟事或問之超曰

嘗與玄共在桓宣武府見其使才雖屢展間亦得其任所以知之人之才識能否其不易見矣乎雖然亦惟有才識者能預知之耳

用賢貴誠

夷死狗烹鳥盡弓藏越王漢祖之事後世往往有之謀臣猛將以此而終悔者多矣東魏中山之戰彭樂以數千騎衝入魏軍既敗高歡使樂追宇文泰太寔謂樂曰痴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耶樂從其言遂歸濁水之戰慕容紹宗以騎五千夾擊侯景景衆大潰以數騎自破石濟淮使人謂紹宗

侯景景衆大潰以數騎自破石濟淮使人謂紹宗

全

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樂紹宗之終臣事罪則有在抑由後世君臣之間有不足相信者遂至如此樂紹宗豈獨欲養寇以自資而留患自救之心實不能無矣高歡臨終謂澄曰彭樂心腹難得宜防護之堪敵侯景者惟有慕容紹宗我固不責之留以遺汝歡之疑樂蓋自其追黑獺時已深知紹宗之才故不之責使澄得私其恩而為澄用然竟亦何益哉高氏父子若積誠御物物以誠應彭樂自可腹吾赤子紹宗亦何必庸此形迹預施激誘吾有機心於此物苟非頑然者亦豈

不知而肯一一墮吾計中者哉書曰任賢勿貳君子之用人不可不以誠矣

三代而下帝王之能言者未有勝唐太宗者也所恨其行不掩焉耳太宗自言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者常竊耻之然帝常患吏多受賊窺使左右試賂之司門令史受絹一疋不有尚書裴矩陷入於法之諫令史不免罪誅此豈所謂至誠事耶而又有大焉者帝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汝與之無恩恐終不能懷服我今熟之若其郵行候我死汝後親為僕射親

侯景景衆大潰以數騎自破石濟淮使人謂紹宗

全

低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帝於大臣而御之不以誠乃如此是可以用為貽謀之道否乎趙郡王孝恭等表請封禪帝不許明年群臣復請帝曰天下又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何傷秦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不及始皇耶且事天掃地而祭何必登太山之巔封數尺之土然後可其誠敬乎未幾搖於衆口又欲封禪魏徵力言不可帝至詰問再四非兩河數州大水為災虛名之崇未肯已也帝嘗錄囚有劉恭者頸有勝文自云當勝天下坐是繫獄帝曰若天將興之非朕所

能除若無天命勝文何為乃釋之及後星變太史占云女主昌又云女主武王當代有天下帝以此疑左武衛將軍李君羨誅沒其家帝密問太史令李淳風以秘記所云欲盡殺諸疑似者淳風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王者不死徒多殺無辜帝乃止臣下之所諫者大抵帝之所能言者也而行不掩焉耳詠史詩曰天下有誅賞固非君所私太宗注君集意恐勞臣疑至公一以廢智術相維持金世宗嘗言太宗晚瘡剪鬚皆是權謫其黜奪勅事尤涉偽為愛恩於父安有忘報於子者乎

王導問王述

王導辟王述為中兵既見惟問江東米價述張目不答或曰導亦陋矣豈時事無有急於米價者而以問於辟述之初宜述鄙之不答春以為導之問欲以覲述耳述年三十尚未知名導徒以門第辟之人固有謂述痴者導初見述豈真問米價耶述之不答亦默會導意有在導見其不答也遽曰王掾不痴人何言痴導之意可見矣又如桓溫入關王猛被褐詣之捫虱而談當世之務溫異之問曰吾奉天子命將銳師十萬為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

傑未有至者何也夫猛之為三秦豪傑也溫於其談世務時異之蓋以心知之矣復有此問亦聊以戲之且探其所以答我者何如耳庾公問王敦四友何者居其右敦曰自有人又問何者是敦曰自有公論溫之意如此猛託曰不至之故答之而溫遂以江東無卿比許之是其所以異之耶後之論者乃譏溫不識人溫何嘗不識猛耶

推讓

晉及齊戰于案齊師敗績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子也平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傷耳且馬是伐師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卻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馬范叔見勞之如卻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樊何力之有焉樂伯見公亦如之對曰樊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晉及鄭戰于鐵鄭師敗績趙簡子曰吾伏殽嘔血鼓音不棄今日我上也衛太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鄒良曰我兩將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君子觀晉及齊及鄭之戰諸子處功名間一則曰何力有焉則莫不致其讓

馬一則曰我上也則莫不致其競焉其儕輩同然一辭其得其失不亦自可見其端乎書曰爾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爾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司馬孚為魏將其言曰功者借人之力以為功宜當借巧不可力爭也春曰功者借人之力以成功宜當推讓不可自專也

王術每受職不為虛讓其有所辭必於不受遷散騎常侍子坦之諫以為應讓述曰汝謂我為不堪耶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云堪何為復讓入言汝勝我定不及也宋仁宗時士大夫失稍

續自善編

全

矜虛名每得官輒讓衆亦與其恬退讓不失始利而得名益高讓端無窮或曰五讓者劉敞以為凡皆挾偽求名要上迷衆其風不可長乃建言諸讓官或一讓或再讓或不得讓宜一以故事舊典為準然當時桑澤以定昭化叛徐還得閣門祇候欲讓其賞於位已上者歐陽修曰讓之必不聽徒以好名與詐取譏也懌嘆曰亦思之然士顧其心何如耳當自信其心以行讓何累也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為也已卒讓之

陸象山云後世將讓職作一禮數古人推讓是實情

唐虞之朝可見非尚虛文以讓為美名也

太祖克金陵至江南行中書省拜陶安為左司郎中替機務既而得劉基宋濂章溢葉琛四人

上問四人者何如安對曰臣謀畧不及劉基學問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及章溢葉琛上多其善讓

永樂六年冬以巡狩北京詔誥天下命楊士奇視草上稱善又命與諸尚書劉儒勳士奇曰請以有字易自字士奇善之衆謂二義不相遠且上既稱善不必易士奇奏曰國家大體當用簡言

續自善編

全

上喜曰士奇能服善則何有敗事愈為意用之黃忠宣參贊留都機務每事先善付襄城伯襄城伯敬信公比視事皆襄城伯慶分公不出一語或以為言公曰體當如是且汝見字備何嘗一事錯謝文正在內閣乞致仕薦吳文定王文恪二公以代已極懇至對劉文靖曰還非私於寬也寬之科且先於予年齒長於予聞望重於予予越次在此善心慙焉一時恬讓之風感動中外

李康惠公為刑部屬見素林公為僉都謂李曰昔三原王公在南都其志未嘗一日不為天下國家故

無一日無賢士大夫往來門下今吾門寂寥豈吾不能屈已耶何賢者之不至也李因問曰公今所交何人曰同官張公實太宰楊應寧司諫楊文震請各問所長曰某長於某各問所短曰某短於某請問公所長公遜謝請問公所短林因虛心問李曰承勛每侍教所聞惟節義文章而未嘗及學問公所長在是所短亦在是衆林歎服

希顏先生楊翥講道於胥溪之上學徒滿衆楊士奇自廬陵來邂逅間以求館事公叩其門而器之乃告主人曰吾不足爲若師求我之所師者以師之

遂辭去主人詢其所謂師者蓋指士奇也竟延之去帝德之迨入閣首以公薦入翰林尋拜禮部侍郎即進尚書

邵文莊家居辭人稱泉翁書曰某幼也且教於母太淑人太淑人子惟某某請告歸養養不能具物而以心承焉比歸而病重累親心幸愈矣然親心猶未能忘也每見吾色則則悅言揚則悅不然則否由是自計無以悅者我思古人於老萊氏得我心焉推類而效之蓋無不爲也然吾年踰五望六矣距夫古人之稱老者行將及之病非親所悅而悅

老乎泉翁之稱吾甚不願聞於吾親也古者親在恒言不稱老老不可諱而若諱焉惟避尊亦將以悅之而已矣君子之稱我固將以尊我敬我也尊我敬我而不悅於吾親某也懼敢辭惟重爲親圖之

皇明宗室奇泚號如鳩封鎮國將軍性純篤生十歲而孤哀毀如成人父薨百餘日不食持齋素侍母太夫人劉氏厥盡子職聲震太馬一無所好深居養德非公務三十年不出府門人皆謂之訓子讀書尚禮尊賢下士恂恂若儒者人亦慕焉先是伯

兄薨之嗣仲兄亦尋卒一子又嬰疾宗戚家嫂咸勸之以紹兄王當弘治時屢有弟襲兄爵之典尚無姪繼伯爵之封如鳩以爲吾兄尚有子遂笑而不答卒讓孤姪繼伯爵既而姪薨無子御史周公奎僉事劉公道共舉如鳩理王事朝廷可其奏恩勅諭之既膺帝命恪守臣節身甘淡薄力圖報國留心吏籍手不釋卷母薨三日親舐其目棺殮之頃幾至滅性舉行家禮斥絕佛老命官士夫吊慰盈門由此賢聲益彰令譽遐著歷年平陽太守及諸當道名公咸加敬禮焉榜其府曰孝義

之門鄉誼太常卿劉公穆為人莊重少交與雅好如鳩之德

君子處小人

汲黯公孫弘在漢武之朝豈可一日而同語哉黯嘗廷詰弘曰齊人多詐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然弘言弘茲言雖汲黯之直亦不得復與辯者弘置事而言不敢以所議與黯辨茲弘之所以為詐所以為不忠也黯之知弘審矣他日又言弘三公祿多然為帝微此辭

續自善編

卷之六

七

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廷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三公為布被與小吏無差誠飾詐鈎名如黯言且無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上以其謙讓益尊之弘始為武帝言人臣為不節儉茲為布被所以飾節儉之言也而黯及之故遂自任以詐弗辭而帝益尊之黯兩言弘詐弘一不辨而一自任一皆有術存焉小人機鋒巧于避就如此黯將奈之何哉嗚呼茲弘之所以為詐也茲弘之所以為不忠也黯之知弘審矣弘言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孰有性倨少禮之人而肯善

夫曲學阿世者乎弘妄稱黯善已者匿怨以忠美黯何小人之多術也

漢何進等謀誅宦者諸常侍小黃門已悉罷還里舍詣進謝罪進不即決張讓問其子婦為太后妹者叩頭願得入辭太后於是詔諸常侍皆復入直進遂被害比齊趙王廙等謀出和士開為兖州刺史山陵畢當就道士開重賂於婁定遠願一辭觀二宮於是得見後主及太后出定遠為青州刺史賈趙王廙以不臣殺之東漢比齊遂至亂亡嗚呼大

續自善編

卷之六

七

臣為國家除深奸巨蠹事變旋踵不保如此任世道責者可無多防小人之術耶唐德宗召朱泚入朝以幽州兵在鳳翔思得重臣代之盧杞忌張鎰忠直為上所重欲出之乃對曰鳳翔將校皆高班非宰相莫鎮撫臣請自行若以臣貌寢惟陛下神筭上乃以鎰兼鳳翔節度使明年鎰為部將李楚琳所殺李希烈陷汝州杞素惡顏真卿挺正敢言欲出之會上問計杞曰誠得儒雅重臣為陳禍福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真卿三朝舊臣名重海內人所信服真其人也上乃遣真卿宣慰為希烈所殺李揆有才望杞畏其復用遣為吐

蕃會盟使上謂杞曰換無乃太老對曰使遠夷非
諳練故事者不可且換行則自今年少於換者不
敢辭遠使矣換乃行還至鳳州卒春嘗謂奸人之
傾正士亦多術矣彼若直為不根之言無實之謗
以相醜詆聽者不能不察受者猶得明而辨之惟
夫陽托公論陰釋私憾使聽者無所置疑而受者
至無以自解焉嗚呼此奸人之術所以尤易行也
杞之惡鑑也謂鳳翔將校非宰相不可鎮撫其惡
真卿也謂真卿四方所信可不勞師而定其惡換
也謂練故事換行則人不辭遠使此言非有數也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一十八

李

而三正士為之出何其易也噫非明君其誰能悟
奸人之術德宗之愚暗弗之覺也無怪已

李紳為御史中丞宰相李逢吉忌其剛而韓愈勁直
遂以愈為京兆尹兼大夫免臺叅以激紳紳愈果
不相下詆訐紛然逢吉遂兩罷之紳之剛愈之勁
直君子也使不至不相下者逢吉之計不行矣小
人陷君子特能巧中如此

宋王岩叟拜簽樞密進言自古君子小人無叅用之
理聖人但云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太小人在內
君子在外則否小人既進君子必引類而去若君

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亡之基也元佑初呂惠卿章
惇等皆已斥外言者論之不已范純仁言於太后
曰錄人之過不宜太深后然之詔前朝希合附會
之人一無所問言者勿復彈劾惠卿黨稍安或謂
呂公著曰今除惡不盡將貽後患公著曰治道去
太甚耳文景之世網漏吞舟且人材實難宜使自
新豈宜使自棄耶呂大防言蔡確黨盛不可不治
純仁面諫朋黨難辨恐誤善人司諫吳安詩正言
劉安世遂論純仁黨確越三年宣仁太后崩大防
等罷事乃大變岩叟所謂小人既進君子必引類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一十八

李

而去之時也史臣論元祐之政庶幾仁宗而熙豐
舊臣拔去未盡媒孽復用國政益敝徽宗即位改
元建中蓋曾布密陳紹述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
給事徐勣曰天下之事有是與非朝廷之人有忠
與佞若不考其實始務兩存未見其可任伯雨亦
曰自古未有君子小人並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
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
留唐德宗坐以播遷之禍不可以不戒岩叟所謂
君子小人並進為危亡之基於徽宗之世見之矣
蔡確章惇小人也當時明其奸邪罪之去之則是而

以議後法罪之去之則非是故小人後來得以

口君子於此不可無制小人之術

范純仁哲宗朝為尚書右僕射時章惇得罪去朝廷以其父老欲畀便郡既中止純仁請置往咎而念及私情范純禮徽宗朝為尚書右丞呂惠卿告老執政欲許之純禮曰惠卿嘗輔政其人固不足重然當存國體君子為小人人地每從厚如此

劉光祖為殿中侍御史論近世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為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甚可畏也

續自書編 不盡人

重

鷗上書引傳曰謂狐為狸非特不知狐又不知狸是故以佞為忠必以忠為佞於是乎有繆賞濫刑賞繆罰濫佞人徜徉如此而國不亂未之有也上不明而用非其人其禍有必至者然則奈何埋宗因蔣珍重入對謂之曰人主之職無他惟辨君子小人董珍對曰小人亦指君子為小人此為難辨人主當精擇人望處之要津正論日聞則必知君子姓名小人情狀矣

君子與小人居決無苟同之理不幸勢窮理極而為彼所中傷則安之而已處之未盡於道或過於疾

與或傷於憤激無益於事而致後之怨悖則皆君子之過也昔人有言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君子豈輕於從俗獨不以異俗為心耳與惡人居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者伯夷之清也雖袒裼裸裎於我側彼馬能浼我哉柳下惠之和也君子以變化氣質為學則惠之和似亦執事之所宜從者不以三公易其介彼固未嘗無伯夷之清也

戒小人阿附

武氏之將易唐命也王公百官皆上表勸進百官中獨武臣李安靜正色拒之後來諸賢豈不有豫焉

續自書編 不盡人

告

者安靜之死何亦無一人以訴其冤也當時王公百官使皆安靜其人彼武氏能獨居其位耶安靜之忠前無愧褚遂良後不減張柬之輩矣春故表出之以補春秋特書之筆

光禹之罪浮於王氏六臣之罪浮於朱溫人人皆王陵則呂氏不敢動矣人人皆王章則王氏不敢動矣

小人不可保

伍子胥進伯嚭誣卒諛子胥殷景仁引劉湛湛卒抑

景仁韓愈薦李紳卒詆愈之徒起牛僧孺儒孺卒排德裕冠準任丁謂謂卒陷王安石用呂惠卿惠卿卒毀安石呂大防厚撈畏畏卒叛大防張浚趙鼎舉秦檜檜卒害浚鼎小人之不可信如此

鄧恕嘗師伊川而竟背去為吾道巨害鄧友龍本張南軒之門人也而去附韓侂冑且為開邊之議蘇東坡之子過范淳夫之子溫出入梁師成門下至以父事之陸崇楊龜山所擇婿也後陷范汝為之亂坐大逆誅高抑崇龜山門人也秦檜舉之為司業而苟合取媚不復少申程氏之學小人不可保而背師友也如此吾人可以鑒矣

小人議論反覆

王公四六語蘇子瞻作翰林林子中方以言去國在外以啓賀曰父子以文章名世盡淵雲司馬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邁晁董公孫之學與其後為中書舍人謫二蘇詰詞之語異矣陳了翁遺事蔡疑與公初不相識公上宰相書謫守海陵疑為太學生以長書遺公論事合公議謂公諫疏婉而有理似陸宣公剛而不撓似狄梁公文章淵源發明正

道則韓文公其人也次年疑以對策為大魁所陳時務與前書頗異於是媿悔而欲殺公以滅口密贊京黨出力尤甚噫蔡疑之所為反覆如此世或有斯人焉吾又何以罪林子中乎茲小人所以當戒也

屢世貴先幾之見

漢靈之世追治鉤黨或謂李膺可去矣膺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郭楫欲引范滂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為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

續自善編

矣

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張儉亡命所經歷伏重誅以十數連逮收考徧天下夏馥聞之嘆曰孽自已作空汙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為馥之譏儉良是馥剪鬚變形入林慮山中隱姓名為治家傭人無知者視膺滂或生或死其賢孰愈袁閔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嘆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為驕奢與亂世同爭權此即晉之三卻矣乃築土宇于庭潛身初范滂等非許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申屠蟠不以為然嘆曰昔戰國時處士

橫議列國之主至擁篲先驅卒有焚書坑儒之事
今之謂矣乃絕跡於梁碭間自同庸人滂等果隄
黨錮之禍郭泰故太學生也雖好戒否而不為危
言激論獨能免怨禍于濁世司馬溫公稱泰既明
且哲以保其身睹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當時黨人
所不能及信夫鍾皓子瑾與膺同年膺祖常云瑾
和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膺妹妻之膺謂
瑾曰弟何太無皂白瑾以白皓皓曰國賊于好招
人過以致怨今豈其時必欲保身全家爾道為貴
張讓父死歸至潁川各去無往者讓耻之陳寔獨

續自善編 卷之八

七

不亦明哲也乎宋韓魏公惟務容小人黑白不太
分故小人忌之亦少如富范歐尹常欲辦于小人
忌怨日至朋黨亦起及其極君子消退鉅公大人
有不能出力救之者方諸公斥逐獨公安焉一日
王君既見公謂稚圭不如拔出彼黨向這下來公
曰琦惟義是從不知有黨君既不悅而去後來扶
持諸公復起皆公力君子立朝其可不知此也哉
章文懿食事一考至吏部年四十一乞解官吏部尚
書尹旻慰留之辭益力遂詰之曰不能軟不食辭

不老疾如何可退公對曰古人正色立朝某之體
軟多矣古人一介不取視民如傷某之貪酷多矣
年雖未艾鬚鬢蚤白亦可謂老疾矣請一退之足
矣尹公撫然嘉歎特為具奏待從所請既歸閉門
却掃不入城府力耕以自給四方子弟執業雲從
名卿隱士接軫于門家貧刈蔬脫粟而餉之或諷
為文章曰小技爾予弗暇請著述曰儒先之言至
矣盡矣刪其繁蕪可也家食二十餘年公卿臺諫
奏薦無虛日咸以出處小治亂焉 孝宗勵精圖
治思得醇儒宿德以變士習特起公為南祭酒公
遭喪力辭 詔復司業攝監事虛位以待終制再
辭不獲抵任三年滿以老不能赴京給由懇辭不
待報而歸 憲廟更新大化特陞禮部尚書公復
懇辭致仕自筮仕九轉以至八座居官歷俸僅一
年難進易退之義世尤高之時逆瑾擅權名卿多
遭黜辱而公已先幾去矣

昭公道

晉文公之赦里克須與漢高帝之先侯雍齒其事最
相類始而人自危諸將往往偶語已而曰里克須
且不誅我何懼也曰雍齒尚為侯我焉何患也二

君皆置怨以安人心者非誠然也

使晉國既附湏豈得同驂諸將不謀而面不知

所矣又何望其侯什方者哉若夫感德之主則

然公天地以為量無私恩亦無私憾其封之耶彼

有功其赦之耶彼罪不至死如是則人自不危諸

偶語之事自無矣何假是為寬大示人哉

漢文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怨天下

以吾私廣國又念不可卒相申屠嘉廣國之賢有

行且不相況不如廣國者乎文帝以此詔來世而

來世猶有金匱符命之變顯宗思中興功臣圖畫

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馬援以椒房故不與援之

功且不與况不如援者乎顯宗以此示後嗣而後

嗣猶惟跋扈將軍之禍

羊祜歷職二朝嘉謀讜議皆焚其草故世莫聞凡所

進達人皆不知所由或謂祜慎密太過祜曰君臣

不密之戒吾惟懼其不及不能舉賢取異豈得不

愧知人之難哉且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所不取

祜女夫嘗勸祜有所營置令有歸戴者可不美乎

祜默然不應退告諸子曰此可謂知其一不知其

二臣樹私則皆公是大惑也汝宜識此意祜貞無

無私疎惡邪佞荀勗馮沈之徒皆忌之

唐御史大夫李承嘉嘗詔諸御史黃白近日御史言

事不咨大夫禮平御史蕭至忠曰御史人君耳目

比有事主得自彈事不相聞白若先白大夫而許

彈事如彈大夫不知白誰也歐陽歸田錄曰御史

臺故事三院御史言事必先白中丞所傳殆非唐

故事矣劉子儀為中丞始榜臺中今後御史有所

言不須先白中丞子儀之見其不賢於承嘉乎今

制六部司屬皆書其部而都察院則各道直書其

道而不繫於院正為各道得自彈事於院可以不

相聞白故爾

楊密侍中曹利用當莊獻太后時以勳舊自處權傾

中外雖太后亦嚴憚之但呼侍中而不名凡內降

恩澤皆執不行然以其所執既多故有三執而不

降出者則不得已而行之又之為小人所測凡有

求三降而不行者必又請之太后曰侍中已不行

矣請者徐啓曰臣已告侍中宅奴婆或其親信為

言之許矣於是又降出曹莫知其然也但以三執

不能已者僥倖行之太后自是切齒遂成曹芮之

禍歐陽永叔於歸田錄載以為大臣功高而權成

禍患之來非智慮之所能防也春竊謂不然夫大臣柄國身在社稷家何所恤禍福有不必計者曹氏於此內降恩澤苟非其公執而不行豈三降之可移三降三執及再降而行之奸黠之徒豈不得以覲為之利曹於此智慮不足道而挺正不回之節亦多虧矣歐陽公載此為為忠不盡之勸可也而謂大臣滑患之來非智慮之所能防豈不誤哉做宰相要辦一片心一雙眼心公則能進賢退不肖眼明則能識得孰賢孰不肖宋王嘗誦此前輩語以為足盡宰相之道今之宰相朝夕疲精神於應接書簡之閒更不理會國事俗論為稱此為相業不過要得牢籠人耳天下之大人材之衆可一牢籠得否邪彭思永曰牢籠之事吾所不為王沂公當國門下未嘗顯拔一人范希文乘間諷之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公之盛德獨少此爾公徐應之曰恩若已出怨將誰歸希文惘然歎曰真宰相也或問朱子沂公所云似不可為通法朱子曰他意不欲牢籠人才說使必出自我門下他亦未嘗不薦人才韓魏公曰沂公為相論其事則無可數者論其人則天下信之以為賢相呂申公以進

賢自任恩歸於已時士皆出其籠絡欽宗時每臣僚登對即問識胡安國否許中丞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跡不為所汙如安國實鮮欽宗歎息以是觀之人人籠絡之人亦決非大賢矣宋王曾在中書嘗謂大臣執政不當收恩避怨每薦用人不求人知尹師魯嘗面言曾益少收門下士曾曰恩欲已出怨使誰當觀曾與祐之心如此豈獨事理應然而勢權所在亦自有當忌者田蚡為相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則帶四履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分之得無誅幸尔宋顏俊乂執朝政度微之奏其與聞中旨罔不宜露罰則委上善必歸已尋於獄賜死然則為人臣者豈可不昭公道而樹私恩耶孝皇召左都御史戴珊與劉大夏至榻前諭曰爾等各衙門凡事都奏巡按御史勘報豈以此官公道可托耶珊顧大夏未敢對大夏進曰無他巡按御史一年一換無久交不掣肘故事多責成之上曰責之固是但權之所在惟有識量者能不移其心不然則恃權好承奉任吾怒將或以是為非

以賢為不肖使民不被其澤爾珊今後過差巡抄御史務揀老成有識量者毋用輕躁新進之人仍以此意行與各巡按御史知道珊承命叩頭謝罪退與太夏嘆曰 聖諭諄諄俱切中時病明見萬里之外惜我輩猶不能悉記其詳爾戴即通行以警各處巡按云

戒女寵

漢武帝立衛子夫為后妃三第封侯貴震天下天下歌之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唐玄宗寵貴妃楊氏三姊妹並為國夫人出入宮

不參事人

重一

掖勢傾天下天下歌之曰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作門楣嗟夫女寵之禍何代無之

呂后問高帝百歲後蕭相國死誰令代之曰曹參其次曰王陵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龜山楊氏謂高帝有疑陳平之心然終其世不見其隙而王陵以戇見疎無益於國其後平專為相天下無間言卒以功名終不其反歟春以為不然呼漢高告后之言知人之精鑒也平智有餘可以全社稷帝則已知而曰難獨任者帝知平之不能面折廷諫而有背約阿意之事也呂氏專制

欲私所戚不有王陵誰持天下正議陵繼蕭曹以少戇柱瀾倒之世帝之取陵在是而憂陵之不容者亦在是故又欲以難獨任者助之耳后之世平無隙而陵見疎豈陵之罪哉而謂陵無益於國天下者高帝之天下也陵之對后之言也果無益於誰之國耶高帝論相就后世言之楊氏以平專相文帝朝無間言而非帝之所以疑平者亦過矣嗚呼帝之言知人之精鑒也 世宗聞講敕曰今日聞講官夏言講衍義引漢之事論平勅王陵之於呂后爭王與爭主諸呂以為應高帝知人之明

不參事人

重一

先見得及論陵平勅三人之為人者言之論之詳矣朕特以高帝論之夫高帝當病甚之艱呂氏請問立相之意此時已有危劉氏之萌也立相所以輔君德為天下非婦人所可干與故使呂氏之問高帝能以大義斥之曰吾身後自有繼君天下者汝不過治內教耳安可以相為問果如是雖百呂氏將措辭無地矣遂使其誠一一告之是以呂氏恣橫稱制臨朝意在滅劉氏而自得是何道哉朕惟高帝知人之明雖盡無遺卒為漢家後世子孫之禍本自呂后始或女主稱制或奸臣篡位不一

而是本自此始漢高帝...
我皇祖之神謨丕運...
無與宮門外事大哉...
之傳使萬世之下為母后者一啓卷而拜誦之未
有不懌心者也其要尤在於嗣君誠能日夜思誦
謹其漸戒其微恒以剛正強徒以自勵則保守我
聖訓創肇之基可以無疆夏商之歷年或有過之
也來者可不以朕此言為朝夕之警焉

貢禹為元帝言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宮女不過十餘
人廐馬百餘匹武帝時宮女多至數千人方今廐
馬食粟將萬匹然則文景之時安得不富庶武帝
之後海內安得不虛耗耶

唐穆宗長慶四年事宦官欲請郭太后臨朝稱制太
后曰武后稱制幾危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
比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卿輩勿預朝政何
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為天下主而能致唐
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太后兄釗聞有是議密
上牋曰若果徇其請臣請先帥諸子納官爵歸田
里太后泣曰祖考之慶鍾於吾兄以此觀之郭太
后其賢美哉乃其族人無愧郊陽喬矣

宋曹琮兄女為后皆琮主辦除衛州團練使琮奏曰
既備后族不宜冒恩澤亂朝廷法外人敢因緣請
託願致於理時論稱之李繼隆在真宗朝以元舅
之親恩禮甚篤明德太后寢疾欲面見之上促其
往繼隆但詣萬安門拜箋終不見又常命諸王詣
第謁繼隆不設湯茗第假王府從行茶爐烹飲馬
史稱其多智用能謙謹保身謂此類也宋法外家
男子舉無得入謁神宗朝元獻太皇太后春秋高
弟倫亦老帝數言宜使入見輒不許他日倫侍帝
帝復為請乃許之因偕詣后問少焉帝先起若令
倫得備親親之意后遽曰此非汝所當得留趣遣
出史稱后檢視曹氏及左右臣僕毫分不以假借
此類是也宣仁太后以官冗當汰損外氏恩四之
一以為宮掖先后族當遷者力遏之終后之世不
敢改力行故事抑絕外家私恩文思院奉上之物
無問巨細終身不取其一比之東京馬鄧諸后之
賢蓋有過無不及矣

宋章獻后稱制時小臣方仲弓上書請依武后故事
立劉氏廟而程琳亦獻武后臨朝圖后擲其書于
地曰吾不作此負祖宗事按魯宗道傳章獻太后

臨朝問宗道曰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
幾危社稷后默然時有請立劉氏七廟者太后問
輔臣衆不敢對宗道不可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
君何然則后之不負祖宗猶得為賢毋后者宗道
之力也

魏書載下太后每見外親不假以顏色常言居處當
務節儉不當望賞賜念自侯外舍常怪吾遇之太
薄吾自有常度故也吾事武帝四十五年行儉日
必不能自變為奢有犯科禁者吾且能加罪一等
耳莫望錢米恩貸也

西漢以外戚傾覆國家東都之禍莫闔宦為橫者推
其本始亦由政出母氏有以致之魏文帝即位之
三年詔曰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群臣不
得奏事太后后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橫受
茅土之爵以此詔傳之後世若有背違天下共誅
之其垂法子孫善矣



嘉興府知府前御史金谿毅

嘉興縣知縣內江張問達

秀水縣知縣廬江朱來遠

嘉興縣學教諭劉汝大

海鹽縣學教諭添元中

戒近侍

張無垢對策

張無垢對策曰闕寺聞名國之不祥也堯舜闕寺不
聞於典謨三王闕寺不聞於詩書豈刁闕於齊而

齊亂伊矣闕於宋而宋危

任厯宦官前代有國之初自無此事漢高僧抗樊噲
得排闥而言之而東漢循致燎原乃爾唐自中葉
有監軍者或問之朱子蓋其時因疑諸將特以親
信叅之宋太宗令王繼恩平李順有功宰相擬為
宣徽使太宗謂太重不可遂創宣政使處之朱子
曰朝臣諸將中豈無可任者須得用宦官彼既有
功爵賞不得吝矣然猶守法制恐啓宦者權重之
患及熙寧用兵遂皆用宦者李憲在西樞任如大
將馴至後來遂有童貫譚稹之禍後世之輩無一

有類是者乎故春備書之

葉子昂逮梁俊彥

宋孝宗時近習梁俊彥請稅兩淮沙田以助軍餉上大喜付外施行葉子昂為相奏曰沙田乃江濱出沒之地水激於東則沙漲於西水激於西則沙漲於東百姓隨沙漲之東西而田焉未可以為常也且辛巳兵興兩淮之間田租並復至今未征况沙田乎上即悟即詔罷之子昂退至中書逮俊彥至數責曰汝言利求進萬一淮民怨咨為國生事雖斬爾萬段豈足塞責俊彥惶汗免冠謝又乃釋之

續自筆錄

二

子昂此舉有申屠嘉困辱鄧通韓魏公以頭子執任守忠之遺意大率近習畏宰相則為盛世宰相畏近習則為衰世

司馬遷鄭衆基擅政議

漢武帝遊宴後庭以宦者典書尚書謂之中書謁者置令僕射以司馬遷為之遷故太史公坐上書救李陵而下蠶室者至宣帝因用宦者弘恭為中書令石顯為僕射國家樞機之任歸於昵近自此宦者竊威柄矣東漢和帝誅竇憲宦者鄭眾與其謀策勛班賞眾每辭多受少帝賢之以為大長秋常

與之議論政事自此宦者專事權矣夫遷本賢士夫眾之為人皆不世有二帝任之遂為後世故事豈貽謀之道哉先儒謂宣帝開三大釁終以亡國用恭顯其一也又謂眾雖賢於其徒然開端作俑終為漢世大患孝和之罪也二帝之事豈獨以亡漢國為漢世大患已哉後世受宦官之禍二帝始作俑之罪也宦者置身非所當任以成後世之禍司馬遷鄭眾不能處其罪也何賢之足稱

梁冀論

梁冀專政忠臣伏鉢鎖義士竄草野桓帝與之同族

續自筆錄

三

若甘必馬及陳壽之死鄧香妻宣之告然後諸閣謀而誅之前豈無大於此可怒之事可誅之隙乎壽蓋小黃門徐璜所引而宣則中常侍表赦之隣故也帝之計賊一出於宦官之意一成於宦官之力無悔乎嬖寵奄倖自是日橫而忠臣正士重為之齷粉矣

李德裕論宦者典兵

唐李德裕嘗為武宗言將帥出征屢敗之弊由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又無軍有宦者為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為牙隊其在

聞者皆怯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馬以牙隊自衛視軍勢小却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約出監軍不得與軍政每兵千人聽監使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沾賞白上行之自禦回鶻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將帥得以施其謀畧故所向有功然德裕不去監軍監使者亦勢不可去耶宋仁宗時以宦者王守忠爲都鈐轄富弼言守忠鈐轄乃與唐監軍無異遂詔罷守忠及後又用王昭明等爲陝西四路鈐轄呂誨言自唐以來舉兵不利未有不自監軍者今走馬承受廣品至卑一路已不勝其害况鈐轄乎卒罷之其後徽宗任重貫軍功封主而啓金源之禍金世宗一日與丞相議及監軍之事襄曰漢唐初無監軍將得專任故戰必勝攻必取及叔世以內臣監其軍動爲所制故多敗而少成功若得其人監軍誠不必置上嘉納之及宣宗自南渡後方面之柄雖委將帥又差一奉御在軍中號曰監戰每臨機制變多爲所牽制遇敵輒先奔故師多喪敗哀宗因之不敗終至亡國史臣謂唐之亡坐以近侍監軍金蹈其轍惜哉

丁大全夜調隔兵圍董槐弟即漢石頭等急發執金吾斬圍蕭望之故智也顯等脅望之猶取奏於上報可而後敢行大全則不俟章下輒以臺散調兵無君之罪視顯等爲其馬望之曰漢元猶加責問顯等槐之出三學諸生紛紛論列而理宗曾不一問何哉漢元不能正顯之罪中主羞之若理宗之容保大全又元帝之不若矣

張太后戒王振

正統初立年在幼冲朝議大政承張太皇太后指裁爲多太后嘗御便殿執政太臣張瑄等入朝

英國公張輔太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太后左右女官雜佩刁劍侍衛凜然

英宗東立英國公等西下立

太后召問之人皆有獎勵之辭及溥乃嘆曰先皇帝嘗稱卿忠不謂今日得相見也

仁宗監國于南時

太宗方寵漢庶人有代嫡意溥以翰林學士切諫下錦衣獄者十年

仁宗即位始出溥數月遂爲大學士故

太后有是言因顧

英宗此五人先朝所簡貼 皇帝有行必與之計非

五人所贊成者不可行也

英宗受命頃間宣太監王振振至俯伏

太監顏色頓異曰汝侍 皇帝居起多不律今當賜

汝死女官加刃振頸

英宗跪為請之諸大臣皆跪

太后曰 皇帝年少豈知自古此輩禍人家國多矣

我聽帝暨諸大臣留振此後不得重干國事也

太后驚起詔 英宗賜英國等酒餼乃出賜呼

續通志卷一百一十五

六

太后其所謂女中堯舜乎宣德正統二十年間清理

之治毋儀天下之力也

正統初召魏文靖公驤為吏部左侍郎公直道自持

不苟徇俗中官王振怙寵而驕每出雖部堂尊官

亦欽輿迴避公一日相遇於崇文門不為避振銜

之譖於內衆為公危之忽一日上御便殿召問執

為侍郎驤且訊以近日有何事公慷慨言其故且

曰臣不材備位六卿臣不足惜朝廷名器可惜耳

上溫旨慰之曰汝所言者是甚禮重之

林見素劾劉瑾疏

林見素巡撫四川時以劉瑾潛畜逆謀上疏曰臣

人臣進言非盡死不足以為忠夫死豈人心所欲

哉言而人主不聽又從而怒之則不幸死耳言而

人主聽之聽而又行之則宗社危而復安世道亂

而復治 朝廷之福何加焉故忠憤愛國之臣當

試一身之禍以幹全 朝廷之福昔元政不綱姦

臣擅柄群邪並起我 太祖奮迹民間百戰而得

天下至難也我 太宗 仁宗 宣宗 英宗

憲宗 孝宗世累憂勤以保天下至難也不幸

孝宗上賓以至憲天下付我 陛下當時顧命之

續通志卷一百一十五

七

言審記之矣必不欲盡逐其舊人而獨任一內臣

劉瑾也 陛下有二帝三王之資劉瑾不欲

陛下有二帝三王之聖又不欲天下享二帝三王之

治 陛下倚任劉瑾如伊尹如周公劉瑾不欲

陛下 為太甲為成王面欺腹誅而目侮無所不至

陛下 特未察也干紀奪柄自古姦邪弑逆之賊如

趙高如石顯如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如陳弘志

劉光明如宗愛如蘇佐如王守澄田令孜楊復恭

如劉季述如韓全誨有一大惡可危人主而破敗

人國者劉瑾皆備之劉瑾古今惡魁也今近而京

師遠而天下皆曰兩皇帝朱皇帝劉皇帝又曰坐
皇帝立皇帝謂 陛下居皇帝之位而劉瑾實秉
皇帝之權 陛下朱姓朱皇帝劉瑾劉姓劉皇帝
也 陛下時不視朝劉瑾西南向僂坐鴻臚寺唱
各官叩頭而題奏下其部某 教某酒飯皆其言
語各官起身鴻臚喝向東作揖故謂 陛下坐皇
帝劉瑾立皇帝也今天至尊也帝雖為天所立
不得並稱天故曰天子帝至尊也天子為帝之副
雖帝所立不得並稱帝故曰帝子豈有給事之內
臣得並稱皇帝哉朝者之間得受諸臣朝見之稱

續通志卷之五

本

哉春秋無將將則必誅劉瑾固不特謂之將矣國
家成法制於 太祖遵守於 太宗至精密也劉
瑾盡取而紛更之 陛下尊為天子容制於一權
宦不能庇 祖宗耶大臣擇於 孝宗至當也劉
瑾盡誣而擯黜之劉大夏最賢禍最大劉健謝遷
馬文昇韓文楊一清許進馬中錫又賢禍又大張
敷華亦以憂死僅一林瀚俟命獨存是明不足我
孝宗故與 孝宗抗也 陛下尊為天子容制
於一權宦不能庇其父耶 太皇太后 皇太后
時被離間使 純懿之主母忍下家奴之色受其

挾制 陛下為天子容制於一權宦不能庇祖母
母耶故事

皇太子未舉舉未立親王一位不之國為根本慮至
深遠也劉瑾讒間榮王徑遣之國致 陛下於孤
立中外人心無不為 陛下私危者 陛下未知
也劉瑾又傲視榮王挾取其物無所畏忌 陛下
尊為天子容制於一權宦不能庇其身與其叔耶
藩王實金枝玉葉 陛下同潢派者也劉瑾吹毛
剝垢日索恣害 陛下尊為天子容制於一權宦
不能庇其族耶劉瑾安受皇親之號拜呼呵叱跪

續通志卷之五

本

無異市兒重索其金 陛下尊為天子容制於一
權宦不能庇其外家耶公侯駙馬伯非勲則親與
都督等官皆 朝廷之腹心爪牙同休戚者也劉
瑾唾罵騙索任情中傷今日繩其弟兄明日繩其
子姪又明日勒回話勒閒住勒半俸又甚則不顧
鐵券之誓平江伯陳熊身發充軍手下人發梟首
致 陛下盡失勲戚之心內閣九卿非賢則舊與
科道等官皆 朝廷之股肱耳目致太平者也劉
瑾誅求凌侮極力嫁禍今日杖某死明日枷某死
又明日發某充軍為民又甚則已死之都御史錢

鉞忍心種禍抄沒其家出差之都給事中許天錫
尋事嚇財逼令自殺致 陛下盡失文臣之心二
十四監或歷事累朝或守禮識事 陛下之侍御
左右與劉瑾同輩行者也劉瑾敗群傷類廢置由
心今日易鎮守明日易掌印又明日易管事又甚
則王岳之賜死蕭敬鄧原麥秀扶安丘聚之閒廢
罷黜致 陛下失近臣之心指揮千百戶或起艱
難或由勲績劉瑾故阻其替襲難其比試今日調
其衛明日降其官又明日充其軍致 陛下盡失
武臣之心也四將無而作有稅糧既免而重徵法
令煩苛搖手犯禁官校連絡觸眼無分如龍舟競
渡楚習俗也則張大其事竟籍其家使富者不自
保貧者無以自存致 陛下盡失天下軍民之心
且一家之用爲財易足也劉瑾括盡天下之財富
於內庫非欲爲逆暗邀人心何聚財之多如是耶
一家之居爲屋易足也劉瑾蓋盡閑坊之屋多於
內府非欲爲逆屯駐兵馬何聚屋之多如是耶一
家之乘爲馬易足也劉瑾畜盡幽北之名馬非欲
爲逆給發騎兵何聚馬之多如是耶中外傳聞劉
瑾議將京師邊軍更番上操爲張永所沮奏將京

師軍官校隨回祭掃爲張永所阻信有之是劉瑾
之叛逆不特京師知之天下知之至同類亦知之
矣獨 陛下未知也臣久處山林下未能盡知
陛下若試許廷臣直言無隱自有數其惡者臣踈遠
之言未足深信伏望 陛下少霽顏色將臣奏面
請兩宮面質皇親府部文武大臣各監老成內臣
各科道部屬即署等官各守衛團營官兵各坊市
細民一不如臣所言臣甘欺罔重罪疏奏值瑾敗
已三日矣
唐公龍請罷鎮守太監疏
江西燒造磁器太監生事害人江右騷動又值寧藩
亂後唐公龍按江西奏行裁革誠慮再補迺上疏
曰江西鎮守太監已經奏行回京燒造太監近亦
病故誠恐差補深爲可慮蓋鎮守太監一到地方
凡百供應役使與夫無名之徵歲該銀幾萬兩奏
帶叅隨供奉又該銀幾萬兩至於燒造太監應辦
物料與供應役使之入歲該銀二萬七千餘兩通
總計銀十萬餘兩皆取於民江西地方被宸濠所
害誅求殆盡且連被旱災田無擔石之收室無升
斗之積况官兵四集收死扶傷里巷嗷嗷民窮財

盡始未有如今日者設鎮守燒造大監則前項銀兩何所出辦再念江西人稠俗聚則易集而難散俗聚則易動而難安况盜賊無種起於饑寒禍福無門生於窮迫即今鄱陽湖賊船數百往來劫殺各府州縣非告白晝殺人則訐黑夜劫奪盜賊無處無之兼之桃源東鄉贛州南安懷疑之輩反側未安臣心忤神憂朝夕致慮爲今之計惟有鎮之以安靜和平庶幾無虞若地方稍加騷擾則其變立起矣蓋厝火於薪投種於地鮮有不發者而况噓其焰培其根乎臣益灼然有所見者也

續前集

卷之十

十一

臣又惟今之太監即古之閹人也禮闈人寺人掌王宮門掃除之役一切政事不預焉太祖初定天下百僚庶職無所不備不立鎮守太監蓋倣周爲治也其措意誠遠誠善永樂間始以緊關去處暫設鎮守太監是時江西尚無後乃不以原立者爲成法而以暫設者爲舊規甚至數人而營一缺一年而更數人以致橫政肆出綱紀蕩然民財盡耗海內多事孝廟末年深知其害力與劉太夏商議罷之值變中止至今天下以爲憾夫求治者必先去其妨治之原愛民者必先

除其害民之本鎮守太監誠今日妨治害民之大者也伏望陛下斷自宸衷詢於內閣及九卿道等官將各處會議一併查革以復太祖之規以成孝宗之制則天下之禍亂于是乎塞蒼生荼毒于是乎除矣

不交近侍

不主癰疽瘡環所以爲孔子不禮臧倉王驪所以爲孟子宋璟不與內侍交語明皇深加嘆獎杜棕不從監軍請選宮女入宮武宗知其有宰相才范純夫爲諫官東隣宦官陳衍園亭在馬衍每至園中不敢高聲謂其徒曰范諫議一言到上前吾輩不知死所矣此其所以爲純夫也此其所以爲元祐也王黼爲宰相與宦者梁師成隣居密開後戶往來徽宗幸黼第徘徊觀覽偶見之大不樂此其所謂王黼也此其所以爲崇觀政宣也

勝國趙松雪孟頫爲羅司徒致鈔百錠於胡石塘汲仲請作乃父墓銘汲仲怒曰我豈爲宦官作墓銘者是日汲仲正絕糧其子以情白坐上客咸勸之却愈堅石塘爲可尚矣墓銘書善無貶法與史異昔人所謂墓之文若爲宦官作與獻設權閹何異

而今人全不知擇其文固不足為名家有所重輕區區筆硯間不過為受賂之具而已

李忠文公請改建太學上命太監王振往視振權傾天下公與抗禮而振之生日諸大臣皆賀惟公不往每進香文廟司成設席筵欵之公獨否振銜之密廡其事無所得爰倫堂前舊有大樹燠其一面陰翳妨諸生班列稍令伐去旁枝振遂聲聞以為擅伐官樹入私家用傳旨枷號國學前枷重百斤司業趙琬掌饌金鑑皆與罰有一枷特重數斤振為公設也金曰鑑年壯當荷此公曰僕雖老筋力甚堅即自荷諸生司馬詢等數百人皆伏闕下以請而石大用者獨乞身代太后知之為上言祭酒尊貴臣柰何囊頭是何綱紀上遣問即振所為也遂飛詔釋之

成化中巨璫汪直用事勢傾中外時承芳公朝覲至京直聞公名欲一見公執不往直貌敬之一日憲廟以廉吏問直直以公對公長溯憲每發鎮守張公慶之弊兄敏在司禮監時于上前中公上曰得非不要錢之楊繼宗乎敏惶懼因遺書于慶曰可善遇之上已知其人矣

安福劉公實為南雄知府南雄當嶺南孔道商稅鉅萬知南雄者輒盈壓推其餘餌過客得其歡心且為游聲譽公至存稅十一繕郡學補張九齡大庾嶺松不肯私一錢未數月中貴使嶺外至南雄意得重賄不得苛辱公郡人擁公竟出中貴去至韶詔人為言南雄守且驛言中貴橫索賂辱太守事公至京下獄獄中上書言臣蒙恩仕官三十年不以妻子自隨餐粗衣散飲為國家愛養小民不忍勞費以是觸忤天使無所逃罪上不復窮治不數日卒獄中公生平清強甘心貧窶與古廉吏范丹李及無異彭文憲公稱公躬過人之操優立絕俗之儀矩利誘不面勢惕不沮

黃都御史紱廉直遇事颺發即重忤時貴不恤必欲行已意人竊謂其呆公正色山立抗言不沮知巧不避毅然肩之竟以是得名為郎中時人業以硬黃目之任湖廣左使時妖僧繼曉至勢焰薰人公曰繼曉以妖術故不離上左右今避而還鄉名掃墓實逃生耳迺檄武昌府錮之後堂陽尊禮之母令得出入無幾果敗檻送京師斬之西市改左都

御史入臺嚴甄御史量能委之火其差簿于廷曰
事責得人耳資勞父近豈立官者意哉天下仰望
風采公懇直崖異忤人自恐禍不可測請老去
彭惠安公韶進士為刑部主事時張岐以壽寧侯兄
從外臺獵陞僉都御史入院公疏岐不可用乞召
故尚書王竑李秉侍郎葉盛下詔獄給事中毛弘
等論救得釋尋即中廣東司司隸輦轂間事多涉
貴近豪戚脅勢祖公屹然持正不吐茹外戚家冒
賜額奪民田勅公即按頃畝公至真定統田周視
徑歸上疏自劾曰昔田文令馮驩收債于薛驪顧
折券贖賜薛人今真定田祖宗來許民開種即
為墮產不復增科以勸力農往年韓太監廣寧侯
屢奏虐民賴先皇明聖民間稍得安業乃今周或
又復強詞歸奏傷民病國臣誠不忍復畝奪小民
衣食尺寸地附益貴戚又逮下詔獄言官交論得
忤他日又貴戚請荒田者上怒顧左右曰周或
為彭韶所持令朕負朝論奈何又劾雲南太監錢
能冒貢珍奇擾驛遞十四年為廣東布政使薦陳
獻章劾鎮守太監顧恒非禮貢獻又劾市舶太監
常眷矯稱進奉私施富豪輒亂舊章妄開新法民

間力役更無曠丁籍上均徭豈有餘戶又劾珠池
監丞黃福採捕禽鳥騷動雷廉又劾錦衣鎮撫梁
海本廣州人往來傳道輒稱貢儀水陸舟車飲食
帳帷百方橫索所過蕭條海渚太監芳第芳見疏
大怒且中傷公會公應詔陳言條上漸不見終四
事言內臣貢獻皇妃加於嬪陛下褒賞其家幾
與先帝后家等一也內臣日增數至萬計利源兵
柄盡付其手作奸犯科一切不聞二也四方貢物
通番航海科擾百姓驚動四夷三也六卿大夫並
加師保諸寺監卿縣領高官及其休去月廩歲饌
偏施凡鄙四也上不喜芳輒從傍言公每事輒
邀名方命左班相左右得大官益肆無忌上直視
芳不應芳懼伏地調公貴州戶部言益法沮壞即
勅公理益法公繪煮海貧人晒淋熬負折閱朋儕
之苦即為捌圖以獻尋召入吏部為侍郎弘治三
年彗星見天津公上厚根本減役錢正近侍慎官
爵四事時左右侵權韶於正近侍及之畧曰內臣
出入左右言語輕重能為禍福人所畏憚又軍馬
錢糧人匪柴炭盡付其手凡有奏請無不先允而
後下於該部承而行之不復審處是失政體也及

至有犯多從寬宥。人至死竟不提問。成獄旋覆。復宥之。是失刑威也。耗財妄費。不惟不禁。而反助之死者。給塋生者。蓋祠第宅。踰制服食。求奇於斯。極矣。聲勢移人。望風震懾。伏望收攬權綱。斥遠王倭。又請午朝無循故奏。綱事四年。尚書刑部安達侯柳景總兵兩廣兩廣巡撫秦紘發其奸賊鉅萬景有挾欲破法。且擠紘巡撫公竟抵景法。褫其爵。景賊入八百兩。忽降黜。肯公言景賊十未及一。即燭他日。遂可營復爵位。爵位既復。遂可營求。征鎮公在部二年。請致仕。卒太子少保諡惠安林俊。續自書編 卷之十 疏言詔謚不副行。如葉盛。吳訥。魏驥等。謚不報。公孝友溫恭。廉明直諒。寡慾清心。始終無玷。儀狀歎然。不啻寒士。至法理所在。義色昌詞。人不可奪。正統登極後。張太后崩。王振居中用事。薛文清公為山東提學僉事。王振問三楊。吾卿誰可為大臣者。皆薦公。召為大理右少卿。三楊以用公出振意。欲公一見振。公正色曰。安有授官公朝而拜恩私門耶。振聞憾。公會獄夫病死三年。其妾欲嫁其私人。王山山振姪也。妻在禁。妾弗得嫁。遂誣妻毒殺。夫下御史獄。坐妻死。公辨其寃。三駁臺官誦事。

振又曲庇御史劾公受。出人死。請廷鞠。振喜曰。是固應死。竟坐公死。繫獄。公恬然。讀易不輟。得大臣伸救。又家人乞代死。得免。歸田。居家六年。造詣益邃。給事中程信薦起為南京大理卿。太監金英奉使南京。公卿大臣俱出餞。江上公獨不往。英賢之。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公不喜交近侍。而見重於中官。如此。蘇松飢。民貸粟富民不得。遂火富民屋。竄海中。王文即訊坐謀叛。公抗章辨。獲免。是冬。御史劉孜薦公粹學。飭躬進無所求。退無所累。實君子之儒。不宜置之閑游。乞召供館閣之職。俾講學輔導。必有裨益。上曰。內閣本朕簡任。非人所得薦。不許。四年。召為大理卿。裕陵復位。以禮部右侍郎兼學士入內閣。居數月。轉左會。欲遣使徵獅。西番公持不可。不聽。又曹石專用事。遂引疾致仕。去四方學者。日衆。公學貴踐履。不務論說。辭受取與。必揆諸義。出處大節。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余見名臣錄。太保周公經弘治二年。靈壽人以大明川民田獻太監李廣廣氣。煩薰熾。人不敢犯。戶部執議不得。允。公為吏部侍郎。會諸司奏。竟奪田歸民。八年。諸大。

臣以災故上言仰公草疏請早視朝勤聽政節侈費省遊幸止貢以斥樂戲斥樂戲一事語尤切直頗傳踪跡此疏出誰耿尚書曰疏名首吏部裕寔具草公又曰疏草本出經即有罪罪經十年陞戶部尚書凡諸王請河朔稅錢執不與中官出南京織造者請長蘆鹽八千引鬻兩淮准給與中官鹽銀二萬兩又執不與中官織造浙江者請諸竹木稅又執不與上悅公言并停織造給事中魯昂言國用不足請盡括諸省稅役金錢輸太倉公曰國用不足宜儉於國不宜浚於民織造寶齋醮

續自筆編 卷之九

二十

土木費益廣不節乃欲括天下財盡歸京師給事中言非是中官傳旨取太倉銀三萬兩為燈費公又執不肯發內靈臺增奏洒掃卒當給月廩公再疏竟不與修清寧宮調役山東七千人公曰山東歲歉民貧民不可輒動請以戶部羨銀雇役寧侯家有賜田河間數百頃詭賜額并得旁近民田又千餘頃又乞畝加稅二分公曰河間地多沮洳歲無常收頃因久旱即耕退灘一遇淫雨遂成溝壑荷指目前輒增畝稅貽累貧民轉為流徙且王府賜田畝稅二分外戚不宜獨優又聞茂陵妃

家私田與民田比一切還民得使家不宜獨三四上會雄縣有以還灘地賦為東宮庄者上念公言擲其奏抵罪卒贈太保謚文端

王瑞毅公恕成化十二年雲南鎮守內臣錢能私市外誅求無厭公巡撫雲南疏劾能不法其下懼而自盡沒其寶石并械數人致京師且勸上不索異物凡花木禽獸寶玩宜一切拒絕又言昔交趾鎮守非人致一方陷沒騰衝啓蒙致麓賊叛逆今日之事殆又甚焉巡撫江南直隸賑貧理冤全活萬計公以近年貢獻太多所在騷擾疏言古之朝

續自筆編 卷之五

廿

王有投珠抵璧却千里馬焚雉頭裘者非不知玩之可愛恐因而妨政害事力為屏絕以固結人心為宗社計也乞崇恭儉為天下先召還織造官明勅中外無獻珍玩奇貨生民幸甚中官王敬乘傳至東南大索奇玩所至驚懼公上言當此凶歲謂宜遣使賑濟而乃橫索玩好昔唐太宗遣使諷梁州獻名鷹明皇令益州織半臂臂子捍撥鏤牙李大亮辭趣不奉詔臣敢不效之又極言敬昔暴失人心損國體傷和氣而召災沴上立詔戒敬久之敬等俱收捕下獄斬其黨錦衣千戶王臣所

謂王芻子者傳旨中外稱快轉南京兵部尚書會
刑部負外林俊論妖僧建寺下獄經歷張毅救俊
亦下獄公上言二人志在盡忠而得罪恐人自此
以言為諱設有奸邪誤國誰復肯為朝廷言者疏
入留中當是時天下無事內則宦戚外則閣部各
引私朋置清顯及汪直李孜省内外交結得進退
大臣大臣亦多低頭甘心依附惟公著節不撓泰
陵召為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公薦楊守陳彭韶
張悅周經為左右侍郎耿裕何喬新倪岳皆引置
執政忠諫久廢如王徽黃仲昭賀欽廷直被抑如
周英祈順並皆薦用裁抑僥倖褒獎名節無敢以
私干者博野在內閣每稱公公直已不屈南科道
劾博野薦公入閣博野惡南科道會南守備內臣
與南科道相訐南科道多貶斥者公力言宮中府
中俱為一体陟罰臧否不宜異同知州劉崇御史
李興以忤吉下獄公力解得減死內批通政司經
歷高祿為本司參議公言祿出科目自能遠到而
越次超陞非所以愛祿幸以天下之官待天下之
士勿以親戚妨公議徐生者太醫院諸醫也傳陞
院判公執奏下吏部會禮部太醫院同御藥房太

監選用公力爭 祖宗來未有吏部會內官推選
官員例成憲不可更末流不可救 上曰徐生善
藥與院判公遂乞休屢疏上 上曰卿持正輔佐
朕心知之勿辭公遇事輒言有不合即引疾求退
上每溫言留公徽王乞陞釣州為府晉王乞為世
子別設典牋公皆論止兩廣都御史秦紘劾安遠
侯柳景不法紘坐致仕去公極言紘不當致仕上
留紘為南戶部尚書公仕四十五年凡上三千餘
疏皆忠直剴切蓋憂世之志如范希文濟世之才
如司馬君實直諫如汲長孺惠愛如鄭子產年九
十矣猶考論著述勤必極極度費言我老方理
會學問卒年九十三贈太師謚端毅余見名臣錄
成化年間內臣常春守嶺南誘撒馬兒罕貢獅子開
海道倪文毅公力言南海非西域貢道禁不許通
斥還貢物常春傳 旨召國師領占竹于四川公
抗言領占竹僭號法王淫昏矯偽 上初登太寶
首納諫言削奪斥遣傳聞四方共稱聖德今復召
還殊駭群聽馬均陽言成化間累度僧道非便下
禮部議公言成化二年度十三萬二千有奇十
年一萬三千有奇二十二年二十二萬四千有奇

十年一度國版日耗異端日繁愚耗民財坐侵民食宜立嚴科痛加條革如文升議便清寧宮災條上脩省勤聖學開言路減齋醮省供應節親藩懲欺蔽恤困窮核名實甄淹滯擇將領節差遣慎功賞停工役斥奸貪進忠直恤刑獄等二十八事為吏部尚書釐正品類獎恬抑躁不誼恩怨正色昌言干謁消沮餘見名臣錄

操守

魏明帝時劉放孫資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辛毗不與往來予敬諫曰劉孫用事衆皆影附太公

續自書編 本卷之六

六

少降意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孫劉不平不過不為三公大丈夫欲為三公而毀其高節耶宋孔琳之為御史中丞劾奏尚書令徐羨之弟璩之解釋琳之使停其事琳之不許曰我觸廷宰相政當罪止一身汝必不應從坐何須勤勤耶孝武時戴法興戴明寶果尚之三人權重當時凡所薦達言無不行天下輻輳門外城市顧頤之獨不降意蔡興宗與觀之善其風節太峻頤之曰辛毗有言孫劉不過使吾不為三公耳頤之常以爲稟命有定分非智力可移惟應

續自書編 本卷之六

六

恭已守道而聞者不達妄意微倖徒虧雅道無聞得喪乃以其意著定命論以釋之王僧虔徒會稽大守阮佃夫家在東請假歸客勸僧虔以佃夫要行宜加禮接僧虔曰我立身有素豈能曲意此輩彼若見惡當拂衣去爾佃夫言於宋明帝使御史中丞孫叟奏僧虔坐免官陳蕭引後主即位爲中庶子建康令臣宦者李善度蔡朏兒等多所請囑引一皆不許族子密諫引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憚亦宜少爲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亦安能爲李蔡致屈就令不平不過免職爾蔡進竟作飛書李蔡証之坐免官趙宋李垂累修起居注丁謂執政未嘗往謁或問其故垂曰謂為宰相不以公道副天下望而恃權怙勢觀其所為必遊珠崖吾不欲在其黨中謂聞而惡之罷知亳州迂穎晉絳三州明道中還朝李康伯謂曰舜工文學議論稱於天下諸公欲用爲知制誥但宰相以舜工未嘗相識盍一往見之垂曰我若昔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爲翰林學士矣今已老大見大臣不公常欲面折之焉能趨炎附熱看人眉睫以冀推挽乎道之不行命也執政知之出知均州若垂者其辛願

之儔歟晁迥服道履正無求於人或以術命語迥迥曰自然之分天命也樂天不憂知命也推理步常委命也何為通計未然乎春於是乎有感

父稱張九齡與挺之善欲引為相謂之曰李尚書方承恩足下宜一造門與之款愜挺之素薄林甫竟不詣挺之可謂持正能不阿矣九齡非阿人者而教挺之乃如此昔杜預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之曰吾恐為害不求益也九齡益以杜預事為挺之計耳九齡善挺之而教之以是取相則九齡非愛挺之者也然則預之餉遺貴要欲免禍也亦

續自華編

卷一

豈君子所得為之事哉宋林大中落職歸客或勸大中曰吾為郎時一言承意豈閒居至今日客曰縱不求福蓋亦免禍大中曰禍不可求而得禍可懼而免耶陸務觀有言禍有不可避者避之得禍彌甚既不能隱而仕小則謫斥大而死自是其分若苟逃譴斥而奉承上官則奉承之禍不止失官苟逃死而喪失臣節則失節之禍不止喪身人自有儒而不能蹈禍難者固不可強惟當躬耕絕仕進則去禍自遠

宋英宗時王廣淵入集賢院司馬光言王廣淵奸邪

不可近者昔漢景帝為太子召上左右飲衛綰獨

稱疾不行及即位待綰有加周世宗鎮澶淵張美

掌州錢穀世宗私有求假悉力應之及即位薄其

為人不用今廣淵當仁宗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

臣哉元世祖每稱塞陲旃之能不忽木問其故帝

曰彼事憲宗常陰資朕財用不忽木曰是所謂人

臣懷二心者今有以內府財物私結親王陛下以

為君何帝急揮之曰卿止朕失言世祖欲定太子

未知所立以問阿魯渾薩理即以成宗對成宗數

召阿魯渾薩理不往成宗撫軍北邊帝遣奉皇大

續自華編

卷一

子寶于成宗乃一至其邸及即位語阿魯渾薩理

曰朕在潛邸誰不顧事朕惟卿雖召不至乃知卿

得太臣體

宣和間童貫黃經臣用事御史陳禾劾之疏曰發號

施令國家重事黜幽陟明天子大權而使宦寺得

與此途一開倖進者衆國家之禍有不可遏者禾

因是被謫後王黼得政起禾知秀州禾曰安能出

黼門下力辭改汝州辭益堅曰寧餓死禾之風操

美矣其辭官視謫官事為尤美君子於世安得不

重朱雲於折檻之時而深重雲不留於東閣之日

也

姚文敏公夔 英廟素知其賢改吏部左侍有真定
守以賄敗總兵石亨挾勢欲復其官同列附亨者
令擬准稿來看公擲筆大言曰吾寧不做侍郎以
拂亨意決不判此稿事竟止亨敗附亨者降黜而
公之名益著

成化甲辰張莊簡公悅以湖廣按察使朝覲中官尚
銘在東廠刺事威勢怵人衆群趨其門公獨不往
銘啣之伺察無所得未幾銘敗而公之名益彰尚
書王公去位衆望咸屬公或言內未有爲之地者

公直視不答其人愧而退性素清約自小官至重
任終始一節爲縉紳表率者四十餘年

楊文貞公居內閣知李文達公之名每以不識公爲
歎南陽知府陳正倫文貞友也因邀公往見公不
可曰無一面之雅而造門是求知也士大夫兩高
之

章楓山公爲翰林庶吉士時嘗賦玉堂蔬圃詩有曰
賢哉公儀休拔却園中葵又試中秋賞月賦有曰
天下之士有懼悲愁羈患貧窮孤苦見月則不樂
惟高官厚祿身享太平無事之日者見月則樂也

皆寓規諷時宰之意及詔應制燭火燈詩遂不肯
爲矣疏入謫官其節槩才識當歸第一流也

聖賢立長厚之言而後世遂多爲藉口之說嗚呼此
中人之通蔽也義一也事之不可不毅然不可移
者今一等人於不可間每調停焉不曰事久勢
當相仍即云人衆情難獨異遽伯玉耻獨爲君子
而孔孟亦有交以道接以禮之受也嗚呼迹似矣
而心非也名近矣而實悖也遽伯玉願人同歸於
善孔孟與人交無一刻不在天理中也今人有是
乎已不能君子而欲君子人乎事不安於已而欲
人安乎吾恐此心之非義也無乃藉口焉爾朱子
云劉樞帥建康月俸千緡劉欲止受正所當得者
以恐壞後來例不敢但受之後却遂其不當得者
於公使庫後韓元龍作漕盡不受其所不當得者
劉甚稱服之春於此有感焉劉韓均於不失爲君
子者劉於韓其有以識此心矣乎而春常懼乎欲
寡是過而未能也

漢陳寔遷太丘長子紀建安初拜大鴻臚子辟爲魏
司空天下以爲公慚卿卿慚長西晉王澄行經陳
留吏迎之問吏此郡人士爲誰吏曰有蔡子尼汪

應元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澄以其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耶吏曰是也曰然則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位大位其足為家世邦國重乎噫歎為家世重雖長亦勝公卿歌重邦國雖甲乙等之大位亦不足齒於士評是在人德行何如而已矣

公孫弘為國士所推上為賢良國人鄒長倩贈以芻一束素絲一襖撲滿一枚書題遺之曰夫人無幽顯道在則為尊雖生芻之賤也不能脫落君子故贈君生芻一束詩人所謂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五

續自纂編

卷五

七

絲為緝倍緝為升倍升為絨倍絨為紀倍紀為綬倍綬為縵此自少之多自微至著也士之立功勲効名節亦復如之勿以小善不足修而不為也故贈君素絲一襖撲滿者以主為器以蓄錢具其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土粗物也錢重貨也入而不出積而不散故撲之士有聚歛而不能散者將有撲滿之敗可不戒歟故贈君撲滿一枚又曰勉作功名以俟嘉譽然則鄒長倩之於公孫弘其勉之於德義者不亦至乎

蘇明允初至京歐陽公為之延譽韓忠獻諸公皆待

以上客忠獻一日置酒私第惟歐與一二執政而明允以布衣參之席間賦詩明允有佳節屢從愁裏過壯心偏傍醉中來明允以布衣至京文章名重當世然則為士者其可不以道德自任者哉吳書顧雍為人寡言舉動時當孫權深嘆服之至飲宴之際左右常恐酒失為雍所見不敢肆情權亦曰顧公在公使人不樂其見慄如此又張昭容貌矜嚴有威稜吳王嘗曰孤與張公言不敢妄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其謂是夫

宋包公拯司馬公君實其名天下誦之天下皆呼包

續自纂編

卷五

七

公曰包待制又曰包家呼司馬公曰司馬家市井小民及田野之人凡徇私者皆指策之曰你一箇包家見貪污者曰你一箇司馬家今異世猶然非其德望有以服天下之心乎包待制布衣時題詩大成殿後壁間曰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秀幹終成棟精鋼不作鈎倉文鼠雀喜草盡免狐愁史冊有遺訓毋貽來者羞觀其未遇時立志如此可以知其風節矣

曹操之黨董昭與列侯諸將議以相國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勛荀彧以為君子愛人以德不以

如此操不悅或飲藥而卒魏以司馬昭為相國封
晉公加九錫晉爵為王昭之黨荀顗等議與三公
相率而拜王祥曰君子愛人以禮我不為也於是
顗拜而獨長揖昭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
重也觀荀王二子所言如此亦可見其所秉之正
然祥不免卒仕晉馬何哉

崇寧初頒元祐黨籍姓名於各郡國皆刻石廳事有
長安石王安民鑄字辭曰民愚人不知立碑意如
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日之為奸民不忍
刻也府官怒欲加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鑄

續自警編

卷之九

安民字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規之九江亦有石
工當刻黨籍碑辭於太守曰小人家舊貧止因利
蘇黃詞翰遂至飽煖今日以奸人為名誠不忍下
手守義之曰士夫不及也九江守蓋賢於長安者
矣嗟夫天理之在人心未嘗一日泯石工賤役猶
知仰慕司馬公諸賢之名如此世之人其可不以
德義自脩耶

宋靖康二年金人再邀帝出郊帝殊有難色李若水
以為無他慮扈從以行金人逼帝易服遂致蒙塵
不返之禍若水此時若欠欽宗一死此悔此恨千

載誰復雪得劉韜初在西州為童貫所知遂首尾
預其軍事及以忠死論者不復短其前失其大節
所就固足以蓋之也李定史稱其於宗族有恩分
財振贍家無餘貲得任子先及兄息死之日諸子
皆布衣徒以附王安石驟得美官又陷蘇軾於罪
是以公論惡之而不孝之名遂著張詠性孝友廉
於財平生不植田業既建拓夷地被進用後雖有
善言可紀終不能遠清議蓋立身已虧萬事皆瓦
裂矣林栗之強學雄辨時亦解及者以妄劾朱子
至得罪於後世惜哉

續自警編

卷之九

飢食虜肉渴飲血岳武穆之讐金甚矣金人相戒必
稱岳爺其死也金聘使劉陶來問飛何罪館伴對
曰意欲謀叛為部將所告抵誅陶笑曰江南忠良
善用兵者止有岳飛今殺之是所謂項羽有一范
增而不能用所以為我擒也館伴不能答投骨於
地信然而爭胡忠簡之斥金甚矣金虜聞之以千
金求其書三日得之君臣失色曰南朝有人乾道
初虜使來猶問胡銓今安在吁天理之在人心雖
夷狄而不能泯其是非之公如此世之人亦何憚
而不以天理民彝自樹立耶

士重名節

荀爽謁李膺為之御歸而喜曰吾今日得為李君御矣趙咨過營陽曹嵩迎之咨不為留嵩以不得見為天下笑遂棄印綬追謁之夫一得御非所榮而爽以為喜一不得見何足深愧而嵩恐為天下笑聲名之士相取如此唐人有生不願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荆州語其然乎此風余蓋微矣

范史論李固據位持重以爭大義其視胡廣趙成猶糞土也韓魏公嘗謂大臣以李固杜喬為本其獎猶恐為胡廣趙成若以胡廣自處獎可知已春惟

續自學編

不棄

卷

後魏崔光傳光寬和慈善不忤於物進退浮沉自得而已常慕胡廣黃瓊為人故為氣槩所不重始領軍于忠以光舊德恪事元義於光亦深宗敬及郭祚裴植見殺清河王懌遇禍光隨時倪仰竟不匡救天下譏之嗚呼以胡廣之為人而世猶有如崔光者取譏於世後之君子其可不以魏公之言而自師法耶

毛玚典選舉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魏武嘆曰用人如此使天下自治吾復何為哉唐楊綰始同平章事御史中丞崔

寬本東修城南別墅池觀堂隍為當時第一即遣人毀之京兆尹黎幹出入騶馭百數省損才留十餘騎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四他見聞靡然自化不可勝紀昔公儀休為魯相無所愛更百官自正食祿者不敢與下民爭利蓋其儉德清望足以動人如此操又有言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吏即用心如毛玚風俗之場必不難矣

續自學編

不棄

卷

明臨海陳公選董學政于南圻一時官吏動色相戒曰是非糾劾百僚不避權倖者取何可也御史大夫韓公雍時居喪吳中戒其下悉屏儀衛去之曰陳御史至矣遷河南按察使持憲公廉不畏強禦時汪直司西廠能立中人禍且往河南勾當公事藩臬悚息郊迎公不為禮俟其至盛服自中道而入直不能堪詰責之公密疏其專擅之罪疏入留中逮直歸上問河南好誰直以公對上以疏示直噫觀公之風節如此真可以廉頑而激懦矣

壽寧侯與王文恪公有姻婭公絕不與通歲時問遺輒麾去或以為過公曰昔禹循吉攀附昭德五賢

耻之乃今日附壽寧耶卒不往中官李廣佑寵干政公進講意存諷諫孝皇退謂左右曰若等知今日講官之意乎蓋謂廣也大臣多媚廣干進公獨不與往來人高其風節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吾夫子有是言也即苑其名立其立之也必有基世之人豈不知名之貴也人情未有不好名者徒好之耳名卒不致也蓋亦反而思之羊祜遊峴山置酒嘆息顧市郎郭湛曰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登此一皆湮沒無聞使人悲傷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必與此

續自華編 本卷五

卷一

俱傳至如湛葉乃如公言耳推祜之言祜亦是好名者祜卒襄陽百姓於峴山下建碑立廟歲時饗祭焉當時望其碑者莫不流涕祜名與山俱傳其德惠在人要自有不可湮滅者矣繼祜而鎮襄陽者杜預預志祜而尤篤好後世名每刻石紀其勲績必為二碑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為陵谷乎今去祜預已千載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不可知而墮淚之碑惟聞井子廟前之石預之所沉與所立者其誰求之預之所以在人者不逮於叔子矣魯穆叔所謂立德立功立言

沒而不朽世豈不有斯人志在叔子之上者耶其母徒好為后世名可也

劉惔少與母任氏居京口既稍知名論者比之袁羊惔喜還告其母母曰此非汝比勿受之又方之范汪者惔復喜母又不聽及惔年德轉升論者遂比之荀爽夫名在時論於我何與顧所以為我者何如耳我果不愧於是人乎論者雖不我比亦不失為我矣我不愧於是人論者以是人比我是固我輩人也何喜之有惔之胸臆西矣史謂其母聰明婦人也表學范汪不賢於惔惔受其名為有餘

續自華編 本卷五

卷一

何貶於惔乎使論者以非惔之所能者比焉惔其可受之乎然則為惔者其尚論古之人而毋自畫於論者所比之人斯得矣

戴逵善琴武陵王晞聞而召之逵於使前打破琴曰戴安道不能為王門伶人逵之自處如此亦可謂能自重矣聞立本之於畫陸鴻漸之於茶宜其有愧色也

宋田况知制誥因奏事論及政體仁宗頗以好名為非意在遵守常法退而著論曰名者由實而生非徒好自致也堯舜三代之君非好名者而鴻烈休

德光昭宇宙不能纖晦者有實美而然也設或謙弱自守不為厭閤庸明之事則名從而晦矣雖欲好之可得耶夫為人上者志於有為名非所當嫌也薛季宣未除大理正時言近時或以好名棄士大夫好名特為臣子學問之累人主惟社稷計惟恐士不好名誠人人好名畏義何事不立夫上之取下亦在作其好名之實而已好名則畏義人臣好名雖未能一一誠於盡忠亦決不為不忠之事陳垣為太常博士嘗屢以書告丞相史彌遠欲其警悔修飾彌遠召垣問曰吾甥殆好名耶垣曰好名孟子所不取也夫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

續自警編

卷之九

其

朱蔡襄告其君曰忠臣引君當道論事惟恐不至若避好名之嫌則土木之人皆可為矣至於巧者不然事難言則暗而不言持其無所忤者時一發焉猶或不行則退而曰吾嘗論某事矣此之謂好名是則好名非忠臣而忠臣不可避好名之嫌也為人上者其有察於此乎張忠恕言近世險佞之徒於凡直言正論率指為好名歸過夫好名歸過其自為者非也若首萌逆億厭惡之心則自今言者

望風見疑此危國之鴆毒是則好名歸過雖其自為者之非而為人上者不可以見疑也言者其又可逆億其君之厭惡而自沮乎范純仁貶武安軍永州安置時因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亦謂其好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

續自警編

卷之九

其

張繹曰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也伊川曰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蓋張子善於嚴好禮雖遇妻子若嚴若焉人或謂之詐子孝曰我則誠詐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不亦善乎先儒謂三代而下惟恐人不好名者意蓋如此朱子嘗為門人述胡安國言朱子發雖脩謹皆是偽為范濟美應云子發誠為詐如公却是至誠文定遜謝云某何敢當至誠二字濟美却戲云子發是偽為為善公却是至誠為惡也朱於范之戲而稱之者其微意不滿於胡之議可知

公正

諸葛亮為人公正嘗表廢廖立徙汶山亮卒立為之一泣亮又嘗廢李平徙梓潼亮卒乃發病死志詳亮

云亮之為人開誠心布公道其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蓋亮書嘗云吾心如秤安能為人作輕重又嘗與州將箋奉拳拳以公正為言謂公則無私正則無邪無私無邪而政教不行未之有也嗚呼此武侯實蹈篤行有昧之言也任子曰火佚焚家家不罪火食過傷人人不罪食以其積之於仁義無私害也伊尹放太甲太甲無怨心管仲黜伯氏伯氏無怨言以其積之於公正無私惡也晉鑿齒曰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至公而醜者忘怨水鏡之所以能窮物而不怨者以其

續前書

卷一

無私也水鏡無私猶以免謗况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爵之而非私誅之而非怒天下豈有不服者哉嗚呼吾於武侯見之矣

左都御史戴公珊嘗考察時吏部只務憑巡按御史考語黜退公不從吏部曰如是我不能擔怨公不然謂考功張志淳曰果欲如此吾與子先將御史考覈從其賢者斯可不可如貴堂上一緊從之由是果有所得公可謂王公無私者矣

寬厚

漢劉寬行遇失牛者就寬車中認去寬下車步歸

頃認者得牛送還謝曰慚負長者寬曰物有相類幸勞見歸何為謝之晉朱冲隣人失犢認冲犢以歸後得犢於林下大慙以犢還冲冲竟不受二賢之量也而巨容竟以不受視文饒何如哉君子不欲為辱人之行然則處世如文饒亦可以止矣

續前書

卷一

袁安為河南尹政尚嚴明然未嘗以賊罪鞠人嘗稱曰凡學士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吾所不忍為也安後世為上公史稱其仁心足以卑乎後昆子孫之盛亦宜乎杜和公衍嘗言今之在上者多摘發下位小節是不忍也衍歷知州提轉安撫未嘗壞一官負其間不職者即委以事使之不暇情不慎者諭以禍福俾之自新從而遷善者甚眾不必繩以法也杜之所存足以繼邵公矣韓公億執政每見天下諸路有奏擢拾官吏小過者輒顏色不懌曰天下太平聖主之心雖昆虽草木皆欲使之得所今仕者大則望為公卿次則望為侍從職司二千石其下亦望京朝幕官奈何錮之於盛世韓之言又即袁之所言者也范文正公初為參政與韓富二樞並命銳意天下事患諸路監司不良取簿視每見一人姓名一筆勾之

以次更易富公曰六丈則是一筆焉知一家哭
范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遂罷之韓忠獻公執
用監司或非其人崔公孺曰公居陶鎔地宜造化
為心造化者以蛇虎害人之物置蛇於數澤置虎
於山林今公乃置於通衢使為民害可乎公改
謝焉執政誠有表杜韓之仁恕又當知范公之所
當去與公孺之所論者而後可

劉宋王弘自領選及當朝總錄將加爵於人必先
呵責譴辱之若美相盼接必無所諧人間其故答
曰王爵既加於人又相撫勞便是與王分功此所

續自警編 卷之九

聖

謂奸以肅君者也若求者絕官叙之分既無以為
惠又不微借顏色即成大怨亦鄙薄所不任宋李
昉為相有求進用者雖嘉其才可取必正色拒之
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故
答曰用賢人主之事我若受其請是市私恩故峻
絕之使恩歸于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美辭
此取怨之道也

循吏行事本人情而不泥乎大法於訓誨之中每存
寬厚之意漢卓茂之所言所行者是也昔卓茂為
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

人親愛不忍欺之人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

茂辟左右問之曰亭長為從女求乎為汝有事

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尔

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人曰竊聞賢明之君吏

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

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為敝人矣凡人之所以貴於

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隣里長老尚

餽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况吏與民乎吏顧不當

乘威強請求耳凡人之生群居雜處故有經紀禮

義以相交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

續自警編 卷之九

聖

人間即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

律何故禁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

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

問吏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

納其訓吏懷其恩

正直

顧節御史佐性鯁直聲望偉然未嘗口毀譽人或以

為言則曰我知善則當舉我知不善則當去我何

可徒言哉旦晚東朝房小憩前呵雙藤立戶外官

僚行道以此為驗往往有挽轡駐馬折而還者雖

公遭時得君之盛要亦有惜伏彈壓之實焉

軒都御史輒持已甚嚴過人無問賢否悉峻拒之不與接居南都歲時詣禮部拜表慶賀至則屏居一室撤去侍燭朝服端坐寂無一言待鼓嚴而出禮既畢不告于同事者竟御肩輿而歸同事者聞其來亦不樂與處平生俊偉之節人皆敬服之天性尤蕪介人所難及

簡肅張公數華初選翰林庶吉士有文名大學士李賢彭時欲留官翰林力辭不就成化改元授兵部主事累遷郎中數忤貴勢摺摺無所得陞浙江右

御史

卷一

參議監溫處礦課景寧有礦盜數千人鎮巡議進兵公曰此可撫而定也乃刻日使自歸及期親諭撫之賊露刃以待及諦視曰果我張公也皆駢首聽命乃執其首惡十二人餘悉宥之歷遷湖廣左布政使歲大飢給粟散粥藥病埋死增價招雜因修學宮以備直資餓者所活不可勝計進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歲歉奏暫增解池鹽課以補王府歲祿會霖雨躬禱於神鹽池獨不壞太同邊餉歲給多折納公請太原以北可通車者聽運米改撫陝西禁婚娶論財喪葬不得舉樂五臺山有

妖僧謀逆群議洶洶兵部尚書馬文升曰張公實在必有處分此報至則已生縛之矣近例漕司多假太倉官銀公言連負乃下剝上撥折致而官借貸大非政體峻為悉禁拜左都御史請嚴天下有司貪酷奔競之禁會識重獄有寵臣坐法或請末減公執不可卒從重議正德改元逆瑾用事憚公疆執矯旨令致仕嘗疑清望之士不樂任錢穀公兩京財賦事皆優贍而冰蘖之節郤通神明溫雅不隨果介不刻端慮慎動疑然靜密而貪殘矯偽者自革蓋其蘊能公斷根於性本發於心源真之

備自警編

卷之九

墨

以文學故凡所設施粹焉不見其迹可久而不變所謂大受之器也公平生剛介不輕言笑奉公秉法望重一時南都稱四君子蓋指公與林瀚林俊章懋云

恭簡戴公珮初為御史督學南畿凡考校必以文藝占器識有請謁者孫詞不色拒而終一無所撓品藻精明其最所賞譽者大學士王鏊也群士帖服撫治鄖陽諸府豪右多竄而聚為利刻日聽自民所關田多匿稅計償所費而沒其餘嚴練兵製營陣法蜀盜野王剛越境入掠竹山平

續通志卷一百一十五

宋

守臣畏罪莫敢發公合湖陳公... 千餘人事遂定進左都御史... 細必極精覈考察京朝官者一天下述職官者再黜陟惟... 孝皇勵精親鞠大獄諸司悚震珊從容開析天威頓霽特受知眷每宣召而問政事移晷方出累晷告老上優詔勉留命醫賜膳慰諭勤懇語衷山劉公曰朕以天下事推誠付託猶家人父子也太平未兆何忍舍朕而先歸乎劉以上語告公泣曰吾不得返家矣公德性和粹中耿耿不苟合而洞達無城府奉職守法而意常近厚祿仕

四十餘年家無餘貲一意官守雖尊官高年猶手削章牘辰入酉出寒暑不變敷歷中外所至有聲績學政尤著身既没人至今稱之不衰許襄毅公進授御史出按甘肅山東所至持風裁官吏豪右不法多自按問不下所司墨吏多望風解去都御史陳鉞詣附太監汪直妄殺建州夷人啓蒙遼東為御史強珍所劾直反誣奏珍逮下獄進論救且言直罪狀詔奪俸三月珍謫戍遼東巡撫大同上備邊四事一曰定策應二曰備戰具三曰修墩臺四曰築屯堡武邑王聰沐不法奏降為庶

續通志卷一百一十五

宋

人復陳邊事者八曰恤邊軍寬邊民專主守均輸納餉軍糧便捷夫無益革冗官又劾太監石岩岩誣進擅用旗幟降知府尋陞都御史巡撫甘肅土魯番世讐哈密其首阿黑麻遣將牙蘭襲據其城進與都督劉寧調集赤斤罕東諸夷夜冒雪進兵牙蘭遁走城中從亂者餘八百或謂盡屠之以徼封侯之業進不可曰城中無人滅雖與守邪遂復哈密正德改元上疏請勤聖學戒邊逸改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逆瑾擅政嫉進多違戾乃以署負外郎再署郎中者為非制謫令致仕以進嘗

舉雍泰為失當坐除名而怒猶未已乃擢進大同時常籍軍丁出銀顧役為典守者所劾故苛為稽察因以中進事未結瑾敗復官許襄毅之成功也有六善焉威信洽孚夷狄歸心一也小列禿效義我得夷助能制番囚死二也善用謀人謀則中機三也誓言遠征不惑浮議不忌勞費四也首醜宵遁坐策全勝綏恤協從而安定五也動思遠謀不急近功不多戮賊六也又曰襄毅生八百死命仁人也有後也宜哉劉公源清撫閩隴時有門生在諫垣有書來求作司

諫箴復書曰老悖學識荒落安能為文近科程文
載邦有違危言危行一篇其中講話曰事關利害
有舉世不敢言而已獨言之請以此語書之座右
為司諫箴可也門生得書讀之竦然居無何門人
正色言事落職投荒

志節

胡忠簡公為舉子時值建炎之亂團結丁壯以保鄉
井隆祐太后幸章貢虜兵追至廬陵太守楊淵棄
城走公所居曰薊城去城四十里乃自領民兵入
城固守市井惡少舉關鐵亂斬數人乃定張榜責

淵棄城之罪淵懼自歸隆祐隆祐赦之隆祐書諭

事

胡銓事定新太守來疑公有他志不敢入城公笑
曰吾保鄉井耳豈有他哉即散遣民兵徒步歸薊
城楊忠襄公少處郡庠足不涉茶房酒肆同舍欲
壞其守拉之出飲托言朋友家實娼館也公初不
疑酒數行娼艷粧而出公愕然疾而走歸取其履
焚之流涕自責人徒見忠簡以一編修乞斬秦檜
甘心流竄忠襄以金陵一倖唾罵兀術視死如歸
豈知其自為布衣時所立已卓然矣

都御史楊公繼宗居憂時閹宦汪直以權幸延譽名

士聞楊公治郡名往叩公署公於所直趨至
所拜起手捋公鬚曰此間楊繼宗名今親乃爾
曰繼宗親陋但體辱親來之敬也直不復敢言
直時威震海內不屈者公一人耳

何景明為中書錢寧欲交驩景明持古蠶求題謝曰
此名畫不可點污卒不許師御史客死京邸中人
廖鵬贈棺景明叱之曰吾友生不苟受人之物死
豈受人之棺哉遂自出金購之

黃潤王制行不苟憚然後語確不可易焉揆然後動
端無所苟焉京有富翁僅一女招先生館宿其家

續自書編 卷之九

事

國寶廷生辭或問之曰斥由不納屨也其慎行如
此

德望

宋文憲公景濂事我太祖最蒙眷注文學德行繁
四海夷夏之望初居隱龍門山中上知其賢徵
至金陵見上問世亂奈何對曰願明公不嗜殺
人授太子經壬寅召講春秋左氏傳曰春秋孔子
褒善貶惡之書遵而行之賞罰適中天下可定侍
上論黃石公三畧濂曰尚書典謨帝王大經大法
靡不畢具願陛下留意歸省賜金帛太子時有

如還家箋謝 上書奉太子頌進修德業

上覽書喜召語太子書意時甘露屢降 上問灾
祥之故對曰受命不于其天于其人休符不于其
祥于其仁 上嘗言古帝王當宴安之餘多好神
仙朕謂國治民安心神恬康即神仙也對曰漢武
帝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帝好佛而異僧集使移
此心以求賢才天下有不平乎 上問帝王宜讀
何書公請讀貞德秀大學衍義 上立取覽說之
令大書揭兩廡壁 上坐西廡賜大臣坐令公講
大學衍義司馬遷論黃老事講畢復言曰漢武帝
嗜神仙好邊功民力既竭孽以重刑幾至大亂人
主能義理養性則邪說不能侵興學教民則禍亂
不能作刑罰非所先也 上曰朕上畏天地下畏
兆民兢兢業業不敢自逸公離席頓首曰願
皇上慎終如始天下幸甚令集歷代奸臣事為辨
奸錄分賜太子諸王又命序 祖訓纂 大明日
曆又擇言行之大者為寶訓五卷為序上之公侍
上又多所陳說直諫不務文飾 上喜曰卿可參
大政對曰臣少無他長徒以文墨議論事
上一旦受職任事不效負 陛下煩勞力辭

續自書編 本卷末

事

續自書編 本卷末

事

見坐賜茶詢舊章講治道舊條析至問廷臣
第言其善者詩文每寓忠告 上喜公善諫
密不洩禁中語有奏輒焚稿嘗大書溫樹二字
中或問朝廷事指三字不對 上嘗強公飲醉
笑賦楚辭一章命侍臣咸賦醉學士歌曰使世知
朕君臣同樂也 上曰朕起布衣為天子卿自草
萊列侍從為開國文臣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
亦美乎令太子選賜公良馬又為良馬歌賜公時
有上篇言疏者 上怒其迂衍罪且不測問群臣
阿意者輒指其疏此不敬此詆謗罪當誅公問
對曰彼應詔上疏本效忠無他烏可深罪
上復覽疏顧有足采者召罵阿意者曰若等激吾
怒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景濂幾不誤罪言者
上嘗迂舉公曰古人太上為聖其次為賢為君子
若景濂事朕十九年口無毀言身無飾行寵辱不
驚始終無異不謂君子人乎匪惟君子抑可謂賢
矣致仕賜綵綺御製文集太子贈衣三襲
上曰朕最慎賞嘉卿忠誠貫金石故以賜卿卿今
年幾何曰六十八
上曰歲此綺三十二年作百歲衣公頓首謝公辭



歲請一朝是年九月入朝

上廷問公晏矣及至大喜日侍

上遊歷觀闕盤旋禁禦便殿侍食日晏始退

上嘆曰純臣哉爾瀟方今四夷皆知卿名卿自

公遜謝不敢當歲暮辭還既行數日

上問公子遜曰朕疇昔之夜夢爾父笑談如曩時

遜曰非

陛下垂念臣父切至何以形諸夢寐公嘗曰古人

為學恆心正身修措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繁辭

複說道之蔽也尤篤於倫品與人交和易任真內

續自警編

卷之九

五

誠外恕一見信服汲引後學如恐不及平居布衣

疏食無異貧士或勸為子孫計曰富貴一家物哉

我乃所以遺之也自少至老未嘗一時去書日本

使奉勅請文獻百金卻不受上問公對曰天朝

侍從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方太史曰當元

之衰國朝始興也地大兵強據名號雄視中國者

十餘人皆莫能得士太祖定都金陵獨能聘禮太

史公公始見即勸不嗜殺人論道上前授經太子

未嘗不言仁義天下既定上方稽古制治几刻

廟山川祠祀律曆禮樂夷裔工賚諸禮文太政皆

太史公裁定太子寬大仁明天下歸心愛戴太史
公之功居多海外諸國朝貢接國門至問太史公
安否

續自警編卷之九

續自警編

卷之九

五



續自警編卷之十

嘉興府知府前御史金谿毅

所黃帝憲

纂集

德望下

太師楊文貞公士奇以吳府審理副召入翰林靖難後改編修直文淵閣陞侍讀公有經濟才庶靜寡慾文學蘊籍上顧喜公饒州朱季友猷所著書詆宋儒公請燬季友書上勅行禁錮季友至饒大會藩臬郡縣吏民撻季友盡燬其書上巡北京問監國事公頓首言太子孝教仁明每侍學輒言尊君順親忠孝天性太子每注意傾聽元旦日食

公請罷朝賀

上在北京聞漢庶人有異志問公公頓首乞善處父子兄弟間全天恩

上默然削庶民兩護衛上歷代名臣奏議東宮令公為周易直指置齋閣中二十二年太子即位陞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入謝首言北京山東賦聚八十萬為香炭得無與寬詔炭上減十

五上曰朕倚任義原吉士奇宜盡言臣朕公每與兵書季慶禮書呂震議事不協

上輒從公言憐公孤立又曲為調劑和輯諸大臣洪熙元年加少傳一日

上出章示諸大臣言海內治平者公對曰流徙未歸瘡痍未復人尚艱食願聖明留意

上曰曩與公等絕愆糾繆圖書銀章惟士奇封入大理少卿戈譙數言事免譙朝群臣懼久之無敢復言事者公為譙解召譙副都御史大理虞謙亦以直言左遷少卿而以其屬吏楊時習為卿公又力言不可詔釋譙景陵即位公首定南北取士

法會試南十六北十四漢庶人反上親征擒庶人

師還陳山奏上乞移師彰德襲趙王上令諸大臣議未決公不可比至京上思公言召賜金幣

安南反黎利矯陳氏有孫嵩在乞立嵩上密示張輔輔曰此利譎詞當益發兵誅此賊聞德夏皆

對曰利不可信又召諭公及東楊曰輔等云云二公力言棄交趾便上喜賜二人飲明日出利表

示廷臣遂赦交趾上諭朝臣貪濁奈何公對曰貪風始末樂未今更甚上問何如對曰十五六

年後

文皇數疾不親朝扈從之臣請託賄賂公行無忌
仁宗嘗諭臣初至北京上言諸從臣惟吏部侍郎
師達廉東楊曰當時惟方賓有貧名上即顧
東楊問今日貧者誰甚對曰莫甚劉觀上撫掌
嘆曰除惡務本觀去誰可代者公薦顧佐上御
齋宮議赦公奏牘曰蠲災傷田租第一事詔下民
大悅上立文華門召公屏左右言張瑛嘗曰榮
畜馬甚富今祭之皆邊將饋榮榮大負朕對曰榮
屢從

文皇北征典兵以故接諸將今內閣臣知邊將才
否塞阨險易遠近及虜情順逆臣等皆不及榮遠
甚上笑曰朕初即位榮數短汝非義原吉汝夫
內閣人矣汝願為榮地耶公頓首願陛下以曲
容臣者容榮便改過上頗微行夜半從四騎至
公家比出迎上已入門立庭中公悚伏地言
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自輕擾擾塵埃昏昧
中上笑曰思一見卿明旦遣太監弘問曷不謝
對曰至尊夜出愚臣迨今中心惴惴未已豈敢言
謝瑜時上感公言不虛遣弘賜金幣

裕陵即位冲年昭皇后臨朝委任公公乞屯田以省

漕運又請開經筵簡侍從加少師公歷事四朝知
無不言言無不用值災變頻仍每切修省蠲逋慎
獄休養生民又能嚴覈百司推薦才傑公卿藩臬
頗稱得人上亦高拱九重不事巡幸南北供給
十減三四奄振上畏母后下憚公雖欲侵權稍自
斂戢及昭后崩暨公卒而奄振始熾矣

楊文敏公建文時為翰林編修靖難兵駐金川門公
首迎駕勸上謁孝陵成祖首肯曰非卿
言幾誤大事隨召與黃淮等七臣入內閣典機務
上嘗晚出右順門召內閣惟公在出江西撫賊章曰

都督韓觀軍有勞勅公讀章因計發奏時觀在途
觀不得論功上從公言當是時內難初平危疑
未戢公內承顧問外酬政務稽纂文事日無虛
晷七人侍上上勞曰天下事朕與君等相商確
非若六卿分理並賜三品服甘肅總兵官何福言
虜脫脫不花來歸公復至甘肅受降還上寧夏邊
務從征本雅失理至驢胸河還侍學皇孫守臣
朱琬年老的罕叛數入赤斤蒙古寇上以公晚
暢軍旅命公至陝西會豐城侯彬議進兵方畧還
言出嘉峪關千里險阨乏水草餉道弗能通又涇

寒士馬疲瘠不可輒用兵疲中國彼小醜當自來
歸上從公言未幾老的罕來歸從征瓦剌時皇
長孫侍行上令公三人暇即侍長孫講析治
理上益信任公公抗直或發人私以故衆忌公
薦公終酒上憐公才不許公知大臣忌已幸
上不信益發府衙院十弊為密章上上亦留中
不下務輯和諸大臣或言建文中操江西民兵可
徵發上持章示公對曰

皇上命復民業且三五年復征非信動衆非仁料
兵非勞官上曰善遂廢徵借勿致上便恒十事從

續自警編 卷之十

章

西征駐宣府軍中事機切付公也先土千來歸衆
疑懼莫敢定議公請往受降從北征中道乏軍具
公請令軍中相假貸入塞官償亟班師浙江守臣
言浙東麗水與閩政和山寇掠劫請兩郡合兵進
剿公曰不可愚民苦有司不得已相聚勦則毒民
益聚不可解願下勅遣一介撫諭不足煩兵
上從之侍上坐帳殿上曰東宮監國久政務
熟閑今歸付天下事東宮朕將老焉公曰
太子孝友天下歸心稱
皇上付託

獻陵即位知公軍中倉卒有大功陞工書支三俸宣
德元年漢庶人反公力贊親征選練將卒及軍中
進止從公策馬騏驎亂交趾黎利以立陳氏為名據
地反大臣皆言發兵滅賊公及西楊請棄交趾昇
陳氏從宣宗出喜峯塞召公問曰人君馭世之
權孰重對曰命德討罪上曰然二者天下公器
舜舉十六相誅四凶而天下服以天下之好惡為
好惡也齊威王烹阿封即墨大夫不以左右之好
惡為好惡也人君賞罰至公無私然後能服天下
公頓首稱善陞少傅賜剛直方正銀章復念蹇夏

續自警編 卷之十

章

西楊及公四人老賜勅褒諭公總裁四朝實錄經
理三帝山陵累從出塞受遣皆撫順討逆羈勒萬
里運籌設險折獄理財隨機應變靜重不撓濟險
解紛調停有術果而能容謀而善斷內行修謹胸
度圓融祿厚財豐賑贍窮阨貴賤賢愚皆歸心焉
鄭端簡公謂東楊揮斤游刃遇事立斷成祖嘗稱
公論事如立馬高岡萬里自見諸人皆在平地也
信哉

楊文定公溥建文時為翰林編修靖難後侍東宮
為洗馬東宮觀漢書稱張釋之對曰釋之誠賢非

文帝寬仁亦不得行其志因采文帝事編類以獻
東宮大悅時二王巧中東宮官僚多得罪求樂十
二年東宮遣使迎上遜上怒黃淮先至下獄
西楊金問繼至上曰且宥士奇問何人乃得侍
太子下法司訊詞連公及芮善王愷遂與工侍陳
壽俱下詔獄公在獄中勵志讀書不輟獄中人止
公命匡測無徒勞苦為公曰朝聞道夕可死素何
輒自棄經史諸子讀數周獻陵即位釋公獄陞
學士獻陵欲近公建弘文閣思善門左命公掌
閣事又選侍講王璉陳繼等輪對上手弘文閣

續自警編

卷之十

取授公曰朕用卿左右非但助益學問亦欲廣知
民事為理道助即有建白封識以進公嘗密疏言
事上褒答宣德元年入內閣上召公語及治
兵公曰兵貴訓練有方撫養得宜

上曰養之厚則得其心練之精則得其用若素不訓
練一旦驅之矢石進退失措安望有濟應上出
喜峰口征虜又上坐齊宮召諭曰朕每念創業
艱難守成不易夙夜惓惓今幸百姓稍安顧禍亂
生於不虞嘗為憂惕邇來群臣好進諛詞令人厭
聞卿宜勉輔朕公頓首謝臣不敢忘報稱上曰

直箴朕過報朕多矣公曰直言求之非難受之為
難上曰然六年冬上坐文華殿三楊並侍
上諭曰朕念祖宗積德累年萬生太祖繼天立
極創業垂統太宗汎掃奸回再安宗社
考恢宏治化增高累厚以固鴻業朕承天位夙夜不
忘記曰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知而不傳不仁是
用撰述成詩揭之座右朝夕覽觀勉勵繼述庶幾
永保天命今以刻本賜卿等當亦思祖宗開創之
難守成不易盡心輔朕國家安卿等亦與有榮焉
裕陵即位昭皇后臨朝公首言

續自警編

卷之十

聖帝明王莫不務學

先帝在時屢諭臣等勸學東宮遺音尚在靈鑒如臨
皇上肇登寶位必明堯舜之道以垂唐虞之治乞早
開經筵預擇講官必擇學識平正言行端謹重厚
達大體者數人以共其職及選宮中左右朝夕侍
從之人誣養本源輔成德性昭皇后喜一日后
坐便殿上西面立后傍召三楊及國公輔尚
書奏諭曰卿等老臣嗣君冲年幸併力同心共安
社稷又召公前諭曰先帝每念卿忠屢形愁嘆
不謂今日復見卿公伏地泣昭皇后亦泣左右

皆悲愴先皇求樂中

上時巡北京 太子居守以讒故官僚諸臣輒下詔
獄陳壽解縉馬京徐著述王汝玉梁濟周見相繼
死獄中公及黃淮一繫十年瀕死者數矣 獻陵
每與 后言及東宮時事慘然泣下以故 昭皇
后為言又顧 上曰此五臣三朝簡任俾輔後人
皇帝萬機宜與五臣共計正統四年進少保公夙
稟淳實操性直剛不尚機警每素忠忽至議政決
疑與諸大臣爭可否或有躁心浮氣公能舍已從
人畧無係吝時稱三楊學士南陽其公也

續自華編 卷之十

李

裕陵即位李文達公賢疏言帝王之道赤爭黎庶禽
獸夷狄理十分殊愛有差等指揮月俸三十五
者實支一石鞭官顧得實支十七石五斗鞭官
當華官十七有差京師鞭官奚啻萬計冗食橫賜
其何能繼况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胥胡迭亂殷鑒
不遠乞漸分徙又言國家都北京以來頻弛莫甚
于太學繕飾莫多于佛寺與措如此可謂大舛尋
詔新太學景帝初立上正本才策曰勤聖學顧箴
儆戒嗜慾絕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抑貴近
振士風結民心詔議禦虜長策公請用戰車火鎗

行可驅敵出境止可衛民力耕然善用長技存平

將士善馭將士存乎賞罰又上言也先弒君併吞
諸夷包藏禍心今聽其講和貢馬削沒膏血輦送
金帛配類日強生民日困持此悠悠實非長策乞
勅遣邊臣練兵觀隙于少保壯公言請下公章勵
邊臣五年入吏部采君鑑中孝友恭儉事為鑑古
錄獻上天順元年入內閣兼翰林學士山東飢請
賑金內帑武功伯持不肯公力請發三萬兩上特
增四萬當時石曹表裏奸橫 上密諭輔臣稍抑
其干請會御史楊瑄劾吉祥亭 上壯瑄令吏部

續自華編 卷之十

李

籍瑄名且大用瑄二因意出內閣哭頓首訴
上效輩萬死一生迎復 皇上有貞賢必欲傾奴
二人使無噍類又伏地哭不休 上不得已諭言
官劾武功伯及公下詔獄是日忽雷電大風拔木
上悟釋公調外亨吉祥亦輒對上言天怒有貞賢故
變異如此 上不應調公福建參政瀕辭
上諭王忠肅公曰賢不當與有貞並責王即頓首
請改公南吏部王意公且宜遠去避禍
上顧不喜曰南京遠仍留賢吏部左侍郎學士東宮
將出閣領春坊事吳處士聘至 上問授何官對

曰與弼老儒可授春坊諭德侍 東宮慶士辭丹
三公請從慶士請屬風節三年亨坐誅上問公迎
復事對曰此輩貪富貴非為社稷計萬一景泰先
覺奈何天下人心歸嚮 陛下者以正統十數年
間節用愛人與民休息今為此輩十壞七八上竦
然詔革奪門功陞者凡四千人江南北大水請下
寬卹之詔詔中采柴一事歲省銀三十餘萬兩曹
賊反擊公傷首又劫公疏申救賊敗 上急召見
公請下寬卹詔散解逆黨開言路加太子少保時
西師未解京城有變王竑白圭出禦虜公亟請虜
退即驅師使民得屯種空中有聲公言上不卹民
厥有妖妖請下寬卹詔時宮中有謠言謂茂陵不
宜復在東宮者 上疑之一日 上不豫卧便殿
召公諭曰今庶事頗寧而大者反搖奈何公頓首
伏地曰此國本也 上曰然則必傳太子位乎公
又頓首賀曰

宗社幸甚 上起立召 太子至公扶 太子曰謝
謝 太子謝 上抱上足泣 上亦泣諒竟不得
行成化二年外艱詔起復遣內臣護行促上道公
入京疏辭言古大臣若張九齡寇準雖嘗起復人

無非議以其才足勝任臣非其人乞賜矜從不允
修撰羅倫論公不當起復謫官公上道中所見軍
民利病八事又率廷臣言天下盜賊未息災傷未
止惟祖宗創業垂統宮禁甚嚴內外閉密帑帑充
積無得妄費遊有常所無起離官賜有常度無開
俸穴 祖訓一書載此明倫額垂省覽公恭莊端
重練達政務不屑為小廉曲謹薦用耿九疇軒輊
年富王竑李秉程信姚夔崔恭白圭許貴顏彪馮
宗諸文武大吏皆得其人天順四年上諭選庶吉
士必地人公曰立賢無黨倘限於南政務任九卿

議擬不相侵奪時於上前齎勅可否為行止王馬
二公極吏兵部皆 上信任公又能調護以是兩
尚書行其志 景帝薨時左右請汪妣殉公請存
妣以全其母子 上又欲赦建庶人出大內問公
對曰善左右或危言動上上皆從公遷汪妣於外
卿出建庶人吳廢人於中都

錦衣指揮盧忠奏言南內事中官阮浪死之窮治不
已商文教公極言儉言不可聽忠始坐罪衆得釋
景帝不豫太監與安飭廷臣云何公曰今上宣宗
章皇帝子當復立 宣宗章皇帝孫它非所當立

者疏未及進成化二年遣使驛召至京以野服見復官入內閣首疏八事勤政納諫儲將材飭邊備革冗員設社倉崇先聖之號以配天開入德之基以造士四年議 慈懿皇太后喪禮得祔塋祔廟是年彗星見言官劾公力求退 上怒詰言官曰唐太宗用王魏朕用輅何不可公又力請宥言官上喜曰輅稱大臣言官得不問彗星再見天田入太微垣八年天下大水公上拜災七事崇正道謹命令親賢臣慎賞罰納諫諍勵官守恤軍民又請立 皇子東宮先是悼恭太子薨 上憂念色而

者慮囚理冤抑曰停不急營造曰實三邊軍儲曰守沿邊關隘曰增置雲南巡撫時汪直開西廠羅織殺起大獄臣民恐悚公疏言近日伺察太煩政令太急刑網太密疑畏洶洶不安蓋緣委聽政於汪直一人而直又寄耳目於群小如常璵王英輩并條直十罪又云直不去天下必危 上怒曰一宦豎輒能危天下乎太監懷恩傳旨詰責甚厲公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收問渠敢擅抄執三品以上京官太同宣府北門鎖鑰守備一日不可缺渠一日擒械數人南京 祖宗根本重地留師大臣渠敢擅自收捕諸進侍渠敢擅易置直不黜國家安得不危恩昨舌退奏上 上立命去西廠公方果好直言與王文陳循高穀彭時萬安劉吉先後共事每遇大議能持正吉嘗曰余與商公處數年未嘗見其妄殺一人馬鈞陽曰我朝賢佐商公第一楊文貞李文達不及也

成化二年孝莊太后崩彭文憲公上言漢文帝合塋呂后宋仁宗合塋劉后故事此國家綱常宜從典禮是年秋彗星見起三台時儲位久虛公懇乞修省疏言外庭大政固所當先宮中根本尤為至急

望正名均愛廣繼嗣爲宗社大計又言大臣進退
皆宜斷自聖衷不可專委旁近如皇上素知其
人亦宜召吏部面議或召臣等參詳庶權歸朝
廷人無希幸無雪疏言自古旱災皆由下民愁苦
感動天變近日光祿寺買辦各城門抽分掊剋太
甚而獻珍珠寶石者倍估增直規取府庫以萬民
膏血充奸餒囊索伏望懲革以惠生民冬彗復見
疏言德政之要一罷佛事二謹命令三請退朝之
暇延接大臣面議政事燕閒軍民休戚訪人材賢
否察治體風俗得失四重官賞節刑獄五聽受直
言六戒勵百司奮厲事功七清理三營草場減退
豪勢庄田嚴有司掊剋之禁太監劉永誠沒家人
陳有軍功乞贈伯爵公力沮得寢公資稟既異充
養學問敬謹粹溫休休好善秉謙杼誠終歲未嘗
一二宴會即會未嘗有音樂愛惜天物片楮寸墨
未嘗輕費非其義一毫不取

太保劉文和公羽化成中大學士萬安時以方術蠱
惑上心公每鄙薄所爲時對客罵安員圍無耻安
聞積恨公百計中傷公美姿容善談論遇人無矯
飾景泰初議迎盛成化初議

續自警編

卷之十

李

續自警編

卷之十

李

唐皇居喪禮末年論李孜省左道亂正動搖國本
疏昌言卒定儲位有大臣之節林俊嘗曰余以妖
僧孽寺售術貢和肆興土木不揆狂躁上千天怒
萬頸俱縮縛下詔獄鬼錄爲伍惟公力爲上辭
乃得薄謫崔銑曰公秉心不疑諒直無顧而說疾
肆作構惡於群小假威於邏卒竟去位嘉靖二年
言官疏公孝友孚化于鄉黨爲立昭賢祠祀公
謝文正公遷恭陵大漸入受顧命康陵即位奄瑾專
政公不得其職正德元年乞致仕理指公等爲奸
黨矯上旨榜示天下成化弘治間翰林聲望最
重者吳文定公及公二人皆進士第一人儀幹修
整文定溫粹含弘公明暢量直一時並負公輔之
望文定適憂去公入內閣十餘年間號能持正不
失爲賢相公教言文定洛陽曰吾且去用之未晚
他日又言又曰我且去用之未晚公曰吾豈私原
博耶顧渠科第先予年齒先予望實先予越次在
此慚焉故言之正德初天變輔臣皆上章自劾公
求去不得復上疏薦文定及王文公自代嘉靖初
遣使存問公謝疏曰臣菲材誤蒙孝宗知遇顧托
之重欲畝報稱不自知其力之不足既而格心無

衍輔導不效引身退避柱門省愆俯仰懷慚罪責難逭分與草木同腐幸滄塗未填過 皇上聖明嗣承天統一新萬化疲困更生如臣衰朽特矜聖慈不加負國之誅重錫優老之典寵命下及慚懼交并顧茲垂暮之年諒無圖報之日惟有一言獻納庶幾少效消埃臣聞傳說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又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古訓者二帝三王之典謨訓誥及諸經史之所載者是已成憲者 聖祖神宗之典章法度凡今諸司之所職者是已仰惟 聖性睿哲生成而 聖德成就續前編 卷之十 六十一
必資問學經筵儒臣分直進講所以薰陶涵養者在是燕閒之時尤宜博覽群籍以廣見聞苟有疑義難明即召勸講之臣面賜質問務求通解戒一暴十寒之失積日就月將之功則聖學緝熙追蹤古昔帝王之盛近代不足言矣我朝 祖宗之法斟酌古今之宜諸司而能恪守禹世可以常行奈何世遠人亡政久弊生漸失其初者有矣噫覽之際宜申飾百司講求成憲苟有望碍難行即召執政之臣面加商確務合舊制究詰舛訛之端振革廢弛之弊則聖政有恒而聖治之成可以紹休祖

宗垂裕無疆矣夫一日萬幾固未易縷陳而一心萬化惟在於知要臣故特舉君道之至要以俾聰明之萬一其他軍民利病政治缺失 陛下明詔許諸人直言無隱况以言為職者林立于廷必能為 陛下次第陳之惟望留神省覽無聽廣納不以疎淺而或遺不以拂逆而見拒則宗社幸甚生靈幸甚
太傅王文恪公正德十三年為吏部左侍郎上籌邊八事一定籌畫二重主將三嚴法令四卹邊民五廣召募六用間七分兵八出奇謀薦秦紘起陝西續前編 卷之十 六十一
總制又請科貢外略訪前代制科如博學宏詞之類以收異才六年一舉舉不過十餘人其翹然出類者除之翰林餘補科道部屬中書先有官者量材加秩數年之後士類濯磨必以通經學古為高而脫去諛聞之陋矣正德改元八奄導 上遊狎中外洶洶臺諫交論不聽洪洞時為戶部尚書與諸大臣伏闕請誅八奄召諸大臣至左順門中官傳諭甚厲眾相視莫敢發言公對曰八人者不去亂本不除竟不能去八奄遂分布要路逆瑾恨公迫公論不得已公遂與芳同入內閣上時政四事

曰講學曰延下曰用人曰節用時瑾方威鉗士類按索微瑕輒枷械死公謂瑾曰士大夫可殺不可辱辱而殺之吾尚何顏於此瑾恨洪洞不已必欲置死地又欲以他事中劉謝公前後力救得免瑾又欲殺華容逮詔獄坐激變土官罪死公曰土官未叛何名爲激變或惡楊文襄於瑾謂築邊大費又欲罪之公曰楊總制高才偉畧爲國修邊豈可以功爲罪初瑾見公開誠與言亦強聽公言芳專事姦阿瑾驕倖日甚公無可奈何居常戚戚四年夏力求去瑾每念公相忤又輒發怒欲中傷公公

傳之以爲希濶之典其間寒暑皆輟春秋之月月不過三日三日之期風雨則免政事有妨則免講之日夙具講章至期講訖綸音賜宴儼然而退上下之情未見其親且密也至于日講可謂親矣然體分過嚴上有疑焉未嘗問也下有見焉未嘗獻也昔高宗學於古訓遜志時敏成王訪學於群臣曰學有緝熙于光明商周之君好學如此夫人主一日萬幾固不暇如儒生學士日夜孜孜然而帝王精一之傳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古今治亂之迹天人精稷之際自非遜敏緝熙亦安望其有得今乃濶畧如是暴之之日少寒之之日多傳之之人寡疎之之人衆未見其能得也且不獨高宗成王爲然也漢光武雖在軍中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夜分乃罷唐太宗延四方文學之士房杜褚薛輩十八人分番直宿討論經籍或至夜分今貞觀政要與魏徵所論亦可見矣宋世賢主宮中消日惟是觀書居常禁中亦有日課翰林侍從日寓直禁中以備顧問我太祖甫得天下開禮賢館與宋濂劉基章溢輩日相講論其後聖學高明詔誥天下皆出御製脣翰如飛辟臣拱視今御製文集是

也 仁宗臨御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右文學之
臣數人入直時至館中講論 孝宗經筵之外每
觀永樂大典又嘗索太極圖西銘諸書於宮中玩
之尤嗜故學士沈度之書日臨數過表古帝王之
學如此 祖宗之學如此 陛下庸哲自天春秋
鼎盛講明聖學正其時也臣愚特望于優殿之側
復弘文閣故事妙選天下文學行藝著聞者七八
人更番入閣大臣一人領之如先朝楊溥故事
陛下萬幾有暇時造閣中屏去法從特霽天威從
容訪問或講經或讀史傳或論古今成敗或論民
續自警編 卷之十 七

間疾苦間則遊戲翰墨雖詩文之類亦惟所好蓋
亦日講之義而加親焉大畧如家人父子上有疑
則必問下有見則必陳日改月化有不知其然而
然者時御經筵所以昭國家之盛典日造弘文所
以崇聖學之實功如是不已則聖德日新又新高
宗成王不得專美於前矣親政篇曰易之泰曰上
下交而其志同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交則
泰不交則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
之甚者君臣相見止于視朝數刻上下之間章奏
批荅相關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非獨沿襲故

事亦其地勢使然何也國家常朝於奉天門未嘗
一日廢可謂勤矣然堂陛懸絕威儀赫奕御史糾
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 上特是之謝恩
見辭惴惴而退上何嘗問一事下何嘗進一言哉
臣愚以為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蓋周
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為外朝詢大事在焉路門
之外為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
燕朝玉藻曰君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蓋視朝而見
群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遠
近之情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常
侍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
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
朝貢則御焉蓋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內
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蓋古之正朝也又北
曰兩儀門其內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蓋古
之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
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
殿或集英殿試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
人上殿謂之輪對則必述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
或賜坐或免穿靴亦三朝之遺意焉蓋天有三垣

續自警編 卷之十

七

天子象之正朝象太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國朝聖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朝則奉天門即古之外朝也而內朝獨缺然非缺也華蓋謹身武英等殿豈非內朝之遺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劉基永樂間如楊士奇楊榮輩日侍左右蹇義夏原吉輩常奏對便殿于斯時也豈有壅隔之患哉今內朝罕復臨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見三殿高闕鮮或窺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積孝宗晚年深慨於斯屢召大臣於便殿議論政事將大有

續自纂編

本卷之十

志

而而民之無祿不久親至治之羨天下至今為恨惟陛下遠法聖祖近法孝宗盡剷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即文華武英倣古內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起居侍從臺諫各一人上殿輪對諸司請事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見群臣凡謝恩辭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之和顏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盡陛下雖深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燦然畢陳於前唐虞之世明目達聰嘉言罔伏野無遺賢亦不過是而已

太保劉文肅公忠公性峻行方寡合二介不苟得恩士人競趨自慶常過抗貴人亦力抑之以故久之在南京南京名吏隱多倨仰瓦舍公獨毅然持規矩牽越閭黥吏竄名籍詭冒者千人焦芳顧知公為公繫五年正月瑾傳旨召入翰林比至相見又不喜業已召改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掌誥勅是年瑾誅始入內閣是時張永幸用事大臣事永復如瑾公益持重永遣其黨廖鵬來謁公不加禮如僕又却其餽永大不悅公在閣不滿三月進少傅崔文敏曰余為編修時見公公言古

續自纂編

本卷之十

志

羈人匹士雖當流離困絕不取非義財况祿食者乎許襄毅嘗論當世人物獨推章公懋雍公太翰林惟司直一人耳丘文莊公澤為國子祭酒時文體尚奇惟濬考南京鄉試及會試痛斥之怨誹不恤也士有慕道學者立異以徼名澤因會試發策言之公性剛直與大臣論政義所未安反覆論辨言官論事亦以是非詰之不肯媮媚取悅又傳極群書無所不通嶺南人物自張文獻公有聲於唐余忠襄崔清獻公有聲於宋迨公四人焉公晚登政府疾病半之

其見于功業者僅若此使又於位盡行其言相業
豈三君子所及哉公類悟絕人無書不讀而律已
之嚴理學之博著述之富人無出其右者議者惟
以與王三原晚年相軋稍存媚嫉聞始于內宴坐
列丘以內閣王以冢宰各執已意致隙適御覽劉
文恭援例求進事下吏部議格因嫌王公疏摺據
其短以丘密授風旨王亦尋致仕去而言者譁然
指摘其悼亡長思錄戲劇五倫記此特陶靖節閒
情賦寓情文筆耳宋洛蜀黨禍亦自譏讟之一言
矣以東坡固失矣伊川豈盡為得手則二公是非
難自辨編 卷十

判然矣

程篁墩曰先生懼學者之無本也則有學的之編懼
學者之不知變也則有世史正綱之作懼學者之
明體而不適于用也則有大學衍義補其言繁整
乎必可行行之必可興治而致吾君子先舜使道
不為空言蓋先生之志如此而文亦足以發之不
可誣也

正德已巳逆瑾佔民田東人驚疑思亂義州以守臣
貪懦遂先發聚眾縱火劫財城中大擾然相戒曰
毋入東街驚賀老爺鄉人以告遂請先生往撫

生辭曰吾非土官護保里門外矣請之再三遂從
敏幹子弟十餘人往彼眾拜跪言此事恐不能保
全乞示生路先生曰渠輩既知悔即不殺人猶可
解眾稍戢俄而率至東街巷口羅跪再請先生曰
爾等燒屋劫財皆可抵償惟殺人不可赦明後日
鎮城當有體勘人來爾輩須拜跪求生耳慎無殺
人已而撫鎮人果至須臾又報發軍來剿眾復呼
嚙相聚曰賀老爺不曾說謊吾輩再往問之先生
曰城中被爾等擾亂至此鎮城焉得不發兵兵雖
至爾等第不殺人當有原宥眾復退竟如其言城
中不傷一人 續南華編 卷十

中不傷一人

林公廷玉號南澗當正德中福建三衛軍士月糧舊
惟徵米後徵價每石銀柒錢方伯伍公符倡議裁
省每軍月米八斗止給銀二錢八分正德丁丑三
逾月弗給時米價騰貴人莫能支三衛卒俱懷恨
乃於五月十九日眾赴城隍廟歃血盟誓嘯聚藩
司門首通衢揚旗鼓利器銳喊聲震雷遠邇將不
利于伍公須臾直搗都司取鎖鑰局七門而守之
城內外大恐間有無賴及淫行罪囚側足翹首冀
其大作又頃執藩司顏經歷及伍公子僕各一裸

而縛之中軍藩司門壁盡行一碎當道往撫益執迷亮悖衆愈驚惕鎮守大監羅公乃謀諸藩臬百執事曰戎敢爲亂誠不可無制計將安出僉曰排難解紛非南澗公不可時公自陝歸閩五年矣於是諸公咸造請公公款即往與之修睦恐被窘辱乃先書二赤幟令二僕將而探之至則人人喜笑請公速來遲則有變公乃方巾深衣造壘與語彼曰我輩無所伸不得已至此今惟公命公再三撫諭約給月餉衆咸聽信間有疑慮者猶曰我輩皆死命恐終不能保全若大作一場聽其所止而休

續自警編

卷之十

主一

公笑曰若輩未嘗殺人姦淫劫掠乘此正可收拾衆皆感激授戈羅拜曰惟所命公乃赴鎮守告給招榜至午咸解散歸鎖鑰釋所縛人開城門閩人大悅士大夫咸歌咏之以公進有功於天下退有功於一鄉經綸事業不但展于官守也

剛正

都御史顧公佐進士爲莊浪知縣拜御史巡廣西採木四方防守邊陲陝西按察副使再陞應天府尹尋以營建冗棘改順天公歷兩京尹剛稜不撓中貴戚勲歛戢未幾十九年貴州有夷寇遂改貴

州按察使猷陵素知公廉健召爲通政使宣德三年臣僚奢縱御史多淫貪不法都御史劉觀被斥上問東西楊廷臣孰可掌憲者二人未即對

上曰未必乏人至此西楊言通政使顧佐歷內外臺有風采東楊亦言佐尹京威廉上喜曰佐乃能如此擢爲副都御史與重書曰都察院朝廷耳目國家綱紀用得其人則庶政清平群僚警肅否則百職怠弛小人橫恣近年在京諸司奸弊紛出司風憲者不能糾舉且與和同國何賴焉爾佐剛直廉正簡在朕心特昇斯任其竭誠盡力恪恭夙

續自警編

卷之十

主一

夜母憊勤勞彈劾愆謬毋避權要母枉良善母縱權姦各道御史即宜審擇凡廉勤公正老成淳厚者留用不達政體貪淫無耻及曾犯贓罪者送吏部降黜公差給假丁憂者亦如之御史缺行吏部慎選不得濫授欽哉遂考覈御史貪淫不律嚴暄等二十人謫吏遼東不達政體李孟宣等九人降典史老疾馮斌等三人爲民五年暄潛入京造詞脅人公又劾暄踪跡詭秘且欲殺臣上誅暄西市陞右都御史奸吏犯科者據奏公受隸金私遣歸上以公臺端不欲發其過密示西楊且曰爾

不舉佐廉乎西楊閱奏謝曰事有之顧中朝祿薄僕馬薪芻咸資之隸遣隸隸得歸耕官得資助中朝官皆然臣亦然蓋自永樂至於今先帝固知之以故增中朝官俸上怒曰朕方擇佐用小人輒誣佐必下法司治對曰末事不足干上怒請付佐治思法並行矣上喜召公授吏狀且諭曰此不足為卿累小人不樂卿檢制敢誣正人汝自治之公頓首謝公呼吏言上命我治汝汝宜改行吾且貸汝上聞之益喜數月又有囚告公父淹不理上又怒召西楊諭曰此必死囚教之欲續自警編 卷之十 下

中傷佐立命三法司會鞠實出千戶臧清清殺無罪家三人奏當死繫獄上曰不誅清佐安能行法立命磔清西市公性嚴重守正嫉邪人知敬憚以故竟擠之去公旦晚小憩外廬立呵藤戶外官僚行者輒引避入內直廬獨處小夾室非議政不與諸司群坐

尚書年公富永樂中鄉貢為山東德平訓導乞修定先師廟配享從祀封爵禮儀召為吏科給事中糾正違失務存大體陞陝西叅政巡歷郡邑察民隱革奸弊興學勸農尤嫉賊吏正統九年陞河南布

政使飢民流聚十數萬剽掠居民撫輯散解力行節儉却侈靡風俗為之一變也先數侵邊陞左副都御史提督大同軍務舉廢政革科徵抑豪橫廣屯田民始有更生之望軍功爵賞必覈無濫褒垣王遜輝誣公公請老戶部言公廉威為奸豪所忌不可許景帝為勅王守法度勿得汙風憲大臣卒吳淮誣公不法謂侵剽總兵坐總兵上于謙上議曰穰苴布衣監莊賈軍以軍法誅賈卒破秦晉齊以一穰苴改稱強列國裴度御史中丞督淮西諸太師平蔡我朝近日左都御史王翱右僉都御史鄒來學皆坐總兵上以軍令出翱等准妄言沮軍法宜究主者事遂寢公又嘗按山西叅政林厚坐厚法厚亦誣公召至獄訊景帝曰厚怨富富執法公廉誣富得自便朕以邊事付富終不以一人言辱富厚竟削籍公又按分守內臣常力轉貪虐力轉誣公巡按御史為雪公誣狀事得已天順石彪倚事中公危法逮詔獄上素知公南陽又力為解得致仕未幾南陽薦賁銓為戶部尚書召銓至又薦公左右不悅公者輒巧譖沮公上諭南陽戶部非年富不可對曰人多不喜富上曰富

執法宜司國計竟召公為戶部尚書 上又諭南陽曰繼嗣吏部非富不可公經理財賦淮以勤廉不動聲色出納節適八年春陝西用兵督餉非人屢乏軍具公薦楊璠余子俊吏部疏論公侵官公上言薦賢為國同心共濟事輒任已動率尤人恐乖推讓之風自失寅恭之義且乞致仕不許公剛毅忠簡言寡慙遇事直前不顧利害氣節才識多不易得謚恭定

光祿卿陳公選天順三年進士為御史成化初疏救羅倫論大學士李賢奪情非禮綱常偉議倫不宜

續勸學士

卷之十

全

請勸學士倪謙錢溥于進又勸尚書馬昂諸大臣不職巡江西貪殘吏望風引去嶺南賊流入贛殺掠事聞未報公急調兵食捕賊改提學南圻陞按察副使河南提學言動循理規約簡明誨訓生徒必求踐履抑斥纖靡之詞在南圻先後三年變色之語不見於章縫折箠之官不加於輿皂而人畏之如神明既去思之如父母在河南亦然進按察使出死囚冤濫者桂廷璋輩百數人貪殘吏結媚權貴人縱不法盡擄暴逐去奔內艱行李蕭然開封人遮道泣送者萬計歷廣東兩布政使戒

徭役華市舶中貴人戶部中貴人戶部中貴人者大抵皆富有功也者人馬力不暇海

法詭譎門答刺貢使公察其偽繁遠驛奏遣散馬兒罕使怕陸灣等貢獅得厚賞中人護行至南海又款航海市舶請刺加國貢徵賞公疏言亦禽奇獸之好不可以示外夷罷中國事竟止公在廣東節財愛民中貴人積不能堪誣奏公違法司即訊公嘗黜屬吏張聚中貴人鉤致聚使誣公聚對法司顧大哭頭搶地言陳布政寬法司者皆媚軟竟不能聖公械公上京師嶺南人號哭挽留者

續自警編

卷之十

全

又千萬計徒步日夜從公者數百人見公鈴齋囊頭坐舟中夾道哭不休至南昌病卒正德中贈光祿卿謚恭愍公學醇行方文詞簡古潔廉無私終身龐樸經濟之才綽有展布實行高名信於海內嘗曰居此官必盡此職行此事必盡此心王忠肅公卿自兩廣召為吏部尚書舟次濟寧都水主事法以先後叙過聞雖貴官不得越人性之公曰彼立法安忍壞之至吏部即調為考功主事人兩賢之公在吏部門無請託太平侯時與上勸勵自意可請會朝退從公後徐呼王問誰侯以名

自通方以事啓公不願作爲聲曰不謂事族
而退公之夫人爲其從子請官舉觴進公大
起手擎夫人于地即出趨使人返慰之事卒不行
公餘退宿朝房非朔望月令謁先祠未嘗歸家門
無私謁苞苴不敢近權勢囑托婉而拒之忘情恩
警嘗曰吏部豈報恩警地耶

章文懿立朝決大疑臨大事不可奪自號憊夫或
勸公少貶以徇曰在我者有義與命在彼者我不
知也故悅公者寡 正統十四年 上北狩京師
太震恐皇后詔立皇長子爲太子邸王監國攝朝

續自筆編

卷之十

分

臺諫廷劾王振監國倉卒未有處分錦衣指揮馬
順素附振叱衆衆怒擊順死并索毛王二長隨廷
中大譁監國疑懼起且退于肅愍公上陞掖止之
亟請命將軍爪擊之二長隨死謝衆怒又請諭群
臣振罪當赤族俟啓太后行誅未晚順罪死擊
死勿論衆遂定朝退王文端公謝公曰今日額公
鎮定若百王直何能爲時內外注視倚公安危公
即調兵馬禦虜城守計章皇后諭百官太子中
未能遽理萬幾卿王年長 宣宗親于宣嗣大統
邸王即皇帝位時三營精銳盡簡征行留者皆老

弱公見 上泣曰虜賊不道將長驅深入不可不
預爲計宜急遣官募義勇募民夫更習平練神機
等營又令工部理戎器戶部調兵食傳檄邊鎮及
山東西關陝虜至迎擊其前或遮邀其後勤王杵
巢並援方畧經理粗定十月朔喜寧道也先詣

上皇還京五日入紫荊京師戒嚴侍講徐珪妄言
占像倡議南遷二三大臣依違其間公慟哭言京
師天下根本如廟社稷陵寢百官萬姓公私積聚
皆在一動則大勢盡去宋事可鑒敢言南遷者衆
共誅之自是群心始定公奏用王通楊善守京城

續自筆編

卷之九

全

孫堂衛穎張軌雷通分兵出城守戰監以王竑葉
盛程信諸言官石亨楊洪柳溥爲總兵盡移郭外
入京城令虜所過堅壁清野固守勿與戰急散官
軍通州糧百萬盡入都城公率先士卒躬擐甲冒
誓死泣諭六軍國恩大義事機一失禍患立至生
不如死人人感奮勇氣百倍也先擁衆至城下公
及亨總兵出禦虜見我師堅不可撼喜寧嘽曰先
邀大臣及公出議兵索金帛萬萬計廷議相顧不
能決問公云何公曰吾本兵知有軍旅他非所敢
聞即出德勝門閉門對壘約戰以 上皇在虜中

未敢輒動已謀知虜移 上皇去遠發大砲擊虜
虜死砲下者數千計也先太祖衆請進擊公曰勝
未足雪耻萬一不捷所損寔多况上皇在虜中
不得不慎請大出 聖旨榜文潛遣虜營中諭回
達奚漢有能擒斬也先來獻者賞萬金封國公疑
虜心也先衆遁去客言少保功高宋李綱不能及
公謝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耻城下不盟幸耳大
同恭將許貴乞與和公 請詰貴大勵遣將戰守
分遣都督都指揮劉安王信等屯真餘遇涿易五
路各監以文大臣驍將楊俊督之俄虜過朱謙于

續自纂編

八卷七

全

關子口葉亨于雁門關羽書至京師公請將大
舉北伐會虜退遂止景泰元年二月公曰不卒除
喜寧虜知我險易虛實益反復不可禦計授楊俊
擒寧伏誅自是也先悔禍果遣使請羣 上皇還京
上勅公防護京城且議通使群臣顧望不能堅決
公曰天位已定誰復異議惟君臣太義兄弟至情
自當遣使奉迎上喜從公言九月丙戌 上皇至
京居南宮二年五月立懷獻太子加太子太傅十
月諜虜南侵公奏孫堂石彪出失同楊寧衛額出
宣府叅政葉盛叅贊獨石八城軍務

續自纂編

八卷七

全

是也先犯京師脫脫不花寇邊東不 出寇陝西
浙江葉宗留福建鄧茂七廣東黃蕭養各擁衆數
萬僭號攻城南蠻西番益復蠢動訛言萬端變在
呼吸公內固京師外籌邊鎮防衛陵寢散遣降胡
抗控漕渠開鎮臨清收復獨石入城堡仍留貴州
藩臬條畫立奏動中機宜僚屬受成相顧驚服胡
虜款戰群盜削平口不宣功益自歛飭 上推誠
倚任獨東朝綱文武大臣面辭進退宮庭密務接
際調停蕪清方正一錢不私力遜賜第止宿直房
旁無姬妾鄉廬數椽僅蔽風雨薄田幾畝縱供饌
粥食無兼味衣無絲帛大璫舒良及草屨皆敬憚
公不敢撓法相忤亨忌公屢辭兵柄公亦辭總督
避亨 上為諭辭亨允縱橫亨姪彪驍雄公稍裁
抑亨請出彪守大同公嘗卧病中官更番來視見
公家且蕭然因聞 上勅上方繼供資用公藥須
竹瀝 上幸萬壽山伐竹取瀝昇公和藥言官或
言公柄用太過 上意益堅群猜遂起怨謗亦與
上病時 上皇出南宮復位亨以奪門為功誣王
文與大監王誠及公意欲盜金符迎立外藩都御
史蕭維禎恨王文排已得先入內閣奏公謀反當

族上裕陵持之不下徐有貞從旁言不殺謙今日之事何名有貞即程公自知功高隙深廷訊不復自辨籍其家無長物惟上賜盛甲袍帶子見成龍門公死之日天日驟變陰霾蔽空恩功悼枉四海一詞章皇后憐公忠于社稷有功不賞嗟嘆累日面諭上何不留謙上深悟悔未幾代公尚書陳汝言敗上曰于謙囊橐罄罄言賊穢山積賢否相去奚啻天淵俄有邊警廷議紛紜恭順侯吳瑾對上曰謙不死虜不至此汝言即位之初赦免還公沒產成化二年復公官追贈致祭曰

續自書編 卷之十 文

先帝已知其枉朕心實憐其忠李崆峒曰賊酋擁太上皇大同城下勒降也大同人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宣府城下宣府人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京城下京城人又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於是公颺言曰豈不聞社稷為重君為輕斯言也事以之成疑以之生者歟且東宮之易南宮之錮二者有能為公恕者否耶公有不如意輒拊膺念曰此一腔血竟洒何地聞其言執非酸鼻流涕者而獨咎予也

尚書王公竑正直剛毅有經濟才初為戶科給事中邸王監國初坐午門南面視朝百官劾王振誤國讀碑文未起錦衣指揮馬順振黨也從旁叱言官去公起捧順首曰比正好奸臣當亟誅百官批殺順又索毛王二長隨監國擊死血漬丹陛內臣絛血儀長史曰勿絛為君曹鑒俄遣都御史陳鑑籍振家并其黨是冬虜犯京師命公監守北城軍當是時北城諸將獨戰勝退虜京師解嚴公上言虜去不大挫必再至宜急為戰守計勿遂謂無事陸金都御史守居庸關謝練士卒繕塞險隘軍政一新

續自書編 卷之十 文

又能諭以大義感動人心北門屹然總漕淮上清理鹽法効巡河御史王岷貪淫謫岷戍開平會災傷上疏言山東河南東昌開封抵江北徐淮去年正月大雪異常夏秋雨水人民廬舍漂蕩麥稻淹沒老稚顛連流徙遁者新春風雪連月寒洎倍冬不識天意何在嘗觀易泰卦彖曰內陽外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否卦彖曰內陰外陽君子道消小人道長蓋陽為君子陰為小人今方春陽長其候顛秋冬是陰盛陽微殆食祿者君子少而小人多故也然小人之行豈懦而無用鈍而不敏訥而無

言愚戇而冒犯天怒者乎史記詐若誠敬便侯
若忠鯁大貪若蕪大姦若愚史記書所謂言腐遠
孔子所謂色厲內荏者是也史記皇上念祖宗
社稷之重上天咎徵之戒實有位之臣痛自修省
改圖進君子退小人俾忠良者任政奸邪者屏處
又必省刑罰而止聚歛節財用而抑貢獻罷無益
之工嚴無功之賞散財以收民心愛民以植邦本
庶幾人事修而天變可回然欲知君子小人邪正
又必本于聖德之明睿伏望 皇上日親講臣俾
陳二帝三皇 祖宗列聖養心修德之要以清出

續自筆補本卷之十

本一

治之源則凡君子小人莫逃天鑑矣

上嘉納引咎勅諸大臣脩省下災郡縣賑濟公又上
疏言饑民流徙就食臣分遣屬吏沿河贍賑每遇
過舟董令出米為粥分給賴存活者一百八十五
萬八千五百人勸諭富有力量出米穀粟二十
五萬七千五百石銀三千六百七十兩錢綿布半
之給被災者五十五萬七千四百七十九家缺農
具種子七萬四千三百九十七家亦以官物賑給
民流去撫來復業者五千五百九十三家他境流
民安濟者萬六百餘家幸賴 聖明盜賊希少顧

鴻鴈之哀鳴方息鷦鷯之棲戢未寧耕籍休養庶
底康寧公守正嫉邪人知嚴憚兩蒞淮上威行惠
洽聲望益重

澹然陳公以南京祭酒九載奏績之京時中貴有柄
國者勢傾朝野素慕公人品欲收之門下適工部
侍郎周公忱巡撫南圻在京進謁中貴知其與公
同年微露其意周公謂公達其意公曰敬宗泰為
人師表而求謁中貴他日無以見諸生周公因諷
中貴曰陳祭酒書法極高姑以求書程子四箴公
為禿筆書之而遣還其禮竟不往見故為祭酒十

續自筆補本卷之十

本一

八年更不遷轉士大夫益高其風節云

張簡端督漕入京諸閹用事者樂與結納因西涯浮
海二公通姓名復以名香為壽冀得往謝公固辭
曰二公以公會故得朝夕某則不敢二公強公不
得已各報幣使者纔入內急追還曰幾誤矣吾平
生無內交忍一旦自敗乎其後劉公薦于上

上曰朕非不知張敷華但感難為人耳

胡端敏公骨相奇古家貧力學志節清峻長益齋戰
留心世務初為德安推官陞南京刑部主事歷郎
中與李承勛魏校余祐友善相切磨問學時稱南

都四君子弘治十八年春詔求言公條上十事其
一言用人宜立賢無方先朝李賢薛瑄入內閣不
由翰林翰林如胡儼劉球不由庶吉士年富以教
官為給事中王翔以大理左寺正復為御史今一
切敘轉專泥科條以故才賢抑塞朋類引援乏人
佐理其來有漸寧無人有逸謀公上平賊二策惟
勦與撫今素無定見恩威倒施事多展轉賊益無
忌憚惟舊撫者不勦再叛者不撫新起者必撲滅
于微持此三端官有定守民有定志戰戰興農救
災卹困治民之效可尋崩解之亂可息不然民窮

續自警編

卷之十

李

財盡兵連禍結後患未涯殷憂方盛又恐江西之
患不止盜賊最可憂者天旱日久千里赤地水泉
益竭田禾無收麥種難下來歲民甚饑賑救無備
省城被火延燒萬室基地所便盡歸王府債負所
責間闖破家莊田所逼村落結寨三司官多被鈐
束錢穀刑名奉行府案近者買辦漸行于外府
騷擾遍及于窮鄉臣恐此不善處則良民不得安
生聚為大盜臣下懼有隱禍多懷貳心禮樂政令
漸不自朝廷出矣寧王懿親多才豈有毫髮過議
但內外臣僚輔導非法自因逆瑾得復護兵以來

威勢日盛上下官司承奉太過伏乞 聖明廣集
群臣及江西鄉士有識士夫會議推舉才望服人
公忠體國不避權勢不惑浮議大臣一人兼任提
督巡撫之責假以陳金彭澤之權使其統御將帥
調度兵食激揚清濁易置官吏興革利弊皆得便
宜其新舊盜賊應勦應撫或先或後悉聽計畫萬
全奏聞區處久困窮民妙選循良曲加撫綏早期
休養務使安全更乞溫詔戒諭賢王益崇謙順速
避嫌疑即遵 祖訓止治國內官僚江西藩臬都
縣應有政務尊事朝廷奉持常憲無得交私罔上

續自警編

卷之十

李

廢法該府更宜嚴戢官寮恪守禁例施舍已責惠
及貧民庄田基址悉還原主再有稔惡不悛及投
充撥置者法司提問如例更乞嚴勅鎮撫以下官
欽奉 文皇聖旨事例凡遇天府發放事務必須
奏准方許奉行庶幾小民有再生之望地方無意
外之虞宗室有磐石之固九重舒南顧之憂疏上
宸濠大懼徧賂權奸朱寧蕭敬張銳等及兵部尚
書陸完都御史石介坐公誹謗妖言離間罪必欲
殺公公先是已陞福建按察使乞休未得允歸抵
家宸濠徧遣克徒挾 上旨襲公巡浙江御史潘

鵬附宸濠盡囚公家人索公甚急會李承勛為浙按察使匿公變姓名間道歸命京師得不死下錦衣獄獄中三上書言江藩被逆朝野皆聞微臣懇愚天日共鑒兩京言官程啓充徐文華輩並疏論救諸奸亦懼後事未可知公得出獄謫戍瀋陽宸濠果反釋公獄嘉靖初大禮議未決問罪群臣伏闕爭大禮得罪又疏言群臣心欲效忠詞勢過激乞擴然開釋息除疑沮畝回治安召為左侍郎兵部上京東邊備二十五事又上大學仁人能好惡洪範惟辟作威福臣無得僭易大傳不出戶庭無

勞中國奔命小夷閑閑絕貢便芒部酋沙保本未誅矯誣請賞力薦陳九疇馬昊可任軍旅唐龍可為兵部侍郎相佐助在告又上武備人材邊儲三事公朴忠直諒氣壯才雄濟以學問優于經濟淡薄寧靜清素不淆席文襄公稱公論事如結舌草奏如懸河邵康僖公曰胡公疾惡如讐善則猶已嘉靖八年李康惠公承勛為兵部尚書當是田州岑猛叛用兵兩廣騷動芒部沙保又叛土魯番奪我哈密搖河西小王子歲入塞公與端敏公相繼本兵同心經畧戎事願哉公奏裁各省鎮守守備內臣二十七人錦衣官校旗勇內府詭匠數千人此皆破祖宗法依城社坐耗國儲肢民膏血大蠹衆束手閉目莫敢何問者公侍上聖明一旦剪剔去騰驥四衛者詭冒依附奸欺不可詰公言官府一體請官軍考選清覈並如旗手等衛制曰可內臣言四衛禁軍隸兵部不便往歲彰義門破虜東市勒曹賊皆四衛功以直內故得號召易集下兵部再議公直言往歲之事正以兵權歸閣人致亂彰義門之戰由太監王振東市之賊即太監曹吉祥也上從公議九年太風晝晦上恐懼憂邊

詔問之公荅曰 聖祖有訓謹備胡戎去歲冰合北虜盡入河套以故陝西邊患延寧固原為急甘肅軍餉專仰河東宜于蘭州及時糴貯以備河西災窘兼時河西患苦土魯番亦卜刺又深入兩寇夾擾孤危益甚海賊套賊出入殺刺並經狂浪被其殘害急宜繕塞設險斷臂截種使賊相隔絕兀良哈最近京師不善撫即為門庭之寇雲南安鳳之叛軍民困敝臨安豪自盜賊後起曠日持久恐釀成大患交趾世子流寓老撾異日搥命請援或據地求封皆未可測惟用人理財早為警備以保

續前編 卷之十

左

社稷幸甚

成化十一年項襄毅公為兵部尚書錦衣百戶肅瑛者挾汪直為詞察屢興大獄擅執京朝官中外重足莫敢正言其非公發憤草疏約吏部尚書尹景嵩諸公卿發直瑛奸罪或先漏言于直疏入幸上明聖大怒罷瑛還直司設監瑛坐戍邊直又見上泣言此內臣黃賜陳祖生中傷奴賜祖生調南京御史戴縉幸進迎上意言直奉法無他直又得領廠直遂首誣公下廷訊事本起于千戶吳綬綬在楚軍中撓法公逐去附直用事搆公欲寘死

地公廷辯慷慨不少屈落職去久之諸奸次第敗復公兵部尚書公明果侗儻達練吏事悉體民隱曉暢時務直言正色不屑詭隨

程襄毅公為給事中景泰即位疏薦起薛文清公虜犯京師公監軍守西城上五事曰新號令以振軍威募威敢以備警急召勤王以遏南邊設武備以防內變養銳氣以備戰守廷議泰迎上皇時有龔千戶者投密書高穀家言禮宜厚語漸聞莫敢發公倡同列會疏入上取書留中上中興固本十策曰敬天求賢納諫謹災節用詳刑選將練兵

續前編 卷之十

左

尚儉隆師邊東總兵海寧伯董興倚吉祥姻又昵都指揮夏霖恣不法外巡僉事胡鼎發霖奸賊罪四十事公條上詔錦衣指揮郭英逮霖籍其家英得霖貨未減霖賊罪遂劾公惑外臺官竇

聖聰詔詰公不肯引咎徵下詔獄調南京太僕少卿公才雄氣果然沉思曲筭顧不輕洩先是虜入遼河套中議遣大同守將楊信將兵十萬搜套公執不可公征南蠻制詞賞殺皆得專斷迄班師不敢輒賞殺一人曰刑賞天子大柄顧閫外事不易集假大臣束攝人即幸事集輒自專非分有奇禍

少時力耕養父母及貴寡慙自檢花鳥書畫不接耳目

劉忠宣公大夏初為兵部郎中時有獻取交南策者下部索永樂中調兵食數甚急公匿其籍徐以利害告尚書余肅敏公力沮得寢朝鮮使貢苦建州虜遶道請改道由鴨綠江中官有朝鮮人為地下部議公曰朝鮮貢自鴉鵲關由遼陽經廣寧過前屯入山海迂回四王城戍此祖宗微意若自鴨綠江抵前屯山海路大徑恐貽他日憂不可從陞福建叅政巡海海道兵火弛公至造哨船葺倉

續自纂編 卷之六

六

計儲立收吏法憲設巡館往來督祭不半年海道肅然弘治六年河決張秋擢右副都御史治河不能塞再遣平江伯陳銳內臣李興山東按察副使楊茂元疏乞召還銳興專任公及抑損外戚以回天意茂元謫長沙同知公集山河二省守臣上議曰河性湍悍張秋乃下流喉襟未可輒治治于上流分導南行復築長堤禦橫波且防大名山東之患候其循軌而后決可塞也遂疏孫家渡河三十里四府營河十里築長堤起河南胙城蓋徐州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境長三百六十里量能輕功

五旬而事竣總督兩廣軍務即攜二童行兩廣人聞公來大喜公旌賢才斥貪穢裁冗費更役法上下不便者一切更正陞兵部尚書時邊事急上以其事屬內臣苗達謀出兵掩虜上召公問力言不可上曰未樂頻出塞破虜今何不可對曰

皇上聖武固同符太宗柰今兵將庸疲遠不逮昔當時淇國公丘福稍遠節制數萬甲兵一日陷虜今之將又福下不若且令各邊料敵戍守猶似得策上曰善一日召問天下衛所軍士何如對曰

續自纂編 卷之六

六

貧與民同安能養其銳氣上曰諸軍居有月糧出有行糧何以故貧對曰江南困于運糧江北困于京操此外浪費猶有不能盡知者翌日即詔各衙門條上軍民疾苦有造飛語帖官門誣公者上曰宮門外人不能至必內臣念不得私役軍士耳修清寧宮旨下部輟萬餘人公請減十五督工者訴上上令內臣語內閣擬旨詰責公洛陽曰惜軍力兵部職近劉尚書輒以老辭朝廷下溫旨勉留尚請未已若詰責彼將以不職固辭更於何處得如此人用內臣訛上欣然如公議上召

問天下何時太平朕幾時得古史三不宜太急凡用人行政即召內閣開執政大臣而議行之但求順理即致太平上曰劉健嘗薦劉宇才堪大用朕觀宇小人內閣亦豈可盡托上嘗召問近日外議云何曰近有旨釋李夢陽中外權呼聖德如天地上曰夢陽指斥戚畹且語言狂妄朕不得已下詔獄比奏上朕試問左右云何應曰付錦衣撻而釋之朕知此輩得旨即重責致死以快中宮之怒使朕受殺直臣名不思如此朕以故釋復職刑部尚書閔珪識大獄忤旨批卷

續自筆編 卷之十
久不下公獨對上因語及之對曰人臣執法不過效忠朝廷珪所為無足異上曰且道自古何君何大臣亦嘗如此對曰臣幼讀孟子見舜為天子臯陶為士誓殺殺人臯陶亦執之而已似未可深責上頷之明日允珪奏北邊缺總兵上諭內臣語公用李李本外戚所薦也內臣言大夏得傳帖崗執奏安肯聽奴口語上默然一日朝罷召公上手一帖付公帖書李名公退至部語同列曰此非將才豈可為大帥明日別推二人上內批竟用李李去鎮龜絕劾章至上謂公曰悔不

用卿所薦先自公應詔陳言蓋罷光祿無名供億歲百萬計又議革騰驤四衛軍士內臣恨公

上召公密議又或及裁抑內臣事一日上召公入御榻前上左右顧近侍內臣退避去奏事畢復來對久欲起不能上命大監李榮掖公出榮且扶且請曰吾輩行事多失老先生幸隱惡揚善公曰聖上天性聰明某于政事外未嘗敢輕易毀譽人某今日力求退上曰李榮每稱卿某于老大監踪跡疎遠何以得此榮曰當朝大臣公名第一榮何敢蔽賢時戴公為左都御史上有大

續自筆編 卷之十
政事每召公及戴公面議十八年春二人對畢上賜二人白金二鉞諭曰朕聞朝覲日文官避嫌疑有閉戶不與人接者卿二人雖開門延客誰復以賂通乎以故賜卿二人又曰勿朝謝公卿知之且懷愧懼公平生不以勢位自居所至愛民如子民亦愛之如父母遇事有當亦未嘗先洩有疑未明者不以公移顯行雖屬官亦具手簡直述其事紙尾書名以故所委事無大小無不盡心力期不負朝廷功名富貴子孫福澤泊如也公嘗曰居官以正已為先所謂正已不特當戒利亦當遠名李

東陽曰東山乃昔人所謂與物無競臨事有為者也

尚書吳公廷舉初授廣東順德知縣繁已愛民時華容為左布政使知公移公文輒具尺書公益盡力效職有都御史召見公甚溫廷舉請事都御史曰順德有大瑞某者屬我修其家廟縣令可理葺之公謝曰令非有舊例新恩一夫不敢役一錢不敢廢也市舶大監出銀市為公即以銀市二葛曰嶧為式如不中請還金且葛雷產也太監怒取金去逆瑾專權公發鎮守內官潘忠二十罪又奏有旨

續自警編 卷之十

五

取省帑解京皆非正費曰貢進內也曰司禮打點錢賂瑾也又疏便宜忠誅公五年瑾矯旨坐公枉道荷校瑾誅改雲南兵備副使陞江西叅政討桃源賊時總制數易官兵不協力歷數年費萬計賊益熾公饒智畧勇不避難及逢盤錯益喜與副使胡世寧發憤欲設奇取捷平賊且諭解散反為賊得賊劫公求撫公詞色不撓久之伺得賊中要領誘勁賊執其酋出公復入討平之陞廣東右布政使立番舶進貢交易之法平傳役後嶺西徭僮作亂兼兵備副使撫治廣東勅勘永順保靖兩江口

人情公為堅明約束條奏 上十四年還京復出

湖南定諸夷地界又疏言六事備宸濠宸濠大恨惟恐公巡撫江西嘉靖初召為兵部右侍郎上疏忤輔臣公長身而瘠面如削爪敝衣帶穿不修藻飾神采英毅志識雄偉言行必自信人鮮能奪之視財利如糞土妻子饑寒而施予不較有亡陞南工部尚書即疏歸歸二年卒年六十六公居湫隘亡郭外田顧有書至萬卷卒之日不能飲都御史姚鏌為之經理崔文敏公稱公貞才潔履厚行定力鮮儷也又曰公恒衣食人妻子乃不能給朝夕

續自警編 卷之十

五

官四十年百瘁九死不能一月安于朝推下賢哲不憚屈已卒未聞報德者

李襄敏公秉才識宏博議論持正已負公輔之望景泰二年宣府總餉侍郎劉璉巡撫都御史任寧罷公以僉都御史總督邊儲叅贊軍務劾退柴溝堡都督董斌又盡更置諸不才將校三年秋瓦剌入貢上言迤北使臣納哈赤等三千人馬駝畜四萬餘匹除進貢外存養宣府日支草料宣府草不過二十萬束料二萬石我兵尚不給何以供虜使且永樂宣德間虜使進馬官驗不堪者令虜草地牧

放不許入境駐劄窺伺正統間許住牧大同以故深知地利數犯邊今虜使畜多譎詐之計不可不防巡撫遼東即用愛人恩威兼濟吏民畏服又能識拔將校斥遠烽火塞上無大寇深入即小入輒先覺驅出塞即已以故邊民得休息軍無冗費虜亦知公名輒徙帳避去成化二年董山誘海西寇遼東公及武靖伯討降山逮山至廣寧誅之徙其黨廣西還臺入吏部代益山為尚書讀寄不得行公與王竑並以剛方負時望

馬端肅公文升初為御史巡晉楚有名陞福建廉使

續自警編

本卷之十

高

憤鎮守中官擾民輒繩以法民戴其德謠謠載道固原土蠻胡滿四反起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與項襄毅公討擒四時流賊起漢中李胡子潼關火竭兒滿城王彪聚眾劫殺敵官軍公悉討剪除又破虜阿出札加思蘭八年上時政十五事及禦邊三策尋命節制三邊九嶺虜至遇伏驚遁盡棄輜重擒斬三百又勦平岷州叛番十二年召入兵部為右侍郎出總遼東軍務立五花營八陣圖訓士上禦邊十五事十四年建州女直復叛巡撫陳鉞誘殺貢夷屬掩已過由是東夷譁懼為亂公再往

撫勦時汪直恃寵倖功陰主鉞議邀公偕行公弗聽竟疾馳至鎮撫黑鎖忒等二百餘人比直至虜已解散直無所獲忌公鉞行事乖方公多更置約束不得動亦恨公會直巡邊鉞懼戎裝遠逐除道飾厨供帳鮮餽賄託僉從公獨與直抗禮奴視其左右左右多譽鉞謗公鉞乘間譏毀直還奏公妄啓邊釁謂女直建州諸虜皆以公禁不與農器故屢寇塞上遣直及刑部尚書林聰即訊遼東直稍禮聰上報盡如直言遂下公詔獄公上言實禁鐵器非農器竟謫戍重慶直敗復公官起左都巡

續自警編

本卷之十

重

撫遼東禁輯科害人無敢犯公三至遼東皆樹奇績東人至今思之弘治初入為臺左都御史是春上籍田雜劇出狎語公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聰即斥去二御史糾儀下獄公言即位之初不宜輒罪言官遂得釋又上時政十五事建州酋伏當加叛繫至京不服公折數語伏地請罪竄南海七年議絕土魯番先是哈密忠順王者為土魯番鎖檀阿力亦故弘治四年鎖檀阿力子阿黑麻以金印城池來歸公言哈密國回畏兀兒哈刺灰三種共居一城種類不貴

人有小列充也力克數種強虜時肆侵凌至難守必得元遺孽襲封理國事可懾服諸番與復哈密不然禍發未已且搖甘肅動關隴因訪得陝巴襲封忠順王主哈密未幾阿黑麻復虜陝巴金印去遣臣檄聞適阿黑麻遣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入貢丘濬曰哈密事重煩公一行衆言公不可去甘涼委四方邊事始以兵部侍郎張海都督僉事

續謙往經畧修嘉峪關捕追阿黑麻黠詐回回二

十餘人戍廣西公言此虜既遣使入貢復虜陝巴

金印迨勅使往報久不報其心輕中國不大創不

續自警編 卷之十

戰請以馮亦滿速兒等安置兩廣福建開闢示絕

西域諸番入貢孤其勢且使歸怨阿黑麻無何阿

黑麻復令頭目牙蘭率番夷二百餘據哈密城公

曰事急用兵不可已顧方畧何如召肅州夷指揮

楊翥至京門襲牙蘭策公遂薦許進為河西巡撫

與總兵劉寧彭清統番漢兵入哈密城襲牙蘭牙

蘭遁去阿黑麻以故悔過遂遣使入貢并以陝巴

金印來歸皇太子出閣公上疏畧曰太子國之

儲二天下根本宜擇老成純謹之士以資啓沃不

宜雜以浮薄之流恐虧損盛德上嘉納虜酋火

節擁衆寇大同京師戒嚴上賜宸翰又召入便

殿咨戰守方畧公薦國公朱暉等整兵為備勅各

邊謹斥埃修戰具又遣文武大臣許進陳銳率師

出宣大分遣諸大臣守天壽山潮河川居庸諸關

尋虜亦去拜吏部尚書早朝畢上坐暖閣召入

面諭明年天下官朝覲卿用心訪察大彰黜陟復

諭曰聽得否對曰聖心留意求治如此宗社之

福臣敢不盡心圖報稱命中官掖下階正德初內

臣王瑞以大婚禮欲用儒士七人篆刻番字公言

方杜塞倖門堅持不肯從不聽給事中安奎疏乞

續自警編 卷之十

續自警編 卷之十

續自警編 卷之十

聽公言不可陞姦計大臣垂首喪氣直道何由得

伸非國家之利瑞慙誣公拒命賴諸大臣力辯事

始白公累上二十一疏求致仕去逆瑾恨公持正

坐薦許進雍泰為朋黨除名公立朝五十餘年以

身殉國不避艱險凡有大議衆莫敢決公至一言

而定性介特寡言笑不尚華侈舉止嚴重修髯偉

貌望之知為異人居官重名節厲廉隅雖位極人

臣名聞夷夏退然不敢自居至于值事變臨利害

屹然如山不可揺奪

中官李廣與壽寧侯表裡通惡中外切齒人莫敢言

王公雲鳳為祠部郎中 上疏乞斬廣 上知其
名置不問十二月朔車駕還自泰壇廣族校尉誣
公駕后騎馬下詔獄出知陝州公既抵任表賢者
之閭講程朱之學毀僧尼寺以正風俗折泰山廟
以給學田士民翕然化之督學際西語學者以聖
賢之道曰立志曰主敬曰讀書曰慎行以五要肅
士風以十有一行正士教以九戒敦士禮以二十
一過禁士愆又立四科以待士立十政以收士學
政肅清三秦之士莫不興起進山東廉使關防凜
然人不敢犯同僚有過亦曰慎勿使先生知詢郡
縣吏之能否而獎責之時劉瑾貪橫公至無所倪
怒歆重以禍不能得而罷 公資豪邁智識卓
越器度弘遠博學力行以聖賢為標的居無惰容
自少至老如一日焉性嚴察吏不能售奸與人交
侃侃不脂膏臨死生禍福之際不苟趨避守官清
介人不敢干以私公與晉溪王公瑔白岩喬松稱
晉中三傑說者謂公廉靖過晉溪剛方過白岩也

嘉興府知府前御史金谿蔡新黃集

嘉興縣知縣內江張連校閱

秀水縣知縣廬江朱來遠校閱

嘉興縣學教諭劉汝大 同校

海鹽縣學教諭漆元中

從政中

忠國

宋喻樗曰推車者遇艱險則相詬病及車之止也則

欣然如初士之於國家亦若是而已是道也惟公

無已者能之求諸宋世韓魏富諸公平慶曆中

韓公與希文彥國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論各別

下殿不失和氣如老嘗爭當時相害三人正如

推車子盡其心主於車可行而已

章惇入相陳瓘從衆道謁惇聞其名獨邀與同載論

當世之務瓘曰請以所乘舟為喻偏重可行乎移

左置右其偏一也明此則可行矣惇方惡直醜正

其何足以語此也

永樂十九年三殿災詔求直言言者輒云都北京不

便主事蕭儀言尤峻 上怒曰吾與大臣密議故

月言遷都便言官遂劾諸大臣 上覽言官大臣
午門前難遷都利害都御史陳璘罵言官曰面書
生不知大計 上令左右問衆議云何夏忠靖公
原吉對曰盡讓職言路且應詔陳言臣等備員大
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萬死罪再問對如初

上悅盡釋言官大臣 上御便殿開門每召公語移
時左近莫得聞退則恂恂若無與者交趾平
上問陞賞便對曰賞費于一時有限陞費于後日
無窮

楊文貞公處心正論事必當大體常扶君子而抑小
人海內天下萬世之事當以天下萬世之心處之
如有一毫出於私意皆當獲罪神明直道而行不
爲阿徇謙執虛未嘗自濫濬利篤義壯老一心
云

仁宗皇帝每朝會罷有機務計議必親御翰墨坐楊
文敏姓名識 御寶或用御押封出付公規畫公
咸知遇益竭誠體國侍講王璉每休沐會公與語
退謂人曰公志在 朝廷不少間于燕私之時真
可謂爲社稷臣也

何公塘曰語稱忠臣不和和臣不忠吾嘗疑乎是

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豈皆不忠者乎及觀

近世仕者唯唯而言循循而行於世多同者往往

立致通顯言必據理行必守法不肯苟同於衆者

往往不免挫折乃知語所稱者爲後世言耳惟許

襄毅公自爲御史至吏部累經挫折而剛方正大

始終不變蓋忠臣不和之効也夫人情經利害綱

福往往懲創往事剛者或化而爲柔方者或化而

爲圓甚至從邪者有矣如公始終不渝豈易得哉

成祖還南京一日召楊文貞公共幸曰東宮何如公

以孝敬對曰有事宗廟祭器祭品皆親閱每御進

用物皆親封識車駕北征不敢寧居恒日中晏始

食駕還而後即安 上曰此子道當然士奇曰古

昔聖賢亦皆盡其當然者耳且 殿下天資高有

過未嘗不速改存心以愛人爲本將來必不負付

託之望 上悅

英廟嘗從容問李文達公政治得失公因極言錦衣

官校差出抄提罪人勢如狼虎貴無厭有司不

勝其擾 左右譖公妄言 上頗踈賢後密察之

盡得其實乃召指揮戒之而待賢如初或謂招怨

賢曰若除此弊怨亦不辭 上言官軍一季開

銀一十四萬餘兩何以處之賢曰自古國家惟患冗食今官軍有增無減如人只生不死無處著矣自古軍功子孫一再犯法即革除豈有犯法不革職者今不為之所將官多軍必民必大困不可不深慮

上曰然當徐為之噫當時官軍俸銀開支之多如此今又不知增幾倍矣司國計者可不深為慮耶中貴人以黃鸚鵡上獻三原王公賈疏極言其不可受畧曰漢末鼠巢于樹野鴉變色識者以為不祥天鸚鵡本綠羽而今黃其羽豈非野鴉變色之類歟

類歟書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今四夷之缺朝貢之禮交人漸有不臣之心豈宜役耳目之玩忽有不虞之戒伏望明降詔旨痛絕貢獻凡花木禽獸寶石玩好一切禁止

天順八年春陝西用兵督餉非人屢乏軍資華公恭薦賢為國同心共濟若事輒任已動率尤人恐乖推讓之風自失寅恭之義後余子俊等皆立功邊陲致位八座知人之哲公其庶矣

天順中李公文達獨見寵任時冢宰王九皋以老成

大司馬馬昂以儀表雖皆為英廟所眷遇而尤賴公維持凡公有所薦舉必先諭意於二公至御前籌咨時於文則諉諸王公武則諉諸馬公或自舉其人亦必曰臣所知如此還須召某等再審二公亦如公言以是上不致疑下皆信服

李公文達愛惜人才惟恐弗力而以獎恬退厲名節為先耿公九疇及軒公輒皆以廉介聞首舉耿為都御史軒為刑部尚書未幾耿為石亨所排斥軒以權貴侵官託疾去又屢言于上而還之年公富亦為亨姪彪所誣陷及亨敗力言富有執守可

太用遂取為戶部尚書上嘗謂賢曰左右多不悅富者賢曰不悅衆見其賢禮部侍郎缺禮部郎中李和求近習薦上問賢何如對曰不知其人臣所知者學士李紹可任此因進言滿者士風不立多資緣以求進如若用紹請於黜座吏部面命之庶幾士類知警上從之命之日傾朝懼然

其後任事大臣賢多所薦已薦矣其人不知之反有訾賢者或以告賢賢曰吾知用其才耳王端毅於弘治之初柄政銓府如鉅鹿耿公華亭張

一公襄城李公莆田彭公軒公太原周公錢塘

倪公才猷風節維國之楨皆豐芭數世之培植
內所慕望者公皆引而置之政事之地宣謀獻
忠亦同寅協恭以毗弘治之治君明臣良至今天
之人追思遐詠而不能已忠諫久廢如王徽黃
傳昭賀欽迂直如周瑛祁順竝皆薦用裁抑僥倖
褒崇名節無敢以私干者

鄒智欽崇天道疏畧夫體元者君之職調元者宰相
之事陛下之於輔臣有闕必補有事必咨有殊
恩異數必加亦云任矣然或改革一政進退一人
處分一軍國重事往往出自內批是既任之而又
疑之也夫陛下任之而又疑之者竊意其進身
之初多出於私門有以致陛下之厭薄矣至於
議事之時又容容唯唯若不能然心忸怩若不
敢然甘於模稜恬於伴食此陛下所以既任而
疑之也臣竊以爲過矣宋之英主無出仁宗夏竦
陳瓘狹詐孤負任使則罷黜之呂夷簡痛改前非
力圖後效則包容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抱才
氣有重望則不次擢之故能北敵契丹西臣元昊
而慶曆嘉祐之治號爲太平臣願陛下密察孰
爲夏竦吾黜之孰爲夷簡吾容之孰爲杜衍韓琦

續自華編

卷之十一

七

范仲淹富弼吾擢之召至便殿給以筆劄使條陳
治平天下之道不使一二小人者得以參錯其間
天工於是乎亮矣臣又聞天下之事惟輔臣得以
議之惟諫官得以言之諫官雖卑與輔臣等今之
諫官以軀體魁梧爲美以應對捷給爲賢以簿書
刑獄爲職業上不畏天命下不悲民窮羣居終日
迹若鵲鵲間有以忠義激之者則言曰我舌非不
能言吾心非不欲言吾官非不可言但言而禍適
隨之其誰吾聽嗚呼既不盡言以稱其職而復引
咎以歸於君有人心者何忍爲此臣竊罷黜浮沈
之輩廣求風節之臣或令對伏彈劾或令入閣參
議或請對或輪對或非時召對接之以溫言款之
以厚語使得展盡底蘊無少顧忌言有可採則次
第施行否則優容而不之罪則天聽於是乎開矣
臣又聞汲黯在朝淮南寢謀正人君子之有益於
人國也大矣夫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
事必得正人君子而後可任哉其所以不樂於正
人君子非有他也特以其所言所行利公室而不
利於私家故小人巧爲譏間以中傷之耳姑以臣
所知者言之如兵部尚書王恕元勲碩德顧削其

爵監察御史強珍忠肝義膽顧視其權又如章惇之直亮林俊之剛方張吉之純雅或落之於空山或踈之於部屬或竄之於蠻烟瘴雨之鄉使其具向日之誠而不得以一遂此豈夫之所以生賢之本心哉臣願陛下飾王恕之蒲輪駕強珍之驄馬將林俊等分居要近之地使各盡其平生以圖來效則天心於是乎協矣臣又聞范祖禹有言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輕變祖宗之舊也創業之君其得之也難故其防患也深其慮之也遠故其立法也密後世雖有聰明才智之君然終不若祖宗更事之多也我太祖高皇帝監前古之跡識禍亂之源故凡寺人之徒惟供給掃除之後頻年以來舊章日壞邪徑日開人主大權盡入此曹伶人賤工倚之以作奇技淫巧法王佛子倚之以出入宮禁鎮國永昌寺倚之以結怨於軍民其他耳目之所不加思慮之所不及尤有不可勝言者歐陽修曰宦官之禍甚於女寵可不念哉可不畏哉臣願陛下以宰相爲股肱以諫官爲耳目以正人君子爲心腹然後深思極慮定宗社生靈長

久之計則大綱於是乎正矣然臣竊以明陛下之明理何如耳朱熹曰人主之學當以明爲先此萬古帝王之準的也陛下聖質高明聖學深遠豈不致力於明理之學然竊聞之侍臣之進講也指某章訓某書爲某字爲某義殊無反復論辯之功陛下之聽講也每歲有常月每月有常日殊無從容啓沃之益如此而欲明理以應事臣不信也臣願陛下擴難窮之義理惜易過之春秋考之於經驗之於史會之於心體之於身一歲之間無一月不然則所當爲者不得不爲所不當爲者不得不去矣豈特四事之舉而已哉桂文襄上疏謂內閣乃輔導之臣用非其人則機務不免叢到吏部乃銓選之地用非其人則臧否不免混淆陛下所以慎之又慎不輕付托也致仕大學士謝遷先朝重臣貞德素著以復內閣必能咸有一德成陛下仁孝治功而君臣之間隔可除矣致仕吏部尚書廖紀文職銓衡清介絕俗以復吏部必能慎簡百僚副陛下求賢至意而小人之妨賢可絕矣又謂今天下西北之邊事戒嚴東南之蠻夷猾夏皆由貪功啓釁之所致也

今能用有譽望如王守仁以總制兩廣則撫則得宜而東南之地不足憂也用諸兵如王瓊者以總制三邊則壑蔽盡闢而西北之患不足憂矣聖明統志中興天下方多事豈可置此經濟大畧之人於無用之地乎

太祖嘗與大學士宋濂論黃石公三畧且口釋之濂曰尚書二典三謨帝王大經大灋靡不畢具願留意講明之嘗侍上論賞賚濂曰得天下以人心為本苟得人心帑藏雖竭亡傷也人心不固雖有金帛將焉用之上詔丞相李善長歸江西軍中

續自纂編 卷之十
所掠牛於其民無事者官給之勿取其租丞相退上顧問濂曰適所言事當乎濂對曰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捐利於民實興邦之要道也

天順復辟初石亨與太監曹吉祥怙寵擅權有投匿名書指斥時政者緝捕甚急舉朝惶駭亨勸上出榜募能捕告者賞以三品職上令撰榜榜告公季方與文懿公見上曰為政自有體式賊盜責兵部姦究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募之理且堯建進善之旌非立誹謗之木秦始皇護短在

諫乃下誹謗妖言之令由此過失不聞卒至亡國陛下新復寶祚正當以堯舜為法以秦為戒縱欲窮治其事緩則人情怠忽事自覺露急則人情危懼愈求韜晦不如勿究吉祥從旁請究甚力上徐謂曰正言是也

上與李賢從容論人才及工部尚書趙榮賢曰此人可取如曹賊時文職皆畏縮逃避况兵非已任誰肯出頭惟榮自奮披甲躍馬呼於市曰好漢皆來從我曹家自亂臣賊子當共剿殺我輩自忠臣義士不可退避於是從者數十百人能於陣前鼓舞

續自纂編 卷之十
獎勵士卒殲賊成功如此存心行事人豈得及上曰固忠臣也

胡端敏任刑部尚書魏莊渠為書十四事贈之一開悟君心妙在因機開導上好讀書就於書上開導勸以勿治訓詁務求身體而行之自然聖德日進無疆一今日第一義莫大於通君臣扞格之情延訪大臣時賜召對不惟明習天下之事又可以察羣臣忠邪一今日得君莫如五六君子而士大夫指為黨今欲消釋黨禍莫若勸五六君子各以公天下為心日以善道輔主士大夫將自取一

宜勸 上愛護精神延廣嗣續仍簡賢士大夫知
醫者入侍調護 聖躬一 朝廷一日萬幾豈能
徧覽章奏宜勸 上以執體要務爲大明勿事小
明一今日急務在薦賢宜破資格開薦舉更相推
讓以興人才特 勅大臣先舉所知大臣進退重
在薦賢蔽賢庶幾肯屈已進訪一 聖上英資將
大有爲而今日因循之弊已極宜勸 上面勅大
臣各陳所當興革大事務在推誠委任以責成功
一宜勸 上恢弘聖度勿使有所芥蒂於心一宜
勸 上畏天常察災變恐懼修省一言宥章奏宜

置籍以考之少其員則可以妙選擇其能直諫識
治體者拔擢之一上意雅重守念此誠安民之
本但外輕已極宜立法變通若漢宣帝表二千石
補九卿唐明皇選卿監出守皆可行也一河運之
塞殆亦天意與其求中策下策莫若勸上廣興
北方地利撤糴減漕此爲上策一他日禍亂終起
於邊宜深留意要在選威望大臣修明紀綱慎勿
以吏事制戎事一周公理財自王宮後宮始今
上恭儉宜勸以四分制國用之法立會計之書
條冗費盡革以寬民一宦官之禍皆起於壅蔽

君臣同遊則不動聲色而自消矣

嘉靖初起用林貞肅爲刑部尚書上請親大臣疏曰竊聞虞夏君臣更相告戒商周而下亦資輔弼故有臣隣之喻股肱耳目之喻舟楫魚水之喻上下交修而歷年有永有由然矣我

太祖未旦臨朝時而從還宮處宋濂劉基章溢等
禮賢之館胡翰許瑗等會食省中賜坐從容咨詢
治道賜宋濂酒賦醉學士歌以賜曰使後世知朕
君臣同樂如此當時外臣亦時引見論政事問民
疾苦太宗每奏事畢令劾士奇楊榮金幼孜等

承顏問商機密漏下牒五刻而退仁宗賜士奇等
并蹇義夏原吉繩愆糾繆等圖書令協心贊輔言
有未從具本用圖書密進宣宗每召儒臣從容
咨訪曰有君亦貴有臣又喜唐太宗善受諫曰君
人當以太宗爲法英宗親決章奏常與李賢彭
時等講論時事賜言官所食果至親納之袖中
憲宗初年時與李賢彭時等議政議禮懋弘至道
恢廓皇猷中間雖有偶感貴近之誨瑕不掩瑜我
孝宗振舉舊章復午朝定日講開經筵時召
健李東陽謝遷劉大夏戴珊等討論理道華偉

裁冗食私治之政虞夏為盛商周令主不能及矣
正德之間羣邪鼓弱干紀亂常蔑我朝綱壞我
治體人心已離天命幾去幸聖神入承大統釐
革一詔夷夏騰歡收已離之人心回幾去之天命
然而數月之間天人之意似若稍異意者格天感
人之道未至與傳曰為君難陛下勿謂善始之
易不當計善終之難也其道親君子遠小人是矣
令正人滿朝陛下傾心延接加意採納似聞近
侍進少閑諸臣延接頗少至大臣亦少宣召
孫文定潛邸熟聞彭澤之朝著俱屬與科道所論

續自筆錄

卷十一

南

馬房馬數錢糧上林苑監內臣冒濫俱未查處伏
乞近守祖宗之盛典遠繼三代之良規日御經
筵日臨便殿與二三大臣及講讀等官咨詢聖
學講求治道無有間輟則今日新政所當汲汲者
疏入上優詔答之

霍文敏與呂涇野書曰生敬羅峯者謂其一心忠于
朝廷絕纖芥私也主張大禮不憚不憚明千古之
謬伸聖主大孝一也辯明大獄救一家十數冤命
破散蔽主之姦黨二也在閣九年未嘗容內臣私
請政本清端三也十年不進一內官且草鎮守

百餘年積弊四也吏兵二部推選文武官未嘗片
言干預內官病故故例陰義男義姪家僅校尉三
四十人羅峯削黜之盡五也宦官皆知警戒省郡
有司在京大小官不敢肆溢六也革戚畹濫官罷
十八侯伯七也門無私謁風清弊絕八也三黜奔
歸行囊惟一二衣箱如寒素卑官九也在位日只
用外甥一人亦才名不忝餘則絕纖芥私黨坦坦
平平過皆可見心跡至明十也羅峯有此十善故
敬之只見偏度狹終無他也九今之人附下周上
不足為異獨賢者亦甘心焉羅峯存心無一念不

續自筆錄

卷十一

圭

忠朝廷無一事不為國無毫髮私身家人爭言焉
不欺

陳祭酒敬宗過僚屬諸生極嚴有懷忿而訟之者法
司將覆請就逮周文襄公其同年謂先生當具
疏申雪遂屬筆於公未免有遷就之辭先生見之
驚曰某如此本無何得誑君公笑曰在法惟
奏事不實耳公曰不可被誣罪小欺君罪大乃具
實以聞事竟得白當時皆以為迂而先生之立
心真純臣哉

周文端公經為吏部左侍郎時諸司以災異言事吏

部請早視朝勤聽政節修省遊幸止貢獻而斥
樂戲一事尤激疏草出公手筆後有踪跡為此草
者以問尚書耿裕公曰宜以實對不可誑 君耿
曰吾為尚書不可他諉時論蓋兩賢之

夏忠靖公嘗與寇忠定同飲于家夜歸值雪過禁門
有不欲下馬者曰雪大寒甚公曰君子不以寒其
墮行不以暗昧廢禮公之盛烈雖緣事納忠而其
本則自不欺始所謂無微不謹者如此

太祖常召徐中山王夜飲左右強之使醉既醉則命
內使數輩送至舊內宿焉中夜酒醒問曰此何處

續自警編 本卷上

王

耶律侍曰此舊內也即起趨丹陛下北面四拜三
叩頭出明日 太祖聞之喜

桂彥良為 太子正字 上嘗出御製詩文示彥良

即上前大聲誦朗朗然左右驚愕翰林學士詹

國私戒之 上知之謂曰儒者正當誠意自然無

事矯揉也益寵信之

廣東布政司徐奇朝京師戴嶺南上簞諸物將以饋

廷臣或得其單目以進 上閱無士奇名獨召

士奇問故將以私交罪之士奇曰奇自都給事中

受命巡廣時衆皆作詩文贈之故有此餽臣

名者以當時病未有不然而不免今衆名雖具然
受否未可知且物微甚當無他意 上意解命中
官燬其目一無所問

宋文恪為祭酒剛嚴當其職 高皇殊眷之 上燕

居思見公不欲數召勞煩令畫工陰寫其神工往

潛處簾幕公方公服危坐不語工亟圖以進 上

覽訖明日公朝罷 上謂曰昨日某時卿嘗公服

坐堂上乎對曰然 上曰何以怒色公惶恐對曰

適一生獻茶暗而碎其甌臣不覺怒且念臣不才

不能教率所致有負 陛下委任故含怒自訟未

續自警編 本卷上

王

責此生耳因問何以知之 上出像語其故笑而

慰之更賜以茶

王忠肅公翔自總督兩廣軍務入為太宰與內閣李

文達最相得一日偕文達趨召入文華殿 英廟

臨前楹見之顧問畢去見其衣後穿呼還笑問其

故公頓首對曰臣適在部衣此闕 命遂不及易

臣聞君命召不俟駕而暇易衣乎賜綺一端叩謝

而出 上益知其誠恪可用一日入 內府主事

某從至左掖門附各主事書云吏部尚書王主事

某入忠肅叱之云汝知敬我不知敬 朝廷耶君

前臣名汝不聞乎使書名而入立候東閣下主事
在左順門旁與一舊識內豎談笑自若公遙見之
呼主事問曰曾讀論語鄉黨篇否主事以曾讀對
公曰過位色勃如也如何說此地豈是你嬉笑之
所後生如此輕薄耶蓋奉天門御榻在焉左順
去奉天不遠故忠肅云然其敬慎如此忠肅之謚
可無愧矣

章楓山公爲福建僉事毅然以振風紀爲己任勸獄
牒剔吏蠹滌民瘼招通番貨以便商聽民採礦以
絕盜認納海田虛稅計擒太宰沙尤諸盜極盡心

續自警編

卷之十一

夫

力無一毫自欺嘗因歲序却桃符題其門曰要使
鬼神司屋漏不須鬱壘衛門庭又題其楹曰無才

自愧虛糜祿有病應須早掛冠

宋景濂公每在上前所陳說必以誠維家事苟有
問亦一一道之曰君猶父也天也其可欺耶

上嘗問濂昨日飲酒否坐客爲誰有羞爲何物悉必
實對上笑曰誠如卿言朕潛使人視卿卿真不
欺父之益親信

忠愛

永樂十九年上復議親征北虜夏忠靖公約尚書
方賓同諫入獨言頻年師無功戎馬儲積十喪八
九災青閭作內外俱疲况聖躬少安尚須調護
勿煩六師上怒命公治邊儲于塞北賓懼自死
遂併籍公家惟賜鈔千貫餘皆布衣瓦器命鋪
衣尅日召還公方治粟使者促之上前征虜得
失公歷陳往鑒謂當內治不宜勤遠畧執不變坐
繫內官監後車駕至榆木川不豫顧左右曰夏
原吉愛朕公一日朝回于家色若有不懌然者夫

續自警編

卷之十一

夫

人問之公曰吾欲進諫思所以悟上者未獲故
悵悵耳又嘗撫案嘆息筆欲下而止者再夫人問
之公曰吾適所擬者歲終大辟奏也吾筆一下而
死生決矣以是憐恤而筆不忍下也忠臣愛君憂
國之深如此北都初建庶務皆草創大者如宮
殿諸司封建征討財用四出而夏公從容經畫沛
乎有餘天下晏然不知有誅歛之擾力役之征節
縮浮冗以資計度寬無濫予密無苛求其大學所
謂生財有大道者乎留守地京坐縮八印業勝勢
錯迎刃而解贅囊帷惟無非謹謀薦賢引士不啻

已出非誠於憂國者能然哉

天下諸司來朝兵部尚書李慶言民間蓄馬蕃請令
朝覲正佐官領馬歲課其息楊文貞公奏言 朝
廷求賢任官今乃使養馬而課責與民同豈貴賢
賤畜之意乎

宋景濂以疾告歸 詔還家 皇太子致贈有加焉

先生上箋謝 恩復書 皇太子勉以孝友恭敬
勤敏讀書毋怠惰毋驕縱修德進業以副天下之
望 上覽書甚喜召 太子語以書意且賜書箴
其畧曰曩者先生教吾子以言相訓是為不使也

續自書編 卷之十一

辛

以聖人文法變俗言教之是為疏通也所守者貞
忠所用者節儉是為得體也昔聞古人今則親見
之復以文綺侑書十二月擢太子贊善

皇太子一言一動皆以禮法諷諭使歸於道讀書至
切於政教及前世興亡之故必拱手揚言曰君國
子民之道當如是不當如彼且推人情物理以明
其義 皇太子每歛容嘉納敬禮未嘗少衰言則

曰師父師父云書舊學二字以 賜

文皇頗微行一夕漏下二十刻以四騎出過楊士奇
家報者言范太監來士奇倉皇出迎 上已入門

立月中士奇俯伏悚懼言 陛下奈何以宗廟社

稷之身而自輕擾擾塵埃昏暗中誰識至尊萬一
或有識者變起倉卒何以備之 上曰思見卿一

言故來耳明旦遣太監范弘問曷為不謝對曰

至尊夜出愚臣追今中心惴惴未已豈敢言謝又數

日遣弘問堯不微行乎對曰 陛下恩澤豈能徧

洽幽隱萬一有悍夫怨卒窺伺竊發誠不可無慮

後旬餘錦衣獲二盜嘗殺人捕急遂私約候

駕之玉泉寺挾弓矢伏道傍林麓中作亂捕盜較尉

僞服入盜羣盜無疑以謀告遂為所獲 上嘆曰

續自書編 卷之十一

辛

士奇言不虛真愛我者

解學士縉應 制題虎顧衆彪圖曰虎為百獸尊誰

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 文皇帝素

不喜 仁宗感此詩甚思之時 仁宗留守南京

頗懷憂虞因所親信者莫如夏原吉即日往迎之

可謂得諷體矣

永樂儲位未定 上密問金忠襄公歷數古昔嫡孽

故事對 上喜賜公大鏹又曰詹事官端汝以尚

書兼詹事幸善調護佐 太子公侍 監國時時

勸起孝敬篤友愛小心敬慎無失禮毀譽禍福

諸天日而已或諧謔廷臣及宮僚過者 上密令
公察審公退每數日頓首再三爲白無此事願
陛下寬霽 上或不喜即又頓首言臣敢保其無
他他日有踪跡即如人言臣甘連坐以故諸所全
獲者多公謹厚不洩人亦不知也
仁廟監國時御史舒仲成嘗以忤旨後陞潮廣副使
因他事逮治公上疏曰向來小人得罪者多
陛下即位皆宥之今追理仲成即詔書不信漢景爲
太子召衛綰不赴即位進用綰前史譴之 上喜
命罷治

續前卷

主

永樂辛卯 上崩于榆木川遺詔傳位 皇太子衆
倉卒莫知所措楊文敏公謂太監馬雲等曰六師
去京尚遠不宜發喪所至宜尚食如常儀復條書
軍中事益嚴號令人皆莫測所謂定大變于呼吸
之間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者此類是也
宣德初漢庶人高煦反廷臣多觀望公首勸 皇上
親率師討平之議罷交趾之征偃兵息民榮光有
力焉
正統中王振謂三楊曰朝廷事賴三先生然高公亦
倦瘁矣後當如何文貞曰老臣當盡瘁報國死而

後已公曰不然吾輩衰殘爲進一二後生報
聖恩耳振令具名來翌日即爲厚待高毅等文貞讓
公公曰彼厭吾輩矣縱自力豈但已乎一旦內中
出片紙以某入閣則吾輩束手而已今數士竟我
輩人當一心力也文貞嘆服

正統間蝗旱言官言大臣尸位妨賢內批令自陳諸
大臣遂皆請乞休謝天譴郭尚書璉獨不可曰
主上冲年吾輩皆 先朝簡任受付托一時請去
誰與共理宜引罪乞改過雖老矣官至冢宰豈敢
貪位顧君臣恩義如此衆是公言

續前卷

主

鄒公智以言事謫石城吏目寫懷詩有白人到白頭
終是盡事垂青史定誰真夢中不識身猶繫又逐
東風入紫宸辭朝詩有曰盡披肝膽知何日望見
衣裳只此時但願太平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
其慷慨之意溢于言表

黃公華以忠諫罷去嘉靖改元以南大理丞起公于
家公感 上知遇勉強受命因謝恩勸 上稽古
正學敬天勤民必爲堯舜必法祖宗且謂君子或
有過誤所當愛惜小人豈無才能要湏深惡而痛
絕凡數百餘言皆藥石語

武宗無嗣石文隱公上疏請於藩中親且賢者育于
宮中代行溫清蒸嘗之禮 武宗符宣大疏請回
鑾曰六師不備遠違法宮內無親近之托外有
事變之虞若 鑾與一日未返則臣子之心一日
未能安其後百官相率諫南巡者罪且不測公上
疏救之辭尤切直

世宗入正大統遣行人存問劉文肅公公上疏陳願
緝聖學守祖訓進忠直抑邪諂開言路選將帥惜
賞賚罷土木其于駁朽履米諄然剴切又請時御
文華殿召輔臣及九卿長貳及撫巡藩臬來朝者

續前卷

高

各疏卓異直寫知見無墮毀譽卒諸御屏而時拔
之公用世未盡之蘊豈悻悻長往不復預人間事
耶

嘉靖初遣使存問謝文正公遣子丕入謝疏千言大
要勸 帝勤學法祖守成憲以安靜敦厚爲本

上嘉納之

正統初冲嗣位楊文貞公歸省過南京聞黃忠宣公
疾稍差往問之公聞文貞來甚喜強衣冠出迓以
義責之曰今日豈公治私時耶以手作三尺狀示
之又曰不見谷永論宗室事乎文貞應曰某不以

無術人也然未嘗不內愧二公憂國之心老而彌
篤者矣

光祿寺多冗食劉東山公因歲饑疏論之詔裁減歲
省銀錢八十餘萬奏革騰驤四衛勇士節官府冗
費數百萬

成化時諸王府多奏欲自領河泊所賜稅罷其官周
文端公爲戶部尚書上疏言國體非便且民力不
能堪乃止大同缺馬尚書馬端肅公請給折糧銀
市之且戒督糧官毋得沮格既得 旨公言糧馬
各有職不宜侵奪且引 祖訓六部不許相壓之

續前卷

不

革

文爲據詞甚激 上爲改命兵部以馬價銀充用
給事中魯昂以財用匱乏請令諸藩公帑積貯及
均徭羨銀盡輸太倉公言用不足者蓋以織造賞
賚齋醮土木之故若一切節省自宜少裕必欲盡
括天下之財恐非藏富于民之意

寘鑄之變

朝廷命將出師詔誥天下內一欸取回各處差出官
校瑾不然曰此係累朝舊制如何可革李文正公
曰舊制行事官校止在京城今差出四外聲勢烜
赫驚疑天下奸詐之徒因而矯托真偽其弊甚真

者取回則偽者無所容矣因以天順元年舊稿示之瑾語塞乃止

弘治乙丑冬闕西大歉虜數萬人由寧夏直抵固原遠近驚危楊文襄公爲總督會總兵曹權議方畧叅政安惟學曰公行何恃公曰以身殉國成敗利鈍非所計也賊圍各馬營聞公且至乃移侵隆德夜薄城下公連發火砲響應如數萬人酋長疑我大兵至遂掣衆北走公發平涼時道無行人關中震恐衆謂與郭子儀單騎見虜相類

王端毅鯁亮峭直好善惡惡出於誠意憫時悼俗有

續自筆編

卷之十一

七

甚護疾故身雖在外而其心無日不在朝廷如公者古之所謂社稷臣也昔宋韓魏公雖在外其心嘗在社稷至身老而心益篤或有時聞更祖宗一法度壞朝廷一紀綱則終日不食富鄭公使虜功甚偉每不自以爲功至知青州活饑民四十餘萬常自言過於作中書二十四考矣公自淮揚以至撫南畿其所全活以億萬計至其愛君憂國之心發於至誠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櫻鱗觸諱死生以之又不但終日不食而已也世方以阿意順旨爲賢剥膚推髓爲能吁亦可以鑒矣

世宗入繼大統召公再入內閣首疏起用謝遷

上以張錦奏遷顯陵之事諭公公奏對曰地道尚

靜體魄宜安山陵既定其靜已久大事既襄體魄已安無故舉遷恐有他虞况獻皇帝大葬之後

陛下自藩邸升爲天子不謂之吉壤可乎遂不

果遷世廟成章聖皇太后欲謁廟公奏對今

制無母后謁廟之文累朝亦無謁廟之事遂止

已已之變至今可爲寒心方也先入寇

英皇北狩呼吸間即有未嘉靖康之禍而于公砥柱狂瀾屹然不動坐使杜稷危而後安觀其分茅九

續自筆編

卷之十一

七

門移營城外堅壁清野以挫賊鋒而喪君有瘞廟算無失專意戰守罷紂和議計擒喜寧英除禍本故能返皇輿於絕漠正帝坐于黃屋謀國之善古未有也而卒以駿功取奇禍夫功蓋天下者不賞于公之謂矣

楊文定公疏言近年清解軍士北人苦於瘴癘南人

苦于嚴寒又西北二邊急于防守而壯勇者乃發

戍南方且洪武中犯死罪者不分南北發戍所以

宥其罪而懲其惡永宣以來憫其遠道艱苦留戍

近地所以全其生而啗其用自今邊卒清解者宜

悉從南北所宜發成廢幾人宜水土兵政有備詔議行之

宸濠謀逆凡吏于江西者多劫於積威勢怵利啗惟其欲之是聽志富貴結腹心如潘鵬王泰者不少也間有稍知順逆者不過循默自保觀望規避以脫虎口為幸孰有奮不顧身如胡端敏公者哉疏朝入而禍夕發竟以脫身間行得免灰滅及械繫掖庭備嘗百毒朝之用事者悉受濠賂遺抵機穽幾陷不測卒賴御史徐文華等抗章申救僅而遠戍而濠之逆謀始彰露中外人思誅之矣己卯之

變孫許駢戮遠邇震驚向使當國者探徙薪之讜

謀謹履霜之明戒先事制變禍亂何自而生哉公身不踰中人言期期若不出口及論大政事侃侃不回居常憂國不遑寢食事有不可者即閉門草疏無少顧忌正色立朝孤立無與

世宗知其忠鯁雖數違逆耳之言而曲加優納

嘉靖初霍文敏公為詹事奏劄曰臣聞漢文帝入繼大統首問每歲決獄幾何每歲錢穀出入幾何陳平對曰有主者文帝此問實人君初政之首務也臣願陛下推廣此問可乎如蒙首召戶部問之

曰祖宗朝歲計賦稅所入幾何內府需費幾何

百官廩祿幾何軍士糧餉幾何然後從而思之曰賦稅所入猶夫昔也所費所出不有倍蓰于昔者也年代愈深流弊愈極盡有以處之乎次召吏部問中外文職幾何次召工部問各監局歲費物料幾何各以祖宗朝額數較之今日增加幾何命六部皆具大數揭帖朝夕觀覽則所以恐懼樽節之思自不能已心由此正慾由此窒祈天永命之道由此馴至矣史氏曰按霍文敏公此疏惓惓憂國愛君命六部具大數揭帖置之黼座朝夕覽觀

使君心昭然惕然於其故必不敢侈然以自肆而思所以制節而變通之此誠納約自牖不戒以孚之妙其有益於國家生民非淺淺矣

太祖嘗與誠意伯劉公論相欲相楊憲公素厚以為不可上恠之公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為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上曰汪廣洋何如公曰偏淺觀其人可知胡惟庸何如公曰小犢將負轅而敗犁矣上曰吾知相無踰先生者公曰天下何患無才願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

憲皇弗豫六卿欲行祈禱於佛老王公庶民
主事言於尚書周文安公曰祈禱固臣子至情第
行於佛老宮非禮宜為壇於南郊隙地大臣率屬
禱於天庶為合禮

李文正公懷麓堂稿五月七日 泰陵忌晨詩云

秘殿深嚴 聖語溫十年前是一軋坤孤臣林堃
餘生在 帝里金湯舊業存舜殿南風難解愠漢
陵西望欲消魂年年此日無窮恨風雨瀟瀟獨閉
門讀之不能不使人掩卷流涕

續自警編

卷之十一

忠義

唐劉蕡對策言庵宦事詞極剴切考官畏禍不敢取
蕡終被宦官誣以罪謫死柳州宋祁脩新唐書病
黃疏太直曰蕡當先以忠結主後為帝謀天下所
以安危者庶其患紓矣夫當是時帝已制于宦人
雖宰相進退莫不因其好惡蕡何由得以忠結主
耶此與論賈誼謂當先結灌絳而後可陳治安者
同一揆也夫君子之言事從不從聽諸人成不成
歸之天不昌言于廷使帝與相自擇之而欲先結
主知甚則為李訓之徒矣豈君子之道哉

于肅愍贊文文山小像曰嗚呼文山遭宋之季殉國
忘身舍生取義氣吞寰宇誠感天地陵谷變遷勢
殊事異坐臥小閣困于羈繫正色直辭久而愈厲
難欺者心可畏者天寧正而斃弗苟而全南向再
拜含笑九泉孤忠大節萬古攸傳我瞻遺像清風
凜然

景泰二年春內官善增恃寵驕縱勢日益甚且聞大
臣中有候其生日結約武弁持騎拜賀其門如往
年之事王振者林季聰備六科十三道 上言盡
暴其罪惡乞急治之不然必蹈覆轍章既成對衆
復增二語曰復起群邪趨附之風大開小人奔競
之路蓋厚嫉大臣之險小者也既奏 上即

續自警編

卷之十一

忠義

命錦衣捕治之
林季聰嘗授經京邸多門生學子因多知內外事一
日謂予曰聞禁中近習剽龍船 朝下即事射魚
酣笑為樂或曰吳始休奈何予因有 午朝之請
奏既入即時 內批下刻日受 朝頗聞此事蓋
大監興安等極力贊襄惜乎當時外間諸公所見
不同反不足以副其意
景泰二年冬中書舍人何觀言太臣王直等正統中

皆阿附權姦今此輩老猾不宜在左右及言此虜
之來朝者宜驅置於南方忤 旨下六科十三道
議以 聞史料給事中毛玉屬奏稿辭過罪觀季
聽導之易不從亟以告盛因以偕往時六科諸君
皆在索稿閱玉都以 上從奏急聞之恐緩索之
再始出以相示盛曰觀驅置之說固踈謬其前言
老猾蓋意在大臣但辭連權姦中貴人激怒在此
然終是言者諸君常熟思之稿亟再易玉曰

上怒甚不可易盛曰當明言觀驅置主直等為老猾
非宜或可回悟 上意云玉曰吾奈何欲執佑觀

續通志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乃謂曰 朝廷大開言路未嘗罪一言者維怒觀
猶令我曹看議蓋甚盛德也君何不念劉球乎球
之死人今罪王振馬順諸君而為此雷霆之下萬
一不測則是我曹為之而 朝廷受不容直言之
名且諸君亦言官獨不為他日身計耶王意稍解
盛因抹去冒頭所謂誣陷大臣擅開邊釁及終所
謂明正觀罪以為進言虛妄者之戒等語且益云
指大臣王直等為老猾於是 奏入有 旨令錦
衣衛杖觀若干且調外後乃知 奏惟去冒頭餘
如舊稿不易也明日道過錦衣門謝二公曰彼何

可深罪杖惟具數耳兩人所行較之玉不霄壤異
耶

洪武四年大學士具公伯宗進士第一人時初開科
取士賜袍笏擢禮部員外命與學士宋訥同脩大
明日曆胡准庸方用事欲人附已公性剛直不肯
相屈下惟庸恨之八年惟庸以計中傷公謫居鳳
陽公上書論時政因言惟庸專恣不法不宜獨在
中書恐久之為國患滋甚辭甚剴切 上得奏即

續通志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召公還賜衣鈔進講東宮首陳 心誠意之學
皇太子嘉納廖道南曰喬林之枝屈折之殘當衢之
蘭物踐之傷若伯宗者以忤惟庸竟坐貶斥其直
氣勁節屢折不回說者以為開科第一人名德俱
稱非耶贊曰矯矯烈士大廷之魁侃侃直節君子
之才積忤權臣乃遭奇禍人亦有言義不可過歷
數往哲如公幾人誰其繼之一奉羅倫

永樂二年七月翰林侍讀學士王逵講乾之九四舉
儲貳為說講畢 殿下召問士奇經書于此必無
儲貳之說達不合議否士奇對曰講臣非正道不
陳豈敢含讖此書宋儒胡瑗之說 殿下云對我
言此常人得此爻亦舉此說乎對曰 殿下此問

最好昔程子云九卦中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又舉王昭素對宋太祖之言以對 殿下既又對曰今翰林春坊諸臣分撰儲君講義 上旨命內閣之臣閱過有未當處悉與改正然後呈

御覽允當然後以講內閣解縉舉閣書胡廣閱詩金幼孜閱春秋臣士奇閱易昨日呈進此條 上甚喜儲貳說有據否臣士奇對以胡瑗之說 上甚喜蓋講臣非有據不敢妄出意見 殿下自是講義有疑處必召解胡等四人相與辨折暢而後已遂

續自華編 卷之六

章

作數鉅冊命春坊司經局臣分錄講章以備常閱 殿下監國視朝之暇專意文事因覽文章正宗一日諭士奇曰真德秀學識甚正選輯此書有益學者臣對曰德秀是道學之儒所以志識端正其所著大學衍義一書大有益學者及 朝廷爲君不可不知爲臣不可不知君臣不觀大學衍義則其爲治皆苟而已 殿下即召翰林典籍取閱既大喜曰此爲治之條例監戒不可無因留一部朝夕自閱又取一部翻刻以賜諸子且諭士奇曰果然爲臣亦所當知遂賜一部蓋 殿下汲汲于善

道如此 上在東宮稍暇即與臣士奇言歐陽文忠公雍容氣象醇厚近三代有生不

同時之數且愛其諫疏明白切直舉以爲羣臣遂命臣及贊善陳濟校讐歐文正其誤補其闕釐爲一百五十三卷遂刻以傳廷臣之知文者各賜一部時不過三四人而止恒諭臣曰爲文而不本正道斯無用之文爲臣而不能正言斯不忠之臣歐陽真無忝廬陵有君子士奇勉之臣叩首受教楊文懿公守陳入翰林每進講必傳經義以納忠誨一日講書說命篇有曰明君圖治當惠其臣不怠

續自華編 卷之六

章

忠臣進言惟恐其君不行臣不言則君後負聰明而罔聞乎治要君不行則臣徒費辭說而無補乎上德臣言之而君行之若高宗傳說可以爲世法矣於武成篇有曰魯論稱舜之無爲周書稱武王之垂拱是則帝王之治皆不勞而逸也然後世人主有欲深拱禁中委政內侍者乃召望夷之禍有以朝事付宰相邊事付諸將而高居無爲惟寵嬖艷者乃啓祿山之變是何也蓋舜所以無爲者由其封山濬川以至舉相去凶無一不盡其道武之所以垂拱者由其列爵分土以至崇德報功無一

不賢於優孟滑稽之談乎

正統初 上御經筵命李文忠公兼經筵官每當進講必盡誠敬冀有所感悟 上亦為之傾動聞者莫不稱善以為范純夫其人也 車駕視學行釋菜禮退御晏倫堂祭酒當以經進講而先生又病數入疑之至是升堂愈敬慎色溫氣和 賜坐西南陽講尚書闡明帝堯所以親親仁民協和萬邦之道辭旨清亮聰者忘倦

弘治元年楊公守陳上講學親政疏曰臣聞堯舜之道一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

者惟內臣之語而已至於百職之正論萬姓之煩言何由聞之恐陛下之資於終者未若堯舜之博也內得恭潔外資未博儻或親志少懈欲心漸滋則今日之所屏弃者異時將收而愛之今日之所登用者異時將憎而黜之豈能終始如一而純乎堯舜之道哉此臣之所以過慮也伏望

陛下遵用

祖宗舊制仍開大小經筵以講學常御蚤午二朝以聽政其大小經筵則必擇端介博雅之名儒進講侍班 陛下聽講未竟輒賜清問若復有疑難

詳詰講官或訥則侍立諸臣佐之而覆解詳釋旁
刻曲論必待聖心洞然明悟而後已凡聖賢之旨
帝王之道以及人臣賢否政事得失天下治亂歷
代興亡若此之類皆必講之明而無疑凡四書五
經

祖宗典訓及歷代諸史百官題奏皆當聚之 文華

殿日輪內閣大臣一員講官二員使居前殿之右

廂 陛下退朝常御後殿以養心竊理裁決庶務

一遇經書題奏或有可疑錄示講官使解或召問

使對一日之間 陛下居 文華殿之時多處乾

清自華編 卷五十一

本

清喜之時少則愁寡而心清或久而理明當夫萬

機間暇之際旦氣清明之時湛然凝思惕然警省

必務除人欲而循天理遠小人而親君子以致政

事皆得天下久治則 陛下之得於內者深如亮

舜而出治之本立矣至若午朝則 陛下御 奉

天門而九卿六科各輪番列侍其內朝官有事已

具本者皆先用揭帖畧節口奏 陛下詢其事情

條列而裁決之外朝自任所來見者皆條列地方

之事亦畧節口奏 陛下令諸司承 旨而議行

之若有大政則 陛下御 文華前殿召大臣會

議使人各盡其謀事各求其當更許諫官駁正必
得至當歸一 陛下更審處而行之其餘文武大

小官員當奏事之餘見辭之際 陛下必俯降辭

色或詢時政或詢賢才以及諸司之利弊兵民之

休戚年歲之豐凶下至五方之風俗四夷之情狀

俾各從實以對言有忠謹切實者輒議行之俾賢

才常集於目前視聽不偏於左右以天下之耳目

爲一已之聰明則 陛下之資於外者博如堯舜

而致治之綱舉矣若謂精一執中爲腐談詢岳達

聽爲迂說謂經書不必與儒臣問答謂政事不必

清自華編 卷五十一

本

與羣臣面議但如近世之聽日講以示虛文御

午門以應故事凡百題奏皆付內監諸臣調 旨

批答謂可以致治則豈有不立其本而末能茂不

舉其綱而目能張者哉 上嘉納之即日諭禮部

以三月御經筵禮部請併午朝如楊某奏制可

正統十四年 上北狩報至京師大震于公謙北望

號哭誓不與虜俱生 郕王即位 太后以公人

望所屬陞兵部尚書公以 鑾輿未回大敵重至

者前日危從失律者一槩寬貸則今日被堅臨陣

者何所畏憚乃上章劾舉貳臣顧興祖等文臣王

佐等公見上泣曰虜賊不道氣滿志得將有長驅深入之勢不可不預爲計邇者各營精銳盡揀隨征軍資器械十不存一宜急遣官分投召募官舍餘丁義勇起集附近民夫更替沿河漕運官軍令其悉隸神機等營操練聽用仍行工部齊集料物內外局廠晝夜併工成造攻戰器具京城九門最爲緊急令都督孫堂等統軍士出城守護列營操練振耀軍威遣給事中御史等官王紱等分投巡視勿令疎虞各城門外居民虜若迫其脅從則敵勢愈衆宜令兵馬司曉諭徙城內居住通州壩上等倉糧不可捐棄令在官諸人開支准作月糧之數一舉兩得計無便於此者大同宣府等處曾經虜騎往來標掠者請勅各處守臣諭以今日國家之事必須輯和衆庶固守城池整搦人馬互爲應援一切閑隘樓櫓墩臺壕塹務在挑修深固不許虛應故事至於選用人才尤爲當今急務文臣如軒輊者宜令巡撫武臣如楊洪柳溥者宜爲將帥凡軍旅之事臣請身任其責不効則治臣之罪上深嘉納之悉施行之時邊報絡繹訛言萬端侍講徐理妄言占象倡議南遷以避之事聞六

宮與二三大臣復依違其間公慟哭于廷抗言京師本根宗廟山陵社稷咸在此百官萬姓帑藏倉儲咸在此此處不守何處可守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事可鑒矣上是公言堅持固守之議先是京場草束自永樂以來承平日久俱在城外堆積以數百萬計壩上養大馬草束料豆亦置倉場於野外公一聞虜寇臨關急分遣五城兵馬司官縱火焚燒一面奏聞或謂事重何不待報公曰事有經權今寇在目前若少縱待命下適以資虜人皆服公經濟遠畧主將石亨與公謀議頗異只欲盡閉九門堅以待之公不聽乃請率先將士躬擐甲胄軍德勝門外閉闔城門示以必死泣諭三軍誓言國恩當報忠義難得事機一失禍患立至生不如死人人奮勇氣百倍十月之朔也先入紫荆關傳言送駕還京長驅直前邀我六七大臣出城議和奉駕還宮所邀金帛以萬萬計蓋責我難從以起衆端廷議洶洶部使來問公公曰今日止知有軍旅他非所敢聞對壘凡七日是爲十月既望詢知虜中移英廟車駕離其壘漸遠乃砲擊其壘虜死砲下者萬計

先大沮宵遁仍奉 駕以北我軍奮欲進擊之公
不許止令逐出境外縱之自去論功如少保總督
軍務或言宋李綱不如也公曰四郊多壘卿大夫
之耻也敢言功乎

郭忠武登正統己巳也先大舉入寇 天子
萬全前軍覆敗拜公都督僉事副廣寧伯劉安鎮
大同尋 詔班師公語學士張益曹霖曰 駕還
宜從紫荆關與等入奏已得請俄折而竟從居庸
未入而 天子蒙塵大同城門晝閉軍士多戰死
所存皆鎗械登涕泣拊循之吊死問傷親 棄

續前編 卷之十一

聖

傳之藥或謂登曰事已至此城旦夕且破何空自
苦乎登曰天若祚國家必無可憂之事若胡勢莫
遏吾誓與此城存亡當不使諸君獨死也先奉
上皇至城下索金幣萬計約賂至即歸 駕登閉
門不納 上皇傳 旨曰朕與登有姻婭何外朕
若此登傳奏曰臣奉 命守城不敢擅啟 竟不
出校尉表彬以頭觸門大呼劉安及給事中 祥
知府霍瑄乃出見納幣而也先實無歸 駕意笑
不應登曰此詒我耳莫若以計伐其謀劫其營奪
駕入城此為上策也因召壯士與之盟激以忠

義曰事成當封侯受上賞壯士皆踴躍願効死力
將遣行或危言沮之虜驚疑擁 上皇去登大慟
曰鴛才敗吾事時賊勢張甚而劉先借他故還京
師獨登守城十月虜寇京師登率所部并糾集忠
義從鴈門入投燕以蠟書馳奏其畧曰胡馬驅
三關失險賊留連內地為患非輕臣今悉起官軍
民壯入護 闕廷京兵擊于內臣兵擊于外使賊
有腹背受敵之患首尾不救之虞又曰忠誠在已
敢忘報國之心成敗在天不負為臣之節奏至賊
已退 優詔褒答焉

續前編 卷之十一

聖

卿王登極練御史綱疏言在 廷文武羣臣中間有
以主和議為詞即是奸臣就乞誅之勿留誤國鎮
守大同都督僉事許貴又奏 上要與賊講和暫
示休兵侍人強馬壯密定討伐之計朝議紛紜于
肅愍公上疏曰賊首也先自逞梟獍之雄烏合犬
羊之眾既侵犯邊境而拘留 上皇復入寇京畿
而震驚 陵廟其為讐庸可勝言且以和議一
事論之當去年秋冬之間正虜方張之際 朝廷
亦嘗遣齎金繒往使虜庭賄賂繞入於寧廬虜騎
已至於關口 朝廷灼見虜情諂詐和不足恃以

故絕使不通往還惟 勅遣將修武備以勵人心
固守城池相機戰守今許貴又奏講和之說臣等
切惟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何者中國與寇
有不共戴天之讐和則背君父而忘大義此理有
所不可和也又醜虜貪而多詐萬一和議既行而
彼有無厭之求非分之望從之則不可違之則速
變此勢有所不可和也苟以爲虜強難制則姑從
和以緩其兵臣等請質之前代宋真宗澶淵之役
契丹之衆累被我兵摧阻既盟之後朝廷尚歲輸
銀絹及季世徽欽北狩中國名將如張韓劉岳之
徒屢敗金師及奸臣秦檜十主和議朝廷既割地
土以與之又輸歲幣以賄之甚至降尊號舍垢
忍耻屈已從和卒至人心解體國勢陵夷無救成
敗而後已援古證今和議之不足恃也明矣爲今
之計莫若選將練兵養威蓄銳賊若來侵則相機
而剿殺賊若遠遁不貪利以窮追萬一虜寇復有
大舉入寇之謀則我兵操習有素加以將帥思奮
臣等當盡死効力以圖剿滅以雪 國耻必不出
犬羊之下其或皇天厭亂黜虜自知數寇不利遣
使入貢則量與賞遣回亦不拒絕而已若欲 朝

拜先遣使臣往彼通好則示彼以弱而啓其輕侮
之心萬萬不可此則方今之要務而臣等之愚見
也又上疏臣等切惟也先遠背天道辜負 國恩
一旦無故生釁侵擾邊境荼毒生靈雖悔過據誠
遣使入貢而罪大惡極終不可容臣謹備員總督
臣亨叨任總兵日夜兢惕思所以報 朝廷之恩
雪君父之耻今犬羊自相吞噬是天授以復讐之
機而不可失也且虜寇驚散擾亂必來窺伺我邊
今春與冬作之時未免有妨耕種若非振以兵威
令其速遁則邊方屯田之事恐未能成臣等再三
續有奏稿 奏上
討議欲各統在京馬軍五千臣謹往宣府京往大
原其餘將佐於范廣揚俊等內定奪前去蓋京師
非無軍馬若帶去太多恐費邊儲且兵貴乎精不
貴乎多故也臣等到邊遇警則所在各城軍馬悉
聽臣等調度如賊勢大必用添軍剿殺另行奏
請定奪如蒙允臣等所請就將三營團操軍馬內
挑選停當整理部伍收拾軍裝什物等件至二月
中旬以後天氣漸和啓發前去兵部仍先行各邊
各關整頓軍馬以爲聲援預備策應其餘軍前合
用事件臨期具奏臣等素乏謀勇之才又無熟閑

之望叨受 恩寵任寄兵戎苟於此時而不奮忠
義之氣竭涓埃之報則是負 天地生成之恩其
於天下後世之清議亦有所不容者

景泰登極初虜酋也先數請使迎 上皇侵我上谷
雲中急廷議相顧忌不能決中書舍人趙榮毅然
獨請往高文義公毅壯其言解金帶贈榮曰子忠
義人也 上皇將至京公言奉迎禮宜厚會有千
戶龔遂榮授匿名書公所公袖入 朝傳示羣公
卿輩臣不敢出一言給事中程信以疏聞 上不
喜詰匿名書從何所得公曰得自臣所遂榮恐累
公自縛詣 闕下下詔獄 上亦不深罪遂榮七
年耆相陳循及王文皆以子不得舉許順天考試
官劉文介公 上令公覆試公曰貴冑與寒賤爭
進已不可況從而為之辭奏斥林廷一人事遂已
公居內閣與七人議論每相齟齬公獨持正嘗曰
清議可畏以是見忌於人亦以是受知

裕陵

景泰三年奸臣建易儲之議事下廷議相視莫敢發
吏科給事中林聰首言 皇太子無過不可易奏
續不肯署名來幾改聰為右春坊司直大臣言聰

不宜散置改補吏部給事中吏部選法未當或

有所徇者輒指斥駁正當事者忌之喉御史王濟
劾聰為其甥乞善地以專擅選法論坐死大臣當
連名署奏以次及胡濙不肯署名即移疾不出
朝廷遣使問之濙曰臣本無疾聞林聰被害殊驚
悸不安遂病 上始知聰受誣立釋獄得左遷國
子學正

劉東山公大夏立朝忠直與逆瑾不協焦閣老芳者
忌公岑猛賂既行瑾集大臣議欲寘公重辟諸
大臣喘喘不敢吐一語獨都御史屠公濬曰劉大

夏此何罪必欲文致之當擬不應瑾勃怒罵屠惡
語汝黨劉耶明日大臣以屠議奏瑾謀於焦及吏
書劉宇宇又素嫉公者乃署劉某輕議吏人遷徙
與潘尚書蕃俱發遠戍觀屠公大廷昌言可謂有
大臣持正風節

孝宗嘗召劉大夏因言天下何時太平朕幾時做得
古之帝王公曰求治不宜太急但凡用人行政有
疑者即召內閣并執事大臣面議停當行去自然
順理便可臻太平

王文恪 孝廟初克日講官每進講至天理人欲之

辨君子小人之用舍必反覆規諭務盡啓沃方春
上時遊後苑左右諫不聽公講文王不敢盤于遊
田 上爲罷遊講罷召所幸李廣戒之曰今日講
官所指殆爲若等好爲之時 東宮新出閣大臣
請選正人以端國本首薦整以本官兼諭德

孝宗召劉健等曰昨日會李榮來說日講時劉機講
陳善開邪字解做陳說不是止云教陳其說乃可
皆應曰諾健曰昨李榮又說以善道啓沃他他字
不是 上笑曰他字也不妨大抵講書須要明白
透徹直言無違道理皆是書上原有的不是纂出

續通志

卷五十一

史

若說盡也無進益且先生輩與翰林院輔導之職
皆所當言健對曰臣等若不敢言則其餘無敢言
矣 上曰然遷曰 聖明如此講官愈好盡心東
陽曰今年 聖學緝熙中外臣民無不仰戴臣敢
不仰承 聖意皆叩頭謝 上又曰先生輩可傳
與他不必顧忌昨所講戲耳又曰他字亦不妨昨
因話偶及此意以不若啓沃 上更好然不必深
計矣皆復謝而歸是日 天顏和悅似以昨所傳
未的恐講官因此有所規望故特示詳悉如此蓋
經筵講章自數歲以來始盡舊時諛頌之習加以

頻諫未嘗少忤及聞此諭益知 上意所向云

嘉靖初 上選行人首召王文恪公曰朕行且召卿
公疏謝乞 上講學親政講學篇曰國家經筵之
設盛矣經筵一開天下欣欣焉傳之以爲希闊之
典其間寒暑皆輟春秋之月月不過三日三日之
期風雨則免政事有妨則免講之日夙具講章至
期講說綸音賜宴儼然而退上下之情未見其親
且密也至於日講可謂親矣然體分過嚴上有疑
焉未嘗問也下有見焉未嘗獻也昔高宗學于古
訓遜志時敏成王訪學于羣臣曰學有緝熙於光

續通志

卷五十一

史

明周商之君好學如此夫 人主一日萬幾固不
暇如儒生學士日孜孜然而帝王精一之傳治天
下之大經大法古今治亂之迹天人精祲之際自
非遜敏緝熙亦安望其有得今乃闕畧如是暴之
之日少寒之之日多傳之之人寡昧之之人衆未
見其能得也且不獨高宗成王爲然也漢光武雖
在軍中校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夜分乃罷唐太宗
延四方文學之士房杜褚薛等十八人分番直宿
討論經籍或至夜分今貞觀政要與魏徵所論亦
可見矣宋世賢主宮中消日惟是觀書居常禁中

亦有日程翰林侍從日寓直禁中以備顧問我
太祖及得天下開禮賢館與宋濂劉基章溢輩日相
講論其後聖學高明詔誥天下皆出御制詹翰
如飛羣臣拱視今御製文集是也仁宗建弘文
館於思善門之右文學之臣數臣入直時至館中
講論孝宗經筵之外每觀永樂大典又嘗索太
極圖西銘諸書於宮中玩之尤嗜故學士沈度之
書日臨數過夫古帝王之學如此祖宗之學如此
陛下詹哲自天春秋鼎盛講明聖學正其時也
臣愚特望於便殿之側復弘文館故事妙選天下
文學行藝著聞者七八人裏番入直內閣大臣一
人領之如先朝楊溥故事陛下萬機有暇時
造館中屏去法從特霽天威從容訪問或講經
或讀史傳或論古今成敗或論民間疾苦問則進
獻翰墨雖詩文之類亦惟所好蓋亦日講之義而
加親焉大畧如家人父子上有疑則必問下有見
則必陳日改月化有所不知其然而然者時時御
經筵所以昭國家之盛典日造弘文所以蒙
聖學之實功如是不已則聖德日新又新高宗
咸至不得專美於前矣

康陵好佛自稱大慶法王外廷顧問之缺諫臣內杜
禮部番僧請腴田于墳場大慶法王下院乃書大
慶法王與聖旨等傳奉教公珪時為禮部尚書
佯為不知者執奏為大慶法王者敢並至專書
褻天子壞祖宗法大不敬詔勿問田亦竟止寵
伶減賢請改牙牌公曰優敢亂祖宗法皆革不
行時劉賊亂中原大監陸間總軍容征又不捷諸
內臣又立監鎗名益出後曹內臣統軍下廷議象
莫敢先發公奮曰兵老民疲賊日熾以冒功者
債事者漏罰失將士心今賊在郊圻肺腑開
然思亂禍在宗社旦夕吾輩死不足贖諸公
尚首鼠耶議罷疏上竟遣諸內臣監鎗觀公數言
可謂守正抗奸倭風節稜稜者矣
漢真以忠勇受知高廟征高麗兵敗被執高麗王
詰之曰汝無故加兵于我亦有說乎真曰天子
仁聖撫有華夷惟爾國叛服不常天子不忍即
加征伐數遣使諭意爾不奉若王命始遣將征計
豈為無故爾能悔過效順庶幾轉禍為福虜愛其
驍勇徐曰吾欲用爾將亦不失富貴何如真厲聲
曰我天朝大臣爾猶下風敢以此望我耶虜

欲殺之真大罵曰夷虜爾殺我我主必滅汝國爾不知我大丈夫有赤心耶即拔所佩刀剖心以示之而死虜大懼遣人詣闕下謝罪并歸真殯同行兵士上嘉真忠節追封爲樂浪公子璵甫生數月即襁褓中封爲西涼侯幼趨朝爲多士

竭傷母夫人以聞上命御用監鑄一王字牌懸其冠上每朝俾人知避焉

靖難兵至淮上遊兵逼江干建文君遣使四出募

兵翰林脩撰王叔英奉詔行至廣德聞建文君

遜位慟哭會齊太奔叔英曰太二心矣急擒太至

續自警編

卷之三

三

問之故乃相抱慟哭與太且圖後舉已而知事不可爲沐浴衣冠書絕命詞藏衽間自經於玄妙觀銀杏樹下詞曰人生穹壤間忠孝貴克全嗟余事君父日省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案對之不能嚙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念夷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不偏高蹤渺難繼偶爾無足傳千秋史官筆慎勿稱希賢又題其案曰生既久矣未有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於後世錄其家妻金安人亦自縊二女俱赴井死嘉靖中縣官建忠節祠祀叔英妻及二

女有貞烈祠所著有靜學集

周紀善是修少孤力學舉明經爲霍丘學訓導入見高帝問家居何爲對曰教人子弟孝弟力田高帝喜擢周府奉祠正改衡府紀善王泰之國留常師數陳論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衆共挫折之是修屹不爲動靖難師渡江宮中自焚是修留書其家別友人江仲隆解縉胡靖蕭用道楊士奇且付後事暮入應天府學自縊死年四十九文皇繼統都御史陳瑛言是修不順天降直如道哉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勿問是修

續自警編

卷之三

三

內貞外和孝友忠信非其義不苟取襟懷坦明灑落而冲澹悠然其學自經史百氏下至陰陽醫卜靡不通究爲文未嘗締思援筆立就而雍容雅善詞理條達嘗曰忠臣不以得失爲憂故其言無不直烈女不以死生爲慮故其行無不果嘗爲詔爲御史會藩王入覲馳皇道入鳳韶侍班言殿上宜展君臣之禮宮中乃叙叔姪之情由皇道不拜大不敬建文君曰至親勿問靖難兵起遣使持詔北平群臣皆懼往獨鳳韶毅然請行至軍前不納乃還上既即位嘉其直召復御史不至尋

加侍郎召又不至堅卧于邸刺血書憤詞于襟累
曰予生廬陵忠節之邦素負剛鯁之強讀書而登
進士第仕宦而至繡衣郎既一死之得宜可以含
笑于地下而不愧吾文天祥囑其妻妾曰我死弗
易衣遂自殺時年二十九李亦舟經死

雪庵和尚名暨不知其姓靖難初方黃之獄殺幾萬
人耶不殺謫戍窮邊不死於道死於邊者又幾萬
人當是時和尚壯年始慟哭落髮爲僧西南走重
慶重慶大竹善慶里山水奇絕可廬和尚又定善
慶里里墟中有隱士杜景賢知和尚非常人與之

續通志

卷之三

五

遊往來白龍諸山山旁有松栢灘灘水清駛羅篁
森蔚和南欲寺焉景賢有力亟爲之寺寺成和尚
率其徒數人各居之所夕誦經山中人不知書謂
且誦佛經乃不知其誦易乾卦也景賢曰和尚相
釋而誦儒不可請誦佛經景賢意和尚不宜誦儒
書恐有踪跡然又不肯顯言言則恐和尚走去以
故婉解之乃和尚亦知景賢意遂棄儒經乃誦觀
音經寺因名觀音云和尚好觀楚詞時時買楚詞
袖之登小舟急棹灘中流朗讀一葉輒投一葉於
水投已輒哭哭已又讀讀終卷乃已衆莫測其云

何景賢固知之然亦不問和尚和尚好酒不戒酒
日注酒一壺俟客客至輒飲客不至即拉樵牧豎
入飲飲半酣呼兒童歌曰我歌爾和歌竟瞑焉而
寐和尚頃形秀爽指柔白剪剪落筆成章詞不甚
工密然意氣渙發又能感愴人或曰和尚當建文
壬午爲御史不數月帝遜位和尚固秘跡以死死
之日其徒問曰師即死宜銘何許人和尚張目曰
松陽問其姓名不答和尚有詩若干篇今且百四
十餘年尚未敢顯行於世或曰此松陽葉希賢也
以賢良方正舉爲監察御史

續通志

卷之三

五

川中補鍋匠亦不知何許人往來夔慶間爲人補鍋
至州邑不過三日即去去或復來夔慶有欲學補
者即教之補鍋不索謝錢直令負擔從有役曹學
者至即遣先學者去如是數年夔慶間人識之皆
呼爲老鍋匠補鍋或與錢布米不擇當食時與之
食即不復索錢錢稍稍積囊中遇風雨寒暑不出
補鍋即出錢買酒飯自飲食嘗寄宿蕭寺中忽夔
州市中逢馮翁者二人相顧愕然已而相持哭哭
已相牽入山巖中坐語竟日學補者屏不得聞二
人語語已又相持哭且別去言今訣不可復相見

已竟莫知其所終蜀之峨眉亭嘗有建文遺臣題詩云一箇忠成光族殃全身速害亦天常夷齊死後君臣薄力爲君王固首陽

忠烈孫公燧拜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時宸濠謀逆橫歛剝民王府人暴甚白晝市殺人奪人財產燧至首舉官校及樂官之尤無良者落請具獄濠乃駕其罪于郡王將軍而薄懲之燧因密疏其罪狀以聞章九七上悉被中道邀匿弗達屢乞骸骨亦不報於是乎嵩訟均賦役清詭寄嚴保甲寬課辦汰墨旌賢峙糧練兵因徒自太僻以下悉聽入

續自華編 金穀以贖申飭衛所郡縣募驍勇戒部伍以時閱操預防制變曲爲之計會南昌人張儀官于京衛具以濠事告御史蕭淮淮以聞詔遣重罪戒諭未至而逆枝林華自京師馳報濠懼已卯六月十四日三司官入謝生日宴禮濠陰令諸兵仗裹刃匿幕中出立露臺上云太后密旨令我監國燧請密旨看濠曰不必多言我往南京汝保駕否燧曰天無二日臣寧有二君

太祖法制在誰敢違之濠怒却入殿中易戎服以出幕中兵皆走出露刃環立濠大呼罵燧曰我何負

於沒我七本燧曰朝廷何負於汝汝反邪一時

時官燧愕相顧咸股票不敢出口獨副使許達厲聲反覆辨曰我輩亦方面大臣何得若此濠大怒喝士卒縛公及達令曳出惠民門外斬之皆挺立不屈罵不絕口遇害日方烈忽陰曠黯焉無光公自下車以來日親庶政常至夜分漏下五滴即起秉燭而坐與諸舊公之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者同一意舊例巡撫官俱携家屬公任四載獨居恒如一日與岳武穆之不受名姝者同一心聞閩奏疏務揚奸惡以保宗社與竄武子之盡心竭力不避奸佞者同一愚委身不去賊腸以兵而辭色愈厲又文信公之從容就義者同一節

忠節許公達進江一副使時宸濠持權利制誘諸守臣皆畏禍歛息結納屬每務遠之數繫縛其黨禁抑不少言於巡撫諸公曰寧府敢於爲暴者恃權臣也惟臣曲右寧府者貪重賄也重賄靡所不到者盜數也方今權臣既難去寧府又難制策惟剪盜則財困財困則賄息賄息則交解交解則孤而無志可行不然後難圖也當事者濠益橫因脇撫鎮保薦賢孝會臺諫論

勢詔使都尉侍郎中官往問且宣諭焉濠反乃因
各官入府賀生日縛都御史孫燧將殺之次問許
達何言達曰惟有赤心耳豈從汝反乎濠怒喝武
卒并縛達斬之達顧燧曰早聽吾言當不至此達
嘗與燧謀欲先發後聞也既就縛慷慨大罵曰我
則死矣汝逆賊亦當旋死自府中出道行北受害
罵不絕口挺立死惠民門外觀者壯之公之大節
不待蓋棺而後見當時誓守樂陵計戰揚莊人固
知其有死義之忠也公之定論不待久而後明當
時密疏當道訓練土兵職者已知其有不可奪之

節也臨刑之言聽者無不凜凜真足以寒未死奸

雄之膽被害之後面貌如生又足以厚並遊俊英

之類唐漁石公曰嗚呼孫許不可加矣馬黃亦難

哉夫大節同者不拘小異至德合者不拘微迹四

子雖死有先後身有執弗執首領或割或不割要
皆同於能死而已其餘不必屑屑論也故果卿罵
而磔龔勝餓而殞巡先殺遠後亡君子不敢有新
輕者豈非以臨難死者皆足賢乎嗚呼士于君
女于夫終身勿易焉誠義求活故持二心乃今
之道夷狄之行春秋所謂賊也四子免矣

忠節何公忠幼聰敏有志長游郡庠潛心經史永樂
間登進士第拜監察御史立朝讜言正色有古賢
士風尋遷日南知州事未久而黎賊侵圍交趾城
忠謂藩鎮曰賊勢猖獗吾輩受朝廷厚恩豈可
坐受困辱當急遣一才智之官潛請王師幸而得
至珍此醜夷如泰山壓卵耳僉曰才智曠曠皆出
公下非公不可忠遂慨然夜步走忠離城二百餘
里被賊伏兵所執搜其衣得請師奏章縛之以歸
至賊營賊首喜曰此何知州也聞名久矣共與酒
酌賊曰能從我同享富貴之樂忠大怒唾地罵曰

賊狗奴吾以名進士出身受朝廷厚祿豈食汝

大糞之食奪盃擲中賊面流血盈頤忠遂遇害事

聞上深悼之勅旌其門賜諡忠節

劉玉改南京食都御史提督江洋六月抵任是夜聞

宸濠作亂詰旦與守備陳敗賊之策詞氣侃侃或

勸公少晦為家族計公曰人臣之義知有國不知
有家族具疏請兵傳檄遠近同與義舉有曰即
墨齊民尚能奮孤城之勇子房韓相豈可忘五世
之恩母感流言自貽顯戮讀者無不感奮徵崇明
舟百餘水兵千人募勇合操以援安慶濠沮而

陽明王公既擒檢漆籍公卿多餽遺賀啓惟公介然無染

劉侍郎源清任進賢令政尚嚴肅百姓整齊人莫敢犯每言及寧王怒髮上指曰不擒此賊非丈夫也明年六月寧王反殺孫許二公爲檄傳至邑中洵洵謀竄匿公開闕下令曰敢逸者斬有家僮欲避公即手刃之以殉妻妾皆鎖置一空周積以新俟事急舉火寧遣兵校妻伯等來取印及徵兵公俱斬之檄報傍縣互爲防守自是民志始定寧兵不敢東向者進賢首挫之功也公初聞變題衙壁曰

續自書端

卷之十一

李

節義不可失富貴不可圖綱常萬古在我庸非丈夫後因都御史王守仁吉安守伍文定起義公率兵進剿寧王就擒

浙江僉事陶成爲廣西梧之鬱林人正統壬戌邊海挑渚千戶所倭賊登岸失機守邊三司懼罪自縊藩臬疏于朝命推選廉能老成方面整飭邊務公與其列公量海寇來風汛時月預以釘板陰布於沿海泥淖中賊艤舟爭跳躍登岸足盡被刺衆踣伏兵四合賊殲舟皆焚自是倭寇不復擾海東朝廷有綺羅段寶鈔之賜公又奏准減京運二十

續自書端

卷之十一

李

五萬留精兵八千餘名屯戍要口常戍者出耀兵洋中以民兵屯平陸至今海遂無虞皆公之力也正統戊辰冬寇起處州將薄金華逼近蘭谿賊勢日熾爲官民憂僉以爲非陶公謀畧未易遏絕也推公以行至蘭谿首率民壯因故城址爲木柵晝夜儆備又以縣南五十里立山口蘇村大嚴諸寨募兵修戎器置快船立營寨阨其要衝彌月間執渠魁戮黨與數百人聲震遠邇賊不敢犯境百姓爲之歌曰僉憲陶君賊黨震驚始爲民患今賊逃生由是金華一郡晏然而隣郡亦恃以無恐時總兵官都督徐恭尚書石瓌等屯師日久賊深入險阻猖獗于溫台婺處之間帥臣罔知所施會議遣藩臬臣僚一人抵賊巢招諭之莫敢行者公慨然請任其事抵賊所留七日諭以禍福利害賊首葉宗留陳諫等感悔率其黨出降守臣具公之功以聞朝廷嘉公偉績陞本司副使仍守金華先是諸賊皆平惟陶得二逃竄巖谷尤號桀黠節鉞重臣欲誘其降遣使者授以冠帶得二不受招反殺使者官軍莫能制公以計陰結彼渠魁葉仁八誘得二賊黨數百人生擒百餘人得來降者三千人

賊勢孤弱得二與四十餘賊遠遁山谷欲追之絕其類同事者忌公成功爲沮抑計公遂止未幾賊勢復猖公奮然與都指揮崔源駐師武義備禦之武義無城柵木爲城至甫數日賊益至矣先密遣其徒數人詐爲避盜鄉民潛入城匿民間爲內應得二率衆涉溪水攻武義柵城而賊外急或勸公稍却以避賊鋒公嚙指厲聲以諭衆曰正臣子盡職時吾誓不與此賊俱生乃麾兵出戰自卯至申勝負未決俄而城中火起內外攻焚煙塵蔽天咫尺莫辨公力戰不支衆遂大潰公毒口罵賊而死

續自善編 卷三十一

李

實景泰元年五月廿七日也賊退求公屍殮之如生遠近聞之莫不震悼

楊忠愍椒山自狄道還轉遷兵部之武選嘗獨居深念至夜分配張安人問其故公曰吾受上恩思有以報耳安人曰嚴相方用事此豈君直言時邪公不應而止自計欲報恩其道莫如去奸人使不得亂政遂以癸丑正月疏論少師嚴嵩十罪丑奸請召二王問狀公意以嵩在位久其黨布中外上即問不肯言而今皇帝以明聖在東府冀一召問可盡得其實嵩更借以爲讒詔逮公訊以引二

續自善編 卷三十一

李

王者公具對侃侃至斷指出脛不易辭詔杖公一百送刑部獄郎史君朝賓議從輕比而其長二黜黨竟擬公詐傳親王令旨絞公于時受杖也或遺之蝻蛇膽却不受曰椒山自有膽或謂公曰勿怕公笑曰豈有怕打楊椒山及繫刑部瘡甚吏畏禍莫敢睨公公乃自破甕碗刺右股出血數升復手小刀割左股去其腐肉旁觀者咸爲戰慄公顧自如左在獄三年以乙卯十月晦死西市臨行刑作詩二首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萬古生前未了事留與後人補天王自聖明制度邁千古平生未報恩

再死而不顧者也公始忤仇鸞偶不死奔走絕塞間稍稍徵用去訊繫時無幾痛哭之狀宜猶在心目張安人所以語公與古牛衣之說亦何以異而公不懼不惑卒直諫以殞其生此其視唐子方諸人且猶過之矧叔世碌碌者耶

續自警編卷之十一終

李



續自警編卷之十二

嘉興府知府前御史金谿毅所著書集
廣忠諫

君子守道勢不能戕也故實意專而有樂恢之貞固

蔡京任而有劉達之鄒志完忠於諫田畫王回又

益之氣節可謂交以德矣然則君子食君之祿可不以忠諫自任乎

賈誼上疏漢文有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語竊

意帝恭儉之主寧當有遊樂事誼特假是以發警

耳及觀賈山所上至言云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

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毆射獵一日

續自警編

李

再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又云今

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

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然則文帝真

復有是事矣而帝不失為漢守成之令主者帝能

納三臣之言也史稱帝每朝即從官上書疏未嘗

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未嘗

不稱善又稱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

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帝之能納諫如

此能自克也如此射獵之娛於帝何有衆受絕矣

正后從諫則聖帝晚節玄默躬行黎民醇厚治興

成康並美有以哉

魏文侯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羣臣皆曰仁君也翟黃曰君非仁君也君伐中山不封君之弟而封君之子非仁君也文侯怒翟黃趨出次至任座座對曰仁君也君仁則臣直黃之言直是以知君仁君也文侯乃復召翟黃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秦王怒中期徐行去人爲說秦王曰此悍人也適遇明君故也遇桀紂必殺之矣王因弗罪韓氏城新城期十五日而成有一縣後三日司空段喬執其吏囚之囚者之子走告封太子高子高見

續自善編

不棄

卷三

喬自扶上城曰美哉城此大功矣子有賞矣自古及今功若此其大而以罪戮者未有之也子高出喬夜解其吏之囚者而出之夫善救人者必先解人之怒而示之以其所樂聞然後其言不勸而自行也若此者非夫善救人者耶漢田蚡繫灌夫罪至族實嬰上書武帝言夫名冠三軍乃天下壯士非有大惡不當誅而蚡盛毀夫所爲橫恣嬰度無可奈何因言蚡短上使簿責嬰悉論灌夫支屬嬰棄市宣帝以蓋寬饒怨謗下吏議鄭昌上書頌曰山有猛獸豺狼爲之不採國有忠臣姦邪爲

之不起寬饒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義之節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直道而行多仇少與臣幸得從大夫之後不敢不言上不聽寬饒自刎北闕下呂伯恭云解人之怒須是委曲順其意慨彼不是然後徐以言語解之其怒方息若他人正說彼不是我却以爲是激之也田蚡正怒灌夫而實嬰乃言夫名冠三軍宣帝正怒蓋寬饒而鄭昌乃言猛獸在山豺狼不採故二人卒不免死吳張溫被斥還郡將軍駱統表理溫曰溫洪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議論之辨卓犖冠絕偉犖耀世

續自善編

不棄

卷三

世人未有及者論才可惜言罪可恕孫權不納裴松之以爲權既疾溫名盛而統方驟言其美何異燎之方盛又擣膏以熾之此皆不善救人者霍光以車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內異言下王平徐仁獄朝廷皆恐丞相坐之杜延年奏記光言丞相素有守持而爲好言於下至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延年愚以爲丞相故用事不可棄也於是不及千秋史臣謂延年論議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唐穆宗時崔發毆曳中人因繫獄不以郊赦原臺諫李勣張仲方倫申救皆不聽李逢吉從容

言曰崔發毆戕中人誠大不恭然其母年八十因發下獄積憂成疾 陛下以孝治天下所宜矜念上愍然曰比諫官但言發寃未嘗言其不恭亦不言其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爲不赦之即釋其罪逢吉之言委曲正如延年救千秋者吳曾云止罵所以助罵助罵所以止罵又曰勸人不可指其過須先美其長人喜則語言易入怒則語言難入觀上數事具驗之矣東坡下御史獄張安道上書救之令其子恕至登聞鼓院投進恕徘徊不敢投又之東坡出獄見其副本吐舌色動人詢其故不答

續自筆編 卷之三

五

其後子由見之云宜吾兄之吐舌也此事正得張恕力或問之子由曰獨不覓鄭昌之救蓋寬饒乎其疏云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正是激宣帝之怒爾寬饒以犯許史輩有此禍乃再許之是益怒也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舉朝廷爭勝耳安道之疏乃云其實天下之奇材也獨不激入主之怒乎劉器之嘗云是時救東坡者宜但言本朝未嘗殺士大夫今乃方開端則是殺士大夫自陛下始而後世子孫因而殺賢士大夫必援 陛下以爲例神宗好名畏義疑可止之春茲錄以告諸思進

言而救人者語云利人之事可用雖獨力亦當自爲害人之事於戲語中雖一念不可妄發人能以此語存諸心庶幾所宅者厚而其發也不薄矣

此齊那時以經授皇太子厨宰進太子食有菜曰邪蒿令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殺下所宜食顯宗聞而嘉之昔周文王使太公望傳太子發太子發嘗鮑魚而公弗與太公曰禮鮑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那有見太公之所以傳太子者矣

續自筆編 卷之三

五

宋太祖謂秦王侍講曰帝王子當務讀經書知治亂太體不必學作文章無所用也太宗聽政之暇以觀書及筆法爲意嘗令中使王仁詹持御札示侍書王著著曰未盡善也太宗臨學益勤又以示著著對如前仁詹詰其故著曰帝王始攻書或驟稱善則不復留心矣父之復以示著著曰功已至矣非臣所能及其後真宗嘗對宰相語其事且嘉著之善於規益夫帝王所貴於學者其在攻書而已乎孝宗即位詔求直言朱熹上封事言陛下毓德之初躬御簡策不過諷誦文辭吟詠情性又頗留

意老子釋氏之書夫記訓誨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寧宗嘗謂退朝無事恐自怠惰非多讀書不可中書舍人彭龜年奏帝王之學與書生異惟能虛心受諫遷善改過乃聖學中第一事豈在多哉葉味道遷宗學諭輪對言人主之務學天下之福也必堅志氣以守所學正綱常以勵所學用忠言以充所學理宗視朝謂將俸監主應麟曰爲學要約見古人之心應麟對曰嚴恭寅畏不敢怠違克勤克儉無自縱逸強以馭下制事以斷此古人之心然操舍易忽於眇綿統業每忘於游衍帝嘉納之若數臣者可與論聖學矣

宋熙寧四年呂誨表云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平方不知脉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先後妄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肢寢成風痺遂難行步非徒憚跼盤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爲之奈何雖然一身之微固未足卹其如九族之托良以爲憂是思進祿以

偷生不俟引年而還政識者知其以身而喻國也建炎初李綱言災異變故譬猶一人之身病在五臟則發於氣色形於脉息善醫者能知之所以聖人觀變於天地而脩其在我者故能制治保邦而無危亂之憂淳祐中吳潛言國家之不能無敵猶人之不能無病今日之病不但倉扁望之而驚庸醫亦望而驚矣願陛下篤任元老以爲醫師博采衆益以爲醫工使臣輩得以效牛溲馬勃之助施師點一日入對後殿上曰朕前飲冰水過多忽暴下幸即平復師點曰自古人君當無事時快意所爲忽其所當戒其後未有不悔者上深然之金楊雲翼嘗患風痺得稍愈哀宗親問愈之方對曰但治心耳心和則邪氣不干治國亦然人君先正其心則朝廷百官莫不一於正矣上矍然知其爲醫諫也元中統中康希憲久疾在告詔徵揚州名醫王仲明視希憲疾既至希憲服其藥能杖而起帝喜謂希憲曰卿得良醫疾向愈矣對曰醫特善藥以療臣疾苟能戒慎則誠如聖諭設或肆情良醫何益蓋以醫諷諫也皇太子問治道希憲曰君天下在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臣病雖劇去之

於天所甚憂者大奸專政羣小阿附誤國害民病之大者殿下宜開聖意急爲屏除不然日就沉痾不可藥矣

錢適爲侍御史元符末攻曾布章數上正急會其子病明日將對其夜子死適跨馬入朝不復內顧既歸而後舉哀朝廷頗知之布敗適除中丞誥詞蹇蹇匪躬吟吟弗子之譽

諫諍

楊文敏公榮曰吾見人臣以伉直受禍者每深惜之事人主自有體進諫貴有方辟如侍 上讀千文

續前卷

卷之三

三

上云天地玄紅未可遽言也安知不以嘗我安知上主意所自云何安知玄黃不可爲玄紅遽言之無益也俟其至再至三或有所詢問則應之曰臣幼讀千文見書本是天地玄黃未知是否此可謂得進言之方矣乎

大學士解公縉大庖西上封事萬言其畧曰陛下挺生南服一統華夷功高萬古既無女寵外戚寺人藩鎮之患又無貨利聲色遊畋玩好之欲既皆遠過於漢宋又何遜讓於唐虞惟願陛下以天地爲一體以天下爲一人令出惟行也不宜於數

改刑期于無刑也寧失於不經故令數改則民疑疑則不信刑太繁則民玩玩則不清立國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無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良由誠信有間用刑太繁也臣見陛下好觀說苑韻府雜書與所謂道德心經者臣切謂甚非所宜也說苑出于劉向向學不純溺于妄誕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橫之論壞人心術莫此爲甚韻府出元之陰氏鄙猥細儒學孤識陋蠅集一時免園寒士抄緝穢蕪畧無可采陛下若喜其便於檢閱則願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請得執筆而題其後上泝

續前卷

卷之三

三

唐虞下及殷周根實精明隨事類別刪其無益勒成一經豈非太平制作之一端歟禮記出於漢儒蕪雜尤甚宜及時刪改臣御經進訪求審樂之儒太倫百王之典作樂書一經以惠萬世若夫配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脩七廟之制奉天不宜爲進宴之所文淵未脩夫館閣之隆太常非俗樂之可肄官妓非人道之所爲禁絕倡優俾於變之民不遷於淫巧易制閭寺導天子之貴不近於刑人執戟 陛墀皆爲吉士虎賁趨馬悉用俊良雖門戶掃除之後命公卿子弟之賢任諸侯王於衆職

定久任法而加封木輅朴居而土木之工勿起佈
墾荒田而四夷之地勿貪釋老之壯者驅之俾復
於人倫經呪之妄者火之俾絕其欺誑斷所謂瑜
珈之教禁所謂符式之科絕鬼巫破淫祀省冗官
減細縣痛懲法外之威刑永革京城之工役流三
年而聽復杖八十以無加婦女非惟薄不修毋令
逮係大臣有過惡當誅不宜加辱治曆明時作事
但伸播植之宜何用建除之謬伏見 陛下拳拳
於畏天畏鬼神而所謂畏民者則未至也孽孽於
治民治強暴而所以治必者猶未至也繁盛之衆

續通志

卷之三

三

衣服之齊脩舉之時儀文之脩此畏天畏鬼神之
末事也傳書之期獄訟之斷詔誥之勤鈞鉅之巧
此治民治強暴之支流也近年以來臺綱不肅以
刑名輕重爲能事以問囚多寡爲勛勞甚非所以
厲清要長風采也夫人自牧過之不給何暇効人
之過人自以言爲諱何能有諫諍之言御史糾彈
皆承密旨未聞舉善但曰除奸蓋入人之罪或謂
無私而出人之罪必疑受賄逢迎甚易而或蒙褒
管牧甚難而多得禍也 陛下進人不擇於賢否
授職不量于重輕建不爲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

錙銖置奸朋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
士經明行脩而多困于州縣屈于下僚孝廉人材
寘踏躐超而咸布于朝省驟歷清華推埋器悍闖
茸下愚者朝捐刀鐔暮擁冠裳左棄筐篋右綰組
符剔復之賤袞繡巍哉負販之傭輿馬赫奕雖曰
立賢無方亦豈悅詢有德古者鄉鄰善惡必記今
雖有申明旌善之舉而無黨庠鄉學之規互知之
法雖嚴訓告之方未脩紀綱不立節目無張臣欲
取古人治家之禮睦鄰之法若古藍田呂氏之鄉
約今義門鄭氏之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太族率先

續通志

卷之三

三

以勸旌之復之爲民表率此不可視爲迂闊而不
切當今之急務也 陛下天資至高合於道微百
家神恠誕妄恍惚無不洞曉其謬然猶不免欲以
愚弄天下若所謂以神道設教者臣謂不必然也
所謂傳國寶者臣考按前史焚燬久矣屢求屢得
真偽莫明即真有之區區李斯之書秦政之制何
足爲寶哉地有盛衰物有盈歎而商稅之徵率皆
定額盈也奸黠得以侵欺歟也良善困於補納夏
稅一也而茶椒有糧果絲有稅既稅於所產之地
又稅于所過之津何其奪民之利如此之密也且

多貧下之家不免拋荒之咎或疾病死喪逃亡棄失今日之土地無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徵聚有前日之稅糧里胥不為呈州縣不為理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禪辦以當役役重而民困又土田之高下不均而起科之輕重無別或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欲拯其困而事其弊莫若行授田均田常平義倉之法積之以漸至有九年之食無難者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近世徂于晏安驕名城銷鋒鏑禁兵諱武以為太平一旦有不測之虞連郡至望風而靡武備隳壞過也及今脩治不宜動衆但教有司以時整葺開武舉以收天下之英雄廣鄉校以延天下之俊乂古時多有書院遺基學田舊業貢士有庄義田有族皆宜興復而廣益之夫罪人不孥罰弗及嗣連坐起於秦法孥戮本於偽書今之爲善者妻子和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蹈其罪况律以人倫爲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聽之於不義則又何取夫節義哉尚書侍郎內侍也而以加於六卿郎中員外郎何職也而以名爲興屬御史詞臣所以居籠臺閣郡守縣令不應迴避鄉邦同寅協恭相倡以禮而今内外百司

播楚屬官甚於奴隸是致柔懦之徒蕩無廉恥之節一爲下官肌膚不保甚非所以長孝行厲節義也臣但知罄竭愚衷欲言固不止此急於陳獻畧無次序亦不暇組織成文冀以將來取譽惟陛下幸垂鑒焉 上覽之喜數稱公奇才

尚書象山錢唐貌魁梧善飲食元未隱道山谷年將六旬見四海定于一赴京敦陳王道先獻一詩其詩曰大明洪武元年春春雷一聲天地響龍飛在天雨如膏大地山河真氣象山人芒屨海東山山形如象山色丹丹山之南有白日山公隱道林間一朝雲氣蔽白日天昏地暗人變類人公變類心鐵黑山人鐵心仍鐵肝山人名不掛唇齒山人不與人相似具江江上吳山青吳山有城高百雉好風吹步上京師鐵杖麻鞋見天子天顏悅憐天開明謹身殿中承聖旨致君堯舜端有時山中事業當如此詩既稱旨授刑部尚書明年已酉孟冬上讀孟子節文欲去其配饗即上疏諫先是命旨來諫者當射殺之唐置宰相胸堂受射上見其諫甚切命太醫院療其箭瘡配饗得不廢後人贊曰引棺絕粒箭當背誓死扶持亞

聖公仁義七篇文莫靈冕旒千載繪成龍批鱗既奮回天力沒齒終成衛道功那得洪恩徧寰宇泮宮東畔置祠宮

四明桂芳良洪武初爲正字 太祖一日問好善嫉惡之要對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人君當以至公無私爲好惡 上喜曰聖人之言足以切又曰朕心每火炎于上喜怒不常何也曰損以懲忿窒慾又郊祝文有予我字 上怒將罪作者考良進曰湯祀天曰予小子履武祭天曰我將我饗儒生泥古不通煩 上譴呵衆遂得釋

續自警編 卷之三

卷之三

永樂十九年三殿災詔求直言李文忠公時勉條上十五事未幾構譏下獄二十一年出獄復其官獻陵初即位公有疏諫疏留中不知所指云何上怒縛至便殿命力士捶十八爪折其肋幾死明日改監察御史又明日下詔獄宣德元年十月上恨公言慙觸 仁考怒令縛時勉來朕面鞠必殺時勉已又令王指揮縛時勉斬西市王指揮出端西旁門公已爲先輩使者縛入端東旁門門中相左王指揮至獄知公入亟走還縛公送西市公已得見 上上顧憐時勉忠臣能直言立脫公桎

續自警編 卷之三

卷之三

永樂時姑蘇陳祚以進士爲河南叅議與分巡官交章言事編置均州泰和山且十年 景陵起爲御史疏請 上讀大學衍義 上怒曰蠻蠻朕不讀書大學且不識豈堪作 皇帝乎并逮其妻子族人繫詔獄五年出獄復發遼府不法事又下獄出又劾法司亂成法吳文定公曰陳御史忠義之心剛大之氣陪而復奮幾死不悔天下想望其風永云

正統己巳之變葉文莊公盛爲兵科給事中率同列上請誅將臣扈從失律者謝天下然後練兵選將

討虜復讐如此則大綱既正大義自伸一日三疏
悉中機宜虜退請明賞罰言効勞如孫鐘死事如
謝澤韓清宜賞以示勸守關不嚴赴難不力不可
不罰以示懲監守城兵助于少保德勝之捷時比
虜方張大臣有奏留邊兵守京師者公言今日之
事邊關爲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
土木紫荆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邊關不
固縱守京師不過保九門耳如陵寢郊壇社稷田
里生靈何急宜固守宣府居庸便會河南陳州流
民聚爲變勅公往視除貪虐賑飢寒民稍解散得
安輯景泰元年春還朝疏進淺名書請迎駕者留
中以李秉薦協贊獨石諸城守備都督孫安軍務
獨石馬營八城被虜殘毀未復列上利害可興革
八條得次第罷行又設暖舖便行旅均疏圖給將
士贍死扶傷興學練士制度品式纖悉備具又請
官銀五千兩買牛千頭摘戍卒不任戰者屯田給
軍中諸費後改吏部六年賑圻內八年北虜入河
套議增兵設險或請大舉搜套驅虜出河外沿河
築城堡抵東勝徙民耕守其中 勅公往議方畧
又上言搜河套徙東勝未可輕議惟增兵守險可

爲遠圖宜令守臣剗削邊牆增築城堡收新軍以
實邊選土兵以助守便 上從之公在吏部留意
人才務求行實議論恒守經義卒謚文莊公博學
宏才清脩苦節言行相孚文武兼濟每稱慕范希
文惜其未獲柄用當是時慎選諫官如公及姚夔
林聰尹旻張寧輩皆壯貌才識行藝相副尹嘗問
張宣德以來眼中人物誰第一張曰李聰尹曰李
聰何敢望與中
宣德元年高煦反 車駕親征罪人既得尚書陳山
迎見 上請乘勢移師彰德襲趙王則 朝廷無
憂矣 上疑之以問楊榮力贊其決又語蹇義夏
原吉二人依違其間榮隨傳 旨令士奇草
敕詰趙王士奇曰事當有實天地鬼神其可欺乎今
當以何爲辭榮曰今逆黨言實與趙謀即是何患
無辭士奇曰如此能服人心否乎往見蹇義夏原
吉反覆言不可狀蹇夏即如公言當若何士奇曰
朝廷重尊屬若厚待之有疑則嚴防之當必無虞
而國體正矣二人曰 上今特信榮言不繫吾輩
可否士奇見榮曰 太宗皇帝惟三子今 上惟
二叔其有罪者不可恕無罪者當加厚庶幾仰慰

皇祖在天之靈崇意不解曰汝不草 敕則吾當以
聞時惟楊溥與士奇意合溥曰吾二人俱請入見
明其友義榮先趨入士奇二人繼之門者不內俄
復召蹇夏蹇夏以士奇言白之 上不憚而止
車駕還京師意大悟不復論彰德事然言者猶喋
喋 上皆不聽持 召士奇曰論趙王者日益多
當何如對曰今日宗室惟趙於 陛下最親當思
保全之豈可惑羣言 上曰吾亦思 皇考於趙
最友愛且吾惟此一叔奈何不愛今思所以保全
之道欲封羣言示之自處士奇曰更得一 璽書

續通志

卷之三

全

諭之尤好遂遣廣平侯袁容都御史劉觀持

敕往諭且示以衆言趙王得書喜曰吾生矣即獻護

衛上表謝 恩而言者頓息 上待趙王日親厚

因薄陳山竟疎黜之久 召士奇諭曰吾待趙叔

不失親親之禮爾有力焉

尚書楊公守陳官司經局洗馬經進講武成篇曰

論語稱舜無爲周書稱武王垂拱皆能致治後世

人主有深拱禁中委政內侍者召閭樂之禍高居

無爲惟對嬖艷者啓祿山之亂何也蓋舜武能舉

相除凶悖信明我憂勞於先逸安於後後世直安

危利災以逸居逸以故危亡弘治元年 上疏論
講學德政畧曰 陛下御極以來屏棄珍玩放
奇衷聰納忠諫躬覽題奏持此不懈可幾堯舜臣
愚過慮正始猶易保終實難若內養弗深外資弗
博銳志少懈愆心漸滋有初鮮終古今大戒乞開
經筵 御午朝聽講未明輒賜清問必求明悟不
憚咨詢午朝政事口奏畧節面領裁斷其有軍國
重務即召大臣從容面議仍許諫官隨伏彈駁太
抵一日之間居文華殿之時多處 軋清宮之時
少俾賢才常接於耳目視聽不偏於左右則內外

續通志

卷之三

全

交修始終如一若但如近日日講午朝應故事凡

百題奏皆付司禮諸臣調 旨批答臣恐積弊不

革後患滋深上是公言下禮部三月御經筵禮部

并請午朝得如公奏後數年 上時召輔臣坐論

政事閱章奏皆自公發之公孝友方正與人交篤

於信誼居常恂恂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至說

理論事辯是非毅然不可屈博學多論文詞淳雅

謚文懿 全疏見忠愛類

其文定公寬歷官翰林坊詹侍 康陵東宮宮中侍

監不飲太子近儒臣數移事間講讀公率宮僚上

斯曰仰惟 東宮講學寒暑風雨則止朔望令節則止一歲不過數月一月不過數日一日不過數刻况又間有推移時或罷歇古人八歲出就外傳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借曰習讀於內終不若就傳於外 上嘉納公進講閒雅詳明意存規誨至理亂邪正安危之際猶反復朗誦冀開悟

學士劉公球正統八年夏雷震奉天致應詔陳十事其一勤聖學以正心德其二親政務以總軋綱其三別賢否以親正士其四選禮臣以重祀典其五嚴考覈以督吏治其六慎刑罰以彰憲典其七罷

續自華編

卷之三

全

營作以蘇人勞其八薄稅歛以甦民困其九息兵威以重民命其十脩武備以防外患內臣王振怒公言總攬軋綱意詆振欲置公死地因董璘乞為太常卿遂誣公代畫疏矯 旨逮公不知何坐大呼死訴 太祖 太宗縛公至暗獄中斧鎖暴下碎其體極慘毒其邑人成器設公位龍泉山巔為文哭而祭之名其地為祭忠臺後贈學士謚忠愍寺丞鍾公同景泰三年為御史因 上易儲每獨坐深思泣下已而懷獻太子卒公入朝待漏與禮部郎中章綸論儲位事慷慨流涕五年九月公遂

上疏請復立沂王東宮以固宗社并陳時政闕失疏入下 詔獄械繫極苦杖之不死六年八月又與廖莊同杖 闕下下獄竟死獄中 裕陵復辟曰鍾同忠誠節義可貴金石贈大理寺寺丞官其子啓通政司知事謚恭愍

尚書廖公莊初為刑科給事中抗疏劾內閣西楊不職景泰五年災異求直言公上疏仰惟 上皇被留虜庭 皇上撫有萬方屢降 詔書以大兄皇帝鑒興未復虜讐未報為意 皇上之心即堯親九族舜徵五典之心也賴郊廟神靈 皇上勝算

續自華編

卷之三

全

迎歸 上皇於南宮臣遂臣未知 皇上於萬幾之暇曾時朝見以叙天倫之樂敦友愛之情否也臣自為翰林庶吉士刑科給事中大理寺丞時伏覲 上皇即位之初遣太師英國公張輔吏部尚書郭璉為正副使冊封 皇上奄有大國每遇正旦冬至令羣臣朝 皇上於東廡百官感 上皇兄弟友愛如此天下其有不治乎今幸 上皇迎歸伏望篤親親之恩萬幾之暇時時朝見 上皇於南宮或講明家法或商確治道仍令 上皇亦得朝見以慰 上皇之心如此則孝弟則

家恩義通於神明災可弭而祥可召矣然所係之重又不特此太子者天下之本臣愚竊以爲

上皇諸子 皇上之猶子也宜令親近儒臣誦讀經書以待 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 皇上

有公天下之心蓋天下者 太祖 太宗之天下

仁宗 宣宗之繼體守成者此天下也 上皇

之北征亦爲此天下也今 皇上撫而有之必能

念 祖宗創業之艱難思所以繫屬天下之人心

矣近年日食星變地震且陷山崩水溢災異疊見

非止霜雪不時而已臣竊憂之以爲弭災召祥之

續通志

全

道莫過於此詞意悲懇留中不報明年閏六月內

艱來京適章鍾二疏入 上忽念公往年有疏大

類二人并逮三人杖午門前不死謫定羌驛驛丞

裕陵 復辟召還適內艱除服改南大理卒贈刑

部尚書諡恭敏

尚書章公綸景泰初爲儀制郎中屢有論建條上太

平十四事一曰躬攬輓綱在聖德英明二曰緝熙

聖學在儒臣直說三曰面議大政在委任孤卿四

曰爲政得人在愛惜名爵五曰肅正朝綱在激勸

憲諫六曰廣開言路在聽用忠良七曰敬畏天戒

在下詔求言八曰精慎選舉在舉主得人九曰嚴

明考覈在黜陟公當十曰守備邊境在選將練兵

十一曰征討不庭在專任將帥十二曰禁止罪犯

在恪守律例十三曰官吏養廉在沙汰冗職十四

曰作興人材在教養有道反復萬餘言互刺也先

行成公言暫宜結和好力圖脩攘又言災變非常

宜下詔求言保獻太子卒人心危懼御史鍾公諷

禮部請復立沂王東宮禮部大臣縮首咋舌曰作

死公憤即具疏陳脩德弭災十四事一畏天戒二

任災理三養聖躬四節幸御五務儉約六勤論政

續通志

全

七惇孝義八慎賞賚九重名爵十革巡撫十一擇

重臣十二辯異端十三却貢獻十四汰冗官其大

者言內臣不可干外政倭臣不可假威福後宮不

宜盛聲色又言 皇上君臨天下十有四年

陛下親爲臣子又以 天位授 陛下稱 太上皇

帝天下至尊也月朔望及歲時節旦宜率百官朝

見延安門外復 汪后於中宮以正壺儀復沂王

於東宮以定國本 上見疏人怒下公詔獄炮烙

煨煉迫公引大臣及通南城狀體無完膚竟不承

以鍾同先嘗 上言并逮欲殺二人會天大風雨

黃霧四塞乃止廖莊自南京來亦嘗請復儲者遂
縛三人至午門前杖一百鍾公死廖公遠請錮禁
獄中越二年裕陵復辟輒嘆綸好臣子為朕家
事受苦毒出獄中脫桎梏拜禮部右侍郎上令
內侍檢公十四事疏不得內侍從旁誦數言
上亟稱嘆曰好官人襄憲王來朝問公稱公節義
泰陵即位特贈尚書謚恭毅餘謚言見名臣錄
按察使楊公瑄天順初為御史印馬圻內民羣訴曹
石二凶奪民田若干頃公疏劾二人治寵擅權勢
上喜公敢言稱職命吏部記公名且大用既還
京望亭連見祥亨二凶日益張公與十三道御史
議班劾二凶有洩語二凶者二凶先諧諸御史
上前暨彈章入上怒召諸御史詰文華殿俾誦
彈章詰公公與御史周斌且誦且對歷陳二凶罪
狀甚悉下諸御史詔獄逼公誣列大臣刑甚慘酷
數頻死卒一語不他及理刑者文致公坐死掌道
者謫戍餘貶斥奏上會京城大風雷拔木壞屋走
正陽門下馬牌于郊外得從末戚公竟戍遼東鐵
嶺道遇赦還或謂公宜詣二凶謝庶免後禍公不
可復謫戍廣西南丹二凶相繼誅釋歸田

茂陵即位陞浙江按察司副使築海塘有功復脩海
鹽縣塘踰二千三百丈工尤巨禦患尤大陞按察
使餘見名臣錄
給事中張公寧景泰五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七年
內閣陳王以其子不得鄉舉順天考官劉文介幾
中傷得罪公疏言元宰私其子陷考官失大臣體
天順中數裁曹石請乞事上以是知公茂陵
即位乞經筵進講大學衍義又薦起王竑李秉為
兵部尚書都御史諸大臣不說皇太后生辰設
齋醮禮官欽大臣金錢祈福公疏言人臣當和衷
敬德仰資聖孝上綏懿祉釋老不當崇奉辨香非
可祝行之祗壞風俗傷名教南京給事中王徽等
劾南陽獲罪謫邊公又合六科申救以故諸大臣
忌公陞公汀州知府
羅一峯起復疏
脩譔羅公倫成化二年進士對策萬言中引程正公
言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
妾之時少執政欲節其下句公不從為脩譔會南
陽起復公請私第言不可復上疏曰倫才識庸下
學問粗淺頃承天問賜對大廷猥蒙

聖恩親置首選每自感勵思酬獎遇凡 聖學大要
君道急務 朝廷闕失紀綱廢弛官吏貪酷生
靈愁苦風俗弊壞士氣萎靡兵戈擾攘飢饉荐臻
提其綱領疏其節目狀其情實探其根源爲萬言
書獻于 陛下以舒天下之望以酬 陛下之恩
顧筮仕未久諳練未深而又廟堂大臣百僚廢案
必有憂臣之所深憂言臣之所欲言行臣之所欲
行臣以疎遠驟進之人恐蹈冒言越職之罪是以
心雖懷憂口不敢言口雖欲言時未暇及此臣之
罪也亦臣之分也近者李賢遺喪之時 朝廷下
起復之命臣竊謂李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所關
風化所繫天下所瞻後世所監左右侍從給舍臺
官有知義理不顧流俗必陳正論以扶綱常是用
緘默因循至今言雖若迂所關甚大事雖若緩所
繫甚切由前數事臣既未暇陳由此一事臣又未
敢論是乃偷合苟容之徒非有忠 君愛 國之
心固非 陛下求臣之本心亦非愚臣報 陛下
之夙願也雖越職忤義君子所嫌未同而言聖人
不與然先王立制時政有失廢人工藝猶待匡諫
况臣備員近侍蒙 恩深重扶植綱常臣之志也

披寫愀憤臣之忠也惟 陛下亮之伏讀 聖
有曰朕夙夜惓惓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倫明於
上風俗厚於下 陛下是言真可爲 國家扶綱
常天地立民極萬世開太平者也然欲正大綱莫
先於明人倫厚風俗欲明人倫厚風俗莫先於孝
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國而非此不可以爲國
家而非此不可以爲家人而非此則禽獸矣中華
而非此則夷狄矣故先王制禮子有父母之喪君
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人孝也古者求忠臣必
於孝子之門誠以居家孝故忠可移於君爲人臣
者未有不孝於親而能忠於君者也爲人君者未
有不教其臣以孝而能得其臣之忠者也昔子夏
問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禮與孔子曰魯公伯
禽有爲而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例者吾弗
知也 陛下於李賢以金革之事起復之歟則賢
所未聞也以 國家大臣起復之歟則禮所未有
也似與先王制禮之意不同也似與孔氏之言不
類也似與 陛下策臣之初意不合也以故事大
臣當起復歟則爲君者當以先王之禮教其臣爲
臣者當據先王之禮事其君臣不暇遽舉請以宋

言之仁宗嘗以故事起復富弼矣弼之辭曰何必
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
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以故事起復劉珙矣珙
之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華
之名以私利祿之實孝宗卒允其辭此二君者未
嘗拘當代之故事以強起其臣此二臣者未嘗循
當代之故事以苟從其君故功澤加於當時名聲
垂於後世史筆書之以爲盛事士夫誦之以爲美
談此無他君能教其臣以孝臣有孝可移以忠於
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史高之欲援劍起復焉

續自筆編 本卷之三

全

丞相王黼起復爲執政陳宜中起復爲宰相賈似
道起復爲平章此數君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
起其臣此數臣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從其君
然生靈以之而困天下以之而亂社稷以之而傾
貽禍於當時遺臭於後世此無他君不教其臣以
孝臣無孝可移以忠其君也詩曰殷監不遠在夏
后之世臣願 陛下以宋爲鑒使賢盡孝於親焉
萬世之大臣 陛下以禮處賢爲萬世之大君此
臣之願也亦賢之分也以賢身任天下四方多虞
而起復之與則仁宗之時契丹桀驁未爲無虞也

孝宗之時金虜威強未爲無事也 陛下必欲賢

任天下之事不專門內之私則賢身不可起口則

可言宜降溫 詔俾如劉珙不以一身之戚而忘

天下之憂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則必言言之則

必盡 陛下於賢之言聞之則必行行之則必力

則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

而不言言之而有隱 陛下於賢之言聞之而不

行行之而不力則賢雖起復猶不起復也 陛下

無謂廟堂無賢臣庶官無賢士君孟也臣水也孟

圓則水隨以圓孟方則水隨以方君好諫則臣隨

續自筆編 本卷之三

全

以直君好諛則臣隨以佞臣直則恃旨多忤旨多

則惡心生惡心生則祿不可保身不可安矣誰肯

不保其祿不愛其身乎臣佞則順旨多順旨多則

愛心生愛心生則寵愈可固位愈可安矣誰肯不

固其寵不安其位乎 陛下誠能於退 朝之暇

清閑之燕畧崇高貴重之勢親直諫博洽之士開

懷放納降禮尊延講 聖學之大要明 君道之

急務詢政事之得失察生民之利病訪人才之賢

否考古今之治亂詠風俗之盛衰咨邊防之緩急

舍一己之見而以衆人之見爲見舍一己之知而

以衆人之知爲知順 旨之言則察而逐之使貢
諛保寵者無以自容忤 旨之言則容而受之使
輸忠爲 國者得以自盡羣策畢陳衆賢並用則
賢所欲言者人亦能言之又何必遠先王之禮經
拘先朝之故事損大臣之名節虧 聖明之清化
而後天下可治哉 朝廷舉措大臣出處天下觀
之史筆書之清議不行於 朝廷天下以爲何如
公論雖不行於今日後世以爲何如誠不可不懼
也誠不可不慎也夫賢之起復尤諉之曰負天下
之重任應先朝之故事比年以來 朝廷以奪情

也 陛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意其平昔之
計不過阿媚權勢預爲已地及遭通喪之時則必
曲爲諛說上蒙 天聽不曰此人辦事理可奪情
則曰此其故事例當起復既遂奸計畧爲虛辭一
不俞允歡然就位未有堅請如富弼懇辭如劉珙
者也名曰奪情實則貪位名曰起復實則戀祿且
婦於舅姑喪亦三年孫於祖父母禮有期服奪情
於夫初無與其妻起復於父初無干其子今或館
舍如故妻孥不動乃號於天下曰本欲終喪 朝
廷不容雖三及童子臣恐其不信也爲父者所
以望其子之報豈擬至於此哉爲人子者所以報
其親之心豈忍至於此哉枉已者未有能直夫人
忘親者未有能忠於君望其直人而先枉已望其
忠君而先忘親 陛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
何不使之全孝於家而後移忠於 國哉昔富弼
有母喪韓琦言起復非盛世事而富公竟不可奪
史嵩之遭父喪太學生羣攻之至數百人而嵩之
竟乞終制今大臣起復羣臣不以爲議且從而爲
之辭所以豫爲已地也羣臣起復大臣不以爲非
且從而成其事亦所以豫爲已地也大臣既無忌

後何慙羣臣既有例大臣復何辭今之大臣
韓琦富弼之罪人今之羣臣又太學生之罪人
也上下成風靡然同流致有公無起復之例私爲
匿服之計例在溥恩則匿服以受封例在得官
則匿服以聽選例在授科則匿服以應舉例在遷
官則匿服以候選例在求賄則匿服以之任率天
下之人爲無父之歸臣不忍聖明之世風俗之
弊綱常之壞一至於此也夫愛親之心孩提有之
短喪之說下愚耻言况在冠裳之列聞聖賢之道
肯於其親無五年之愛乎特以貪利遂至忘親乳

續自書

卷之五

奏

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又曰上有好者下必
有甚焉者陛下誠能守先王之遺禮遵祖宗
之成憲待之以禮義而不縻之以爵祿激之以廉
耻而不誘之以名位使積習之弊脫然以除則忠
孝之心油然而生向雖忘其親今則爲孝子向雖
後其君今則爲忠臣亦理之所必有勢之所必至
也特在乎陛下轉移之間何如耳天子者以
孝治天下者也大臣者佐天子以孝治天下者
也欲孝行於天下必先行於大臣臣願陛下不
武軍議斷自聖衷取回內臣許令李賢依官例

續自書

卷之五

奏

故事守制依劉珙故事言事其餘已起復者悉令
追喪未起復者悉令終制脫有金革之事亦從墨
衰之制任國事於外盡心喪於內朝廷既正
則天下自正大臣既行則天下自效人心天理不
可泯滅誰肯甘心爲不孝子覲顏爲不忠臣乎綱
常由是而正人倫由是而明風俗由是而厚士心
由是而純紀綱由是而張國勢由是而一矣臣
言一出犯者皆忤衆怒羣猜將無不至不曰狂生
妄議未諳國體則曰腐儒迂談不達時宜不曰
矯激干名希求進用則曰道理雖是窒礙難行近
年以來類爲此語阻塞言路折挫士氣臣雖愚昧
豈不自知言忤於人殃及於已議出於今禍貽於
後然夙夜皇皇惟恐上負朝廷下負所學取議
於天下貽笑於後世是以昧死爲陛下言之惟
陛下矜賜優容使謹言日進曲加保護使士氣
日振則天下幸甚謫提舉福建市舶自是臺省少
起復者明年召復官改南京尋辭疾歸隱居金牛
山閉門受徒日以註經爲業每十年卒白沙詩曰
青天白日人千古五典三綱疏一通
太子少保章公懋成化三年爲翰林編脩內庭張燈

下詞臣賦詩公謂莊果黃仲昭曰 國家無事海宇治安內庭燃燈朝士踏歌傳之往矣已非盛事此蘇長公所以有疏而深惜其君之不用也今天子仁聖孝奉二宮將以備耳目之娛極天下之養則斯舉固足以爲樂然大孝養志吾輩盡諫明日三人同上章以培養聖德爲言疏曰成化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內閣遣郎中韓定持小揭帖到東閣及史館分與太常卿兼侍讀學士吳節等令各賦詩臣等各受一帖內開花果煙火等項面帖詩譜題目仍令依舊格擬進及觀舊格俱是玩好

之物鄙褻之詞甚非所以養聖心崇聖德也

陛下即位之初下溫詔放田租絕貢獻停不急之務與民息有大開言路天下欣然承望太平及觀去年以來如遣人造楮國家舊制一聞大臣之言而遂寢節令宴樂每歲常例一因大臣之疏而遂罷向因災異勅諭羣臣同加脩省凡此數事皆臣目擊未嘗不頌陛下從善如流改過不吝決知陛下之不樂於此今日之舉或兩宮在上陛下欲極孝養奉其懷心然大孝養志不徒玩好 母后恭儉慈仁德著天下豈在煙火之樂

哉况兩廣弗靖四川未寧遼東離亂北虜毛里孩包藏禍心江西湖廣大旱數千里民不聊生此正宵旰焦勞不遑暇食 兩宮母后同憂之日又知陛下不暇爲此至於翰林以論思代言爲職雖供奉文字然鄙俚不經之詞豈宜進於君上若不取法聖賢而曲引蘇軾宋郊爲比自取侮慢罪復何辭又嘗伏讀 宣宗翰林箴曰啓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那孟以陳煙火之舉恐非堯舜之道煙火之詩恐非仁義之言臣不敢義陳人謂此直微細事故不足論陳絛止漆器惡青酒停露

臺古之聖帝明王正以欲不可縱漸不可長故也

疏入上怒杖三人闕下左遷知臨武縣果桂陽州判官人稱三君子時羅崇峯論內閣大臣起復非禮亦謫官又稱爲翰林四諫給事中毛玉論救改南大理評事一考陞福建按察使事毅然以振風紀爲已任雖盡心職業顧直以德學顯而不以吏事名其議處番貨通貿易便商聽福安民採礦絕盜托清軍擒恭帝之寇先賑濟平尤沙之賊善政卓然一考至吏部乞致仕閉門卻掃跡弗城府四方弟子執業問難頭賢名公卿嚴穴隱士仰

風接軫貧無供具刈蔬脫粟餉之家食二十餘年
公卿臺諫累薦召公祭酒南監時遭父喪力辭詔
增司業員聽終制赴官服闋上任謹榘度尚德化
厲廉耻諸生翕然向風尋上脩舉學政條陳弊政
二疏陳言治道要務五事曰勤聖學隆經述謹大
婚重詔令敬天戒再疏乞休未允任滿再載疏引
年不待報歸復三疏始得請陞南太常卿辭陞南
禮部侍郎辭致仕公平生襟懷坦蕩不修城府器
度宏偉不見涇汰望之龐朴即之和厚聽其言開
心見誠好賢禮士樂人為善包荒藏疾與物無忤
人與之交則親與之言則信或曰不情處之亦不
逆億也居常無甚異同至臨大事決太議則據經
援古確乎不易性尤寡慾衣服飲食宮室器用隨
遇而安百凡嗜好一不入其心行藏去就以時而
動惟義之歸筮仕九轉至八座居官不過十年歷
俸僅滿三考難進易退之節世尤高之嘗論學者
須大其心胸蓋心大則百物皆通必有窮理工夫
心纔會大又須心小必有涵養工夫心纔會小論
學術去程朱未久又大壞必須真聖賢出方能救
得論正體必先格君心收人才固民心為本然後

政事可舉論世道惟唐虞三代之盛皆是聖人在
上致中和下此則一泰一否抵憑氣運推盈耳論
家法如鄭義門兄弟讓死篤義如此其家安得不
悠久乎論風俗須做憤渠復古之志行藍田呂氏
鄉約庶可一變而厚論卒敬自謂才專一上見功
覺得心中無甚放僻邪侈之雜論窮理自謂才精
義處得力見得進退辭受之節頗分明不敢放過
美食事麟贊公喜怒不形於色恩怨不繫於心終
伐不出諸口驕恭不措于身頑膚不自見小難奉
自揜以間然自名可謂稱精義揚文路公曰儒雅
如黃朱軒豪邁如莊定山公欽華就實獨立其間
風節如羅一峯習靜如陳白沙公既博復約自成
一家至於收四海無瑕之譽膺五福無疆之年此
則同時諸老未有或之先者也嗚呼在漢東都不
為危言之叔度在宋鵲湖不立異論之伯恭公之
謂矣
四公皆理學名賢今摘其進諫一節錄入忠諫類
內餘當考其本傳可為朝夕師法
廢吉士鄒公智星變應詔陳言極論陰陽之理言少
師萬安恃祿怙寵殊無厭足少保劉吉附下周上

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奸全無廉耻世
之所謂小人也南京兵部尚書致仕王恕託志忠
勤可任大事兵部尚書致仕王竑秉節剛勁可寢
大奸直隸巡撫右副都御史彭韶學識純正可決
大疑世之所謂君子也乞盡斥小人而運用君子
又言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夫飛宦官陰
主之御史湯壽潛劾劉尹萬君去劉留侯御史
魏璋承劉風旨劾壽與壽州知州劉堅妄言朝政
嫉公者因入公名下詔獄公身親三木雖餘殘喘
神色自若無所曲撓獄官苦訊公公書謝曰智與

續自書

卷五

七

今湯壽等來往相會或論經筵不宜以大儒大暑
輒講或論午朝不宜以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糾綱
廢弛或論風俗浮沉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
或論邊境空虛無儲蓄之具當事者恨公坐公為
槩妖言惑眾罪死刑部侍郎彭韶辭不判徐文靖
公亦力言吾輩不可使朝廷有殺諫臣名獲免
左遷廣東石城所吏目公既謫毅然就道衣結履
穿幾不能存親識餽遺堅却不受至石城視事甫
兩月廢政悉舉

尚書林公俊初為刑部員外郎時妖僧繼曉最近

梁芳以秘術進得被殊眷發內帑銀數十萬營
建大鎮國永昌寺公上疏極論之請斬繼曉而黜
梁芳其疏曰臣惟人君之德莫大於聽納臣子之
罪莫加於欺罔近年以來災異迭興兩京地震
陵寢搖動日月繼食野熊入禁鑒戒之昭莫此為
甚而醜虜陸梁犯我北鄙邊氓搔擾戍卒怨誠
不可不為之慮也臣愚謂此尚手足之疾耳陝西
山西河南連年飢荒陝西尤甚人民流徙別郡及
荆襄等處日數萬計甚者闔縣無人可者十去七
八倉廩懸罄拯救無法樹皮草根食取已竭飢荒

續自書

卷五

七

填路惡氣薰天道路聞之莫不流涕而避撫巡按
三司等官肉食彼土既知荒旱自當先期奏聞伏
候聖裁顧乃茫然無知愆不加意若若至此尚
猶顧盼徘徊專事蒙蔽視民飢饉而不恤輕國重
地而不言夫物極則變草澤之中禍深難測此誠
腹心危急之疾治之當如拯焚救溺不可少緩者
也乃者大學士萬安等具言將生員人等納米是
固救荒之一策然此等欲事輕賈則彼地空乏買
米無從欲他方轉運則困於劫掠道阻難進臣恐
緩不及事為今之計宜下寬恤之詔重欺罔之

罪以收人心即遣才力大臣并科道部屬廉能等
官分賞 內帑之財星馳前往臨清等處聽其地
里近便有運到官糧或隣封積蓄官為顧軍裝運
兼程以行隨在賑濟則未死之餘民猶或及濟然
臣又有說焉孟軻有云死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
者故患有所不避也臣說一行則可洩天地神人
之憤快 聖祖神宗之心彰 陛下為聖明聰納
之主真萬億斯年無疆之休萬一忤 旨禍止臣
一身耳何惜一身之禍不為 陛下陳之臣聞脩
養之說怪誕無徵佛老之教幻妄無取故其事不

續自華編 不卷五

重

見於堯舜禹湯之世其誣每見於唐宋儒先之論
史冊所稽不可泯也謹按僧繼曉本一險險小人
市井無賴曩者猥指邪術欺誑楚府及至事敗扶
拿却乃竄身逃罪不圖自新益加縱誕潛住京師
多方賁緣誣蒙 聖眷疊賜異恩五及兒童切齒
唾罵敢復肆無忌憚惑亂 聖聽發內庫銀數十
萬兩蓋大鎮國永昌寺臣細思之 陛下聰明睿
聖斷不為此是必繼曉小人倡為誣說謂此寺
建則 聖壽益綿 國祚益昌民命益永邊疆
寧以此啗 陛下耳曾不知以可用之財供

之資國計且日削矣以 陛下超三邁五之資蹈
唐憲梁武之轍 聖譽且日損矣不人師師爭先
事佛 聖政日且壞矣居民重遷工役不息人怨
且日興矣縱如繼曉之言先王之政斷不為此况
萬無是理顧有大害者哉昔衛懿公好鶴鶴有乘
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柔
馬能戰夫鶴之好似若未害其失人尚若此伏望
陛下 以類推之臣謂不斬繼曉異日之禍未可
以言也然縱之者梁芳也梁芳頗獲陰猥引用邪
佞等排斥忠良輔之者驟得美官觸之者動遭譴

續自華編 不卷五

重

逐欺罔如趙高奢侈如石崇數年之間假以進貢
買辦為名盜 祖宗百餘年之府藏殆盡家貲山
積尚名不足所在風擾汪直莫能過乃復荐進繼
曉因求蓋寺虛耗內財飛語外間謂其立意不肯
為是被 陛下逼脇只得屈從是長天下議已欲
陛下 專擅謗耳夫大臣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今梁
芳欲文已奸而以過歸 陛下即此一事已不容
於誅矣且天下猶身也賢才元氣財用骨肉小人
疾病也梁芳耗元氣削骨肉而引之以疾病臣切
為身危之斷謂粉梁芳之身不足償其罪之萬一

耳臣德不足信職非言官熟視默默可以保位顧乃不自揣量與此二權奸臣抗可否是猶觸觸山蛾赴火已不可言智矣然臣惟牛司耕犬司守走獸之微亦以勞而食也臣食於陛下且七年矣近以年勞復蒙增秩感愧無地中夜以思涕淚交洟謂人主深居九重利害豈能盡知而祖宗在天之靈亦望臣等以言進於陛下也今內而大臣外而百官以及閭井之徒亦皆痛心欲食梁芳繼曉之肉卒之不敢以此言進於陛下者所惜者官所畏者死耳使臣復不言則陛下終不

續通志卷之五

卷之五

惟 祖宗在天謂臣等何如人天下後世謂臣等何如人秉筆史官必譏笑臣等恐將及陛下矣惟陛下留神聽覽言甚激烈 憲廟怒尋下詔獄加刑公對益厲後府經歷張徽上疏論救併下獄謫遠方公得姚州判官時言路久塞二人直聲振海內人比之鳳鳴朝陽云三原王端毅公在留都疏乞還之以勵忠節擢湖廣按察使境內雨雪災異上疏陳言時政大畧謂貴州借調官軍措運糧餉軍苦戰聞民疲輓輸又德安安陸及吉府增脩工役浩繁財費鉅萬民不堪命乞循

續通志卷之五

卷之五

寧襄德府故事一切省儉勿用琉璃及白石雕闌若爲例不報 巡撫陝西地震水涌公疏謂變不虛生必有其應歷述漢晉以來宮闈內侍柄臣之禍且乞減齋醮清役占汰冗食止工作省供應節賞賜戒逸欲遠佞幸親賢人謝方石見之曰近時章疏當爲第一公正身率物與張簡肅公並著清約都人化之有唐楊綰之風焉江西盜勦公巡視江西寧康人貪竊殺害倍取祿米官校侵牟民利公悉裁抑具奏府殿易琉璃瓦之非謂乞賜大義特垂善處毋涉異玉凡杖之賜救段帝肅之求時濠雖橫未有逆萌或以勦後卒如公言改撫四川時藍鄙之寇方劇公至即宣布聖恩勸撫並行屢以捷聞初播州土官楊友與其兄愛爭襲已奏革其宣撫既又賂瑾求復公言亂階不可啓忤瑾意會瑾誅乃得無事公又奏瑾雖誅權猶在近倖安知後無復瑾者乃請上擇取 宗室育之宮中召用 先朝舊臣劉健謝遷林瀚王鏊歸文以脩復舊政 嘉靖入繼大統首召起公刑部尚書未入觀 上疏乞親近儒臣與相可否以臻至治且言新詔之革所謂壞極而不得不革者

也然貴近之臣或稱不便圖有變更不知一革變則諸革盡變未宜壞天下公議時近倖浸有用事者故疏及之既蒞任命侍經筵會者罷講公疏言學貴緝熙禹惜分陰不宜輒罷屢上親大臣勸聖學闢異端疏太監崔文寵擅一時其私人李陽鳳以科歛匠作財物及御史叅奏崔文需索夫錢事下刑部文責緣內降差校尉李陽鳳等付鎮撫司問理公據法執奏不遣有旨還送鎮撫司公又奏言奉 詔則違法守法則違詔臣寧違詔不敢廢法 上怒雖不罪公而陽鳳迄改錦衣獄公以

續通志

卷之三

三

得其職乃 上疏乞致仕公性簡儉居官尤廉約不取隸金不費公廩蕭然若寒素深厭末俗侈汰欲以身爲表率一時同德諸老推先焉立朝拯正甚多在仕途屢起屢罷雅志林壑不繫心得喪官皆不及滿考間居不忘憂國尤好接引海內名流後進極力獎與多成大名先生平生不戀官爵不趨權勢不擇利害不畏強禦犯顏敢諫之節尚難進易退之風用兵以殺降爲大戒以撫綏爲上策蜀人咸畏之如神明比之宋張詠

刑部主事林俊疏劾繼曉忤 旨杖謫王端毅上永

續通志

卷之三

三

保天命疏曰邇聞刑部主事林俊上章陳言忠誠激烈詞氣過直冒干 天威謫官遠方後府經歷張徽爲林俊陳情亦行拿問臣當以林俊等爲戒今昧死而復言之者非納交於俊也實爲 國家天下言之耳況今之時外而邊陲黠虜跳梁軍士暴露內而郡縣旱荒大甚民饑而死此誠 陛下憂勤惕勵諏詢謀策極力救濟以收民心之時奈何興土木之功爲佛寺之居蓋聞僧伽之言彰大佛法于以尊之崇之以福生民而延國祚也且三代以前無有佛法而帝王曆數率皆綿遠三代以後崇信佛法而帝王運祚未聞過之以此觀之則佛法之無益於世也明矣其不運信也審矣且天地生成萬物祖宗創業垂統孔子明道設教其功其德蓋非佛氏所能彷彿其萬一然而京城不過設一壇祀天地內府設一太廟祀祖宗京城以及天下郡邑設一廟祀孔子縱使佛法有靈其功德可比隆於天地祖宗孔子佛寺亦不宜多於夫地祖宗孔子之壇廟也然京城內外佛寺不知有幾千百區今復建佛法之居於王城之側遷徙人民數千百家費用帑藏銀數十萬兩似爲過之蓋安

止重遷人之情也今一旦折人房屋置之他處欲
人心安得乎幣藏銀兩所以備兵荒也今以爲建
佛殿之資使人飛輓於道路轉死於溝壑欲人心
悅得乎人皆知此事之非宜而不言獨林俊言之
是能盡忠於陛下而不爲身家計也人皆私議
林俊之言是無一人公言於朝獨張敬言之者今
皆不知省悉置於法此臣所以未喻也臣恐由是
人皆以言爲諱儻有讒佞之害政姦邪之誤國誰
復言之陛下何由而知之此臣所以日夜懷慮
而不能已於言也伏望陛下收雷霆之怒解恢

續自華編 本卷五

章

恢之網復林俊之職慰天下之望暫傳建寧之役
專理收荒之政如此則九有歸心四夷向化皇圖
以之而鞏固天命以之而永保矣

王端毅公巡撫雲南錦衣官校縱橫絡繹公上疏言
臣伏見五府六部都察院行移天下諸司公文及
批給差官公幹或提取犯人俱於所在官司比據
相同然後行事又聞駕帖下各衙門則用司禮監
印信刑科掛號皇城諸門俱用照出關防印子所
以方詐偽也今百戶汪清齋駕帖至郎中鍾藩所
既無該監印信該科字號又無各門關防臣慮事

體不一非惟爲人之疑且使投問於隙者得以行
其詐而濟其私設若駕帖內有賜死重事而無印
信可驗其人將死乎將不死乎果出於上意而
不死是違君命而罪愈重雖非上意而死之是
孤臣節而法愈輕駕帖之出誠不可無印信也此
等事情非臣私家之事干係地方之安危生民之
休戚國體之輕重人心之向背且如昔交趾守鎮
非人因而失陷地方騰衝一方啓釁以致麓賊反
敗費無限之錢糧傷無限之生靈至今父老言之
莫不疾首蹙額酸鼻流涕今日幾能所爲之事殆

續自華編 本卷五

章

有甚焉將來之禍誠不可測

林文安公翰因災異陳十二事曰明黜陟去冗官清
吏弊定庄田折盜鈔處監生嚴軍政省供應收才
望禁奸貪停不急寬民力時有御史逮獄儒生黃
緣傳奉授中書公上言御史當俯垂寬宥以全風
憲之職中書宜收回成命以杜倖進之門疏入不
報未幾復疏重根本以回天變四事曰保固南京
以重祖宗之根本京城內外軍民艱窘宜量發賑
濟以佐啓皇儲以重天下之根本春宮毓德宜督
進爵屏耳目之玩好戒禁苑之遊觀曰撫綏百姓

以重邦家之根本各省兵荒相繼賦役日增宜節財力慎重名器曰增進賢才以重政治之根本明年甲子適符洪武十七年 聖祖開科取士之期宜加增鄉試解額以廣賢路 毅皇帝改元蒙宰缺員臺諫交章謂公學行宜居厥位時不克用而改南京兵部尚書恭贊機務又因災異會諸司陳新政十二事其前二事則勸 上法孝宗任大臣以爲出治之本其後十事又勸 上崇聖德脩庶政廣言路以盡爲治之道忠誠則切抗言無忌未免施行而奸黨側目矣又每與守倫論事不協

續通志卷一百一十五

重

而各處內臣進貢過者欲多索快船以便已私公皆裁抑其數多致中傷逆瑾亂政嫉公尤甚南京諸臺諫以言事被逮公獨往送監以俸金且欲爲直其事瑾益怒責令諸臣招公同黨而謫降浙江左叅政致仕復指同大學士劉健謝遷尚書劉大夏韓文都御史張敷華爲朋黨榜示天下及瑾誅後御史凌相等謂公德尊望重不宜置散地乃復尚書銜致仕姚方伯縠謂公當孝廟盛時有韓范之遇家政輯睦子孫醇謹有萬石君之風處鄉里風動郡國有陽城晉鄙之化龐眉皓首鄉人具瞻

有文潞公富鄭公洛社之望屬憲副陳伯獻謂賤者即之不知公之貴卑者即之不知公之尊不肖者即之不知公之賢且智非意相干者即之始知公之凜然不可犯

韓忠定公文成化初爲工科給事中劾都御史王越薦吏兵尚書王竑李秉語頗涉兩宮越又附汪直以故逮文華殿考訊幾死謫潮廣叅議 太陵知公召爲尚書戶部時時召見公一日顧公長嘆公頓首謝不職 上曰朕欲用汝法若人撓阻令違儲日急奈何公又頓首謝出 上疏請革七弊一

續通志卷一百一十五

重

開中引鹽二與販私鹽三賤賣官鹽四買補殘鹽五夾帶殘鹽六越境市鹽七轉運乏人 上盡行其言 康陵初即位青宮舊內侍劉瑾等日導上大馬鷹犬舞唱角抵廢萬幾時號八虎公每朝退輒泣恨不能正屬吏李夢陽說公大臣義共國休戚徒泣何益公曰計安出夢陽曰比言官章入交劾諸內侍章下閣閣老持劾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死爭閣老又得諸大臣爭持劾章必益堅去瑾輩易耳公將鬚昇肩毅然改容曰善即事弗濟吾年足死不死不足以報國明日早朝公

密叩閣老閣老許之倡諸大臣又皆應曰
諾公退具疏曰臣等待罪朕眩值主少國疑瞻
前顧後心馬如割中夜起嘆臨食而泣者屢矣近
歲朝政日非秋來視朝漸晚仰觀聖容日就清癯
皆言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丘
聚等置造巧偽淫蕩上心擊趨走馬放鷹逐犬
或俳優雜劇錯陳于前至導駕乘輿外人文書
暱雜褻無復禮體日遊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
虧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
李秋華考厥古候歲非書徵易緣此辭難進

續自書

不卷之三

三

盛惑君上以便己徇私不思皇皇帝業在
陛下一身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起居失節
雖將此輩齏粉齏醢何補于事昔我高皇帝艱
難百戰取有四海列聖繼承傳之先帝以至
陛下先帝臨崩顧命之語陛下所聞也奈何
姑息羣小置之左右累聖德乎今馬永成等罪
惡既著若縱不治將來無所忌憚為患非細伏望
奮剛斷割私愛上告兩宮下諭百僚將馬永成等
明正典刑以回天變洩神人之憤潛消亂階以保
靈長之業疏入上驚泣不食瑾等大懼後瑾矯

詔逮公詔獄瑾誅復官致仕世宗即位羣臣交
薦加太子太保賜誥存問曰起文乃博於九泰之
餘人心攸屬繼韓魏公于百代之後家慶彌長公
清心寡慾凝厚雍粹又奮勵克養識量益宏居常
抑抑至臨大事斧斷霆擊至死不撓卒贈太傅謚
議稱公愚同甯子而竟保其身老似武公而不弛
於學請謚忠定餘詳名臣錄中

少卿黃公鞏初擢德安府推官陞刑部主事清勤讀
律傳經義決獄平掌十三司讞牘改車駕職方郎
中內艱服除會康陵北巡人心危疑或沮公行
續自書

不卷之三

三

公題書屋曰石田茅屋為生太拙鵠夷馬革自許
何愚竟北上補武選正德十四年春將南巡時寧
庶人父蓄逆謀蕭敬朱寧張銳在司禮錦衣東廠
與庶人交通江彬又握勁兵在左右公卿交
疏不聽兵部司屬倡諸司上疏諫公曰上巡遊
本起彬誘惑彬方錫寵擅兵無敢斥言彬吾不可
舍彬為支語恐上不悟獨疏六事其畧曰
陛下臨御以來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于逆瑾再
壞于佞倖又再壞于邊帥之手至是將蕩然無餘
矣天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陛下寧忤陛下

而不敢忤權臣 陛下弗知也亂本已生禍變將起竊恐 陛下知之晚矣試舉圖治六事於今爲最急者陳之其一曰崇正學嘗聞先儒周敦頤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又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故惟聖人爲能主靜惟君子爲能慎動仰惟 陛下聰明天縱有古帝王之資然其所以盤遊無度流連忘返者無乃動之過乎論思勸講之臣職在格心於是乎不能辭其責矣伏望 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斥異端遠佞人招延故老咨訪忠良可

續自警錄 不孝之五

重刊

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而聖學惟新聖政自舉矣其二曰通言路嘗聞言路者 國家之命脉也言路之通塞 國家之治亂係焉切見近時臣僚奏牘間或言及時政往往匿不以聞其或事關權臣則又留中不出而中傷以他事夫古之明主導人以言用其言而顯其身後世則不然不用其言而反斥辱焉今則又不然不使其以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無因以達于九重之前雖有必亂之事不軌之臣 陛下無由而知之矣天下烏得而不亂哉伏望 陛下以

從善爲心以聞過爲明廣開言路以作士氣不責以出位不加以好名如此則忠言日進聰明日廣雖亂臣賊子亦將有所畏而不敢肆矣其三曰正名號嘗聞孔子有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其手足允以名不正之故也 陛下近日以來無故自稱爲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疑竊嘆以爲怪事 陛下聰明智勇上嘉唐虞下樂商周何所不至顧乃自輕如此柰宗廟社稷何夫陛下自稱爲公誰則爲 陛下者天下不以

續自警錄 不孝之六

重刊

陛下事 陛下而以公事 陛下是天下皆公之臣而非 陛下之臣也伏望 陛下即日削去鎮國公等名號以昭上下之分以明示天下之人庶幾體統以正而 朝廷自尊矣不然古之天子亦有號爲獨夫與欲爲匹夫而不可得者竊爲 陛下懼焉其四曰戒遊幸嘗聞大禹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周公告成王毋淫于觀于佚于遊于田春秋譏觀魚終綱目書巡者二十九年皆譏也陛下始時遊戲不出大庭馳逐止于南內論者猶謂不可既而幸宣府幸大同幸太原幸陝西榆林

諸處所至費財動衆郡縣騷然至使民間一夫一婦不能相保 陛下爲民父母何忍使民至此虧損盛德貽譏萬世 陛下自視爲何如主也近者復有南巡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避去者流離奔踣敢怨而不敢言即今江淮之飢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加以休息愛養尤恐不支况又重以感之其何不流而爲盜賊速而爲流亡也哉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 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用事中官親暱羣小皆欲 陛下遠出而

後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爲利也其不然則亦袖手旁觀如秦人視越人休戚不相涉也夫豈有一毫愛 陛下之心哉彼誠愛 陛下者獨忍使 陛下馳逐蒙塵而莫之救止也伏望 陛下深惟往事之非翻然悔悟下哀痛罪已之詔與民更新罷南巡撤宣府行官示不復出發內帑以賑江淮之飢散邊軍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以各還其家雪既往之謬舉收既失之人心如是則尚可爲也其五曰去小人嘗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自古小人用事未有不亡其國而喪其家者也謹按今之

小人竅弄威權貪圖富貴者寔繁有徒至于首開邊事以兵爲戲使 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至今紛紛未已者則江彬之爲也彬本行伍庸流兇狠傲誕無人臣禮臣等但見其有可誅之罪而不見其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托以心腹付以提督京營之寄此養亂之道也彬外挾邊卒內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止天下之人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彬不誅天下之亂必自彬始 陛下亦何惜上彬以謝天下哉伏望 陛下大奮乾剛撤下諸總議明正典刑以爲奸邪小人之戒其六曰建儲貳嘗聞漢人有言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則天下震動夫有本而搖天下猶震動况于無本其何能安恭惟 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 祖宗社稷之托懸懸乎無所終于寄方且速事觀遊屢犯不測之區此必危之道也 陛下徒知收置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臣以爲 陛下殆倒置也伏望 陛下早及是時將近時臣僚建儲章疏通行檢出宣付 皇親勲舊及在廷文武大臣共圖大議即於宗室中遴選親賢一人養於官中使

視皇子以繫四海之望待他日誕生皇子之後
俾其出就外藩如此則繼體有人國本以固寔宗
社無疆之休惟聖明留意公嘗曰人生仕至公
卿大都三四十十年惟立身行道斯千載不朽世之
人顧以彼易此何耶公沉敏好學雖疾病支離手
不釋卷

御史馮恩劾吏部尚書汪鉉下詔獄廷杖坐以上言
大臣德政律左都御史王公廷相上疏辯之曰
臣伏覩祖訓有云凡官員士庶人等敢有上書
陳言大臣德政者務要鞫問情由明白處斬本註

續自錄

不棄

事

曰如漢王莽爲相操弄威福平帝以新野田二萬
五千六百頃益封莽莽佯不受吏民上書頌莽功
德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遂至威

權歸莽傾移漢祚大明律條意亦同此切惟

聖祖垂訓制律之意慮恐後世宰執姦邪暗邀人
心以危社稷故耳今馮恩所犯揆之於此實不相
類何以言之尚書汪鉉掌院之日恩曾劾鉉及鉉
轉陞吏部恩之意以鉉必害已故先爲論列以制
鉉不敢發且波及一二輔臣以示其非私無他意
也至於舉論尚書夏言王憲等之賢比諸稱頌王

莽功德本不相類伏乞陛下矜憐以全好生之

德臣又聞我祖宗以來有三善政皆前代所不

及不與夷親一也不使外戚與政二也不以論諫

殺言官三也夫言官人主之耳目也耳目聰明不

敢蒙蔽則人主洞燭姦邪萬里畢照社稷之福也

故古聖王之於言官言善則行言不善亦優容之

所以廣聰明而鎮邪回也言官至於殺戮則羣臣

莫不括囊恤命矣誰復敢犯危而言之夫姦邪無

種乘便廼生使言官畏禍而不言此靡久得志之

秋也蒙蔽奪其聰明姦黨隱於肘腋入主孫立無

續自錄

不棄

事

所聞見豈不危哉馮恩一介之小人殺之亦何足

惜但閱繫朝廷之大爲可惜耳恩得釋謫戍遼東

尋爲民隆慶元年贈大理寺少卿

霍文敏公見京朝官有罪輒命錦衣官校擒拿查問

上疏曰天下刑獄付三法司足矣錦衣衛復兼刑

獄橫撓之越介冑之職侵刀筆之權不亦甚乎先

武尚高節名節之士滿東都以扶漢鼎宋祖敦廉

耻刑罰不加衣冠忠義之士爭死沒世江西事死

者四人而已足見今之喪廉耻賤節義者衆也顧

不繫所養乎士夫有罪下之刑曹辱矣顧使官校

執之脫冠裳以就鎖結屈禮貌以聽武夫朝
列清班暮幽污獄剛氣由此折盡矣不亦甚乎使
有重罪或廢或誅可也乃蘇脫污獄朝立清班解
下拘繫便披冠帶使武夫悍卒指之曰某也吾辱
之矣某也吾得辱之矣小人遂無忌憚君子遂昧
良心豪傑所以多山林之恩變故所以少節槩之
士也伏願自今錦衣衛勿治刑獄士夫有罪宜謫
則謫宜廢則廢宜誅則誅宜贖則贖勿加笞箠弗
加鎖梏以培養廉耻以激勵節義此等世道甚非
小補

五悔銘

王龜齡年四十七魁天下以書報其第夢齡昌齡曰
今日唱名蒙恩賜進士及第惜二親不見痛不可
言嫂及聞詩聞禮可以此示之詩禮其二子也於
十數字之間上念二親而不以科名爲喜特報二
第而不以科名爲先孝友之意皆在焉爲御史首
劾史丞相浩乞專用張浚上爲出浩帥紹興又上
疏言舜去四凶未聞使之爲十二牧與胡邦衡並
爲左右使相得歡甚奏補號弟而後子
詩云室明室暗兩奚疑方寸常存不可欺

續自警編卷之十三

嘉興府知府前御史金谿毅

嘉興縣知縣內江張問達

秀水縣知縣廬江朱來遠

嘉興縣學教諭劉汝大

海鹽縣學教諭漆元中

從政中

政事

餘冬錄曰吳英問朱子政治當明其號令不必嚴刑
爲威朱子曰號令既明刑罰亦不可弛苟不用刑

罰則號令徒掛牆壁爾與其不遵以梗吾治曷若
懲其一以戒百與其覆實檢察於其終曷若嚴其

始而使之無犯做大事豈可以小不忍爲心或問
爲政當以寬爲本以嚴濟之朱子曰當以嚴爲本

曲禮謂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須是令行禁止
若曰令不行禁不止而以是爲寬則非也春以爲

所謂嚴者在刑必當罪法不少縱耳若罪輕而罰
重則輕者人必多犯重者上難屢施多犯而難施

則亦非令行禁止之道矣誠齋揮麈錄高宗嘗詔
宰相等曰爲法不可過有輕重惟是可以必行則

人不敢犯太重則法不能行太輕則不足禁奸此
太上官中已試之言立法在中制所以決可行也
臧孫行猛政子貢非之曰夫政猶張琴瑟也大絃急
則小絃絕矣是以位尊者德不可以薄官大者治
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民衆者政不可以
苛獨不聞子產相鄭乎其掄材推賢抑惡而揚善
故有大畧者不問其所短有厚德者不非其小疵
其牧民之道養之以仁教之以禮因其所欲而與
之從其所好而勸之賞之疑者從重罰之疑者從
輕遂蕭韓家奴重熙中爲彰愍宮使帝問卿有異
聞對曰臣惟知少者熟則大者必熟太者
熟則小者必熟使太均熟始爲盡美不知其他
韓家奴其亦有得於子貢之言者否也
縱盜飲酒非惡惡之法絕纓加賜非防邪之具漢文
帝金錢之愧唐太宗布絹之給非刑賞之正道也
史稱漢文專務以德化人故張武受賂金錢愧心
唐長孫順德受人餽絹事覺太宗於殿庭賜絹數
十匹大理少卿胡演以爲不可上曰彼有人性得
絹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愧殺之何益此太宗欲
效漢文帝事耳雖然此事豈可以勸小人賞不可

以訓有罪此豈先王之道也
傳曰王者不治夷狄管子曰國家無使勇猛爲邊境
夫治內之與治外勢當異觀恩之與威理宜異施
然所以爲之制者要皆不可踰也漢末裴潛自代
邵太守遷爲丞相掾潛謂曹公曰潛於百姓雖寬
於諸胡爲峻今繼者必以潛爲理過嚴而事加寬
惠彼素驕恣過寬必弛既弛又將憚之以法爭訟
之所由生也以勢料之代必復叛操悔還潛之速
後數日三單于反聞至後魏陸侯爲懷荒鎮將
高車莫知討伐最急無恩還請前鎮將即佩太武
許之侯還言於太武曰即孤復鎮恩量不過周年
孤身必敗高車必叛旣而諸其弗果殺孤而難太
武問故侯曰夫高車無禮難爲其上臣厲之以威
嚴欲漸加訓導使知分限而恩直醜正訟臣無恩
稱孤之美孤獲還鎮其名稱必加恩於百姓以
寬惠治之無禮之人易生陵傲不過期年無復正
下然後牧之以威則人懷怨懟怨懟既生敗
矣侯之所言者正裴潛之所料事也然則治夷狄
爲邊境而莫爲之禁制可乎冠履法度聖人豈
以律內地與吾人而已哉大抵御下之道其

厥其終不可不寬始嚴則其法能立終寬則其政能久嚴而濟之以寬則易寬而回之以嚴則難此子太叔所以痛哭於子產臨沒之遺言也然則是道又宜獨以治夷狄爲邊境而已哉

古者明刑弼教刑以止殺乃仁義之概爲用也梁武帝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懌或謀反逆事覺亦泣而宥之遂使王侯益橫或白晝殺人於都街或暮夜公行剽劫有罪亡命者匿於士家官司不敢搜捕史稱上深知其弊溺於慈愛不能禁鳴呼帝於此其爲不慈不愛也甚矣秦漢以來天子

續自華編 卷之三

甲

之禍人死如麻其會江郢間所至遍積白骨佛戒果安在哉

黃帝問途於牧馬童子因問爲天下小童曰爲天下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稱師而退此事雖莊生寓言所謂去其害馬者之言真爲天下之道矣班馬蹄篇數百言無出此一言者秦穆公使賈人載鹽賈人百里奚使將車之秦穆公觀鹽見百里奚牛肥曰任重道遠以險而牛何以肥也對曰臣飲食之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

續自華編 卷之三

甲

今有司具沐浴爲衣冠與坐公大悅異日與公支論政曰吾悅夫奚之言公孫支乃致上卿以讓奚公從政與奚坐之言今不可知即奚之牛肥所以對公者知公之悅奚能治國矣知奚後來之治秦國之有道矣卜式當武帝時上書願輸其家牛助邊不報後上思式言召拜爲郎式辭上曰吾有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恩者輒斥去毋令敗群臣以式爲奇拜爲緱氏令試之緱民便之式在漢廷本無奇節而其言有契先哲若此見其養上夫豈不宜縣令固不足盡其能也今士大夫言及式多羞其所爲考其治民有如式之牧羊者幾人孟子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者則必爲之求牧與

而不得則反諸其公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鳴乎今之人豈惟不知爲求牧與將并其牧與而竊之斯民樂之何其不重厄也百里奚之才大而才見於牧牛卜式之能小而能表於牧羊然非秦穆漢武之明則亦不能知其才與能也隋平陳之後蘇威作五教使民無長幼悉誦之士民嗟怨舉兵反者至執縣令或抽其腹或燬其肉食

之曰更能使僕誦五教邪此所謂以言教者訟也
洪武二十二年 上御謹身殿與劉公三吾論治民
之道公言南北風俗不同固有可以德化亦有當
以威制 上謂公曰愚民犯法設法以防其犯而
犯者益多惟恕以行吾仁而仁或可濟公曰三代
而上刑罰常簡本仁恕也三代而下刑罰常濫以
嚴刻也 上曰善為國家者惟以生通樹德不以
刑殺立威誠如卿言

上退朝又謂公曰自古先王之治必本於愛民然愛
民而無實心則民必怨其澤民不象其澤則衆
心離於下積怨叢於上故國家不危難矣公曰

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

劉誠意作官箴曰惟天生民億萬雖有欲閱別迺
豹迺螭爰立之君載作之師式養爾教毋戾秉彝
嗟爾司牧代君撫綏君祿我食君令我施邦本弗
固庶事成願受寄作輔敢不肅祇治民奚先字之
以慈有積邦迪暨之以威振情獎勸拯難息疲疾
病顛連我扶我持禁暴戢姦慎蕪益虧如農植苗
夔夜孜孜涉躋早旣無容畔和如良執興順以導
之無俾旋渚疆策以馳慈迹予愛帝命薄時威迹

予惜國有恒規弱不可陵愚不可欺剛不可畏奸
不可隨無取于便實人于危無避我諍見義不為
天鑑孔昭民各有思惠之斯懷推之迺離譽不可
驕器盈滿軟諤不可怒退省吾私公有恒言視民
如兒無反厥好以暴予知是用作箴敢告執轡又
曰在昔隆古分封國都付之以民俾養勿虐上下
心各保乃區明庶考績昭哉範模泰廢聖制代
德以徂刀筆之權始歸吏胥弄法舞文壅蔽賢愚
流波至今一任簿書行立公庭如雁如鳧我欲是
求我利是趨摩揣官情以逞說觀官惟好貨我甘

續自警編 卷之十一

以直官惟好名我遂以諛官惟好畏我疑以形官
惟好情我淫以媚官惟好猜惑以多逢官惟好威
道以拮據語默有為俯仰有頃覘容察辭助忿承
愉法度盈口姦邪滿軀蠢智迷昧欺庸陷迂俾姦
作惡以紫為朱未獲官心嫗嫗僑僑亦既獲止如
登天衢傲亢民士馮陵里閭惡積禍來官與之俱
人有恒言御史如奴堅防固隄猶恐或踰矧曰聽
之百姓何幸是用作箴敢告僕夫

揚文襄公曰當今為政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
法不在變法在安靜不在紛擾在寬簡不在煩苛

董公溫曰憲臺百司之儀表各其職者當先養人以
廉耻使人避而不犯豈直恃搏擊爲能哉

董生有言養士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關而風
化之本也宋文恪公爲成均師道先躬行而後口
說故士皆務實國初人材多質實朴醇足以適用
何則身教行而師道立也諺曰桃李不言下
自成蹊爲政惡在其多言哉

朱倫爲曰人君任衆賢爲耳目則視聽周乎四海任
衆智爲計慮則利澤及於萬民

陶侃爲荊州刺史嘗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
其故

用此何爲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
旣不田而戲賊人稻執而輒之張詠爲崇陽令嘗
坐城門下見里人有負粟而歸者問何從得之曰
買之市詠怒曰汝若田里不自種而食何情也答
而遣之此等小事史何足書然百姓因此知上之
教勤於農殖家給人足二公之爲惠則大矣

李薦談記蔣穎叔之爲江淮發運也漕運絡繹蔣暗
知風水嘗於所居公署前立一旗曰占風旗使人
日候之置籍焉令諸漕綱日程亦各記風之便逆
蓋雷雨雪電霧露等有或不均風則天下皆受其

自運至取其日程曆以合之責其稽緩者綱吏畏
服將之去占風旗廢矣呂居仁官箴仁廟朝有爲
西京轉運使者一日見監窰官問日所燒柴凡幾

窰曰十八九窰曰吾所見者十一窰何也窰官愕
然蓋轉使晨起望窰中所出煙幾道知之其盡心

如此二事正是一類居官每如此用心何事能欺
王忠肅公翔爲僉都御史在遼東時治訟專行腰

褫法雖人命亦然曰償命無益死者之家而財或
足以濟其用故行之不疑雖然彼有財者亦必輕

犯矣指揮孫璟以公事鞭戍卒至死其妻女哭者
相繼死或訴璟殺一家三人公曰甲死以罪妻女

死於夫非殺也令璟償塋埋費罷之璟後爲將有
名非公優容不及此

葉文莊公盛巡撫宣府時修復官牛官田之法墾地
日廣積糧益多以其餘歲易戰馬千八百餘匹其

屯堡廢缺者力脩築之不數月完七百餘所今邊
軍受權門終歲勤苦曾不得占寸地以自衣食軍

儲一切仰給內帑戰馬之費于太僕者無有紀極
屯堡尚誰脩築悠悠歲月致今日之失事今巡撫

者若不再加整飭復完前蹟將來夷虜之禍殆難
免

支也

天台方克勤洪武四年知濟南府事時始有詔民墾
廢田者閱三載乃稅吏徼近功不俟期歛之復以
田定其科繇民益憤田不增闢克勤與民約定爲
簡書列其丁產爲上中下三等復折爲三每有徵
賦恒視書爲則更不敢並緣爲奸宋景濂撰克勤
墓誌載此事春按此今日三等九則之法也有事
均繇者徒論田糧而不酌之丁產繇其得均乎宋
史葉衡知臨安府於潛縣戶版積弊富民多隱漏
貧弱困於陪輸衡定爲九等自五以下除其籍而
蠲其額於上之四等貧者蠲蘇民戶等則之法蓋
見於此克勤忠臣孝孺之父爲政務以德勝威性
不喜近名嘗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至害人吾不
忍爲也

羅一峰論屬文

聖王治天下守令是重焉以其親民也夫親民者莫
如令其次莫如守令父母于一邑守父母于一
郡所以父母云者以愛民如子民亦愛之如父
母也所以愛民如子者知其饑而食之焉知其寒
而衣之焉知其勞苦而逸之焉知其利而與之興

焉知其害而與之去焉知其賢而優之焉知其不
肖而教之焉四境之內吾民之好惡無不知而從
之焉然後可謂愛民如子也吾愛之如子分之當
然也初何心於彼之復也而爲吾民者生則愛而
載之死則尸而祝之流芳竹帛垂範百世如古之
龔黃卓魯者真民之父母也今人之心豈異古人
哉方其含鋪歆畝鼓篋庠序見貪墨賊民者輒攘
臂切齒而憤之高談擊節真可翱翔古人而大疏
若輩也及一旦綰銅章佩墨綬以臨民上則勢利
之薰炙妻子之浸淫淫朋比友之慙俱附和則前
日之良心死而貪心生矣如倚門之妖如負隅之
虎如驅羊之狼吮膏啗髓肆然不知其可耻且惡
也囊帛匱金居則連屋水則連舟陸則連車以
買官則連爵以買田則連阡以買居則大廈連雲
以買肥甘則方丈連味以買姬妾則粉黛連室以
買服用玩好則珠玉錦繡連箱如此而已矣殊不
思之七尺之軀一日之享米不過一升肉不過一
豆酒不過一瓢冬不過一裘夏不過一葛爲吾身
則身外皆長物也爲子孫則子孫不能保而有也
爲昆弟婚友則刑辟戮辱昆弟婚友不能免也

所以求仕者以其尊且榮也不知所以尊且榮者不在富與貴而在功與德也金張許史視龔黃卓魯何如執廼計不出此而出彼何也卒使正士羞與同朝正人羞與同鄉正朋羞與同門族人羞與同宗至其遠裔子孫亦羞以為祖快欲於一朝而流穢於千載何其愚之甚也為吾屬者尚監于茲以誠存心以廉律已以儉制用以公照物以恕待人以謹厲事以敬事上以嚴肅下以和睦僚以仁恤民以寬容衆則庶幾乎詩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國有明憲予罔攸貸其毋悔

續通志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勤政

韓魏公中進士第二入監左丞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為顯秩公獨滯於筦庫以為非宜公處之自若於職事未嘗苟且及為開封推官理事不倦暑月汗流浹背府尹王文博大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真宰相器也後竟位宰相錢明逸

在禁林不滿意出為秦州居常快快不事事公聞之語人曰已雖不足獨不思所部十萬生靈邪意公之所存自其監庫時已有以異於錢明逸輩之存心者矣

周文襄為侍郎巡撫十九年為尚書巡撫又二年百姓不知有凶荒朝廷不知有缺乏或問故曰當時濟農倉米常數十萬一遇水旱即據實奏聞免糧上無不惟所免之數即以濟農倉米補完所以民不知有凶荒朝廷不知有缺乏也問當時何處待此米曰此有二項其一秦改南京公侯祿

續通志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米於各府關支省下解耗十五萬其一奉例勸分得米又六萬每歲兌軍起運畢令催糧里甲運此十二萬米入濟農倉賑濟補災之外歲有寬餘皆積此米所以多也米積既多每臘月徵糧畢新正十五以後即有文書米放糧曰此是百姓納與朝廷餘贖款今還百姓喫種朝廷田秋間又納朝廷之稅所放米每戶率二石或三石不曾有放一石時文書雖曰抵斗還官其實多不取每歲折糧銀布當以正月半開局曰百姓冬間納了米留此項與過年畜養牲口至二月可賣以納銀續

綿紗至三月可織以納布四月起解於朝廷事亦不可悞也各處糧運過遭風損失者公皆已先知人以爲異久之乃知公與金焦二山各委一僧使日具風水報各與數健力給其使令人感其誠無不爲盡力其思慮周詳而計算審密雖處一家者又恐不能然也又曰公巡撫時往來皆乘小驛站過村庄僻處詢訪民瘼五保有王槐雲者夏月以林下乘涼公至庭與竝坐說田里間事甚悉俄而從者至始知巡撫叩頭謝罪公笑而撫之且畢其說而去其心動民事如此然自視歉然有感懷

薄水

一首云日晏忘餐夜半興簿書煩惱爲無能素心初擬逢衡鑑任顛寧知越準繩法在恤民民及病事因除弊弊逾增前非未悟羞遽瑗敢嘆微軀踐

慎刑獄

昔罪疑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傳云刑濫則懼

及善人律文斷獄失於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失出輕於失入蓋寓此意唐太宗問大理卿劉德威近來刑網稍密何也德威曰是在君上今日失入無罪失出則獲大罪所以吏各自愛競執深文畏罪之所致耳按漢書班固云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今之獄吏上下相驅以刻爲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非憎而殺之利在於人死也今治獄吏欲陷害人亦猶此矣後魏高允詳刑平允以爲獄者民之命也常嘆由隼陶至德也其後美譽先亡劉項之際英布封王經世雖久猶有刑餘之嘆况凡人能無咎乎爲士師者尚其有鑒于斯

桓司空

鎮荆時有參軍養一鵠鵠

不令言語

人於鵠前盜物鵠密盜物鵠又言檢之有

驗痛加責治盜者深悲以熟湯沃殺之參軍悲憤

累日請殺此人司空教曰原殺鵠鵠之痛誠合論

殺然不可以禽鳥故極之於法令止五歲刑也唐

溫璋爲京兆尹日閣下聞挽鈴聲使人伺之乃是

一鵠璋曰是必人探其鵠而訴冤也命吏隨鵠所

在捕之至城外樹間果有人探其鵠尚憩樹下吏

執以送府璋謂禽鳥訴冤事異於常乃斃捕鵲者報之璋之用法何其與桓異也盜物者本罪有在鵲鵲緣此被殺桓猶能貴之盜謀殺人未行律無死條捕鵲鵲者比諸謀殺何如而璋論乃爾深入何耶人與物仁不同視情與事法當異處禽鳥與獄曠世一見吾若之何而亂常法也

後魏王建爲左大夫建元迴時爲大夫諸子多不慎法建具以狀聞父子伏誅史稱建許直如此梁劉覽除尚書左丞從兄孝緯在職頗通賈貨覽劾奏免官孝緯怨之常謂人曰犬豕行路覽噬家人言

續自齊編 卷之七

七

者事非十惡大逆親屬得相容隱乃知律意寓仁愛於體亮之中不獨以通人情而已亦所以厚人倫也

宋真宗朝有兵士作過於法合死特貸命於橫門決杖二十改配其兵士声高叫喚乞劒不伏決杖從人把捉不得遂奏取進止特宣云須決杖二十後別取進止屢斬尋決訖取旨真宗云此兵是怕決喫杖後如此既已決了便送配所更莫與問其寬恤如此張忠定公詠因責決一吏彼杖辭不伏公曰這的莫要劒彼云決不得喫劒則得公命牽出

斬之以徇軍吏愕眙相顧自是服公威信令出必行以真宗爲人主而不肯輕生殺詠一帥臣也而生殺自由乃如此兇兵士於法合死吏於法又止當責決者邪若人主如詠之所爲帥臣如真宗所爲乃常事何足記之而時論歸真宗以寬恤而謂詠有威信令出必行乃爲兩得之矣

金法以杖折徒虐於肉刑百司姦賊真犯此可決也而微過亦然風紀之臣失糾皆決考滿校其受決多寡以爲殿最待宗室少恩待大夫士少禮終金之代忍耻以就功名雖一時名士有所不免至於

續自齊編 卷之七

七

避辱遠引罕聞其人故論者於教愛多廉之道往往致太息焉而史謂世宗臨御法司奏讞或去律援經或援義制法近古人君聽斷言幾於道鮮有及之者今考其時若焦旭爲大興令攝左巡警使以杖親軍百夫長有司議其過當杖決世宗曰旭親民吏若因杖有官人復行杖之何以行事具令收贖是已後旭爲右巡警使爲御史所劾至被杖百八十又何與前言背也旭坐削階爲大名府推官獨非親民吏乎世宗嘗以有司市麪不時酬直怒監察御史不舉劾杖責之衆知政事程輝曰監

察君之耳目所犯罪輕不贖而杖亦一時之怒也
世宗曰職事不舉杖之何不可揮對曰往者不可
諫來者猶可追世宗行事如此寬猛出入蓋不能
無過中慶史氏之言無乃亦溢美乎茲刑獄所以
貴慎也已

律條歷代相承損益無幾觀唐宋刑統可知勅令則
世自為格宋人勅重於律斷獄用勅勅中所無方
用律朱子嘗病之勝國笞杖十減其三笞當止四
十七杖當止九十七及後斷獄七十至五十七用
笞六十七至一百七用杖麗徒杖數亦然則是反
加十也大德中刑部尚書王約以為言乞不能改
國初刑亦重事取上裁榜文紛紛洪武末年更定
新例刑官始得據依以為擬議輕重歸一後又申
明大誥罪死外笞杖徒流俱從減一等論累朝遵
之而法外遺奸則不免時有條例之議然條例特
用輔律之不逮耳律中所無方用例寬仁之政於
是乎度越于唐宋矣

太祖高皇帝諭刑部尚書開濟等曰凡論囚須原情
不可深入人罪蓋人命至重常存平恕之心猶恐
失之况深文乎昨民有子犯法當死其父行賄求

免御史執之并欲論罪朕以父子至親子死而父
救之人之至情也故但論其子而赦其父自今凡
有論決必再三詳讞覆奏而行毋重傷人命

又戒開濟曰刑罰禁民為非使之遠罪非以陷民也
汝張密法以罔民無乃用心太刻夫竭澤而漁害
及鯢鰕焚林而田禍及麋鹿巧密之法百姓其能
免乎此非朕所望於汝也

楊都御史繼宗初為刑部主事見獄中重囚數百久
桎梏多臭腐死公巡牢曰此曹罪皆死即未死亦
宜善視時與食飲擲沐蘇活人無算

舜誅四凶周公誅管蔡趙廣漢誅一原楮而潁川服
尹翁歸誅一仲孫而東海服趙尹固不足道而
所用刑者則舜與周公之術也彼臨渭論囚渭水
盡赤者獨胡為哉

都御史韓公雍為御史時奉命錄囚陽山學教諭
責膳夫祝磨兒磨兒父令逸去告教諭殺磨兒棄
其屍他御史坐教諭死以屍不得故輒稱冤會黃
河傍有屍支解者磨兒父執兒屍也教諭辯不得
解竟誣伏公疑不決遣人踪跡獲磨兒教諭冤得
釋刑之不可不慎如此

湖廣總兵李經有道士以黃白術干之者不用怨經乃誣經不軌首其事于汪直直奏逮經百口赴錦衣獄許襄毅公爲御史察其寃具狀以聞即日詔誅道士且禁校尉勿再妄緝事直怒日令邏卒領其門無所得竟以章奏字訛奏進杖午門下幾死東昌一武官子懷金同儒生飲于酒家是夜被殺有司疑儒生嚴訊誣服公遍閱商賈知酒家謀殺買布數疋質之遂伏辜

天順末錦衣指揮門達以事中傷李文選公賢

上將罷之而屬意於彭文憲公時中貴人以告公爲

續自警編

卷之五

二十

辯其誣賢得釋河南有武弁不法刺字者誣其謀反門達煨煉成之公曰人可輕殺耶具言於上得末減

耿清惠公任刑部侍郎數辨疑獄不爲勢利所怵有婦誣其夫所司擬離公曰不可杖其婦而歸之人服其當景泰初勅公審錄諸郡大辟凡以情得原者二十六人有婦來何菊家者既去而死其家訟菊與弟殺之菊誣服公辯其寃後果得殺婦者

決訟獄

餘冬錄曰鄉有富民張老者妻生一女無子贅某甲

於家久之妻生子名一飛甫四歲而張老卒張妻性極妬張病時謂甲曰妾子不足任吾財吾當令界爾但養彼母子不死溝壑即爾陰德矣於是出券書云張一非吾子也家財盡與吾婿外人不得爭奪甲乃據有張業不疑張妻卒後妾子壯告官求分甲以券呈官因見與吾婿語遂置不問他日奉使者至妾子復訴而甲仍前赴證奉使諭曰爾婦翁明謂吾婿外人爾尚敢有其業耶詭書飛作非者慮彼幼爲爾害耳於是斷給妾子人稱快焉張老亦可謂有智矣談苑載宋張公諫守杭日有

續自警編

卷之五

二十一

富民病將死子方三歲乃命其婿主其貲而與婿遺書他日歆分財即以十之三與子七與婿子時長立果以財爲訟婿持其書詣府請如原約詠閑之以酒酹地曰汝之婦翁智人也以子幼故以此屬汝不然子死汝手矣乃命以其財三與婿而子與七皆泣謝而去奉使事實類此惜不得其名也尚書雍公太初爲吳縣知縣吳濱湖湖漲淪田千頃公作堤民受其利稱雍公堤吳民有妾亡者妾父訟其夫密殺吾女兩月匿尸湖中石下召訊夫夫曰妾逃兩月踪跡莫不得知妾父脅財始知死所

公使人視其尸乃訊父曰夫匿殺汝女汝安知匿於石下此又豈兩月尸邪此必非汝女汝殺他人女冀得賂一考而服十年召為監察御史舊令行吳人富好饋不受一錢吳中謠曰時苗留犢雍太

辭舟

張垂厓為崇陽令一吏自庫中出視其髻傍巾下有一錢詰之乃庫中錢也公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道乃杖我耶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公援筆判云一日一錢千日千錢繩鋸水斷水滴石穿自伏劍下塔斬其首申蒙省自劾崇陽人至今傳之

續通鑑編

不奉主

主

偉矣

蓋自五代以來軍卒交將帥胥吏凌長官餘風積久未除垂崖此舉非為一錢而設其寓意深事亦偉矣

浙江按察使周新廉公正直聲稱藉甚一日有訴爭兩傘者甲曰我傘也乙曰我傘也彼奪之所言記驗皆同新命剖之各持其半去陰遣人尾其後甲云我欲助汝傘價之半得非爾利也乙對曰傘本我物寧能低價爾於是甲就縛正其罪

都御史魯公穆為福建僉事執法不撓泉州人有李姓者妻吳美舊與富姻林私李調官廣西林令二

僕從李行殺李道中并殺其姪吳竟適林李宗人訴之郡郡得賂反坐李宗人誣又訴按察司司得賂如郡十餘年未決公故廉得踪跡甚詳一訊林即服漳富人許初無子後兄子已有妾有子與兄子贊三之一托已子許死兄子言妾子非許子也逐去盡奪其貲公大召縣中父老及許宗人詢之皆曰妾子本許種也兄子始服罪公幼舉動異常兒稍長攻苦食淡力學博經史嘗大書座右咬得菜根百事可做比入官請寄不行問遺並絕義色

正詞清心寡慾故其決獄明允如此

續自警編

不奉主

主

王梅溪真西山論屬邑詩

王梅溪守泉會邑宰勉以詩曰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為庶民斟真西山帥長沙宴十二邑宰於湘江亭作詩曰從來官吏與斯民本是同袍一體親既以脂膏供爾祿須知痛痒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便吹散作十分春二詩真有萬物一體之意為政者勉之

常平法

惠民之法莫善於常平司馬溫公曰此三代聖人之

法非李俚耿壽昌所能為也陳止齋曰周禮以年之上下行欽法蓋年下則出忍穀貴傷民也年上則欽恐穀賤傷農也即常平之法矣孟子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檢字一本作欽蓋狗彘食人食粒米狼戾之歲也法當欽之全有餓莩凶歲也法當散之由此而言三代之時無常平之名而有常平之政特廢於衰周耳真非耿李所能為也

救荒

宋皇祐間吳中大饑范文正公領浙西乃縱民競渡

續自華編

大卷之五

卷之五

與僚佐日出宴湖上諭諸守以荒歲價廉可大典土木於是諸寺工作鼎新又新倉廩吏舍日役于夫監司劾奏杭州不恤荒政游宴興作傷財害民公乃條奏所以如此正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使工役傭力之人皆得仰食於公私不至轉徙填壑荒政之施莫此為大是歲惟抗饑而不害近時莆陽一寺規建大塔工費鉅萬或告侍郎陳正中曰當此荒歲寺僧剝歛民則興無益之土木公為此邦之望蓋白郡禁止之正中笑曰子過矣建塔之役寺僧能自為之乎莫非傭此邦之人為之也

欽之於富饒之家散之於貧窶之輩是小民藉此以得食當此荒歲惟恐僧之不為塔也子乃欲禁之乎

周文襄公謙恭禮賢言若不出口謀慮深長善米衆論征輸皆有常度民無逋負官有餘積每遇凶荒輒以便宜從事初至蘇松屬歲大饑米價騰貴公遣人四出察米價高下江浙湖廣方大熟乃令人橐金至其地故抑其直而勿糴且給言吳中米價高甚由是江浙湖廣大賈皆販米赴吳中數百艘一時俱集公知四方米已至下令發官廩米盡出之以貸民而收其半值城中米價漸減而四方米欲還載度路遠不能乃亦賤糴公復推牛醴酒以謝四方米賈皆歡米價既平乃復官糴以實廩故吳人謠曰來時周白地去時米舖地言米多狼籍也所至延問父老利病輿革或微行與田夫野老雜坐談時事其丈量崑山田匹馬獨行人不知為巡撫也夜則留暗燈及筆硯木簡于卧榻傍寤則度政務有所得即書之簡即日施行之

景泰改元以王廷毅公巡撫江北諸郡時淮徐大浸民死者相枕藉公盡所以救荒之術既而山東

續自華編

大卷之五

卷之五

河南流民倖至公不待奏發廣運倉京儲賑之日
飼以粥遠者量散以米流徙者給米以為道食被
鬻者贖其人以還其家共用米一百六十餘萬石
全活者數百萬初上于棕轎上得荒疏驚曰柰
何後得公奏輒開倉賑濟大喜曰好都御史不然
餓死我百姓也

天順三年陝西大饑項襄毅公為陝西按察使以拯
民為已任不待奏報輒發倉賑之全活以萬計進
右都御史京圻大水勅公巡視發廩賑之復勸貸
得米一十六萬五千石銀布牛具各萬餘所全活

續自警編 卷之三

李

者二十七萬八千餘人開中水泉斤由宋有龍首
渠及涇陽鄭白二渠歲久廢湮公奏募工開渠灌
田七萬頃餘人懷其惠

楊士奇預備疏曰伏聞堯湯之世不免水旱之患而
不聞堯湯之民至於甚艱乏者蓋預有備也我

太祖高皇帝惓惓以生民為心於預備皆有定制洪
武年間每縣四境設立四倉用官鈔糴穀儲貯其
中又有近倉之虞倉點大戶防守以備荒年賑貸
官籍其數款散皆有定規又於縣之各鄉相地所
宜開濬陂塘及修築濱江近河損壞堤岸以備水

旱耕農甚便皆萬世之利自後有司雜務日繁於
凡便民之事率無暇及戶部雖有行移亦皆視為
文具是以一遇水旱民無所賴官無所措況今南
方十處九空甚者穀既全無倉亦不存皆鄉之土
豪大戶侵盜私用妄捏逃亡虛立簿籍其原開陂
塘亦多被侵占有以為私已也塘者有以為私田
耕種者如此之弊南方為甚其濱江近河圩田隄
岸歲久坍塌一遇水漲淹沒田禾及開墾蓄洩水
利去處或有損壞皆為農患大抵親民之官得人
則百廢舉不得其人則百弊興此固守令之責若

續自警編 卷之三

李

養民之務風憲之臣皆所當問年來因循亦不之
及此事雖若可緩其實關係甚切伏惟 聖明留
意則庶幾官有實績荒歲人民不至窮迫耕農無
旱潦之虞而 祖宗恤民良法不為小人所壞矣
吳中旱饑百司莫以告夏公寅家居校書巡撫發廩
二十萬石糶十萬石三吳併獲以濟

留都歲饑米價騰踴死者相枕籍韓忠定時賑贍機
務咨戶部將官軍糧俸預支三月以濟度支以未
得命為辭公曰救荒如救焚民命在旦夕安能忍
死以待即得罪吾請當之遂發米十六萬石米價

新三人不病羅

大饑戶部議發銀賑貸席文襄疏議江北淮揚廬鳳諸郡災傷為甚蘇松常鎮次之徽寧池太又次之執政始知狀議遣大臣往賑公適上賑粥要議衆喜曰此任幸屬此公也時餓殍塞途人至相食盜賊莫可制公被命講求時宜謂給散銀米實滋弊端且饑民命在旦夕若待編審事定將無遺類矣設粥則所賑皆貧民乃令州縣每十里為一局先發見銀市米為粥饑民趨之全活者若干萬衆盜賊漸解廼以奏截運儲及戶部所發銀給粥兩月餓者稍甦始定議銀米間月兼給人沽實惠

何椒丘陞河南按察使河南大旱人民艱食舊制賑貸貧民至秋罷先生曰今賑貸止於秋者以秋成可仰也今秋田無收賑貸可已乎命如舊賑之至交熟乃止流民入境無食者發粟為粥食之無衣者以庫藏帛給之所全活不可勝計轉湖廣右布政使刑襄大水涇溺千餘家公躬自撫循發粟以饋其食而給錢使葺其居民咸安焉巡撫山西大饑人相食逃徙他境者十四五上命公往賑之

許便宜行事公請于朝發內帑并准鹽得銀數萬兩又勸富室及僧道士得粟數十萬石還司府官分部賑濟死者為叢塚葬之又饒民疏溝渠而償以粟所活凡三十萬人招回復業者十四萬人丘文莊曰荒旱之民桂薪玉粒吸水煖霞祥羊類者水靜星光業藝者技無所施營運者貨無所售典質則富室無財舉貨則上戶乏力魚蝦螺蚌索取已竭草根木子掘取又空面皆菜色身似鬼形棄男鬻女忍割心腸乞之不足又顧而他轍轉號呼曳衰匍匐氣息奄奄演吏不保或盡亡於茅舍或積屍於道塗哀哀生民何辜罹此又曰今之守令未荒而預備也貪功以欺上肆志終括剝追捕之苦加于富室逼迫之威有如負罪或無官錢之領而虛納其認狀或領官錢之半而據狀以取盈入倉有買平之費守者懷破產之驚且不量時宜往往未荒而先散及至荒甚而告罄此今日之預備何益也耶我朝先臣胡順德公作濟農倉記有曰公私既輸農則貧矣積貧至困如火燒膏此之謂矣及其既荒而賑濟也則無以開倉之權犯蘇軾遲誤之論朝不保暮矣尚曰申請上司食不

下而久無謂經行文者且是謂刁難里老弄權
梁者得之而柔弱者不能得也附近者得之而
遠者不能得也縹緲孤獨誰為之求殘疾無告
與之領文移已是經旬官司又令覆審數赴縣
空手而歸固有不能給而死者亦有給之未及
而死者此今之賑濟何益也耶雖然守令所救
郡縣之民也君相所救天下之民也守令所救者
小且狹君相所救者大且遠守令所救者但能使
荒不為之害君相所救者則能使荒至於無失救
荒而至於無者非曰救荒也銷荒也銷荒之化神
續自書編 卷之三 長上

禦盜

後魏李崇為兗州刺史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
慶雙槌亂擊四面諸村始聞者槌一通次復聞者
以二為節次後聞者以三為節各擊數千槌諸村
聞鼓皆守要路是以盜發俄頃之間聲布百里其
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便爾擒送自是諸州
置樓懸鼓唐舊制京城內金吾昏曉傳呼以戒行
者馬周建議請置六街鼓號之曰擊鼓惟兩京有
之街衢置鼓於小樓之上以警昏夜宋汴京亦然

太宗時命張侍郎洎製坊名列牌於樓上是則京
都之制也事見春明退朝錄今在在諸州不聞村
鼓簿尉之職廢而京師亦不聞有所謂街衢擊鼓
鼓者金吾之職廢矣若何而無盜賊之擾

顏真卿為平原太守時安祿山逆節頗著真卿以霖
雨為託修城浚池陰料丁壯儲廩實乃陽會文士
泛舟外池飲酒賦詩或譏於祿山祿山鄙視之以
為書生不足虞無幾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
守具備宋李光則刺雄州時河北既罷兵光則治
城壘不輟契丹主曰南朝尚修城備得無違誓約
續自書編 卷之三 長上

乎其相張儉曰李雄州其人長者不疑疑既有
詔詰之允則奏曰初通好不即完治恐他日類犯
因此廢守邊患不可測也帝以為然允則乃復
護祠而築開城徙浮圖以寓斥堠使敵不疑而城
守堪望之地益謹焉此二臣者當其時既不得為
而為之慮如此今日慎固封圉之令隻下而外郡
邊邑曾未有一人能盡心者盜賊竊發夷狄侵轍
所在皆成蹂躪之域豈不可重罪耶
楊公子器初為湖廣叅議分守辰常值榔桂賊起地
方之憂非細分守者人人皆不欲往公願改湘桂

曰吾將以效犬馬冒暑投兵戮力平賊班師之後
獨不言功陞河南叅政公已有疾因語家人曰我
固欲休致但今河南賊起所在繹騷豈臣子圖安
時耶即日抵汴城河洛之人聞賊走湖廣以為無
虞公策之曰湖廣土兵追逼賊必復還汝州為洛
陽藩籬賊所趨乃自嵩兼程赴汝既而賊果至公
時方食投筯登城四望皆賊壘矣乃手書信牌示
城中人曰不上城者斬皆竭力固守汝城克全公
之力也

善政名賢

續自華編 卷之十一
永樂四年九月交趾平成祖以忠宣黃公為尚書兼
掌布按二司事公視民如子勞來安輯躬勤不倦
又戒郡邑吏專意撫字曰新造之邦新附之民政
令條畫並宜寬簡中朝士謫至者咸見溫恤問疾
周貧禮賢雪罪兵民感悅夷蠻忻服中官馬騏怙
恩肆虐公數裁抑騏誣公有異志 上察其妄曰
此君子不容於小人不問獻陵即位召還曰卿老
成人久勞於外朕亟欲見卿公在交趾凡十九年
及還交人扶携走送號泣不忍別宣德元年騏激
交趾反陳洽累奏乞公還撫交人會公持節出

藩即日召還勅曰卿遺愛在交交人思卿卿強為
朕再行音 先帝念卿萬里召還輔朕朕亦不欲
遠卿顧選方新附終始勞卿安輯以工部尚書兼
詹事出領交趾藩臬事比至柳總兵敗死公亦被
賊執賊驚下拜曰公不北歸我曹不至此饋白金
餼糧有與衛送出境至龍州公盡取賊遺歸官還
京餘事蹟見本傳

永樂元年吳淞大水 上命夏忠靖公原吉往治水
賜公水利集公上言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常
湖嘉三郡土田高多下少環以太湖綿五百里納

續自華編 卷之十一
杭州宣歙諸山水注潞山諸湖及三湖頭浦港漚
塞滙流漲溢傷害苗稼拯治之法宜浚吳淞諸浦
港泄其壅淤以入於海吳淞江袤二百餘里廣百
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海前代屢疏以當潮汐
淤泥淤積旋疏旋塞自吳江長橋至下界浦約二
十餘里雖稍通流多有淺窄又自下界浦抵上海
南倉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潮汐壅障葦蘆叢生已
成平陸欲即開浚工費浩大且艤淤泥浮泛動
盪難以施工臣等相視得嘉定劉家港即古婁江
徑通大海常熟白茆港徑入大江皆廣川峻流宜

疏吳淞江南北兩岸安定等浦港引大湖諸水入
劉家白茆二港使直注海松江大黃浦乃通吳
要道下流壅塞難即疏浚旁有范家浜至南倉浦
口可經達海宜浚之深濶上接大黃浦以達郊
之水此即禹貢三江入海之跡俟既開通相度地
勢各置石閘以時啟閉每歲水涸時修圩岸以禦
暴流上從之役夫凡一十餘萬公布衣徒步日
夜經畫盛暑揮蓋去日衆赤體曝日中吾何忍哉
飢寒發粟三千萬石賑濟還朝復出治水水洩農
田大利召還却時賞功封建征夷下蕃營北京
億萬計皆取辦于公又輔皇太孫留守北京理
行在九卿事諭曰朕以旁玄齡視卿公旦入朝獨
近哀前叅決機務朝退各官環請事公曰應手判
不動聲色侍太孫周行鄉落取鑿黍進太孫曰願
殿下味此知民艱苦九年滿考宴便殿諭遂臣曰
原吉高皇養成賢德欲觀古名臣此其人矣公
天性寬平靡德不報靡怨不釋其畫財賦以愛人
節用為先酌大體畧苛細以故雖數興大役供餉
贍給而民不繹騷惟惻惻無矯飾不務悅人人無
識不識皆謂公君子長者呂震嘗上前短公柔奸

震為子求官上問公公稱震有守城功陳瑄靖
難初欲殺公公力薦瑄才總漕運周忱為長史或
薦為郡守公言郡守不足展其才忱得陞侍郎兼
巡撫當是時蹇夏齊名蹇公簡重善謀夏公弘裕
善斷靖難後外蕪臺省內叅館閣吁俞可否期于
濟國三十年間民安吏治有古太臣之風焉其治
水東南有功吳人尸祝之餘詳名臣錄
宣德五年東南財賦煩敝周文襄公忱以越府長史
廷薦陞工部侍郎巡撫江南其職公至江南召災
老閭利弊與革先是胡榮巡撫江南用法嚴刻公
濟之以寬凡諸輒不省或面語公不及胡壽使我
下情不能上達公笑應曰胡卿勅有祛除民害語
我勅但云撫安軍民耳朝廷委任自異當是時
蘇州府鹽稅七百九十萬石常松亦然公閱牒大
異詢父老皆伏地哭言蘇吳豪富有力者不出耗
并賦之貧民貧民不能支盡流徙公創為平米官
民田并加耗蘇稅額二百九十餘萬石公與知府
况鍾曲筭疏減八十餘萬舊例不得團局收糧公
令縣立便民倉水次每鄉團里推富有方一人名
糧長收鄉團里人夏秋兩稅加耗不得過什一又

於糧長中差力產厚薄為押運視遠近勞逸為上下酌量支撥京運正米一石支三臨清淮安南京等倉以次定支為舟楫則轉諸費填出銷入支撥羨餘各存積縣倉號餘米米有餘減耗次年十六徵又次年十五更有羨縣為倉名預備備水旱不時賑貸及農乏食糶運風澤益等者因復轉假至秋抵斗還官其修圩築岸開河浚淤人支口糧以為農事故不責償時揀時農借貸必驗中下事力及田多寡給之秋與糧并賦凶歲蠲賑秋熟不償者來歲不復給時裏河漕軍與民差軍糧官厭民率僱舟又經年往復失農業公與平江伯議奏軍民舟至淮安或瓜州水次交兌江北衛所漕者出通關還繳淮安一石兌加五斗瓜州五斗如裏河舟米渡江南京諸衛抵倉兌者加與過江米及襯墊蘆席與折米民間馬草歲運兩京勞費不貲公請通州草場立官庫每束折銀三分千束銀止三十兩南京輕齎赴買上北京文武職官俸糧皆支南京米賤時銀一兩得米七八石公請江南重額官田極貧下戶兩稅准折納金花銀一兩准米四石解京折支京官俸蘇有官布足准米一石舊

例疋重三觔北解又以紗粗十退八九公言農田布疋觔重紗粗價顧賤紗細布輕價益高不拘觔重務在長闊如式又驛中馬衣被諸應客者舊皆領於馬頭馬頭豪者橫科弱者鬻產公令田畝收米升九合與糧俱征驗馬上中下價值給米正統初淮陽災鹽課虧公巡視奏命蘇州等府撥剩餘米縣撥一二萬石運貯揚州鹽場准為縣明年田租聽竈戶上私鹽給米時米貴鹽賤官得積鹽民得食米公私大濟每遇凶荒輒便宜從事補以餘米賦外更無科率任巡撫二十二年江南之人愛戴如父母歿而慶祝至今思周尚書也公宇量恢弘才識通敏蒞事精勤臨民和易有善謀者雖卑官賤吏破去厓岸開心訪納性猶機警籌畫諸郡錢穀鉅萬一屈指無遺筭嘗為明曆記日所行事及陰晴風雨有告報輒按據詰訊入莫能欺每出會計視地豐凶事緩急為弛張調劑變通民無逋負官有餘積前後理財者皆不能及余肅敏公為戶部主事開霽明敏有吏才兩勢家爭田久未決公一言立斷為西安知府西安閩中會府民事戎務諸節鎮大臣使車往來極允煩難治

公酬酢從容上下孚悅西安民苦城中水鹹飲輒病公為開新渠引山泉行地中匝遍城市人人得戶汲至今利便號余公渠涇陽山高水下溉田病迅不得畜公出府金責清強吏鑿山開水道轉灌田千頃巡撫延綏延綏自正統中命都督王楨鎮守榆林未城也楨始城榆林及十八寨移鎮榆林尚未衛也成化七年置衛八年公廣榆林城增三十六營堡公請盡釐陝中人有戶籍詭落者及罪謫南戍子孫不能南風土者實榆林衛又擇俊子弟教之讀書請建學立官師為弟子員俗多棄地

續自著編

不棄其地

卷

不圃藝令吏教之樹蔬果開界石外地與屯田遂得糧數萬石自是榆林始為重鎮東渡河連大同西接寧夏虜不敢復肆出入又上疏言陝西有三邊延慶寧夏甘肅三邊之中延慶為內地國初遂出北虜遠遁黃河外至正統初渡河犯近邊始於沿邊立界石創營堡築墩臺天順以來虜知東西諸邊各據險以守難窺伺惟延慶一帶地無險阻可以馳突曩來犯邊掠我邊人為鄉導遂知河套所在入屯其中自是虜顧居內而我列屯守禦反在其外臣愚以為莫若沿邊一帶墩臺空虛築為

邊牆立若堡况舊界石一帶多高山陡崖依山形隨地勢或錐削或壘築或挑塹綿引相接為邊牆便上從之於是東起清水營紫城砦西接寧夏花馬池東西二十里每二三里間為對角敵臺砦連比不絕空處築牆如新月狀以偵敵避射凡有堡十有二崖砦八百一十有九小墩七十有八大墩一十五兩月成自是虜寇益稀亟歌推榆林法盡修大同宣府兩鎮邊牆沮於讒忌不能就嘗曰人臣事君當隨事盡力凡有建樹即近且小亦必為百年之計又曰大臣謀國遇有大利害當身任

續自著編

不棄其地

卷

其責豈得養交市恩為遠想自全之地以故鎮榆林時怨謗紛起堅執不撓率能成功垂利百世廣西太事府者地遠遠俗愚領土官胡端敏公世寧以言事訐直為忌者出為太平知府公訪接示禮意不擾一錢翕然帖順一檄創壹閩萬夫畢集其費數千金皆土官辦數旬工成太平州李濬淫刑撓法莫敢詰公家授方畧龍英土知州趙元璵元璵選濬來獻元璵者濬外兄也土官世及輒展轉結勘索賂土夷以故怨叛益輕中朝士人公令土官生子即聞府子第應世及者年且十歲朔望或

有事調集皆携之見太守太守為識年歲狀貌父兄有故按籍為請官于朝上官大悅服謂胡太守仁廉內艱歸土人走送者數千起復補寶慶知府節制公廉有威藩府人不敢忤盡平其後賦

太子賓客胡公儼初以教諭陞桐城知縣以愛民為政苟可便民者身任之奏免積逋邑中多虎害禱于神虎遂滅跡嘗督漕至三山值大風雪中流有覆舟命僕夫急援之全活者三十餘人捕蝗追見餓病者命里胥悉掖扶就民舍給以藥石是夜大風雨得免暴露活數百人賦役必驗丁產勾攝必

續自華編 卷之三

中

事止遣信牌行移公文必於日中決之暇日輒詣學宮勸督儒生後桐城人才獨盛者皆公教所及又鑿渠引桐溪水溉西郊民田數千頃民至今利之名曰桐渠邑人思之配祀朱司農祠 文皇帝入正大統選任解大紳等七人公與焉直內閣凡有顧問必從容審度而後對耻以材智先人輔皇太孫監國在講筵凡古今治亂得失必反覆陳之及官祭酒以身率諸生一時人材翕然從化文皇帝甚禮重之幸太學賜坐講經齋予優渥時國子生有以故告歸者皆坐成邊以公言獲免洪熙春

引疾加太子賓客家居二十餘年以德望重天下日與學者講求性理之學自處淡薄凡是非利害間必審度以求至當惟恐貽患於人群論中有不合即引退不與辯以故所至能全交

永樂十八年妖賊唐賽兒反山東上陞郎中吳公民為山東叅政是時賽兒急盡遣北京山東尼既又盡遣天下出家婦女先後幾萬人公撫定綏輯曲為解釋人情始安再駕征北虜勅公轉餉舟自濟寧通州俄又令轉居庸開出塞公節約曲筭省財力民不擾事集

續自華編 卷之三

中

尚書林恭肅公鶴天順初簡諸守正持大體者為大郡知府公知鎮江比辭召見賜食楮幣論權用章公至郡汲汲興利除害不出一言暴前人短鎮江漕河孔道往經孟瀆險巇鑿河自七里港引金山上流通丹陽避孟瀆公言道遠多石又壞民廬墓請按京口閘甘露壩故道稍深浚通舟春夏啟開秋冬度壩道里近功省又不損民壞地利甚便竟停役從公言改治蘇州公一切簡靜即有違章必審覈再三易人重公名且公責効頗笑守逆緣已而見其深愚曲籌圖久遠利即采稱曰康濟才

也超拜江西按察使平天究獄必據律不肯輕重
輕徇上下意廣信有妖賊妄稱天神旁近邑盡驚
疑公榜縛其魁事遂解否且用兵或起大獄歷兩
布政歲歲奏減民田租十五萬石嶺南有獠寇急
調兵食捍境上寇不得入

韓忠定公為南京兵部尚書值歲凶道死者相枕籍
移咨戶部請預支官軍三月俸糧度支以未得命
為辭公曰救荒如救焚民命在旦夕安能忍死以
待耶即得罪吾請當之遂發米六十石米價漸平
人不病糴

續通志卷三

車千一

廬陵陳公權為寧國知府首與學育才除民所疾苦
革無并之俗覈隱欺之籍所創戶帖布之天下宣
城民田濱江者歲患水規畫築堤伐石水門以時
畜洩民至于今賴之諸邑歲租無入官廩率虛書
籍有發其事者公念此特循故弊耳颺言於衆曰
吾以某月某日行視邑廩蓋俾得為計及期邑廩
皆實而弊亦革有強盜四十八人以劫舟麥當死
獄已具公聽其詞曰此愚民因舟漂抵岸而挺刃
取之耳非素有合謀安得四十八人俱死坐先取
者一人餘從減論 偉哉陳侯蚤負鉅志遭時孔

棘莫我敢事識天所與曰予攸歸軍門獻策撥亂
濟時惟聖嘉納擢置幕府有才有識裨文贊武出
守圻郡視民如傷蘇疲興學百廢具張政化大行
民弗忍釋代者鑒觀守而勿失

楊承芳公為浙江憲長時有倉官十餘員以虧糧監
併歲久至鬻子女償者公憫之莫喻其故適倉官
送月俸至命量之正數外猶存半餘較他衙亦然
且曰此常規耳公悟前倉官虧糧之故審得其實
欲奏聞衆懼以請公曰條者民之膏腴也食之不
能盡其職尚有缺缺況正數衆分食其餘是食其
子也乎心安乎衆因捐俸議法補之密獲其罪
俱得赴部選用

續通志卷三

聖

陶學士安守饒州諸將以鄉民多從賊欲屠之安曰
民為所脇耳從賊非本心奈何緣之由是民皆得
全明年入朝民為之歌曰千里襟燕侯來之初萬
姓耕關侯去之日既而復守饒民懷其德復歌之
曰湖水悠悠侯澤之流湖水有靈我思侯德相率
建生祠祀之

西番烏思藏者合諸族入貢邀賞踰舊額歲益至三
四千人河西諸番又詭烏思藏族益不可詰周爰

安公弘謨為禮部尚書上言請視海中倭夷給與
等二十道每貢書貢使名及貢物符土識以舊賜
金印至開驗是納否斤去貢者始有定數當獲不
濫

崔莊敏公恭以南陽薦知萊州府府庫故歲入漕海
布數萬輒浥爛被庫人家公請量留漕海布餘
出為軍餉不踰年布盡歸守庫者八百家桑大旱
蝗捕蝗後賑乞免下邑蠲租又善辨疑獄入稱神
明虜犯京師集兵數千遣官部署勤王在萊六年
吏畏民懷漕湖廣布政使華諸冗繁反和申

續通志卷之五十五

軍中

苗民侵武固督餉訓民兵剿賊皆聽撫公安劍利
流民相殺公曰勿急急且大變下令流民願附籍
者聽否且俟秋成遣歸衆遂定調左江西囊中惟
律例圖書衣數襲省有廣濟庫者庫官吏乾沒五
十萬公發其奸賊行臺韓雍竟法連坐布政使失
職郡邑肅然制為役法調輕重任一歲之勞得九
年之逸巡撫蘇松諸郡所至進耆老詢利害為興
革會都督徐恭請浚儀真漕河公役夫六萬人程
工贍廩民不告勞又浚常鎮河避江險公寬平坦
易中無芥蒂好善惡出于天性臨事剛而不亢

柔而不襲其在吏部慎惜人才獎拔後進廉靖自
居人知嚴憚

貴州新設程番府府在萬山中夷僚雜聚號難治吏
部求其人得鄧襄敏公廷是嘗薦知梧州者公既
至榜諭諸夷使受約束政令公平莫不感悅墾田
不踰入市不擾四境晏然凡城郭街衢及祠廟解
舍以次興造蔚如中州巡撫貴州適黑苗叛守臣
告急上勅公兼督其軍招撫不從調兵剿之號
令嚴明將校用命斬首六千級生獲二千餘口械
送首惡於朝寇既蕩平公上奏都勻清平舊設二

續通志卷之五十五

本卷五十五

軍中

衛所屬合二長官司其人世祿驕縱稔惡驕患致
夷人侵田奪貨逞欲無厭已四十餘年于此軍疲
于戍守民困于轉輸其害不可勝言今幸黨惡削
除非大更張不能為保境安民之計條陳十一事
下兵部會議悉見施行始設都勻府一獨山麻哈
州二清平縣一更擇流官土官兼治皆公所建白
也尋命總督兩廣軍務公性不瑣瑣細故至是益
思以安靜為治屬吏有賢勞者輒薦舉或不職特
去其一二太甚者凡諸司濫設悉奏除之曰俸祿
出于民毋徒費也顧群蠻以劫掠為常往往出沒

閩楚以都御史巡撫偏方非宜宜以江西一省全付之使二司並聽節制庶軍馬錢糧可以調度其湖廣衡州設兵備憲臣合遷治所于柳州為便又取廣東瀧水為賊巢宜即其地設千戶所調遣新軍守禦仍宜給以隙地屯種以為久計奏上悉從之公於群蠻結以恩信兵不輕出出則成功若鬱林川雲鑑大桂諸種作亂以次平之其後四惠等處乘機竊發其勢尤熾未幾首惡李景光覃傑及其黨二百餘人悉被斬獲兩廣竟亦無事

天順中兩廣用兵上遣戶部郎中陳康懿公俊督

廣西軍事

果

餉公下令弛蓋商越境之禁舊傳隨處貿易而每引輸粟二十以餉軍公私稱便咸能幸卿京師饑公奉勅發太倉粟一萬斛減價糴以利民權貴有乘時射利者公請于上凡糴以升斗計滿一石者閉不與其計遂沮而饑者獲濟壬辰命將北征勅俊督餉于秦晉諸邊時歲饑邊庾空竭而榆林延綏道險遠輸者病之後發金於內郡市易且修西營韓城徑道以便飛輓公自登科蒞任歷兩京致仕通顯凡政事之太體樂銓選兵戎錢穀或副人專公無不與奮才奏功蓋四十年矣而天下之

士不以此稱頌于公究公之心亦不以此自居也至於論列今之大臣清修慎重坐於廟堂不動聲色足以坐鎮雅俗標榜後進負德望知大體者必貴及于公焉蓋非一人之私言也

邵文莊公初知許州能以禮讓為國旌舉動風化中事作新廟學諭諸生義利公私之辨及忠孝大節聞者感動皆知慎其所自立次教之讀書為文莊則許之文風蔚然政觀正穎考叔祠墓改魏文帝廟以祀漢愍祀忠宣公于襄城裴晉公于鄆駁龍骨狀妖巫尤急民事躬課農種蠶奉文公社

續自書

果

看茲積散法行計口流田法為僭荒計釐正糧籍民至於今稱便徵為戶部員外郎尚書周文端公劉忠宣公甚器重之提學江西以身為教先行檢而後辭藝黜浮崇雅士類聿興修濂溪書院白於巡撫林公待用檄取濂溪族孫守祠改建白鹿洞院清學田定課程遠近向慕遷浙江按察使慮獄因出疑獄陞湖廣左布政賑恤災傷奏請通負民賴以全活者衆總督漕運時劉瑾用事公一無所通瑾銜之數令以危言撼之公不為動乃勒致仕去公平生操履端飭自登第至侍養家居一切餽

遺類不苟受篋無長物惟圖書金石遺文畜之甚
富大司馬幸庵彭公絨附節孝堂三字遺之公于
家稱孝子于國稱名臣于世稱純儒傑然為天地
間完德君子

平江伯陳公瑄永樂初北京遼東軍儲不足充總兵
都督宣信為副帥舟師海運歲米百萬石請鑿伊
兒灣城天津衛籍築萬人戍守舟經海島下冷焚
市人不敢譁兩便之開會通河罷海運公建議鑿
淺艦二千艘歲運二百萬石後增至五百萬石既
鑿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建淮運管家湖築

續自修編

卷之十三

續自修編

隄宜十里以便引舟浚儀真瓜州通潮鹽呂梁百
步二洪石平水勢開泰州白河通大江築高郵湖
堤隄內鑿渠亘四十里淮濱作常盈倉五十區貯
江南輸稅徐臨清德州皆建倉便輸河淺處輒膠
舟濱河置舍五百六十八所舍置淺夫俾導可行
處緣河隄鑿井樹木便人行所謂海運者本虞夏
時沿江入海貢道自劉家港開洋經黑水綠水白
塗頭水諸大洋險又有伏礁洄以故糧多漂至歲
數萬石挽卒往往溺死自宋公開惠通河罷海運
瑄又治邗溝通江淮於是漕大利便并罷中漕之

運漕未在江淮間者公功為大在齊魯間者宋公
為多

續自修編卷之十三



續自警編卷之十四

嘉興府知府前御史金谿教

善政名賢下

尚書宋公禮初治漕河濟寧與侍郎金純都督用長
修覆會通河置十五閘盡用濟寧同知潘叔正策
役夫三十萬工十旬蠲租一百十萬石浚黃河故
道用侍郎張信圖策與興安伯徐亨侍郎蔣廷瓚
自祥符魚王口至中灤下二十餘里殺水勢又於
寧陽築堰城壩過汶水盡入漕河用御史許堪策
疏洩河至海豐大古河入凡四百五十七里役夫

續自警編

卷之十四

金谿

金谿

金谿

三千五一旬自是挽漕京師罷海運功最大公
剛果質直有經濟才馭下稍嚴以故事亦易集河成實公功第一
徐武功伯治河議臣聞平水土要在知天時地利人
事而已蓋河自雍而豫出險之夷水勢既肆又由
豫而兗土益踈水益肆沙灣之東所謂大洪口者
適當其衝于是決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
從之而洩築潰渠淤澇則溢旱則涸此漕途所由
阻然欲驟堙則潰者益潰淤者益淤今請先疏其
水水勢平乃治決決止乃濬淤多為之方以時節
宣俾無溢涸必如是而後有成制曰可公往來展

續自警編

卷之十四

金谿

金谿

布經營作治水開疏水渠渠起張秋金隄西南行
九里至濮陽樂又九里至博陵陵又六里至壽
沙河又八里至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至千白里
灣又三里至李肇而上又二十里至蓮花池又三
十里至大猪潭乃踰范既濮又上而西凡數百里
經澶淵以接河沁公曰河沁之水過則害微則利
乃節其過而導其微平其水勢既成渠名廣濟開
名通源渠有分合而開有上下凡河流之旁出不
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至萬丈九堰既設其
水遂不東衝沙灣乃更北出濟漕渠河西即東
南郭北出沮洳而資灌漑者為田百數十萬頃公
又參綜古法就長擇善加神用焉爰作大堰其上
建以水門下擇以長隄堰崇三十有六尺厚什之
長百之闊廣三十有六丈厚倍之隄之厚如濶從
如堰長倍之架溝截流柵木絡竹實之石而鑲以
鐵蓋合土木火金以平水性又導汶泗之源出諸
山匯澶濮之流納諸澤又濬漕渠由沙灣北至臨
清凡二百四十里南至濟寧凡二百一十里復作
放生閘於東昌龍灣魏灣凡八為水之度其盈過
式則洩皆通古河以入于海上制其源下放其流

既節且宣用平水道初議者欲棄渠弗治而由河
沁及海以漕又欲出京軍疏河公因奏獨瀕河民
馬牧庸後專力河防以省軍費紓民力工部請如
公言不中制以是得成功是役也聚而問後者曰
萬五千人分而常役者萬三千人用木大亦十萬
竹倍之鐵劬十有二萬錠三千組八百釜二千八
百麻百萬劬刑倍之藁秸又倍之而用石若土不
可算然用糧于官僅五萬石為日五百五十有五
君子曰元武之才微于是役也白渠漕而不漕
渠漕而不貢工崇崇年費萬萬計飽子不既來漕

續自書

卷之四

五

又亦以貢久役勞人至勤萬乘獻璧馬額神視張
秋輕重難易何如也

倪文毅公邊漕畧曰今關陝所需皆山西河南所給
而三方之地俱近黃河其間雖有三門折津龍門
之險然昔漢唐糧餉由此而通即今鹽船木筏往
來無滯且以今戶部所計山西米豆必令運貯潼關
林及保德州縣諸倉河南米豆必令運貯潼關衛
及陝州諸倉其諸州衛地皆瀕河可通舟楫踵往
古故跡而行免當今陸運之害公私之利奚啻萬
萬也况今河道當潼關之北數十里接連渭河可

通陝西及鳳翔鞏昌渭河西流數十里接連洛河
通延安及北上源可通遼堡渭河西流三百餘里
接連涇河可通慶陽又龍門之上舊有小河徑通
延綏倘加修濬必可行舟此宜簡命水部之臣示
以必行之意相度地形按求古跡某處避險可以
陸運某處可立倉以備倒運某處可造船以備裝
運淤塞悉加導濬漕河務在疏通毋憚一時之勞
而失永久之利如是則不但三方之困可紓維四
方之物無不可致矣

續自書

卷之五

五

又邊議畧曰論邊者貴審理勢酌古今此肆察狀
耻雷同皆非為國忠謀者也近歲虜酋毛里孩而
羅田字羅忽兒加思蘭大為邊患蓋緣河套之中
水草甘肥易於屯劄腹裏之地道路曠遠難於守
禦是以轄於榆林者若孤山安塞安邊定邊諸路
轄於寧夏者若花馬池興武高橋萌城諸路皆其
入寇之所迤東則延安綏德鄜州諸路迤西則環
慶華涼固原諸路皆其騷掠之處擁衆長驅遠者
逾千里近者不下數十里沿途諸將或嬰城自
守或擁兵自衛輕佻者挫衄怯懦者退避既不能
折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虜遂源源而來洋洋

而去進獲重利退無後憂取於我者衣食自恣憂
起盜心處於彼者窟穴既安遂無去志虜勢不輯
邊患不寧上歷廟慮遣將徂征奈何四年三舉一
無寸功或高卧而歸或安行以返乃析圭僭爵優
將朝行輦帛與金充牣私室且其軍旅一動輒報
捷音賜于濫施官爵輕授殺傷我士卒悉泯弗問
撥拾彼器械盡張聲勢甚至濫殺被虜平民妄稱
道旁首級未嘗致其敗北輒以奔遁為言未嘗有
所斬獲輒以鈎搭為解考其功籍所載賞格所加
者非私家之子弟即權門之所養而身委戰塵血
膏野草者非什伍之卒即轉餉之民天怒人怨禍
機日深非細故也况夫京營之兵素無怯懦陣
退縮又募邊兵之功望敵奔潰又為旁人所侮此
宜留鎮京師以壯根本顧乃輕於出禦以褻天威
且延緩邊也去京師遠宣府大同亦遠也去京師
近彼有門庭之喻此無陞楯之嚴可乎頃兵部建
議遂於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併力以援
延緩而不計其相去既遠往返不迫人心厭於轉
移馬力罷於奔馳况聲東擊西虜人奸態猜廝批
亢兵家與策精銳既益而西老弱乃留于此萬一

北或有警彼未可離首尾受敵遠近坐困謂為得
計乎臣又聞軍旅之用糧食為先今延緩之地兵
馬也聚芻粟之費日賴資給乃以山西河南之民
任飛芻輓粟之役仰閔而西徒步千里夫運而東
供父輓而子荷道路愁怨并落空虛幸而至也東
芻百錢斗米陪直不幸遇賊身已虜矣他尚何計
輸將不足則有輕齎輕齎不足又有預徵嗚呼水
旱不可先知豐歉未能逆卜如之何其預徵也
至甚不得已則令民輸芻粟以補官餉猶權責私
親故者或出空賺而後之而倉庫無升合之入又
令民輸費倍蓰之利官給日滋益滋日沮而邊備
不充如故也又朝廷出帑藏以給邊者歲為銀數
十萬山西河南之民輸輕齎於邊者歲亦不下數
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粟日散而少則粟益
貴而不知者遂於養兵之中寓其養徂之智或以
茶鹽或以銀布名為准折糧價實則優冠軍儲故
朝廷有廢廩之虞士卒無飽食之日至於兵馬所
經例須應付平居之時一日之數人米一升馬草
一束追逐所過一日之間或一二堡或三四城豈
能供給哉而典守者陰懷竊取之計巧為影射

其凡其經歷之方悉開支給之數昔公嘗秘問上
病下其此爲甚由是觀之賊勢張而無弭之道
兵力敵而無養之之實徒委西北之憂於陛下誰
米分憂盡心效力乎採之選白察之論議則又往
往紛紜據指掌之圖肆臆之見者率謂復受降
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則東西之聲援可通彼此
之倚角易制是非不善也第二城之廢棄既久地
形之險易未知况欲復城河北以爲之守必項屯
兵塞外以爲之助出孤遠之軍涉荒漠之地輜重
爲累饋餉爲艱彼或悍爲進進則無所伏或抄掠

續自警編

卷之七

七

於前躡襲於後曠日持久露行野宿人心驚駭糧
食乏絕進不得城退不得歸一敗塗地聲威大損
其有懷敵懷之心馳伊吾之志者率謂統十萬之
衆累半月之艱奮揚威武掃盪腥膻使河套一空
邊陲未靖是亦非不善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
孫吳之法以逸待勞今欲鼓勇前行窮搜遠擊乘
危履險徼倖萬一運糧遠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
入則孤不可援况其間地方千里綿亘無際既無
城郭之居亦無委積之守彼或往來遷徙罷我馳
驅或掩襲衝突撓我困憊屬酋安望於成擒中國

復至於大創失坐勝之機蹈覆轍之轍必矣至有
歆圖大舉以建奇功者謂必剪建州之衆除朵顏
之徒乘勝而西逐平河套夫祖宗之於建州朵
顏諸衛不過羈縻保塞以固吾圉今若是將使戎
狄生心藩籬頽壞遺孽難盡邊釁益多是果何知
誠爲無策甚者至謂昔已東勝不可守既已棄東
勝今之延綏不易守不若棄延綏則兵民可以息
肩關陝得以安枕夫一民尺土皆受之於天於
祖宗不可忽也向失東勝故今日之害萃於延綏而
關陝騷動今棄延綏則他日之害鍾於關陝而京
師震驚賊愈近而莫支禍愈大而難拔此實寡謀

續自警編

卷之七

七

故爾大謬嗚呼一倡百和牢不可移甲是乙非卒
莫能合成功既鮮高談奚取焉臣所有不諱者徒
以書生典兵謂詢謀爲無益棄人言而不顧謂專
斷爲無傷執已意而不回處置乖方指揮失義若
向之圖復西戎既爲苟且之舉已損威而失信近
之議制南夷復倡隄備之說又起釁而示怯遠居
中制外之權昧以大字小之體推是以往其他可
知徒使下弛兵機上隳國紀又皆此輩舞文之過
重貽後時噬臍之悔者也故以臣論之不若即古

人已用而有成及今日可行而未盡者舉而措之其爲力也少其致功也多曰重將權以一統制而責成功曰增城堡廣斥埃以保衆而疑賊曰簡精壯去客兵以弭患而省費曰明賞罰嚴間諜以立兵紀而覘賊情曰實屯田復漕運以足兵食而紓民力

正德元年楊文襄公總制三邊上疏言陝西各邊延綏城堡據陝寧夏甘肅河山阻隔賊雖侵犯爲患猶淺惟花馬池至靈州一帶地方寬漫城堡稀疏兵力單弱一或失守虜衆折衝而入犯我環慶

續自纂編

卷五

我固原深入我平鳳臨鞏其間漢土雜處倘兵連禍結內變或因之而作根本動搖誠非細故此所謂膏肓之疾腹心之害也成化初年北虜在套彼時未有邊牆恣肆出入已而得巡撫寧夏都御史徐廷璋修邊牆二百餘里開濬溝塹一道延綏地方邊牆濠塹又得巡撫都御史余子俊修濬完固北虜知不能犯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世平人玩邊備稍疎墻既日薄溝又日淺弘治十四年大虜由花馬池折墻而入殘破內郡虜人得志獲視我邊牆爲不足畏連年擁衆折入我軍動輒失利寧

續自纂編

卷六

夏鎮巡屢奏乞築濬濬塹提督軍務都御史琳又乞於花馬池肅州設立營衛兵部奏下總制尚書蔡絃紘止添修四五小堡及於靖虜至環慶地方挑挖邊牆一道七百餘里自謂可無虜患弘治十七十八年冬虜復大舉仍自花馬池清水營折衝深入絃所修邊塹營堡不能捍禦阻遏攻陷清水營殘破花馬池上厓宸憲勅臣經理臣閻秀歷官陝西有年虜情邊事頗嘗究心但腹裏頻年旱荒倉庫空虛饋餉不繼虜情動輒數萬倏聚忽散未至而廣徵士馬徒費無算雖里而調兵應援則緩不及事縱使大兵既集務速剿彼或不來持久則我師先老恐終無以伐其深穴之謀沮其方張之勢嘗聞防邊之計莫危於戰莫安於守臣恐坐談不如親見自環慶縣延綏定邊寧夏花馬池與武清水營直抵靈州一帶邊牆城堡墩臺躬親閱視廣集衆思善收群策衆酌損益始有定論其大要有四修濬濬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所以壯邊兵經理靈夏以安內附整飭肅州以安外侵當務之急莫先於此但陝西財匱民勞修邊之後人多異議然利害有重輕閑繁有大小大事可成則小費

不足計遠效可圖則近怨不足恤此臣區區犬馬一寸之忠也今之河套即周之朔方漢之定襄赫連勃勃統萬城也唐張仁愿築三殿城置烽墩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無寇歲省費億計戢鎮兵數萬受降遠在河外古之舉大事者未嘗不一勞而後求佚類如此受降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敵正統以來浸失其險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又綴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為虜隄舉脫巢穴其中深山大沙勢顧在彼爾寧夏外險反南倚河此陝西北虜之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能解也茲欲復守東勝因河為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萬用資漕運不然則陝西用兵殆無虛日八郡之人疲於奔命民窮盜起禍將何極今將延綏寧夏一帶邊防設法整飭賊來有以待之雖非上計猶愈於無策醜虜聞知或數十年未敢輕犯我將休養生息東勝之議未必終不可復也世之論邊事者或專主於戰伐臣亦非敢忘戰者方將蒐選官軍策勵將士修車馬備器械儲糗糧明斥堠今冬虜賊

若復侵犯謹當督率諸將恭行天討成功在天臣不敢必凡所當為臣不敢避今首以築牆挑塹為言宜必憎茲多口但受恩深重自當為國遠圖今年套內無賊腹裏有秋人民稍安正可有為之日應合經理邊防事宜條奏伏望

旨行省覽忤瑾意不飲修邊事竟止

從政下

智識

文潞公幼時與群兒擊毬一兒擊毬入柱穴中不能取公以水灌之毬浮出司馬溫公幼與群兒戲一兒墮大水甕中已沒群兒驚走不能救公取石破甕兒得出識者知二公仁智不凡矣晉王戎幼與群兒戲於道側見李樹多實等輩競取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戎曰樹在道邊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此為戎之智許衡少時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所有而取之不可也人謂世亂此無主衡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此為衡之仁觀數公幼時所言如此此其功業所以異於人歟

後漢書漢陽太守龐參侯郡教授任棠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盤致於廳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參曰水者欲吾清也拔大薤一本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嘆息而還參任職果能抑強扶弱以惠政得人魏郡太守陳異敦賢下士嘗詣郡人尹方方披頭以水洗盤抱小兒出更無餘言異曰披頭者欲吾治民如理髮也洗盤

者欲吾清如水也抱小兒者欲使吾愛民如赤子也因遂行其志焉若二公者亦可謂智識過人矣

見識

永樂八年阿魯台歸款欲并女直吐蕃東西諸部落聽其約束請朝廷出誓詞鑄金定集諸酋磨酒中飲為盟衆議宜從之黃文簡公言夷虜勢分易制併力一心後患滋大此奸謀不可許文皇善公言顧左右曰淮如立高岡遠覽爾輩直平地見目前耳

誠意伯劉公嘗遊武林西湖有異雲起西北歸道原

宇文公諒皆謂此慶雲賦詩公獨縱飲不顧曰此天子氣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後卒如公言有客說公曰今天下擾擾以公才畧擬括蒼併金華明越可折簡而定方氏將浮海避公因畫江自守此勾踐之業也公曰吾平生念谷珍士誠輩所為謝客去會我太祖定括蒼指乾象曰此天命也豈人力耶上遣使來聘遂問道詣金陵上特務十八策陳氏入寇獻計者或曰降便或曰鍾山有王氣奔據山便或曰決死一戰不勝而走未晚公獨不言上召問公對曰

光斬主降議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 上曰先生計將安出曰臣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成王業在此時也 上喜用公言奮擊大破之 中書省設座奉小明王公怒罵不拜曰何為奉牧豎者為

上陳天命所在 上大感悟遂定計取天下 吳有張士誠漢有陳友諒俱號勅敵衆謂蘇湖地肥饒宜先取吳公曰士誠自守虜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漢漢滅吳直囊中物耳會漢再攻

續自華編

本卷五

本卷五

洪都 上遂西征大戰彭蠡湖勝負未決公密言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 上皆從之

吳平後張杲使上書頌功德勸及時娛樂公曰是欲為趙高者 上領公言 上幸鳳陽公居守公

志在澄清天下言於 上曰宋元以來寬縱日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命憲司糾察諸道

彈劾無所避因發中書省都事李彬罪狀誅彬中書省大恨 上還京公曰鳳陽雖帝鄉非建都地

王保保雖可取然為力甚難 上嘗與公卜相上手書問天象公條荅言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

威已立自宜少霽以寬 上嘗稱公孔明之傳又曰卿吾子房也 楊文懿公曰子房不見詞章玄齡僅辨符檄公勲業造邦文章傳世可謂千古人豪或疑公逮任胡元專門象數何異管伊尹之屢就限周公之多才也

弘治十年虜入塞師行乏糧草劉東山公以戶部侍郎出經畫或曰邊糧草半屬京貴子弟此行剛且取禍公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侯至彼留之至邊召問父老得其要領一日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銀若干

續自華編

本卷五

本卷五

凡境內外官員客商願輸者米自十石上草自百束上聽即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積蓄有餘蓋得時輸米法糧百千石草百千萬東方聽以故貴子弟爭相為市轉買邊人糧草續運牟利十五此法立有糧草家自得告輸貴子弟即欲收糴無所得邊人言自劉侍郎收市法行倉場有餘積私家有餘財

北京官殿新成加絳繪計用牛膠萬餘斤遣官勅公上供甚急會公議事赴京遇諸塗勅使速且還治公不應至京 上言京庫貯錢數千張歲久朽

府請出煎膠歸出餘木市皮還庫十四年邊事急
工部索兵仗數百萬計公出餘米之其上明盛者
湏水磨非遲歲月不可公令且沃錫旬日畢辦此
皆臨事智識故不勞而事集

文皇履極初入內閣之臣七人惟楊榮齒最少最警

悟一日晚寧夏報被圍上急召解縉等七人皆

已出惟榮赴命上不懌示以奏曰爾後進寧解

此今當遣何處兵往救之榮曰不須救臣嘗奉使

至彼其城堅且人皆習戰今其發已十餘日虜必

已退但勅守臣固守及陣退諸城參提倫可矣

續自華編

李圭

不必遣兵重煩擾也上頗回顏曰待明日與諸

臣議之夜半虜圍解報至詰旦上詔榮以報書

示之諭曰何料之審也喜見于色又告安鄉民

囑聚先遣行人許子謨齎勅撫諭行將一月又

遣都督韓觀統兵繼之至是江西三司奏言囑聚

者悉已復業上以奏章示榮曰觀不至不下其

降勅褒觀榮對曰計發奏之日觀尚在道未足褒

從之自是益重公

已已之變英宗既北狩捷虜將犯京城聲言欲據

通州倉舉朝倉皇無措議者欲遣人舉火燒倉恐

敵之因糧於我也時周文襄公適在京因建議令

各衛軍預支半年糧令其往取於是肩負者踵接

於道不數日京師頓實而通州倉為之一空

英廟北狩國勢危疑群臣勸郕王進議未決詢諸

六科王公竑曰朝廷任用大臣為社稷計何必詢

諸小官乃詣文華懇請事遂定虜犯都城戰守不

一公言初敗之餘人心未定只宜固守伏兵歸路

擊之遂上疏遣人間道齎勅軍府遼東令總兵

楊洪等各選精騎刻期以進內外夾擊賊聞遁

景泰二年冬文淵閣辦事辭書合人納觀言大臣

續自華編

李圭

舊老少保尚書王植等並疏中何府權姦今此輩

老猾不宜在左若又言北虜之來朝者宜驅置於

南方忤旨下科道議以聞吏科給事中毛王屬奏

稿辭過坐觀葉公盛曰朝廷大開言路未嘗罪

一言者上雖怒觀猶令我曹看議益甚盛德也

君獨不看劉球乎球之死迄今猶罪王振諸君而

為此雷寔之下萬一不測則是我曹為之而

朝廷受不容言者之過且諸君亦言官獨不為他

日身計邪王意稍解葉因抹去首頭所謂誣陷太

臣擅開邊釁等語奏入上令錦衣校觀訶外狂

景泰中京師有警召募四方丁壯隸勇敢營人多遁
逃大臣請治其罪編之尺籍丁壯洵思亂御史
練剛上言召募之初諭以大義且許事定遣歸故
健夫勇卒雲集京師爭先自効淹留日久恩寵未
及飢寒迫身勢必逃避且今犯大辟者尚原其死
俾隸尺籍何至使應募之民與之為伍刪賞失中
莫此為甚搜求大急恐生他虞兼之邊務尚殷急
於用武他日召募誰其肯從有 詔不問得歸者
數千人人心始安 土達滿四糾衆劫掠勢甚張
皇兵部請命都督劉王都御史項忠提督軍務忠

續自警錄

卷之十

七

未至官軍不待命輕追大敗死者數千人兵部尚
書程信恐劉項不任 勅命撫寧侯朱永再領京
軍及遣兵四萬以往撫寧難其事 上命太監懷
黃許三人召兵部於閣下計議程曰事急矣不可
緩彭文憲時曰前者賊若四出攻劫誠可駭懼今
入山自保我軍圍守甚固不一兩日賊必窮困可
擒取也京軍何用再行商公文毅亦曰觀項布置
賊不足憂矣程意不平程又請差錦衣衛千戶一
人去看動靜已准行矣時聞請止之曰去看無益
徒失將士心程忿忿出危言曰項忠軍若敗必斬

一二人然後發兵去衆不察群然附和以為止軍
不行必失關中相知者咸為時懼私問曰止軍不
發何所見時曰觀項疏曲折知賊決可平但彼既
聞已遣將亦不敢自任故也衆猶不信洵洵益甚
十二月二十日邊捷報至知十一月二十一日執
滿四賊寨悉平群言始息皆服彭之識

嘉靖初年比虜嘗寇陝西犯花馬池鎮巡邏請兵
策應 朝廷命九卿會議時王晉溪為冢宰王荆
山憲在本兵荆山以為必當發兵不然恐失事衆
皆不敢異同獨晉溪不肯重題曰晉意以為兵不

續自警錄

卷之十

七

必發我當別有一疏即題奏曰花馬池是臣在邊
時區畫防守頗嚴必不能入縱入亦不過擄掠彼
處自足守禦不久當自退若遣京軍遠涉邊境道
路疲勞未必可用而沿途騷擾害亦不細儻至彼
而虜已退則徒勞往返耳臣以為不發兵便然兵
議實本兵主之竟發六千人命二遊擊將之以往
至彰德未渡河已報虜人出境矣一日入朝張羅
峯與晉溪相遇於朝堂羅峯舉手賀晉溪曰古人
稱老成謀國公前日料敵如見亦甚奇矣即於報
捷本上標首賞晉溪四表裏銀二十兩

德量

蹇忠定公義永樂初代張統為吏部尚書時 上欲盡改建文諸例復洪武之舊公從容為 上言鑒成憲者豈無因革及亂政者自有經權間舉數事陳說本末 上喜公忠實從其言三殿災特勅廷臣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公及給事中馬俊巡應天諸郡問民疾苦考察陟斥文武吏公言國家多事時盡法繩吏人將不勝斥出太甚者數人還吏部每承顧問常持兩端不能決然忠實無他勝西楊謂公勿過思公應曰事不熟慮有後慮 上嘗笑

續自警編

卷之十

七

曰義士奇言皆是東楊或詆公語聞上 上不直

東楊公頓首言榮無他即左右有譏榮者願

皇上慎察 上笑曰吾亦不信偶言及之宣德時命

擇人使交趾公薦伏伯安西楊言伯安不可使公

當榻前力爭當是時 上大信任夏公 上顧原

吉云何對曰不可公曰伯安有口才群臣不及

上又顧問士奇云何對曰伯安有穢行無學識遣使

必辱國 上從二人言不遣伯安公亦不以二人

為異已公孝友質實和厚簡靜處人有量未嘗一

語傷物至議典法不苟為包含必歸於正歷事六

朝凡五十年貴而能謙富而能約 上前所言未嘗退以語人蓋天下有陰被其利者矣嘗竊論之魯肅簡之忠實不欺李文正之不為傷人害物張忠定之不飾玩好傳簡獻之過人以誠范忠宣之不設城府公蓋兼而有之矣

楊文貞有鄉人貢入胄監需選久不授官懇公開仕略公不允遂還因作詩寄公云三十年前做秀才秀才起送秀才回不如歸去生兒子保作賢良方正來益公緣是科致顯云公亦不較

夏忠靖公器宇靚深閑廓不見涯涘嘗有從吏汚公

續自警編

卷之十

七

金織賜衣懼而逃者公曰污可洗何懼為吏壞公所寶硯石匿不敢見公召吏諭之曰物皆有壞吾未嘗惜此慰遣之於是卿大夫雅量推公第一知者蓋比公于王子明韓稚圭之度 或問公量可學乎公曰某幼時有犯者未嘗不怒始忍于色中忍于心久則不與人校又曰處有事當如無事處大事當如小事 薛文清公曰惟寬可以容人惟厚可以載物

李文忠公因除庭樹被罰是日先生方坐東堂閱試卷而錦衣官校率至捲卷起身免冠解帶受縲

綫合監師生皆驚愕失色獨先生神色自若徐呼
諸生近前與語曰某人其原講是某處講非其人
今次少勝前某人比前不及因顧僚屬曰還須校
定高下出榜語畢乃行已而命枷實監前監生三
千餘人上疏救解有石大用者又具本願代枷事
乃釋先生涉歷艱險操存有素故禍亂不足以動
心如此真有古人氣象而石大用者義氣激發於
儕輩中亦不可多得然非先生德學感人之深何
以致此

兵部侍郎王偉先任職方郎中因以保于公薦陞是

職未幾伺于公過誤密奏之 景帝信任于公方

專召入以備奏授之公叩頭認罪 帝曰吾自知

卿卿弗憾也公既出偉下堂迎問之曰今日

聖諭為某乎公曰始入語之既入復請乃笑曰老夫

有不是處賢弟當面言之未必不從也何忍至此

乃出奏示之偉惶愧局蹐無地

魏文靖公為南禮部侍郎時嘗積求文銀百餘兩置
書室中失去邏者詢知為一小吏所盜發其藏已
費用一紙裹餘尚在也當送法司治罪公憐其貧
且將得冠帶曰若置之法非惟壞此吏其妻子恐

將失所遂釋之

張莊簡選某道御史二十七歲差山東巡按初到臨
清三朝行香偶酒家酒標掛低掣紗帽左右為之
失色公恬不為意取帽徑去明日鎖押酒家請罪
公徐語曰此是上司過往去處今後酒標須掛得
高些亦不與知州交一言徑遣出益公之寬太仁
恕出於天性不假修習

郭子儀不問發墓之人宋儒謂雖畜之齊物我者不
能過春以為不然父母之讎不共戴天豈以生死
間和所謂齊物我者能忘物我相形之私則善耳

積併其至尊親而忘之異端之害也汾陽於此其

事在甚難不問之際其心豈忍遂忘物我之間其

對德宗之言涕淚俱下其預思之熟矣不共戴天

之深讎乃吾君側之巨蠹欲窮其事則不能無致

憂於吾君而時勢如此又主真柄之大臣一言或

出誰與解此大結乎史稱汾陽自涇來朝中外懼

有變當時人情可知而汾陽謂此天譴非人患也

書曰惟干戈省厥躬此汾陽之識量之所以過人

也

智識貴遠大

高帝自言吾不如張子房韓信蕭何言之所以得天下在用此三人耳而韓信亦面言帝不善將兵而善將將後世論帝者亦不過曰漢屈群策而已夫已所不如之人而肯為吾用已之不善將兵而善將兵者我得而將之群有策焉我待而屈之此其不能之能必有以高乎一世之人者矣曹操將擊烏桓諸將皆恐劉備說劉表以襲許郭嘉曰表本不足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為用於是操行弗捷操既北備說表襲許表果不從表卒操軍至廬越等勸劉琮降操曰將軍何如劉備若備不足禦曹公則雖全楚不能以自存若足禦曹公則備不為將軍下也琮從之初魯肅聞表卒言於孫權曰劉表新亡二子不協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請於此時吊表二子及說備使撫表眾共治操權即遣肅行至南郡而琮已降操矣此景升父子自知才不足以御備故也操遣鍾繇向漢中劉璋聞之內懼用張松計使人迎備黃權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志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

累卵之危不若閉境以待清時劉巴亦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為害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並不從備至巽願歎曰此所謂放虎自衛者也二年備因遂有全蜀此璋自不知才不足以御備故也嗚呼人不有以過乎其人未易能用其人也若漢高帝之為高帝知識遠大有英雄也哉

臨事之智

大凡臨事無大小皆貴乎智智者何隨機應變足以濟事者是也張華差守蜀兵失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大閤方出軍眾忽驚呼華下馬隨眾東北望三呼攬轡復行眾不敢誰真宗不豫李文定公以宰相宿內祈禳時太子尚幼入大王元儼者頗有威名問疾留禁中累日不出執政患之偶翰林司以金盃貯熱水過問之曰王所需也文定取案上墨筆攪水中盡黑王見之大駭意其為毒也即上馬去文潞公知成都大雪會客帳下卒有諍語共折井亭燒以禦寒軍將以聞徐曰今夜誠寒亭壞矣正欲改造更有一亭可盡折為薪樂飲如常明日乃究問先折亭者杖而流之前輩如此類甚多皆所謂智也小如文潞公幼年之浮毬司

馬公之擊甕亦皆於倉卒之中有通變之術世傳趙從善尹臨安宦寺欲箝之一日內索朱紅泉三百隻限一日辦從善命於市中取赤泉一様三百糊以清江紙用朱漆塗之咄嗟而成兩宮幸聚景園回索火炬三千枝限以時刻從善於娼家取竹簾束之頃刻而辦幸幼在長沙欲於後園建樓賞中秋時已八月初旬矣吏白他皆可辦唯瓦難辦幼乃命於市上每家以錢一百貨簷前瓦二十片限兩月以瓦收錢於是瓦不勝用嘉禾間江西峒丁友吉州萬安宰黃炳鶴兵守備一日五更報

續自警編

卷之十

主事

寇且至炳亟遣巡尉領兵迎敵衆皆以空腹奈何炳曰第速行飯即至矣炳乃率吏輩携竹籬木桶沿市民之門曰知縣買飯人皆晨炊方熟皆有熟飯熟水厚酬其直負之以行於是士卒皆飽一戰破寇

曹欽反時邀孫堂孫祥與欽謀欽留孫帥兵孫言馬須素乘熟者欽令十勇士隨孫往取馬孫入門輒鑊之重重鑊入戮十兵於家從後門出治軍襲欽欽殺孫之子孫遂迄成纖渠之勲

正德中秦藩三疏請陝之邊境益其封朱寧江彬及

倖宦忠輩皆受其賂助之請上許之兵部及科道交章執奏謂不可許上曰朕念親親與之弗拒大學士楊廷和當草制私念草制恐遺後虞不草恐忤上不可測遂引疾蔣冕亦繼引疾罷文康曰如皆引疾孰與事君耶於是上震怒內臣督促甚急公承命草上制曰昔太祖皇帝嘗令曰此上不昇藩封非吝也念此地廣且饒藩封得之多畜士馬饒富而驕姦人誘為不軌不利社稷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畀地與王王得地母收聚姦人毋多養士馬毋聽狂人導為不軌震及邊方

續自警編

卷之十

主事

危我社稷是時雖念保親親不可得已王愼之毋忽上覽制駭問君是其可慮其勿與事遂寢公不顯言而托詞悟主有回天之力焉大同猶親莊本北虜入貢正路成化初虜使有從他路入者上因守臣之奏許之時姚文敏薨為禮書奏請進宴賞賜一切殺滅虜使有後言者姚令通事諭言云故迤北使臣進貢俱從正路入境朝廷有太逆宴相待今爾從小路疑非迤北頭目只照他舊使臣相待耳虜使不復有言人以為得馭夷之體三原王公一日出朝有狂夫向之呼萬歲入部延屬

僚諮之。其駕部曰：昔張忠定行三軍呼萬歲，公曰：止勿言，即回戒關人謝賓客，反覆思得數策，明早請妻駕部語之。冀不答，公乃曰：當時忠定何以處之？曰：亟下馬呼萬歲，公喟然歎曰：吾輩安能及古之人？彼倉卒應變而有餘，吾無事終日思而不足。子於倉卒中即能舉忠定事為告，恕不能及也。其好善如此。

已卯歲宸濠作亂於江右，畢真內應于浙西人。心惻憐梁儉菴公時為浙江按察使，密謀巡按御史張縉曰：防禦要路在兵漕，消不軌在豫，遂軍豫，豫置

續自書編

卷之五

綜理周密，濠敗抗人情以為甚。再任雲南主官，警校不寧者六年，公蒞任，巡按御史某謂公曰：土官為患，久而未決，諸道不能勘，須公為之。公慨然諾，即日遣牌逮土官，依限而來。進見公，曰：爾為王臣，不遵王法，殺害生靈，無美論法，汝當極刑。公始貸汝死，照例罰牛羊若干，贖罪。土官再輸服，感謝即引見。巡按以處太輕，不允，公以治夷律令告之。巡按復欲監候，公曰：不可。是激變矣。始聽傳，且遣官護送三十里外，即飛報云：夷果集兵相謂，今無虞矣。巡按乃添服公之明。

楚公子微服過宋，門者難之。其僕操毒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晉王欽之敗沙門曇永，匿其幼子華，使提衣囊自隨。津吏疑之，永訶曰：奴子不速行，搖之數十由，是得兒字。文泰與侯景戰，河上馬逸墜地，李穆見之，以策挾之，背曰：龍東軍士汝曹主何？在而尚雌，追者不疑其為貴人，與俱還。此皆臨事免厄。

智辯外國貢書

梁武帝嘗魯遜入儀曹為祠部主事，常忠武王肅高。是國王遣使來，祭公索其文，觀之外，則襲以金龍。續自書編

卷之六

七

黃帕內則不書洪武之號，公責之曰：龍怕固疑，快用若納貢，稱藩而不奉正朔，君臣之義果安在耶？使者頓首謝過，命易去之。安南來貢主客曹已受其表，將入見，公取其副覽之，乃國王陳叔明公曰：前王陳日煜爾，今驟更名必有以也。亟白尚書詰之，使者不敢隱，盡日煜為叔明逼死，遂篡其位。中心懷恩，故託脩貢以規朝遜之意。上聞之曰：島夷何狡，儻如此，却其貢不受。

貪廉賈喻言

史食貨傳曰：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夫貪賈所得宜多。

又少廉賈所得宜少而反多何也廉賈知取予
貪賈知取而不知予也夫以予為取則其獲利也
大巨商豪賈若惡賊太敗婦之分其利而斬斬自
守則無大利之獲矣呂不常見秦子異人質於趙
曰此奇貨可居遂不吝千金為之經營於秦異人
卒有秦國而不常為相此其事固不足道而其以
予為取則亦商賈之權也漢高帝捐四萬金與陳
平不問其出入裂數千里地封韓彭無愛惜心遂
能威項氏有天下劉曼造船合費五百緡使吏督
二匠皆有罪餘皆得廉賈之術者也東坡曰天

續自筆編 本卷之十

七十九

下之事成於大度之士而敗於寒陋之小人

杜棕范文正

唐宣宗遺詔立堯王而中尉王宗賈迎耶王立之是
為懿宗 上嘗出宦官請耶王監國奏令宣徽使
楊公慶持示宰相杜棕曰當時宰相無名者皆以
反法處之棕謂公慶及樞密曰主上新踐祚當以
仁愛為先豈得遽贊成殺宰相事若習典性成則
中尉樞密豈不自憂乎公慶色沮帝怒亦釋慶廢
中劫盜張海過高郵軍晁仲約令百緡飲金帛
酒勞之海悅竟去不為暴事聞宣公飲誅仲約

范正不可富公愠曰方今患法不舉而多方
沮之何以整衆范公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
此盛德事奈何欲輕壞之他日主上手滑吾輩亦
未敢自保也富公不以為然其後自河北還朝不
許入國門未測朝廷意終夜徬徨不能寐思范公
語繞床嘆曰范六丈聖人也文正之言與杜棕畧
同皆至言也李斯勸胡亥以煩刑而身具五刑以
殞為人臣者可以鑒矣建炎初維揚諫官袁植乞
誅黃潛善等九人高宗不可曰朕方責已豈可歸
罪股肱宰相呂頤浩曰本朝輔弼大臣縱有大罪
止從貶竄故盛德足以祈天永命植此言虧陛下
好生之德乃出植知池州太哉高宗之德至哉頤
浩之論

續自筆編 本卷之十一

八

靜重

大凡應大變處大事須是靜定凝重如周公之赤烏
几几是也漢武帝因不移步識霍光因不轉眄識
金日磾亦是窺見他靜定凝重處故逆知其可以
託孤寄命韓魏公之凝立亦此類也歐陽公謂番
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形容得
最好魏公只是天資至如司馬光則加以學力

不可及如更新法傳欽之蘇子瞻勸其防後患公
起立拱手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此乃有大力量
方能為此言張宣公云使某當時應答不過曰苟
利社稷違恤其他只如此說亦自好安能如公之
言更不論一已利害蓋其平日所養素定故臨事
中理如此近於終條理者矣

符堅之迫淮淝謝安任征討大都督之寄其為朝廷
計分遣玄韋外一無所事衆八萬欲為百萬敵也
難矣桓冲深憂根本遣精銳三千人援安復郢之
安果何所持也而玄韋卒有淮淝之捷天幸其可

續自書編

本卷五十四

全十

必耶安石非不知憂冲之所憂也安石知玄韋之
能成其事而不形之憂以安人心耳玄入問計直
答已別有旨既而寂然不欲區區為玄計者計多
則慮雜而智昏銳氣或過是以張玄重請直託遊
麟堂夜乃還其橋情鎮物如是冲之援兵能助幾
何玄韋若以入援為恃則鮮不至敗此安石所以
得見韋破賊之功也使玄非能成事者安石乃當
爾耶安石於兄萬北征之時自隊主將帥以下無
不慰勉萬之傲誕安石所以憂之者甚至觀於此
則知當日之事安石盡以所憂寄之玄矣此可為

臨大事而當鎮靜者之法

年恭定任戶部經理財賦以國計為已任不動聲色
尤熟 國朝典故在戶部最久文移奏劄悉出其
手改定戶部事例芟繁正詭均節委積內外遠近
多寡輕重咸有品式會校出納吏胥拱手時中外
競陳利害始一人以為可行而行又一人以為可
罷而罷公一切勿聽

陳康懿為戶部侍郎號稱練達邊事騷動四方奏災
傷文移環集咨議旁午尚書楊鼎以剛訐自任公
佐之凡所裁處悉合時宜部屬相謂請稿有陳公

續自書編

本卷五十五

全十

筆如嵌金然其重如此公自筮仕數歷兩京凡政
事之大禮樂銓選兵戎錢穀或副或專公無不與
咸持重老成不動聲色而事集功奏蓋四十年矣
一時推論今之大臣清修慎重足以坐鎮雅俗標
榜後進負德望知太體者必及于公

正統己巳間漸亂起銀冶朱恭簡英與諸御史分守
州縣比至太軍尚駐金華公徑赴處州聞土木之
難迺取道慶元揭榜諭賊招老弱被擄者又計獲
巨盜若干人有中使報黑面大王者統衆三萬欲
劫所捕賊議欲徙走公不可徐使人覘之而

司尸賊于市竟無他變

朱公驥性度寬厚涉獵書史初襲正千戶少保于謙以女妻之天順初謙為權姦構害驥亦坐累謫戍成化初謙克白驥得還任兵部薦陞指揮僉事督官校捕賊有功命掌錦衣衛印尋奉勅兼理機密糾察之務驥為政不苟時重妖言禁有妖人真惠偽為書以惑眾為邏者所執株連數十百人坐死驥曰首事者獨惠耳餘皆愚民何辜得逋減邊有衛卒偵有隣人傳示妖書者欲發其事觀實以告驥斥之曰此妄耳取書焚之滅其跡凡制獄

續前卷

卷之十

全

下錦衣衛者所司輒加巨挺以厲威驥獨否憲宗嘗命撻忒旨者或謂其用小杖上怒遣中使詰責驥具以實對卒不易人稱驥老成得體敦厚不刻云

朱公英在兩廣繼韓雍之後值兵荒之餘民多橫死鋒鏑及走散巖谷者至連城數百里無煙火蓋因用兵以來戎帥喜邀功每有小寇輒張太賊勢說用兵得成其私英深知其弊反前政竭力勞求下令撫輯徭徭各安生業約飭將士寇來在吾不許輒進兵諸峒岷有倡亂者購首惡誅之而釋其脇

從之黨遣復業凡一切征需供餽數調省節十去其五數年間所增戶口四十餘萬如天河湧浦潯鵠間皆巨盜巢穴莫不感德畏威乞供職貢

上手救褒獎稱其協謀撫治使對壘之眾化為編氓視彼勞師殫費僅成攘却之功者損益大不侔云楊文襄同張永太監西督軍務令邊臣擒斬諸賊道得報公即勸張永遣京兵歸朝帥諸部曲往撫其地險不乘輿莫不張蓋與卒同甘苦申嚴絕律所過秋毫無犯夏人茹共為亂者遠來就養必懷疑懼惟危言相恐喝衆元元亦自保無虞是官爵

續前卷

卷之十

全

莫能制公道聞之即出榜數百言宣布德意官無農賈各安職業至靈州鞠諸逆犯釋其脇從第列情罪付之檻車比之夏城耕鋤不替市肆如故吏謂兩鎮重臣曰造偽命符者破人廬室汚人子女者是不可赦慈道人掩捕之其受賊賞者聽指示者悉置不問自是帖帖莫敢有言者而藩鎮威令復舊矣

王端毅剛正執持每事不肯依違南昌張元楨繪砥柱圖題贊其上云倚此柱天樞此配地軸此繫大風雷驚不碎大波濤推不去倚此柱

王太宰恕為巡撫時革牟俸之煩許復周文襄之
政民皆樂業惟宦監權豪為敵如水火之不相容
每遇府縣小官少所點罰嘗曰此輩去此輩來無
益於事徒費迎送耳真得大臣體

正德己卯年濠稱亂江西鳩集群盜發數百艘而東
遠近震動撫巡南贛都御史王守仁伯安傳檄群
境舉兵討賊其父南京吏部尚書王公致仕居會
稽有傳伯安遇害者人謂公曰盍避諸公曰吾兒
方舉大義吾避安之或曰伯安既仇賊賊必陰使
人不利於公避之是也公笑曰吾兒能棄家討賊

續自書編

不卷之七

全五

吾何可先去以為民望祖宗功澤在天下賊行且
自斃吾為國大臣恨老不能荷戈首敵即有不幸
猶將與鄉子弟共死此城耳因使人趨郡縣宜急
調兵糧為備禁詭言勿令動搖人心鄉人竊視公
宴然如常時衆志亦稍稍定盖不旬月而伯安之
捷報至矣

正德中楊文襄嘗言今日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
序法不在變法在安靜不在紛擾在寬簡不在煩
苛皆時所深忌者

王晉溪在本兵時適湖州孝豐縣湯麻九反勢頗猖

獮浙江巡按御史鮮冕奏聞 朝廷下兵部議

晉溪呼齋本人至兵部大言數之曰湯麻九不過

一毛賊耳只消本處差數十火夫縛之此何足奏

報欲 朝廷發兵殊傷國體此御史不職考察即

當論罷矣齋本人回浙江傳此語一時皆以湖州

江南重地 朝廷不肯處分儻賊勢蔓延卒不可

撲滅本兵甚為失策賊人偵知此語恣意劫掠不

設隄備先是戶部為查覈錢糧差都御史許廷光

在浙江晉溪即請密敕許公討之且授以方畧許

公即命憲副彭姓者潛提民兵數千餘出其不意

續自書編

不卷之七

全六

乘夜而往賊人方擄掠回聚酣飲兵適至擒斬無

一人得脫者爾時若 朝廷命將遣兵彼必負固

拒命勞兵費財亦已甚矣晉溪此舉益不煩一旅

不捐一財而地方尋定謀之堂廟之上而定難於

數千里之外所謂折衝於俎豆者非耶

陽明先生巡撫至贛大閱士卒教戰法江彬遣人來

覘動靜相知者俱請回省無臨危機先生不從作

啾啾吟解之有曰東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啣

其頭西家小兒不識虎持竿驅虎如驅牛且曰吾

在此與童子歌詩習禮有河可疑門人陳九川亦

以為言先生曰公等何不講學吾昔在省城屢權
豎禍在目前吾亦帖然縱有大變亦避不得吾所
以不輕動者亦有深慮焉耳

喬白岩叅贊留都時方寧藩謀逆聲言取南京兵已
至安慶公日領一老儒與醫士遊宴兼以校奕實
以觀形勢之險要而外若不以為意者人見公鎮
定軍民始安

陽明先生鄱陽會戰坐舟中對士友論學不輟報至
即據坐遣之有言伍文定焚鬚狀暫於側席遣牌
斬之還坐衆皆色怖驚問先生曰適聞對敵小卻

此兵家常事不足介意後聞濠已擒聞故行賞訖
還坐咸色喜驚問先生曰適聞寧王已擒想不偽
但傷死者衆耳理前語如常人服其學

武皇南征駐蹕留都大將江彬等統領邊軍數萬扈
從也慶京城彬恃恩跋扈權倖至尊下視公卿懷
不軌心喬公曰嚴時為大司馬獨任留守之重持
正鎮靜每事裁抑彬亦敬憚不敢肆隱然虎豹在
山之勢一日晚彬遣官兵索各城門鎖鑰城中驚
駭不知所出督府遣人來謀于公公曰守備者所
以謹非常城門鎖鑰孰能索亦孰敢與者雖

天子詔奈何督府以公言拒之竟寢城中帖然彬
假傳旨有所求為日數十道公每得旨必

面奏彬計遂不行公又慮有他變乃選精通武藝
者數十人充隸卒隨護一日會公于演武場彬欲
逞部下之勇以懾人問曰南京亦有能武藝者可
與我邊軍一較乎公曰善者固有卒難至吾從者
亦畧諳此可與較彬易之有與卒小而黑人呼為
鬼李有神力善跌打公呼出叩頭請較公謂彬曰
今日較藝傷死勿論彬部下四人太而長視彼小
甚易之與李較隨仆彬失色又命勇者對連勝七

八人後有劉鑑廖清沙者有重手法求敵皆負彬
由是奪氣又武皇在牛首山經宿彬欲行異志
而山神震吼達曙不寐不敢舉事次日歸抵聚寶
門時已深夜彬傳旨開門迎駕公閉門不納
是夜武皇宿于報恩寺公鎮安都城保護大
駕其以死衛社稷者矣

武皇帝車騎巡邊朝士凜凜曰遠則漢帝之平城近
則土木可鑒也議嚴兵守京師王公璽曰上偶
出而遽嚴兵衛如有讒夫將據國禍孽作矣乃馳
奏行在命文武大臣守都門又密調將士列伏遠

城大同遼東延綏士馬皆集行在又請暫命大帥一人開府河間近保京師遠控齊魯又於大名武定權置兵備副使二員鎮壓盜賊又徵劉州都御史臧鳳保定都御史李贊嚴兵戛害以危蹕是時乘輿幽邊逾年卒無虜警京師至於帖服按諸如常者皆公籌畫鎮之之功也禮部廷議建儲居守公曰斯議也古則有之我朝有祖訓在衆默然吏部侍郎王鴻儒曰遠謀也大學士梁儲曰皇上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吾輩伏鎖矣和謀豈可聽耶乃罷議是時宸濠陰交朱

寧謀入寧世子司香太廟朝臣陰主焉是時梁公執議于內三公正議于外茲謀乃寢誠社稷之功也江彬許泰扈蹕因將進伯爵下兵部曰應府之捷彬泰上勛進秩二級公曰左都督上無級也執不從議內閣徑教吏部封彬平虜伯泰安邊伯凡軍功封侯由兵部議請乃教吏部非例也彬泰實倭倖顧兵部議為之地公雖不能沮彬倖封國法猶恃以存云辛巳春駕駐通州江彬擁邊兵環衛勢極兇赫召九卿入覲都下又洵洵云江彬謀逆召九卿往屠焉因行大事九卿凜凜無

敢詣親公曰予備位大臣天威咫尺敢不親乎即日詣通州覲彬將掠奪九卿印因行大事晉溪反佩印往與彬歡如魚水竟不知何術以致之蓋彬獨扈蹕邪謀可逞兵部尚書扈蹕將士舊屬兵部縱彬有邪謀將士必不從晉溪居中陰制茲謀并繫將士望彬雖有逆謀不得逞也大臣制變之畧抑以智勇合德者能之霍文敏曰江彬擁兵駐通州人心實危獨立不懼惟晉溪一人

斷決

吳請成於越勾踐欲許之范蠡不可楚求和於漢高帝欲許之張良不可此伯王成否之機也二子亦明決矣哉故曰需者事之賊又曰當斷不斷受其亂然則居官蒞事當以明斷為先庶無滯繁之患襄毅韓公雍卓犖負大節軍旅之事不學而能應機決策智勇並奮文牘山委剖斷若飛號令明信無敢犯者將卒所獲人畜即以予之裨將犯法當斬賂中人請釋之公因午節閱武射柳斬其頭懸軍門合營股栗其威嚴明斷多類此

戒更革

趙韓王為相置二大甕於座屏後凡有人投利害文

字皆置其中滿即焚之于通衢李文靖公曰沈居重位實無補萬分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惟此少以報國尔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陸象山云往時充員勅局浮食是漸惟是四方奏請廷臣面對有所建置更革多下看詳或書生貴游不諳民事輕於獻計不知一旦施行片紙之出兆姓蒙害每與同官悉心議論駁朝廷清明常時寢罷編摩之事稽考之勤顧何足以當大官之膳或庶幾者僅此可以償萬一耳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古人曰利不什不變

續自警編 卷之五

五十一

法甚言更革之不可輕也或曰若是則將坐視天下之弊而不知抹歟余曰不然革弊以存法可也因弊而變法不可也不守法則弊生非法之足以生弊也若韓范之建明於慶曆者革弊以存法也荆公之施行於熙寧者因弊而變法也一得一失蓋可見矣或曰荆公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法度豈可厚誣乎曰有志於二帝三王當自格君心始不當自變法度始有堯舜之君則有堯舜之治有禹湯之君則有禹湯之治法度云乎哉否則王莽之井田房琯之車戰適足以貽千古之誚

黃霸只是州郡之才為宰相而事鉤距固無如許精神天下亦將無所容而弊將不勝其多矣若丙吉則又傷於大鵠突易簡得天下之理孟子曰智者行其所無事宰相之道其在平易乎

元人為宰相須福德才量四者兼備之說誠亦前人所未道也然君子所務亦惟曰德才量而已而福不與焉

曹瑋久駐秦州累章求代王旦薦李及衆皆謂及非守邊材楊億以告旦旦不答及至秦會有屯駐禁軍白晝掣婦人銀釵於市者更執以聞及畧加詰

續自警編 卷之五

五十二

問其服斬之譽達京師億復見旦曰向者相公初用及外庭之議皆恐其不勝任不意及材器如此愚笑曰外庭之議何其易得也禁軍戍邊白晝為盜主將斬之常事耳瑋知秦州七年羗人讐服邊境事瑋處之已盡其宜使他人往矜其聰明未免變瑋成績沮用及者以及重厚能謹守瑋之規模而已億由是服旦之識度冰水記開張詠知成都召還朝議以任中正代之言者以為不可王旦對於上曰非中正不能守詠之規他人往妄有變更矣上是之言者亦服湘山錄此可為用人者法

劉元城論本朝最得大臣體者惟李沆沆之所云太
似失言然有深意祖宗時經變多矣所立法度極
是穩便如老醫看病極多故用藥不至孟浪殺人
其法雖不無小害但其利多耳後人不知遂欲輕
改此其害所以紛紛也王旦執政陳彭年嘗詣政
府呈狀曰科場條貫旦校之地曰內翰做官幾日
便隔截天下進士陳退再來旦不見向敏中出陳
所留文字旦取紙封之向曰何不一覽旦曰不過
興建符瑞圖進耳晉與沆時中外所陳何必皆過
陳彭年抑以是和三公皆所謂得大臣體者矣

功業

神禹疏鑿后稷播種是開闢以來之真功業故詩歌
后稷曰續緜之緒為一事而萬世永賴焉今誰念
此是可以見其配天之德皞皞如也

蔡虛齋曰古者聖賢所樹立明並日月照天地非義
一毫絕續中方能充養浩然氣方能做得人間事
以篤實備天下以大節竦天下以器量包天下
以學識周天下以規模駕天下以實才就實事業
副天下於平豈不真烈烈之大丈夫哉

洛天之功興於衽席窮身之悔誤於詞章聖哲之卧

要亦有思不在身心則在天下 命好德不好王
侯同腐草德好命不好顏淵任窮殍

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為萬載之業或一日而遺數
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際盛時操名器
徒就一己之私而已所謂如入寶山空手回也噫
觀于虛齋自期待之言其功業之卓卓在是矣士
君子當以此為法

餘冬錄曰軼下者易為而大者常力之不及人有笑
談揮霍處大事如小者矣然世不可多得故春嘗
占於人之言大言之無功不如小言之有實而無

規嘗占於人之職任大任於其身而尸素焉不如
小任於其身之能舉職也嗟夫人能不甘太言是

為審已量力不覬覦大職是為安分世之人使盡
如是行掩其言德浮其食天下其有不治乎昔我
孔子始仕司會計主牛羊不以為卑軻氏謂孔子
為貧而仕春曰非也孔子至聖也不卑是任蓋將
以教天下後世耳天下後世寧復有孔子而委吏
秉田之任則人往往羞之何哉世之人有不安畎
畝者於此宜少自思矣

楊文貞處心正論必當大體常扶君子而抑小人每

曰天下萬世之事當以天下萬世之心處之如有一毫出於私意不論厚薄皆當獲罪神明直道而行不為阿徇秉謙執虔未嘗自滿薄利篤義壯老一心

楊文敏才器恢博識慮深遠立朝歲久凡人情政體莫不諳練忖度事會動中機括有大論建衆方異同徐決一語而定莫不服其剛明每承會省覽章奏從容

人生前進以數語安天下生民被其惠利者甚衆退與家人燕語未嘗一及朝事密謀盡計公所獨

續自善編

卷之十

知而他人不與知者尤多是以三朝聖君皆委托腹心而公亦以古名臣為已任

一謙厚

余尚書茂本 父嘗為鑛工茂本既貴每造謝隣曲不遇輒曰煩為道余待詔兒來拜也蓋吳俗稱鑛玉為待詔云人以是賢之茂本美風姿有俊才為縣學生御史行香見茂本曰此子外才好內才何如茂本應聲曰熾有詩八句有外材爭似內材高又一日茂本方與諸生會饌一微行御史坐明倫堂諸生出見御史云黃米飯香青菜熟本應聲曰

白頭人老赤心存

楊宗喬尹新卿質任峭直與人議論不能下氣監臨者惡其不遜同列又從而交構其間勢如騎虎不可收拾一日桂古山過之宗喬告以故古山曰譬如對奕且競一著譬如爭路且退一步便無事矣宗喬惕然謝之

慶元廷司空玩陳讓不聽既拜嘆息謂賓客曰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無人矣談者稱之鄭榮同平章事制下榮曰矢殺天下人既視事謂宗戚曰歇後鄭伍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纔三月以疾乞歸此不賢

續自善編

卷之十

於非才而竊位者乎

世說陸玩拜司空有人往索酒於梁柱間祝曰當今之才以尔為柱石之任真憫人棟梁陸笑曰謝卿良歲美哉言乎齊書劉祥恃才傲物常謂一驢曰汝努力如汝人才俱為令僕矣此則不可

厚德

北齊書崔暹好薦人士言邢邵宜親重言論之際邵遂毀暹文襄不悅謂暹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說子才長皆是實事不為癡也范蜀公蒙求廬多遜與李昉相

善昉待之不疑多遜知政多毀昉人以告昉昉不信之後太宗語及多遜事昉頗為解釋太宗曰多遜毀卿一錢不直昉始信之太宗由是目昉為善人夫以昉為善人則知毀昉者非善人矣涑水記聞王太尉薦寇萊公數短太尉於上前而太尉專稱其長上一日謂太尉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太尉曰臣在相位久又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此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益賢太尉太尉自言在相位久又政事闕失必多所以望於其君而納忠直之諫者意亦深矣

續自善編 本卷之五

卷一

太祖嘗督責李丞相善長憲使凌悅遂彈之劉文成公為上言善長勲舊且能輯和諸將上曰善長欲害汝者數矣汝乃為之地耶汝忠勲足任此公頓首曰是如易柱必得大木乃可若揀小木為之將速傾覆臣駑鈍豈堪此大任其厚德不伐如此

尚書呂震每於上前稱夏忠靖公榮奸一日震為子求官上問公公稱震有守城功請與之或謂公曰彼昔奏公公忘之耶公曰吾自得罪彼何與焉平江侯陳瑄靖難時常欲害公後公薦瑄總漕

又內贊其所請以濟國事二公深自敬服太祖常召宋文憲問廷臣咸否第其善者復問否者為誰瀛曰其善者與臣交臣故知之其否者縱有之臣不知也卒無所毀

楊公仲舉昔成武昌楊文貞公為學官以失印避罪至其地流落無依變名曰楊立可因行途中值雨偶憇仲舉之家見其方為童子旬讀與談有契文貞因善易遂許受焉仲舉下拜願終其聽文貞以無資為言仲舉即讓與之而自教授於他處往還十餘里不以為勞文貞被薦乃相引援文貞作第

續自善編 本卷之五

卷一

初成設中門未行使人亟請仲舉先生至此門何不吝有德之人先踐也其好德也如此天順初李襄敏公秉以都御史巡撫宣府張鵬以御史巡按有武臣私役士卒公將劾之故事却御史不理訟獄公以屬鵬鵬不可曰鵬非公問刑官也強之再三必不可乃自為奏劾之事得下御史鵬曰今乃可理耳其後鵬與楊瑄俱以言事得罪謫戍兩廣詔詞嚴峻曰亡則殺之命錦衣衛林千戶監行二人同手梏行坐有妨朝不謀夕時公復巡撫南直隸瑄咎鵬曰若於是時少貶李公今日能

不少視我乎語未畢傳喚者至問誰為二御史頃之公至見二人同拊哭不能起命左右寬之二人曰吾死則已矣其敢累公此係錦衣衛親封且有邏者在後事且不測公曰何傷如朝廷督責吾自當之即前訪林千戶跪請之林曰詔旨也公曰有事吾自當之林乃從二人得釋於是所過州縣以公故皆飲食之或餽之廩公自解帶貽之二人安然得至戍所

南昌舉人劉養正舊從王陽明遊黨附宸濠偽授太師事敗被擒伏誅其母死未葬公為之葬又為文

祭之曰吾不敢有汝之生以葬汝之母可謂故舊

不違情法兩盡矣

謝友石憫鄉人方正學殞身滅族沉鬱百年不避忌識收綴遺文行於世虛齋蔡先生致書有曰先生秉禮執義學士大夫共推重清雖不肖心知向往矣已而得赤城論諫錄遜志齋集赤城詩集讀之三集益公所訂正表章遜志一編則天地正氣沉鬱百年而幾泯者一旦遂得其全以顯行于世公之功太矣

陳尚書高湛孤特不矯計在諫垣指陳時政得失無

隱惟不喜彈劾曰吾父戒弗作刑官枉人言官枉人尤甚顧可輕耶故公雖敢言而不搜索士大夫之短長以沽直名楊文襄曰宋王素為諫官言人材難得無事之時當為朝廷愛惜程明道為御史告君曰使臣拾遺補過則可若搜索臣下短長以沽直名臣不能也本仁得之矣

別者不報怨

季羔為衛士師別人之足俄而衛崩墮之亂季羔逃之郭門則者守門焉謂季羔曰彼有隙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簣季羔曰君子不墮又曰於此

有室季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則者

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則子之足今吾在難此正子之報怨之時逃我者三何故執曰斷足固我之罪無可奈何曩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後臣欲臣之免也臣知獄決當論見君慨然不樂見于顏色臣知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夫羔之厚德足以感人如此而則者不怨亦可知其賢矣

楊東里公嘗奉旨歸展墓所過澹然不改布衣時道途所遺迎送騶從悉却不用歸鄉入謁守令避

其正路不由時人比之歐陽原功

夏忠靖公自幼端愿入學出入鄉閭其老長皆忘年賓禮之時已負鉅人度喜怒不形里少年嘗被酒侮慢公里中人共訾之汝小人不和鄉有君子耶

簡易

郭仲晦謂劉信升曰處事當以簡易簡以制繁易以制難便不費力乾坤之大所以使萬物由其宰制者不過此二字況於人手此論可謂洞見天地萬物之理且以用兵言之韓信多多益善只是一簡

案狄武襄夜半過崑崙關只是一易字

章

陳恭愍轉河南按察使政尚簡易釋繫囚除苛細凡諸宿弊名為舊規者一切罷革獨於賊吏不貸然受賄百金者要辭但列六七錢或問之公曰汚人惜才如惜命若責賂厚彼挈而貸權人則法饒而除矣然亦權以趨時實非正法也自是官屬歛戢積陰德

周之業肇自后稷而公劉古公亶父世之公季繼之而文武興焉所以延八百年之慶者非當日之德也秦之先出於大費費非稷匹矣而費仲飛廉惡來世之造父蜚子於天下何初而欲大之秦仲殺

而繆公伯棄民而徇喪孝公之後歷行不義世稱虎狼之國而始皇恣嗜噬嗑焉所以速二世之殃者非當年之罪也 虞翻祖經以決獄平允而其孫有九卿之蔭詔以殺降而其家二十年人戶無增欲觀陰報者觀於虞氏一家即可知勸戒矣

竇禹鈞范陽人生五子儀儼侃僂僖儀禮部尚書儀禮部侍郎皆為翰林學士侃左補闕僂左諫議大夫叅知政事僖起居郎初禹鈞家豐厚年三十無子夜夢祖考謂曰爾早修行爾無子又壽不永禹鈞唯諾禹鈞為人素長者先有家僮盜用房錢

續前書編

大卷七十四

章

百千慮事覺有女年十二三自寫券繫女臂云未賣此女與本宅償所負錢自是遠遁禹鈞見而憐之即焚其券以其女囑妻曰善撫養之既笄復以二百千擇良配得所歸後僕聞之乃歸感泣訴以前罪禹鈞不問由是父子圖禹鈞像晨與祝壽同宗外姻有喪不能舉公為出錢葬之因公而葬者二十七喪孤遺女貧不能嫁者公為出錢嫁之由公而嫁者凡二十八人故舊相知雖與公有一日之雅遇其窘困必擇其子弟可委以財者隨多寡貸以金帛俾之與販由公活者數十家四方賢士

賴公舉者不可勝數公每歲量所入除伏臘供公外皆以濟人之急家惟儉素器無金玉之飾室無衣帛之妾於宅南建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禮文行之儒延致師席凡四方孤寒之士無供終之湏者公咸為出之無問識與不識有志為學者聽其自至故其子見聞益博由公之門登賁仕者前後接踵來拜公之門必命左右扶公坐受及公之亡蒙恩深者有持心喪三年以報遺德公之祖考既夢以告無子壽促後十年復夢告之曰汝三十年前實無子且壽促我嘗告汝汝今數年以來名

續自著編

本卷之五

書

有南海太守見配崖州人例以三百為率過其數則推先到者於海乃奏白於朝云配罪所以不殺而有之遠方者欲生之也今推之於海是復殺之矣不若量移先到者入內地以彰朝廷不殺之德上亦感悟遂可其奏此太守無子一日忽設香案作拜以手於案上若取物置於懷中狀凡五次人問之曰天帝以我活人以五小盤盛五男子賜我後果生五男皆登第以此知仁人之言其利溥而造物厚其報也

續自著編

本卷之六

書

之父何但飲酒而不納其妻謂何曰諸鄰以汝無子而死期將近特為置妾以延公嗣公柰何弗其意而不納乎何曰既老且死而娶人幼女令不久孀居縱有子非所願也不若撫以為女納一婿俾祝吾夫婦後足矣其妻固勸不從遂與贅婿而女之未幾相者復遇何曰公非但不死而壽復可延有陰陽故也後果不死其妻復生一男陰陽延壽豈無驗哉

徐武寧南征陳有定至蘇州閭門見一女子絕色即以重幣相結曰且不即納當為後期及期旋悔之使人道意令其他適者以堅求以女侍巾櫛固拒不從更遺數十金以助其貲且謝負約之罪王之厚德如此

解開吉水人貲累鉅富其親故婚喪力瘠者輒以財救濟之或有告急者雖湯火赴援不顧利害或多為鄉里所負開曰人孰不欲厚積而肯輕捐所有以與人哉夫富者怨之府也吾但知種善以貽子孫而暇金玉乎哉識者賢之開生一子甫七歲能詩長而穎悟越人洪武永樂間翰林大學士縉紳即其子也

楊文貞客江夏嘗館於陳氏會城之其家無少長悉病皆勸公出館不從陳曰先生在我砥柱也終其家瘵不去婦家塚多環子孫貧不克修治公初喪母宜人卜宅未得兆也婦有季父素重先生者告曰吾家其所壞塚世遠無遺骸葬此其後當饒請以贈也公曰夫人厚意不敢忘然義有不可幽明一理接人之室而居之其得者失者皆能安乎且所重有後者為其為墳墓主耳壞而不治不可為孝况又舉以昇人孰願夫人慎之以率子弟自是其家無復舉塚售人者尚書張公鳳

時人以公執法呼為校張為人並直而心地平易遇事敢為人不取以私于之尤篤於友義同門蹇於仕途者必極力助之故人李詢為太常贊禮即母老子幼夫婦相繼而卒公惻然遂養其母以終聘其女為子婦教養其子至於成立又急於濟人嘗渡江偶遇一舟覆於急流公即捐白金購人救之舟中之人賴以全活鄉人稱為朴實君子

黎大樸世居岳之華容性耿介寡合重倫尚節遺祿養極嚴廟祀兄嫂卒其孤名獻民及女皆幼育為已子山東副使董國器妻死而董適未返大樸長

省至臨清使携其柩以歸太常卿孟士亨卒家貧不能舉太僕倡諸鄉宦官合贖俾襄葬事鄉吏鄧祿寓銀數十兩後祿死遂藏所寓物十年候其子長乃還之居官儉朴不受私餽常患風俗奢侈婚葬宴飲深示節度所居黃洋渡即潦病涉私帑築堤四十丈民甚利焉後官至禮部尚書

南陽李某閤老文達公之夫父也公未生家有廣地千畝歲種綿花收後載往湖湘間貨之是時價頗賤停于邸舍越三月適臨江三商議值三百兩交易訖但貨未及發舟即忽滅延燒無遺三商者抱

續自書編 卷之十

七

持而哭曰某等假人財物為販江湖顯舉辛苦合積資本一旦罹此禍殃是天絕吾輩也躡地號天各欲自盡某聞而呼之曰汝等貨未及舟尚為我貨物失價存我當還汝亦理所宜汝失貨本無以為生我尚能力業歸可再致人人咸義之即還其價三人感謝不已旦夕其家有客假宿于舍傍夜半聞堂中有人聲客起竊視之見兩緋衣人坐相語曰李某陰德固有但陰宅所向不利耳畧轉從某向貴不可言詰旦客以告而去異其言即易所向明年生文達公中宣德癸酉進士天順末首相

云

白沙陳先生嘗買婢得邑人尹氏女既而知之歎曰良家也命內人撫育如已女及笄擇婿嫁之

詳西原性好施與人疾親為檢合方藥常脫綿襖施貧者或曰焉得人人而濟之先生曰但不負此心耳聞者歎服

李忠文在翰林時一歲上元夜朝廷結燈山一騎控先生馬而行中道檢一墮釵以呈先生視之金也懷之歸少酬購以錢大書揭于門既而失釵婦往尋不獲入告以李翰林家有玉轡驄遂往先生

續自書編 卷之十

七

扣之婦言夫為錦衣衛千戶勿當海外妻昨失去一金釵尚存其一可驗也先生即以歸之亦不問其姓氏既久千戶還妻述失釵事夫亟往叩謝之因具儀物酬先生先生悉卻之其人曰公不受不能強此一匣藥乃海域所產初非傷財而幸罕貴公幸受之先生問何物曰血蜋也乃受付夫人言此為血蜋當識之既而先生被擊脇折昇至錦衣適此千戶莊獄驚曰此翰林先生也聖旨固未嘗令死因密召良醫入視醫云可為第須真血蜋千戶曰吾曩固嘗脫公立命索之夫人昇醫治藥

以板夾賜傳之越一日夜遂懸焉

朱文恪公調遼陽放歸鄉里買地一區為終老計方往經營聞老翁哭聲甚哀詢之乃知翁子鬻此以償公帑翁以無依故悲公聞惻憫之以券還翁而不索其直

范文正公義田記

范文正公蘇人也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疏而賢者咸施之方貴顯時於其里中買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群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贈擇族之長而賢者一人正其計而

續自警錄

卷一

時其出納焉日食人米一升歲衣二緡嫁女者錢五十千娶婦者錢二十千再嫁者錢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塋者如再嫁之數塋幼者十千族之娶者九十口歲入粳稻八百斛以其所出給其所聚需然有餘而無窮仕而家居俟代者預焉仕而之官者罷其給此其大較也初公之未貴顯也嘗有志於是矣而力之未逮者二十年既而西歸以至於叅大政於是始有祿賜之入終其志公既沒後世子孫至今修其業承其志如公存也公雖位充祿厚而貧終其身既沒之日身無以為斂子無以

為喪惟以施賢活族之仁遺其子而已公之忠義滿朝廷事業滿邊鄙功名滿天下後必有良史者書之予可無書也獨書其義田以警於世云公諱仲淹字希文嘉祐四年八月十日晉陵錢公輔記

活蟻

二朱少時同在黌舍有胡僧相之曰小宋他日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甲科後十年胡僧後至執大宋手而驚曰公陰德文見於面如活數百萬命者大宋笑曰寒儒豈能活人命僧曰不然蠢動之物皆命也大宋沉吟久之曰旬日前堂下有蟻穴為暴雨所侵群蟻繚繞欲傍戲編竹橋以度之僧曰是也

續自警錄

卷一

小宋今歲當有捷然公不出小宋之下北唱名第小宋果中魁選章憲太后臨朝謂眾不可先兄乃以大宋為第一小宋為第十

黃承事儲穀濟人

尚書張詠守成都嘗夜夢詣紫府真君繼請到西門黃承事真君降階接之其禮甚恭揖張尚書坐承事之下夢覺莫知所謂明日問左右西門有黃承事否左右云有命召之戒令具常服來既至果如夢中見者即以所夢告之問平生有何陰德真君

禮遇如此又坐吾上再叩之不獲已承事云別無
他長惟每歲收成之時隨意出錢收糶米糶候至
來年新陳未接之際糶與細民價例不增升斗如
故尚書歎曰此宜居我之上也使兩吏掖之而拜
世傳紫府真君主天下神僊籍如張尚書黃承事
皆在籍中而黃承事又居其上其子孫青紫不絕
非賑濟德之大所致然和承事諱蕪濟

新淦陳公壽隨父戍邊克衛學生克自樹立家甚貧
苦落落自豪嘗值上元燈節出市得遺金一袋生
坐候夜分失主至驗其實盡數還之人服其介植

續自書編 大義卷十

軍

學僧舍精思自得題就正於警覺先生卷蓋精

遠登進士歷官尚書

朴環侍父宦遊好學飭謹重然諾好周人急父執生
事常九恭死於九江家破母張氏年六十餘無所
歸有憐其老告之曰安慶守譚敬先非九恭友乎
盍往依之母如其言附舟詣譚謝不納母大困念
九恭嘗仕金陵親戚交友或有存者萬一可冀復
哀泣從人至金陵問一二人無存者因訪一元素
所在道上人對以一元死已久矣惟子環存母服
破衣兩行至環家環方對客坐見母大驚顧若嘗

續自書編 大義卷十

軍

見其面者因問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為至此母泣
告以故環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妻馬
氏解衣更母濕衣奉糜食母抱衾寢母問其子
平生故人及幼子伯章環知故人無在者又不知
伯章存亡姑謂之曰天方雨雨止為母訪之苟無
人事母環雖貧獨不能奉母乎且環父與九恭交
好如兄弟今母貧困不歸他人而歸環家此乎父
導之也願母無他思時無後歲飢瘠肉不相保母
見環家貧雨止堅欲出問他故入環家勝女從其
行至暮果無所遇而返遂乃定環購常食妻歸
衣食自環以下皆以母事之母性褊急少不愜意
輒詬怒環私戒其家人順其所為勿與較母有疾
疾環親烹藥進七飭以母故不敢大聲語越十年
環為太常贊禮即奉 詔祠會稽還道嘉興逢其
子伯章泣謂之曰太夫人在環家日夜思少子成
疾不可不早往見伯章第曰吾亦知之但道遠不
能至耳環歸半歲伯章來是日環初度母見少子
相持大哭環家人以為不祥止之環曰此人情也
何不祥之有既伯章見母老恐不能行竟語以他
事辭去不復顧環奉母彌謹然母愈念伯章疾頻

續自警編卷之十四終
加役三年遂卒將死舉手向環曰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願杜君生子孫咸如杜君言終而氣絕環具棺槨殮殯之買地南鍾家山葬之歲時常祭墓云

續自警編卷之十四終

續自警編



續自警編卷之八五

嘉興府知府前御史金谿穀所著惠集

嘉興縣知縣內江張問達校閱

秀水縣知縣廬江朱來遠校閱

嘉興縣學教諭劉汝大全校

海鹽縣學教諭添元中全校

從政下

謀國貴慎密

魏侍中劉曄為明帝所親重將伐蜀朝臣內外皆曰不可曄入為帝議則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則曰不可

續自警編卷之八五

一

可曄有膽智言之皆有形中領軍楊暨帝之親臣又重曄執不可伐之議最堅每過曄講不可伐意後與帝論伐蜀事切諫不聽暨曰臣言誠不足采侍中劉曄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帝曰曄與吾言蜀可伐暨曰曄可召質也詔召曄至帝問曄終不言後獨見曄責帝曰伐國大謀也臣常恐夢寐漏泄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軍事未發不厭其密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帝謝之曄出見暨責曰夫鈞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

誠直然計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暨亦謝之後周
大將軍王軌嘗與內史賀若弼言太子必不克負
荷弼勸軌陳之軌後因侍坐言於太武曰皇太子
恐不了陛下家事臣短暗不足可信陛下恒以賀
若弼有文武奇才亦常以此為憂帝以問弼對曰
皇太子養德春宮未聞有過既退軌讓弼曰平生
言論無所不道今者對揚何得反覆弼曰此公過
也太子國之儲副豈忍發言事有蹉跌便至滅族
本謂公密陳滅否何得遂至昌言軌默然久之曰
吾專心國家遂不存私計向者對衆良實非寔觀

續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二子所言如此則凡人臣為國家謀議可不慎
者哉

處奸惡

或問古今大奸惡蟠據深固玩之不可激之不可處
之亦有要乎愚曰當於其黨與畜之或除其黨與
以孤其勢所謂剪其羽翼是也或挾其黨與以渙
其心所謂脅從罔治是也又貴察幾微而密法術
是故得則成左袒之功失則致甘露之變
昔人有詩云偉門如鼠穴也須留一箇若還都塞了
好處還穿破觀董卓燃臍而餘黨不存則王允之

元不保甘露啓釁而無辜濫殺則鳳翔之禍難逃
正德五年安化王反寧夏召楊文襄公總制陝西各
路軍務同太監張永討賊兵繞至陝仇鉞已擒賊
永謂公曰何謂公曰公豈一日忘情顧無能為公
畫策者遂促席手畫瑾字永曰渠日夜在上傍
上一日不見渠不樂今其枝附已成耳目廣矣
何公曰公亦天子信幸臣今討賊不對他人付公
上意已可知公試班師入京詭言請上問語寧
夏事上必就公問公於此時上真驚怖激并述
渠亂政凶狡謀不軌海內愁怨大亂將起上英

續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武必悟且大怒瑾誅柄用公亦矯建衛事呂強
張承業暨公千載三人耳永曰即不濟奈何公曰
他人言濟不濟未可知言出公必濟顧公言時須
有端緒且委曲上萬一不信公頓首請死願死
上前若即退則瑾殺奴喂狗又涕哭頓首得請即行
事無緩頃刻漏機事禍不旋踵永勃然作曰老奴
何惜餘年報主乎已而永入京請見如公策竟
誅瑾劉瑾擅權之日簞頓閔紐禍福縉紳而空彈
文有曰借春色以繁桃李奔走庸人假威為以運
風雷銷磨正氣然考其汲引者多匪人而君子亦

有與焉者矣羅織者多君子而匪人亦有與焉者矣及瑾敗蒙其汲引者累斥之被其羅織者累起之君子小人幸不幸類如此

王陽明初見宸濠佯言信意以窺逆謀宴時李士實坐在坐宸濠言康陵政事缺失外示愁嘆士實曰世豈無湯武耶陽明曰湯武亦須伊呂宸濠又曰有湯武便有伊呂陽明曰若有伊呂何患夷齊自是陽明始知宸濠謀逆決矣乃遣其門生舉人冀元亨往來濠邸覘其動靜益得其詳於是始上疏言請提督軍務言臣據江西上流江西運糧起色

續自夢編上卷

四

假臣提督軍務之權以便行事意有濠也司馬王晉溪知陽明意覆奏稱王某有本之學有用之才今此請奏相應准免給以旗牌便宜行事江西一應大小緩急賊情悉聽王某相機撫剿以故濠反陽明竟得以此權力起兵擒賊

王都督佐掌錦衣衛事京師人稱為王堂才敏志忠律已廉介扶翼善類祛擊凶邪凡詔獄議該從輕雖披逆鱗必委曲別白至數十上不肯阿順違議京師刁徒劉東山者狡而黠能隔行移遊於壽寧侯張鶴齡延齡之門每日間二張陰事籍記之一

日嚇二張索金數千用盡復奏二張陰事下詔獄公力為張辯又勒延齡之妾為妾不從又奏其謀反公復辯其誣遂劾東山平日姦惡狀上悟下其事于公公密擒之伏辜詔枷于午門前數日竟公萬眾舉手加額曰非王堂替天行道何以除此公不肯索富家細過至巨猾竟豪有犯雖巧賄勢囑亦不得脫以是稱名執法前後錦衣皆莫及也太監張永總督寧夏軍務楊公一清提督軍務張詒及地方事輒置瑾曰天下事被伊壞得咎瑾陷方烈張與楊初傾益又左右多瑾腹心楊默不敢應

續自夢編上卷

五

時貴近家人隨征者數十張公每銀百兩令買蔬肉及供馬匹食用此外不許分毫侵擾民犯者以軍法從事瑾姪劉奎等二人從至獨不賞曰不愁伊無有也楊曰彼亦參隨之數難分彼此若謂其有將聽其取受耶乃笑而與之又將瑾盤糧招商諸事有所論列楊恐嫌隙遂成密告之曰二公皆惟幄腹心重臣公今在外宜存形跡不宜輕起疊端張厲聲曰先生不知吾何畏彼哉楊曰固然彼方在帝左右有言能保其必達乎且扶蘇父子之親蒙恬之有功卒墮趙高之手不可不慮也張首

肯久之後迺知瑾亦頗聞張言將謀不利幸其歸速不復有所為卒除姦宄於呼吸間然亦危矣

甘肅副總兵魯麟自先世歸附居莊浪之西大同都落甚眾至麟有才智而性頗驕傲納賄婪近求甘肅掛印總兵官不得遂弃官西回大同假托以子幼奏願歸撫其部落漸有不臣之風聞於京師奏至公卿私議有欲俯令其掛印消其異心者有欲召至京師處以散地者上召劉尚書大夏諭曰若就令魯麟掛印是遂要君之心不可召之何如大夏對曰無遂彼要君之心誠如聖諭但使其

續自華編

不卷五

本

不得遂願即弃任禿歸則恐召之不至難於屢置莫若縱彼撫部若之奏不逆其心而陰奪其副將兵權上曰朕意欲如此惟恐彼將其部落胡為大夏對曰聞此人貪酷失部落之心若失兵權安能獨為明日覆奏遂降敕獎伊世忠順而從其請麟遂快快成病不踰年而歿

貴州安宣慰以平寇功頗桀驁不可制欲上功陞職鎮巡莫敢難之王陽明時在龍場與書曰朝廷制度定自祖宗後世守之不敢擅改縱朝廷不見罪有司者將執法以繩之使君必且無益縱遂

幸免於一時當事者猶得持典章而議其後若是則使君何利焉使君之先自漢唐以來千幾百年所以長久若此者其能世守天子禮法竭忠盡力不敢分寸有所違越故天子亦不踰禮法無故而加諸忠良之臣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朝廷悉取而郡縣之其誰以為不可使君其未之思邪所云奏功陞職事意亦如此夫刻除寇盜以撫懷良民亦守土之常職今屢舉以要賞則平日之恩寵祿位顧欲以何為君為叅政亦非非設官之舊今又千進不已是無抵極也夫宣慰

續自華編

不卷五

七

守土之官故得以世有其土地人民若叅政則流官矣東西南北惟天子所使朝廷下方凡之機委使君以一職或聞或蜀其敢弗行乎則方命誅不旋踵而至捧檄從事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復使君有矣由此言之雖今日之叅政使君將恐辭去之不速其又可再乎凡此以利害言揆之於義反之於心使君必自有不安者夫心違義而行眾所不與鬼神所不嘉也承問及不敢不以正對

正風俗

鄉飲酒盛禮也古先聖王皆致重而不輕我太祖

皇帝尤注意焉嘗觀前吏部尚書崑山余煥茂本
所為鄉飲禮序似始於洪武十二年及考余于縣
誌所載則又云行於五年八年未知孰是併錄於
此以候考徵序曰 皇帝龍飛十二載特 詔天
下行鄉飲禮崑山縣人臣李無逸尚義讀書時為
萬石長奉詔惟謹廼即其鄉賓禮耆英遠近畢至
則有若周壽誼年百有十二歲皤然在席九十八
十七十者坐以齒盛升降揖讓拜俯周旋之儀敲
酬有容讀法胥皆觀者如堵莫不感化翕然已而
醉者扶歸者歌聲自欣欣笑言載途鄉士大夫紀
其事而詠之吾友余彥智以書走 京師求余引
其端父弗克為其請益堅嗚呼鄉飲不行久矣黃
鮐之老耳不聞鹿鳴之歌目不識賓介之儀蓋百
有餘年矣 皇明出而四海一舉累代之曠典一
旦而復之何其易哉而無逸生逢 聖世獲覩盛
禮之行乃能率先鄉人我冠博帶與龐眉兒齒雍
容揖讓於尊俎之間且以忠君孝親睦閭門比鄉
黨為勸可謂不惑流俗篤信古道者矣世有藏鉞
數百萬即為富家翁烹羊烹魚舉觴浮白挾吳姬
侍趙女彈箏搏拊歌呼嗚嗚以極一時之樂烏識

所謂鄉飲酒禮者哉聞無逸之風亦可以愧矣使
鄉鄰如無逸則古禮不難復而况孝弟可興風俗
可厚其機一寓於是乎吁紛紛百卉中見孤蕙蘭
亦君子之所與也為我謝曰 聖天子在上藉自
律以化其鄉人它日 璽書惟爾嘉尚勉旃哉洪
武己未春正月既望承勅即同縣余煥叙志曰里
社鄉飲酒讀律儀式并圖洪武伍年五月初四日
朝廷 降鄉飲酒讀律儀式 命有司官會同儒
學官率士大夫之老者行之使民知禮知律每歲
孟春正月孟冬十月官家為一會具饌酒肴有糧
長者糧長為主席無糧長者以戶長為主席如坐
以賓之年最長者居中眾則序齒居左右主席者
居其末坐定選一人讀律及先申明戒諭既畢行
飲酒禮拜則年長一倍之上坐受長十歲者立受
相若者抗蓋參酌唐宋之制也時本縣未之行八
年又 命下知縣畢福行之每都以大戶率士民
於申明亭上讀律戒諭飲酒制禮風俗翕然而變
可謂盛矣
農拙業也不如商賈今制農民之家許著紬紗絹布
商賈之家止許着絹布如農民之家但有一人為

商賈者亦不許著絢紗農民許帶斗笠蒲笠出入市井不禁不親農業者不許國家於此亦寓重本抑末之意然貧者何處得穿絢紗富者自不求戴笠今之商賈姑以衣服言之豈止用絢紗而已乎教坊司伶人制當常服綠色巾以別士庶之服女妓冠服不許與庶民妻同庶人妻女用袍衫止黑紫桃花及諸淺淡顏色其大紅青黃色悉禁勿用帶以藍絹布為之女妓無帶所以別良賤也伶人婦不許帶冠穿梢子樂工非承應日出外不許穿靴所以賤之如此而今有遵此制者乎用世君子

不可不究正之也

朱文恪公為翰林待詔上疏論婚姻律曰國重世臣家重世婚今民間婚姻之訟甚多非姑舅之子若女則兩姨之子若女故讐家詆訟或已聘見絕或既婚復離或成婚有年兒女成行有司逼奪使夫婦分離子母永隔冤憤抑鬱無所控訴悲號道路感動人心議律不精禍乃至此按舊律尊長卑幼相與婚者有禁若謂母之姊妹與己之身是謂姑舅兩姨不可以卑幼上匹尊屬若已為姑舅兩姨子彼為姑舅兩姨女無尊卑之嫌為子擇婦為女

擇婿古人以為非成周之時王朝所與婚者不過齊宋陳杞四國而已故當時稱異姓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其世為婚姻可知至於列國齊宋魯秦晉亦各自為甥舅之國後世如晉之王謝唐之崔盧潘楊之睦朱陳之好皆世為婚媾其顯然可證者如溫嶠之王鏡臺以舅之子娶姑之女呂榮公夫人張氏乃待制張鼎之女待制夫人即榮公母申國夫人之姊也今江南此事尤多以致訟獄繁興賄賂公行風俗凋弊願以臣章下群臣議地其禁庶幾刑清訟簡風俗可厚朝廷是之

三原王公問蔡虛齋曰今學者滿天下何故異才難得予對言是固有由也上之人所養之者本未盡其道下之人又幸際時之昇平而售之急耳如生少知章句訓詁人使舉而進之學宮矣未幾作經義甫成篇便得補廩以為當然矣又未幾作三場文字終可讀便迫迫期中舉進士矣一中進士則官已到手或無暇于學或自以為無用學矣其仕而能學者無幾且又或有過時扞格之患蓋識見既淺踐履必薄規為必嚴非所謂俟其熟而食之者也况自幼入小學而其所學者多非學做人之

實事人才之不如古者以此公曰然吾見承裕今年二十三已中舉然吾未欲其急干仕且令靜覽辟書簡閱世務冀他日實用耳觀唐齊公之言則今日士子之學術可知矣司教者可不端其士習也哉

不辱君命

宋淳熙中范至能使金孝宗令口奏金主謂河南乃宋朝陵寢所在願歸侵地至能奏曰茲事須與宰相商量臣乞以聖意諭之諭定乃行上前肯既而宰相力以為未可而聖意堅不回至能遂自為一

續自警編 不卷五

三

書述聖語至虜庭納之袖中既跪進國書伏地不起金主乃為王也性寬慈傳宣問曰使人何故不起至能徐出袖中書奏曰臣來時大宋皇帝別有聖旨難載國書令臣口奏臣今謹以書述乞賜聖覽書既上殿上觀者失色至能猶伏地再宣曰書詞已見使人可就館至能再拜而退虜中群臣或不平議羈留之而虜主不可至能將回又奏曰口奏之事乞與國書中明報仍先宣示庶使臣不墮欺罔之罪虜主許之報書云口奏之說殊駭觀聽事須審處邦乃孚休既還上甚嘉其不辱命至能

在燕京會同館守吏微言有羈留之意乃賦詩曰萬里孤臣致命秋此身何止一浮漚提携漢節同生死休問羝羊解乳不

光堯之喪金虜來吊祭京仲遠假禮部尚書為報謝使康元弼館伴虜錫宴汴京仲遠與郊勞使康元弼言請免燕不許請撤樂如告哀遣留使亦不許至期虜促入席傳呼不跪仲遠曰若不撤樂有死而已不敢即席元弼等知不可奪乃傳言曰請先拜酒果之賜徐議撤樂仲遠方率其屬拜受北典籤者連呼曰北朝宴南使敢不即席聲甚厲仲遠趨退復位甲士露刃閉門仲遠命左右叱曰南使執禮何物卒徒乃敢無禮排闥而出元弼等以聞其主仲遠留館俟命賦詩曰鼎湖龍馭去無蹤三遣行人意則同凶禮強更為吉禮夷風終未變華風設令耳與笙鏞末只願身糜鼎鑊中已辦滯留期得請不辭築館汴江東越日竟獲免樂之命既還孝宗勞之曰卿純執禮何以賞卿對曰虜畏陛下威德非畏臣也正使臣死於虜亦常分耳敢覬賞乎上甚嘉之錙遂至大用尚書侯公璉初為行人以善辭令而剛果能斷得名

續自警編 不卷五

三

四川雲南廣西諸土官爭地累年不決者 朝廷以命公至則按圖志考故實召諸耆老開誠布公勢力貨賂不可移由是皆悅服而罷 上亦以為能交趾黎麟請命公輔禮部侍郎章敞往錫封至其境開門低且隘先驅者謂當偃度公止之曰此中國所謂狗竇也於土人出入則宜今 天命下臨不可由此度還者驚懼為撤閑乃度由是蠻夷益謹禮不敢肆既歸毫髮無所受人以此益賢之尚書章敞以行在禮部右侍郎奉 詔往安南命首酋黎利權署國事公宣威德讐服利郊迎拜使者

續自警編

本卷之十

古

堂下利令所親給事左右數進其言誘以聲色公正色遏絕之及還賂以金珠異物多方致之公堅卻不受及利死 朝廷以其子麟權署國事復命公往諭之關吏曰此天使即前卻金者再來矣比還麟所賄皆卻之不敢更進

洪武五年太祖以雲南米下命翰林待制王公禕往諭六月至雲南諭梁王曰 皇上聰明神聖天人所歸惟爾僻在西南義阻聲教遣使者來諭意亟宜奉版圖歸職方官封如故聲名俱全不昧天討旦夕且至梁王不聽館別室數日又諭曰朝廷

以雲南百里生聚不欲殲於鋒刃曾不開元網解紐天兵北征不五六年天下大定爾恃險遠屢拒明命龍驤鷁艦會戰昆明悔無及矣梁主駭服有降意即為改館會元遣使脫脫至雲南覘梁王有二心迫殺我使以固其意梁王持兩可不决匿公民間脫脫聞之誚梁王不得已出公與脫脫見脫脫欲屈公公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如嚼火余燼尚欲與日月爭光耶將命遠來豈為爾屈有死而已顧梁王曰爾朝殺我大兵旦夕至竟遇害瘞地藏寺北後贈翰林學士改謚忠文

續自警編

本卷之十一

五

宜興有吳雲者字友雲洪武六年太祖謂雲曰雲南未奉正朔卿能為朕一行如陸賈乎對曰天命所在誰能違之臣奉威德告以大義彼必附順若冥頑不從興師未晚九月遣行會雲南使鈇知院等二十人使漠北為我獲上釋二十人與雲俱至沙塘口二十人者謀曰吾屬奉使不達中道被執而返罪必死共說雲令胡服髡髮詐為元使者又迫令改制書共給梁主雲不從以死自誓竟被害梁王遣人收遺骨瘞給孤寺弘治中徐文靖公言於朝贈刑部尚書謚忠節

守已貴堅

士大夫危言峻節遷謫淒涼晚歲收用衰落懲創利
方為員者多矣呂子約量移高安楊誠齋送行詩
云不愁不上青霄去上了青霄莫愛身杜少陵送
嚴鄭公詩云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二詩深有
味

曾子寢疾病童子曰華而晄大夫之簣與曾子曰然
季孫之賜也顧曾元舉扶而易之反席未終而歿
黔敖為食於路有餓者蒙袂屨屨貿貿然來黔敖
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子惟
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
歿

死吳季札去徐道逢男子五月披裘采薪於道傍
有遺金季子顧曰取彼金采薪者曰五月披裘而
采薪寧是拾金者乎不顧而去齊崔杼弑莊公邢
蒯瞶將入死之其僕曰君之無道也而夫子死之
耶蒯瞶不聽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
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童
子之知禮也餓者之節也采薪者之廉也僕夫之
勇於義也去先王之教未遠以故然乎其各皆
不可得而知也惜哉今之士夫於此有一焉則可

以垂榮名矣今以童子之見加人人鮮有不怒者
餓者誰不忽之采薪為御僕固士夫之所耻也而
所行不然方且刻畫焉標榜焉以自矜銜於世豈
不又可嘆哉

司業吳古厓先生溥自讀書鄉校已立志不凡近雖
翼夙夜勤苦淬勵不奪於外物在國子時以禮率
其屬屬官中有不檢者數輩不便之相與求先生
之短以沮之卒無所得又飾詐以謗之然先生素
行孚於外者久謗卒不行有以告者先生但自引
咎而已以是名益高而謗者益不容於清議雖

度待物未嘗屈已求合以是權貴卒不樂之而自
信益篤 仁宗皇帝知之有素一日顧士奇曰朕
即位以來兩京之臣多以序進惟南京吳司業未
進蓋朕久不見之故忘之耳後三日 宮車上賓
吳先生為司業十有八年太學生數千人及天下
賢士君子皆稱吳先生古道吳先生賢師職銓衡
者獨若不聞此雖先生之命而益以見其所守之
堅也

天順元年内閣徐李被黜石亨語人曰我欲薦彭時
入閣但未與接識耳人勸時往一見之時對曰素

不慣枉見人有相愛者曰今人持重賂求見不可得爾徒手一見何傷時對曰承厚愛實不能枉且予本無他望見人求拔雖進亦可恥也竟不往無幾時有入閣之命使先一見之何足榮耶

李文達在內閣時太監曹吉祥在左順門令人請詣文達語云 聖上宜召則來太監請則不來曹怒令二火者掖而至文達云太監誤矣此屬廼

天子顧問之地某等乃謹候顧問之官太監傳

聖上命有事來說自令到此豈可令人來召耶曹云吾適病足耳先生幸恕罪也

續自書

卷之三

天

岳季方性剛而志高不輕屈下人在內閣不久被黜有士人告之曰先生犯孔子戒矣問之云何則曰未信而諫是也公應之曰初 上用我左右責任教戒甚至敢不盡心若子以諫官處我則恐未然後被謫有自京師來者傳 天語於甘肅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或以賀公曰 上念公如此行召公矣曹生為儒待漏容公遂隱括其辭題于上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惟帝念哉必當有感如或赦汝再敢不敢臣嘗聞古人之言蓋將之死而靡憾也

王公竑撫揚時因歲饑上疏言制治保邦二十事其言多指黜權貴權貴人陰中傷之用是罷歸先是為公慮者曰自今凡事宜慎重事有大利害何苦不自計耶公曰自今不遇此等事吾即如此處之忤利害而遷其計吾不為也其以身殉國不避艱險如此論者以公為社稷臣可方汲黯韓琦焉

題秋胡圖詩

即思蕪薄妾冰清即說黃金妾不磨若使偶然通一笑半生誰信守孤燈其二曰相逢桑下說黃金料得秋胡用計深不是別來渾未識黃金聊試別來

續自書

卷之三

老

心三詩皆寓君子當守貞之意弗可以利而妄動也慎哉

崇正道

國初錢唐 字惟明 為刑部尚書洪武二年詔孔子春秋釋奠遣使降香曲阜林廟於仲月上丁致祭京師免祀天下不必通祀唐言孔子百王宗師先儒謂仲尼以萬世為土天下祀孔子如天下祀聖壽報本之禮不可廢也時修孟子節文併議其配饗唐論之尤力 上皆從其議一日召講虞書陞立而講或糾唐草野不知君臣禮唐正色曰以古

聖王之言陳於陛下不晚不為偏黨諫官中不宜揭武后圖忤旨待罪午門外終日上悟賜飲即命撤圖唐之論於是乎有可稱矣

洪武六年以省臣薦召為太子正字與秦府紀善林溫入侍大本堂上嘗從容問人品高下人有過何如及仁者有好惡乎德備悉舉經傳要語以對至問三教對曰治天下當師孔子八年授晉王府右傳陞辭上曰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對曰臣不敢當宋濂劉基上曰濂文人耳基峻隘不足取是時伯溫已歸景濂方近密而

續自警編 卷之五

主

上於德備優獎如此固不矣異日召還進十二事名萬世治安策而知其人也洪武元年上與儒臣論學術始執陶公安對曰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上曰邪說害道猶美色眩目鮮不為惑自非豪傑不能決去夫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正道不興天下烏得而治公對曰主上探本至論李太發忤秦檜貶海上雷州守王彥恭存問周觀甚至檜聞之貶彥恭辰陽陸升之太發姪婿也告訐太發家事得刪定官檜死彥恭復官升之貶雷州胡濙淹謫嶺南士夫多凌蔑之否則畏避之方茲

本亦檜黨待之獨有加禮澹菴深德之檜死其黨皆逐務德入京謀一差遣不可得棲棲旅館澹菴偶與王梅谿語及此事梅谿曰此君子人也率館中諸公訪之務德由此晉用由此觀之君子贏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

王旦冠準附天書之謬

甚矣富貴權寵之能動人也王子明寇平仲皆偉然一代人豪然天書之謬一以不能正其始一以不能正其終於二公且然其於王欽若丁謂尚奚責焉

續自警編 卷之五

主

關異端

遠制心或勸其奉佛對曰吾不知佛法惟心無私則近之矣宋林昉田間書事神不若心心在斯神在舍心而求神神有不存者矣

唐貞觀中西域獻胡僧善呪術能生死人太宗令於飛騎中揀壯勇者試之如言而死如言而蘇傳奕曰此邪法也不犯正若使呪臣必不得行帝召僧呪奕畧無所覺須臾胡僧倒地若為所擊者更不復蘇出隋書宋陳仲微為莆田尉囊山浮屠與郡學爭水利久不決仲微按法曰曲在浮屠他日

微過寺其統又揭其事以爲究旦暮呪詛莫省爲
仲微也仲微見之曰吾何心哉吾何心哉質明首
僧無疾而死宋史本傳以曲在己之僧而欲呪詛何心
公慶之士夫邪不犯正得死宜矣然則呪詛之事
孰謂其無神明哉

林太守送張天師于獄中奏云其祖乃漢賊不宜使
子孫襲封朱子嘗謂門人言張者一時人皆信之
而林獨能名其爲賊其所奏必有可觀其疏今不
傳其事不知當時何施行也元之世正一教主天
師尊寵甚至蓋無論已我太祖兵取江西張四

續自華編 下卷五

五

十二代孫正常既遣人來見自後屢覲京師洪武
初上謂群臣曰至尊者天豈有師也以此爲號
藝實甚矣遂命去其舊稱俾爲真人改天師印爲
真人印以領其教正常有道術嘗投符故朱壽宮
井中飲者疾輒廖詔作亭井上名太乙泉云嗚呼
天師名越幾代而始獲正於聖君真人秩正二
品而猶得嗣於盛世非其幸也夫孝宗踐祚廷
臣交薦林公俊擢雲南按察副使滇俗崇釋信鬼
鶴慶玄化寺稱有活佛歲時士女會集動數萬爭
以金泥其面公按鶴慶命焚之父老言犯之能致

電損稼公與約積薪伺之果電即止已而無驗遂
焚之得金數百鎰悉輸之官代民償通毀邊方諸
淫祠三百六十餘區所在學宮敝撤其材新之城
趙州以所得盜礦賸銀四千餘兩爲工作費城完
民不擾暴客遂戢民爲立生祠祀之

永樂中西域法王來朝上將親勞之夏忠靖公曰
彼慕化而來宜示以君臣禮且上如是下必有甚
焉禮義從此大壞上曰爾欲効韓愈耶他日法
王見便殿上命公拜公曰王臣雖微加于諸侯
之上况夷狄乎臣恐一屈膝有辱天乎大臣死不

續自華編 下卷五

五

敢奉詔上笑曰卿過侍郎楊勉之拜獼猴遠矣
弘治八年上命撰三清樂章徐文靖公溥率同官
上言天子祭天地夫天至尊無對故禮以少爲
貴祭不過南郊時不過孟春儀不過牲牛漢祀五
帝儒者非之况三清乃邪妄之說謂一天之上有
三大帝乃以李聃居其一是以人鬼列於天神非
禮也至於郊祀樂章皇祖舊製今所傳樂章雖
載宋樂大典是書傳采弗精不可以黷禮臣等謹
習儒書若邪說俚曲尤所不習且初設文淵閣命
學士居之者實欲其謀議政事講論經史培養本

元弼正闕失非欲其阿諛順旨以取容悅也 上嘉納欽天監正李華者不職罷忽傳 旨復職公言 皇上即位來大小陞除皆出題擬別無內降指揮以故干請斷絕華選張巒墓地有勞宜量與賞賚傳帖既行倖門遂啓臣等不敢阿從

弘治十六年劉文靖公律率同官上疏曰近有 旨令中官往武當山設像懸幡修醮命臣等纂勅脩祝文者竊聞茲山宮觀像設已極壯麗復有此舉實爲無益矧今災異迭出生民困苦苗賊肆亂軍旅方興轉餉繕兵猶恐不給君門萬里豈能悉知

續自警編

卷之五

吉

宜斥邪妄以遏無良 上從之十七年又率同官上言近有 旨朝陽門外脩建壽塔者臣等竊惟人主信佛莫梁武帝爲甚卒餓死臺城信老莫宋徽宗爲甚卒囚斃虜地本以求福反以致禍觀諸往事可爲鑒戒我 祖宗相傳以治天下者堯舜周孔之道而已似此異端蠹財惑衆何關于治佛塔之設非所以訓天下垂後世也又令譟真人杜求祺等誥命及封號疏言臣等竊惟異端不可以信誥命封號不當與夫誥命所以獎貞勵能雖卿士大夫必待秩滿考最乃得頒給况 祖宗廟號

不過十六字親王及文武大臣有功德者謚號止一二字此輩何賢何能封號多至十八字流布朝野傳聞後世皆曰此 朝廷所賜予儒者所擬撰天下後世其謂之何 詔止之

成化十三年 詔建玉皇閣宮北商文毅公疏言

皇上爲此上爲 母后祝釐下爲生民祈福 聖心誠敬人所共知但稽之于古未爲合禮昔傳說告高宗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乞停罷神祠像送宮觀祭服祭器樂舞之具盡送太常收貯一應齋醮之事悉皆停止勿爲繁瀆

續自警編

卷之五

吉

庶幾天心昭鑒可以變災爲祥 上從之成化改元 皇太后壽誕建設齋醮張公寧上疏曰通者恭遇 皇太后誕日令僧建設齋醮此固皇上欲表揚孝道慰悅 聖慈無所不用其極之心也諸大臣及百職事但當和衷助德仰贊至情上綏懿祉則心誠道德允合舊章而禮部尚書姚夔等乃於各衙門飲會財物收辦炷香約以至期赴壇行禮爲儒者自失其守業彼者烏知其非臣雖至愚爲此深惜切惟人臣之於君願其福也則當勸以脩德業願其壽也則當勸以去逸欲願天

心之向順也則當相之以和保小民康濟四海
曰求福不回天壽平格又曰欲王以小民受天祿
命未聞有以禱祠得福冊致壽假符瑞以求天
命者今乃不能盡所當為徒以辦香尺楮列名其
上宣揚於佛老人神相率而拜曰為 朝廷祈福
禱壽天地鬼神山川河嶽昭布森列可厚誣如是
哉昔孔子之於異端孟子之於楊墨韓愈歐陽脩
諸儒之於佛老為其惑世誣民克塞仁義故辭而
闢之今若弗禁其流不止于惑與誣矣 通國之
人靡然相從仁義不止於充塞矣學聖賢之學者
既不能闢而排之又不能以正自處天下後世謂
之何哉伏惟 英宗睿皇帝當復位之初國事多
虞屬有足疾其時一二大臣所見不遠不察古本
行禱之意故嘗舉行此事蓋亦一時天子迫切至
情事不得已然非 祖宗之舊典 先帝之本心
也因循至今實意不存尚沿故習夫臣之於君猶
子之於父一指一髮皆其長養一飲一食皆其賜
予若能以齋醮助國雖殺身亦所不辭豈敢自以
儒者門戶為此崛強與彼相較量哉但以無益事
情徒傷大體其於經筵 聖學不無畧有所違其

於進講儒臣亦恐難以身動伏望 皇上法古昔
聖賢正常道之心鑑大學衍義明道術之語 勅
命諸臣凡遇慶賀不許擅備炷香於寺觀庶可以
扶名教振士風全一代之治體而與三代之時並
隆矣

永樂十年成祖賜大寶法王章示黃文簡公璞公曰
朝廷 賜外夷用勅命廣運二寶此寶大于二寶
人將謂法王等於朝廷矣 上從公言禮部郎中
周訥請封禪胡文穆公廣力言封禪非禮 上片
訥言公因上却封禪頌 憲廟嗣位官中崇尚齋
醮文敏公率群臣上封事畧曰 皇上當念
祖宗之付託思天下之艱難勿以目前無事而恣
于晏安肆于逸樂以禮法齊家以節儉制用官爵
無濫受金帛無妄費土木無妄興齋醮勿頻設出
入有防巡遊有度即嗜慾養天和留心萬機無忘
政務 上嘉納之朝鮮國進海東青公言非故事
宜詔自今非常之貢物不得進以示不寶遠物之
意又以災變率同官上疏畧曰 皇上春秋鼎盛
而震位尚虛宜均愛六宮以繁子嗣乞罷西山所
建之塔北回阿叱哩之流留心經筵裁決政務親

君子遠小人服食言動悉遵 祖宗舊規庶回天
意

洛陽人相傳明道先生嘗憇一僧寺夜聞察察聲燭
之乃鼠於佛齋中銜一書欲出取視乃丹書也先
生如其法鍊月餘人見其屋有光以為火往救非
火也因不復鍊以將成之丹塗銀器所塗處即成
金或諷令服食先生曰吾腹中安可著此一道士
擬傳之此至先生已易箒矣夫神仙修煉之事理
蓋有之明道得丹書而煉者不過欲證明此理何
如耳其曰吾腹中安可著此則是朱子所謂難處
續前書 卷之三 末

天理偷生不安意也

南京守備太監劉瑯自陝西河南鎮守至金陵貪婪
益甚資積既厚于私第建玉皇閣延方士以講爐
火有術士知其信神異也每事稱帝命以動之鑿
其財無笑瑯有玉繚環直價百鎰術士始令獻于
玉皇因遂竊之而去或為詩笑曰堆金積玉已如
山又向仙門學煉丹空裏得來空裏去玉皇元不
繫繚環春聞諸周少卿子庚相與譏然

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被寵謝文正公會同官上疏
曰我 祖宗自洪武至天順年間面召儒臣咨議

政事今朝恭外不得一覲天顏每進講不過數日
夫人君之心必有所繫不繫於此必繫於彼正士
既疎則邪說乘間而入宋徽宗崇信道流及金兵
圍城方士郭京誑稱作法卒使棄輿播遷社稷顛
覆至若燒煉其禍尤慘金石之藥性多酷烈唐憲
宗藥發致疾雖杖殺方士抑必竟亦何益今上清
龍虎宮神藥祖師皆聞焚燬無遺神如有靈何不
自保昔李絳有言憂先于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
無益於事矧熒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煖
水異四方奏報殆無虛日伏望嚴蚤朝之節復奏
續前書 卷之三 末

事之期勤講學之功優接下之禮遠邪佞之人斥
誣罔之說太平之業可保矣 清寧宮災上疏曰
近年以來災異頻仍內府火災尤甚或以為天下
太平患不足慮此乃悞國之言或以齋醮祈禱為
弭災此乃邪佞之術縱囚釋罪為脩德此乃姑
息之術且賄賂公行賞罰失當紀綱廢弛賢否混
淆工役繁興軍民困憊愁嘆之聲上干和氣災異
之積職此之由越二日有為李廣乞祠額又召能
仁寺僧入大內慶讚者東陽以為不可 上俱從
之

內苑御船獵獸公上疏言金鼓砲火聲徹都邑鹿牧
廝役紛充禁庭大臣畏忌不敢言小臣震攝不敢
諫不知 祖宗分職設官朝廷縻祿養士將焉用
之昔漢司馬相如諫擊熊豕以為逸群之獸與不
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非天子所宜近薛德廣諫御
樓船以為乘船危從橋安聖主不乘危伏望鑒古
道以端好尚視朝加早則炎暑不侵進膳有時則
元氣日盛不報時有獻密計者託言京軍不習戰
陣欲調宣府邊軍並千人入衛京師而以京軍充
數邊戍每歲春秋番操如班操例 上遣谷大用
至闕議參陳卡不便 上不聽 予觀楊遠菴叙
公文曰高才絕學獨步一世如大河之源出崑崙
至龍門砥柱吞吐百川涵浴日月頃刻萬變而不
知其所窮邵二泉叙續稿云盛德嘉謨澤被海內
如大將御戎不聞號令一節一麾無不如意嗟乎
可謂知言矣予以為弘治間薄海外內太和流行
兵以不試為威財以不蓄為富刑以不措為治伊
誰之力與君子是以知文正之不可及也
夫子嘗曰道之不明不行也我知之矣智愚賢不肖
之過不及者為之也夫愚不肖者之不及謂其不

明不行可也此其等於賢智之過不已甚乎已而
曰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而不及賢智又
何與卑近而惡高明也豈所謂百姓日用者即所
謂道而索隱行怪固其所必弗為者乎夫子之道
何道也行乎子臣弟友之間而常若未能固未嘗
遠人為之也夫惟常若未能也是故言不敢盡其
有餘行不敢不勉其不足蓋其視己果無以甚異
于愚與不肖而其相異者特學與不學焉耳釋氏
則不然彼其下陋塵世名為五濁而讚自性本覺
圓融淨妙至為希有故其言曰上天下地惟吾獨
尊夫獨尊其身而獨視塵世又何有於愚不肖哉
愚不肖者無論矣彼視聖人宜亦有甚不屑者何
以明之聖人之教人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
以下不可以語上因其材也彼則有一衆生未得
成佛不取泥洹又何神乎聖人之與人也以直報
怨以德報德欲其稱也彼則無有冤親恩仇平等
又何大乎聖人之急人也由已溺之由已饑之然
可逝不可陷也彼則割截支體行於布施又何慈
乎夫是三者聖人豈謂弗能哉道不遠人人情大
遠即不遠矯強為之先而易知易從夫人皆可學

而至是乃所謂中庸也譬之於天九天之上天也九地之下亦天也使其清虛善覆而不能持載亦何以成容保之功聖人亦天而已矣故曰知崇禮卑崇効天卑法地高卑兼該聖人之天也彼釋氏者達上而不根于下周遠而不詳于近好怪而不拘于常輕為難能而不切日用極其闢揚之妙不可以方所求不灼識思盡不可以脩證得不可以權貴顯非大智慧大神力則秘而不傳何大高也惟其大高故卒不可以語聖人不敢之心惟無是心夫然後張皇恣肆得以入之而競業抵畏之真

續自警編

本卷之五

五

一無所動揆之中庸非過歟卿雲甘露非不奇也而不可以資生資生之常固無踰于風雨也玉醴赤芝非不異也而不可以療饑療饑之常固無踰于五穀也數月而無風雨則災數日而無五穀則餒數十年而甘露不降赤芝不耀人不為病是故隆古之治奇袤必斥聖人之道不可斯須而去身即是推之儒釋之得失辨矣善乎先儒之言曰儒為大公佛為自私夫自私者非物累也謂其不能同人而處已誠大高也又曰佛氏無實者非謂言之偽誕也謂其過高不益於實用也夫卑近之失

易指高明之病難攻自非聖人孰知賢智之為過乎此中庸至德所以鮮能索隱行怪必有迷於後世而莫與擇者謂其彌近亂真似是而非故也

小官對移

廖子晦為小官遭長官以非理對移殊不能堪朱文公以書曉之曰古人所學正要此處呈驗已展不縮已進不退只得硬脊梁與他厮捱看如何自家決定不肯開口告他若到任滿便作對移批書離任則他許多威風都無處使豈不快哉此間有吳伯起者不曾講學後聞李子靜說話自謂有所得

續自警編

本卷之五

五

反作令被對移他見主簿却不肯行百方求免甚嘗笑之以為何至如此若對移作指使即逐日執伏去知府廳前唱諾若對移作押錄即逐日抱文書去知縣廳前呈覆使者長壯丁亦不妨與他去做冗主簿半文公之意蓋謂心無愧怍則無入而不自得心無貪戀則無往而不自安此不於臨事遇變之時而在於平居講學之際講之素精見之素定真知夫進退得喪死生禍福之不足以累吾心則雖鬲鍰刀鋸視之如寢席之安矣况於一陟黜予奪之間也哉韓文公曰儒者之於患難苟非

其自取之其拒之而不受于懷也若築河堤以障屋溜其空而消之也若水之于海冰之于夏日若玩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况一不快意一出入息之間哉

初筮謁郡

楊東山言其初筮為永州零陵主簿太守趙邦卿丞相元鎮子也初參之時客至傳言待眾官退却請主簿客退趙具冠裳端立堂上凡再請其不動三請其解其意遂應趙揖上階稟叙逐一還他禮數既畢立問何日交割稟以欲就某日曰可

續自警編

卷之五

書

交割一揖徑入更不延坐某退而抑鬱幾成疾以書白誠齋欲棄官而歸誠齋報曰此乃教誨吾子也他日得力處當在此某意猶未平後涉歷備深方知此公善教人尚有前輩典刑朱文公云人家子弟初出仕官須是討喫人打罵差遣方是有益

王定國趙德麟

東坡于世家中得王定國於宗室中得趙德麟定國坐坡累謫賓州瘴烟窟裡五年面如紅玉尤為坡老敬服其後乃階梁師成以進而德麟亦諂事譚稹紹興初德麟主官大宗正司有旨令易環衛官

宰相呂頤浩奏曰令時讀書能文蘇軾嘗薦之已不須易高宗曰令時昔事譚稹為清議所薄竟易之士大夫晚節持身之難如此餘觀騷經曰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朱子釋之曰世亂俗薄士無常守乃小人害之而以為莫如好修之害者何哉蓋由君子好修而小人嫉之不容于當世故中材以下莫不變化而從俗則是其所以致此者反無有如好脩之為害也二子之改節易行可慨也哉

續自警編

卷之五

書

臣無密啓

真宗問李大靖公曰人皆有密啓而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諂則佞臣常惡之豈可効尤曰祖宗時宰相如此天下安得不治

泰陵御極嘗詔諭劉東山公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議又以非卿部事而止後有當行罷者卿揭帖啓朕公對不敢上問何也公曰先朝李致省可戒上曰卿與朕論國事豈李致省比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顯行何異前代斜封墨勅陛下宜

遠宗室近法 祖宗事之可否外付府部內咨內閣可也如用揭帖上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將順 上稱善

張無垢非好名喻

張無垢在越上作幕官不請供給錢在館中進書不肯轉官人皆以為好名之過無垢曰既請月俸又受供給偶然進書又便受賞乎我心實有不安此亦本分事何名之好貪者徃徃不思此心病也心有病人安得知我知之當自醫別人既不知病反惡人醫病猶婦人妬者非特妬其夫猶且妬人之

續自警編 不孝之五

妻

夫其惑甚矣無垢此諭甚切世降俗薄貪濁成風反相與非笑廉者佞諛成風反相與非笑直者歎熱成風反相與非笑剛者競進成風反相與非笑恬退者侈靡成風反相與非笑儉約者傲誕成風反相與非笑謙默者賈子曰莫邪為鈍兮鉛刀為鋸東坡云變丹青于玉瑩兮乃反謂子為非智風俗至於如此豈不可哀

士修於家

全州士人滕處厚貽書魏鶴山云漢人謂士修于家而壞於天子之庭夫壞于天子之庭者必其未嘗

修之於家者也可謂至論然觀柳子厚河間傳非不修於家也及竊視持已者甚矣左右為不善者已更得適意異息拂然則雖不壞於天子之庭乃特立獨行者也若夫中人其不壞者鮮矣

薛客

齊封田安於薛號郭靖君專齊之權常欲城薛客謂曰君不聞海大魚乎網不能上釣不能牽陽而失水則螻蟻制焉今齊亦君之水也君長有齊奚以薛為苟有失齊雖隆薛之城至於天庸足恃乎乃不果城董卓積金帛於郿塢曰事成推據天下事

續自警編 不孝之五

妻

不成守此塢足矣人之智愚相遠乃如此

能言鸚鵡

薛敬軒曰名利關誠是難過上蔡所

謝上蔡云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命之士大夫何足道真能言鸚鵡也朱文公云今時秀才教他說廉直是會說廉教他說義直是會說義及到做來只是不廉不義此即能言鸚鵡也夫下以言語為學上以言語為治世道所以日降也或者見能言鸚鵡反指為鸞鳳鸞鸞惟恐其不在靈囿間不亦異乎

叔世官吏

葉水心云唐時道州西原蠻據居民而諸使調
牒乃至二百函故元結詩以為賊之不如杜
遂有燦燦元道州前賢畏後生之語蓋一經兵
不肖之人妄自促迫草莽其民賊猶未足以為
而官吏相與虐其國矣至哉言乎古今國家之亡
兆之者夷狄盜賊而成之者不肖之官吏也且非
特兵亂之後暴驅虐取吾民而已方其變之始也
不務為弭變之道乃以幸變之心激變之術張皇
其事誇大其功借生靈之性命為富貴之梯媒甚
者假夷狄盜賊以邀爵其君輾轉滋蔓日甚一日
而國隨之矣

慶元侍講

宋慶元初趙子直當國召朱文公為侍講文公忻然
而至積誠感動且編次講義以進寧宗喜令點句
來他日文公問上曰官中常讀之大要在求放心
耳公益推明其說曰陛下既知學問之要願勉強
而力行之退謂其徒曰上可與為善若常得賢者
輔導天下有望矣是時韓侂胄自謂有夾日之功
已居中用事公因進對面諫又約吏部侍郎彭子
壽請對面發其姦且以書白趙丞相云當以厚賞

酬其勞勿使干預朝政侂胄於是謀逐公忽一月
御批曰朕憫卿耆老當此隆冬難立講已除卿宮
觀內侍竟遣付下宰相執奏臺諫給舍爭駟皆不
從時子壽使回則公已去矣即上章攻侂胄云昔
元符間向子良兄弟止緣交通賓客陳瑾抗章劾
之謂自古威聖侵權便為衰世之象外家干政即
是亡國之本至如州縣之政亦要權出守令若子
弟親戚交通閥閹則姦民鼓舞良民怨咨如瑾此
言不可不察今侂胄所為不止如宗良朝無陳瑾
莫能出力排之在太上皇朝用姜特立大臣尚能
逐之使去後用袁佐諫官尚能論之使懼不意
陛下初政清明有臣如此乃無一人敢出一語則
其聲勢可知矣上甚嘉納謂宰相曰侂胄是朕
親戚龜年是朕舊學極是難處宰相進兩留之說
且謂龜年性剛乞宣諭留之云其晚忽批彭龜年
予郡宰相不知也自是眾君子皆逐矣上始雖為
侂胄所悞然三十一年敬仁勤儉如一日天示
變齋心露禱禁中酒器以錫代銀上元夜煢燭清
坐小黃門奏曰官家何不開宴曰爾何知外間百
姓無飯喫朕飲酒何安嘗幸聚景園晚歸都人觀

者爭入門蹂踐有死者上聞深恨自是不復出文公格心之効終不可泯陳正甫草保安赦文曰朕寅畏以保邦嚴恭而事雖不明不敏有慚四海望治之心而無怠荒未始縱一毫從己之欲天下誦之

猫犬喻

東坡曰養猫以捕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蓄犬以防奸不可以無奸而蓄不吠之犬余謂不捕猶可也不捕鼠而捕鷄則甚矣不吠猶可也不吠盜而吠主則甚矣疾視正人必欲盡擊之非捕鷄乎悉心權要使天子孤立非吠主乎

戒躁妄 范雲

人之狂惑失其本心有大可笑者范雲初為陳武帝屬官武帝九錫之命在旦夕雲忽感寒疾恐不獲預慶事召徐文伯診視以實懇之曰可使得愈乎文伯曰欲便差甚易第恐二年後不復起耳雲曰朝聞道夕死猶可况二年乎文伯乃以火燒地布挑葉設席置雲其上頃刻汗解翼日疾瘳雲喜甚文伯曰不足喜也越二年果卒老子曰身與名孰親况于榮貴外物有道之士蓋視為塵垢糠粃藉

曰所見未超未能忘情則亦必有此身乃可有此榮貴也今雲欲預九錫之慶乃甘心促壽愈疾以從之所謂皮之不存毛將安傳豈不愚惑之甚哉東坡云劉聰聞為須遮國王則不復畏死人之愛富貴有其於生者若范雲真可為永戒江東有太守某者文雅風流頗著時名在郡二年遣吏携數百金入京賂劉瑾求速化苞苴既入矣越數日劉瑾事敗伏誅太守亦以鑽刺落職初太守遣賂入京也尋慮事不諧悔之乃禱紫姑仙以决疑仙姑筆曰幾樹甘棠種未成使君何事苦經營雷霆怒擊米山碎只恐錢神也不靈噫人之作偽行險而鬼神之不可欺也如此哉

戒諂媚

蘇東坡子過范淳夫子溫皆出入梁師成門下以父事之又有某人亦然師成妻卒溫與過欲喪以母禮方疑忌某人不得已衰經而往則某人先衰經在帷矣唐張說之為承旨也朝士多趨之王質沈瀛相與言吾齊當以詣說為戒無何質潛往說所甫入客而瀛已先在焉賈似道柄國時浙曹朱浚每有劄子曰事必稱某萬拜覆時人謂之朱萬拜

此皆儒先之後不宜有此成化間汪直開西廠用
事都御史王越特為直所辱尚書尹旻等欲詣直
屬越為介私問越見直跪否越曰安有六卿跪人
事乎越先入白旻使人陰伺越跪床下白竟扣頭
而出旻知之直出旻等以次謁旻先跪諸人皆跪
直大悅既而越尤旻違約旻曰吾自見人跪來吾
不才効之耳正德初劉瑾擅國走其門者傾朝名
刺必紅紙揭帖具官某頓首拜稟見世風之下如
此傳曰作偽心勞日拙君子可不戒哉 梁朱雀
問天示譴也梁主謂群臣此門制卑狹我始欲
構遂遭天公並相顧未有答何歌客獨曰此所謂
先天而天弗違梁王瑩初為武帝相國左長史及
踐祚封建城縣公時有猛獸入郭上意不悅問群
臣莫對瑩在御筵答曰昔后夔擊石拊石百獸率
舞陛下膺籙御圖虎象來格帝大悅此二臣皆所
謂便佞以悅人主史氏載之可為萬世佞臣之戒

導利之臣當戒

漢卜式數請輸財縣官以助邊式之財幾何收羊餘
利其足以助天子之邊耶武帝之窮兵非不可已
者帝能不為窮兵黷武事天下之力以休而財

臣為戒哉

松石喻

秦朝松封大夫陳朝石封三品李誠之詠松云半依
岩岫倚雲端獨立亭亭耐歲寒一事頗為清節累
秦時曾作大夫官荆公三品石詩草沒苜侵棄道
周誤恩三品竟何酬國亡今日頑無耻以為當年
不與謀夫松石無知之物一為兩朝名寵所染猶
不免萬世之詆彈士大夫其於進退辭受之際可
苟乎哉

梁石門訓言

新昌有士人某者少年負氣藐然皎厲筮仕得石邑
頗行謁梁石門請教石門曰清慎勤乃居官三字
符也子力行之夫復何言士人曰雖然天德王道
之要獨不可聞乎石門微哂而荅之曰言忠信行
篤敬天德也不傷財不害民王道也士人退而語
人曰石門議論平平耳越三載士人以不檢歸

彭澤令

夏正夫過彭澤賦詩曰縣樓寒窗枕江聲五里荒山
二里城彭澤到今更幾令縣人開口說淵明愚按
柴桑翁作縣八十日有何功德及民而異代口碑

續自警編

卷之三

四

猶嘖嘖不厭無乃以其人品之高如龍騰鳳戢然
耶

蘇步坊

張東海過蘇步坊賦曰東坡昔日此閑行此地遂留
蘇步名何事章惇遯毛骨子孫羞認是先塋愚按
東坡投荒瘴海章惇實為之而後世流芳遺臭乃
如此訛謂人心無春秋哉

薦舉類

凡薦賢于朝與自己用人不同自己用人權度在我
故雖小人而有才者亦可以器使若以賢才薦之

於朝則品評一定便如白黑其間舍短錄長之意
若非明言誰復知之小人之才豈無可用如砥礪
芒硝皆有攻毒破癰之功但混於參苓養水之間
而進之養生之人萬一用之不精鮮有不誤者矣
后常貫之為長安令或薦之京兆尹李實實舉劾示
所記曰此其姓名也願識之而進於上宋孫朴薦
唐介吳中復為侍御史或以為公未嘗與二人相
識曰朴豈求識面臺官夫實之薦人必欲識之而
朴不求相識二者孰是曰人有賢否不識之而遽
薦則恐有舉名之累必求識之而後薦則不無市
恩之嫌人之賢否不可不識而人之面不必相識
也孫固為審刑詳議官時韓琦知其賢諭使來見
固不肯往琦益器重之引為編脩中書諸房文字
魏公非市恩者而欲見固欲知其賢決為如何爾
及諭使來見而不肯往其賢不待見而決矣此所
以益加器重而薦之也歟

蘇公先奉初除樞密偶至陳丞相應永閣內見楊
誠齋手應策讀一篇嘆曰江南乃有此人物某初
除合薦兩人當以此人為首應求導誠齋謁雍公
一見握手如舊誠齋曰相公且仔細秀手乎曰頭

言語豈可便信雍公大笑卒援之登朝誠齋嘗言
士大夫窮達初不必容心某平生不能開口求薦
改秩者張魏公也薦之立朝者虞雍公也二公皆
蜀人豈非有平生雅故

壁賢錄

沈鶴山云某嘗以呂文穆夾袋冊韓忠獻甲丙集
呂正獻掌記曾宣靖雌黃公議司馬公薦士編陳
密學童蒙范文獻手記近世虞忠肅翹材館錄之
類萃為一編名達賢錄亦使士大夫識得行已用
世規模須至推誠心布公道集議應慮患益不難

續自掌錄

下卷之三

宋

資人輔已濟一旦之用往往居德養才流風所被
薰習漸漬逮乎數世乃為先知先覺職分當然然
薦士非難卞和之識玉九方臯之識馬此豈有法
之可傳哉若識鑒未至徒以偏駁錮滯之意見稱
量摸索其不為王荆公幾希荆公常曰當今可望
者惟呂惠卿一人又曰章子厚材極高但為流俗
所毀耳嗚呼翹材之所延夾袋之所載使盡如荆
公之選掄則是蛇虺之淵虎狼之藪也其流毒可勝
道哉故量足以容君子識足以辯小人可以為大
臣矣

南軒辨救王梅谿

南軒以內機入奏引至東華門孝宗因論人材問王
十朋如何對曰天下莫不以為正人上曰當時出
去有少說話待與卿說十朋向來與史浩書稱古
伊周今則閣下是何說話對曰十朋豈非謂浩當
伊周之任而責之乎上曰更有一二事見其有未
純處對曰十朋天下公論歸之更望陛下照察生
張臣又以為陛下左右豈可無副明腹心之臣庶
幾不至孤立上曰剛患不中奈何對曰人貴乎剛
剛貴乎中剛或不中猶勝於柔柔上默然蓋史直
翁與張魏公議論不同梅谿則是張而非史者也
又嘗曰難得伏節死義之臣對曰陛下欲得伏節
死義之臣當于犯顏敢諫中求之

王彥光知人

王彥光薦高孝兩朝名臣素以知人見稱如侍御史
樂菴江都李衡布衣流落一見即歸以女弟參知
政事石湖范成大蚤孤廢業勉諭切至至加以詰
責留之席下程課甚嚴周益公必大因事調職告
歸即勉令就試禮部為之經營家業三公後皆卓
卓大儒名臣然則彥光之鑒裁豈易得者哉

續自掌錄

下卷之三

宋

太祖欲相楊憲誠意與憲素厚以為不可上恠之
公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
理為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
上曰汪廣洋何如公曰此禍淺觀其人可知也
胡惟庸何如公曰小犢將債軼而敗犁矣上曰
吾之相無踰於先生公曰臣非不自知但臣疾惡
太深又不耐繁劇為之且孤大恩天下何患無才
願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未見其可也以後皆
如所料

東里薦士

續自警編 不卷之五

宋

楊文貞薦達士類多踐清華如蘇郡蓋得三人焉則
天下從可知也三人為尚書楊仲舉都御史吳訥
五經博士陳嗣初仲舉與文貞在武昌因患難之
交訥黑窰匠以一文嗣初教書儒生以一詩皆入
啓事悉登臺閣今人雖曰詩文百篇誰復聞有薦
一人者哉

仁廟嘗幸文淵閣問以今之士林亦有知名之士乎
公曰東吳有陳繼者善為文仁廟即召之繼至
吏部擬授國子博士入謝上曰此當在禁庭內
乃改翰林五經博士繼字嗣初初未嘗識蓋夏

忠靖公治水蘇郡得繼文以歸偶見之耳東里楊
先生嘗見崑山屈昉送行詩有佳句默識其名一
日知崑山縣羅永年以事上京投謁東里問崑山
有屈昉何如人永年茫然無以對東里云士人尚
不知耶永年慚報而退及還任乃求昉識之未幾
有詔舉經明行修之士永年乃以昉應詔除南海
縣丞卒于官前輩留心人物如此

況鍾在蘇州興學禮士儒生貧寒者多有所給於是
爭獻詩鄒亮獻二十首鍾獨稱賞欲薦其才于朝
會有以匿名書數亮過失潛揭於府治大門外鍾
得書嘆曰彼欲沮吾薦正欲速成亮名耳遂奏亮
才學可用召試授吏刑二部司務轉監察御史其
勇于為義類如此

溫公舉賢錄

司馬溫公嘗手書其所薦朝士為一冊隸其卷端曰
舉賢才夷考其人失之者十不一二呂惠未達時
歐陽公以學者罕能及告之於朋友以端雅之士
薦之於朝廷後有不如其與同罪歐公好賢為
國之心未必有愧于溫公特所值有不同耳然則
知人豈不誠難矣哉盛嘗忝竊近臣邇更溫與薦

士頗多不副所期而南來尤甚每以溫公事憫亦未嘗不以歐公事自寬而今而後要必以溫公之鑒識自勉庶幾可無愧耳

黃孔昭儲才議

黃文毅公孔昭為文選郎中嘗曰國家之用才猶農家之積粟粟積于豐年乃可以濟饒才儲于平時乃可以濟事自項人矯激沽名以閉門謝客為高天下人才何由知之公退客至輒見詢訪有得必書于冊量其才隨其地望參之輿論薦用各當其才奉 詔薦應天府尹樊公瑩福建僉事章公懋

續自警編 卷之五

幸

二公後皆為我朝名臣噫文選者庶官之衡鏡而百度之樞機也賢不肖之進退理亂係焉居是官者有二要律已之嚴也知人之哲也哲則無遺才嚴則無私昵黃公開門以禮天下之士而苞苴自不敢入又焉有私昵遺才之嘆乎

薦達賢士

世稱薦用人才謂之桃李唐詩曰滿城桃李屬春官又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說苑曰陽虎得罪于衛北見簡子曰自今以來不復樹人矣簡子曰惟賢為能報恩不肖者不能夫樹桃李者夏得其休息

秋得其實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今子之所樹者蒺藜也非桃李也自今以來擇人而樹之母已樹而擇之唐人謂裴度詩曰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薔薇花落秋風起荆棘滿庭君始知然則薦士者豈可不擇賢乎

王陽明荅方叔賢書昨見邸報知西樵元崖皆有舉賢之疏誠士君子立朝之盛節若干年無此舉矣深用嘆服但與名其間却有一二未曉者此乃天下治亂盛衰所繫君子小人進退存亡之機不可以不慎也此事譬之養蠶但襍一爛蠶於其中則

續自警編 卷之五

幸

一筐好蠶盡為所壞矣凡薦賢於朝與自己用人又自不同自己用人權度在我故雖小人而有才者亦可以器使若以賢才薦之于朝則評品一定便知白黑其間舍短錄長之意若非明言誰復知之小人之才豈無可用硃硫芒硝皆有攻毒破癰之功但混於參苓耆朮之間而進養生之人萬一用之不精鮮有不悞者矣僕非不樂二公有此盛舉正恐異日或有此舉之累故輒叨叨當不以為罪也

荆公見瀟溪

荆公少年不可一世士獨懷刺候瀟溪三及門而三辭焉荆公恚曰吾獨不可自求之六經乎乃不復見余謂瀟溪知荆公自信太篤自處太高故欲少推其銳而不料其不可回也然再辭可矣三則已甚使荆公得從瀟溪沐浴于先風霽月之中以消其偏蔽則他日得君行道必無新法之煩苛必不斥衆君子為流俗而社稷蒼生將有賴焉嗚呼豈非天哉

藻鑑知人

王文莊公鴻儒幼聰悟天成書過目成誦作字端勁

王

有古法里人有為府史者嘗致公佐書府中知府段堅見公書顧奇史對曰史里人王書生也堅即召見曰子風神清徹非塵埃中人即留讀書府中續食授衣遣入郡學為諸生提學副使陳選試之異其文曰此高才生文章經世者非宜舉業未幾發解河南第一歷官祭酒吏部侍郎嘗曰惟誠與直能濟國事趨名者與趨利於社稷生民無益也時謂段太守知人不見夏忠靖王益山乎惟知有朝廷而不知有親黨惟知有天理而不知有身家社稷生民于是攸賴

宋樂中 上令吏部翰林院擇一老儒侍 太子

日 太子召問得人未幾公及西楊薦儀公智

太子曰智誠端士然老矣西楊稱智起家學官明

理守正精神不衰廷臣中老成正大無踰智者是

日午朝上顧問 太子曰侍 太孫講讀得人未

太子 應曰舉禮部侍郎儀智議上未決 上喜

曰得人智雖老能直言元旦日食智執議免賀智

可用

太和劉伯川善觀人楊士奇年十四五與陳孟縈往

侯之伯川以二人皆故人子入見款洽縈是日雪

讀自書編

王

齊酒酣伯川命各賦詩言志孟縈賦云十年勤苦

事鷄鵝有志青雲白玉堂會待春風楊柳陌紅樓

爭看綠衣郎士奇即景賦云飛雪初停酒未消溪

山深處踏瓊瑤不嫌寒氣侵人骨貪看梅花過野

橋伯川顧孟縈笑曰十年勤苦只博紅樓一看耶

子當不失風流進士顧士奇笑曰雖寒士當耐又

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子當大用尚勉之惜

予不乃見也伯川卒後孟縈果登第為庶吉士而

奇官以師皆如伯川言

文清年十五隨父任榮陽教諭河南參政陳公

鄧人進士有學有守獎勵後進行屬至榮陽見文
清索詩遂贈一律有知爾晚來成大器願成德業
贊雍熙之句又序之曰觀其所作才昌而氣庸不
數年間必聲名洋溢祿位不卑非余僭僞員竊祿
者之可比後果不負所期文清為文以弔之備述
其事云

楊文定公執政時其子自鄉來云道出江陵獨不為
縣令所禮乃天台范理也文定深重之即薦知德
安府再擢貴州左布政武勸當致書范公曰宰相
為朝廷用人非私于理也聞文定卒乃祭而哭之

必謝知已

楊文襄公立朝急于薦賢而明于知人若舉王伯安
于庶僚而宸濠受誅錄楊宏于編戎而總兵漕運
至於伍文定之首倡義捷喬白岩之捍禦留都俞
公諫之總制江右是皆儲賢於無事之時應用於
有事之日靖大變正邦域其有功於社稷亦大矣
給事中王昂勅吏部御史孟澤勅內閣誦官公上
疏救之陝西鎮守太監誣奏巡按御史張業劉天
和王廷相逮下詔獄公又疏救士論高之

俞莊襄公諫上而岐巖稍長授學於憲菴楊公之門

英敏好學以經自任邃菴亟稱之曰子兩浙奇才
公輔之器也善自愛之何尚書孟春少穎異稱奇
童長遊李文正之門文正嘗稱曰子當表我楚登
進士兵部大司馬馬端肅公劉忠宣公大見器重
吳匏菴為吏部侍郎時蘇州有一太守到京朝覲
往見匏菴匏菴首問太守曰沈石田先生近來何
如此太守原不知沈石田茫無所對匏菴大不悅
曰太守一郡之主郡中有賢者尚不能知餘何足
問此猶是盛朝事若在今日則舉朝訕笑以為迂
妄深急矣

瘴說

宋梅公摯官嶺表有云士有五瘴急催暴飲剥下奉
上此租稅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
瘴也晨昏酣宴弛廢王事此飲食之瘴也侵牟民
利以實私囊此貨財之瘴也盛揀妻妾以娛聲色
此帷薄之瘴也有一於此民怨神怒安者必疾疾
者必殞雖在輦下亦不能免何但遠方而已哉

醫說

黃帝醫書有官能之篇曰明目者可使視色聰耳者
可使聽音捷疾辭語者可使傳論語徐而安靜手

巧而心審諦者可使行針艾理血氣而調諸逆順
察陰陽而兼諸方緩節柔筋而心和調者可使導
引行氣疾毒言語輕人者可使唾癰疽病瓜苦手
毒為事喜傷者可使按積抑痺各得其能其者乃
彰不得其人其功不成其師無名夫治一人之病
必須傳求所任然後有濟如此天下之人則非一
人天下之人之為病則有不止寒暑燥濕風之所
致者而古聖帝明王之治天下乃能使無一物不
得其所功德塞兩間光華垂萬世其所以然者又
何道哉亦曰官能而已 醫和謂上醫醫國其次

續自警編 卷之五

藥

醫人扁鵲過趙趙太子暴死鵲治之而得復生人
曰扁鵲能生死人鵲辭曰予非能生死人也特使
夫當生者活耳死者不可藥而生也猶亂國之治
不可藥而息也鵲見秦武王示之病鵲請除之左
右私謂王曰除之未必已也君以告鵲鵲怒而投
其石曰君與知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
秦國之政也則君一舉而亡國矣上醫之通於醫
國道固如是哉鵲嘗言病有六不治論忠不論於
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
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

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而漢郭玉又
謂治疾人有四難自用意而不任人一難也將身
不謹二難也骨節不彊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
勞四難也有國者其毋使至於六不治而有四難
庶乎其可治也

愛民祈禱

王叔英字原采天台人洪武戊寅知漢陽縣事多惠
政有四月禱雨文三首其詞曰維年月日具位某
官敢昭告於風雲雷雨之神本府山川之神本府
城隍之神曰天不施雨澤於茲土殆三越月矣斯

續自警編 卷之六

藥

毒

土之民實以官多役衆大困於差徭固有得雨而
不暇種者况失雨而使之不得耕乎固有已耕而
不暇種者况失雨而不得種乎且今時將夏半矣
及今而雨則秧未老者尤可種已老者猶可再育
遇此不雨則秧既老者不可種欲再育而時已失
夫種而不穫者有矣孰有不種而穫者乎民於此
時固有乏食已久而屢窘於饑餒者矣况至秋而
無穫其何以為生乎是則民命生死之機實決於
此為官而祿食於是土者視民失所而不能救固
為官者之耻也為神而血食於是土者視其民失

所而不之救豈非亦神之羞乎借使神為縣令者徒有愛民之心而未有仁民之政徒有憂民之志而未能去民之疾或以是而警之或以是而罰之則斯民何罪而被此波及之禍乎今叔英謹齋潔以告於神如或者以縣令蒞事未久終能蘇息是民而姑待之姑恕之則宜即賜之雨以慰斯民之望或者以縣令終無能為或反有病于是民則宜亟罰之亟誅之止及其身足矣不當使斯民亦蒙茲濫罰也叔英今謹待罪於壇墀之次自今日至於三日不雨至四日則自減一食至五日不雨則

續自奉編 不奉主事

卷一

減三食六日不雨則當絕食飲水俟神之顯戮誠不忍見斯民失種致饑以死而獨生惟神其鑒之惟神其哀之某今月二十三日禱雨于神神於是日及夕即大降之雨次日之晨以神之施惠未已不敢自休以褻靈貺謹告于神俟命于齊宿之所至於今日雨意有加未已竊以即今惠澤既已厭足不可有加蓋雨三日為霖過則為災况今田麥尚有未收穫者多雨則腐不可食而禾田雨多則水溢而秧不可種近種者亦浸傷而不可活過則為災其實如此神不可以不鑒而憫之自今

日以前之雨神如果以憫斯民之病從其縣令之請而降也則乞神之太惠止於今日今既告于神宜還俟命于次必待神之歛惠天色霽朗然後敢辭謝而退如至明日雨復不止是必神有罪於縣令也亦不敢復謁于神矣當自二十七日始如前日之誓日減一食如不得命必至於絕食以俟神之顯戮惟神察之某於今月壬戌以天久不雨斯民過時失種必將致饑以死故於其夕齋宿於神之壇次異日癸亥用禱于神神即日大賜之雨甲子某以神惠未已不敢自休以褻靈貺故俟命于

續自奉編 不奉主事

卷一

次次乙丑以雨勢未已久懼其過而為災復禱于神乞以歛惠又即于其夕雲收天霽通邑人民莫不歡喜祈雨而雨祈晴而晴感應之速捷於影響顧我何修而能致此方其初欲禱雨于神也或者以謂時將雨矣何以禱為及其既雨也或者以謂雨自降耳豈禱之能致及乎雨勢未已欲俟神之歛惠而後退也或者以謂此梅月之雨宜未即已不可以俟某皆不顧乎人言而獨求乎神意卒致感應若此神之意豈不以某雖奉有仁民之政而已有愛民之心乎雖未能去民之疾而有憂民

之志乎是則神之於此非徒以勸某也乃所以勸
凡為民牧者使以愛民為心憂民為志則可以交
於神明也豈徒為某一人之私哉某之為是言非
敢誇功於人也乃歸功於神耳非敢求德於民也
乃歸德於神耳夫神之功德如此雖有犧牲不足
以為謝惟當念神之功而益以勤民為職體神之
德而益以恤民為務是乃所以為報也夫乃所以
不敢施于神惟神其鑒之

續自華經

卷五

揚州之域歲賴神休以生以養凡其疾疫災眚之
不時雨暘寒暑之弗若無有遠近莫不引頸企足
惟神是望怨有歸功有底神固不得而辭也而况
紹興一郡又神之官牆輦轂之下乎謂宜風雨節
而寒暑當民無疾而五谷昌特先諸郡以審神惠
而乃入夏以來亢陽為虐連月弗雨泉源告竭禾
苗存稿歲且不登民將無食農夫相與咨於野商
賈相與憾於市行旅相與怨於途守土之官帥其
吏民奔走呼號維是所告告請亦無不至矣而猶
旱未應旱烈益張是豈吏之祿職而貪黑者衆

賦歛繁刻而獄訟寃滯歟祀典有非修民怨有
弗平歟夫是數者皆吏之譴而民何咎之有夫恐
吏之不減而移其譴於民又知神之所不忍也不
然則其責安作者衆將奢淫暴殄以觸神威
彰矣百姓震懼憂惶請罪無所遂棄而絕之使無
惟賴神之慈仁固應不為若是之甚也夫民之所
賴者神神之食于茲土亦非一日矣今民不得已
有求於神而神無以應之然則民將何恃而神亦
何以信於民乎其生長茲土猶鄉之人也鄉之人
以某嘗讀書學道繆以為是鄉人之傑者其有得
於山川之秀為多藉之以為吾愚民之不能自達
者通誠於山川之神其宜有感夫某非其人也而
冒有其名人而冒以其名加我我既不得而辭矣
又何敢獨辭其責耶是以冒昧輒為之請固知神
明亦有所不得而辭也謹告

知足

禍莫大於多欲富莫大於知足欲心勝則徇物徇物
則身輕而物重矣物重則脅然無窮不喪其身不
止矣是故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以其無欲也由

其無欲故視天下為一家一身統衆人安於所寓
不以貧賤異其心不以出處異其道淡然廓然而
已爾彼徇物者由不知足故也苟知足則心安心
安則事少事少則家道和家道和則人無不知矣
故曰富莫大於知足 蝸涎不滿殼聊足以自濡
升高不知疲竟作粘壁枯東坡此言深可為知進
不知退者之戒夫人事之後後也討謀之衆歟也
人皆以人事可以致富貴計謀可以顯功名殊不知
知一作一輟有物宰之為之而成者非其能也命
之至也況為之而不戒者多乎造物無言也然不

卷之三

三

可以惑其聰造物無形也人不可以責其公世之
人後役敝散於百年之間無頃刻之自安者不亦
深可哀耶不足以為造物撓深足以為造物笑
大凡君子之生於世也不可有過言過言非吉道
也何也其瑕易露也吾有么麼之清動輒以包拯
之清誇人吾有么麼之德動輒以顏子之德矜已
一有微瑕則衆人指而責之矣殊不知清者已之
職分所當為德者天性之所當率豈可以此而驕
人哉往往清者為人所污德者為人所敗職此之
由也 君子不可以已之長露人之短天地間長

短不齊物之情也慕爾之軀豈能事事而長哉必
欲炫已之長而露人之短則跬步而成讐矣何也
諱莫諱乎已之短樂莫樂於人之掩其短彼既揚
吾短矣不憾者千百人一人耳然則言人之短者
可謂之種禍

蕭嵩為相與韓休不協因乞骸骨玄宗曰朕未厭卿
卿何庸去嵩俯伏曰臣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
得以乞身如陛下厭臣臣首領不保又安得自遂
乎退齋筆錄元豐中王荊公乞罷機政神宗未許
其去公喚老僧化為作一課更欲殯命化戒曰

卷之三

三

三十年前與公省命今仕至宰相復何問公曰但
力求去上未許只看旦夕便去得否化成曰相公
得意濃時正好休要去在相公不在上不疑何小
公悵然歎服去意遂決大臣去位如蕭嵩之見僧
化成之所為告者可以免後時之悔矣

劉瑾權傾中外見王公鑒每開誠與言初亦間聽及
焦芳專事嬖阿議彌不協而瑾驕悍日甚毒流縉
紳鑒遇之不能得居常戚然瑾曰王先生居高位
何自苦乃爾爾鑒曰求去瑾意愈嘖衆虞禍且不
測鑒曰今我當去不去乃禍耳瑾使伺鑒無所得

且聞文贊亦絕乃嘆曰過矣於是懸疏三上

許之賜書乘傳歲支月米以歸時方危公之求去咸以為異數云整既歸吳屏絕紛囂儼然山水之間究心理性尚友千古至其與人清而不絕於俗和而不流於時無貴賤少長咸敬慕悅服有所與起平生嗜欲絕然吳中士大夫所好尚珍賞遊觀之興一無所入惟喜文詞翰墨之事至是亦皆脫落雕繪出之自然中

止謗

日中昃也月盈虧也青天而烟雲薄夕晴而風雨來

名高而謗言興勢也而理異焉夫曷也

名高而謗言興勢也而理異焉夫曷也

名高而謗言興勢也而理異焉夫曷也

也風雨也往而復焉非真所忌也故曷有時而中焉

焉惟諛言之忌名高也私也無時而竭焉是故造端也微取類也博人之聽之也易以入是以聖人

慨之詳納言之命存采苓之篇嚴有吳之投思患預防悞後世之信說也然有王通穢行程願偽學

而孔子之主侍人瘠環甚矣哉其諛言也予為此感蓋知名高者忌必深忌深者諛必力而人必疑

人疑而名必損故曰名者造物之所忌也雖然苟

此心不疚則謗言之興猶夫曷虧烟雲風雨之消

矣其何傷於日月天晴乎故曰天上亡名亡名則人不以名高為貴而謗言止舉世皆皞皞也陶五

柳曰吁嗟身後名於我若浮烟斯真有見者什下

胡敬齊曰聞人之謗當自修聞人之譽當自

問叔孫武叔毀仲尼大聖人如何猶不免於毀謗陽

明先生曰毀謗自外來的雖聖人如何免得人只

貴於自脩若自己實實落落是箇聖賢縱然人都

毀他也說他不著却若浮雲掩日如何損得日

光明若自己是箇象恭色莊不堅不介的縱然沒

一箇人說他他的惡惡終湏一日發露所以孟子

說有求全之毀有不虞之譽在外的安能避得只

要自脩如何爾

又曰以言語謗人其謗淺若自己不能身體實踐而

徒入耳出口啾啾度日是以身謗也其謗深矣凡

倡議論効以遏正學承宰輔意也陸澄時為刑部主事上疏為六辯以折之先生聞而止之曰無辯止謗嘗聞昔人之教矣况今何止於是四方英傑以講學異同議論紛紛吾儕可勝辨乎惟當友求諸已苟其言而是歟吾斯尚有未信與則當務求其非不得輒是已而非人也使其言而非與吾斯既以自信與則當益求於自慊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然則今日之多口孰非吾儕動心忍性砥礪切嗟之地乎且彼議論之興非必有所私怨於我亦將以為衛夫道也况其說本自出於先儒之緒論而吾儕之言驟異於昔反若鑿空杜撰者固宜其非笑而駭惑矣未可專以罪彼為也

天佑忠賢

劉元城貶梅州章惇輩必欲殺之郡有土豪覓人以賞得官往來京師見章惇自言能殺元城惇大喜即除本路轉運判官驅車速還及境郡守遣人告元城元城畧處置後事與客笑語飲酒以待之至夜半忽聞鍾聲問之則其人忽嘔血死矣秦檜晚年常一夕秉燭入小閣治文書至夜分蓋欲殺張德遠胡邦衡諸君子凡十一人區處既定只候

明早奏行之四更忽疾作數日而卒檜父常縣令守帥胡舜陟欲為立祠於縣以為逢迎計令高登剛正士也堅不奉命舜陟大怒文致其送獄極慘毒登幾不能堪未數日舜陟忽殂乃獲免近時大理評事彭夢昱以直言貶象郡過桂林帥錢宏祖欲害之未及施行亦暴亡嗚呼謂天不佑忠賢可乎

祭酒安成李先生時勉初以言事得罪繫獄宣廟登極後一日御別殿以其激怒先帝命左右械取將就鞠焉俄又

命錦衣衛指揮王某出有不測之命王甫行而先生已至

端門

上退近臣某就先生問故先生告以忠誠之實上出有問某具以對上稍悟命仍就獄蓋王被旨急趨出時與先生相失於端門左右而立俟

於

西長安門外久之始得守衛者曰罪人入矣王急趨還則先生已得再生矣夫臣子之於君父天也天佑善人豈欺我哉

續自警編卷之十五終

續自警編

手

嘉興六知府前御史金穀穀所著集
論兵

十

韓信用兵在楚漢之間則為養兵之五伯已自不

及以無節制故也如信軍修武高祖即其卧内奪

之印易置諸將信以兵與霸上棘門之軍

何異但信用兵能以人使自為戰當時亦無有

以節制之兵當之者故收勝也王者之兵未

嘗以術勝人然亦不可後世惟諸葛孔明李靖

為知兵如葛亮已死司馬仲達觀其行營軍壘不覺嘆

服而李靖惟以正出奇此為得法制之意而不務而倣

者也古人未嘗不知兵如周官之法雖坐作進退之末

莫不有節若平時不學一旦緩急何以應敵如此

則學者於行師御衆戰陣營壘之事不可不講

成化時有邊將請增臨洮諸衛兵下巡撫陝西耿清

惠公議公上疏言邊城士卒不為少矣在為將者

馭之何如耳果能信賞罰嚴紀律精練習勤撫恤

戒侵漁以養其銳氣則一可當百人自不待冗食耳

李賢曰胡所以輕侮中國者惟恃方馬之強而已

長策無他惟避其弓馬而已臣觀今日之拒

馬利能拒馬不能避箭扶牌能避箭不能拒馬
有所謂戰車者既能避箭又能拒馬蓋此漢時衛
青武剛車之類兵法謂是車中有蓋為先驅馬
臣謂武剛車徒能避弓馬今之戰車不但能避弓
馬又有取勝之道火鎗是也論中國之長技無出
於火鎗前代未嘗有也近來不能以此取勝者用
之者不得其法耳且使火鎗者須要避其身以
壯其膽然後發而皆中不然則畏其箭來手足失
措雖能發鎗不服取中臣觀車之四圍稍板內藏
其人下留銃眼上開小牕長一丈一尺高六尺五

續自筆編

卷之六

七

寸前後左右橫排鎗眼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用
車一千輛一面二下五十輛約長四里四面共長
十六餘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牌之城內
藏軍馬糧草輜重以此禦敵使其馬不能衝陣箭
不得傷人彼若近前火砲齊發奇兵繼出彼若還
避我勢自張我威益振况大同宣府遼東一帶軍
民不敢出城耕作城外之地俱屬寇馳騁之所若
邊城俱用此車遣將出師可以橫行於沙漠可以
深入巢穴不但可以驅之出境而已所謂長策莫
善於此

續自筆編

卷之六

七

于謙建置團營疏曰議得各營官軍已選十萬分作
五營團操以備出戰每二萬人為一營每隊五十
名一人管隊每二隊又立官一員每千人把總一
員每五千又立把總都指揮一員其管隊把總大
小總兵官員各量其才器高下而用之使之互相
統屬兵將相識如遇下教場操練之時臣等出其
不意量調一隊或三五隊點視但與把總管隊官
姓名各官自行管領本隊軍士前來內與出軍士
一二人或三五人令管隊把總官識認是何姓名
衛所却將軍人懸帶牌面土原開姓名衛所年貌
查對若有不同就將管隊等官量責仍比較弓箭
等項武藝精熟者量為獎勵生疎者一體懲治使
管軍者知軍士之強弱為兵者知將帥之號令體
統相維彼此相識不致臨期錯亂難於調遣大意
前項團操軍士十萬令則為一營分則為五營萬
一賊寇侵犯賊多則各營俱動賊少則分調一二
營隨機應敵其平日大小該管頭目交戰之時多
用則多調少用則少調止調該管頭目則士卒自
隨平日相安既久同軍之人易以期會管事之人
一易以使令如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比之

平日混同操練不辨強弱不知號令逐漸合者不同庶幾可以取勝又賊之所恃者弓馬衝突而已賊知我火器一發之後未免再裝以此我軍放罷火器就便馳突前來今若與之對敵我軍列陣外用鹿角遮圍持滿以待賊若來緊堅陣不動先以弓弩對射賊未發先以火藥爆竹詐之賊必謂我藥已盡不復畏避馳馬來攻則火砲火銃飛鎗火箭弓矢齊發若勢充動又以大將軍擊之待賊勢動分調精銳馬軍用長鎗大刀勁弓射砍步軍用團牌腰刀一齊衝入或刺射人馬或砍其馬足

之間如飄風驟雨應敵之際非勇無以挫其鋒非智無以破其敵必謀勇兼濟而後可以成功也成化甲辰七月余公子俊為總督尚書上言邊務曰自古命將出師誅暴禁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退之間非車不可成周之世如陽衡之伐崇墉檀車之走匈奴偏廂車之平獫狁皆效其遺意未嘗不成功也臣今奉命以來熟知大國地方山川平曠宣府地方一半相等門庭寇至軍戰為宜臣等議得為車之計大率以萬人為一軍戰車五百餘輛用步軍十人駕拽行則繼以為陣止則橫以為營營車空闊主嚴以鹿角柞椿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馱乾糧不須自費別嚴伏兵亦以鹿角柞如車營自衛以候若使虜賊合衆對壘彼用弓矢一有百步技能我軍動有三四百步威勢如相持過久彼將分散擒獲我則隨處起其伏兵或首過其驕橫或尾擊其情歸前領軍官取便策應運無足之策策不飼之馬此德萬年之過簡易之法也乃其圖本其一下丘車營圖周用車五百輛每輛轅長一丈二尺拽車者每輛十人鹿角柞一五副有柞者每副一人俱步軍共用五千五

人之上車外濠濶深各一丈營內可容馬隊官軍
一萬五千人之上禦虜賊萬餘其二檻兵車營圖
周圍外層用兵車五百輛拽車者每輛十人重層
用鹿角柞五百副肩柞者每副一人俱步軍營內
可容馬隊并官軍一萬五千之上可禦虜賊千餘
人其三千櫓營圖周圍用櫓繩五千副每副櫓
十二根繩十條長五丈濶一丈櫓繩外濠深濶各
一丈營內可容馬隊官軍二千之上可禦虜賊二
三百餘其四櫓櫓營圖周圍用櫓繩五十副每副
櫓十二根繩十條長五丈濶一丈步軍一十二人

續前書

不

事

持之共用六百人內可容馬隊官軍二千之上
可禦虜賊二三百餘器械神鎗以竹為翎神砲
以木為尖以鐵為鏃俱可致三四百步每步隊十
人駕拽戰車一輛輜用繩二條圓牌二旗一砲四
車箱內安其三虎尾上安其一火桶二各藏火箭
十枝砲上用狼頭送子馬子圖石子并一窠蜂鐵
彈碎石子包定火藥每馬隊則圓牌五神鎗五砲
二鹿角柞連繩鐵鎗及鏃各二斧及剪錐各一其
鑼鍋皮渾脫大鎌火藥與步隊同此中國之長技
也予得其詳賦二詩以志喜曰靈夏城邊沙草春

賀蘭山下可聞人神鎗火砲兼天起河套年年
虜塵車騎連雲砲震雷邊牆如月按墩臺娘娘灘
上河冰合不見胡兒牧馬來於殿若余公亦可謂
壯猷者矣

宋曹武惠王彬征江南攻金陵垂克忽得疾不視事
諸將皆奏問疾彬曰余疾非藥石所愈唯願諸公
共發誠懇誓以克賊之日不妄殺一人則吾疾自愈
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明日稱愈及克金陵城
中皆按堵如故下江南歸舟中無他物惟圖籍衣
被而已曹翰克江州忿其久不下盡屠戮人民無
遺彬之子孫貴盛不絕翰卒未三十年子孫有乞

續前書

不

事

丐於海上者

魏國公達初以大將軍率師至都城元主開北門迺
去不戰而克達藉府庫收版圖寶器禁飭軍士不
妄殺人黎民安業市肆不易遠近悅服人謂曹彬
下江南伯顏入臨安不是過也

景泰二年項襄毅公為廣東副使按部高州謀賊
携男婦數百流劫村落部將請發兵公言流賊無
携家理慎無妄殺及訊其俘果皆良家被掠者盡
釋之

徐武寧仁厚不殺友諒寇池州設伏擒其衆三千

副將常遇春欲盡殺之達旦以聞上得全活

武昌偽平章姜珪乞降且曰當死者旺也百姓無

辜達下令禁戕與張士誠戰于皂林獲衆六萬不

戮一人戒將士毋得殘其肢體離散之民老弱給

與先聚前後攻下城堡未嘗怒其固守拒師以屠

之

武莊胡公大海嘗自誦曰我不知書然吾行軍惟有

三事而已不殺人不虜人婦女不焚人廬舍故軍

一出遠近之人爭趨附之

續自善編 卷之六

將帥類

士卒畏受

士卒畏將者勝畏敵者敗受將者受身者敗畏將

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將受將則不受身受身則

不受將畏將在將之威受將在將之恩有李光弼

斬張用濟之威則三軍服栗夫何患其不畏將有

吳起吮士疽之恩則赴死如歸夫何患其不受將

雖然戮一不用命誅一不循律則威振矣不必數

數然也至若撫循之恩則終始有所不可廢東山

之詩呢呢兒女語此周之所以長潼關之敗唐之

亡矣而僕射如父兄識者以是占中興焉

用兵

或曰用兵之法殺人如殺草使錢如使水余曰軍無

賞士不往軍無財士不來使錢如使水可也乃曰

殺人如殺草則非至論夫軍士固以嚴濟然禮樂

慈愛戰所蓄也所以不得已而誅不用命者一有

逗撓亂行則三軍暴骨矣誅一人所以全千萬人

豈以多殺為能嗜殺為貴哉

英公弭輔征交趾時一日黎賊擁兵大至公下令出

戰黎將王某以風逆按所部不出公勒衆力戰大

續自善編 卷之六

敗之而還明日須賞因問昨日不與戰者為誰王

知公怒斂手曰昨以風逆故不敢出公曰我獨不

畏死也封疆之事機不可失我既已出而汝不繼

朝廷威福之大卒而勝爾脫或不勝而陷于敵豈非

汝賣我乎命引出斬之王叱引者曰孰敢引我公

援案拔刀起衆共擁出斬于軍門以是成功

王陽明平宸濠疏

先是臣等駐兵豐城衆議安慶被圍宜引兵直趨安

慶臣以九江南康皆已為賊所據而南昌城中數

萬之衆精悍亦且萬餘食貨充積我兵若抵安慶

咸必回軍死闘安慶之兵僅得自守必不能援我
於湖中南昌之兵絕我糧道而九江南康之賊合
勢撓逼四方之援又不可望事難圖矣今我師驟
集先聲所加城中必已震懾因而併力急攻其勢
必下已破南昌賊先破勝奔氣失其根本勢必歸
救如此則安慶之圍自解而寧王亦可以坐擒矣
至是得報果如臣等所料當臣督同領兵知府會
集監軍及倡義各鄉官等官議所以禦之之策衆
多以寧王兵勢衆盛爲慮所及有如燎毛今四方
之援尚未有一人至者彼憑其憤怒悉衆并力而

續自警編

卷十

萃於我勢必不支且宜歛兵入城堅壁自守以待
四隣之援然後圖進止臣以寧王兵力雖強軍鋒
雖銳然其所過從恃焚掠屠戮之慘以威劫遠近
未曾達大敵與之奇正相角所以鼓動弱或其下
者全以進取封爵之利爲說今出未旬月而輒退
歸士心既已携沮我若先出銳卒乘其歸歸要迎
掩擊一挫其鋒衆將不戰自潰所謂先人有奪人
之氣攻瑕則堅者瑕也

冬狩行

自古夷狄交侵中國衆微必人主真有哀痛之誠將

帥真有情切之志然後可以言恢復杜陵冬狩行
曰草間狐兔盡何益天子不在咸陽宮規倣將帥
也朝廷雖無幽王禍得不哀痛應再蒙規倣人主
也然人主本也人主果有興衰撥亂之志其誰敢
不從故又曰嗚呼得不哀痛應再蒙所以規倣人
主

責將帥

續自警編

卷十

自古夷狄盜賊之禍所以蔓延滋長日深一日其終
或至於亡國者皆將帥之臣玩寇以自安養寇以
自固譽寇以自重也故杜少陵詩云將帥蒙恩澤
兵戈有歲年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又云天地
日流血朝廷誰請纓又云登壇名絕假報主爾何
遲又曰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公何以荅昇平皆是
意也然將帥之不用命實由於朝廷駕御操縱之
無法諺曰譬如養鷹飽則颺去宋太祖之御諸將
有守邊一二十年而不遷官者蓋謂軒禦免侵軼
特僅不失職耳非有戰勝攻取官爵不可妄遷也
至於曹彬平江南功不細矣然獲相之除終至吝
惜止於賜錢百萬而已夫太祖豈食言之君而曹
彬豈飽則颺去之人哉英君遠慮微權衆人固不

識也近世將帥守邊遠免侵軼歲終論功行賞則
屢遷不一不知使其能掃注開河哭單于於陰山
又將何以賞之少陵詩曰今日翔麟馬當宜駕鼓
車無勞問河北諸將覽榮華文云雄虜橫戈數功
臣甲第高

名將

廣西守將韓都督觀英武有文頗喜誅殺山忠毅公
雲繼之則光前絕後矣公深沈有將畧用兵如神
而其廉其正文臣中比肩者亦不多見其馭士官
一以威嚴秋期調征無敢違限三日有驚而成疾
續自書編

者有斃於杖下者有調兵官至死不敢歸復者其
嚴如此後來柳安遠則反是一以恩結人心其最
可稱則邵田州知府岑紹銀事初紹奏幼子鏞正
出當襲其家奴挾其庶長子奏請襲安遠折之曰
父子間事當從其父言鏞遂得襲紹德之懷白金
一千兩為謝則邵之曰我豈為此而為之汝殺賊
報國足矣

武安侯鄭亨守大同年已七十餘剛正有為一志為
國而性稍褊每議事輒不欲從中貴言既卒人謂
中貴衛之中貴乃悼惜不已蓋其心本公能服人

故耳鄭卒時語不及私惟云此大同我國家後
門我乃死矣後來者何人勿壞我家事

興安侯徐亨正統中守開中一日御史張文昌語及
時將徐云以亨觀今之將官無一人可當

朝廷大事者御史問曰今總戎成國公何如曰強虜
視之嬰兒耳又舉得時名一邊將問之曰彼何嘗
臨大敵瑣瑣僅得名耳曰其必為公曰我非其人
曰然則為誰曰無如英國公屢典大兵且威嚴勝
將校無敢犯可赴水火公為大將俾有時名者為
之偏裨所向無前而彼亦可以備他日之用矣
續自書編

吳將李伯昇率眾寇新城時李昭靖王文忠陞浙江
行省右丞未至新城十里營龍潭新城守將遣人
問道言眾寡不敵且避賊鋒俟大軍至王曰以眾
則我非彼敵以謀則彼非我敵吾未戰輒退賊勢
益熾莫若與戰遂下令曰彼眾而驕我少而銳以
銳當驕可一戰擒也賊擒輜重皆汝等有明日合
戰王持眾引數十騎乘高馳下直出賊後衝其中
堅敵列騎迎戰王格殺數人出入陣中披靡督暴
乘之敵潰城中將士出夾擊斬首數萬河水盡赤
王號令嚴明兵有紀律凡城下之日必預出令曰

敢有擅入民居者斬一卒借民釜立礮以徇衆
山襄毅公雲作鎮十餘年謹身持正終始不渝帥府
有鄭牢者謀也性鯁直敢諍雲用其言竟以庶探
著聞其馭上官一以威嚴調征符下立至無敢後
期有驚怖成疾者至死不敢歸與士卒同甘苦故
人樂出死力廣人爭立祠祀之於惟武臣惟我襄
毅臨敵應機式克祗畏出鎮廣右與韓後先頗喜
誅殺用兵是全自袍點墨終不可滿微言不遺堅
守其專使令使詐斯言匪常眩彼襄毅廉威忠
諒屢從北征其敵克壯出鎮邊陲服強殲千城
續自善編 卷之六
無忝國之名將 余官廣西時蠻寇橫甚將官皆
束手坐視劫殺公行問廣西人咸稱永壹中都督
韓觀山雲之賢徭獍皆望風竄匿不敢出及考其
行事信如所聞夫兵凶器也聖人不得已用之然
將不殺賊則賊將段人要之不可盡誅誅其尤者
以警其他使遠竄深藏不至殺吾良民是矣譬之
虎豹龍蛇雖惡其所生固不得而盡滅也然當驅
之深淵澤豈可縱其賊八城市中邪今之陋者咸
以兵食不足為解夫世患無山韓耳何患無兵食
哉故曰征蠻之道莫要乎選將

天順保靖二長夷世相讐誤諭以威德悉奉約束靖
州及武岡蠻久不靖守臣議勦滅之 都督王公
信巡邊面諭竟不煩兵而下召諸苗犒以牛酒且
詰其逆順之由苗皆稽顙謝曰累歲苦虐使徵索
故作亂今將軍待我如此我方領為屬後顧敢反
邪辛丑信上疏言湖廣蠻夷雖曰腹中之蠹實無
能為但我軍利其竊發可以邀功今宜挑選精銳
常加隄防勿蹈前愆其患自息剽掠流民逃避徭
役長子老孫已成家業濫及誅殺恐及無辜城地
器械武備之急務當脩葺完固以防有警由地高
續自善編 卷之六
低不齊南畝之農無所蓄積歛穫未竟銀糧已空
機杼絕停布縷何在未免饑寒必不可得乞還守
令大加存恤監陞官負無慮千百無一失勞冒榮
階之賞乞查勘削奪三司方面所以折衝禦侮承
宣激揚者也當公以格物庶以律已端本澄源在
朝廷而已 疏薦所部都指揮劉斌張全其畧曰
英俊之事處心剛正寧肯抑心低首奔走媚求若
不曲加延訪則賢才多隱志士沉匿任用何能廣
乎陞都督總理漕運即日上道語人曰荷國厚恩
未能報稱此行當以江水洗滌肺肝少盡區區耳

帥府舊有湖前官漁利其中信命開通以泊運舟
凡公私勢要奔水病運道者一裁以法 公沉毅
簡重被服儒素出入省闕從歷鎮大邦不營私產
不為子弟乞官尚書劉大夏嘗曰予在本兵日每
用一將官思得王君實若人那討得來提學沈副
使鍾稱公操履潔白如馬援曹彬謙厚如蔡遵嗜
學如杜預處事整鑒乎是非利害如趙克國實不
愧千古之名將

梁大保震忠勇好讀兵書總兵大同自五堡之役殺
巡撫張文錦參將賈鑑尋又殺總兵李鑑鎮巡每

甘言煦之稍不如意即反唇瞪目或飛章說語相
搥撼公聞命率家丁五百人馳至雲中申嚴約束
曰我無爾凌爾無我叛王法軍令具在我敢破網
紀誤國其家丁時時向鎮兵語曰爾敢蔑主將者
恃衆耳兒郎輩無不一當百五步內恐爾不得用
其衆鎮稍歛縮十六年春公率兵出玉林川斬首
一百四十級進左都督又出里山民門猶兒莊各
斬首八十級廢子百戶十年公鳩卒結餉修五堡
軍中不敢誅公益身先之與同甘苦五堡竟復虜
不敢近塞公卒以堡功加太子太保公在邊專練

家丁時時出塞劫虜營得虜營馬盡與劫者以故
人皆效死超利虜益畏公不敢輒近塞公卒家丁
無所歸守臣以聞令入伍與衣糧邊將頗得其力
馬都督永讀左氏春秋及兵法機警善射正德六年
流賊起功陞都指揮同知十年守備遵化虜入塞
戰栢洋堂再戰百年口斬首五十三年陞都僉
事充總兵治三營蓋簡諸軍散遣老弱聽其農市
取其庸值給健武者衣餉健武者人各舊習武藝
當是時區陽一軍稱雄正德中公守中路擦崖子
當胡人出沒之地絕無城寨墩堡民無耕牧輒被

虜掠公曰此不可以旦夕戍也乃令部下具一月
糧初親率財官五兵營于崖表列陣如長蛇鉤戟
長鎗據崖蘭石營內砍木伐甌百工咸作匝月之
間城池解舍次第立興雖軍士之釜甕塲圃亦皆
與具然後乃遷守禦軍無不樂從至今為壯寨公
之戰洪山口也伏仗山豎阨隘身領控弦挺數十
陣以督士伺據山側候胡入口二三百乃自蹶張
引強以斷後胡先胡半為伏兵所殄餘皆緣溪澗
竄逸群胡聞之號呼噪遁自是不敢牧馬洪山口
十四年遼東軍亂逐都御史呂經召公總兵遼東

十七年虜入寨率家兵五千又搗虜巢焚其廬遂
十八年遼兵再亂率家兵逼賊斬四十餘人遂定
陞左都督王浚川薦公疏曰馬永驍勦謀蕪繁無
欲平時一聞邊報即率領家將當鋒赴敵以為官
軍倡是以人皆用命而戰無不捷又能重賞邊士
夜不收尤加厚恤是以哨探速報火明但遇虜人
竊入不知先已預待虜畏之如神擒獲小竊之賊
不加殺害撻之數使去或討盡米而來即親出關
外分給是以虜人戴如父母在任數年虜不敢犯
邊臣以為鑿剔畏服以方叔素著之威回紇羅拜

續自書編

卷之六

以子儀平生之信今永任遼東總兵且仍調薊州
虜決不敢輕入則都城北面諸鎮無虞而畿甸居
民復有環堵之安矣

正統己巳虜入開京城洵南姚公夔時為諫官建言
胡人所重惟馬今天寒地凍野無芻糧其來必襲
草場為久留計宜先焚之以絕其意詔從之虜
至果先趨場見焚燒殆盡皆驚愕惶指相謂曰中
國人不可易也遂有退志及虜薄彰義門公同給
事中徐恭請募諸將發下大將軍砲虜軍被衝人
馬壘粉其勢即解公獲絕城而上虜見之矢發如

續自書編

卷之六

而而徐公賴甲不得重傷自此諸將爭恃砲力虜
卒不敢近城廷議二公之功咸超擢為侍郎云
天順五年徐公鏜克陝西總兵與兵部尚書馬昂出
禦虜七月二日出師先一日夜指揮馬亮走告鏜
曹欽反謀先殺鏜及昂奪其軍攻皇城鏜披衣
起急草奏呼長安左順門閤人曰與爾奏疾造
上前告急變稽遲軍法且斬又走右門亦如之內
廷始得集兵縛吉祥鏜微服至太平侯張瑾家議
討賊賊已呼噪四出劫殺文武大臣上出密牒
諭中令百戶楊能至瑾家同鏜云何能報鏜督殺
此賊上喜手敕鏜父子為朕用心賊賊賊攻長
安右門不得入攻左門又不入欽兄弟率胡兵直
趨東安門發火力攻上又敕鏜賊犯關急鏜等
努力殺賊俄又敕鏜昂盡統各營兵殺賊于輔子
軌追賊至東市大戟奮力入陣破欽兩臂傷賊并
力圍軌攢鎗殺軌鏜急調神砲與諸營兵夾攻欽
傷遁歸家投井中其黨盡擒伏誅進封侯卒贈涑
國公

已巳虜自屢勝以來出入自由不聞有出一兵拒之
者郭公登不勝憤恚晝夜撫循將士激以忠義定

為賞格期必殺賊忽報東驛賊入境公率兵驛其蹤行七十里至水頭日已暮休兵以覘之夜漏下二鼓報云二十里外沙窩賊營皆自朔州搶掠而回者將士問計皆曰賊衆我寡若全師而還公曰我軍已去城百里且疲困一遇賊必以鐵騎米追雖欲自全得乎即樓船起曰敢有言退者斬漏下二鼓徑薄賊營賊以數百騎迎戰公率衆進呼聲震山谷射殺一人手刃二人賊大敗追奔四十餘里斬首無算奪回人口牛馬器械以萬計獲聞封定襄伯是時也以人百騎破虜數千自有賊

以來戰功當為第一公初至大同戰士僅數百馬百餘疋不數年馬萬五千匹精兵數萬人常懷為少步卒追賊不及乃設機地龍飛天網等法鑿為深塹覆以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平地賊入圍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里皆陷賊傳以為神公當大同創殘之餘人心搖撼而能鎮以大義保全孤城衛護宗社其功不細且廉謹尚義撫士卒有古良將風

已也先犯京師程襄毅監軍守西城上五事曰新號令以振軍威募敢勇以備警急召勤王以遏

南侵設武備以防內變養銳氣以備戰守都督孫鏗禦虜四城外失利諸將不相援鏗急呼城門求入公不肯曰朝廷舉國兵而授之鏗今少不利趣之使戰則必效死納之則虜勢益張人心益危矣非計之得即上疏言之詔勿納鏗而虜勢暫逼鏗兵亦附城戰公上城督諸將鏗發鎗砲佐鏗虜引去

也先寇京師王莊毅公以于公謙薦守北門即戎服鞭馳赴軍號令區畫雖先將弗如也部伍壁壘精采冠九門虜望見奪氣潛出奇兵襲之虜敗走因逐之盡境而還以功超拜都察院僉都御史出鎮居庸關虜憚其名不敢進

襄毅韓公雍成化元年兩廣蠻寇反王師失利上命公為總帥與都同知趙輔率兵討之議出師方畧衆謂賊在廣東者宜逐在廣西者宜困之請分兵公曰不然夫兵分而為奇聚而為正今兩廣無完城而大藤峽乃賊之巢穴不覆其根本而剪其枝葉非計之得者也今全師鼓行而前南可以攻大藤峽援高雷廉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譬之常山之蛇動無不

無不克何煩遂平孫叔敖曰寧我薄人軍志曰先
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疾雷不及掩耳又焉用困
乎定議趨廣西師至全州五戰皆捷陽峒諸賊悉
平趨桂林誅前將失律者數人衆議宜乘勝攻峽
雍曰修仁荔浦為賊羽翼宜先勦之以奪峽賊之
氣然後乘勝長驅搗其巢穴破之必矣乃分兵為
五哨復分為二十五哨夾攻之直抵大藤峽壑議
峽險甚且多藏粟非旦夕可拔宜圍以困之雍曰
峽周圍六百餘里數萬人圍且不足老師匱財或
生他虞今修荔已平峽賊皆無藏竹之勢即成

續自善編

卷之六

六

擒耳乃分兵為五哨由峽北古石雙髻等路以進
而身統大軍從峽南分八哨水陸並進復為二哨
為後援別遣兵斷諸山口賊於峽南樹柵滾木礮
石鏢鎗毒矢交下我軍向山仰攻雍探甲督戰奮
戈先登士皆魚貫以上殊死戰無不一當百呼聲
撼山峽岩崩一日盡破其山南諸寨命縱火烈
山烟焰蔽天日盡暝山為之赭日暮就營賊巢中
將士皆股栗雍自知賊潰入橫石諸崖督兵窮追
破山開路棄馬徒步且戰且行直抵其地而山北
援兵且至與大軍合勢夾擊賊大潰委棄輜重山

續自善編

卷之六

六

積破巢寨三百二十奇燒毀廬屋六千三百奇擒
斬賊首三千九百八十奇俘獲三千四百奇巢穴
蕩平改大藤峽名斷藤峽刻石記功而還廣地悉
平初公征大藤峽出兵令五鼓戰將領者聞賊
已覺恐遲失事二更即發大破之公賞其功而問
以違令之罪以軍法當斬乃具聞請釋曰萬一不
用命而敗奈何人謂公得將將之體公守兩廣
嘗夜夢有人告曰翌日有老父數十人白事宜加
省之明日兵入大藤忽林中出青衣方巾者數十
人俱謁軍前諸將校問之曰我等皆山中良善聞
大兵至特呈民書公矧之命下五人一班以進至
營中每裸而斬之皆有短兵懷袴內士卒聞之呼
曰天神至矣奮力拒敵遂致大勝

不惑浮言

固原土達滿四謀叛據石城有衆二萬餘上詔
襄毅公總督軍務同總兵官劉玉討之伏羌伯毛
忠戰死我軍遽退公即陣斬一千戶以徇衆乃定
會有星孛于台斗中外訕訕占者以木在秦州不
祥公曰賊害生靈惡貫滿天今仰仗皇威問
罪師直而壯兵法曰禁祥去疑昔李晟朱泚熒惑

守歲卒以成功今殆類此乃不候援主即以師據賊水草坐困其勢朝廷以師淹歲月詔問公可否益兵公即上疏謂京軍怯不諳戰益之無補時兵部及兩侯伯上章者惡公異已各扇浮言公堅主整困之策與賊相持百日彼漸有欲降者公單騎抵寨曉以禍福脇從之衆相率來降獨滿四復來劫營前後大小三百餘戰皆卻之既而以計誘其愛將楊虎狸約為內應滿四成擒斬首七千六百有奇俘獲二千六百觀公之籌畫素定不為浮言所奪如此可謂好謀而威者矣者先露未服而

續自華編

卷之六

李

辛武賢請進兵淮蔡曉下而李逢吉請班師石城之功非項襄毅之明斷其何克成也哉

中山徐武寧王達幼儻沉毅有智畧從上起兵渡江下采石定太平擒陳也先從定建康下京口克毘陵上慮友諒襲建康命王還守征吳鏖戰皂林擒吳兵六萬直抵蘇州築長圍架木塔與城中浮屠等築臺三層下瞰城上設火筒發連中又設襄陽礮礮風著人皆死城中震恐丁未遣人請事建康上曰將軍天性忠義沉毅有謀端重有武顯軍中稟命此賢臣事君之道吾甚嘉將軍然

續自華編

卷之六

李

將在外君不御自後軍中緩急將軍便宜行吾中制蘇城堅雖碎破無妨莫天祐又與士誠為聲援其部將楊茂善時永天祐遣為復讐卒獲茂王辭茂縛待以心腹屢遣茂將水往來盡獲其書報知城中困乏督兵急攻破其城縛士誠送建康得兵二計五萬班師封信國公又帥諸將取中原上曰諸將非不健聞然能持重師有紀律得為將之體者莫如大將軍宜專中策勵群帥運籌決勝不可輕動遂克沂州降王宣取益都東郡濟南規畫芻糧兵不民擾上幸汴謁曾在許定計取元都渡河北收衛輝彰德廣平深趙出臨清取德滄至直沽獲海舟聯橋濟師常將軍都督張興祖率舟師並進步騎遵陸而前元遂相也連等捍海口望風走遂克河西務入通州元主北走八月至元都齊化門填壕登城王坐門樓執其監國宗室淮王帖木兒不花及太尉左丞相慶童平章迭而不失封塞因不花右丞相康伯術史中丞蒲川等戮之獲諸王璽封府庫圖籍故宮殿分兵守妃主宮人令故奄護視秋毫無犯市肆不易進圖太原謂諸將曰聞擴廓帖木兒出太原還保安經居庸攻

北平孫都督總六衛兵足鎮禦我乘其不備直抵太原傾其巢穴彼進不得戰退無所倚所謂批吭禱虛也若彼還軍救太原已為我牽制進退失利必成擒矣諸將皆曰善引兵徑進擴廓帖木兒至保安聞之果還兵鋒甚銳王遣精兵夜襲其營擴廓帖木兒聞變倉卒急踰帳乘驄馬遁去遂克太原會諸將議其所由諸將皆曰張良臣才不如李思齊慶陽易於臨洮先取慶陽從隴西攻臨洮便王曰不然慶陽城險未易猝拔臨洮西通番夷北界河湟人足備戰關主足以供軍儲今以太

續通志卷之六

卷之六

平蹙之思齊不西走胡東手就降矣臨洮既克他郡自下諸將皆曰善進至鞏昌遣將副馬宗異征臨洮思齊不戰降良臣懼亦以慶陽降王西征平涼良臣復叛王趨至涇原遣將率精騎抄其出入馳擊獲別將圍其城良臣開門挑戰王麾兵擊敗之其下開門納我兵王入城良臣據井引山斬之陝西悉平上製神道碑曰王言簡慮精當提兵時令出不二諸將敬若神明受命而出功成而旋不自矜代至於封姑蘇府庫置胡宮美人財寶無所取婦女無所愛可謂忠志無疵光昭天日者也

常忠武王遇春性剛直膂力絕人乙未來歸乞前部先鋒自效上曰爾來就我食我安得爾留王請再三涕泣伏地不起上曰從我渡江俟克太平委身事我未晚比抵采石元亨陣磯上下照大舟距三文許相顧莫敢先登王後至上麾之前即拾舟撻戈大呼一躍而登衆披靡遂拔采石取太平營子海牙屯江上王設疑兵分其勢正兵合戰出奇敗其堅會青軍叛與吳合圍餘將軍牛瑋急王力戰解圍擒吳健將張德從上擊吳突入陣三戰三勝敵大敗去遂圍廬州吳將南魯解圍還

續通志卷之六

卷之六

從上援南魯遇彭蠡湖連舟力戰呼聲動天地縱火焚偽平章舟風急火滅湖水盡赤敵梟將張定邊前迎戰王射中定邊走友諒退保鞋山諸將曰漢兵高強且縱去圖再舉王在上旁猶不言我師出湖口皆言江流急欲放舟下上知諸將怯令舟盡流上流王獨應曰善率諸將迺流並上控湖口旬有五日夜諒食之出求戰王遣大舟火筏禦之敵奔潰追北數十里酣戰自辰至未不解上乘舟及王舟皆膠沙王舟脫上舟舟被圍又復力戰得脫是役也竟賊友諒吳張士信屯舊

詔出我師背王統奇兵由大金港入結營東阡復
出敵背士誠急出親兵拒鬪輒敗復遣將徐義統
亦龍船來援又敗降烏鎮舊館下湖州進圍平江
從大將軍北伐從下山東汴梁進攻河南敵兵五
萬屯洛北迎戰王布陣既定率騎執弓矢馳奔陣
敵二十騎攢槊刺王主一箭中其前鋒大呼殺入
悉獲其衆河南諸城先後皆平師次太原帝將擴
廓帖木兒銳兵遇戰王曰我騎兵雖衆步卒未至
若遣騎時夜劫其營衆可亂主將可縛也大將軍
從王言擴廓帖木兒中傷遁破大同平河東遠西

續自華編

卷之六

七

入秦張良臣通李思靜迎降蓋平關薩克呼也速
侵通州王遠兵拒戰遂擄永平過惠州至大寧也
速遁破開平元君北奔追至北河俘宗王三人及
平章烏住等全師還燕上為文往祭曰朕開拓
之功過者十居七八召宋濂為神道碑文傳享太
廟王謙慎不矜有功無過運籌決勝不學而能其
從大將軍謹聽約束及東戰事征即能制節將校
所向克捷時在上前屢有直諫

考正祀典

孔廟弟子配享隋以前惟顏子一人東漢時雖嘗祀

七十二弟子不出闕里唐開元中追贈十哲及七
十子爵號天下自是始並從祀按史記仲尼弟子
列傳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索隱曰家語亦有
七十七人史記有公伯寮秦冉鄒單家語不載而
別有琴牢陳亢縣豐當此三人之數然今世傳語
止得七十五人史記所有鄭國申黨顏何家語不
載而載薛邦申續又史記之所無者杜佑通典載
開元贈典自史記七十七人外又有蘧瑗林放陳
亢申張琴牢琴張六人宋祥符太觀中加封從祀
除去琴牢餘並因之懸豐今家語作縣豐字子參

續自華編

卷之六

七

禮記檀弓篇縣子疑即其人而祀典今不及焉家
語薛邦字子徒申續字子周與史記載鄭國申黨
同字此則邦即國也續即黨也與琴牢琴張自是
一人而傳者之訛爾論語釋文申張鄭康成云蓋
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黨字周家語云申續字
周今史記以黨為黨以續為續其為訛無疑後
漢王政云有羊羔之潔無申黨之欲是以張為黨
也史記索隱謂文翁圖有申張今圖有黨無張是
以黨為張也唐宋加封申黨申張俱列從祀一人
而為二人薛邦之為鄭國姓氏有頗相遠二申猶

二琴也不祀薛邦而二申復並祀焉不已瀆乎國
之大事在祀孔廟從祀祀事之大者又泥其親炙
之人而可瀆之春嘗因欲尊孔子帝號事上言乞
於今日補贈縣寬爵號列諸從祀而刪除所重祀
者著于今式以改正數百年之缺謬若公伯寮乃
季氏之黨非孔子弟子遽伯玉孔子之所嚴事不
當在弟子列宋儒嘗辯其謬春亦嘗有私議謂不
當祀而重祀之失則不容一日而不正者弟子姓
氏之可信莫可值於家語執家語以定封祀豈復
有前失哉

續自纂編 卷之六

卷之六

先儒從祀孔廟起太宗朝唐以左丘明等二十三人
代用其書垂於國冑故于太學祀之卜子夏自聖
門高第此不暇論左丘明公羊高穀梁亦有經傳
之功非後世可擬若高堂生而下一十八人其所
述作不越撥輯篇章訓詁文義而已而俱在脩食
之席蓋當時之所取者在是故漢有醇儒如董仲
舒而不及焉子夏儒家有公孫尼子者漢志以為
七十子之弟子隋志以為孔子弟子史記云樂記
公孫尼子馬聰意林引劉瓛曰緇衣公孫尼子所
作也公孫尼子蓋不啻公羊比而親受業於孔子

續自纂編 卷之六

卷之六

之門其言可補六藝之文非有功於聖經者邪唐
宋後來封爵俱不及者失之於不詳考耳公孫尼
子見於信史諸書灼灼如此樂記緇衣之出其手
無疑於此復疑將以誰信哉戴聖之徒其相去也
遠矣忽立言之人弗祀而祀諸傳錄訓解其言之
人事理不倒置乎然則公孫尼子在今日右文之
朝不可以不祀也或曰唐宋時已失議而今驟舉
之殆非所宜春聞存其舉之莫敢廢之語夫未聞
缺典之不可舉也董仲舒至我太祖高皇帝朝
加封從祀 英宗皇帝朝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具
澄之祀旋舉焉 祖宗於漢宋儒者且奉奉如此
則懸置公孫尼子之封祀行於今日聞幽發潛以
詔天下後世豈非 聖朝一盛事哉
宋徐處仁除太常博士時初置算學議所祖或以孔
子贊易知數處仁言仲尼之道無所不備非專門
比黃帝述日推英數之始也祖黃帝為宜

考復古禮

晉文帝之喪臣民皆從權制三日除服既葬武帝亦
除之而蔬食數如居喪者推武帝之志可為勝世
子矣羊祐謂傳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漢

文帝除之毀禮傷義今主上至孝雖奪其服實行
喪禮若因復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祐之言又得孟
子告滕殂之意矣玄乃以為難行又以主上不除
天下除之為但有父子無復君臣而止之嗟夫祐
不止於玄祐之言必能成武帝之志必能復先王
之法何難行也主上服不三年不除則孟子所謂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豈有除之者邪何謂
但有父子無復君臣也玄言主上不除天下除之
為但有父子無復君臣然則上下俱除之也豈不
為無君臣且無復父子耶嗟夫玄豈不惑言矣

續自警編

卷之六

七

宋祁積能開封府幼孤母遣更嫁王氏既而母亡
積解官服喪知禮說宋祁言積服喪為過禮詔下
有司博議用馮元等奏聽解官申心喪蓋始於積
嗚呼若仲微者可謂能自盡矣故明仲之賢不在
積下以為人後而不為其所生母服秦檜族言者
論其不孝明仲以此得罪是雖檜惡其不附已之
私恨然君子自處禮在可得為者不可不過於厚
以取議也

程伊川先生克崇正殿說書時神宗之喪未除而百
官以冬至表賀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莫方切請

改賀為慰及除喪有司又將以開樂置宴先生又
請奏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
將設宴是喜之也詔遂罷之宣仁上仙東坡為禮
部尚書與禮官及太常諸官閱決諸禮儀事至七
日忽有旨下先祿供羊酒若干欲為太后妃皇后
饌孝東坡上疏以饌孝之禮出於俚俗王后之舉
當化天下不敢奉詔有旨遂罷二公所言大抵一
意足以為議禮之人式矣

速志類

續自警編

卷之六

七

衆方驚然我獨淵然中心融自有真樂是益出乎
塵垢之外而與造物者遊也

軒是不足為吾高而塵埃在我或有所不得避昔人
謂居軒冕之間當有山林之氣然則處塵埃之內
不可有市井之習

山靜日長

唐子西詩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余家深山之
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階落花滿徑門無剝啄松
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
茗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
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

好佞惡直以直言買過者比比皆是乃始以道三
箇好為喜歡緣矣此屬衰世之法也蓋萬事稱好
不特司馬德操為然而夫子固有危行言孫之說
矣好盡言以招人之過此國武子所以見殺也可
不戒哉

傅公謀遠意詞

宜春傅公謀詞云草草三間屋愛竹旋添栽碧紗窓
元眼前都是翠雲堆一舟山得高臥踏雪水村清
冷木落遠山開惟有平安竹留得伴寒梅家童開
門看有誰來客來 笑語話更傳盃有酒只

續自筆編 卷之末

愁與客有客又愁無酒酒熟且徘徊明日人間事
天自有安排

慈湖

楊慈湖詩云山禽說我胸中烟柳藏他物外機又云
萬里蒼茫融妙意三杯虛白浴天真又六言云爭
几橫琴曉寒梅花落在絃間我欲清吟無句轉煩
門外青山

不忘山林

士豈能長守山林長親簑笠但居市朝軒冕時要使
山林簑笠之念不忘乃為勝耳陶淵明詩曰望雲

漸高鳥臨水愧將魚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迹拘
荆公拜相之日題詩壁間曰霜松雪竹鍾山寺
老歸歟寄此生山谷云佩玉而心若稿木立朝而
意在東山三詩皆見 蘇高故合則留不合則拂袖
便去更無拘絆

閑居交符

自昔士之閑居野處者必有同道同志之士相與往
還故符以自樂陶淵明詩曰昔欲居南村非為卜
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又云鄰曲時來往
抗言談往昔奇文共析讀樂與新對南村之

續自筆編 卷之末

隣豈庸庸之士哉杜少陵與奉山人詩云錦里先
生烏角巾田收芋栗未全貧慣看賓客兒童喜得
食皆除烏雀馴秋水總深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
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又云相近
竹簷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散滿逕野水細通池歸
客村非遠殘樽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
李太白與范居士詩曰忽憶范野人鬪養幽姿又
云還傾四五酌自詠猛虎詞近作十日歡遠為千
載期風流自歎蕩謠浪偏相宜觀此則朱山人范
居士者可謂非常流矣

紅友

常州宜興黃土村東坡北歸嘗與單秀才步田至其地地主携酒來餉曰此紅友也坡曰此人知有紅友而不知有黃封可謂快活余因是推之金貂紫綬誠不如黃帽青簑朱轂綉鞍誠不如芒鞋藤杖醇醪黍牛誠不如白酒黃鷄玉尸金鋪誠不如松窓竹屋無他其爽者全也

瓦盆存朴

杜少陵詩甲寅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銀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臥竹根蓋樹以爲盆盛

續自華編 卷之六

高

酒與傾銀壺而注玉杯者同下醉也尚何分別之有由是推之蹇驢布鞵與金鞍駿馬同一遊也松牀筦簟與綉幃玉枕同一寢也知此則貧賤富貴可以一視矣

山中雨晴

杜陵詩云雨晴山不改晴罷峽如新朱文公寄胡籍溪詩云甕牖前頭翠作屏晚來相對靜儀刑浮雲一任閑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胡五峯詩云幽人偏愛青山好為是青山青不老山中雲出雨輒坤洗出一番青更好

楊誠齋詩

楊誠齋自秘書監將漕江東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老屋一區僅庇風雨長鬚赤脚繞三四人徐靈暉贈詩云清得門如水貧惟帶負金紀實也聰明強健正清閒之福十有六年寧宗初元與朱文公同召文公出公獨不起文公與書云更能不以樂天知命為樂而忘與人同憂之憂母過於優游母決於遁思則區區者猶有望於斯世也然公高蹈之志已不可奪嘗自贊曰江風索我吟山月喚我飲醉倒落花前天地為衾枕死後肯白不形眼底

續自華編 卷之六

高

雖黃不出口中只有一彈不教磨突明月清風

閑人

東谷云造化之於人不靳於功名富貴而獨靳於閑天地之間機發輪轉無一息停焉天地且不得閑而閑豈人之所易哉高爵厚祿清資顯秩不知其幾其間樂恬退者甚鮮日惟買田營第不獲一見而先身殞者有矣又有築室返耕高潔自許一入私室作搖尾乞憐之言於平時求進之牘囊篋鎖鑰惴惴於手收支簿書介介于懷一日十二時無二隙得暇所謂好山好水清風明月何嘗見此風

景何嘗識此旨趣勞勞擾擾死而後已若夫富家翁守錢虜又不足道也故曰不見人間不得間人不是等閒人

王抑庵先生還政歸太湖日有嘆落花詩一首最愛東園莸李花可堪飄蕩委泥沙人生榮謝皆如此不用臨流去嘆嗟春雷一首東風萬樹發青條信宿都隨雪色彫惟有前林松與栢依然蒼翠拂雲霄其亦有感寓而作歟

劉公南坦既歛跡嘉遜益遠世紛里中不復知有鉅公蚤來玄論燕達天命嘗請浚川王公相預作墓銘自著編

銘聰明色澤彌老不衰心慕松栢無力築作友人文內翰徵明為寫層樓圖遺之常懸置北壁下命之曰神樓榜用修為作後神樓曲賓至則陳法書畫以為娛叩以時事即不答公卿臺僚騰章交薦公不知也年八十餘常披褐扇舟往來太湖間湖中人不識也入郡城繫舟見山隱處郡大吏造請不能得人輒呼為坦上翁云

孫一元不知何許人浪跡江湖半槩軒逸十三讀老氏專氣致柔之說委心其學已有遺世獨立之志辭家入太白山中致虛以為命因以太白山人

為別號既數年束入華南入衡又東登岱又南入吳會比至愛其山川學士逸里其間殆且十年遇奇書一覽得其雋腴為詩先氣格有剗劑胃腎之功與名流相倡馳其聲於四方然假於詩洞究典章可以致用凡履迪悉不苟動發矩度眾君子云嘗隱居西湖有一朝貴辭驕從過訪太白遠之出面對山不一顧朝貴譏曰山有何好處太白對曰山無好處但對青山勝對俗人爾朝貴慙而去高公明成化間乞終侍養歸貴溪山築壺開亭道還其中起捕闖賦承

詔出壺閒詩有四壁蕭然安一榻寸心虛了湛三靈之句嘗號五宜居士謂無才一宜退有疾二宜退親老無昆弟三宜退及以治盜徵謂宜再起功成疾作宜再退其號五宜以此昔孔戣有三宜去司空圖有三宜休皆歛退事史傳所稱載鳴呼勇退固難事然退而出出而復退其出不拘物而退不為矯情者益尤難焉君子論事必先大節矧其才卓有治效可指述哉故公雖名位未極功澤不偏施揆厥終始稱國之大臣可也

王文端公退于家居一切世味安於澹薄居第隘陋

曾不屑意天順初年踰八十春夏間集諸僕耕詩
擊鼓唱歌公乘肩輿循觀阡陌諸子孫更迭稱觴
上壽宴樂鄉邑以為美談一日澄江洪漲公倚門
坐觀諭諸子孫曰為東里先生不欲吾同事干內
閣調出理部事我時不能無憾然使我在內則天
順初年當坐首禍必有遼陽之行今日安得與汝
曹觀水為樂邪以此知出處有定非人力所能為
也

陳靜誠名遇 太祖定金陵時南臺侍御史秦元之
薦公宜額闔左右即日召見與語大悅每稱先生

續自華編

卷十

三年 幸其第與官輟辭不就再除翰林學士固
辭除禮部侍郎又辭會疾醫療頗至病愈入謝

上望見連呼君子君子除禮部尚書又固辭自是
不煩以務每從容燕見 賜坐侍食談說經史古

今成敗孝弟仁慈公溫良謹恪人有過被 上譴
力為解 上喜公誠篤每聽公言嘗曰卿老不欲

仕有子可帶刀衛朕公頃首伏地辭蓋靜澹恬退
終始一致年七十二卒 賜賻祭及東園秘器葬

鍾山長林之原

徐舫桐廬人戴黃冠服白鹿裘腰綰青絲絛性尚風

義章緩不能縻自幼有俠氣視法度士如無物已
而悔受章句業輒操觚爛然已而復悔是靈書魚
也人生貴適意乃放浪山水歌吟於雲烟出沒之
間與江漢淮折名士相摩切人莫測其涯際宛陵
故人羅氏率五百指來避兵輒衣食之病為主藥
死為殯葬久且弗懈事平具送還其家先是青田
劉基金華朱廉麗水葉琛龍泉章溢同被徵赴召
過桐江遇 舫立於江濱揖劉而笑且以語侵劉
劉衝 舫以隱自高數欲挽赴之 舫竟不出厥
後葉守南昌幾于王事章中丞病劉劉伯爵受毒
卒宋安置茂州獨 舫養高終老于山林亦豈偶
然之故哉

星數

有日者謁王直卿云善美星數知人禍福直卿曰吾
有箇大算數書曰惠迪吉從逆凶作善降之百祥
作不善降之百殃大學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
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此箇數亘古今不差豈不
優於子算數乎

陸子靜贈汪堅老云五行書以人始生年月日時所
值日辰推貴賤貧富壽夭福禍詳矣乃獨畧於智

愚賢不肖曰純粹清明則歸之富貴壽福曰駁雜
濁晦則歸之賤貧夭禍閔龍逢誅死比干剖心箕
子囚奴夷齊為餓夫仲尼羈旅絕糧於陳卒窮死
於其家顏夭冉疾又皆貧賤孟子亦老於奔走聖
賢所遭若此者衆闢葦委瑣周比以致尊顯負君
之責孤民之望懷祿耽寵惡直醜正尸素說慝閔
象爵謚以厚累世道術之純駁氣稟之清濁識鑒
之明晦將安歸乎易有否泰君子小人之道迭相
消長各有盛衰純駁清濁明晦之辯不在盛衰而
在君子小人今伯畧於知愚賢不肖而必以純粹

續自書編

卷之六

章一

清明歸之貴富壽福駁雜晦濁歸之賤貧夭禍則
吾於五行書誠有所不解生盍為我言之堅老蓋
談命者也吳伯清作蕭佑字說云談命者蕭佑字
順夫言人貴賤貧富壽夭多奇中吾戒之勿易其
言也夫幹支之合有從乖經緯之離有淑慝而人
生所值之不齊所以為昏明粹駁之分也吾意天
之命是人也得其明且粹者宜其貴富壽得其昏
且駁者宜其賤貧夭而或不然何哉此吾所以戒
之勿易其言也詩曰保佑命之自天申之孟子曰
莫非命也順受其正然則斯命也佑之者天也順

之者人也天也者不可知者也人也者不可不知
者也諸所言者天乎人乎此吾所以戒之勿易其
言也因書之為字說以贈之伯清是說蓋即子靜
之所疑者然則談命之術有中者乃何理乎純粹
清明所以為聖賢而不必於貴富壽福駁雜晦濁
所以為愚不肖而不必於賤貧夭禍明且粹者古
人不免賤貧夭昏且駁者今人或以貴富壽乃是
天之所命氣之所稟又有或厚或薄或高或下或
長或短之不齊聖賢或稟之薄而愚不肖或當
其厚故爾朱子嘗語門人云清明之氣為聖賢昏
濁之氣為愚不肖氣之厚者為富貴薄者為貧賤

續自書編

卷之六

章一

夫子雖得清明以為聖而反貧賤便是稟付來有
不足顏子又稟得短者所以又夭又云有人稟得
氣厚者則福厚氣薄者則福薄稟得氣之華美者
則富盛衰頹者則卑賤氣長壽則壽短者夭折此
必然之理論命之術若能推到此無有不中者矣
安命分

宋周益公必大詞科稿跋云紹興丙子四月予任行
在和劑局門官適乳媪姚氏病甚問占黑象其繇
云藥不獨病財傷官磨困于六月益祈安和此人

數為千畫卦多驗五月旦婦嬀水浸深以六日

憂迫悔日同條舉相慶而焚廬之災作初居

樣沙坑與運屬王其共帶生致慘動鬼相聞王交

醉奏固其婢棟紙燈于壁火然而走延燒首及子

家老幼已熟寢比驚寤小兒方在襁褓僅能挈之

以逃生計一空其實被焚總數十室而周樞密茂

振方為著作佐印亦預焉其從叔方崇執法殿中

而馮舜韶為監察御史宰相欲媚方崇張大其事

以為茂振地自三省樞密院至三衙皆致銀絹未

閱月遷著作即時臨安帥韓尚書仲通知火自王

氏以其為馮舜韶妻弟不敢問執于小童抑使伏

辜於是三省舊會周恭孫見任官不能防護火燭

致沿燒居民理應懲戒有旨放罷朝士多勸于訟

寃力既不敵又卦影明言財傷官磨豈復尤人徑

叅部欲撤福州永福簿會外舅王彥光保守廣德

携孥依之將買舟還江西侍次外舅激曰君懷安

耳迫命撰所業二十四篇投禮部達姻戚吳武陵

為郎官即給符收試小兒未周歲吐痢頗殆外舅

曰我能調理君自入都歲暮快快而行適值高宗

更化湯中丞鵬舉知貢舉人憚其嚴懷挾傳通預

息子與韓元吉頗記舊書而韓筆力遠出于右初

聞欲取二人眾議不同于偶中選循一寶堂差金

陵教授周茂振已為制詞云迪功郎周必大國家

自紹聖以來設詞學一科搜取異能之士行之既

久所得為多肆朕中興斯文益振今試于春官數

十輩而爾以粹文獨與斯選拔在若此陞秩允宜

姑特泮宮以俟甄擢其後忝膺清貴實基于此乃

知事皆前定人力何有因書之為安分不爭者勸

珣少通易郭璞見而歎曰吾所弗如也奈何不免

兵厄珣曰吾大厄在四十一為卿將當受禍耳吾

亦未見子之今終也璞曰吾禍在江南甚營之未

見免兆珣曰子勿為公卿猶于不能免卿將也後

珣為劉聰軍將敗死於晉陽而璞亦以公吏為王

敦所殺人之術精矣人惟不知禍故不及避二人

知之而卒不免此非一定之數耶龍門之隱珣終

不出則持節北平之命自不相及璞失身為救恭

軍而復為嶠亮筮豈得不致其疑此豈數使之也

珣謂璞不為公吏可免珣被聰一召即行何也卿

將公吏信有數耶璞之言不能免也則何為甚營

之裸身被髮啣刀設馘苟營之而可免則所謂不

能免者安在殺身之禍二人知之而卒不免也術雖精何益而人復從而請其術不已惑乎吾儒之易有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已

朝野僉載魏徵為僕射有二喪事之長叅時徵方寢二人窻下平章一人曰我等官職總由此老翁一人曰總由天上微聞之作書達由此老翁者送至侍即處云與此人一好官其人不知出門心痛憑由天上者送書明日引註由老翁者被放由天上者得留微聞知其故嘍曰官職祿料由天信不誣也

續自警編卷之六
聖人不言命

凡人榮祿進退等事固自有命所謂飲啄有前定死生禍福其大者耶雖然有性焉君子不謂之命也

正統丙辰廷試閣老將進讀卷問同事諸公曰孰能識周旋否其人物何如浙人有誤聽者答曰面白而儒蓋所問者溫人周旋而所對則淳安周瑄也已而旋果及第

己巳冬虜將入寇兵部郎中羅通守居庸後以給事中孫祥守紫荆廷議皆授僉都御史時

景泰方御極 面命吏部誤云副都御史遂因之云葉文莊公在兵科急欲詢將官應詔同年夏李舜主事曰聞南京陳旺者正統中黃尚書福薦采不果用今在陝西公聞之躍然蓋以尚書卓然名臣其所薦必佳士也他日旺以貪敗始得之人曰旺不為黃尚書所容其所薦者宗載尚書耳

聖人不言命而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何也蓋命者死生壽夭貧富貴賤之命也世人不知此則百計用心於其間殊不知百計用心者徒然耳命既如此則當寧心以待之不可強勉也聖人慮世人徒費其心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非聖人自言命也

續自警編卷之八終

續自警編後序

續自警編此

黃太翁繼宋趙氏而作也其書分門定類蓋欲使觀者一展卷而即悟云然警者非他即吾心之敬也古帝王聖賢傳心之典也是故孟盤戶牖乃劍箴銘自昔記之矣世之小往往驕惰肆志縱侈蕩情不知所謂敬即不知所謂警者爲

後序

何物于是醉生夢死之徒比比皆然而進德脩業以追踪帝王比跡聖賢者蓋寥寥矣嗟乎警之時義大矣哉趙氏之所以集其代之嘉言懿行而釐爲是編太翁之所以憂其不傳而續之也然警而曰自此果值爲自己計耶人生天地間大都不過正心修身齊家爲學以立體從政以達用今書中所言靡不具載

淵然博乎士君子之炯鑑備是矣讀者玩索而有得焉獨無有惶然悟竦然懼兢兢然而思所以主敬者乎是一書之中雖以自警名編實寓警人意也要之此亦

公見諸行事之實也嘗觀其奉

命守茲嘉禾章去滓靡敦崇節儉遇旱澇

則祈禱不遑理政事則夙夜匪懈揭忠

後序

孝廉勤四字置之座右身心有警矣演

孝順尊敬六章鎮之屬縣士民有警矣

又于治理之暇遍閱經史至手不釋卷

固深以不學無術而自皇惕者即編中

所載蓋無讓已而猶欲鑑以自警焉者

嗚呼此不自足之心也敬也

公之敬真足以續古帝王聖賢心學之

傳與之比德較業豈徒續塵編爾哉人

有言學聖賢者以心不以迹以實不以言其

公續自警編之謂與雖然是編也以之致主可也方今

聖天子崇尚心學懋敬厥德

公不以績最微協相廊廟之上披瀝赤素即以所自許者交相警以弼成聖帝明王之化是編不左券哉

後序

萬曆戊寅歲春正月上日

賜進士知嘉興縣事屬下吏張問達頓首百拜謹序

續自警編跋

人心有警則覺無則否警也者其由夢而覺之鑰乎凡有血氣者皆有知凡有知者皆可警覺孰爲自孰爲非自哉不識其所謂自而徒認形骸爲我即日惕月厲累盡釋而性盡融焉亦以私夫我而已矣西銘論事天之孝而以彝典申生並稱舜之底豫覺人者也申生之無所逃自覺者也蓋舉舜爲法而舉申生爲戒也厥昔微矣故寰宇吾家也靈蠢之屬吾體也大學欲明明德於天下而傳稱自明自明固所以明天下也彼認叢爾之形骸而謂天地萬物非吾體者亦棄滄海而認浮漚耳趙氏述自警編遠幼獲讀之醒然若有省焉夫以自警

若匪爲人矣然遠思甚又去趙公遠甚猶讀之而有所興則世之聰明特達讀是編而興起者何限自警固所以警後人哉

黃太翁蚤以學行鳴于豫章之墟風猷振于台端惠澤浹于兩郡揭忠孝廉勤申鄉約諭俗凡警悟士民者詳且備矣乃公暇採藻獨愛是編廣其未脩而續之遠幸爲屬下吏非若趙公之隔世也聆其教言窺其旨趣盖廓然大人哉又以警遠等者警天下俾壽之梓蜀人日處峨眉之顛不知其高也越人至未陟其半而稱峻焉人心於物新則警熟則玩遠幼讀大學西銘不之警讀自警編而有省焉及省而視大學西銘則諄諄然皆是物

也十餘年來又熟而玩矣今誦

黃太翁之續編而此心復遽遽動焉惟其常新而常警是故續之之不容已也欲求大學西銘之宗旨者尚其考于斯編哉

萬曆戊寅春正月望日

賜進士知秀水縣事屬下吏朱來遠頓首百拜謹跋

續自警編跋

續自警編我

太府毅所黃公所紀錄以為崇德廣業之助者也
公以明睿果毅之資究宋陸合一之學其所以益
諸身心而措諸行事者盡皆聖賢之懿範也是故
正氣溢于毫端仁問洽于海郡其德業亦既卓卓
矣然於時好未嘗一毫容心而惟兢兢焉欲古人
之與稽此其尚友之士也蓋心豈近小者所可
語哉自警之續雖云公人趙善璈之所為者要
亦吾夫子竊比老彭之意云爾雖然公之心不
徒欲其裕於已也而猶欲其裨於人公之盛而願
為之執鞭也久矣是以拙不諧於時迺由海鹽
令謫教海鹽海鹽邑也承公德意勉以
古人志學率諸弟子員公不以中為不可教也
而進之庭下手出是編以示之俾亦知所自警云
且命之閱校其隸稿而增其所遺將以付之梓人
以示諸人人又俾人人之咸知所自警也昔子言
之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仁者之用心固
如是也今公之示是編也其亦是心也夫其亦
是心也夫

皆

萬曆五年丁丑八月望日寓下海鹽縣儒學教諭

漆元中頓首謹跋

續自警編八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黃希憲撰希憲字毅所金谿人嘉靖癸丑進士
官至應天巡撫是書續宋趙善瑋自警編而作襍
采自宋至明格言善事分類記載然編次叢脞綱
目混淆目列十六卷而書止八卷檢其所載門目
又一一無差至以修身修己分爲二門又以考正
祀典考復古禮入之將帥門中而末一卷乃全錄
山林放曠之詞非復儒者修省語尤爲龐襍

牧鑑十卷

〔明〕楊昱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道光長白榮氏刻
得月簃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牧鑑十卷》

提要

牧鑑序

牧鑑者集經史百家之格言懿蹟有關於政者爲牧人者之鑑也必曰鑑何人欲修容者則治金爲鑑以自見况司牧者可無鑑乎修容者鑒於金則貌可正司牧者鑒於古則治可進故曰鑑曰可傳乎曰不敢也世之仕者多老成諳練之儒豈須於此唯畜之俟與有責焉以自鑑而已曰時未至而預爲之亦勞矣乎曰古固有恐過優游將不堪事朝夕運甓者今出入經史纂集抄錄將不可與運甓方乎鑑爲類四曰治本治體應事接人類各有目凡三十目分上中下上述經傳之言中紀古人政蹟下摭儒先議論釐爲十卷必首經傳尊其理也必紀政蹟實以事也必摭議論博其得月簃叢書 牧鑑序

趣也能因類逐目詳以鑒焉則根柢之立規模之布設施酬答之宜不將有獲者乎然中於聖賢論治之全旨不載者非外也事以類分懼析也帝王爲治之懿範不紀者非遺也鑑爲下位者設懼僭也昔賢治效雖隆而所以致之之由不著與夫徒足以驚世駭俗而非可常之道者不取焉非忽也懼其無實而戾中也若夫當采而或遺宜後而置前則見之不廣識之不精天資學力之拘不可卒強也尙幸觀者原之

嘉靖癸巳春二月癸卯汀郡東谿楊昱書

收鑑序

明奉政大夫福建汀州府同知桂林李仲俱撰

余甫論學入仕每得親賢士大夫相與論政必曰生民之休戚繫政治之得失政治之得失由守令之賢否守令之賢否本學術之邪正然則學術其立政之本乎是故聖門惟顏子好學有志爲邦孔子以治天下之道告之漆雕開見道分明始使之仕因其篤志而深喜焉信夫學與政不殊心而得也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則政學本自相因古今之論未有以易此也故余牧楚有感於是嘗彙循良之編而證以聖賢格言亦謂其相因耳有難之者謂世降俗澆古道不復猶湍水不返也何以是爲余於是不能得月影叢書

收鑑序

不重有感而疑矣久之遷貳閩汀因喜閩爲文獻舊邦必有直諒多聞之士可以講究政學之旨而釋所疑爰攜所梓質之庠校偶得牧鑑一書閱之則郡彥楊東谿先生所輯錄者也統以治本治體應事接人四類類各有目凡三十有五要皆意倣西山真氏政經體效文公小學原始要終引經據傳鑿鑿乎經政之規也乃欣然曰天下固有不謀而同之若是者真不啻十朋之獲也暇日輒誦一過以自檢點則又見其旨意所在雖與循良之編同而縝密詳備則實過之闕此不惟有裨於政而尤有資於學其廣識助思長善揀失豈淺淺哉古人謂政不必自己出使余得見此於十年之前則彙編可無刻矣先生歷宰朝城都昌所至必攜以隨故其

施設皆撓治本達治體應事接人次第不苟趨避有聲忽以性不諧俗遂託家艱矯制歸汀養晦東谿之上以十事自頌以受貺自適益精於學非公事不出非正論不談求中乎道而止然則先生之仕固學學亦仕也况所錄古人政教行蹟必平正溫厚明作之中不失敦大之體其刻意出奇利於目前不可範遠者不錄也如與吳祐等之以誠訊獄而略陳裏輩之以術得情進宋均之從容化俗而黜西門豹之治巫近苛意可識矣是集藏之二十餘年不容終晦余因請梓之而先生固遜以未訂正爲辭今年春司徒耶木山鄧君庠生康子宗周咸在倚廬皆汀之博雅士也因與考訂詳校特捐俸鉅之人皆曰是集傳而今之有志嚮往師古循良者得月影叢書

收鑑序

有真鑑矣其惠政甯有涯乎刻成先生謂余常有言余以先生之自序盡之矣復何言哉迺述政學之相因以見政之有本而今之從政者誠不可無學也先生名昱字子晦東谿其別號也善古文詩歌嘗有偶見錄以識所得教士則有師鑑作宰則有是集歸田則有農圃須知皆得於學而徵於言咸深有益於士民云嘉靖乙卯秋九月望日

牧鑑總目

卷之一

治本一凡八目共一百九十一條

學問 心術 克勵

卷之二

器度 才識 言貌 服御 采納

卷之三

治體二凡五目共七十七條

上下 寬嚴 煩簡 急緩 因革

卷之四

得月影叢書
牧鑑總目

應事三凡十目共三百一十九條

教化

卷之五

撫字 農桑 催科

卷之六

訊讞

卷之七

刑罰 財用 市價 祠祭 防禦

卷之八

接人四凡十二目共二百四十一條

士夫 僚屬 吏卒 小民

困窮 黠詐 賓旅 貴勢

卷之十

流移 背叛 異端 異類

得月影叢書
牧鑑總目

應事三凡十目共三百一十九條

牧鑑卷之一

汀郡楊 昱東谿輯

長白榮 譽子譽校

治本一

治本君子之身是也身一也有化所資以立者有政所由以成者化所資立曰德政所由成曰才古人推準動化得此而已然古人逸矣簡策有幸存而未泯者庸可不盡心乎敬稽經訂傳得若干條列爲八目以備治本之鑑曰學問克勵采納所以兼資乎二者曰心術器度言貌服御所以成德曰才識所以廣才近世君子行有幾乎此言有翊乎此者各附其後世與其責者能條而鑑之會以平昔所講澄源立道之得用移叢書 牧鑑卷之一

功則古人出治之本其在我矣

學問一之一 共十條

孔子曰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順乎善不誠乎身矣

說命曰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非說攸聞

周官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

又曰不學牆面莅事惟煩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右五條

于定國爲廷尉乃迎師學春秋備弟子禮

柳仲郢三爲大鎮公退必讀書手不釋卷

吳奎初爲小吏晝則治公事夜輒讀書不寐者二十餘年

李初平守郴濂溪爲郴令初平知先生之賢與之語歎曰吾欲讀書何如先生曰公老無及矣某請爲公言之於是日聽先生語二年果有得

馬仲在官晨興必整衣冠端正坐讀中庸一過然後出視事

李方子爲泉州觀察推官適真德秀來爲郡以師友禮之郡政皆咨焉暇則辯論經訓至夜分不倦

右中六條

朱子曰人在官固當理會官事然做得好官須是講學立大本則

得用移叢書 牧鑑卷之一

有源流若只要人道是好官人今日做得一件明日又做得一件却窮了

呂氏 本中 曰事有當死不死其詬有甚於死者後亦未必免死當

去不去其禍有甚於去者後亦未必得安世人至此多惑亂失當

皆不知義命輕重之等也此理非平居熟講臨事必不能自立不

可不預思古之委質事人者其父兄日夜先以此教之矣中材以

下豈一朝一夕所能至哉教之有素其心安焉所謂有所養也

齊東張氏曰士當求進於己而不可求進於人所謂求進於己者

道術學業之精是已所謂求進於人者富貴利達之榮是已

又曰吏人以法律爲師也魏相所以望隆當世者漢家典故無不

悉也凡學仕者經史之餘若國朝以來典章文物亦須備考詳觀
一旦入官庶不爲俗吏所遷也

河東薛氏曰爲政須通經有學術不學無術雖有小能不達大體
五條

心術一之二 共二十條

乾文言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大學曰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
而后嫁者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
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一

三

又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
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
思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
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 右上一條

張歐爲吏未嘗言按人事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爲長者亦不大
欺上且獄事可却却之不可者不得已爲泣涕而封之其愛人如
此

劉審交爲汝州防禦使有惠政卒州民請留葬許之爲立祠歲時
享之馮道曰劉君爲政非能減其租稅除其徭役但推公誠仁愛
之心行之耳此亦衆人所能但衆人不爲而劉君獨能爲之故汝

人愛之如此

王質通判蘇州州守黃宗旦得鑄錢盜百餘人以託公公曰事發
無跡何從得之黃曰吾以術釣出之公愀然曰仁者之政以術釣
人置之死而又喜乎

明道先生爲令視民如子常於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某每有
愧於此龜山曰觀其用心應是不到錯決撻了人

呂希哲爲人事皆有長久之計求方便之道爲郡令公帑多畜鯪
魚諸乾物及笋乾薑乾以待賓客以減鵝鴨等生命也

晦庵先生爲守懇惻愛民如己隱憂興利除害惟恐不及 右中一條

周子曰治純其心而已矣仁義禮知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一

四

謂純

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或問臨政無所用心欲求於恕何如程子曰推此心以行恕可也
用心求恕非也恕己所固有不待求而後得舉此加彼而已

呂氏 本中 曰處事者不以聰明爲先而以盡心爲急不以集事爲
急而以方便爲上

又曰當官大要直不犯禍和不害義在人消詳斟酌之耳然求合
於道理本非私心專爲己也

朱子曰古之聖賢言治必以仁義爲先而不以功利爲急夫豈故
爲是迂闊無用之談蓋天下萬事本於一心而仁者此心之存之

謂也此心既存乃克有制而義者此心之制之謂也誠使是說著明於天下則人人得其本心以制萬事無一不合宜者夫何難而不濟不知出此而曰事求可功求成惟以苟爲一切之計而已是申商吳李之徒所以亡人之國而自滅其身國雖富其民必貧兵雖強其國必病利雖近其爲害必遠顧弗察而已矣

又曰大率天下事循理守法平心處之便是正當如盜賊入獄而加其桎梏錘楚乃其正理今欲廢此以誘其心欲其思於我便是挾私任術不行衆人公共道理况恩既歸己怨必歸於他人彼亦安得無忿疾於我耶

西山真氏曰爲政者當體天地生物之心與父母保赤子之心有得用移叢書

牧鑑卷之一

五

一毫之慘刻非仁也有一毫之忿疾亦非仁也

又曰諸葛武侯有言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此有位之士所當視以爲法也

齊東張氏曰赤子之生無有知識然母之者常先意其所欲焉其理無他誠而已誠生愛愛生智惟其誠故愛無不周惟其愛故智無不及吏於民與是奚異哉

河東薛氏曰清心省事居官守身之要

右十條

克勵一之三

共五十條

大禹謨曰慎乃有位敬脩其可願

又曰罔遠道以千百姓之譽罔嘖百姓以從己之欲

伊訓曰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違者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

周官曰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又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

君陳曰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

小雅曰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

以女

右七條

得月移叢書

牧鑑卷之一

木

子罕爲司城時人有得玉獻之者却弗受獻者曰以示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

孔奮爲姑臧長時士多不脩節操而奮力行清潔爲衆所笑或以爲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徒益辛苦耳被徵單車就路姑臧吏民羌胡相賦斂牛馬器物追送一無所受

楊震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懷金十斤以遺之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勸爲開產業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楊秉震之子歷豫荆徐兗四州刺史計日受奉餘祿不入私門所至以廉潔稱又性不飲酒夫人蚤卒不復娶嘗從容曰我不惑有三酒色財也

胡威荆州刺史質之子爲徐州刺史厲操清白初質爲荆州威往省之家貧自驅驢單行見父告歸父賜絹一匹爲裝威跪曰大人清白未審於何得此父曰是吾奉之餘以爲汝糧威受之質帳下都督先威未發請假還家道要威爲伴每事佐助威疑而誘問之既知乃取父賜絹謝之後因他信具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白如此

吳隱之守晉陵在郡清儉再刺廣州賦食泉詩曰古人云此水一得月移叢書

牧鑑卷之一

七

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清操愈厲雖日晏歡菽不享非其粟儲石無儲不取非其道及至廣州妻齋沈香一片隱之見之投於湖亭之水

王僧孺爲南海太守外國泊物高涼生口歲數至舊時州郡就市回即賣其利數倍歷政以爲常僧孺歎曰昔人爲蜀郡長史終身無蜀物吾欲遺子孫不在越裝並無所取

趙軌爲齊州別駕其東鄰有桑甚落其家遣人悉拾還其主後被徵父老相送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不敢以壺漿相送請酌一盃水奉餞軌受飲之後爲原州司馬夜行左右馬逸入田中暴人禾軌駐待明訪禾主酬直而去

江秉之歷典三邑有能補新安太守所得悉散之親故妻子饒饒寒有勸其營田正色答曰食祿之家豈可與農人競利在郡作書案去官留以付庫

申徽爲襄州刺史案牘無大小皆因省覽事無稽滯吏不爲姦時俗官人皆通餉遺徽乃畫楊震像於寢室以自戒

劉懷慰爲齊郡太守至郡不受禮謁民有餉其新米一斛者懷慰出所食麥飯示之曰旦食有餘幸不煩此

孔奐爲晉陵太守清白自守妻子並不之官曲阿富人殷綺見奐居處儉素乃餉以衣襪一具奐曰太守身居美祿何爲不能辦此但百姓未周不宜獨享溫飽勞君厚意幸勿爲煩

得月移叢書

牧鑑卷之一

八

裴昭明爲長沙郡丞遷始安內史歷郡皆清勤嘗謂人曰人生何須蓄聚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不如此一經故終身不事產業

蕭儼拜嶺南節度使南方珍貲叢夥不以入門家人病取橘梅和劑儼知趣市還之

裴寬爲潤州參軍刺史章誥會休登樓見人於後園有所瘞藏者訪諸史曰裴參軍居也與偕來問狀答曰義不以苞苴汙家適有人以鹿爲餉致而去不敢自欺瘞之誥嗟異引爲按察判官許妻以女

包拯知端州州歲貢硯前守緣貢率數十倍以遺權貴公命與諸

惟足貢額任滿不持一硯歸後知開封不可干以私京師爲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

趙抃爲益州轉運使蜀地遠民弱吏肆不法州郡公相饋餉公以身率之蜀風爲變後再知成都召還神宗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爲政簡易亦稱是乎

濂溪先生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友或無百錢之儲及分司歸妻子餐粥或不給亦曠然不以爲意也自子罕至此皆屬於清者

柳公綽洎子仲郢父子五爲京兆再守河南皆不奏祥瑞非慶弔不至宰相第

得月菴叢書

牧鑑卷之一

九

唐介以言謫英州別駕改知復州未至召充言事御史帝曰知卿被謫以來未嘗以私書至京師可謂不易所守矣

呂希哲嘗云自少官守未嘗干謁人薦舉以爲後生之戒仲父舜從守官會稽人或譏其不求知者仲父對辭甚好勤於職事其他不敢不慎乃所以求知也自柳公綽至此皆屬於慎者

陶侃爲廣州刺史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百甓於齋內人問其故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後爲荊州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搏博之具投之江中吏將則加鞭朴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吾人當惜分陰

韓琦鎮大名魏之牒訴甚劇而事小必親視之雖在疾病不出亦

許通聞請命而就決於臥內後守鄉郡簿書文檄檢察研覈莫不躬親或曰公位重年耆朝廷賜守鄉郡以安養幸毋親小事公曰已憚煩勞吏民當有受弊者且俸祿日萬錢不事事吾何安哉

呂公著爲郡率五鼓起秉燭視案牘黎明出廳決民訟退就便座燕居如賓僚至者毋拘時以故郡無留事而下情通凡典六郡以爲常後雖高年貴重不少替

劉軫累歷大藩事無巨細必親臨之至忘寢食雖盛暑隆寒不憚也

得月菴叢書

牧鑑卷之一

十

真德秀知泉州決事自卯至酉或勸其齋精怡神公言郡做無力惠民僅政平訟理當勉而已自陶侃至此皆屬於勤者
程子曰夫人之性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山陰杜氏曰作官第一清畏無求人知苟欲人知同列不愜者衆必譖己爲上者又不加察適足取禍耳但優游其閒默而行之無愧於心可也

又曰士君子作事行己當履中道不宜矯飾矯飾過實則近乎僞
呂氏本中曰當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事則知所以持身矣世之仕者臨財當事不能自克常以爲必不敗持不敗之意則無不爲矣然事常至於敗而不能自己故設心處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借使役用權智百端補治幸而得免所損已多

不若初不爲之爲愈也司馬子微坐忘論與其巧持於末孰若拙戒於初此天下之要言當官處事之大法用力寡而見功多無如此言者人能思之豈復有悔吝耶

又曰當官處事但務著實如塗擦文書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百種詐僞不如一實反覆變詐不如慎始防人疑己不如自慎智數周密不如省事不易之道也

又曰當官者必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嘗言凡事只怕待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則思慮自出人不能中傷也嘗見前輩作州縣或獄官公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一

十一

事難決者必沈靜思慮累日忽然若有得者則是非判矣是道惟不苟者能之

朱子曰守官只要律己公廉執事勤謹晝夜孜孜如臨淵谷便自無他患害纔有所依倚便使人怠惰放肆不知不覺錯做了事也又曰仕宦只是廉勤自守進退遲速自有時節切不可起妄念也又曰作縣固非易事然盡心力而爲之必無不濟今人多是自放懶了所以一網弛而衆目素也

又曰初官僻縣遠爲上司獎拔於此可爲懼而未可遽以爲喜且常痛自檢飭寵勉王事謹終如始不可便爲恣肆及萌躁進之心也

又曰官無大小凡事只是一箇公若公時做得來也精采若小官人也望風畏服

西山真氏曰當官者一日不勤則必有受其弊者古之聖人猶且日昃不食坐以待旦况其餘乎今世有勤於吏事者反以鄙俗目之而詩酒宴游則謂之風流閑雅此政之所以疵民之所以受害也

臨川吳氏曰予閒居思天下之治法以爲禹稷伊尹之志苟得一縣亦可小試何也縣之於民最近令之福惠所及最速莫是官若也而舉世督督孰知其任之爲不輕事務已肥遯恤民瘠墮罔吾君之德使不得下達愁怨之氣瀰漫兩閒以至上千陰陽之和者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一

十二

十而八九也聚羣羊而牧之以一狼恣其啖食何辜斯民而至斯極於斯之時倏有人焉慰恤其蘇息之望則民之愛之也烏得不如子之愛其父母哉世固有廉者矣其見不明則爲吏所蔽雖廉何補亦有廉而且明者矣其心不仁則自謂無取於民不眩於事而深刻嚴酷又縱其下漁獵黷輟畧無惻隱之意或其心雖仁而短於刺裁徒有仁心而民不被澤仁而不能故也或其才雖能而意之所向不無少偏終亦不免於小疵能而未公故也全此五善難矣哉

魯齋許氏曰每臨事且勿令人見喜既令人見喜必是偏於一處隨後便有弊蓋喜悅非長久之理既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便是

得中

齊東張氏曰夫及物之心人孰不有第材質強弱不同苟責其所短痛自克治則官無難爲事無不集矣弛緩克之以敏浮薄克之以莊率畧克之以詳煩苛克之以大體苟不度所任一徇己之偏而處之鮮有不敗者矣

又曰爲政不難於始而難於克終初焉則銳中焉則緩末焉則廢者人之情也謹終如始故君子稱焉

河東薛氏曰處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
右下十條

得月移叢書

牧鑑卷之一

十三

牧鑑卷之一

牧鑑卷之二

汀郡楊 昱東谿輯

長白榮 譽子舉校

器度一之四共二十條

坤大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泰九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君陳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右三條

卓茂爲密令寬仁恭愛恬蕩樂道自束髮至白首與人未嘗有爭競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初爲令有所廢置人皆嗤其不能河南郡爲置守令茂不爲嫌治事自若

婁師德深沈有度量其弟守代州師德教之耐事弟曰人有唾面

得月移叢書

牧鑑卷之二

一

潔之乃已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逆其怒正使自乾耳

韓琦爲開封推官理事不倦汙流浹背府尹王博文大器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真宰相器也後鎮魏朝城令解一卒悖罵己者公問伏罪卽於狀後批處斬從容平和畧不變色文路公鎮魏時復有解卒如前者公震怒問之伏亦判處斬以此見二公之量不同如公則彼自犯法吾何怒之有不唯學術之妙亦天資之高耳

吳長文子璟素以堅挺有節樂稱韓魏公亦稱之及幕府有缺或有以璟爲言者公曰此人氣雖壯然包蓄不深發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敗踰年璟敗皆如其言

張詠鎮蜀當遨遊時士女環左右終三年未嘗回顧此重厚可爲薄末之檢押

杜衍有門生爲縣令公戒以韜晦無露圭角毀方瓦合求合於中可也門生曰公平生以直亮忠信取重於天下今反誨某以此何也公曰某歷任多歷年久上爲帝王所知下爲朝野所信故得以伸其志今子爲縣令卷舒休戚係之長吏若不奉知子烏得以伸其志子所以欲子毀方瓦合求合於中也右中六條

程子曰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又曰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識實未至也

又曰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二

二

又曰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量天資也天資之量須有限

朱子曰須是心度大方包裹得過運動得行

呂氏

本中

曰忍之一字最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慎

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曰忍事敵災星杜詩曰忍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爲世大法非空言也王沂公嘗說契得三斗醋醋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也

齊東張氏曰凡在官當知榮辱相倚伏得失相勝負成敗相循環雖天地之運陰陽之化物理人事莫不皆然然處之不以道則纖毫之寵必搖而一唾之辱必挫矣故君子於外物重輕皆所不恤

顧在我者何如耳使其有可辱雖不加撻君子恒以爲不足使其無可辱雖置之死地君子恒以爲有餘自昔聖賢不幸橫罹禍患恬然不易其素者灼乎此而已苟惟能處榮而不能處辱惟能安順境而逆境不能一朝居欲望其臨政有餘爲難矣

河東薛氏曰爲官最宜安重下所瞻仰

又曰接物大宜含宏如行曠野而有展步之地不然太狹無自容矣

又曰人有才而露只是淺深則不露方爲一事即欲人知淺之尤者

又曰聞人毀己即艷然而怒其量小甚矣右下十條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二

三

才識一之五共十九條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子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離大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明夷大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右上五條

傅翹爲吳令別建康令孫廉廉因問曰聞丈人發姦獲伏惠化如

神何以致此答曰無他惟清而勤清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憲綱行則吏不能欺事自理則物無疑滯欲不理得乎

呂元膺守岳陽因出遊見有喪輿駐道左男子五人衰服而隨公曰遠葬則奢近葬則省此姦詐也因令索之棺中皆兵器欲謀過江掠貨更有同黨數十集彼岸併擒付法

張詠知江甯有僧陳牒給憑公據案熟視久之判司理院勘殺人賊郡僚不曉其故公乃召僧問披剃幾年對曰七年曰何故額有巾痕卽自首伏乃一民與僧同行道中殺之以其度牒自剃爲僧莊遵爲揚州刺史巡行部內聞哭聲懼而不哀駐車問之答曰夫遭火燒死遺疑焉令吏守之有蠅集尸首乃披髻視之得鐵釘焉得月移叢書 牧鑑卷之二

問知此婦與姦夫共殺其夫

明道先生於天下事雖萬變交於前而燭之不失毫釐權之不失輕重蓋其所知上極堯舜三代之治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皆造其極外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斥候控制之要靡不究知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卒晉城日秩滿代者且至吏夜扣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則某村某人問之果然家人問何以知之曰吾常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

段少連爲兩浙轉運使舊使者所至郡縣索簿書不暇殫閱委之吏胥吏胥持以爲貨少連命縣上簿書悉緘識遇閒指取一二自

閱摘其非者按之不及閱者全緘識以還由是吏不能爲姦而州縣簿書莫敢不治

陳良翰爲邑事至多得其情或問其故公曰吾何術第公吾心使如虎室懸鏡而物之至者妍醜自別耳

陸九淵知荆門境內官吏之貪廢民俗習尙之善惡皆素知之人訴殺其子者九淵曰不至是及追究其子果無恙有訴竊取而不知其人九淵出二人姓名捕之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還訴者且宥其罪使自新

程子曰人以料事爲明便駸駸入逆詐億不信去也

又曰人於天理昏者只爲嗜欲亂著他莊子言其嗜欲深者其天得月移叢書 牧鑑卷之二

機淺此言却是

張子曰心虛則公公平平則是非瞭然易見當爲不當爲之事自知

朱子曰事變無窮機會易失酬酢之間蓋有未及省察而謬以千里者是以君子貴明理也理明則異端不能惑流俗不能亂而德可久業可太

西山真氏曰傳曰公生明私意一萌則是非易位欲事之當理不可得也

齊東張氏曰古人云多算勝少算少算勝無算不特用兵爲然一役之修一宴之設一獄之典誠能思慮周詳繁畧畢舉則民之受

賜不淺矣右下六條

言貌一之六共二十三條

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周官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板曰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抑曰訐謏定命遠猶辰告

表記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間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善則爵之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二

抑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北宮文子曰有威可畏之謂威有儀可象之謂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右上一八條

卓茂哀平閉爲密令遷京部丞雅實不爲華貌口無惡言

劉寬溫仁多恕雖倉卒未嘗疾言遽色

王茂性寬厚居處方正在一室衣冠儼然雖僮僕莫見其愠容張巡由令歷守雖廝養必衣冠見之

柳仲郢以禮律身居家無事亦端坐拱手出內齋未嘗不束帶包拯尹開封天性峭嚴不易言笑人謂包希仁笑比黃河清

明道先生溫然純粹終身無疾言遽色龜山先生實似之

黃綱年雖老猶容必莊坐必正語必誠以禮自防雖僕妾不冠不見右中八條

張氏景陽曰身者禮貌之郭郭國家之張本持之以敬則脩從之

以慢則敗故必動容周旋中禮雖言語亦不可輕忽及微惡罵人

無故叫笑回斜轉視其衣冠亦當正大儒雅不可效輕佻子弟之

樣務使一身足爲一方之表率儼然人望而畏之可也

河東薛氏曰有官君子於臨衆處事之際當極其恭敬不可有一

毫倣忽之心進退燕息之時亦當致其嚴肅而不可有頃刻褻慢之態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二

又曰輕言戲謔最害事蓋言不妄發則言出而人信之苟輕言戲

謔後雖有誠實之言人亦不之信矣

又曰常默最妙己心既存人亦生敬

又曰接下貴簡不可一語冗長

又曰處事了不形於言最妙

又曰處大事不宜大厲聲色付之當然可也右下七條

服御一之七共二十三條

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

酸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少儀曰衣服在躬不知其名爲罔

又曰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

右上一條

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病其不爲國華文子曰吾觀國人之父兄食麓衣惡者猶多矣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爲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獻子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餽不過稬莠

晏子相齊景公欲更其宅辭晏子如晉公更之反既拜乃毀之如其舊又朝乘敝車駕驂馬公見之曰何不任之甚也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及交游臣得飽食暖衣敝車驂馬於臣足矣公賜得月終叢書

牧鑑卷之二

八

之輅車乘馬三反不受公不悅趣召嬰至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對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節其衣服飲食以先國人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臣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食矣公從之

鬬文子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楚成王聞其朝不及夕也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之至今令尹秩之王每出文子之祿必逃止而後復人謂文子曰人生求富而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

羊續爲南陽太守時權豪多尙奢靡續深疾之常敝衣薄食車馬

贏敗以矯其弊府丞嘗獻生魚續受而懸于庭丞後又進之乃出所懸者以杜其意

董和爲成都令蜀土富實貨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傾家竭產和躬率以儉惡衣蔬食防遏僭踰爲之軌制所在移風變善畏而不犯

裴俠爲河北太守躬履儉素食唯蔬麥鹽菜郡制供守有漁獵夫三十人役使民丁三十人俠罷其漁獵夫而收役使之庸直爲官市馬後馬蕃息一無所取

傅翹代劉元明爲山陰令問元明曰願以舊政告我答曰作縣令唯日食一升飯而莫飲酒此第一策也

得月終叢書

牧鑑卷之二

九

郭祖深爲南州校尉公嚴清刻常服布襦素衣案食不過一肉有老姥餉一青瓜報一匹帛後有富人效之以徒鞭而徇眾崔郾歷郢州刺史室處庫陋無步廡霖淖則容蓋而履以就位

賈敦頤爲滄州刺史在職清潔每入朝盡室而行唯敝車一乘馬數匹銜勒有缺以繩爲之見者不知其刺史也

段秀實爲涇原節度使奉身清儉室無姬妾非公會未嘗飲酒聽樂

柳仲郢三爲大鎮殿無良馬衣不薰香

范仲淹曰吾遇夜就寢卽自記一日飲食奉養之費及所爲之事

果費與事相稱則勦鼻熟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稱之者

呂希哲在淮陽時東萊公爲曹官所居廨舍無几案以竹縛架上置書冊器皿之屬悉不能具處之甚安其簡儉如此

晦庵先生提舉浙東每出行皆乘單車屏徒從所歷雖廣而人不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蒼黃驚懼常若使者壓其境

右中十
五條

涼水司馬氏曰先公爲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

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柿棗殺止脯醢菜羹器用磁漆

當時士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世士大

夫家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

得月移叢書

牧鑑卷之二

十

友常數日營聚然後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

俗奢靡者鮮矣嗟夫風俗頽弊如此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

東萊呂氏曰古人自奉簡約類非後世所能及如飲食高下自有

制度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此猶

是極盛時制度也大抵古人得肉食者甚少如食肉之祿冰皆與

焉肉食者謀之肉食無墨此言貴者方得食肉也比之後人簡約

甚矣

魯齋許氏曰天地間爲人爲物皆有分限分限之外不可過求亦

不得過用暴殄天物得罪於天

爲政準則曰居官不得作意營辦奇麗之服嗜好鮮腴之味如此

則姦民猾吏多方覓致以爲釣餌而一任之閒爲其所制莫敢誰何矣閨門尤宜謹戒

此不知作書人
名故姑以書名

廣昌何氏曰居官須要淡薄若欲美食美衣則俸祿有限必至於

貪財財唯富家所有若一受之則畏其言告必委曲以順其情凡

有催科詞訟相連必至放富差貧顛倒曲直神怒人怨必由於此

右下
五條

采納一之八

共十
九條

仲虺之誥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大禹謨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得月移叢書

牧鑑卷之二

十二

君陳曰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釋

豐六五曰來章有慶譽吉

右十
五條

黃霸爲守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他陰伏以相參考嘗欲有所司

察擇年長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郵亭食于道傍鳥攫

其肉民欲有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吏還霸曰甚

苦食于道傍乃爲鳥所盜肉吏大驚以爲知其起居所問毫釐不

敢隱

岑熙爲魏郡太守招聘隱逸與參政事無爲而化

龐參爲漢陽太守郡人任棠有奇節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

筵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兒孫伏於戶下主簿白以爲僂

參思良久曰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按大本薤者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者欲吾開門恤孤也歎息而還在職果能抑強助弱以惠牧得民

韓延壽治郡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諍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勅功曹議罰白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明府車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毋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輿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其納善聽諫皆此類也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二

十二

郭伋在并州聘求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

羊續爲南陽太守入界羸服開行觀歷縣邑探問風謠然後進其

令長貪潔吏民畏猾悉知其狀郡內震懼

蕭凝南齊豫章王也出爲江州刺史徙荊州務存省約停州府迎

送儀及至州坦懷納善側席思政

吳玠除陝西宣撫簡易如故常負手步出與軍士立語慕客請曰

今大敵雖遠安知無刺客萬一有意外患豈不上負朝廷下孤人

望玠謝曰誠如君言然某意不如此國家使某爲宣撫欲不出恐

軍民之冤抑而無告者爲門吏所隔無由自達所以累出爲此也

崔與之爲廣西憲使所至褰帷問俗導人使言有條利害以告者

必爲之罷行乃去 右中九條

程子曰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爲惡也

爲政準則曰在位必延端人正士信實父老詢訪民間利病以通下情詢訪之後更須隔別質正的實然後折衷施行又不可一槩聽信反悞事體

河東薛氏曰左右之言不可輕信必審其實

又曰親愛之言不可偏聽

又曰聽言裸則與之俱化遂失其正故貴乎聽德惟聰 右下五條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二

十三

牧鑑卷之二

牧鑑卷之三

汀郡楊 昱東谿輯

長白榮 譽子譽校

治體二

治體者設施布置之規模是也。是故肅其分始不素得其意，始不戾通其變，始不倦古人之治，久而無弊者，以是道也。今欲議體舍則於是，可乎？敬稽經訂傳，得若干條，別爲五目，以爲治體之鑑。曰：上下所以定分也。曰：寬嚴曰煩簡曰急緩，所以制意也。曰：因革所以達變也。近世君子言行有幾乎是，與足翼乎此者，亦如前附之世，與其責者詳而鑑之，則古治之善不得專美於前矣。

得月修養書

牧鑑卷之三

上下二之一 共十七條

履大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齊景公問政，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立政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達。

曲禮曰：公事不私議。

玉藻曰：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

孟子曰：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右十六條

公儀休爲魯相，曰：食祿者不得與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食茹而美，拔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好而疾之，出其織婦媼，其機云：令農夫工女安所酬其貨乎？

薛宣爲臨淮太守，入左馮翊得郡中吏民罪名，輒召告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曉曰：府所以不自發舉者，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長吏莫不喜懼，免冠謝。

馬援爲隴西太守，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諸曹時白外事，援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距，此乃太守事耳。

諸葛亮常自校簿書，主簿楊雍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婢典爨，雞司晨犬吠盜，牛負重馬涉遠，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犬哉？

得月修養書

牧鑑卷之三

失主家之法也。亮謝之。

李愬既執送吳元濟，裴度入蔡愬具囊橐，候馬首度將進之。愬曰：此方不識上下等分久矣。請公因以示之，度以宰相禮受，愬謁衆從觀焉。

韓琦辭位授陝西安撫使時，二府議邊事未決。曾公亮奏曰：韓琦朝辭在門外，乞與同議。帝召之，奏曰：臣前日備員政府，自當參議。今日藩臣也，唯奉行朝廷命耳。決不敢與後呂惠卿除知延州，自請與二府議邊事。及黜貶帝諭輔臣曰：韓琦老臣自識體也。文彥博元豐間以太尉留守西京，未交印坐見監司明日交府事，以大見監司如常儀。或以問公，公曰：吾未視府事，三公見庶僚也。

既交印河南知府見監司矣

趙抃知慶州戒諸縣令使人自爲治令皆喜爭盡力獄以屢空

蘇頌知江甯每有發斂府移追擾縣吏繫累於道頌至則曰此令

職也府何與焉盡釋之

右中九條

朱子曰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爲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先有綱紀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綱紀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爲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

西山真氏曰州之與縣本同一家長吏僚屬亦均一體若長吏偃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三

三

然自尊不以情通於下僚屬退然自默不以情達於上則上下痞塞是非莫聞政疵民隱何處而理乎

右下二條

寬嚴二之二

共十條

君陳曰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子產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

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

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

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

右三條

雋不疑爲京兆尹行縣錄囚徒還母輒問有平反活幾何人命卽多所平反母嬉笑異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爲不食故不疑爲吏嚴

而不殘嘗語暴勝之曰凡爲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立功揚名永終天祿

張敞爲京兆尹其政雖嚴頗有縱舍聞嚴延年用刑刻急乃貽書曰昔韓盧之取兔也上觀下獲不甚多殺願少卿少緩誅罰思行此術延年不從初延年母從東海來到洛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冒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見母母不見因數責之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安全愚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欲以立威豈爲民意哉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後歲餘延年果敗

王暢守南陽下車奮厲威嚴豪黨有豪穢者莫不糾發豪右大震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三

四

功曹張敞奏記曰五教在寬著之經典化人在德不在用刑暢深納之更崇寬政慎刑簡罰教化遂行

歐陽脩爲數郡以寬簡不擾爲意故所至民便旣去民思如青揚南京皆大郡公至三五日閒事已減十五六一月後官府如僧舍

或問公爲政寬簡而不廢弛何也曰以縱爲寬以畧爲簡則廢弛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爲苛急耳吾所謂簡者不爲繁碎耳

趙抃再守杭州杭天下劇郡公從客爲之其政本於孝弟不嚴而

肅識者謂西京循吏不能過也

右中五條

程子曰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

龜山楊氏曰寬須要有制始得若百事不管惟務寬大則吏胥舞

文弄法不成官府須要權常在己操縱與奪總不由人儘寬不妨又曰爲政要得厲威嚴使事事整齊甚易但失於不寬便不是古人作處

豫章羅氏曰朝廷立法不可不嚴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嚴則不足以禁天下之惡不恕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情

朱子曰先王爲政之本寬嚴先後之異施者不敢不講曰爲政以寬爲本者謂其大體規模意思當如此耳古人察理精密持身整肅無偷情戲豫之時故其政不待作威而自嚴但其意則以愛人爲本耳及其施之於政事便須有綱紀文章關防禁約截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寬者得以隨事及人而無類敗不舉之處人得月移叢書

牧鑑卷之三

五

之蒙惠於我亦得以通達明白實受其賜而無閒隔欺蔽之患聖人說政以寬爲本而今反欲其嚴正如古樂以和爲主而周子反欲其淡蓋今之所謂寬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淫哇非古所謂寬與和也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平耳如其不然則雖有愛人之心而事無統紀緩急先後可否與奪之權皆不在己於是森彙得志而良善之民反不被其澤矣此事利害只在目前不必引書傳考古今而後知也但爲政有規矩使姦民猾吏不得行其私然後刑罰可省賦斂可薄所謂以寬爲本體仁長人孰有大於此者乎或問爲政更張之初莫亦稍嚴以整齊之否朱子曰此事難斷定說在人何如處置然亦何消要過於嚴今所難者是難得曉事底

人若曉事底人歷事多事纔至面前他都曉得依那事分寸而施以應之人自然畏服今人往往過嚴者多半是自家不曉又慮人欺己又怕人慢己遂將大拍頭去拍他要他畏服若自見得何須過嚴

南軒張氏曰胸中著一寬字寬必有弊著一猛字猛必有弊吾徒處事當如持衡高者下之低者平之聖人之權則常平矣

西山真氏曰世之言政者有曰寬以待良民而嚴以御姦民也或曰撫民當寬而束吏貴嚴也或曰始嚴而終之以寬也然則治民之術果盡於此乎如盡於此夫人之所知也吾何庸思且世之能是者亦衆矣抑何其合於聖賢者寡也嗚呼吾患不能存吾心焉

得月移叢書

牧鑑卷之三

六

耳吾心存則蘊之爲仁義發之爲惻隱羞惡隨物以應而無吝心焉則寬與嚴在中矣天理渾然隨感而應其於當愛者惻惻施焉非吾愛之也仁發乎中不能不愛之也其於當惡者懲艾加焉非吾惡之也義動於中不能不惡之也吾之愛惡以天不以人故雖寬而寬之名不聞雖嚴而嚴之迹不立治人其庶幾乎

河東薛氏曰爲政當有弛張張而不弛則過於嚴弛而不張則流於廢

右下
九條

煩簡二之三 共十條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

乎 右上一條

曹參爲齊相至齊盡召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數百言人人殊參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參乃避正堂以舍之用其言齊國安集後爲丞相擇訥於文辭謹厚長者卽召爲丞相史吏言文深刻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人有細過掩覆匿蓋府中無事焉

汲黯遷東海守好清靜擇丞史任之責大旨而已不苛小其治務在無爲引大體不拘文法

顧凱之爲山陰令邑繁劇前官晝夜不得休事猶不舉凱之御煩以約縣用無事

陸象先爲益州政尚簡恕而蜀化嘗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爲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三

煩第澄其源何憂不治耶

陽城貶道州刺史治民如治家宜罰罰之宜賞賞之不以簿書介意

寇準知巴東縣每期會賦役不出符移惟具鄉里姓名揭縣門民莫敢後種世衡知武功縣亦書以此法追呼人

杜衍爲郡簿書出納推析毫髮終日無倦色至爲條目必使吏不得爲姦而已及其施於民者則簡易而易行

陳堯佐知開封謂治煩之術任威以擊強盡察以防姦譬如激水而欲其澄也故公爲政一以誠信

張戢爲邑養老恤窮皆有常察惡勸善皆有籍勾考會計密察不

苛府吏束手舉莫能欺

張養浩爲縣見前時胥吏春則追農以報農桑夏則檄尉以練卒伍秋則會社以檢義糧冬則賦芻以飼尙馬其他若逃兵亡戶逸盜及積年逋負之民動集百餘不賄不釋吏以此類至者常揮牘不爲署暇則將一二謹厚吏親詣其地而按之可擬者擬可行者行其餘一切以信牌集事吏人失志百姓獲安旁郡以爲例右中程子曰爲政須要有綱紀文章先有司鄉官讀法平價謹權審量皆不可闕也

朱子曰仕宦每日詞狀須置一簿穿字號錄判語到事亦作一簿發放文字亦作一簿每日必勾了號要一日內許多事都了方得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三

若或做不辦又作一簿記未了事日日檢點如此方不被人瞞了事右二條

急緩二之四共十條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孔子告子張曰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右上一條

尹翁歸治東海郡中賢不肖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少懈輒被籍取人取人不以無事時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其有所取以一警百入守右扶風治如在東海緩於小弱急於豪強

龔遂舉治渤海召見對曰臣聞治亂民如治亂繩不可急也惟緩之然後可治

何武爲刺史行部必卽學宮見諸生問以得失然後入傳舍問郡田美惡已見二千石

高智周拜壽州刺史行部先見諸生質經義及政事得失既乃錄訟考耕餉勤惰以爲常

曾鞏爲郡所至出教事應下縣責其屬度急緩與之期期未盡不復移書督促期盡不報按其罪期與事不相當聽縣自言別與之

期而按與期者卽有所追逮州不遣人至縣縣毋遣人呼其門縣初未甚聽公小則罰吏大則并劾縣官於是莫敢慢事皆先期而

得月錄叢書

收鑑卷之三

九

集民不知擾所省文移數十倍

右中五條

朱子曰天下之事有急緩之勢朝廷之政有急緩之宜當緩而急

則繁細苛察無以存大體而朝廷之氣爲之不舒當急而緩則怠

惰廢弛無以赴事幾而天下之事日入於壞然愚以爲當緩而急

其害固不爲小若當急而反緩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以不

察也

又曰如今做守令其弊百端豈能盡防如吏胥沈滯公事邀求於

人人皆知可惡無術以防之要在嚴立程限他限日到自要苦苦

邀索不得

魯齋許氏曰爲天下國家有大規模規模既定循其序而行之使

無過不及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目眩變易紛更日計有餘而歲

計不足未見其可也後先之序急緩之宜各有定則可以意會而

不可以言傳也

右下三條

因革二之五

共二十條

蔡仲之命曰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

度

假樂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王制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閒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

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

檀弓曰國奢示之儉國儉示之禮

得月錄叢書

收鑑卷之三

十

周禮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

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

右上五條

公儀休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

孫叔敖相楚楚子欲卑車叔敖諫曰令數下則民不知所從

孟嘗爲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常通商販貨糴糧食

先時守宰多貪穢采求不知紀極珠遂漸徙於交趾郡界於是行

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餓死於道嘗到官革易前弊曾未踰歲去

珠復還

謝方明善治郡所至有能名承代前人不異其政必宜改者則以

漸移變使無跡可尋

崔郾歷鄂號二州治號以寬經月不咎一人蒞鄂則嚴法峻誅
不少貸或問其故曰陝土瘠而民勞吾撫之不暇猶恐其擾鄂土
沃民剽褻以夷俗非用威不能治政所以貴知變也
柳仲郾拜京兆尹政號嚴明後為河南尹以寬惠為治或言不類
京兆時答曰輦轂之下先彈壓郡邑之政本惠養烏可類乎
蕭振知成都一切以寬為治或問其故曰承弛縱革之當嚴繼苛
刻非寬則民力瘁矣

張詠前治蜀嚴威惠在人王均亂後復以公知益州蜀民聞之鼓
舞相慶公知民信已易嚴以寬凡令下人情無不慰愜蜀郡復大
治

得月修業書

牧鑑卷之三

十一

曹璋久在秦州累章求代王旦舉李及或問其故曰璋知秦州七
年羌人慕服邊郡之事璋處之已盡其宜矣他人往必矜其聰明
多所變置敗壞成績及厚重必能謹守璋之規模而已

歐陽脩代包拯尹開封包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公簡易循理不
求赫赫之名或有以包公之政勵公者公曰凡人材性不同用其
所長事無不舉彊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而已

右中
十條

程子曰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非義也若論為政不為則已如
復為之須於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方為合義若須更改而後有
為何義之有

又曰革而無益者猶可悔者况反害乎古人所以重改作也

又曰聖賢處世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
獨異

朱子曰為政無大利害不必議更張更張則所更一事未必成必
開然成紛擾也

又曰而今有司只合奉行朝廷制度士大夫自去創立亦自不便
張敬夫亦好如此恐非中庸不敢作禮樂之意

右下
五條

得月修業書

牧鑑卷之三

十二

牧鑑卷之三

牧鑑卷之四

汀郡楊 昱東谿輯

長白榮 譽子舉校

應事三

牧民之事多矣吾嘗酌其宜比其類而析之爲目不過十而已蓋教化所以復民性撫字所以遂民生農桑開衣食之源催科制財力之入訊讞以辯誣罔刑罰以懲姦慝財用以足公費市價以平私貿祠祀禮神以安民防禦預備以恤患爲務雖有大小之分在職則無彼此之閒古人皆運以精神心術之微而盡乎事理當然之極故事集而民安德久而業大誠後世所當鑑者也今敬采經傳之言因事爲類以備酬應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四

之鑑若夫設施經畫以宜於時幹旋低昂以妙於用則以中

下該之脫猶未備則又在君子引伸觸類以盡其餘也

教化三之一

有學校之教有激勵之教有訓誨之教有導引之教雅能脩身以端其本又隨事以妙其施則教化行矣

共六十二條

學記曰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

君陳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達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

君牙曰宏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思齊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教與髦斯士

大畜六四曰童牛之牯元吉

益稷曰庶頑諛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

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畢命曰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減厥職民罔攸勸

又曰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并

驅俾克畏慕

君陳曰簡厥脩亦簡其或不脩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孟子曰民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

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

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四

又從而振德之

又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

周禮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正月建子之吉各屬其州

之民而讀法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以

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亦如之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

正歲建寅月則讀教法如初

黨政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

法以糾戒之春秋祭樂亦如之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

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聚衆庶既比則讀法右上下十

文翁爲蜀郡太守蜀地僻有夷風翁欲誘之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才者十餘人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咸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吏者又起學宮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子弟爲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常使學官童子使在便座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閭閻吏民見而榮之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求之舉於京師比齊魯焉

韓延壽守潁川郡俗告誥相仇延壽欲更改之乃召長老數十設酒食問人所疾苦爲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爲便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四

三

可施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又令學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爲民行禮百姓遵用其教入守左馮翊行縣至高陵有兄弟相訟田延壽大傷之曰幸備位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骨肉爭訟咎在馮翊當先退遂移疾閉閣思過一縣莫知所爲令丞以下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兄弟深自悔願以田相移終死不爭延壽喜乃起聽事納酒食與相對飲食勵勉以意告鄉部以表勸悔過遷善之民勞謝令丞以下郡中欽然莫復以詞訟自言者

卓茂爲密令舉善而教吏民親愛不忍欺之民有言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曰亭長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屬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民曰竊聞賢

明之君使民不畏吏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敝民矣凡民所以羣居而不亂異於禽獸者以其有仁愛禮義知相敬事也汝獨不欲脩之甯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耶吏固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

魯恭拜中牟令專以德化爲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爲平理曲直皆遣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不肯還之牛主來訟恭勅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歎曰是教化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四

四

不行也欲解印綬去亭長乃慙悔還牛於是吏人信服張霸爲會稽太守郡人有業行者皆見擢用郡中爭厲志節習經者以千數道路但聞誦聲

何敞爲汝南太守立春日分遣儒術大吏案屬縣顯孝弟有義行者是以郡中無怨聲百姓化其恩禮

劉寬拜南陽太守每行縣止息亭傳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弟之行人感德興行日有所化

秦彭遷山陽太守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敦明庠序每春秋鄉射輒脩升降揖讓之儀乃爲人設四戒以定父母夫婦長幼

兄弟之禮有違其教化者擢爲鄉三老以八月置酒肉以勸之
任延拜會稽都尉靜淡無爲惟先遺饋禮祠延陵季子聘請高行
如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每時行縣輒使慰勉孝子
就餐飯之又立學宮掾吏子孫皆令入學受業復其徭役章句既
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士

童恢除不其令吏人有犯禁法輒隨方曉示若吏稱其職人行善
事者皆賜酒穀以勸勵之一境清靜牢獄連年無囚比縣流入歸
化徙居者二萬餘戶

劉矩遷雍邱令以禮化民其無孝義者皆感悟自革民有爭訟者
矩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爲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訟者感之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四

輒各罷去有路得遺者皆推尋其主

許荆爲桂陽太守郡俗脆薄不識學義荆爲設婚喪制度使知禮
禁嘗行春到耒陽有兄弟爭財互相言訟荆對之歎曰吾教化不
行咎在太守乃使吏上書乞詣廷尉訟者兄弟感悔各求受罪父
老稱耿病卒人爲立祠

仇香爲蒲亭長勸人生業爲制科令子弟就學賑恤窮寡期年
大化民有陳元獨與母居母告元不孝香驚曰吾近過元舍廬落
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
老奈何以一旦之忿棄歷年之勤乎且母爲人養孤不能成濟若
死而有知百歲之後當何以見亡者母泣涕而起香乃親到元家

爲陳人倫譬以禍福元感悟卒爲孝子

劉梁除新城長告縣人曰昔文翁在蜀道著巴漢庠序風移
碑礪吾雖小宰猶有社稷苟赴期會理文墨豈本志乎乃更大作
講舍聚生徒數百人朝夕自往勸誠身執經典試殿最儒化大行
顏斐爲京兆守吏民欲誦書者復其小徭

柳遐爲霍州刺史導人務先以德再三不用命者乃微加貶異示
恥而已其下感而化之不復爲過

蘇瓊爲清河太守每年春招集大儒魏觀隆田元鳳等講於郡學
朝吏文案之暇悉令授書時人指吏曹爲學生屋婚姻喪葬皆教
令儉而中禮民有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瓊對衆諭之曰天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四

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何如因而下
淚諸證人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
耶茂爲衛國令有民張元預兄弟不睦丞尉請加嚴刑茂曰元預
兄弟本相憎疾又坐得罪彌益其忿非化民之意也乃徐諭之以
義元預等各感悔頓首請罪遂相親睦

房景伯守清河郡人劉簡虎嘗無禮於景伯舉家亡去景伯署其
子爲掾時山賊起令往諭之賊以景伯不念舊惡相率出降景伯
母崔氏通經有明識見邱婦人列其子不孝景伯白其母母曰民
未知禮義何足深責乃召其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
觀景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面慙其心未化也且

置之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母泣涕乞還然後聽之卒以孝聞

辛公義除岷州刺史土俗畏病一人有疾合家避之孝慈道絕病者多死公義欲變其俗遣人巡檢部內凡有疾者皆以床輿來置郡廳親榻坐其間日夕對之理事以秩俸市藥為迎醫療之於是悉差乃召其親戚諭之曰死生有命不相關著前汝棄之所以死耳此風遂革

劉曠為平鄉令單騎之官人有爭訟者輒丁甯曉以義理不加繩劾各自引咎而去所得俸祿賑施貧窮百姓感其德化更相為勵曰有君如此何得為非在職七年風教大洽爭訟絕息囹圄盡皆得月終叢書

收鑑卷之四

七

生草庭可張羅

梁彥光為相州刺史初齊亡人情險諛風俗薄惡彥光欲革弊用秩俸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非聖哲書不得授嘗召集親試有勤學聽令者升堂設饌餘竝坐廊下有好訟情業者坐之庭中設以草具及大成舉賓與之禮又於郊外祖道以財物資之於是人皆刻厲風俗大改滏陽人焦通酗酒逆親彥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伯俞泣杖圖感悟悲愧若無所容乃諭遣之後改過勵行卒為善士

韋景駿為貴鄉令有子母相訟者景駿曰令少不天常自痛爾幸有親而忘孝耶教之不孚令之罪也因嗚咽流涕付授孝經使習

大義於是母子感悟各請自新遂為孝慈

趙嬰為陝州刺史嘗有人盜嬰田中菓者為吏所執嬰曰此乃刺史不能宣風化彼何罪也慰諭而遣之令人載菓一車以賜之盜者愧服過於重刑

高士廉為益州長史蜀俗畏鬼而惡疾父母病危殆不躬扶持杖頭掛食遙以食之兄弟異財罕通假借士廉隨方勸誘有不悛者親率官員詣門勸諭由是邑里翕然多為孝弟

李德裕禁浙西信巫妻親與此相同

顧憲之論衛陽洗骨除祟與此相近皆可互觀

李栖筠為瀾西觀察使時師旅之後講誦僅絕乃大開學館堂上畫孝友傳招延秀異表大儒褚冲何員為學者師身自執經質問得月終叢書

收鑑卷之四

八

疑義由是遠邇趨風鼓篋升堂者至數百人教化大行俗若鄭魯常袞為福建觀察使始閩人未知學袞為設鄉校使作為文章親加講導與為主客均禮遊觀燕享與焉由是俗一變歲貢士與內州等

明道先生為晉城令民以事至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其句讀教者不善則易置又令鄉民為社會為別科條旌表善惡使有勳有恥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強盜及鬪死者習俗喜焚尸雖孝子慈孫習以為安先生教諭禁止民始信而改

橫渠先生爲雲巖令每以月吉具酒食召高年會於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以訓戒子弟之意有所告教恐文移之不能盡達於民每召鄉長於庭諄諄口諭使往告其里間間有民因事至庭或行過於道必問某時命某告某事聞否聞則卽已否則罪其受命者故一言之出雖愚夫孺子無不與聞張戢攝蒲城令縣劇民悍不畏法令鬪訟寇盜倍徙他邑前令以峻法治之姦愈不勝君悉寬條禁有訟至庭必以理敦諭使無犯法開召父老使之教督子弟服學省過作記善簿民有小善悉以籍之月吉以俸錢爲酒召高年於縣廨以勞之使其子孫侍勸以孝弟之道不數月邑人化之獄訟爲衰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四

九

范純仁爲襄邑宰學校倉廩皆一新之又營學田擇鄉之賢者教其人聽政之暇時一至學親加勸誘之

陳襄爲僊居令縣僻陋民不知教公於正歲因耆老來賀作勸學一篇曰爲吾民者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夫婦有恩男女有別子弟有學鄉間有禮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婚姻死喪鄰保相助無墮農業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惡凌善無以富吞貧行者讓路耕者讓畔斑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則爲禮義之俗矣使人讀於庭後知常州開廣學宮公晨入其中坐授諸生經義旁決政事由是毘陵學者盛於二泐

劉安節守饒宣二州專以仁義教化平易近民有訟委曲訓戒

之俾母再犯是以庭無可治之事或踰月不施笞扑

晦庵先生初主同安簿職兼學事身率諸生勵以誠敬開以禮義皆竦慕而師尊之知南康約聖賢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白鹿洞書院以示學者每休沐輒一至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知漳州以俗尙未知禮取古冠婚喪祭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俗信釋氏男女聚僧舍誦經女不嫁爲廬以居悉禁之帥長沙湖湘士子伺公退請質所疑先生爲講說不倦張敬夫守郡所至必葺學暇日召諸生告語不倦民以事至庭必隨事開曉具爲教條大抵以正禮俗明倫紀爲先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四

十

石林用中掌教事選邑子充弟子員始教之日親率佐吏肅賓客往臨之因爲陳說聖賢之學爲脩己治人之資非如今之所謂者聞者皆動心焉自是五日一往伐鼓升堂問諸生進業次第相與反覆以求義理至當之歸又新廣學宮市書買田以充入之

呂思誠爲蒲縣尹邑民李氏來愬其弟匿羊思誠叱之退王貴兄弟四人友愛甚篤思誠至其家取酒肉勸酬歡同骨肉李氏兄弟各相切責悔過析居三十年復還同爨張復叔母孀居且瞽丐食以活恐尹聞之卽日迎養

右中三十七條

程子曰教人者養其善心則惡自消治民者導以敬遜則爭自止又嘗與客語爲政曰甚矣小人之無行也牛壯則食其力老則屠

之客曰不得不然也老牛不可用屠之得半牛之價復稱貸以買壯者不爾則廢耕矣且安得芻粟養無用之牛乎曰爾之言計利而不知義者也爲政之本莫大乎使民興行民俗善而衣食不足者未之有也水旱螟蟲之災皆不善之致也

朱子曰教人須自家勉力使理義精通踐履平實足以應學者之求而服其心則成己成物兩無虧欠如其不然只靠些規矩賞罰以縛束之則亦粗足以齊其外而究竟何益乎

西山真氏曰邑民以事至官者令佐不憚其煩而諄曉之感之以至誠持之以悠久必有油然而興起者

又曰學校風教之首今請知佐究心措置學田所入嚴加鉤考毋得月移叢書

牧鑑卷之四

士

令滲漏仍請主學官定立課程每旬一再講書許士子問難再講之日各令覆說前所講者畢業之外更各課以經史使之紬繹義理講明世務庶幾異時皆爲有用之材所補非淺

魯齋許氏曰革人之非者不可革其事要當革其心其心既革則事不言而自革也

齊東張氏曰欲先教化去其敦教悖化者則善類興矣近年子叛其父妻離其夫婦姑勃蹊昆弟侮閭奴不受主命冠履倒置如此者比比皆然凡若此者不必其來告當風鄉長恒糾其尤甚者諭衆而嚴決之則自戢然改行矣

又曰學校乃風化之本俗吏多忽焉不以爲務是不知天秩民彝

一切治道胥此焉出暇則率僚案以觀講習或生徒有未濟廩餼有未充祭物有未完教養有未至激勵有未周皆敦篤以成人之則弦誦之聲作而禮義之俗可興矣

又曰諸民有旌表及學行異衆者時加存慰爲勸必多

廣昌何氏曰每月訪善惡之人各書於簿如以事至惡者重罰善者優恤此卽古人書以志之及以時書民孝友之意勸善之良規也

右下
十條

得月移叢書

牧鑑卷之四

士

牧鑑卷之四

牧鑑卷之五

汀郡楊 昱東谿輯

長白榮 譽子譽校

撫字三之二共十九條

無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君牙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

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甯

周禮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

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

大學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表記曰豈以彊教之弟以悅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五

一

而後可以爲民父母矣右五條

召信臣爲上蔡長視民如子改南陽太守其治如上蔡時

朱邑爲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爲行未嘗笞辱人存問孤老

吏民愛敬之

兒寬遷左內史既治民勸農桑緩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務在於

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聲名吏民大信愛之

劉虞爲幽州牧先是幽部應接荒外資費甚廣歲常割青冀賦調

以足之時亂委輸不至而虞敝衣繩履食無兼肉務存寬政勸督

農桑開上谷胡市之利通漁陽鹽鐵之饒民悅年登穀石三十青

徐士庶避難歸虞者百餘萬口虞皆收視溫恤爲安生立業人皆

志其遷徙焉

王宏爲汲郡太守撫百姓如家耕桑樹藝屋宇阡陌莫不躬自教

示曲盡事宜

公孫景茂爲道州刺史好單騎巡人家閱視百姓產業有脩理者

於都會時褒揚稱述如有過惡隨卽訓導而不彰顯由是人行義

讓有無均通男子相助耕耘婦人相助紡績如一家之務

章景駿爲肥鄉令方河南比饑身巡閭里勸人通有無教導撫循

縣民獨免流散

殷侑文宗時爲昌義節度使時夷荒之餘骸骨蔽野城里生荆棘

侑單身之官安足粗淡與下共勞苦以仁惠爲治歲中流尸襁屬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五

二

而還戶中滋饒儲盈廩上下便安

郭禹僖宗時爲荆南留後兵荒之餘止有十七家禹勵精爲政撫

集凋殘通商務農晚年殆及萬戶時藩鎮各務兵力相殘莫以養

民爲事獨華州刺史韓建招撫流散勸課農桑時人謂之北韓南

郭

陳良翰知瑞安縣俗頗強梗難治或勸其厲威嚴以彈治之公歎

曰縣令字民之官愛之如子猶懼不競況奮其武怒以懾威之彼

亦何所恃耶

真德秀知潭州罷權酷除斛面米申免和糴以甦其民立惠民倉

五萬石使歲出糴又易穀九萬五千石分十二縣置社倉以備及

鄉落立慈幼倉及義阡諸軍營中病者死未葬者孕者及嫁娶者俱贍給有差右中十條

程子曰爲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

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爲政以愛養民力爲重也

朱子曰爲政者當順五行脩五事以安百姓若賑濟於饑荒之餘

從饒措置得善所惠者終不濟事

東萊呂氏曰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三曰振窮四曰恤貧六曰

安富後世之政自謂抑強扶弱者果得先王之意與右下三條

昱按撫字者牧民之大政如勞來安輯之方衣食居處之宜以

至恤惠送終皆其務也今此所載獨取泛言撫字者餘則散見

得月彙書

牧鑑卷之五

三

於農桑防禦小民困窮諸類觀者併而考之則撫字之道始備而撫字之務可舉也

農桑三之三共三十條

定之方中曰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

甫田曰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孟子曰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

畝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

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右三條

龔遂守渤海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

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蕘五十本蔥一畦韭家二母彘五母雞民

有帶刀持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趣田畝秋冬課收斂益畜果實養老勞來循行郡中皆有蓄積吏民皆富實獄訟止息

召信臣爲南陽太守好爲民興利務在富之躬勸耕桑出入阡陌

止舍離鄉亭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洫起水堤閼凡

數十處以廣灌溉歲歲增加多至二萬頃民得其利畜積有餘又

爲民作均水約束立石於田畔以防分爭

崔實爲五原太守郡土宜麻桑而俗不知織績民冬月無衣積細

草而臥其中實至斥責儲峙爲作紡績織絰練組之具以教之民

得免寒苦

得月彙書

牧鑑卷之五

四

趙過爲搜粟都尉教民爲代田一畝三畝歲易其處故曰代田每

耨輒附根根深耐風旱其耕耘器皆便巧用力少而得數多民皆便之

杜畿拜河東太守漸課民畜犍牛草馬下逮雞豚犬豕皆有章程

百姓勸農家家豐實復興教化

秦彭爲山陽太守興起稻田千頃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瘠

差爲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郡縣於是姦吏踴躍無所容詐後詔以

所立條式頒下郡縣

任延爲九真太守郡俗以射獵爲業不知牛耕民嘗告糴交趾每

至困乏延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田疇歲歲開廣百姓充給

杜詩爲南陽太守政治清平興利除害脩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之召信臣

王景遷廬江太守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餘食常不足郡界有孫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乃驅吏民脩起蕪廢教用犁耕由是境內豐給遂銘石刻誓令民知禁及訓令蠶織爲作法制皆著鄉亭鄭渾爲京兆尹遷守沛郡郡界下濕水潦百姓飢乏渾興陂池開稻田郡人皆以爲不便渾曰地勢污下宜灌溉終有魚稻經久之利此豐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興功一冬而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民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轉山陽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課樹榆爲籬益樹五果樹皆成藩五果豐實材用饒足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五

五

朝廷下詔稱述

杜纂常山人試郡太守轉清河內史勸課農桑躬自檢視勸者賞以物帛惰者加以罪譴

陶侃都督荆雍益梁諸州軍事所至勸農耕稼嘗出游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爲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佃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

戴叔倫守撫州民歲爭灌漑爲作均水法俗便利之

桓宣鎮襄陽招懷初附簡刑罰畧威儀勸課農桑或載鋤耒於輶軒親帥民芸獲

魏太子晃總百按課民稼穡使無牛者借人牛而爲耘以償之凡

耕二十畝而耘七畝大畧以是爲率使民各標姓名於甲首而知其勤惰

唐臨爲萬泉丞有輕囚久繫方春農事興臨說令可且出囚使就農不許後令疾臨悉令歸與之約囚如期還

敬暉爲衛州刺史時閭突厥默啜寇河北諸州爭發民脩城暉曰吾聞金湯非粟不可守奈何捨收穫而事城郭乎罷使歸農百姓大悅

劉仁軌爲櫟陽丞上將幸司州校獵仁軌上言大稔未獲使農民供獵事治道葺橋動費一二萬工願少停旬日則公私俱濟矣上悅賜璽書嘉納遷新安令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五

六

沈瑀爲建德令教民一丁種十五株桑四株柿及梨栗女子丁半之人咸歡悅頃之成林

張全義爲河南尹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親至其家呼出老幼賜以茶果衣物民聞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繭則笑耳有田荒穢者則集衆杖之或訴以乏人牛乃召其鄰里責使助之

張詠尹崇陽嘗坐城門下有里人負菜而歸者問何從得曰買之市公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種而食何情耶笞而遣之縣民以茶爲業公曰茶利厚官將權命拔茶而植桑後權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已成爲絹歲萬匹

范純仁知襄城民素不事蠶織純仁患之因民有罪而情輕者使植桑於家多寡隨其事之輕重使按其植桑茂與除罪自此人得其利

曾肇通判越州州經饑荒之後民無種糧出錢易粟五萬貸民爲種糧使隨歲賦入官農事賴以不乏

明道先生爲邑會歲大旱麥苗且枯先生教人掘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畝閭境賴焉又爲上元簿攝令事時江南稻田賴陂塘以灌盛夏塘堤大決計非千夫不能塞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司然後計工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如是苗稿久矣民將焉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右中二條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五

七

蘇氏韓曰春耕夏耘秋收三時者農之要月也若此三時不務省事而令人廢農者是絕人之命驅以就死然單劣之戶及無牛之家勸令有無相通使得兼濟三農之隙及陰雨之暇又當教人種菜植果藝其蔬菜脩其園圃畜育雞豚以備生生之資以供養老之具

胡氏曰農者天下之大本軍國之用無不資焉惟知王道者乃知恤農假仁者次之恃力壓兵者多不經意

齊東張氏曰勸農時因行治視其輟工廢業者切責之遠近聞之必知自勵也嘗見世之勸農者先期以告鳩酒食候郊原將迎奔走絡繹無甯益數日騷然也至則胥吏僮卒雜然而生威賂貽徵

取下及雞豚名爲勸之其實授之名爲優之其實勞之嗟夫勸農之道勿奪其時而已繁文末節當爲累之右三條

催科三之四共二十八條

孔子曰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右三條

兒寬爲左內史收租稅時裁濶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五

八

軍興左內史以負租當免民恐失之輸租經屬課更以最楊津爲華州刺史先是官受調絹尺度特長吏緣爲姦百姓苦之津悉令依公尺其輸物尤善者賜以盃酒劣者亦爲受之但無酒以示恥於是輸者競勸更勝於舊

蘇瓊守清河蠶月頒下絲絹度樣於部內其兵賦次第並立明式至於調役事必先辦郡縣吏長恒無十枚稽失當時郡縣無不遣人訪其政術

王仲舒爲華州刺史徙蘇州調賦常與民爲期不擾自辦崔衍守統州州居陝華閒而賦數倍入衍白太重裴延齡領度支方聚斂私謂衍前刺史無發明公當止衍不聽復奏州郡多嚴田

又郵傳劇道屬歲無秋民舉流亡不蠲減租額人無生理臣見長史之患在因循不聞不患陛下不憂郵也患申請不實不患朝廷

不矜貸也德宗是其言為詔度支減賦
韋溫為陝虢觀察使民當輸租而麥未熟吏白督之溫曰使百姓

貨田中穗以供賦可乎為緩期而賦辦
韋澳改京兆尹帝舅鄭光主壑吏積年不輸官賦澳遠繫之宣宗

曰鄭光甚愛之何如對曰如此則是陛下之法獨行於貧戶耳上
曰痛杖而貸其死可乎澳歸杖之督租足乃釋
顧少連以登封簿進京兆尹先是京師租賦厚薄不一少連以法

均之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五

九

明道先生為上元簿美田為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
民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其弊先生為令畫法民不知擾而一邑
大均又令晉城民租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先生擇
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大省民力用紓又先時民憚
差役役及則互相糾訟鄉里為仇先生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
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又知扶溝畿邑田稅重朝廷歲常蠲除以
為惠澤然而良善悍督責而先輸逋負獲除者皆頑民也先生為
約前科獲免者今必如期而集於是惠澤始均

范仲淹師陝西時夏人和叛天下苦於兵自陝以西尤甚吏緣侵
漁調發促迫民至破產不足往往經溺以死公語其人曰吾不能

免汝可使汝不勞耳乃為之區畫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
寬其期會使以次輸送由是物不踴貴牛車芻秣宿食往來如平
時而吏束手無所施民比他州費省十六七

張戢為令時靈寶采梲歲用民力久為困擾君至訪其利害纖悉
得之乃計一夫之役采梲若干以計其直請命民納市於有司而
罷其役止就河濡為場立價募民采伐以給用言於郡守監司皆
不之聽後為御史言之朝廷行之竹監

朱光庭為垣曲令他邑斂青苗錢類以嚴取辦君不咎一人而輸
以時足

劉絢為長子令邑俗淳古而公又誠愛公家負逋不施筆楚以期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五

十

而集有一夫貧甚自言未有以償君惻然為寬其期鄉遂以代輸
終其去不咎一人歲旱田稅當蠲十七八府遣官覆視所蠲才二
三君力爭不能得乃封還其榜請改之不聽民詣闕訴詔通判躬
按卒得如君言富文忠公嘗曰劉絢古縣令也

馬伸為鄆縣丞會郡納冬米守以委先生辭以多弊不可為守問
其故先生曰弊之大者由諸司吏人封抄拒之則禍速守曰既知
其弊尚何辭先生至塲中則諸色人紛然豐飲食玩好文飾美女
凡可以蠱說者無所不至苟一墮計中則束手受制先生盡逐之
嚴察吏卒不容纖芥貢米至者畧無留滯於是蜀人稱詠萬口一
辭

熊克知諸暨縣越帥課賦頗急他邑率督趣以應克曰吾甯獲罪不忍困民他日府道幕僚閱視有無時方不冉克對之泣曰此豈催租時耶

陳良翰爲邑催科不下文符第揭逋戶姓名通衢爲之期日民樂於不擾如期而集

黃震論役法惟累民產業不使下戶受抑於上戶

蘇頌知江甯縣每因治訴旁問鄰里丁產多寡悉得其詳一日召鄉老更定戶籍民有占產不實者必曰汝家尙有某丁產何不自言相顧而驚無敢隱者

崔與之宰新城開僱用兵軍需苛急公悉以縣帑收市一毫不取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五

十一

於民和釋令下公依時直躬自交受令民自樂不擾而辦又以撫字寓之催科酌道里爲信限悉蠲浮費民造庭下東廡交錢西廡納鈔未完無泛比已完無泛追不一筆而賦辦

右中十條

陸氏曰蠶事方興已輸繅稅農工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貪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

酬

邵子因門人故友居州縣者苦新法之苛急欲投劾而去曰此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

劾何益耶

朱子曰友人陳元滂道吏部許公言曰吾作縣有八字法開收人

丁推剝稅產此可謂知爲政之本者

又曰偃游故相葉公之爲縣月計所需令民以漸送縣故縣帑無餘積而月解無餘欠人甚便之竊計郡計既寬正當法此稍寬縣道之輸亦公私之利也

呂氏

本中

曰當官處事常思有以及人如科率之行既不能免便就其閒求所以便民省力不使重爲民患其益多矣

西山真氏曰簿書乃財賦之根柢財賦之出於簿書猶禾稼之出於田畝也故縣令之於簿書當如舉子之治本經近世不然雖秋夏之簿未嘗不置然爲宰者罕曾親閱則所用以催科者鄉司之草簿而已彼平時飛走產錢出入賣弄無所不至若據其草簿以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五

牧鑑卷之五

十二

催科則指未納爲已納已納爲未納皆惟其意所欲官賦之陷失人戶之被擾皆由於此若用歛縣之法則各都之納有欠無欠一目瞭然故嘗以爲催科之權在己而不在吏則不擾而辦在吏而不在己則擾而不辦蓋謂此也今屬縣財賦之不辦大抵由其不能用歛縣之法歛縣之法相約每日引三四都某都以一都爲一簿與諸保連謂如初一引第一都第二都第三都初四引第四都第五都第六都第七都至十四日而諸都畢又十六日再輪至二十九日而畢其簿常置堂中開暇一檢閱至日某都當限則揭是簿以出令保長當廳口籍知縣據案令鄉司當廳比籍即與押字而保長者即出無稽留之苦無引長之費安得不如期在縣了結縣期限之不同又關會諸廳限日悉同保長以一日在縣了結縣期限之鄉催科每半月一輪保長以爲保長不煩得以從容辦事○又臨興人板開稅戶二名第一行書某八戶第二行書幹事人三字第三行書掌櫃人三字從本都保長轉至稅戶取會如保自納即於第一

牧鑑卷之五

何敞爲汝南太守舉冤獄以春秋義斷之

杜畿爲河東太守民嘗訴訟有相告者畿爲親陳大義遣歸諦思之若意有所不盡更來詣府

宋文帝以弟義恭爲荊州刺史戒之曰訊獄虛懷博盡無以喜怒加人能擇善而從之美自歸已不可專意自決以矜獨斷之明也辛公義爲并州刺史下車先往獄中露坐驗問十餘日決遣咸盡還領新訟事皆立決不立文案有須禁者公義卽宿廳事終不還聞或諫曰公事有程何自苦公義曰刺史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寢於家乎罪人聞之咸自款服

柳儉爲蓬州刺史訟者庭遣不爲文書約束獄無繫囚

何易于令益昌凡屬民在庭丁甯曉指枉直杖楚遣之不以付吏

得月移叢書

牧鑑卷之六

二

獄三年無囚

杜衍聽獄訟雖明敏而審覈愈精故屢決疑獄人以爲神

歐陽觀爲綿泗二州推官留心於獄嘗夜治官書屢廢而歎妻問

之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而不得耳妻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

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求而有得則知

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嘗求其生猶失之死而況求其死也

韓琦守大名勤於聽斷或在疾病亦許通聞而就決臥內或勸其

委於僚屬少自便安公曰兩詞在官人之大事或在死生或與或

奪至此一言而決吾何敢畧也况可委人乎

明道先生爲令民欲辯事者或不持牒徑至庭下陳其所以先生

從容告語諄諄不倦

陳俊卿治郡崇尚風教民有骨肉之訟親以理義反覆譬之民亦悔悟感激而去

程迥爲進賢令聽決獄訟期於明允凡上官所未悉者必再三抗辯不爲苟止

劉珙知隆興府訴訟有久不決者取案牘藏之旬日輒召會官屬之賢可委者合坐堂上人付一事使平決之有司供具飲食如常至暮白所與奪大事則公先閱視默有所處然後參衆說以決焉以故多得其情無不厭服

陸九淵知荆門軍民有訟者旦暮皆得達於庭復令其自持狀以

得月移叢書

牧鑑卷之六

三

追爲立期皆如約而至卽爲酌情決之多所勸釋其有涉人倫者

使自毀其狀以厚風俗唯不可訓者始置之法以上皆泛言留心獄者

高柔遷廷尉護軍實禮近出不還營以爲亡表請捕沒其妻子妻

稱冤自訟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曰夫少單養母又哀兒女非

不顧室家者曰汝夫與人爭怨乎曰無曰汝夫與人交錢財乎曰

嘗出錢與焦子文久求不得時子文適以小事繫獄柔乃見子文

問所坐次曰汝曾舉人錢否對曰無柔察其色動遂曰汝舉實禮

錢何言無子文懼應對失次柔曰汝殺實禮宜早伏子文叩頭具

首殺禮本末埋藏之所掘得尸詔釋妻抵子文罪

胡質爲常山太守東莞盧顯爲人所殺求賊未得質曰此士無營

而有少妻所以死耳乃集鄰居少年有李若者見質而色動迷第詰之乃自伏罪

程載知虔州民有積年爲仇者一旦諸子私謂其母曰母老且病恐不更得壽請以母死報讐乃殺其母置於仇人之門而訴之仇不能自明載疑之或謂無疑載曰殺人自置於門非可疑耶乃親劾治具見本末

呂公綽知開封府有營婦夫出外夜盜入斷其腕而去都人喧駭公謂非夫之仇不宜快意如此遣騎詰其夫果獲同營韓元者具姦狀伏誅

王安禮治臨名書有薛姓名因詰薛之仇得其人同此

劉崇龜鎮南海有富商子泊舟江邊以言挑岸上一妙姬曰昏黃得月簫聲書

牧鑑卷之六

四

當到宅姬無難色夕果啟扉待少年未至有盜入欲行竊姬不知卽就之盜謂見執以刀刺之遺刀而逃少年後至踐其血仆地捫見死者急出解維而去明日其家隨血跡至江岸人云夜有某船徑發去官差人追獲拷掠備至具實吐之惟不招殺人以刀視之乃屠家物崇龜託演武集合境庖丁宰殺既集復曰已晚留刀於廚明日再至潛以殺人之刀換下一口來早各來請刀獨一屠最後見刀曰此非某刀乃某人之刀耳命禽之則已竄矣於是以死囚代少年侵夜斃於市竄者聞而歸逃禽伏法杖少年以夜入人家罪

司馬悅辨張提之枉汪澤民明他僧之冤俱因刀而辯白同此

蔣常爲御史衛州店主張遂妻歸甯王衛楊正投店宿夜有人取

王衛刀殺遂復納鞘中正等不覺至明店人起正等拔刀血甚狼籍禁正考訊自誣伏太宗疑之遣常復推至則總召店人年十五

以上者詐爲人數不足放散之惟留一老嫗日晚放出命人密覘之曰老嫗之出當有人與語卽潛記姓名果有一人卽記之明日復爾其人又至如此者三日並是此人因集衆獨禽與老嫗語者

餘並放詰之俱服云與遂妻姦殺遂太宗賜絹二百匹

李傑命寡子使人密跡而得與語之道士陸雲錄死者之妻無問遣出令人隨後而禽與語之男子包拯命殺割舌之牛因來告而得割牛舌之賊皆與此同

張昇知潤州有婦人夫出不歸忽聞菜園井中有死人卽往哭曰吾夫也以聞於官公命吏集鄉里驗是其夫否皆言井深不可辯得月簫聲書

牧鑑卷之六

五

公曰衆不能辯而婦獨知爲其夫何耶卽送獄訊問乃姦夫殺之婦與其謀

孫長卿知和州民有訴弟爲人所殺察其言不情乃問曰汝戶幾等曰上等曰汝家幾人曰惟一弟與妻子耳長卿曰殺弟者兄也豈將併有其質乎訊之果伏

歐陽頤知欽州富家有盜啟其藏捕久不獲頤曰勿捕獨召富家二子械付獄劾之卽伏吏民初疑不勝楚掠而自誣及出所盜物乃信

圖濟美鎮江南有舟人載客貨客密隱銀十錠於貨中舟人窺之乃盜而沈於泊舟之所夜發至鎮所檢點不得遂執舟人而訴公

乃問昨宿之所即令武士同往彼處水中鉤之得篋銀封署不動張驚為河陽尉有客驢輒斷并鞍失之急捕乃夜放驢出而藏其鞍尉令客弗秣驢夜放之驢尋向餵飼處去乃搜其家於積草中得鞍

歐陽暉知瑞州民有爭舟毆死獄久不決暉出囚飲食之皆還於獄獨留一人留者色動暉曰殺人者汝也因不知所以然曰吾視食者皆右手汝獨以左手今死者傷右肋此汝殺之明也錢惟濟驗中得故紙知其曾於房陵行劫與此相似○自高柔至此皆主名不立而能推求者探卒能得其人者

袁安值楚王英謀逆事下郡覆者三府舉安能理劇拜楚郡太守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六

時迫痛自誣者甚眾安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樣皆叩頭爭以為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坐不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得出者四百餘家此與崔仁師議原青州逆支黨事相似與向敏中密探殺主而活僧命錢若水切訪女奴而貸富民用心

曹掩補臨淄令有寡婦養姑甚謹姑以其年少令改適婦守節不移姑慙之密自殺親黨告婦殺姑官為考鞠婦不勝苦楚乃自誣獄當決值掩到知其有冤更加辯究具得情實此與于公明東海上虞孝婦之冤酷相似然于孟二公權不在手不克白之枉孟嘗明僅能明之於死後較之掩能卒出其死則尤可尚也○自袁安至此皆能不拘成案不惑人言不畏刑罪以直無辜者

王罕知潭州有狂婦數訴事出言無章却之則勃罵前守叱逐之

罕獨引至前委曲徐問久稍可曉本為人妻無子夫死妾有子遂逐婦而據家貨屢訴不得直因忿怒發狂罕為治妾而反其貨婦良愈郡人傳為神明監司上言治狀勅書褒諭賜絹三百此不輕忽其言故能深得下情

黃霸為潁川守有富家兄弟婦同孕長似胎傷匿之弟婦生男長似輒取為己子爭論三年訴於霸霸使人抱兒於庭使婦似競取之似持之甚堅弟婦恐有傷而情極悽慘霸乃叱長似曰汝貪家財欲得此男甯慮有傷乎此事審矣似乃伏罪此與薛宣斷爭繼人密察其恩怨之言而決其偽同然此所謂色聽而辭所謂聲曉也

許宗裔典劍州有於燈下認賊曉告官捕之所收賊惟綠絲絢卷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六

不禁考掠遂誣伏送州因言其物乃是家有與失主互爭即命收兩綠車又問絢卷各用何物為胎心囚云用杏核失主言瓦子開見杏核仍以綠繩安於車缸亦與囚車合其枉獲雪此與傳琦因桂爭園綠令鞭園綠見鐵屑而直責針者野父共爭雞問何雞之物對一粟一豆令破雞見粟而罪言豆者孫亮索蜜有鼠矢蜜黃門兩不承命破雞中燥濕失破中燥而罪黃門于仲文因二民爭認一牛命各驅牛至放牛觀其所入罪牛不入羣之主四事俱同皆即物理之自然

張舉為句章令有妻殺夫因放火燒舍乃詐稱夫燒死夫之親疑之詣官告妻拒而不承舉取豬二口一殺一活積薪燒之殺者口中無灰活者口中有灰因驗夫口中無灰妻果伏罪此與東見金衣漢乃鑄金實驗非二人能昇以破羣疑民偶碎鐵而要重賄孫寶乃貨鐵此評定其所碎之數以減其償二事同皆即破物以

明此物而窺
見實情者也

明道先生為鄆縣簿民有借兄宅居者發地中得錢兄子訴以為
父所藏令以無證佐難決先生問兄子曰爾父藏錢幾年曰四十
年彼借居幾何時曰二十年即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
所鑄錢不五六年即徧天下此錢皆爾未借居前所鑄何也其人
遂服為晉城令富民張氏子父死有老父至門曰我汝父也來就
汝居且陳其由張驚疑相與詣縣請辯老父曰業醫遠出生子貧
不能養以與張氏某年月日某人抱去某人見之先生曰歲久矣
何說之詳也老父曰書藥法冊後使以冊進乃曰某年月日某人
抱兒與張三翁先生問張氏子年幾何曰三十六汝父年幾何曰
得月移叢書 牧鑑卷之六

七十六謂老父曰是子之生其父年方四十人已謂之翁乎老人
驚駭服罪此與張楚金驗字由補合知反書之詐而釋張光張類
詐故券察裏色以定其偽李公知服氣可以不食以塞鼻而破其
森強至審積油得過能致火徑琳察板壁近竈而起焚李公驗其
柳可詐傷痕王璵知野葛能殞生命事異而理同皆能致詰乎所
持以爭之本而決其真偽者雖以用心之到亦以世故之熟也
杜亞鎮維揚有富民父亡奉繼母不以道因上壽母復子爵子疑
有毒覆於地地境乃謂母以酖殺人訴於府公曰酒從何來曰長
奴執爵而致公曰爾婦執爵毒由婦起豈可誣母分開鞠之蓋子
婦同謀害母遂皆伏法此與妻託醫疾令夫殺鄰大故留餘肉痰
罪妻及外情者同皆能
洞見本謀反坐刑罪
何武為沛郡太守富民一子數歲失母有二女不賢父病將革呼

族人為遺書令悉以財屬女但以一劍遺子云年十五付之後又
不時授兒乃訟之武省其書曰女性強梁增復貪鄙畏害其兒且
俾與女實寄之耳夫劍者所以斷決限年十五者度其智力足以
自居或聞州縣得以申理其用慮深遠如是乃悉奪財還子此與
判富民將死遺書分財增與十七子與十三子長致訟增持書請
如約乃命三與增七與子事同皆能深體父子相傳之本情不泥
之故約者

趙抃為武安推官有偽造印者吏白當死公獨曰造在赦前用在
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獄之卒免一府皆服
此與馬宗元訴父守辜所毆死在限外四刻
郡守為原父死皆罪雖合律考時宜宥者

殷仲堪為荊州牧有桂陽人黃欽生二親久沒詐服衰麻言迎父
喪府曹擬依律棄市仲堪曰原此以二親生存而橫言死沒事情
悖逆固當棄市今欽生父母已沒此特妄誕耳此與子盜掠母極
其至情不以伐塚論子殺父之繼母漢武以其恩絕不以大逆誅
其殺妻之父母兄弟刑曹駁其義絕不以妻併罪事頗同蓋事雖
合於律條而情
則各有輕重

戴胄為大理少卿時長孫無忌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上閣封德彝
論監門校尉不覺察罪死無忌當贖胄曰校尉無忌罪均臣子於
君父不得稱誤若罰無忌殺校尉不可謂刑詔復議無忌與校尉
俱得免死此二人同罪不可以貴賤異刑者○白趙抃至此諸公
之精
到者
韓億知洋州有大校李申以財豪於鄉迫嫁其嫂誣其子為異姓

賂里樞之貌類者認為己子以專其資嫂歷訴于官申輒賂吏使掠服之積十餘年公至又出訴公視舊案未曾引乳醫為證一日盡召其黨以乳醫示之眾乃無辭子母復歸如初此與劉沆引鄰作作證死事同皆善求證佐者

孫甫為華州推官州倉粟惡吏當賂錢數百萬轉運使李紘以屬甫甫乃命取斗粟春之可棄者十纔一二又試之亦然吏遂弛繫所賂錢數十萬而已紘因薦甫此能求詳於錢穀之分數決錢穀之缺者當知此意○右中四十二條

昱按史傳所載善於訊獄之人不可枚舉姑掇切其大者以為例觀者推而廣焉可也他如令捫鐘而探盜情稱失狀而飭誣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六

十

跡作匿名書多貼官門以致真盜之出首指衣馬色偽言被殺而致盜母之自來稱庫被盜招人緝首而得假銀為質之主枷囚於市使人密聽而得瓦石市馬之人詐稱捕盜致舅吐寄牛之實佯叛行盜致弟言隱財之情雖卒得其真然已先以詐固足為用明決獄之資終非以誠化俗之道君子或時一用之要不可常也故不以入鑑

周子曰刑者民之司命情偽微暖其幾千狀苟非中正明達而果斷者不能決也

廬陵歐陽氏曰吾昔官夷陵暇取架閣陳年文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無為有以枉為直違法徇情滅親害義無

所不有當時仰天誓心自爾遇事不敢忽

朱子曰今人獄事只管理會要從厚不知不問是非善惡只務從厚豈不長姦惠惡大凡事付之無心因其所犯考其實情輕重厚薄付之當然可也若從薄者固不是只云我要從厚則此病所繫亦不輕

又曰書所謂欽恤者欲其詳審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免無罪者不濫刑也罪疑從輕功疑從重所謂疑者非法令之能決則罪從輕功從重惟此一條為然耳非謂凡罪皆可從輕凡功皆可從重也又曰無根之訟多須與他研窮道理分辨是非曲直自然訟少若厭其多而不與分別愈見多事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六

三

又與門人論婦告離其夫子訟父與繼母不恤前妻之子泊母與繼父恣意破蕩家業者曰這般事都就一邊看不得曲折不得不根究

南軒張氏曰治獄所以多不得其平者蓋有數說吏與利為市固所不論而或矜智巧以為聰明持姑息以惠姦惡上則視大官之趨向而輕重其手下則惑胥吏之浮言而二三其心不盡其情而一以威怖之不原其初而一以法繩之如是不得其平者抑多矣無是數者之患郵法麗於事而深存哀矜勿喜之意其庶幾乎在上者又當端其一心勿以喜怒好惡一毫先之聽獄之成而審度其中隱於吾心竭忠愛之誠明教化之端以期無訟為本則非惟

可以臻政平訟理之效而收輯人心感召和氣其於邦本所助豈淺也哉

西山真氏曰獄者民之大命豈可小有私曲

又曰告許乃敗俗亂化之原一有所犯自當痛懲何可勾引令官司有受人實封與出榜召人告首陰私罪犯皆係非法

魯齊許氏曰推勘公事已得大情適當其法不旁求深入是亦利人之一端也彼俗吏不達此理專以出罪爲心謂之陰德余曰不然履正奉公疾惡舉善人臣之道也苟惡者當害之而反利之善者當利之而反害之顯不能逃其刑責幽不能欺於神明顯何陰德之有焉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六

三

太原劉氏曰珥筆健訟之徒官司當取實跡姓名如遇訴訟到官少有無理比之常人痛加懲治若有卑幼訴尊長奴婢告主人自非謀反大逆之事不得受理宜加懲戒此厚風俗之一端也

又曰刑獄之事曖昧未明情態千變苟不以至公無私之心詳察其間差之毫釐人命死生繫焉公以議獄尙有不周如或畏權勢而變亂是非徇親故而交通賄賂好惡喜怒私意一萌斷無平允明有官刑陰遺譴責不可不慎

又曰江南珥筆之俗最爲不法有一等豪猾稅戶罷吏鄉老把柄官府鄉曲少有忤己者使人飾詞陳訴及兩訟在庭辯口利舌其被誣者往往愚懦訥不能言或引人誣證是非顛倒不可不詳切

須受狀之時再三引審先責誣告反坐之狀然後施行其開或有情若事不干己而訴者屏絕不受如此自然訟簡

又曰訟者原競本一二人初入詞類扳競人兄弟父子親鄰動輒數十人甚至及其妻女以牽連凌辱之若官不詳究點緊關一二入而追問一付吏手視爲奇貨必據狀悉追無一人得免走卒執叛在手引帶惡少嚇取無已未至官府其家已破故必量事之急緩如殺人劫盜必須差人掩捕餘如婚姻田園毆錢穀交關之訟止令告人自齎判狀信牌責付鄉都保正勾解庶免民害

齊東張氏曰親族相訟宜徐而不宜亟宜寬而不宜猛徐則或悟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六

三

其非猛則益滋其惡第下其里中開諭之斯得體矣
又曰獄問初情民之常言也蓋獄之初發犯者不暇藻飾問者不暇鍛鍊其情必真而易見威以臨之虛心以詰之十得七八矣少萌姑息則有百倍厥初者

又曰在獄之囚吏案雖成猶當詳審也若酷吏鍛鍊而成者雖獄之囚不敢異詞須盡辟吏卒和顏易氣開誠心以感之或令忠厚獄卒款曲以其情問之如得其冤立爲辯白不可徒閱吏文也

十七

牧鑑卷之六

牧鑑卷之七

汀郡楊 昱東縉輯

長白榮 譽子譽校

刑罰三之六 共三十條

噬嗑大象曰雷電噬嗑先生以明罰勅法

豐大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旅大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舜典曰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大禹謨曰刑期于無刑

又曰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

重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七

康誥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

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又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

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呂刑曰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

五過

又曰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

又曰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

度非及

又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王制曰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

君陳曰辟以止辟乃辟

周禮司寇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

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愿糾暴

又司刺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

曰老旻三赦曰褻愚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

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右上下七條

子羔爲衛政則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子羔走郭門閉則者守門曰

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於彼有實子羔曰君子不隱曰此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七

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則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令而

親則子之足吾在難中此乃子之報怨時也何故逃我則者曰斷

足固我罪也無可奈何君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

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

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脫

君也孔子聞之曰善爲吏者樹德不善爲吏者樹怨

子定國爲廷尉其決獄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

虞經爲郡縣吏案法平允務存寬恕每冬月上其狀輒流涕隨之

吳祐爲膠東相時安邱男子母邱長與母俱行道遇醉客辱其母

長殺之而亡安邱追蹤於膠東得之祐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

所恥然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今若背親逞怒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長請罪祐問長有妻子乎曰有妻未生子也卽移安邱送長妻到卽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乃嚙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爲誓屬兒以報吳君

史弼爲平原相時詔書下舉鈞黨郡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數百惟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追切州郡髡髻掾史從事坐傳責曰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水土異齊風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清活者千餘人

賈彪爲新息長小民貧困多不養于彪嚴爲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七

南有盜劫殺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發而掾吏欲引南彪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養子者千數僉曰此賈父所長韓麒麟拜齊州刺史在官募於刑罰從事劉普慶說曰明公杖節方夏無所斬戮何以示威麒麟曰人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須斬斷以立威名當以卿應之普慶慙懼而止

劉祥道遷司刑太常伯每覆大獄必歛歔累歎決日爲再不食徐有功爲蒲州司法不施敲扑吏相約有犯徐司法杖者衆共斥之迨官滿不杖一人職事亦脩

齊幹調蒲州司法參軍有父子連坐至死者幹曰條落則本枯奈

何俱死議貸其父太守不聽固爭卒原

柳公綽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行部至郢縣吏有納賄舞文二人同繫縣令以公綽素持法必殺貪者公綽判曰賊吏犯法法在姦吏壞法法亡誅舞文者

曹彬知徐州斷一罪既立案踰年然後杖之人不曉其旨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其舅姑必以其婦爲不利而惡之朝夕詬罵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而法亦不敢赦也

王曾留守洛陽屬歲歉里有困積者飢民黨聚脇取鄰郡以強盜論死者甚衆公但重笞而釋之遠近以爲法全活甚衆

張詠知杭州歲饑民冒禁販鹽捕獲者數百人詠悉寬其法官屬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七

執言不可詠曰錢唐十萬家餓殍如此若鹽禁益嚴則聚而爲盜患益甚矣俟秋成敢爾當痛絕之

韓琦知鄆州州捕盜之法以百日爲三限限不獲者抵罪盜未必得而被刑者衆公請獲他盜者聽比折除過捕者有免刑之路故盜多獲朝廷著爲天下法 右中十五條

西山真氏曰針芒刺手荻棘傷足舉體凜然謂之痛苦刑威之慘百倍於此其可以喜怒施之乎虎豹在前坑穽在後號呼求救惟恐不免獄犴之苦何異於此其可使無罪者坐之乎

又曰獄者生民之大命苟非當坐刑名者自不應收繫爲知縣者每每必須躬親庶免枉濫聞諸縣間有輕寔人於囹圄而付推鞠

於吏手者往往寫成草子令其依樣供寫及勒令立批出外索錢稍不聽從輒加箠楚哀號慘毒呼天莫聞或因糧減削衣被單少飢凍至於交道或枷具過重不與湯刷頭項爲之潰爛或屋瓦疎漏不脩有風雨之侵或牢床打併不時有蟻蝨之苦或坑廁在近無所蔽障有臭穢之薰或因病不蚤醫治致其瘐死或以輕罪與大辟同牢若此者不可勝數今請知縣以民命爲念凡不當送獄公事勿輕收禁推問供責一一親臨飲食居處時時檢察嚴戢吏胥毋使擅自拷掠變亂情節至於大辟死生所關豈容纖毫或至枉濫明有國憲幽有鬼神切宜究心勿或少緩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七

五

又曰刑者不獲已而用人之體膚卽己之體膚也何忍以慘酷加之乎今爲吏者好以喜怒用刑甚者或以關節用刑殊不思刑者國之典所以代天糾罪豈官吏逞怒行私者乎

齊東張氏曰獄庭時當一至也不惟有以安衆囚之心亦使司獄卒吏知所敬畏而無飲博喧嘩逸而反獄者亦先事防之之意也

倉庫同

右下
四條

財用三之七

共十
八條

節象傳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大學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孟子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

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

又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

右
上
四條

薛宣性靜密有思爲左馮翊所居皆有條教可紀下至財用筆研皆周設方畧利用而省費

陶侃爲荊州刺史時造船木屑竹頭悉令舉掌之或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廳事前餘雪猶濕於是以木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釘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

韋丹爲江西觀察使罷八州冗食者收其財初民不知爲瓦屋草茨竹椽久燥則憂而焚丹召工教爲陶聚財於場度其費爲價不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七

六

取贏利人不能爲屋者受材瓦於官免牛賦徐取其償逃未復者官爲代之貧不能者畀以財身往督觀

韋宙爲永州刺史民貧無牛耕田爲置社二十家月會錢若干探名得者先市牛以是爲準久之牛不乏

張詠知益州先是城中都兵尙三萬人無半月之食詠知民間舊苦鹽貴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易鹽未踰月得數十萬斛度有二歲儲乃奏免陝西糧運

王素知成都先是牙枝歲輸酒功錢以供廚傳之費後加豐而不
知約故輸者日加困而不勝公爲一切裁約之鐵錢惟行於兩川
歲加鑄不止故錢輕貨重商旅不行公爲罷鑄十年物價以平

龜山先生令瀏陽方官散青苗錢凡酒肆食店與乎俳優戲劇之
閭民財者悉有以禁散錢已然後復故

葉頤知常州初至郡無旬月儲未一年餘積錢二十萬或勸獻美
餘公曰美餘非重徵卽橫斂是民之膏血也以利易實心實恥之
晦庵先生嘗請于府於崇安立社倉一所請官米六百石以爲本
而排年取息二分散斂以時各有明法或遇小歉卽蠲其息之半
大饑卽盡蠲之本則如故其後本米還官之餘息米猶計三千餘
石遂定爲久計更不收息石量收耗米三升

石子重尹尤溪初至官吏以財匱請借民租君不答但曰治稅籍
凡民逸絕而田入見戶者與蠶產而不能更其籍者皆正之又謹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七

七

視其出納之際要爲簡易以便民而吏不得以容其姦關市之征
亦損其數由是官無苛擾農商得職租以時入財用遂足右中
龜山楊氏曰民之有財亦須上之人與之愛惜而巧求暗取之雖
無鞭扑以強民其所爲有甚於鞭扑矣

上蔡謝氏曰陝右以鐵錢舊矣有議更以銅者已而會計所鑄子
不踰母謂之無利遂止伊川先生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
少私鑄者衆費多利少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權歸公上非國
家之大計乎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先生曰價平則鹽易洩人人
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價增則反是已而果然

朱子曰某人作縣友人送之曰張直柔在彼每事可詢訪之其人

到官忽有旨造戰船召匠計之所費甚鉅因憶臨行之言亟訪策
於張張曰可作一小者計其丈尺廣狹長短卽是推之則大者可
見矣遂如其語爲之比成推筭比前所費減十之三四諸縣皆重
有科斂獨是邑不擾

魯齋許氏曰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
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歉由
天用物之多少由人右下

市價三之八共十

周禮司市掌市之治教刑政量度禁令

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價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七

八

然後令市凡天惠禁賣價者使有恒價四時之珍異亦如之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價買之
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
右三

李惺爲魏文侯作平糶法必謹視上中下熟上熟則上之人糶三
而舍一中熟則糶二下熟則糶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
小熟之所藏中饑則發中熟之所藏大饑則發大熟之所藏雖遇
饑謹水旱糶不至貴而民自足

第五倫爲京兆主簿領長安市正權衡斗斛市無阿枉

耿壽昌爲大司農中丞奏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增其價而糶以

利農穀貴減其價而糴以利民名曰常平倉

趙昀刺冀州市多姦詐爲銅斗鐵尺置於市百姓便之

裴樞卿爲長安令舊有配戶和市法人厭苦樞卿一切責豪門坐賈預給以直絕傲狀之弊

盧坦爲宣歙觀察使歲饑穀價日增或請抑之坦曰宣歙穀少仰食四方價賤則商船不來益困矣既而米斗二百商旅輻輳民賴以生

張詠知益州以州地狹民游手者衆稍遇水旱則艱食時斗米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折米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原估糴之奏爲永制今七十餘年雖有災饉米不甚貴而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七

九

益民無餒色者

趙抃知越州兩湖蝗旱米價踴貴諸州皆禁公獨榜通衢令有米者任增價糴之於是諸州米商輻輳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飢者文彥博在成都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相近院凡十八處減價糴賣不限其數張榜通衢米價遂減又知永昌軍時有言乞廢陝西鐵錢者朝廷雖不從人多知之爭以鐵錢買物賣者不肯受長安爲之亂而閉肆或請禁之公曰如此是愈使惑擾也出其家緋帛數百匹召絲絹行人納鐵錢賣之於是人知鐵錢不廢市肆復安明道先生爲晉城令河東財賦窘迫官所科買歲爲民患雖至賤之物官取之則價翔踴多者至數十倍先生度常所需使富家預

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室不失倍息而鄉官所費者十省七八又常權物價使不至甚貴甚賤

右中十條

西山真氏曰物同則價同豈有公私今州縣凡官司數買視市直每減十之二三或不卽還甚至白著民戶何以堪此

右下一條

祠祀三之九

共十條

祭統曰凡治人之道莫極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惟賢者能盡祭之義

又曰及時將祭君子乃齋齋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其齊者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七

十

者欲無止也及其將齋也防其邪物訖其者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齋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齋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齋七日以定之致齋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齋齋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

論語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曲禮曰祭祀不言凶

穀梁傳曰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脩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也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

王制曰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

曲禮曰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右八條

張文宗爲建州刺史州尚淫祠不立社稷文宗下教曰春秋二祀本於農今廢不立田畝卒荒或未之思乎神在於敬可以致福於是始建祀場民悅從之

狄仁傑巡撫江南吳楚俗多淫祠公一切禁止止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而已

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按屬非經祠者毀千餘區

得月錄卷之七

高承簡爲潞州刺史時儒教廢壞首葺儒宮備俎豆歲時行禮

程迥爲進賢令祠廟非祀典不謁

張敬夫爲守世俗鬼神佛老之說必屏絕之獨於社稷山川古先

聖賢之奉爲兢兢雖法令所無亦以義起右六條

程子曰敬鬼神者禮也雖鬼神而求焉斯不智矣

建安胡氏曰立心以忠厚不欺爲主本人能如此然後可以奉祭

祀事鬼神而幽明之間兩無所憾若平日所行未免仰愧俯作乃

欲以牲牢酒醴求福于神神豈有降福之理故曰爲惡不可禱神

可不畏哉可不戒哉

北溪陳氏曰古人祭祀須是有此實理相關然後三日齋七日戒

以聚吾之精神吾之精神既聚則所祭者之精神亦聚必自有來格底道理

齊東張氏曰毀淫祠非燭理明而信道篤者不能非行己端而處心正者不敢

又曰凡有祈禱不必勞衆齋居三日以思己愆民有冤與己有職與政事有未善與報國之心有未誠與無則如儀行事有必俟追改而後禱焉夫動天地感鬼神非至誠不可纖悉之惡未除則彼此邈然矣右五條

防禦三之十七共二十七條

說命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得月錄卷之七

既濟大象曰火在水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小過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夬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殺刑

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青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

曰多昏十一曰索鬼神十二曰除盜賊右五條

廉范遷雲中守匈奴入塞虜衆盛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

交縛兩炬三頭懸火營中星列虜望見謂漢救兵至待旦將退范

令軍中厚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由此不敢復窺雲中

長孫平爲度支尚書見天下多罹水旱百姓不給奏令民間每秋

家出粟一石以下貧富爲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自是州里豐衍民多賴焉

姚崇爲相山東蝗遣御史督州縣捕而瘞之議者以蝗多除不可盡崇曰借除之不盡猶勝養以成災明皇從之盧懷慎以爲殺蝗多恐傷和氣崇曰奈何不忍於蝗忍人之飢而死乎使殺蝗有禍崇請當之請勅使察捕蝗動情以聞由是不至大饑

戴胄爲尚書左丞建義倉之策其制自王公以下爰及衆庶計所墾田畝稅二升粟麥秬稻之屬各依土產所在立倉貯之年穀不登百姓饑饉則開倉賑給

顏真卿爲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狀莽孽真卿度其必反陽託霖雨得月經書
牧鑑卷之七
三

增陣濟陰料材壯儲庖廩日與賓客泛舟飲酒以紓祿山之疑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有備

鄭紫補廬州刺史黃巢掠淮南紫移檄請毋犯州境巢笑爲斂兵州獨完歲滿去贏錢千緡藏州庫後他盜至終不犯卿使君錢

張詠守成都廣武卒劉玘反遂掠懷安軍破漢州又掠邛蜀將趨益公召上官正謂曰賊始發不三四日破數郡勢方銳不可擊敢逼吾城乃送死耳請出兵北至方井當遇賊破之必矣正卽受敕行至方井果遇賊一戰斬餘黨悉平

范仲淹領浙西吳中饑公發粟及募民存餉爲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佛事太守日出宴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諭諸寺

主者曰饑歲工價至賤可興土木之役於是諸寺興工又新倉廩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杭州不恤荒政及嬉遊興造傷耗民力公乃條奏所以宴遊興造皆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荒政之施莫此爲大

曾鞏通判越州歲饑度常平不足仰以賑給而田居野處之人不能皆至城郭至者羣聚有疾疫之虞前期諭屬縣召富人使自實米數視常平倉價稍增以與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粟價爲平

范純仁知襄邑時旱久不雨公籍境內舟買諭之曰民將無食爾等准以所販五穀貯之佛寺候食缺時吾爲糴之所蓄數十萬斛得月經書
牧鑑卷之七
古

至春諸縣皆饑獨境內民不知也

劉安節知宣州至州十日而大水至公分遣其屬具舟拯溺而躬督之晝夜不少休所活數千人

吳遵路知通州州蝗旱乘民未飢募富者得錢幾萬貫遣人航海糴米於蘇秀使物價不增又使民採薪芻官爲收買以直糴官米至冬大雪又以原價易薪芻與民

畢仲游知耀州謂郡縣賑濟多後時力愈勞而民不救故先民之未飢多揭榜示曰郡將賑濟且平糴若干萬石實強大其數勸諭以無出境民皆歡然按堵已而果漸糴食乃出粟以賑且平糴以給之官粟盡以民粟繼之鄰境流散殆盡而糴人無逃者

晦庵先生守南康值不雨講求荒政後兩浙饑遣公賑濟即日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公至米舟已輻輳日與寮屬寓公鈞訪民隱至廢寢食分書既定按行所部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拊問存恤又請于朝詢致土居官員士人誠實練事爲衆所服者一縣數人以禮敦請令與州縣當職官公共措置

右中十條

胡氏曰古者救災之政若國凶荒或發廩以賑乏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爲粥溢以救餓殍或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緩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弛射侯而不燕置廷道而不脩殺禮物而不備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

朱子曰自古救荒有兩說第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穰其次只有

得月移叢書

牧鑑卷之七

五

儲蓄之計若待他餓時理會更有何策

又曰今賑濟之事利七而害三則當冒三分之害而全七分之利然必求全恐併所謂利者失之矣

又曰救荒之政錫除賑貸固當汲汲於其始而撫字休養尤當謹之於其終譬如傷寒大病之人方其始時湯劑砭灸固不可緩而既愈之後飲食起居之間所以將護宣節少失其宜則勞復之證百死一生尤不可不深畏也

又與陳尉論治盜事曰凡事須仔細體察思量到人所思量不到處防備到人所防備不到處方得無事

東萊呂氏曰大抵荒政統而論之先王有預備之政上也脩李愬

之政次也所存蓄積有可均處使之流通移粟移民又次也咸無焉設糜粥最下也

齊東張氏曰古之有民社者或不幸而值凶荒天札之變視其輕重而有術以處之或私帑之分或公廩之發或託之工役或假以山澤或已負獨征募羅勸糴或聽民收其遺穢或命醫療其疹疫凡可以拯其生者靡微不至蓋古人視民如子天下未有子在難父坐視不救之理也嗚呼今牧民其以古人爲法慮無彼我之間也

又曰故事蝗生境內必馳聞於上少淹頃刻爲患不輕然長民者亦須相其大小多寡爲害輕重若遽然以聞蒞其上者羣集族赴

得月移叢書

牧鑑卷之七

六

供張徵索一境騷然其害反甚於蝗者其或勢微種稗則當急率衆力以圖之不可因細虞以來大難於民也

右八條

牧鑑卷之七

牧鑑卷之八

汀郡楊 昱東谿輯

長白榮 譽子譽校

接八四

居官所接之人雖多愚管差其位考其跡而別之不過十二類足以盡之矣蓋士夫小民吾所治之君子小人寮屬吏卒佐吾治之君子小人困窮則勢之弱者點詐則質之偏者賓旅則以事過者貴勢則以職臨者流移則困窮之極而失其鄉土者背叛則點詐之甚而梗吾政化者異端則習之訛者異類則種之殊者爲等雖不一爲吾同胞則一古人於此體悉之以心畜遇之有道故上下相安遠近悅服誠後人之當得月鑑書

牧鑑卷之八



得月鑑書 牧鑑卷之八



二

士夫四之一 共十七條

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

又曰俊民用章

干旄曰子子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

界之 右三條

王襲遷汝南太守好才愛士引進郡人黃憲陳蕃等蕃性氣初到莫不卽召見之乃留記謝病去襲怒使除其錄功曹袁閔曰傳曰

人臣不見察於君不敢立於朝蕃旣以賢見引不宜退以非禮讓改容謝曰是吾過也乃復厚遇之由是知名之士莫不歸心焉任延拜會稽都尉有龍邱萇隱居大末志不降辱掾吏白請召之延曰龍邱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灑掃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遣功曹奉謁脩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積一歲萇乃謁府門願得先死備錄是以賢士大夫爭往官焉陸釁爲相州刺史州中有隱德宿老名望素重者以友禮待之詢之政事責以方畧如此者十號曰十友

柳仲郢家法凡居官始至境內有孤貧衣纓家女及笄者皆爲選婚出俸爲資裝嫁之

盧均爲嶺南節度使時衣冠得罪放嶺表者因物故或子姓窮弱不能自反爲營棺槨還葬有疾若喪則給醫藥殯殮孤兒稚女爲之婚嫁凡數百家

張鎮州舒州人爲州都督到州就故宅召親故酣宴十日贈以金帛泣與之別曰今日張鎮州猶得與故人歡飲明日之後則舒州都督治百姓耳自是犯法者一無所縱境內肅然

李及知杭州每訪林逋於孤山望林麓而進道徒步入其廬一日微雪出郊東謂當置酒召客乃獨造逋清談至暮而反逋死以喪服哭之拜墓乃歸吳兒自是恥風俗之薄

陳襄爲浦城簿令缺獨當縣事邑多世族蒙蔽請託公惜其士類

不欲遽繩以法每聽訟必數人環於前私謁者無所發由是老姦宿賊縮手喪氣

程迥為進賢令暇則賓禮賢士從容盡歡進其子弟之秀者與之均禮陳說詩書質問疑義無閒晷隱德潛善無閒幽明皆表而出之以厲風俗俾全節行右中九條

程子曰善言治者必以成就人才為急務欲成就人才不患稟質之不美患乎師學之不明也

又曰選士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弟有廉恥禮遜明通學術曉達治道

朱子曰士人先要識箇禮義廉恥若寡廉鮮恥雖能文何用得月移書牧鑑卷之八

廣昌何氏曰凡囑託公事切不可從但答曰某於他事不敢違此事恐妨公論更望裁擇可否何如以禮送出使自知惶愧若順其一事則人不知止後必難却一事不從則怨謗興矣

河東薛氏曰儒士固當禮接亦有本非儒者或假詩文或假字畫以媒進一與之款洽即墮其術中疏而絕之亦清心省事之一助右下五條

僚屬四之二共二十九條

阜陶謨曰百僚師師

周官曰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亂

何人斯曰伯氏吹簫仲氏吹篪及爾如賁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右上一四條

黃霸為潁川守務在安全長吏許丞老病壘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病能拜起送迎止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母失賢者意或問其故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賁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太甚者耳

薛宣守馮翊屬吏有楊湛謝游皆貪惰不遜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數案不能竟及宣視事詣府謁宣設酒飯接待甚備已而陰求其罪賊具得所受取宣察湛有敬宣之效乃密書曉之游自以大儒輕宣乃獨移書顯責之二人得檄皆解印綬去又潁陽多盜令薛得月移書牧鑑卷之八

恭本孝者職不辨粟邑小易治令尹賞久用事吏宣即奏二人換縣數月兩縣皆治宣因移書勞勉之

袁安為河南尹未嘗以職罪鞠人常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守牧錮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為也聞之者率感激自厲何武為刺史二千石有罪應時輒奏其餘賢不肖敬之如一

劉惔還丹陽尹時百姓頗有訟官長者諸郡往往有相舉正惔歎曰夫居下訕上此做道也君雖不君下安可失禮若此風不革百姓將往而不反遂寢不問

蘇章還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姦賊乃請太守為設酒殺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三天

章曰今日蘇孺文與故人飲酒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

宋文帝以弟義恭爲荊州刺史戒之曰以貴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厭又宜數引見佐吏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無因得盡人情人情不盡何由知衆事也

許圜師爲處相二州刺史部有受賕者不忍按但賜清白箴其人自愧後脩飭更爲廉士

杜衍歷爲知州提舉轉運安撫未嘗壞一箇官員其不職者卽委之以事使之不暇情不愼者諭以禍福俾之自新從而遷善者甚衆其有文學政事殊行絕德者雖不識面未嘗不力薦于朝有一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八

五

善可稱一長可錄者未嘗不隨所能而薦之

韓琦在魏府僚屬路拯者就案白事而狀尾忘書名公以袖覆之仰首與語稍稍潛卷以授之

趙抃通判泗州州守昏不事監司欲罷遣之公獨左右其政而誨其所以然若使權不出於己者守得以善罷

張詠知益州單騎赴任官屬憚其嚴莫敢畜侍婢公不欲絕人情遂自買一婢以侍巾櫛自此官屬稍稍置姬妾矣公還闕呼婢父母出質嫁之乃處女也

明道先生初官鄆縣有監酒稅者以賄播聞先生將與之同事其人不肖安曰外人謂某自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某計窮必殺人

先生笑曰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默不敢言後亦私償所盜卒以善去又僉書鎮甯判官爲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辯事始意先生嘗任憲臺必不盡心職事又慮其慢己既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辯無不從者相與甚歡

呂希哲在邢州劉公安世適守潞州邢潞鄰州也公子疑問嘗勸公與劉公書通殷勤公曰吾素與劉公往還不熟今豈可先意相結私相附託耶卒不與書

王質爲蘇州通判與知州黃宗旦數爭事宗旦曰少年敢與丈人抗耶質曰受命佐公事有當爭職也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八

六

劉珙知隆興府暇日咨訪賓寮講求利病率常一一延見使從容各盡所懷以故下情宣通舉無過事而其人之器識長短亦無隱莫德秀安撫湖南知潭州以仁廉公勤四字厲僚屬嘗會十二縣知縣議事以詩送之曰從來守令與斯民都是同胞一體親豈有脂膏供爾祿不思痛癢切吾身此邦祇似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江一危酒重煩散作十分春

右中十條

或曰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爲令或不欲奈何程子曰當以誠意勸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己善則唯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或問爲官僚言事於其長理直而不見從也則如之何程子曰亦

權其輕重而已事重於去則當去事輕於去則當留事大於爭則當爭事小於爭則當已

張子曰凡爲人上則易爲下則難然不能爲下亦不能使下必盡其情者也大抵使人常在其前已嘗爲之則能使人

菊坡崔氏曰士夫處同僚常因小憤而誤國家大事由不能勝己

私治客氣名位相統屬而勢不合文移相關白而情不通聲色笑貌相周旋而意不協事鮮有濟

齊東張氏曰同官有過不至害政宜爲包容大抵律已當嚴待人當恕必欲人人同己天下必無是理

又曰長貳幕屬各安其分而事其事天下安有不治哉惟其小智得月終叢書 牧鑑卷之八

自私乖同寅之義無協恭之誠衷既不和則所見必有不同者少見辭色則彼此俱失矣若夫事例應爾而見或不同居下者當誠其意婉其辭卑其容體以開其上若猶未允則俟其退而語之家

人非木石無不同之理或居下者有所不可爲長者亦當如是曉之

河東薛氏曰臨屬官公事外不可泛及他事

廣昌何氏曰處同僚以禮爲主若時常飲酒言語褻狎久則必生怠慢軍職尤勿以酒相交

吏卒四之三 共二十 八條

孔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

韓廷壽爲左馮翊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誓約明或欺負之者廷壽痛自刻責豈其負之何以至此吏聞皆自傷悔

趙廣漢爲二千石以和顏接士其尉薦遇吏殷勤甚備事推功善歸之自下行之出於至誠吏見者皆輪寫心腹無所隱匿咸願爲用

樂巴遷桂陽太守雖吏幹卑末皆令習讀程式殿最隨能升授政事明察

秦彭爲山陽太守吏有過笞罷遣而巳不加恥辱

魏霸爲鉅鹿太守掾吏有過先誨其失不改者乃罷之吏或相毀訴霸輒稱他吏之長終不及人短言者懷慙諮訟遂息

得月終叢書 牧鑑卷之八

薛宣在郡日至休吏賊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宣出教曰蓋禮貴和人道尙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由來久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衆歸對妻子設酒殺請鄰里一相笑樂斯亦可矣扶慙愧官屬善之

劉寬歷典三郡吏人有過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事有公善推之自下

第五倫遷蜀郡太守蜀地肥饒人吏富實掾吏家貲多至千萬皆以財自達倫悉簡其豐贍者遣還之更選孤貧志行之人以處曹任於是爭賕抑絕文職脩理

韋丹爲江南西道觀察使有吏主倉十年丹覆其糧亡三千斛籍

其家盡得文記乃權吏所奪召諸吏曰若恃權取於倉罪也與韓期一月還之皆頓首謝及期無敢違

張詠守蜀討劉玘兵回有以首級求賞者公曰當奔突交戰之際豈暇獲其首耶於是先錄中傷破體之功帶首級者次之軍中以公賞罰至當相顧歎躍

韓琦帥定州夜作書令一卒持燭卒傍視燭然公贊公遽以袖摩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之亟呼視之曰勿易渠已解把燭矣

明道先生官鄆縣時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率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菱舍無不安便雖甚暑泄利大行死亡甚衆獨鄆人無得月移叢書

牧鑑卷之八

九

死者所至治役人不勞而事集常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在江甯地當水陸之衝舟卒病者則留之爲營以處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蓋既留然後請于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於飢已數日矣先生知其由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太半措置於纖微之間人已受賜如此之比所至多矣

段少連爲兩浙轉運使部吏有過召詰之曰聞子之所爲如此有之乎有當告我我客汝自新苟以爲無吾不使善人被謗卽爲汝辯明吏不敢欺皆以實對少連得其情諄諄戒飭使去

趙鼎知紹興府惟以束吏恤民爲務每言不束吏雖善政不能行

茲除害然後可以興利吏初或憚其嚴已而皆安其政

劉珙在銓曹時苦龔斐爲姦思有以制之一日命張幕設案於庭置令式其中使選集得出入繕閱與吏辯吏無得藏其巧人甚便之

崔與之爲廣西提刑循歷州郡所隨兵吏不給券攜緡錢自贖計日給之

右中十六條

或問御吏程子曰正己以格物

朱子曰有國家者繪以近習傷德害政况吾徒乎然亦非必絕之但吾清心省事接之以時遇之以禮彼將自疏

又曰看道理辯是非須是自高一著今做官人那箇不說先著御得月移叢書

牧鑑卷之八

十

吏少閒無不拱手聽命於吏者這是自家不見得道理事來都區處不下吏人弄得憤熱却見得他高只得委任之

又曰胡致堂言吏人不可使他知有恤他之意此說極好小處可恤大處不可恤三五十錢底可恤若有人來理會亦須治他

呂氏本中曰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爲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釐而一任之閒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

西山真氏曰鄉村小民畏吏如虎縱吏下鄉猶縱虎出柙也弓手土軍尤當禁戢

齊東張氏曰吏佐官治事其人不可缺而其勢最親惟其親故久

而必至於無畏惟其不可缺故人而必至於為姦欲其有所畏莫若自嚴欲其不為姦莫若詳視其案也嚴者非厲聲色絕其饋遺而已詳視其案非吹毛求疵理其綱領而已蓋事無巨細皆資案牘以行少不經心則姦偽隨出大抵使不忍欺為上不能欺次之不敢欺又次之不忍欺在德不能欺在明不敢欺在威三者度己所能而處之庶不為彼所侮矣

又曰諸吏勿使縱遊民閒納交富室以泄官事以采訟端以啟倖門也暇則召集講經讀律多方羈縻之則自然不橫矣

又曰左右非公故毋與語非公遣毋使與百姓相往來若輩小人威以蒞之猶恐為患一或解嚴必百無忌憚矣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八

士

河東薛氏曰待小人當嚴而惠

廣昌何氏曰皂隸照依品級名數食給年終更替其久慣年深者俱各退出勿令存於左右引誘蠱惑心術右下一條

小民四之四 共十條

五子之歌曰民可近不可下

康誥曰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又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又曰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召誥曰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

無逸曰厥或告之曰小民怨汝置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

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蔡仲之命曰民心無常惟惠之懷

周公曰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

孟子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右上一條

倉慈為燉煌太守抑挫豪右撫恤貧羸舊大族田地有餘而小民無立錫之土慈皆隨口割賦稍稍使畢其本直

史弼為平原相為政特挫抑豪強其小民有罪多所容貸

何易于為益昌令督賦役不忍迫下戶或以俸代輸饋給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八

士

李傑為吏細弱下戶為豪家所兼傑為設科條區處防檢

劉貽累治州郡小民犯法或越法縱舍至大姦則立斷不疑右中一條

或問臨民程子曰使民各得輸其情

程子曰民可明也不可愚也可教也不可威也可順也不可強也可使也不可欺也

龜山楊氏曰古人於民若保赤子為其無知也常以無知恕之則雖有可怒之事亦無所施其怒無知則固不察利害所在教之趨利避害全在保者今赤子若無人保則雖有坑阱在前蹈之不知

故凡事疑有後患而民所見未到者當與他做主始得

又曰權柄在手不是使性氣處何嘗見百姓不畏官人但見官人

多虐百姓耳

朱子曰頃在同安見官戶富家吏入市戶典賣小民田業不肯受業操有餘之勢以坐困破賣家計狼狽之人殊使人扼腕每縣中有送來整理者必了於一日中蓋不如此則村民有宿食廢業之患而市人富家得以持久困之使不敢伸理此最弊之大者

河東薛氏曰作官者於愚夫愚婦皆當敬以臨之不可忽也

右六條

得月移書

牧鑑卷之八

三

牧鑑卷之八

牧鑑卷之九

汀郡楊 昱東谿輯

長白榮 譽子譽校

困窮四之五

共二十七條

大禹謨曰不虐無告不廢困窮

梓材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

王制曰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夫者謂之寡老而無妻者謂

之鰥老而無子者謂之獨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

飢三條

黃霸爲潁川太守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鰥寡

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爲區處其所大木可以爲棺某

得月移書

牧鑑卷之九

一

亭猪子可祭吏徒皆如其言

蓋勳領漢陽太守時人飢相漁食勳調穀廩之先出家糧以率衆

存活者千餘人

黃香爲魏郡太守被水年饑分俸祿及常賜班贍貧者於是豐富

之家各出義穀助官廩

王望遷青州刺史州郡災旱望行部見飢者裸行草食愍然哀之

因以便宜出布粟衣食之事畢上言帝以望不表請下百官議罪

衆皆以爲專命有常條鍾離意獨曰昔華元子反楚宋之良臣不

索君命擅平二國春秋之義以爲美談今望懷義忘罪當仁不讓

若繩之以法將乖聖朝愛育之旨帝嘉意議赦而不罪

第五訪補新都令政平化行戶口增十倍遷張掖太守歲饑乃開倉賑給吏懼譴爭欲上言訪曰若須上報是棄民也太守樂以一身救百姓遂出穀賦人順帝聖書嘉之

公孫景茂自汝南遷守道州悉以秩俸買牛犢雞豚散惠孤弱不自存者

蘇瓊爲清河太守郡界大水人災絕食者千餘家瓊普集郡中有粟家自從貸粟給付飢者州計戶徵租復欲推其貸粟紀綱謂瓊曰雖於飢餒恐罪累府君答曰一身獲罪且活千室何所怨乎遂上表陳狀使檢皆免人戶保安此等相撫兒女咸言府君生汝

任助出爲義興太守歲荒民散以私俸豆米爲粥活三千餘人時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九

產子者不舉助嚴其禁罪同殺人孕者供其資費濟者千家

韓愈刺袁州州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公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者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

陽城刺道州州產侏儒歲貢之朝城哀其生離無所進帝使求之奏曰州民盡短若以貢不知何者可供自是罷貢州人感之

員半千調武陟尉歲饑白令殷子良發粟賑民不從及子良謁州半千悉發之下賴以濟刺史大怒囚半千會薛元超持節度河責

刺史曰有民不能恤使惠出一尉又何罪耶釋之

柳公綽泊子仲鄧父子更九鎮五爲京兆再爲河南每旱潦必貸匱錫負里無遺家

韓琦益利路饑仁宗以公爲體量安撫使既至錫咸稅以募人入粟招募壯者以等第刺爲廂禁軍一人充軍數口之家得以全活

撤劍門關流民欲東者勿禁簡州艱食爲甚公閱庫貯有先賑濟餘錢千緡發庫盡以給四等以下戶逐食殘不職吏罷先役七百六十八人爲餽粥活飢人一百九十餘萬

陳堯佐知壽州道歲大饑自出米爲糜以食餓者吏民以故皆爭出米活數萬人堯佐曰吾豈以是私惠耶蓋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之從也

范純仁知慶州餓殍滿路官無穀以賑恤公欲發常平封椿粟麥以濟之州郡皆欲奏請得旨而後散公曰人七日不食則死何可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九

待報諸公但勿預吾甯獨坐罪

陳襄知常州召還閱公帑得襍收無名錢數百萬因召積年有官遺未償情可矜而力不足者悉以代輸之蓋公淡於燕樂故有餘

足以周物

明道先生初令晉城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寡廢疾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

出於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後令扶溝水災民飢先生請發粟賑貸鄰邑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鄰邑遽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使

至謂先生蓋亦自陳先生不肯使者遂言不當貸先生力言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飢者用濟而司農益怒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

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飢當以口之衆寡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爲之非吏罪也乃得已

黃震知撫州州舊有慈幼局爲貧而棄子者設久而名存實廢乃損益其法凡當稅而貧者里胥請於官贖之棄者許人收養官給粟所收家全活者衆

許份知鄧州鄧路饑流死繫道鄧州賴公獨全詔公賑濟公置場列室具器用異旗物爲鼓給食率三日一詰問飢飽而勞苦其病羸凡十月全活飢民二萬六千九百有奇

劉幹爲豐城尉歲饑多盜旁邑率以捕殺希賞公曰此飢民救死耳率豪右出穀賑卹之存活甚衆盜亦戢此與王曾不以強盜論賜取圍積強盜不以爲

得用移書

牧鑑卷之九

四

崇弊販鹽者皆寬常刑以濟飢困可謂達權矣二事集刑罰下觀者互考可也○右中二十條

程子曰救飢使之免死而已非欲其豐肥也常擇寬廣之處宿戒使晨入至已則閤門不納午後而與之食申而出之日得一食則不死矣其力自能營一食者皆不來矣比之不擇而與者當活數倍之多也

又曰凡濟飢常分兩處擇羸弱者作稀粥早晚兩給勿使至飽俟元氣稍完然後一給第一先營寬廣處切不得令相枕藉如作粥飯須官員親嘗恐生及入石灰或不給游手無此理也平日當禁游惰至其飢餓哀憐之一也

朱子曰西銘曰凡天下之疲癯殘疾惇獨寡皆吾兄弟之類連

而無告者君子爲政且要主張這等人

廣昌何氏曰某於溫州常令老人巡視屬民但有典賣妻子女房屋卽詢問其故若因官事稅糧卽優恤勸借賠納若因死喪卽令鄰保相助數年之閒少有流移失業右下四條

點詐四之六七共二十條

遜之大象曰天下有山遜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繫辭下傳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君陳曰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

民勞曰無縱詭隨以謹愷倖式遏寇虐無俾民憂

子路治蒲曰邑壯難治何也子曰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

得用移書

牧鑑卷之九

五

慎強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姦則政不難矣右上一條

嚴延年爲涿郡太守大姓西高東高氏自郡吏以下莫敢與牾咸曰甯負二千石無負豪大家賓客放爲盜人道路死彎弓拔刃然後敢行延年至遣吏趙續案之得其死罪續見延年新將心內懼卽爲兩劾欲先白輕者觀延年意怒乃出其重劾延年已知其如此續至白其輕者延年索懷中得重劾卽收送獄先所案死更遣

吏分考兩高窮竟其姦誅殺各數十人郡中震恐

陳龜拜京兆尹時三輔豪強之族多侵枉小民龜到屬威嚴悉平理其怨屈者郡內大悅

班伯爲定襄太守郡聞伯素貴年少自請治劇畏其下車作威更

民陳息伯至請問耆老父祖故人有舊恩者迎延滿堂日爲供具執子孫禮郡中益弛諸所禮賓皆名豪懷恩醉酒共諫伯宜頗錄錄盜賊具言本謀亡匿處伯曰是所望於父師矣乃召屬縣長吏選精進掾史分部收捕及他隱伏旬月盡得郡中震栗咸稱神明趙廣漢爲京兆尹善爲鈎距以得事情間里姦盜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欲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皆服富人蘇回爲郎二人劫之廣漢將吏到其家自立庭下使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殺質此宿衛臣也二人驚愕即開戶出下堂就捕

得月移書

牧鑑卷之九

六

張敞尹京兆京兆自趙廣漢後比更守尹皆不稱職偷盜衆多出從僮僕間里以爲長者敞召見責問因貰其罪弛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暑敞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緒汗其衣裾吏坐間里閱出汙緒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鼓稀聞市無偷盜天子嘉之韓延壽由潁川入守左馮翊所至置正五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間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之姦人莫敢入其界尹賞守長安令捕姦盜率十置一所置皆其魁宿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輕黠願自改者皆貰其罪詭令立功以自贖盡力有效

者因親用之爲牙爪追捕甚精甘嗜姦惡甚於凡吏

韓褒爲雍州刺史州北山多盜褒密訪皆豪右所爲而陽不之知厚加禮遇謂曰刺史起自書生安知督盜所賴卿等分其憂耳乃悉召傑黠少年素爲鄉里患者署爲主帥分其地界有盜發而不獲者以故縱論於是諸被署者莫不惶懼皆伏首曰前盜發者竝某等爲之所有從旅皆列其姓名或亡命隱匿者亦悉言其所在褒乃簿而藏之因榜州門曰行盜者可急來首盡今月不首顯戮其身籍沒妻子以賞前首者旬月諸盜首盡褒取名簿勘之一無差異竝原其罪許以自新由是羣盜屏息

得月移書

牧鑑卷之九

七

楊於陵爲京兆尹先是編民多竄北軍籍中倚以橫閭里於陵請限丁制減三丁者不得著籍姦人無所影射吳育爲政簡嚴其治開封尤先豪猾曰吾何以及人去其爲害者而已

曾鞏知齊州以疾姦急盜爲本曰爲人害者不去則吾民不甯屬民爲保伍使讞察其居人有盜則鳴鼓相援又設方畧明賞贖急追捕且聞人自言故盜發輒得有郭友者名在捕中一日自出首羣飲食衣冠之假以騎從鞏其所購金帛隨之夸視四境盜聞多自出首鞏外示章顯實欲攜貳其徒使不能復合自是外戶不閉明道先生令扶溝廣濟蔡河出縣境潁河不逞之民專以脇取舟人財物爲事歲必焚舟數十以立威先生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

類得十數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

晦庵先生爲郡視民如傷至姦人侵擾細民撓法害政者懲之不

少貸

右中十條

程子曰防小人之道正己爲先

程子因韓持國患在下多欺曰欺有三有爲利而欺者固可罪有畏罪而欺者在所恕有類欺者在所察

呂氏

本中

曰前輩嘗言小人之性專務苟且明日有事今日得休且休當官者不可徇其私意忽而不治諺有之曰勞心不如勞力此實要言也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九

八

又曰當官既自廉潔又須防小人如文字歷引之類皆須明白以防中傷不可不至慎不可不詳知也

齊東張氏曰夫豪強之所以敢橫者由牧民者有以致之也何也與之私交故也苟絕其私可不動聲色而使之瞻落

又曰防盜之術在廣耳目嚴巡邏戒飲博譏游聚夫使民不爲盜則又在勤本以致富

河東薛氏曰疾惡之心固不可無然不可聞惡遽怒先自焚燒况傷於急暴必有過中失宜之弊

又曰治小人事已則絕口不言使彼無所聞則無由以發其怒

又曰覺人詐而不形於言有餘味

右下九條

賓旅四之七

共九條

孔子曰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

周禮地官遺人掌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鄙野之委積以待羈旅又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

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

右三條

晉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庫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隸人圉牧各贍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教其不知恤其不足

趙抃知虔州時嶺外仕者死多無以爲歸公造舟百艘移告諸郡曰凡仕宦之有不能歸者皆於我乎出於是至者相繼悉授以舟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九

九

拉給其道里費

明道先生爲晉城令行旅出於其途疾病皆有所養曾鞏知齊州屬民爲保伍行旅出入經宿皆有記籍

廖德明尹莆田卽縣南爲舍一區榜曰仁壽之廬使凡道路往來疾病之民咸得以託宿而就哺又請于郡得廢寺之產以供藥餌

給奉守

右中五條

龜山楊氏曰余爲瀏陽日方爲立法使行旅之疾病飢踣於道路者隨所在申縣縣令寺舍以歲用之餘飲食之欲人入吾境者無不得其所也其事未及行余以罪去官至今以爲恨

右下一條

貴勢四之八

共二十條

繫辭下傳曰君子上交不諂

論語曰朝與上大夫言閭閻如也

大學曰所惡於下毋以事上右三條

尹翁歸初徵拜東海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待見定國與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謂邑子曰此賢不敢干以私

任延拜武威太守光武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

虞延遷洛陽令陰氏有客馬成常為姦盜延收考之陰氏累請得得月移叢書 牧鑑卷之九

一書輒加勞二百陰就謂延多所冤枉光武乃親錄囚徒延陳獄狀可論者在東無理者居西成欲回趨東延前執之曰爾人臣之靈久依城社不畏熏燒今考實未竟宜當盡法成大呼稱枉帝知延不私呵使速去後數日伏誅於是外戚莫敢干法

董宣為洛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匿主家吏不能得主出行以奴參乘宣候之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何以治天下乎臣請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黄門持之使叩頭謝主宣不從強使頓之兩手據地不俯因數強項令出賜錢三十萬陳實為郡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為文學

據實知非其人懷檄請見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實乞從外署不足以塵明德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實終無所言後倫被徵始與郡士大夫言其故

史弼拜河東太守被一切詔書當舉孝廉弼知權貴請託乃預斷絕私書屬中常侍侯覽果遣諸生齋書請之積日不得通乃託他事詣弼因達覽書弼大怒曰太守選士報國爾何人偽詐無狀付安邑獄即日考殺之

顧覲之為湘州刺史吳郡太守幸臣戴法興權傾入主覲之未嘗低意常謂命有定分非智所移惟恭己守道信天任運而暗者不達妄意微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

得月移叢書 牧鑑卷之九

蘇頌檢校益州皇甫恂使蜀檄取庫錢市錦頌不肯與因上言遣使銜命先取不急非陛下意或謂曰公在遠詎得忤上意答曰不然明主不以私愛奪至公吾可以遠近廢臣節耶

蘇瓌為欽州刺史時來俊臣貶州參軍人懼復用多致書請瓌瓌叱其使曰吾忝州牧高下自有體能過待小人乎遂不發書

李元紘為雍州司法參軍時太平公主勢震天下百司順望風指嘗與民競碾磑元紘還之民長史大驚趣改之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判不可搖

劉齊賢由侍御出為晉州司馬高宗以其方直尊憚之時史與宗從獵苑中言晉州佳鶴可捕取帝曰齊賢豈捕鶴人耶安得以此

待之

崔隱甫遷洛陽令梨園子弟胡雛善笛有寵嘗負罪匿禁中元宗以他事召隱甫指曰就卿丐此人對曰陛下輕臣而重樂工請解官再拜出帝遽謝與胡雛隱甫殺之拜御史大夫

元德秀爲魯山令元宗在東都命三百里縣令刺史各以音樂集時河內太守輩優伎數百被錦繡或作象犀環珞光麗德秀惟樂工數十人連袂歌于爲于德秀所作也帝聞而異之歎曰賢人之言哉謂宰相曰河內之民其塗炭乎乃黜太守德秀益知名楊瑒爲麟游令時實懷其大營金仙玉真二閣檄取畿內嘗負逆人貲者暴斂之以佐費瑒拒不應懷其怒曰縣令而干大夫命乎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九

三

瑒曰所論者民冤抑也位之高下乎何取懷其壯其對爲止

何易于爲益昌令刺史崔朴嘗乘春與賓客泛舟出益昌旁索民挽舟易于身引絳杵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耕且蠶惟令不事可任其勞朴愧疾驅去

顏杲卿調遂州司法參軍性剛正蒞事明濟嘗爲刺史詰讓杲卿正色別白不爲屈

李朝隱爲長安令宦官閭與貴有所干請曳去之睿宗褒其能賜中上考絹百匹以旌剛烈安成公主奪民園不酬直朝隱取主奴杖之

段秀實爲涇州刺史時郭晞屯邠州士卒不法有所擊傷吏不得

問秀實言於帥白孝德請爲都虞候以已其亂孝德許之俄而晞士刺酒翁秀實斷其首一營大譟秀實解佩刀還老健一人持馬至晞門下入曉之曰尙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以亂敗郭氏晞出秀實曰副元帥功塞天地當務終始今尙書恣卒爲暴使亂天子邊罪且及副元帥晞再拜曰幸教即叱左右解甲留秀實食宿於軍中明早與俱至孝德所謝

薛元賞爲京兆尹嘗詣宰相李石第神策軍將訴事與石爭辯甚喧元賞入責石曰相公紀綱四海不能制一軍將使無禮如此即命禽之仇士良聞召元賞不往乃杖殺之而白服見士良曰中尉宰相皆大臣也宰相之人無禮於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無禮於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九

三

宰相可恕乎中尉於國同體爲國惜法元賞已囚服而來惟死生之士良乃呼酒與飲而罷

范純仁英宗時知襄邑縣有牧地初不隸縣衛士牧馬以踐民稼純仁捕而杖之主者怒曰天子宿衛之士令敢爾耶白其事於上勅治甚急純仁言養兵出於稅畝若使暴民田而不得問稅安所出帝釋之且聽牧地隸縣

濂溪先生初爲郴令郴守李初平知其賢不以屬吏遇之初平卒子幼先生曰吾事也爲護喪歸葬往來經紀其家在合州趙閱道爲使者人諱先生趙公臨之甚威先生處之超然趙終不識及守虔先生適佐州事公熟其所爲乃寤曰今日始知周茂叔也微有

囚當不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苛刻吏無敢與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置手板取告身委而去之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囚得不死

明道先生爲扶溝令內侍都知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至盛所至凌慢縣官諸邑供張競爲華鮮以悅之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也令有故青帳可用之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

石子重知武進縣郡守欲爲寓客治第屬役於縣其費且數十萬君不可曰吾爲天子牧民豈爲若人治第者且浚民膏血以媚人

吾不忍守怒欲中以法掇拾無所得

右中二
十三條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九

古

或勸伊川加禮貴近先生曰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以加禮禮盡則

已豈有加也

呂氏 本中 曰凡治事有涉權貴須平心看理之所在若其有理固

不可避嫌疑故使之無理若其無理亦不可畏禍曲使之有理便

見得無理只須作尋常公事看斷過後不須拈出說尋常犯權貴

取禍者多是張大其事邀不畏強禦之名所以彼不能平若處得

平穩安帖彼雖不樂視前則有閒矣然所以不欲拈出者本非以

避禍蓋此乃職分之常若特看作一件事則發處自己不是矣

廣昌何氏曰權勢凌辱有司由內而擢外任者人視之若不堪然

君子志於澤民不以外至者爲榮辱跪拜之禮不必與人爭惟脩

己安民可也

右下
三條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九

主

牧鑑卷之九

牧鑑卷之十

汀郡楊 昱東谿輯

長白榮 譽子舉校

流移四之九 共十條

縣曰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遷迺理迺宣迺臥

鴻鴈曰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

安宅 右二條

韓韶爲羸長流民入縣界求索衣糧者甚衆韶慰其飢困乃開倉

賑之主者爭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

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

鄭渾爲京兆尹時百姓新集爲制移居之法使兼復者與單輕者

得月移叢書 牧鑑卷之十

相伍溫裕者與孤寒者爲比

張延賞爲淮南節度使歲旱民他徙延賞曰拘此而斃不如適彼

而生乃具舟遣之勅吏爲脩廬舍已逋債而歸者更增於舊

張全義爲河南尹初東都薦經寇亂居民不滿百戶全義選麾下

材器可任者十八人植旗張榜招懷流散勸之樹藝蠲其租稅惟

殺人者死餘但笞杖而已由是民歸之者如市又選壯者教之戰

陣以禦寇盜數年之後都城坊曲漸復舊制諸縣戶口率皆歸滿

桑麻蔚然野無曠土

富弼知青州河朔大水流民就食公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

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

者皆賦以祿使卽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

爲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尉藉出於至誠人人爲

盡力山川岐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流民擅取死者爲大塚葬之

明年麥熟民各以遠近受糧歸

滕元發知鄆州淮南京東饑元發慮民流且至將蒸爲瘡疫先度

城外廢營地召諭富民曰飢民聚無以處之則疾起併及汝矣使

出力爲席屋一夕成二千五百間井竈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

者炊壯者樵婦女汲民至如歸所全活者五萬人

黃幹知漢陽軍值歲饑荒政具舉旁郡飢民輻輳患撫均一春暖

願歸者給之糧不願者結廬居之

得月移叢書 牧鑑卷之十

吳遵路知通州值歲饑建茅屋百以處流移出俸錢置席鹽蔬

日與飯參儀有疾者給醫藥治之其願歸者具舟給食反之本土

右中八條

朱子曰匹夫單行而遇疾病無有妻孥之養親舊之託與夫室廬

枕席之具醫藥飲食之需則其與曳駟馳暴露飢渴而轉乎溝壑

也必矣先王之政道路廬舍委積之法至詳至密而不聞及此豈

有司者因失其傳耶

齊東張氏曰嘗見一顯官於凶年市流民子女殆數十人美且壯

者皆奴妾之餘將賂時要以希恩寵余聞而輒覺曰使其困憊者

境已得罪矣又不能救而反奴妾之不大獲罪於法耶故感而書

以戒來者右二條

背叛四之十共十六條

孔子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尤征曰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右二條

龔遂拜渤海太守先是渤海歲饑盜起上選能治者龔遂召見

問何以治盜賊對曰海濱遐遠不沾聖化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

故使陛下赤子弄兵潢池中爾今欲使臣勝之耶將安之也上曰

固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惟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

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之郡聞守且至

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勅屬縣罷逐捕吏諸持田器者皆為良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十

三

民吏毋得問持兵乃為賊遂單車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即時解散

棄其兵弩而持鉤鉏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

張綱忤梁冀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寇亂徐揚閉積十餘

年乃以綱為廣陵太守綱單車徑詣嬰門嬰大驚走閉壘綱於

門外罷遣吏兵留十餘人以書諭嬰請與相見乃出拜謁綱延致

上坐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

信有罪矣然公所為者又非義也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

太守來今誠轉禍為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震怒荆揚兗豫

大兵雲合身首橫分血屬俱絕二者利害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

曰荒裔愚民不堪侵枉相聚偷生若魚游釜中喘息須臾耳今聞

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明日即將所部萬餘人降綱早遣
入壘置酒為樂散遣部眾任從所之親為卜居宅相田疇子弟欲
為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

虞詡遷朝歌長時邑有盜故舊皆弔之詡笑曰不遇盤根錯節無

以別利器此乃吾立功之秋也到官設三科以募壯士掾吏以下

各舉所知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次之不事家業者為下收得百

餘人賞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殺數百人又潛

遣貧能縫者庸作賊衣以綵線縫其裾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

由是駭散

馮魴拜郊令為縣賊延褒等攻圍魴力戰連日弩矢盡城陷魴遁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十

四

去帝聞郡國反即馳赴潁川魴詣行在所帝按行關處知魴力戰

嘉之曰此健令也褒等聞帝至將其眾請罪帝悉還魴誅之魴責

讓以行軍法皆叩頭曰今日受誅死無恨魴曰汝知悔過伏罪令

一切相赦為令作耳目皆稱萬歲時每有盜賊並為褒等所發無

敢動者

李固永和荊州盜起以固為荊州刺史固到遣吏赦寇盜前覺

與之更始於是賊帥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使自相招集半歲

間餘類悉降徙泰山太守盜賊屯聚積年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罷

遣歸但選百餘人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

何夔遷長廣太守縣人管承徒眾三千餘家為寇害議者欲舉兵

攻之獲曰承等非生而樂亂習於亂而不能自還徐論以恩德可不煩兵而定乃遣郡丞黃珍往陳成敗承等請服

李崇爲荊州刺史初之任巴氏亂郡縣發兵送之崇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今奉詔代之自然安靖但須一詔而已不須發兵自防使之懷懼也遂徑將數十騎馳至上洛宣詔慰諭民夷帖然從充州充舊多劫盜崇命村置一樓樓皆縣鼓盜發之處亂擊之旁村始聞者以一擊爲節次二次三俄頃之間聲聞百里皆發人守險由是盜無不獲諸州皆效之

狄仁傑使岐州亡卒剽行人道不通官捕繫窮訊而餘曹紛紛不能制仁傑曰其計窮且爲患乃開首原格出繫者廩而縱之使相得月終叢書

牧鑑卷之十

五

曉皆自縛歸帝歎其達權宜

張詠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大開始出衆遂高呼者三公亦下馬東望而三呼復攬轡行衆不敢譴或以告魏公公曰當是時琦亦不敢措置

明道先生爲鎮甯節度判官中人程昉爲都水丞塞二股河請清河卒八百人佐其役天方大寒肆其虐用衆逃而歸將入城東官畏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昉有言某自當之卽親往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懼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追

文彥博知益州夜宴未罷從卒拆馬房爲薪軍校白之公曰天實

寒可拆與之飲宴如故卒氣沮無以爲變

盧琦爲永春令多善政鄰邑仙遊盜發琦適在邑境盜遙見之迎拜曰此永春大夫也爲大夫百姓者何幸之大乎吾邑長以暴驅我故至此耳琦因立馬喻以禍福衆皆投刃繫請縛其首以自新琦許之首至琦械送帥府自是威惠行於境外

右中十
二條

程子曰古人所以能化姦凶爲善良革仇敵爲臣民者由弗絕也宏齋李氏曰寇豈必皆惡然其如是誠以有司貪刻者激之及將校之要功者逼成之耳反是而行之則皆良民矣

右下
二條

異端四之十一 共十
三條

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十

六

孟子曰惡鄉原惡其亂德也

又曰歸斯受之而已矣

又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右土
四條

宋均爲辰陽令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衆巫遂取百姓女以爲

公親歲改易不敢嫁娶守令其禁均下書曰今後爲山娶者皆取巫家勿擾良民於是遂絕此與西門豹治河伯娶婦事同皆足於證不若此從容和平而宿弊亦除尤得牧民之體故雖彼而錄此

第五倫爲會稽太守郡俗多淫祠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

匱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禁論之有安屠牛者吏輒行罪後遂斷絕百姓以安

蘇瓊守清河濟州沙門道研統資產鉅富在郡多出息常得郡縣
爲徵丞欲求謁瓊度知其意每見則談問元理研雖爲債數來無
由啟口其弟子問其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何由得
論地上事師徒還遂共焚券今異端無聲勢如此盛者可用爲待一等士夫之法

張詠知益州民間訛言有白頭老翁午後食人男女公召犀高謂
曰近訛言惑衆汝歸縣去訪市肆中歸附人尙爲鄉里患者必大
言其事但立證解來明日果得之公遂戮於市卽日帖然夜市如
故公曰妖訛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
識斷不在厭勝

孔道輔在甯州道士治真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人以爲神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十 七

州將欲視驗以聞故率其屬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卽舉笏擊殺之
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

明道先生爲鄆縣主簿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
女聚觀晝夜雜處爲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先生始至詰其僧曰
吾聞石佛歲見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其光見必先白吾職事不能
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又爲上元簿茅山有龍池
其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使取二龍至中途奏一龍飛空而
去自昔嚴奉以爲神物先生嘗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右中六條
東萊呂氏曰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媼之類
尤宜疎絕要以清心省事爲本

齊東張氏曰民有妖言惑衆者則常假以別罪而罪之如妄書取
而火之則厥跡滅矣勿使蔓爲大獄延禍無辜

河東薛氏曰當官不接異色人最好不止巫祝尼媼宜疎絕至於
匠藝之人雖不可缺亦當用之以時不宜久留於宅與之親狎皆
能變易聽聞釀弄是非右三條

異類四之十二 共十條

大禹謨曰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皋后誓于師
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
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
罪爾尙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十 八

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
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替賧蓂莢蕭粟替腹亦尤若
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
千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右上一條

陳禪爲元菟候城障尉會北匈奴入遼東拜禪遼東太守胡憚其
威逼退還數百里禪不加兵但使吏卒往曉慰之單于隨使還部
禪於學行禮爲說道義以感化之單于懷服遺以胡珍貨而去
董和守益州清約率下與蠻夷從事務推誠心
衛文昇爲資州刺史初到官山獠作亂單騎造其營說以利害渠
帥感悅解兵而去

梁毗爲西甯州刺史蠻夷酋長皆以金多者爲豪雋遞相攻奪略無常歲諸酋長相率以金遺毗毗置金坐側對之痛哭而謂之曰此物飢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不可勝數今將此來欲殺我耶一無所納於是蠻夷感悟不相攻擊

李大亮有文武才略高祖入關授土門令胡賊大至大亮度不能拒乃單馬詣豪帥爲分別禍福衆感服遂相率降大亮殺所乘馬與之食

李勉拜嶺南節度使西南夷船歲至才四五譏視苛謹勉既廉潔又不暴征明年至者乃四千餘柁

柳公綽爲河東節度使先是回鶻入貢及互市所過懼其爲變常得月移叢書 牧鑑卷之十

嚴兵防衛公綽至鎮時回鶻遣梅錄李暢以馬萬匹互市公綽但遣牙軍單騎巡勞於境至則啟牙門受其禮謁暢感泣戒其下無得侵擾沙陀素驍勇爲九姓六州胡所畏伏公綽奏以其曾朱邪執宜爲山陰都督使居塞下捍禦北邊執宜入謁神采嚴整進退有禮公綽謂下曰執宜外嚴而內寬言徐而理當福祿人也使夫人與其母妻飲酒饋遺之執宜感恩爲之盡力自是虜不敢犯塞李載義爲河東節度使先是回鶻每入貢所過暴掠州縣不敢詰載義至鎮回鶻使者李暢入貢載義謂之曰可汗遣將軍入貢脩好非遣將軍陵踐上國也將軍不戢部曲使之侵盜載義亦得殺之勿謂中國之法可忽也於是悉罷防衛之兵但使二卒守門暢

不敢犯令

韓琦守大名孫和甫奉使虜中過魏請教公曰勿以爲夷狄而鄙薄之甚善

种世衡知環州有羌人牛奴訛素屈強未嘗出見州官聞世衡至乃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奴訛凶詐難信且道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遂冒雪而往奴訛大驚率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

薛慆爲湖州刺史州界既雜蠻夷常以劫掠爲務慆率諸豪帥具宣朝旨仍令首領每月一參每見必殷勤勸戒仍賜酒食一年之間翕然從化諸蠻乃相謂曰今日始知刺史真民父母也

得月移叢書 牧鑑卷之十

十

歐陽元爲武岡尹時赤水大瀟諸獠聚衆相攻殺官曹相顧失色計無從出元卽日單騎從二人徑抵其地諭之至則死傷滿野戰鬪未已獠人熱元名棄兵仗羅拜馬首曰我曹非不畏法緣訴某事於縣縣官不爲直反以徭役橫斂培尅之情有弗堪乃發憤就死耳不意煩我清廉官自來元諭以禍福歸爲理其訟獠人遂安

右中十
二條

龜山楊氏曰蠻獠猖獗自古然也綏之則豺噬豕千紀而不受命急之則鳥驚魚散依險以自匿蓋其常態也不務撫馴之使恩威兩行乃欲幸其有事草薶而禽獮之以求有功一有失律則敗歟不支上貽朝廷憂此邊吏之大弊也

齊東張氏曰遠方獠民雖反側不常亦必有由矣或貪其財或感其境或俘其子女或蔑其官屬以致蟻聚蜂屯肆其酷毒苟安之而不擾外之而無所事雖欲忿然無自而發政使或爾但嚴守己界恬不與校久而彼自馴伏矣

右二條

得月錄叢書

牧鑑卷之十

十二

牧鑑卷之十終



校刻牧鑑後語

眞西山先生嘗作心政經誥竊讀之而有感焉夫心政之本也政心之推也心以立本政以善推是之謂經則雖釐而二之而實相因爲用誠爲民牧者所當取正也繼此有爲政訓諸集大都言其槩而未析其類未足廣西山之意耳吾鄉東谿楊先生師友聖賢出入經史蚤歲有見乎此獨取往牒格言政績有關於爲政者輯而爲牧民之鑑首治本以端其原夫非心經之宗旨乎次治體應事接人以盡其規夫非政經之遺意乎是又擴西山之餘緒而爲民牧者之眞鑑也考西山爲政在泉在潭恒以仁廉公勤之道自勵以濂洛關閩之學勵人至今稱爲良牧要皆有得於心學而推得月錄叢書

牧鑑後語

一

之於政事也今先生之素履雖未大施而嘗小試於朝城都昌其清慎公勤之政平易慈惠之施兩地至今垂不朽之思焉則亦莫非本諸心以推之也而其稱爲良牧奚愧西山也耶先生是書輯而藏之有年人未有能知之者惟我邦大父靜齋李公知而閱之忻然捐俸壽梓以傳蓋公嘗爲教爲令不殊先生其宦蹟同爲政廉平簡易所至有聲其惠愛同亦嘗彙循良義命之編則其趨向又同得是集而必欲刻之自有不能已者刻之日不以誥爲不肖命供校讐之役諱方學道無聞有志未逮然因是益知心政本末之序矣使爲民牧者得觀是編而知鑑焉則必知政之有本而天下咸被公與先生之澤也茲刻也其兼善嘉惠之意豈小補哉嘉

靖乙卯冬一陽月壬子後學康誥謚撰

得用集叢書

牧鑑後語

二

牧鑑十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楊昱撰昱字子晦別號東谿汀州人是書以經史百家之言有關政治者裒輯成帙爲類凡四曰治本治體應事接人類各有目凡三十有五目又各分上中下上述經傳中紀古人政蹟下摭儒先議論每類首綴小序一篇其餘別無論斷嘉靖乙卯汀州府同知李仲僕序而刊之所徵引甚畧大抵隨意摭拾無關體要意其爲書帕本也

芸心識餘七卷續一卷

〔明〕陳其力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芸心識餘

七卷續一卷》提要

芸心識餘序

陳子克相博極羣書攷三才之理於卯藉
百家簡矣獸蟲負輿焉遠蒐近摭得異可
經據者凡百有九十餘條釐爲五部款繆
輒加論平綜覈百氏翦秘而茹異審公勒
成一家言大都言物類之靈異有過心者
雖若近於語怪稗異警世勵俗之心良亦
勤矣予與克相同官舊曹習出示予得縱

觀焉廼廢書而嘆曰噫乎事反異常之謂
怪怪者理之變者屯理弗變焉雖出於創
曆創見者君子固以爲常如異變屯雖出
於習習見者君子則以爲異何者繼善
成性元豈獨私於蒸民哉夫物亦有之政
行蠕動者而昭民秉之彞面禽而心焉
是於太極偏鑒之中而偶不失異靈明者
非怪屯衣冠而躬大彘之行面也而禽心

是於太極全通之中而能盡壞與聖
者茲所謂恆也也習於百目之常而不
求諸性與元藹之始故於蟲魚知義者
恆之而於人反漸悖戾則恬不知恆噫
也久矣克相之為是編也匪物之恆惟
是恆與亦不詭於聖之意歟豈與夫
諧之徒荒誕不經惑弄誣民者同日而語
耶抑又習之於望聖賢也恒過高而

視禽獸也恒過卑高視聖賢故於異
異行雖累牘而不加勸曰吾何敢望
也卑視禽獸乃之所不能者而禽獸輒能
之未必俯首甘心焉畧與所畏而激昇所
鄙即頑冥桀傲皆可以悔悟而從善如是
足矣乃復有激應之說如執左券以取償
於人者何居噫乎今之宗孔氏者與誰不
膝也迺昇所為無異盜跖而釋走之徒乃

能使崇奉昇教至有捐軀罄產以從之
豈孔氏之教顧出釋走下哉無亦以情
難可以理論而易以禍福休也編所載
多出於稗官野史昇有無不可知而克相
纂緝之心則予固已知之矣故於昇事
而不論而特論昇心焉克相名昇大別號
其心溥之通海以文學掾徵為留都計
部司務云

嘉靖己未歲杪秋朔南東戶部卯川清吏
司郎中嶺表黃楊衡彥鈞甫撰

芸心識餘引用書目

經傳

易經

詩經

書經

春秋

禮記

易卦統

春秋左傳

韓詩外傳

毛詩義疏

大學集註

家語

明道集

薛文清公讀書錄

皇明頒降成書

啓運錄

五倫書

爲善陰騭

芸心識餘引用書目

勸善書

孝順事實

諸子

老子

列子

莊子

荀子

楊子

晏子春秋

賈子

董仲舒

東方朔

淮南子

蔡邕月令

抱朴子

譚子

劉子

浮休子

張綱

孔融

夏目輝

韓符

任末

應世真人

周舍

真西山

裴安祖

草木子

正史

史記

漢史

漢書

唐史

宋史

宋書

元史

別史

皇王大記

帝王世紀

戰國策

餘冬錄

野記

傳信錄

芸心識餘引用書目

震澤長語

璫綴錄

近代名臣錄

資治通紀

圖注

古今注

山海經

方言

爾雅

埤雅

廣雅

真仙寶誥

博物志

異物志

物類相感志

春秋感精符

師曠禽經

志乘

大明一統志

廣州記

南越志

事文類聚	錦繡萬花谷	續文章正宗
武經七書	韻府羣玉	韻府續編
經史海篇	書言故事	詩學大全
丹鉛總錄		
續芸心識餘引用書目卷之八		
中洲野錄	枝山前聞	西樵野紀
庚巳編	涉異志	志怪錄
紀善錄	聽雨紀談	客座新聞
近峰閑略		

芸心識餘引用書目

芸心識餘篇目		
卷之一		
禽鳥部		
鳳凰來儀	靈鵲前知	白鵲兆祥
慈烏反哺	烏喙口	桐花鳳
睢鳩死別	序鴈	白鴈應候
鴈銜蘆	鴈奴	鴈爲民治田
秦吉了死義	孔雀	仙人鶴
玄鶴報珠	黃雀報環	黃雀玄鳥
芸心識餘篇目		
孤燕不配	燕友死墳	婺州鶯
鸚鵡復讐	鸚鵡念佛	鸚鵡夢
鸚鵡不敢牽帝衣		鸚鵡肖語
卷之二		
禽鳥部		
鵝聽講經	義鷄	人語鷄
雌鷄化雄	鷄以死報恩	火鷄克敵
鷄鷄溺色	海鷗知機	信天綠
寒號蟲	佛現鳥	杜宇兆亂

百鳥飼鵲雛	鳥衣國	雀奪燕巢
伯勞	義鷹	鵲伏罪
傳書鵲	聞鵲	鵲夢貧命
禽鳥馴惠	鴻鵠恃六翮	緡蠻黃鳥
鳥擇巢	禽擁行車	鳥獸哀匹
五鳥叙倫圖	有鳥	白鵬委體於宋主
鶴訴弋人		
卷之三		
獸畜部		
芸心識餘篇目		
麒麟出郊	騶虞應德	獬廌觸邪
象馳識泉	舞象不拜祿山	
象哀雌	虎以鹿報德	虎伏罪
虎感善政渡江	龍虎相持	馴免
狡兔	東郭斂	鹿鳴
由鹿哀類	鹿趨求救	麋噬鹿觸
麋母救子	麋以香賈害	獺祭魚
獬死難	老猴縱火救羣猴	
胡孫爲子斃焉		孫供奉擊叛孽

丐猴報斃死難	猿哀子而死	
金絲猿痛母	猩猩知往而不知來	
蒙頌	野獐知過	義貓
貓鼠同乳	貓犬	狐假虎威
蓄狸	養狸息鼠	
卷之四		
獸畜部		
芸心識餘篇目		
熊能火	熊救獵夫	天鐵熊治盜
孝義犬	報讐犬	犬啣衣告凶
狗牧其主	狗報婦姦	乞犬
人言犬	犬葬	馬跑泉湧救三軍
的顱	名馬知召	義馬
老馬	黑駒償債	嬾婦
畜狼	窮奇	獅子王辭豺
狐精	羊踏破菜園	黑膏
戒食牛	牛宣力拒虎以全其人	
卷之五		
龍蛇部		

神龍

謫龍

龍蛙問答

大蛇相迎

蛇含珠酬恩

吐光蛇兆科第

赤蛇

白蛇報別恩酬

無睛業蛇復讐

蛇蛙蜈蚣蜘蛛相制

卷之六

蟲鼠部

蜃卵

珠醫

義蜂

舍命王

蜂能制牛

螟蛉有子

蝗去德政

青蠅報赦

青蠅拜賀

芸心識餘篇目

蠅救恩夫

蠅虎避患

羣蛙從肯

讀書蟻

螳螂來勇士

蟋郎之九

捕蟬

撲燈蛾

蚶羸

射工

禮鼠拱而立

晉如鼯鼠

鼯鼠食牛

瞎撞

鼠伏罪

卷之七

魚鼈部

金鯽難進易退

鮫人泣珠謝王

念經魚

夢魚哭送

鱷魚徙化

鯢魚

鱖求活子

放鱖

鰕王簿索記

白龜救溺

負龜

龜樹多言被禍

龜報命數

白龜烏鱗

蛤蜊謝活

鼈救恩夫

鼈求生

螺噉警女

芸心識餘篇目

續云心識餘篇目

卷之八

禽鳥部

鷹攫兔免患

二鶴釋免

雀報

鳥引屍

鷹神

獸畜部

義虎傳

說虎軒

鳥獸語言

古今千年鹿

虎瘍

異犬傳

里虎復讐

北寺僧房猫

義馬衛免

續云心識餘篇目

狐丹

守銀犬

猫王

龍蛇部

蛇啖乳

蟲鼠部

蜂獸花

續云心識餘篇目 終

云心識餘卷之一

禽鳥部

鳳凰來儀

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黃帝服齊於宮中坐於玄

扈洛上乃有大鳥鷄頭鸛喙龜頸龍形麟翼魚尾

其狀如鶴體備五色三文成字首文曰順德背文

曰信義膺文曰仁智不食生蟲不履生草或止帝

之東園或巢於阿閣其飲食也必自歌舞音如簫

云心識餘卷之一

笙

皇甫謐帝王世紀

芸心子曰鳳凰神鳥也體備六像九苞過崑崙

飲砥柱濯羽弱水暮宿丹宮非梧桐不棲非竹

實不食飛則羣鳥從以萬數見則天下大治舜

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自是而後來非其德

史不絕書此又不可知也

靈鵲前知

鵲知太歲之所在

說文鵲者陽鳥先物而動先事

而應

易統卦

鵲巢開口背太歲

張華博物志

乾鵲

知來歲之風淮南子人家聞鵲聲皆有喜兆曰靈

鵲報喜天寶遺事

芸心子曰鵲之爲巢太歲在離則戶坎太歲在震則戶兌歲風大則巢下杜歲風小則巢上枝思患預防亦既周矣夫乾鵲得氣之偏而能察先事之機號之曰靈不其然乎若夫保身昧明哲之道處事失趨避之方可以深長思矣若螻蟻討商羊舞風翔則風霜飛則霜高太素之報時獫狁耀卿之知更雀宜例觀之○焦氏易林蟻封穴戶大

兩將集○家語齊有一足之鳥舒翅而跳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昔童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師曠禽經風翔則風張華注云風禽爲類越人謂之風伯飛翔則天大風又云霜蜚則霜張華注云鵲鳥名飛則隕其羽可爲裘以辟寒○天寶遺事商山隱士高太素居清心亭每

白鵲兆祥

漢盛吉爲廷尉決獄無冤滯母至冬罪囚當斷妻語吉曰君爲天下執法不可使人濫罪殃及子孫視事十二年天下稱其平恕庭樹忽有白鵲來止

其上乳雛連年不去人以爲祥後吉生三子皆仕

州郡漢史

芸心子曰廷尉天下之平也苟不以平恕存心濫傷物命延及非辜是爲子孫立惡穢矣吉固可嘉厥妻尤賢矣哉白鵲之祥後昆之盛福善之常理也善乎先民有言司刑無鬼哭之庭大理有鳥巢之獄昔于公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嘗令高大門閭及其子定國果爲丞相封西平侯孫永爲御史大夫尚宣帝長女平恕之報

雲心識錄卷之一

彰彰可攷否則天道好還商君車裂之禍烏能

違乎

慈烏反哺

烏鴉別名有小而多羣腹下白者名鴉烏反哺其母者名慈烏格物論慈烏曰孝烏長則反哺其母禽經

芸心子曰父母生鞠之恩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及其長也爲之辯志爲之謹疾爲之親師友爲之樹功名思所以垂統貽

謀繼久明遠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子也幼而或
驕壯而或不肖至有棄親之養雖填溝壑而不
一顧其未聞反哺之鳥哉

烏喙口

陳司馬申能候人主顏色有忤已者必以微言諧
之申嘗晝寢於尚書省有烏喙其口流血時論以
謂諧賢之效烏羽族以好鳴見罪於人而能嫉讒
如是使烏多力必能殺申不但于喙其口也史

桐花鳳

成都出小鳥紅翠碧色相間生于桐花中朝夕惟
飲其汁不食他物花落遂死名桐花鳳大明一統志

芸心子曰人生大塊間百歲光陰一春夢也千
年世事一春花也由萬古視乎此軀殼即此桐
花鳳也故古人以隙駒逆旅狀之若夫戚戚于
貧賤沒沒于富貴而不能受用乎日暮之光景
則亦可哀也已善乎藍采和踏踏歌有曰踏踏
歌藍采和世界能幾何紅顏一春樹流年一擲
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來更多朝騎鸞

原到碧落暮見桑田生白波前輩王抑菴先生
落花詩有云最愛東園桃李花可堪飄蕩委泥
沙人生榮謝皆如此不用臨流起嘆嗟二詩最
宜熟玩

睢鳩死別

北湖嚴君聞察友楊古崖泊舟瞿塘舟子獲一睢
鳩厥偶匪舟鳴號不已將烹之飛者隨投沸釜同
絕時同舟者共讓舟子而投二睢鳩于江芸心聞見錄
芸心子曰是禽也詩載傳紀爲其有別與失偶

不配也此之死義尤有出于見聞之外世有夫
肉未寒即爲人婦妻方在殯而就醺席甚而毒
殺其配爲狗彘之行者況若有別不配與死義
哉於戲爲夫者必如宋弘尉遲敬德不受尚公
主之命必如山濤之富不易妻必如孫泰呂黃
周恭叔之娶盲必如鄭叔通之娶啞必如劉廷
式之有子不復娶斯謂之義夫爲妻者必如共
姜貞姬女宗桓氏房氏崔氏與宋嫁而貞烈者
王野之妻柳氏斯謂之守節必如杞梁之妻皇

甫規之妻陰瑜之妻孫翊之妻謝枋得之妻
海之王貞婦譚婦趙氏周婦毛氏斯謂之死節
載在縹緗昭然可攷海樵濫語鴈說隨州誌鴈
媒記宜例觀之○端溪王先生曰鴈一失偶終
不配故古人婚禮用奠鴈意吾
見四夫四婦不如鴈者多矣○顏木曰嘉靖十
五年有字鴈媒者寓真沙渚羣鴈聞其聲而至
則掩取之三年矣一日中鴈哀鳴兩下與
媒鴈交糾其項弗釋并死之字者遂不復弋君
子曰古稱義鴈
孝鴈觀茲尤信

序鴈

陽鳥攸居書鴈陽鳥飛有先後行列秋南而春北

格物論

鴻鴈與羔羊識序又知恩杜詩

芸心子曰鴈抱陽背陰羣而有序人而挾長犯
分弟弗念天顯兄弟念鞠子哀戕同氣撥本實
何不序鴈是思邪余嘗過修武縣誦張進道連
理槐碑口占云物我乾坤本一源纔私便覺有
多門要知七世生連理相對田荆仔細論張氏
在宋七世同居也○齊諧記京兆田真田慶田
廣兄弟欲分家財堂前紫荆
花華茂盛議斫為三樹即顛顛真歎曰樹本
同株聞分斫即憔悴人何不如遂不復分

白鴈應候

北方有白鴈似鴈而小色白秋深則來白鴈至則
霜降河北人謂之霜信續墨客揮犀

芸心子曰物性不失乎天地之候所謂得氣之
先者也人為萬物之靈所謂得氣之全者也苟
措諸身者皆能踐其言焉即能全乎信之德矣
能全乎信之德即能盡其性矣故曰君子胡不
慥慥爾

鴈街蘆

鴈自河北渡江南瘦瘠能高飛不畏繒繳江南沃

格物論

饒每至還河北體肥不能高飛恐為虞人所獲嘗
街蘆長數寸以防繒繳焉古今注

芸心子曰鴈適江南之暖以避河北之寒可謂
能知者矣及其街蘆以防繒繳其自衛亦既矣
余通海湖中有鳥名曰鵪鶉金頂紅嘴其色類
鵪其形類鷺每來於三月初三日以前而去於
九月初九日以前香脆奈美其味甲于水陸之
鳥雖骨亦可啗而啖之亦南中之信鳥食品之
珍奇者也先階宦吾土者寄詩於家君輩有云

康郎不入湖大頭不入海十年萬里瀟湘夢
有鷓鴣沒處買康郎大頭亦二魚名此鳥來則
夜至羣飛之聲如雷去則不食諸物但於洲渚
間淘沙而食欲其體輕瘦可高舉以避繒繳其
知尤勝於鴈之銜蘆也鳥尚若斯人可不知保
身之道哉

鴈奴

鴈陽鳥狀如鵝而小泊江湖洲渚之間動計千百
大者居其中令鴈奴圍而警察格物總論

芸心子曰鴈奴之警察自衛可謂周矣卒之爲
人所獲母亦偷安受給之過乎善乎王介甫鴈
奴詩有曰鴻鴈無定栖隨陽以南北嗟哉此爲
奴至性能懇惻人將伺其怠奴輒告之亟舉羣
寤而飛機巧無所得夜或以火取奴鳴火因匿
頻驚莫我捕顧謂奴不直嗷嗷身百憂泯泯衆
一息相隨入繒繳豈不聰者惑偷安與受給自
古有忘國君看鴈奴篇禍福甚明白

鴈爲民治田

上虞有鴈爲民治田春嚼拔草根秋啄除其穢是
以縣官禁民不得妄害此鴈犯則有刑無赦也三十

記州

秦吉了死義

宋時潭南有秦吉了能作人言夷酋欲以錢十萬
緡買之秦吉了曰我漢禽也不願入蠻夷山遂絕
食數日死邵氏聞見錄

芸心子曰是禽也昔白居易邵康節陳舜山往
往錄其義而諷詠焉蓋以秦吉了不過禽之靈

爾伊人乃靈中之最靈至有甘心臣虜垂涎於
腥羶之庭非命亡胡照燐於沙漠之野視秦吉
了有餘愧矣再考備要北戶錄仇池筆記諸書
秦吉了似鸚鵡勅毛花頸絛耳腦有肉冠能言
笑桂海虞衡志謂秦吉了如鸚鵡紺黑色丹嘴
黃距目下連頂有深黃文頂毛有縫如人分髮
能人言比鸚鵡尤慧大抵鸚鵡聲如兒女吉了
聲則如丈夫出邕州溪洞中唐書林邑出結遼
鳥林邑今占城去邕欽州但隔交趾疑即吉了

也秦吉了諷諫一篇並附于後。○白居易諷諫中彩毛青黑花頸紅耳聰心慧舌端巧鳥語人言無不通昨日長爪為今朝大嘴烏驚捎乳燕一窠獲鳥家母雞雙眼枯雞號隨地燕驚去然後拾卵攫其雛豈無鷄與鷄索中肉飽不肯搏亦有鷄鷄牽開立鷄高如不聞秦吉了人言爾是能言鳥爾不見鷄燕之冤苦吾聞鳳凰百鳥主爾竟不為鳳凰之前致一言安用日噪閑言語

孔雀

孔雀文禽自喜其尾凡欲山樓必先擇有置尾處然後止南人捕者候甚兩往取之尾沾兩重不能高翔又惜其尾恐人所傷不復驚騰。格物總論

菜心談錄卷之一

芸心子曰孔雀能愛情其毛若此吾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能如茲羽之不敢毀傷焉可以為孝矣惜乎好勇鬪狠以傷父母之枝甚有非義而捐軀者

僊人鶴

遼東華表柱忽有鶴集上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僊塚壘神仙傳又蘇僊公耽昇雲而去後有白鶴止郡城東北樓以爪攫樓板書云城郭是人民非三百

甲子一來歸音是蘇公彈我何為同唐李崇獵中一鶴帶箭西南而逝益州有青城山道士徐佐卿一日忽不憚曰為飛矢所中尋已無恙然箭非人間所有吾留于壁後年箭主至則付之及帝幸蜀偶至觀觀箭收而玩之乃御箭也深異之佐卿乃中箭鶴唐德神異記

芸心子曰長生久視飛昇變化之事代或有之不可盡以為妄也要之天地間自有一種仙風道骨必也積德化人如張帝君祛邪救世如許

菜心談錄卷之一

真君辟穀導引如李泌籤鏗方能超妄即真出有入無胎息元氣羽化太虛下此不過不役六賊將息六氣以終成算而已矣我

朝如匡廬山之周顛仙鶴鳴觀之張三丰密雲縣之赤牘仙終南山之太乙紫芝精未為無人亦不多得世人往往鍊形采氣烹煎金石即欲為登真之捷徑庸夫俗子在念縈心猶可言也至于高明之士槩被焚燒用混沌之炭起幻妄之火田地泯于無是屋宇化于烏有甚而形骸附之

清隱性命聽其塵漸尚以為功行未滿塵動猶
隔嗚呼亦惑之甚矣昔白玉蟾自稱為玉皇舉
人竊以人間一第尚賴屢世陰功與夫本身脩
養況玉皇之舉人乎不見玄元聖祖五千言不
言藥不言僊不言白日昇青天白居易豈欺我
哉是則享一日清福即一日仙此外非吾之所
及也余每晨九叩首所禱者願

君王萬壽父母長命家門清吉而已嘗得之金溪胡
九韶先生先生從吳康齋學易造詣修潔家甚

雲心錄卷之一

貧課兒力耕僅給衣食每日晡焚香謝天賜一
日清福其老妻常笑之曰一日三餐菜粥何名
為清福九韶曰吾幸生太平之世無兵禍又幸
一家骨肉飽煖無饑寒又幸榻無病人獄無囚
人非清福而何清江敖先生云予為童子時聞
長者談此事輒笑之逮正德辛未避華林之寇
已卯遭宸濠之變避難山中饑渴頓踣至無所
容身始信九韶清福之言良然廬江監司南都
守傅宜例觀之○綠雪亭雜言廬江有監司某
者謝事懸車延方士鍊丹敬信

之如鍾呂復生其夫人頗知書史嘗戲問九
丹成何以謝方士監司曰渠自能點化不圖
夫人曰渠既不圖謝何故以丹法傳君監司曰
渠謂我有仙風道骨故傳夫人笑曰君善誑
化志在貪財妾未聞蓬萊三島乃有貪財和仙
姑聞其婿來謁之夫人曰金丹若成常傳之婿
監司有難色夫人曰君得金丹不肯傳婿君非
方士之婿渠胡為獨肯傳耶監司終不悟居無
何方士化為烏有先生曰特從之夫人又戲之
曰夜來方士去赴蟠桃之會未知騎黃鶴去耶
騎赤鯉去耶監司默然長吁而已○菽園雜記
南京守備太監劉鄴自陝西河南鎮守至金陵
貪婪益甚資積既厚於私第建玉皇閣延方士
以講爐火有術士知其信神異也每事稱命
以動之其財無算鄴有玉環環價值百餘乃
給之曰玉皇好紫玉綠環鄴即獻之術士并丹
鼎竊之而去有滑稽作詩刺之曰堆金積玉已
如山又向仙門學煉丹空裏得來空裏去玉皇

雲心錄卷之一

原不繫細環子聞諸周
少卿子庚相與輟然

玄鶴報珠

喻參行遇玄鶴被傷乃收養之放去至一夜雌雄
皆銜明珠以報參其珠鬻數萬緡參家遂富懷神記
芸心子曰世有受人養育救拔之恩而不一顧
者曾玄鶴之不如矣夫人固不棄其報也獨不
有負其心乎若夫覆巢破卵剝胎殺天忍心害
物者視喻參則何如按喻參養母至孝故親親
之推必及于愛物也海樵濫語靈鷲宜例觀之

○續漢王先主曰一日見黃鸝來庭乃呼然其巢其後梧桐為大風所仆靈鶴乃去然時復飛鳴於吾庭若總主人然世頗有朝恩而夕警者嗚呼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黃雀報環

漢楊寶弘農人也性慈愛六歲行華山見一黃雀為鷓鴣所搏墜地為螻蟻所困即懷之安置梁上又被蛇蟲所齧乃移巾箱中采黃花喂之毛羽既成旦去暮來積年之後忽與羣雀俱來哀鳴繞寶數日乃去是夕忽見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向為

世心識錄卷之一

鷓鴣所搏君仁愛拯救數承恩養今不得朝夕奉侍流涕辭別以白玉環四枚與寶曰好掌此環令君子孫潔白累世為三公後當如此環矣寶生震震生東東生賜賜生虎四世三公果應白環之數天下無比及震沒葬有大鳥隨之陳留蔡伯喈論云是黃雀感恩而至也為善陰陽

芸心子曰雀物也報主是厚至於變化莫測或者默有主之用以酬既往之恩昭將來之勸楊氏繩繩引之不亦宜乎或以楊寶之救黃雀其

事小而其應大殊不知天祐陰德善雖小而彰彰天惡殘狼惡雖小而必亡也彼效中山狼者視此亦或知省矣

黃雀玄鳥

黃雀之為物也日遊於庭日親於人而常畏人而人常撓之玄鳥之為物也時遊於戶時親於人而不畏人而人不撓之彼行促促此行洋洋彼鳴啾啾此鳴鏘鏘彼視矍矍此視汪汪彼心感感此心堂堂是故疑人者為人所疑防人者為人所防君

世心識錄卷之一

子之道仁與義中與正爾何憂何害

孤鸞不配

齊襄陽霸城王整之姊為衛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姑欲嫁之乃截耳為誓所住有燕巢常雙來去後忽孤飛女感其偏棲乃以縷繫其脚為誌後歲燕果復來猶帶前縷女復為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意重不忍更雙飛雍州刺史西昌侯藻嘉其美節乃起樓于門題曰貞義衛婦之門又表于臺五倫書

芸心子曰夫燕失偶即配者也今衛氏之燕飛不偶自非貞義之氣有以感之曷克爾哉自世之下誦其詩辭令人起惕續文節正宗雙燕詩曰雙燕雙燕雙雙飛更復雙雙棲春來一雙至秋來一雙歸念爾雙不得故巢須獨依莫學人妻朝亡其夫暮嫁之莫學人夫暮亡其妻朝納妃與此互相發明最宜潛玩彼青雲奮翼若免汗辱白首窮經不識忠義者視此為何如哉

燕友死墳

芸心識餘卷之一

宋女姚王京家有燕秋風起集王京之臂告別王京以紅縷繫足明年如舊凡六七歲王京死燕悲鳴至墳亦死燕友墳記宋元祐間嚴州清溪王氏女名亞三性柔惠好行陰陽一日見燕母為猫所食有未出巢燕子三枚每日以飯飼之後長大飛去其冬亞三病死次年春三燕復來飛遶其屋不已母曰爾飛尋亞三否亞三已死葬在後園中欲尋則隨我去母行燕飛隨之至園母指墓示之燕飛鳴于墓以嘴鑽入墓中皆死

芸心子曰認舊主尋舊巢曾聞玄鳥氏之不肯本矣至于相隨死不亦異乎夫不肯本仁也死於墳所義也仁且義可以為訓矣以此為訓猶有客館謀主食祿忘讐者

婺州鶯

婺州州治古木之上有鶯巢一卒採取其子郡守王夢龍方據案視事鶯忽飛下攫一卒之巾以去已而知其非探巢之卒也噉巾米遠乃徑攫探巢者之巾而去太守推問其故杖此卒而逐之禽獸

芸心識餘卷之一

之靈識如此其搜探巢者之巾固已異矣於謾攫他卒之巾復噉米還尤為奇異世之人舉動差謬文過遂非不肯認錯者多矣夫子所謂可以人而不如鳥乎鶴林王露

鸚鵡復讐

唐天寶中長安家民楊崇義家富數世服玩之具偕於王公妻劉氏通於鄰人李令謀害崇義埋井中劉氏陽為之訴縣官詣所居檢驗架上鸚鵡曰殺主者劉氏李令遂詰乃實時以聞明皇封為綠

衣使者張說為綠衣使者傳好事者傳之

芸心子曰劉氏而殺其夫李命而殺人之夫鵲

鵲禽鳥也而為人報警世道至此極深可為淚

涕長太息者矣隴山鵲鵲宜例觀之

宗官中養鵲鵲數百皆能言語高宗一日問之

曰思鄉否鵲鵲曰思鄉遂遣中貴送歸隴山後

數年有使臣過隴山鵲鵲問曰上皇安否使臣

曰上皇崩矣鵲鵲聞之皆悲鳴不已使臣賦詩

忍聽鵲鵲猶在枝頭說上皇予行後隴山見此

詩於郵亭壁間問

之亭長而知其故

鵲鵲念佛

唐書畢鎮蜀嘗訓鵲鵲念佛鵲鵲斃以桑門故事

閣維之得舍利為塔皇為記首略曰元精以五氣

投萬類雖鱗介毛羽必有感清英純粹者矣或炳

耀離火或稟奇蒼精皆應乎人文以奉若時政則

有卓彼禽類習乎能言了空相于不念留真骨于

已斃全文載于四川總志

韋皇之記得矣昔盧媚兒者歐陽文忠公婢也

姿貌端秀善談笑口中常作蓮花香散越滿座

人皆奇之但莫測其由公知潁州日有一僧自

蜀中來頗能知人前生事公因語之僧曰此女

前身嘗為尼誦法華經三十年一念之誤遂至

於此公未信之後見婢問曰曾讀法華經否婢

曰某失身于此所不暇也公命取是經示之一

覽輒誦如素熟者易以他經則不能也信乎一

念之際聖狂所由分千里之差毫釐所由判長

沙天合鵲鵲可與此並觀竊讀盧媚兒之傳則

前生之說信或有之曾憶余夙昔一夢及張安

道葉文鳳前生之事省郎圓澤小兒三生之事

并古雲根大字漫附于此

宋元祐間長沙郡人養一鵲鵲俗呼八

八兒偶見僧念阿彌陀佛即隨口稱念旦暮不

絕因以與僧火之鳥亡僧具棺以葬之俄口中

生蓮華一枝人為頌曰有一靈禽八八兒解隨

僧口念阿彌陀佛平地蓮花發我輩為人豈不

知○宋天台黃岩正等寺觀師畜一鵲鵲常隨

人念阿彌陀佛一旦立死籠中乃穴土而葬之

舌端生紫色蓮花大如律師為之頌曰立亡籠

閉渾閑事化紫蓮花也大奇○余于嘉靖戊申

夏夢至一街坊被童子送入巨室上奉靈座云

余凱哥之靈訪之乃余前生住址也有頃二婦

迎入中堂拜延款訪之乃余前生表也
答明云此爾江西家爾攻書至弱冠數試不
利父母投爾白金千餘兩為商賈費爾用
合間被二江西皮匠誘入簡舊銀場將爾謀
彼地即時受生通海矣二婦迄今守節
猶在匪馬○宋張安道少年謫滁州道過一僧
舍入門俄然悟前生曾作寺僧手書楞伽經四
卷聞其徒具言有老僧平生誦此經自書經匣
在屋梁上取視之筆跡宛然與今生一同遂託
東坡書此經施錢入金山寺了元長老刊板印
施東坡作序詳言之矣及作杭州遊壽星院入
門使僧曹到能言其院後堂殿山石處作詩記
云乃知性慧慧者必是大情行中來非一世薰
習所致○宋太學生葉文鳳溫陵人年十八登
進士第調官天台因赴任在途遇生日逗遛林
館午困假寢夢至一庵中人請食麻糍覺素聞
鄰居一婦哭甚哀因過叩之婦曰今日乃兒忌
辰適往墳庵齋佛追修心為感傷不知哭泣之

雲心錄卷之二

哀至此葉心疑之遂問令嗣同年大興婦言所
死之時即葉所生之日也婦曰吾兒甚孝於父
母業儒治詩義名陳希魯本縣亞薦初死時大
日復生言陰司以其能孝復生儒家為男得宜
遊後十八年復得見母言訖遂歿吾今日思之
正十八年是以悲也葉問尚有詩卷及藁否婦
發筒示之其文稿即葉之請舉及第程文一本
葉遂拜婦為前生父母載之赴官○有一省郎
遊華寺夢至碧岩下一老僧前相識極微僧云
此是懷越已三生矣第一生唐玄宗時劍南安
撫巡官第二生憲皇時兩蜀書記第三生即今
生也省郎洗然方悟○宋洛陽李源隱居山谷
嘗與惠林寺僧圓澤交虞氣誼甚厚相約世世
無相棄一日遊峨眉山圓澤欲取路斜谷李
源強之泝峽舟大南浦見婦人錦襦負髮而汲
者圓澤望而泣曰吾不欲遊此者為是也李源
驚問之圓澤曰婦人姓王氏吾當為其子懷孕
以待三歲矣吾不來故不得乳今既見無可逃

者三日浴兒顧公臨我一笑為記後十二年
州天竺寺外酒公相見以明交誼至暮圓澤
疾逝而此婦果有子踰三日李源往視兒果
後十二年赴其約開葛洪川畔有牧童叩牛角
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實月冷風不夜論
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及相見曰李公
真信士也又歌曰前身身後事茫茫欲話
恐斷腸吳越山川尋已遍却回烟棹上瞿塘
此一事則知佛性一點靈明亘古不壞萬劫
生生身雖異而此性長存也○元至正陝西有
一小兒遇一縣官乃呼其名作揖曰相別頗久
縣官訝曰汝焉知我名小兒為言前生姓名以
連累舊與爾唱詩數首縣官始信其為故人也
復語官云自別君來已歷三生矣官曰汝前生
工夫言已別去官曰此人受用太極未動以前
一着故能出生人死不受生死移換○蜀強縣
尹劉君嘉靖甲寅春同遊陵雲寺語余曰事之

雲心錄卷之二

前定信然有之故解興化州一山林
人跡絕到且猛獸縱橫時中吳一太守來守
州心甚美此山林以此中必有佳麗欲開伐之
為士大夫止者三三竟開之山水奪目驚心別
是一樣乾坤至一岩石下前藤藤剝若有古雲根
三大字旁刻中吳太守書事之前定信然有之

鸚鵡夢

開元中嶺南獻白鸚鵡養之官中歲久頗聰慧洞
曉言詞上及貴妃呼雪衣女性既馴擾常縱其
飲啄飛鳴然亦不離屏幃間上令以近代詞臣詩
篇授之數遍便可諷誦上每與貴妃及諸王博戲
上少不勝左右呼雪衣娘必飛入局中鼓舞以亂

其行列或蒙嬪御及諸王手使不能爭道忽一日飛上貴妃鏡臺語曰雪衣娘昨夜夢為鸚鵡所搏將盡於此乎上使貴妃授以多羅心經記誦頗精熟日夜不息若懼禍難有所擾者上與貴妃出於別殿貴妃置雪衣娘于布簾竿上與之同出既至上命從官校獵於殿下鸚鵡方戲于殿上瞥有鷹搏之而鸞上與貴妃嘆息久之遂命瘞于苑中呼為鸚鵡家

明皇雜錄

芸心子曰昔張華亦有白鸚鵡華每出行還徹

芸心識餘卷之一

三

九

說僮僕善惡後寂無言華問其故鳥云見藏甕中何由得知公後在外令喚鸚鵡鸚鵡曰昨夜夢惡不宜出戶公猶強之至庭為鸚鵡所搏教其噪鸚鵡即復免由是觀之禍福皆前定之數非今所能移人物有同然之兆非我所能遁但當順受而已

鸚鵡不敢牽帝衣

明皇時有五色鸚鵡能言上令左右試牽帝衣鳥輒瞋目叱咤政府文學熊延京獻鸚鵡篇以贊其

事張燕公有表賀稱為時樂鳥

酉陽雜俎

芸心子曰以一鸚鵡尚知帝衣之不可牽是知忠孝之性人物一原不能盡其性者反一鳥之不如

鸚鵡尚語

晉司空桓豁在荊州有參軍于五月五日剪鸚鵡舌教令學語遂無所不名顧參軍善彈琵琶鸚鵡每傾聽移時又善能效人語言司空大會吏佐令悉四座語無不絕似有生鸚音籠鼻病也俗云鸚鼻是也鼻語

芸心識餘卷之一

三

九

難學學之不似因納頭于瓮中以效焉遂與鸚鼻語聲不異

幽真錄

芸心子曰鸚鵡尚能克肖人言人而不肖雖百堯舜其如一朱一均何哉

芸心識餘卷之二

禽鳥部

鵝聽講經

淨影寺沙門慧遠初在鄉養一鵝常隨遠聽經及遠入京留在寺晝夜鳴噪不止僧徒送入京至寺大門放之自然知遠房便入馴狎每講經即入堂伏聽若聞泛說他事則鳴翔而出如是六年忽哀叫庭宇二旬而遠卒寺有遠碑述其事 兩京記

芸心識餘卷之二

芸心子曰鵝知戀主異矣而聽經尤異也至於預知主之將化不尤大異乎是故蠢動皆含靈性足徵也

義鷄

聞之僚友方暉山曰某叔祖母仇節婦三世守節養一鷄甚馴節婦卒之日鷄尋至靈所三鳴而斃殆節婦具節之行有以感之者歟噫異哉 芸心問見錄

人語鷄

晉宋處宗置一長鳴鷄于窓間後鷄作人語與處

宗談論極有玄至處宗因此功業大進 幽真錄

芸心子曰鷄未有能語者而能語者夫亦有所化之者也彼物而不化者吾不知之矣

雌鷄化雄

伯喈答詔問災異有曰南宮侍中等聞雌雞欲化為雄尾身毛已似雄頭尚未變臣聞凡鷄為怪皆貌之失也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時即有鷄禍孝宣黃龍元年未央宮輅軫中雌鷄化為雄不鳴無距是時元帝初即位將立妃王氏為后至初元

芸心識餘卷之二

元年丞相史家雌鷄化為雄距而鳴是歲封后父禁莽以后兄子為大司馬由是為亂昔武王伐紂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易傳曰婦人專政國不靜牝鷄晨鳴主不榮夫牝鷄但雄鳴尚有索家不榮之名況乃陰陽易體名實變改此誠大異臣切以意推之頭為元首人君之象今鷄身已變未至于頭而聖主知之訪問其故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誠無所及頭冠或成即為患災敬慎威儀動作之容斷娶御改興政之源則其

救也夫以匹夫顏氏之子有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

蔡中郎傳

志心子曰中郎之文學博綜羣籍究極三才自司馬遷以後世難其儔鷄化之說對之悉矣余復何談聞之葉世奇云善乎賈生之言曰天地之爐兮造化爲工陰陽爲炭兮萬物爲銅或化爲人兮又何足患或化爲物兮又何足爲搏由此推之理之常然者固莫論其理之變者莫可得而知也月令雀入大水爲蛤是羽蟲化爲甲

芸心齋錄卷之二

蟲也田鼠化爲鴛是毛蟲化爲羽蟲也松樹化爲老人是無情化爲有情也婦人望夫化爲石是有情化爲無情也牛哀化爲虎江夏王氏之母浴于川化爲鼃沒于深淵漢末馬生人名馬異亡入于胡後漢劉聰后劉氏生一地一猛獸各傷人而走慕容燕時有女子化爲男子宋徽宗時有婦人生鬚度爲女道士有男子生子子葦母不能收更七人而逸元至正齊化門有達達婦生鬚鬚長一尺餘龍泉縣有一鷄二形能雌

能雄凡此者造物游氣變化紛擾不可得而測也其常變之兆禎孽之萌則各有所主焉竊惟其兆其萌各有所主葉公之論定矣試觀元至正間天裂地裂山崩山飛江嘯海嘯隕石隕星二狐二猴之異鷄啼鵝啼之怪凡此妖孽不可勝言苟于天心仁愛之際側身修行以回天意未有不反禍以爲福反災以爲祥者也是故齊戒興而妖殺亡金滕啓而天反風善言三而焚惑退

芸心齋錄卷之三

鷄以死報恩

衢州民家里胥至督促租賦家貧無以備殮祇有哺鷄一隻擬烹之里胥恍惚間見桑下有黃衣女子前拜乞命又云自死即悶不忍兒子未見日光里胥曰某到此催徵即無追捕殺傷者其女泣而逃里胥驚惻問至屋頭見一鷄哺數子其家將縛之去意疑之不許殺遂去後一旦再來其鷄已抱出一群子見里胥向前踴躍有似相感之狀捨而遂行數百步遇一虎跳躑躅近忽一鷄飛去撲

其虎眼里胥因而奔馳得免至暮從別路回其家
已不見鷄問之云朝來西飛去杳無縱里胥怪之
具說見虎之事遂往尋之其鷄已斃於草間羽毛
零落自後一邱少有食鷄子者

孫光錄

芸心子曰鷄之變形乞命則已異矣至于撲虎
自斃以報恩不尤異乎事涉怪異多致人疑設
或有之皆由里胥一念不忍之仁有以致之也
戒殺免難者監之

火鷄克敵

芸心識餘卷之二

晉江道穆帝時為諮議參軍從中軍將軍殷浩北
伐羗及丁零叛軍中震懼姚襄去浩十里結營以
逼浩浩令道擊之道進兵至襄營謂將校曰今兵
非不精而衆少于羗且其塹柵甚固難與校力吾
當以計破之乃取數百鷄以長繩連之擊火于足
羗鷄飛集襄營襄營火發因其亂隨而擊之襄遂
敗

韻府羣王

芸心子曰兵詭道也貴臨事運謀期于莫測斯
兵之上也江道之火鷄與李光弼用牝馬引史

思明之壯馬千餘疋正此意也若夫或正或奇
或久或速或減竈層竈或背水面水或虎皮蒙
馬或龍文衣牛或視其旗靡或望其鴉棲或燒
絕後道或屯兵渭北或如耿公之神箭或如張
巡之繫人或如檀道濟之唱籌量沙或如祖逖
之盛土克米或單騎見虜如郭子儀或乘雪擊
虜如蘇定方或下馬解鞍以示疑兵如李廣或
屯兵養銳以觀其弊如鄧禹或如韓世忠之伏
兵金山廟以邀金人或如岳武穆之伏兵牛頭

芸心識餘卷之二

山以驚金衆此皆所謂臨事運謀期于莫測者
也其要在乎將得其人又必與士卒同甘苦如
吳起葦葦爲得之否則與尸棄卒蹈國凶家所
不免矣故吳子曰善將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燒
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

鵝鷄溺色

山鵝鷄一名錦鷄其色鮮明五彩炫耀自愛其
毛終日影水目眩則溺南中土人俟其溺多獲之
格物論

芸心子曰人之悅色自伐于淫于忝于通于姦
至于捐軀隕命而不悟于鷄鵲奚以異乎鷄鳥
可與此並觀○極漆錄茨菰山有異鳥其名曰鷄鵲愛形顧影不自藏鳥羅者所得士之罹於世網皆由其不肯自藏故爾

海鷗知機

海上之人有好鷗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鳥遊鷗鳥
之至者數百不止其父曰吾聞鷗鳥皆從汝好取
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鷗鳥舞而不下劉子非海翁忘機門乃不飛海翁勿慮鷗乃飛去李商隱太倉族

芸心齋餘卷之二

芸心子曰莊子有言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
事者必有機心夫人機心生鷗即不下可以人
而不如鳥乎孔子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王端
溪云靈鷲在庭以無意處之則馴而下以有意
處之則飛而去何也氣機之在人物一也海鷗
之忘機于漁翁其理亦如是然則誠之不可掩
其章章乎佛氏亦云但自忘心同於法界鳥雀
巢於低枝宜例觀之○時遊錄吾昔少年時所居書室前有竹栢雜花叢生滿庭飛鳥巢其上武陽君惡殺生兒童解使皆不得捕取鳥雀數年間皆巢于低枝其鷗可

俯而窺也又有桐花鳳四王自翔集其間此鳥
難見而能馴擾殊不畏人間里間之以為異事
此無他不故之誠信于異類也有野老言鳥雀
去人太遠則子有蛇鼠狐狸鷄之憂人既不
殺則自近人者欲免此害也由是觀之異時鳥
雀巢不敢近人者以人為甚於蛇鼠之類也

信天緣

塘樂之上有禽類鵲色正蒼而喙長肥大凝立水
際魚過其下則取之終日無魚過亦不易其處故
名曰信天緣容齋隨筆信天翁鳥名滇中有之其
鳥食魚而不能捕候魚鷹所得偶墜者捨食之蘭
廷瑞詩云荷錢行帶綠江空暖鯉含沙淺草中波

芸心齋餘卷之二

上魚鷹食未飽何曾餓死信天翁亦可以為諷也
廷瑞滇之楊林人丹鉛總錄謾畫可與此並觀
之水有鳥曰謾畫類鷺奔走水上不問水腐泥沙
必啖啖然盡索之而後已無一息少休夫謾畫亦
資魚以為生顧汲汲如此反不加肥
大于信天緣者何也人可以自悟矣

寒號蟲

五臺山有鳥名寒號蟲四足有肉翅不能飛其糞
即五靈脂也當盛暑時文彩絢爛乃自鳴曰鳳凰
不如我至冬寒毛盡脫落乃自鳴曰得過且過南村輟耕錄

芸心子曰此鳥殊助一笑夫人少有得志便矜
時自耀眼空天下時間落魄遂至于搖尾乞憐
襟首求願是亦寒號蟲之速也鷦鳥可與此並
觀方言鷦鳥似鷦五色冬亦無毛常赤係畫夜常鳴好自低昂

佛現鳥

蜀大義峯普光殿有佛現鳥狀類鵲鵲飛鳴近人
其聲圓轉山僧音爲佛現鳥若以意會鵲鵲杜宇
皆似人言其依人不驚者亦海鷗忘機之意也楊
升菴詩曰佛現佛現鳥語易隨人意變雲日發晶

芸心錄卷之三

焚草木呈麋舊坐使遊人心目亂佛現佛現高任
說詩曰施主佛現依稀莫辨施主請回亦似浪猜
此鳥問生年當在漢明前彼時尚無佛峨嵋自突
兀此鳥時來鳴不識作何名聖言炳炳昭今古何
爲不信信斯禽君不見博勞之聲似許行孟子闢
之吾道明峨嵋縣志

余於嘉靖壬子夏至峯頂普光殿時有二鵲
一鳥如畫眉者各依人飲食不驚山僧名爲佛
現鳥檀越呼爲菩薩會其音爲施主佛現又云

施主莫辨鳥至則佛光現人以爲菩薩使者此
也楊高二先生詩辯所謂詩之鉄鉄也竊惟世
之惑于眺聽者非第一佛現鳥也若論佛氏是
亦一種道理觀渠明心見性以法像爲空虛寂
滅試于靜中會之亦是見得分曉快當但病痛
在於偏枯故道理淪于寂便廢了動靜相乘
與日用彝倫之理若論一箇蒲團禪那却也波
羅密多禪那猶華言靜慮波羅密多猶華言到彼岸

杜宇兆亂

嘉祐末邵康節行洛陽天津橋忽聞杜宇之聲曰
北方無此物異哉不及十年其有江南人以文字
亂天下者乎邵氏聞見錄

芸心子曰宇宙間氣而已氣之盛衰必有所反
知道者蓋灼如也夏日輝曰天道南陽而北陰
朝廷君陽而臣陰地氣自北而南是臣朝君之
義故天下治地氣自南而北是君朝臣之義故
天下亂其後果有王安石之亂若靈鵲報喜惡
鵲送祟賈誼鵲鳥審雨海篇似鵲鵲紺色生鵲賦鵲鳥審雨鵲林知天將雨鳥也

鵲鳥致旱

海篇似梟人而四目有耳見則大旱 丑方兆火 山海經章義之

山有鳥壯如鵲一足亦文青實白喙白 足名曰畢方其鳴自呼見則邑有火 見僕來

山海經鹿臺之山有鳥狀如鵲而人面名曰鳧侯其鳴自呼見則有兵 無不捷

應蓋皆得氣之先故也其常變之兆禎孽之萌

則各有所主焉至於傾否為泰反災為祥又在

乎修人之事格天之誠庶幾理可反數人可勝

天氣雖鬱而必通運雖汙而必隆雖有其兆必

無其應故曰人事感于下則天道應于上亦在

乎善不善之間云爾

云心藏餘卷之二

百鳥飼鵲雛

東坡云南都王誼伯謂子美詩西川有杜鵑東川

無杜鵑浩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蓋是題下住脚

自我昔遊錦城為句首誼伯誤矣且子美詩備諸

家體非必牽合程度偶者然也是篇句處凡五

杜鵑豈可以文害詞詞害意耶原子美之詩類有

所感者也亦六藝之比興離騷之法歟按博物志

杜鵑生子寄之他巢百鳥為飼之江東所謂杜宇

曾為蜀帝王化禽飛去舊城荒是也且禽鳥之微

猶知有尊故子美詩云重是古帝魂又曰禮若奉

至尊子美蓋譏當時刺史有不禽鳥若也唐自明

皇以後天步多棘刺史能造次不忘于君者可得

而攷也嚴武在蜀雖橫飲刻薄而實資中原是西

川有杜鵑耳其不虔王命負固以自抗擅軍旅絕

貢賦如杜克遜在梓州為朝廷西顧憂是東川無

杜鵑耳至于浩萬雲安刺史微不可考凡其尊君

者為有也懷二者為無也不在夫杜鵑真有無誼

伯以為來東川聞杜鵑聲煩而急乃始疑子美跋

云心藏餘卷之二

畫紙上語又云子美不應疊用韻子美自我作百

疊用韻無害于詩僕所見如此誼伯博學強辯殆

必有以折之也 東坡評杜鵑詩

烏衣國

唐王榭居金陵以航海為業遇風舟破榭附一板

抵一洲見翁媼皆皂服曰此吾主人郎也引至宮

室見王坐大殿左右皆婦人王皂袍烏冠金花閃

閃翁以女妻榭榭問女曰此國何名曰烏衣國也

王召宴於寶臺殿器皿俱黑王命作詩卒章云恨

不此身生羽翼王曰雖不能與若生羽翼亦可令
君跨烟霧宴歸女曰君詩尾句何相識也王不悅
遣人曰某日當回女取靈丹以崑崙玉盒盛之遺
榭曰此丹可召人神魂死未踰月者可使更生王
命取飛雲軒既至乃烏鴟墜子耳令榭入其中閉
目少息已至其家梁上雙燕呢喃下視榭乃悟所
止燕子國也至秋二燕將去悲鳴庭戶榭書一絕
繫燕尾曰誤到華胥國裏來王人終日苦憐才雲
軒飄去無消息淚灑春衣幾百回來春燕至尾有

芸心識餘卷之二

小東乃所寄詩曰昔日相逢冥數合如今睽遠是
生離來春縱有相思字三月天南無燕飛明年燕
果不來據遺

雀奪燕巢

燕惡艾雀欲奪其巢先啣一艾致其窠輒避去因
而奪之白居易詩註

芸心子曰雀知燕之所惡者艾因是而遽奪之
窠詐孰甚焉嗚呼此可以占氣氲之日薄矣

伯勞

按郭璞云形似鷦鷯而大夏至來冬至
去以陰氣動而鳴以陽氣復而止蓋陰

賊之鳥其鳴鴟鴞然故名曰
鴟或曰博勞或曰伯趙即此

國人有以伯勞生獻者王召見之侍臣曰世間惡
伯勞之聲敢問何謂也王曰昔尹吉甫用後妻之
讒殺孝子伯奇吉甫後悟追傷伯奇出遊于田見
鳥鳴于桑其聲嗷然吉甫動心曰伯奇乎鳥乃撫
翼其音尤切吉甫乃顧曰伯勞乎是吾子棲吾輿
非吾子飛勿居鳥羣聲而棲其蓋歸入門集於井
幹之上向室而號吉甫命後妻載弩射之遂射殺
後妻以謝之故俗號伯勞言所鳴之家必有凶也

芸心識餘卷之二

梟鴟之鳴弗可更者天性也昔荆之梟將舉子吳
鳩遇之曰何去荆而舉吳乎梟曰荆人惡予之聲
鳩曰君如不能葦子之音則吳楚之民不易情也
爲子計者若宛頸戢翼終身勿復鳴也昔議朝會
者有人問曰寧有聞梟食其母有答之者嘗聞鳥
反哺未聞梟食其母聞者慙惡不善也得嗜者莫
不馴而效之爲利人也得蚤者必糜之齒爲害身
也鳥獸昆虫猶以名聲見異況夫吉士之與凶人
乎曹植惡鳥論

義鷹

盱南陸氏世雄于貲子弟矜玩好他日遇山夫賣
猴雛取而畜之甚馴歲久矣猴益老意向頓姦然
猴牝猴也見婦女必跳梁如將近之陸氏患焉謀
招之死未施手而猴先驚畏登屋避去以避禍比
夜寂輒潛下取飲食人動則引遁無如之何會少
年臂召蒼鷹陸氏子弟往從之告以猴害少年許
諾為擒之即俱還據高隅發鷹韝已發則逗逗摩
空下瞰得猴處鷹垂近猴乃急舉瓦以扞身鷹不

雲心藏餘卷之二

能得也奮焉穿雲以逝默不可見明日忽聞空中
有鈴聲少年色動意其鷹也仰瞻之果鷹來也方
復搏翔下擊猴仍用前計以自全失搜捺揚翻以
過後一鷹繼至猴不擬也遂中其擒少年招得所
臂鷹而遂擒者委猴而去蓋少年之鷹往招之而
來助者也呂南公曰羽毛之居生也縱橫乎林莽
之間而順適乎天地之內同而異異而同彼其鷹
類非一種聚而已矣何少年之所養適當搜捺之
不勝而遂能招夫助已者耶夫以通畫夕之奔趣

蓋不知其經涉幾千萬里之遠而幾百十之羣隊
彼豈有啁啾之語言沾沾之勢兒以相諷動者耶
至其見助者又未必同棲共育者也而輒相從乎
所未如之何之害今人生同州聚同鄉上之人防
之以政刑而端良博厚之士尸其教勸一旦攫介
患害則將埋頭縮手背嚳而斜昵是曾一鷹之無
知奚志氣行義之得耶余初出山延陵劉縣尉為
余道此余耿嘆焉姑志之後之矜玩好者可以戒
不如鷹者可以慚矣

呂次儒義鷹記

雲心藏餘卷之二

鷄伏罪

魏公子无忌方食有鳩飛入案下公子使人顧望
見一鷄在屋上飛去公子乃縱鳩令出鷄逐而殺
之公子暮為不食曰鳩避患歸无忌竟為鷄所得
吾君之為吾捕得此鷄者无忌無所愛于是左右
宣公子慈聲旁國左右捕得鷄三百餘頭以奉公
子欲盡殺恐無辜乃自按劍至其籠上曰誰獲罪
無忌者耶一鷄獨低頭不敢仰視乃取殺之盡放
其餘名聲流布天下歸焉

烈士傳

芸心子曰夫鳩之性至拙者也而有避難之智
鷦之性至悍者也而有伏罪之勇于以見魏公
子愛物之仁處物之義所以來天下之士矣

傳書鷦

張九齡少年時家養羣鷦每與親知書信往往只
以書繫鷦足上依所教之處飛往投之九齡自為
飛數時人無不愛訝開元遺事

芸心子曰昔陸機有大呼為黃耳作書盛以竹
筒自洛之吳能達之于家然不若張公之鷦每

芸心藏餘卷之二

與親知書信依所教之處飛往投之將曲江公

之信義有以感之者歟郝經鴈傳信鳥傳信鷦

可與此並觀元郝經世祖即位以翰林侍讀

之前後十五年抗節不少屈先是至元十一年

九月用蠟先帛書一詩繫鷦足祝之北飛詩曰

霜落風高樂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

接弓繳窮海繫臣有帛書明年三月虞人獲鷦

于汴梁金明池及伯顏帥師問宋執行人之罪

賈似道懼始遣總管段祐送經還孔氏六帖

隋虞士元藏機有二鳥大類黃鷦每翔翥空中

飛機呼之即至或公啣珠或令授人語皆能如

意因號曰傳信鳥天寶遺事長安巨商任宗

為曾子州中數年不歸其妻紹蘭親堂燕長吁

頃語燕曰我聞燕子自海東來往復必經由湘

我婿言訖淚下燕乃飛于細蘭牖上遂吟詩一
首擊于燕足遂飛鳴而去詩曰我婿去重湖臨
窓泣血背愁慙鳴燕寄與薄情夫任宗時在
荆州忽一燕泊于眉上得足上所寄詩感而泣
下次年歸文士張悅傳其事而好事者寫之

關鷦

秦人多畜鷦鷦為博關之具飼以梁粟棲以籠閣
每關勝獲博金若干數勝則茲鳥之價因之以騰
子弟日恬恬然忘返也如蜀人關馬滇人關鷦一
日余至長安市適有閩者關未已傑鷦過之二鷦
怖伏幾絕俄而各潛竄主人袖中余乃喟然嘆曰

芸心藏餘卷之二

噫浚民之膏血以養戰士士飽食終日兒戲軍門

而無所事事迄乎聲息震天竄避無地直袖中鷦

也孰能為國鷦鷦熊虎哉芸心聞見錄

鷦夢食命

蔡襄字元長未仕時每喜食鷦一夕夢褐衣老人
曰明日當被害願公貸命襄問汝何人乃誦詩云
食君數粒粟文君羹中肉一羹斷數命下筋猶未
足口腹須臾間禍福相倚伏願君戒勿殺死生如
轉轂覺而異之詢于厨中有黃鷦數十放之經夕

復夢褐衣老人云感君從禱已獲復生今上帝已命注公高爵後舉進士歷官學士謚忠惠孫佃廷試唱名第一

芸心子曰放鴉雖一微事然自放鴉之心推之則無往而非好生之德矣鴉告以夢而得生且以成元長不殺之慶世人昧肖翹之命而不一隱顧致使此心遂失宜其困鬱于身陵替于後觀此亦可以爲恣饕餮而暴殄天物者之戒矣試以同類數事并列于後與同志者勗之

○唐
樊州

張

推官楊旬積累陰陶其子將入試夢一神曰汝積陰德將汝子名改作楊椿納春吾當助汝子筆也果得第次年赴省試椿夢一神曰今年題乃行王道而王及試果然亦得第及殿試再夢神曰汝名在第五甲吾將汝卷換作第一卷矣後唱名果奪魁天下及變使君詢旬陰德旬乃出三怪彙示之第一彙有三十九文當三錢第二彙有四十餘文折二錢第三彙有萬數小錢乃句詳讞罪因有從死罪正爲流罪者即投一折二錢有從杖罪而決放者即投一小錢又每效周虎行太上感應篇十種利益一收遺棄嬰孩者養俟年十五額聰還歸二每年冬十一月初三日爲始收六十已上十五以下乞丐貧人入本家養濟院每日給米一升錢十五文至二月初三日滿一季令其自便求赴三善施湯藥四施棺木周助葬資五女使聽嫁量給衣資六戒殺買物放生七每遇荒歉資報賤糶賑濟貧民八修寺理橋飾相通道九助遠方士夫還鄉

十辨寒村淅急抄危○特如後跋名庠與第相胡僧相之曰小宋他日當魁天下大宋亦不失平科後又遇胡僧驚問大宋曰公丰神頗異似曾活數百萬命者試思之郊曰堂下有蟻穴為暴雨所侵吾戲縮竹橋以渡之僧曰是也小宋今歲固當有捷然公終不出其下及唱名小宋果中首選時章獻太后當朝不可以第先兄後乃以郊為第一祁為第十後封莒國公謚元獻○宋青州益都尉老舉人云初累舉不捷無復進取一夕有盜冒雨穿窬而入乃謂盜曰汝冒雨穴壁必不得已也乃以絹二疋贈之而去次年知友勉令就試猶豫間盜又出燈下尉曰何復來耶盜曰某家秀才恩惠自誓死生必立效相報今不幸歿于軍前知秀才欲赴科舉故來言說遂失所在既而赴試前盜以所試題預先送出累場皆然果獲高薦至南省亦然迨殿試盜又見形曰內中某不敢入矣秀才勉之已而登第既而受益州尉盜又助以擒賊馬○揚希

1

仲蜀新津人未第時爲成都某氏館賓家以少婦試其所守希仲正色拒之其妻是夕夢人告曰汝夫獨處他鄉不欺暗室神明舉皆知之當令魁多士以爲報明年果魁全蜀信州林茂先廣都費樞事與此大同小異○朱軾家貧教學歲暮得束修三千舉以奉負青苗錢之夫其人得質官保命邑士人劉澈累舉踰躐一夕夢至官府吏語澈曰爾第負官錢不能少助之致使死於非命汝虧德不可得矣汝不聞朱軾助納青苗錢事耶行將獲陰德之報劉竟惘然自失軾生三子曰京曰克曰某皆顯官軾八十四云卒○宋孫洪與同舍生游太學生得家書內云昨夜夢至一官府若閱登科集汝與孫洪皆列名籍中其孫洪名下有朱字云云其不合與人寫卻婚書上天譴之不得過省洪愕然曰實有之及就試生果中高第而洪不與選暨生西歸爲尋夫婦合其已離之好洪始以內舍生釋褐○丙午科福建有赴省士李某道經衢州店

主夢土地曰明日有姓李者是黃甲人宜善待之次日果然遂厚款助以聚衆漢從如京師且以昨夢為言士人宿問心思去傲官但妻不稱當更娶美者後主人復夢土地云此人用心不善更欲棄妻今無功名矣後果不第悵惘而歸又一士人自謂登顯要而妻配且賤思有以處之後梓潼帝君夢報如前土地云嗚呼念可以妄起乎○陳昱貢入京師任二相公廟力以升第題馬夜夢神曰子父死不葬科名未可期也明年果不第遂急歸營葬事○范元之素貧得一婦所遺救夫極刑金銀一袋于水邊即以還之是年宜產靈芝數莖光彩輝煌明年父子登第歷十二世皆為郡守楊存得鹽鈔二萬引果以還商人劉留臺得金一袋裴皮得玉帶一條林積得珠一囊俱舉以還失主果報雷同范元之○劉朝管獨處一室數夢一人永短揭曰我書生也死葬于此下而屍骸踴促願君遷葬明啓詢實輒即解衣覆其骸具棺收葬是夕夢

芸心齋餘卷之二

書生來謝持三鶴于勸柯生食之因策名科第歷任史館傳敕葬吳江今陸谷之棺後夢陸生持三場題目預告且祝以勿泄彼此當有禍洎應試盡然遂薦名高第事與此同○范純仁仲淹子以五百斛麥舟助父故舊石曼卿喪後登皇祐元年進士官至尚書謚忠宣○許知可省閣不第而歸夢白水人教以學醫藥物後果踐其言遂精醫道捨藥所活不可勝計復夢前白水人贈以詩曰施藥功大陳樓間處殿上呼盧喚六作五後紹興壬子以第六人登科因上名不保遂升第五名其上則陳祖言下則樓材方省前夢○今將祖父陰陽顯于子孫者略附數輩于此用勸同門聚登昌大是故于公治微稱平而定國為相丙吉有功不伐而子姓封侯楊雍給漿十男五卿盛吉泣囚三子作郡陳臨善政來達人之榮擢卓茂循良致副服之襲封馮京之父還妾馬溺之父哀喪京消皆中三元孫展之父娶盲鄭敦之父滿錢展敦皆占大

駐蹕八佛之孫華登第馮大呆之繼體登科張仲淳歸金與時校師觀而子皆狀元齊崇禮施棺與祝樂施粥而代無虛榜嗚呼此又賢祖賢父之所當相觀而善者也若夫三朝狀元紀事諸大魁陰陽德行載之備矣有志者請詳覽焉茲不重錄

禽鳥馴惠

陳元植初有家道而好行陰陽至于禽蟲悉蒙其惠每將食于高原之上百鳥遙見必飛鳴前後或來逼其坐隅元植甚憫之禽鳥亦不畏懼凡如此十餘年一夕夢有衣緋人長三尺餘巾帶備具謂元植曰爾甚有陰德及物于一切生命皆欲濟活

芸心齋餘卷之三

然將來壽短以此之故須延其壽汝宜勉之年九十九歲一旦晝坐忽袖中一物投地化為著緋衣人長三尺許拱手于前謂之曰君壽本不踰四十為有陰功是以延爾之壽今近百歲須歸常理辭爾去焉瞥然不見逾月無疾而終勸善書

芸心子曰鳥獸咸若萬物育焉吾人性分中叅贊事也使物各遂其生能事斯畢矣元植近之宜其神錫壽考無疾而終彼漁獵彈射以為生活破巢毀卵以為口腹之奉大傷吾人對時育

物之義奈何未有以元植之惠禽蟲語之者邊

洞玄事可與此並觀

唐邊洞玄女道士也每雷雪凝立鳥雀飢棲乃求

米穀粒食以散餒之歲月既深鳥雀望而識之

或飛鳴前導或翔舞後隨又于室內以米麥飼

鴻鵠恃六翮

晉平公游于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

人盍胥跪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爾夫朱出于江

海玉出于崑山無足而至者猶主君之好也士有

足而不至者蓋主君無好士之心爾無患乎無士

也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

夕收市賦暮食不足朝收市賦吾何謂不好士乎

盍胥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爾背上

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飛不為加高損一把飛不

為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門右各千人亦有六翮

在其中矣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詩曰謀夫

孔多是用不集

韓詩外傳

芸心子曰盍胥鴻鵠之喻可謂善諷者矣孔子

曰吾從其諷諫焉是故天下之事惟不真好爾

一有真好未有不氣交類感者也試以葉公好

龍而直龍入室燕昭王好馬而駿馬來庭所好

不真則鴻飛冥冥所養非其人則亦背上之毛

腹下之毳爾昔孔融薦彌衡其表有曰鷲鳥累

百不如一鶚趙簡子思其臣周舍且誦其言曰

千羊之皮不若一狐之腋衆人喏喏不若一士

之諤諤昔哉言乎背上之毛腹下之毳又孰若

六翮者乎噫一舉千里者亦慎乎六翮而已矣

緡繫黃鳥

詩云緡繫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

以人而不如鳥乎朱子集註曰言人當知所當止

之處也

大學

鳥擇巢

鳥知擇巢人不知擇所處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薛文

芸心子曰禽鳥為巢必於網羅之所不到彈射

之所不加然後回翔審視纏綿補葺巢而處之

人之視鳥不待論辯而自逕庭矣或役志於聲

利之境或甘心於任險之途或交匪其人或死
匪其所文清斯論其亦不得已而申明孔門之
訓乎

禽擁行車

季元紘開元初為好時令賦役平允不嚴而治大
有政聲遷閬川司馬發離百里士民號泣遮路鳥
鵲之類飛擁行車有詔褒美之

芸心子曰人患無惠政也間或有之豈惟同胞
感之而已是故雉馴也虎渡江也蝗不入境也

芸心藏餘卷之二

大鳥來送葬也又豈惟飛擁行車而已耶易曰

中孚信及豚魚

鳥獸哀匹

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之屬莫不
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
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踟躕焉踟
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
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於人
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

禮記三年問

芸心子曰禮記者之意以為鳥獸知愛其類而
不如人之能克其類此所以天地之性人為貴
也此以人物之常而言之也若夫執親之喪飲
酒作樂喪已之配朝亡暮婚視越月踰時鳴號
啁噍之類何如也是故原壤母死升木而歌尼
父加叩脛之責莊周妻死鼓盆而歌蔣子致何
忍之譏

五鳥叙倫圖

白都憲公以周詩內鳳鳴高岡鶴鳴子和鶴鳴在

芸心藏餘卷之二

原睢鳩在洲鳥鳴嚶嚶為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
朋友之義繪為一圖命之曰叙倫系之以詩曰名
稱各異羽毛殊物性天成自可娛世降道微風俗
薄安能家有敘倫圖

芸心圖見錄

芸心子曰白公之用意亦厚矣世道江流人心
波靡不忠者無君矣不孝者無親矣不弟者無
長矣不別者無隅矣不信者無友矣五倫不叙
四維不張綱紀蕩然矣白公不得已以周詩五
鳥圖之以詔同胞命名敘倫所謂禮失而求諸

野以物而教夫人至矣哉憂世之志乎正德丁丑蘭州幸菴彭公嘗于簡策間采輯有關于彝倫者八事繪圖爲說以行而開州端溪王公又爲斷章以寓勸勉其一狄仁傑望雲思親也其二楊津事兄楊椿也其三晉靈公使刺客鉏麇殺趙宣子麇以宣子忠臣不忍殺恐違君命撞槐而死也其四吳季札掛劍徐處士墓也其五魯季康子叔祖母敬姜見康子不出闔孔子嘉其有別也其六鮑叔牙讓金于管仲也其七楊

芸心識餘卷之二

震暮夜却金也其八陝西乾州二室女不爲賊汙而投崖也此八者可以爲子臣弟友婦女之龜照矣彭王二公之憂其亦白公之志乎是故五鳥敘倫圖援物以覺民也八行遺事圖原人以衛道也有是哉三公用意之厚也按圖稽實者要亦反求諸已慎勿泛玩以爲眺聽之具

有鳥

有鳥于此架巢于葭葦之顛天喟然而風則葭折而巢壞何其所托者弱也稷蜂不攻而社鼠不黨

非以稷蜂社鼠之神其所托者善也故聖人求賢者以輔夫吞舟之魚大矣蕩而失水則爲螻蟻所制失其輔也韓詩外傳

芸心子曰輔之時義大矣哉龍以雲輔而神虎以風輔而威豹以霧輔而文鯉以雲輔而飛鷹以霜輔而驚蟄以雷輔而啓免以月輔而胎聖人以賢才輔而天下治一失其輔則爲葭折爲螻蟻所制故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芸心識餘卷之二

白鵬委體於宋主

厓山之敗陸秀夫抱祥興帝與俱赴水時御舟一白鵬奮翼哀鳴與龍隆水中以死此其視太宗榻前之大其感恩徇主之誼又過之矣然則委而去之如陳宜中輩者是果何心哉兩山墨談

鶴訴弋人

紹定中張廣年權縣事譙樓有巢鶴中弋帶箭造庭下哀鳴若有所訴廣年視箭首字得弋人姓名追懲之鶴乃去崑山縣志 芸心識餘卷之二

溟通海芸心陳其力識

獸畜部

麒麟出郊

麟者含仁懷義行步中規折還中規游必擇土翔必後處不履生蟲不折生草不羣居不旅行不犯陷穿不罹累豈文章彬彬廣雅

按毛詩義疏云王者至仁則麒麟出禮記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蒸鬯月令云視明禮修則麒麟

芸心識餘卷之三

麟臻春秋感精符云麒麟一角明海內共一主也王者不刳胎不剖卵則出於郊說文云麒麟仁獸也觀廣雅所載則生必備美德矣觀經傳所載則出必應昌期矣備斯德而應斯期者斯其為麒麟矣乎嘉靖庚戌仲夏陝西鳳翔府南二里許瓦窰民家牛產一麒麟王頂青身赤腹火焰鱗甲亦具但無角而牛蹄愚婦異而鋤死之余於是月適過其處而聞之蓋我

皇上開九葉昌期之運致中興和氣之祥故宜清河

麟出以應王者之瑞他若甘露卿雲嘉禾岐麥鳳陽之白兔丹山之白鹿白龜與夫黿昌之紫芝一本而有三百八十四瓣足應卦爻之數力何幸身親見之哉

騶虞應德

騶虞尾參于身似虎白質黑文西方之獸也王者有至信之德則應不踐生芻不食生物埤雅騶虞五彩畢具尾長于身乘之日行千里山海經芸心子曰騶虞不踐生草不食生物人也焚林

芸心識餘卷之三

而敗竭澤而漁戕生隕命恣口腹之欲傷天地之和夫豈知天地萬物本為一體者耶噫有愧於騶虞者多矣

獬廌觸邪

獬廌似牛而一角性能觸邪古者決獄令觸不直者經史海篇獬廌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臯陶治獄其罪疑者令羊觸之王克論衡

芸心子曰凡蠢動之在天地間各肖一德如飛羗應救民之德宋書飛羗者神馬之名日行三萬里禹治水勤勞救民之害天

應其德 駟虞昭王者之信見前草有指倭紀黃王大時有草生于庭侯人入則指之名犀有觸物類相感誌曰公生有犀白墮之酒擒姦說海東劉白墮善釀酒墮于日中經旬酒味不動飲之醉而不醒青州刺史毛鴻賓賣酒之藩路逢劫盜飲之即醉皆被擒因此名曰擒姦酒游王度之鏡愈疾異聞集隋王度有一寶鏡歲疫度令僕持鏡詣里有疾者使照之即愈夫獬廌以一獸猶知惡姦邪而觸之故制冠服者獨于太微執法而加薦焉良有以也嘗謂大姦大惡如秦之商軼李

世心識餘卷之三

斯漢之桑弘羊孔瑾唐之李林甫宋之王介甫當是時也安得有此薦而觸之哉

臺駝識泉

燉煌西度流沙往外國流沙千餘里中無水時有伏流處人不能知皆乘臺駝馳知水脉遇其處停不肯行以足蹋地人於其所蹋處掘之輒得水矣

張華博物志

芸心子曰臺駝乃獸畜之蠢者而能知水脉之處且善行流沙中日三百里負千斤故郭璞山

海經圖素駝讀曰駝惟奇畜肉韃是披迅驚流沙顯功絕地潛識泉源徵乎其智夫人為饑渴之害徒以自斃求為臺駝之智不可得已

舞象不拜祿山

明皇所教舞象天寶之亂祿山大宴胡酋出象給之曰此自南海奔至以吾有天命雖異類必拜舞左右教之象皆努目不動終不肯拜祿山怒盡殺之南楚新聞

余讀光州喻吳臯師忠節錄序有曰漢禽賤夷

世心識餘卷之三

類而甘殞唐猱擊叛孽而蒙戮厓山之墜鵬委體於宋主天寶之舞象怒目於胡酋是故忠節萬物之一性天之元氣也及讀南楚新聞然後知舞象之不拜平祿山也有是哉象之忠節也翼胡雛以擾中華者可勝誅耶

象哀雌

南海四象各有雌雄其一雌死百有餘日其雄泥土著身獨不飲酒食肉長吏問其所以輒流涕若有哀狀

張華博物志

芸心子曰象亦仁獸也觀其雌死而哀之若是亦可嘉尚矣嘗讀餘冬錄有云正德己巳工部主事姜榮以考察例調瑞州通判署印時適華林賊來攻城姜僉倅付印于其妾豆氏亟出集兵捍賊勢不敵逸去賊突入求姜弗得以刀傷姜妻豆哀救而免因執豆先藏印池水中既被縛以行高安盛豹一父子時亦在難豆謂賊曰盛家子既在可遣其父報令贖我賊如其言豆密語盛曰我不死以印未白也今在某處歸

芸心錄餘卷之三

幸言之我死矣比至花塢鄉遇道旁井給賊以渴就飲遂投而死辛未五月某日也賊退屍殯城南僧院事聞

詔旌曰貞烈置祠而碑表焉豈易得哉姜棄城罪重部使憫其家難且欽豆之死節持爲之地又因緣功陞同知而性素欠檢豆死才兩月即屬媒有所求明年奪職嗚呼人之無情乃復有此丈夫愧于女婦多矣余因感夫哀雌之象而惡夫姜榮之行豈獨有愧於女婦其有愧於茲象也

不既多乎至若見子皮無遠近必泣其牙歲脫猶愛惜掘地而藏之削木代之可得爾窮其主得乃已是皆異於諸獸者也

虎以鹿報德

晉郭文舉與虎探去鯁虎送鹿來報以爲異今長興縣有邱嫗採桑次被虎銜入深谷中不傷之其虎就蹲自旦至午嫗告曰某之年邁莫有宿業否今困於此又不食乞大聖念之呼虎爲大聖遂伸一脚於嫗前看之有一竹籤在爪下嫗又曰莫要去耶

芸心錄餘卷之三

否掉尾點頭似相感之狀嫗乃爲拔之迅躍數四却啣至舊所並損至夜置一鹿於門首去孫光錄

芸心子曰爲虎去鯁籤俱得鹿報亦奇事也夫虎以食人爲性乃有是良知焉今有受人莫大之恩而不一省報者謂之何哉

虎伏罪

童恢字漢宗除不其令有虎害人捕獲二虎恢視曰王法殺人者死若殺人者當垂頭伏罪不殺人者當號呼稱冤一虎垂頭閉目即時殺之其一視

慨鳴吼遂令放釋吏民歌之 詩學大全

芸心子曰政尚寬猛而操縱得宜斯為善政恢之令虎威怒並行足以攝虎之心矣而人焉有不服者乎不然謂商鞅為部鼎免貞婦以不才紛市中之有虎差繫牛之生畜孰能黜無情以伏罪輸款實以垂首有若茲虎者耶

虎感善政渡江

九江多虎百姓苦之前將募民捕取境界皆設陷穽後太守宋均到乃移詔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黿

云心識餘卷之三

鼉在淵物性之所託故江淮之間有猛獸猶江止之有鷄豚今數為民害者咎在貪殘居職使然而反逐捕非政之本也壞檻穽勿復課錄退貪殘進忠良虎乘東渡江不為民害 風俗通

芸心子曰虎猛獸也尚為善政所感而去而有苛政之猛于虎者謂之何哉噫安得殿上之虎

為除南山之白額邪渡河虎宜例觀之

漢劉昆舉孝

廉除江陵令時縣有大災昆輒向火叩頭火尋滅遷弘農太守虎皆負子渡河微為光祿勳紹問行何德政而致是邪對曰偶然爾左右皆笑其直納光武曰長者之言命當儲策

龜虎相持

南武選楊次泉嘗云安陸陂澤中多巨林叢葦水涸則虎豹處其中一日鄉人遙見一虎倒懸於樹聲震林木衆眾視之過一巨龜曝日于樹虎不知以尾掉之為龜所令掉攫不能脫遂為衆所得亦異事也 芸心間見錄

芸心子曰聞鵲蚌相持矣若龜虎則未之前聞也彼水族之強有力者莫龜京也而其至拙者亦莫龜若也故聖賢以龜鼉序于蛟龍之首而

云心識餘卷之三

言之始龜之曝日于樹固無心于虎也虎之掉尾亦詎知龜也而有心于龜哉大都不過優游于林木之間以自適而已庸詎知巧者為拙者所弄而強梁者亦為強有力者所制耶觀於此則人事可推矣許魯齋曰世間巧拙俱相半不許區區智力爭薛文清公讀而嘆之曰此言宜念

馴兒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性篤孝母常滯病三年

邑自非寒暑節變未嘗解襟帶不寢寐者七旬母卒廬塚側動靜以禮有免馴擾其室旁又木生連理遠近皆之與叔父從弟同居三世不分財鄉黨高其義

孝順事實

芸心子曰蔡中郎之孝可謂能格乎鳥獸草木者也推而極之至於通神明光四海無不由此大哉孝乎其有行之本萬化之原者乎為人子者可不勉哉

狡免

芸心識餘卷之三

免性陰狡

詩註

狡免三窟僅得免死

馬援傳

馮驩

謂孟嘗君曰狡免有三窟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請為君復鑿二窟

戰國策

芸心子曰凡物之狡者莫免過也免爰之詩以比小人致亂而巧計幸免君子無辜而忠直受禍也為此詩者其有憂乎史稱王衍為自全計第登為荊州從弟敦為青州曰足為三窟矣不知天網恢恢疎而不漏其能自全乎是故免雖陰狡為三窟以免死卒亦以蹄而得之是知小

人之陰狡雖苟免於一時亦終必亡而已何益哉

東郭餒

淳于髡說齊威王曰韓盧者天下之俊犬也東郭餒者海內之狡兔也韓盧逐東郭餒騰山者五環山者三兔極于前犬疲于後犬免俱疲各死其處田父見而獲之無勞苦而擅其功今齊魏相持頓兵弊衆恐強秦大楚乘其後而有田父之功也

春秋後語

芸心識餘卷之三

鹿鳴

鹿鳴之章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西山真氏曰鹿食苹則相呼呦呦焉而樂裴安祖少聰慧年八九歲就師講詩至鹿鳴篇語諸兄曰鹿雖禽獸得食相呼而況於人乎自此之後未嘗獨食弱冠州辟主簿民有兄弟爭財詣州相訟安祖以禮義責讓之明日兄弟相率謝罪

鹿趨求救

宋何胤晚乃折節好學入鍾山會稽山聽內典遂

篤禪學後至吳居武丘山西寺嘗禁殺有虞人遂
鹿徑來趨伏而不動又有異鳥如鸛紅色集講堂
馴狎如家禽初胤侈于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
甚者猶食白魚鮓脯糖蟹以為非見生物復食蚶
蠣即蚌使門人議之汝南周顒與胤書勸令食菜
曰變之大者莫過生死生之所重無踰性命性命
之于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若云三世理誣則
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形未息一往一來
生死常事則傷心之慘行亦自及丈人于血氣之

世心錄卷之三

類雖不身踐至于晨晷夜鯉不能不取備屠門財
貝之經盜手猶為廉士所棄生性之一啓鑿刀寧
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饑非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
者豈不多愧丈人得此有素聊復片言發啓爾故
胤末年遂絕血味勸善書

芸心子曰若何丈人之禁殺得君子遠庖厨之
心矣復得汝南周子之書所益殊多迹雖涉于
方外意實同乎不忍是故鹿趨求救鳥集如馴
其所感深矣余自祖父以來戒食牛素矣嘉靖

甲辰年敝鄉喪家欲屠一牛以餉吊客牛乃裂
縛繞城奔于余之中庭殷顛號呼狀若求救偶
與何丈人逐鹿來伏之事相同夫禽獸雖蠢未
嘗無知否則何不他之而獨于禁殺戒食之家
是莽哉昔白居易晚節尚佛經月不葷施所居
為香山寺自稱香山居士意蓋如此故曰白樂
天以儒修身以釋治性佛印禪師戒殺文亦宜
着目遠庖厨者慎勿以為異端之俚語而忽之
也羊鳴之命宜例觀之○夷堅續志韓忠獻公判相州日寒食節出祀

世心錄卷之三

有人驅數羊欲殺之內一羊奔出於公前因鳴
良久不去若有所訴公問之曰汝非亡命乎吾
知矣羊鳴地而再跪伏若拜謝狀公即書一牌
曰長生羊繫于頸令不得殺公後誕會亦不用羊

由鹿哀類

正元丁卯歲予南出穰樊之間遇野人繫鹿而至
者問之答曰此為由鹿以此鹿以誘至羣鹿也備
言其狀且曰此鹿每有所至輒鳴嗥不食者累日
余喟然嘆曰虞之即鹿也必以其類致之人之即
人也亦必以其友致之實繁有徒古之然矣嗟乎
鹿無情而猶知痛傷人之與謀實安殘酷者彼何

人斯彼何人斯 呂溫由鹿賦序

麀噬鹿觸

麀有牙而不能噬鹿有角而不能觸 古今註

芸心子曰麀固不能噬鹿亦有時而觸者矣嘉

靖丙辰余備員留曹少司徒棠溪王公令畜一

鹿於部署踰年角再踰年見同僚則馴擾如初

見投文僕隸之輩則怒而觸之至無所容余每

忌之閉之空室日以糧芻牧之或守門者進而

飼之即觸舐再四門者伏於窓下尋觸其腹而

然則人之性本善如此鹿也至於反常而為

姦盜殺戮之行其鹿之觸耶

麀母救子

列國晉孟孫獵得麀使秦巴西持歸其麀母隨而

鳴秦巴西不忍縱而與之孟孫怒而逐秦巴西居

一年召以為太子傅左右曰夫秦巴西有罪於君

今以為太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以一麀而不忍又

將能忍吾子乎 劉向說苑

芸心子曰麀母之求免乎子天性之良也巴西

之免乎麀子愛物之仁也愛物之仁人心所同

故孟孫知巴西不忍於麀則知其不忍人之心

無往而不然矣此所以復用之也觀之于易比

稱王用三驅失前禽在禮王制天子不合圍諸

侯不掩羣夫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皆愛物之

意也春秋書焚咸丘所謂焚林而田深惡之也

若夫樂羊為魏將以攻中山烹其子而遺之樂

羊食之盡一杯而城果下視巴西之放麀忍不

忍何如故黃山谷詩有曰豎羨不如放麀樂羊

終魏巴西吳唐射麀事宜例觀之 唐書曰射麀

出射獵遇麀鹿將麀唐射麀即死鹿母驚還悲

鳴唐伏於草中致麀淨地鹿母復來唐又射其

母應弦而倒至前場又逢一鹿上弩將射忽箭

發反激其子唐擲弩抱兒撫膺而哭聞空中呼

曰吳唐鹿之愛子與汝

何異唐驚睡不知所在

麀以香賈其害

西北之窮崖多麀險栢噬冠日恬恬于山顛水厓

之間無即于人也而人自即之香賈其害也至于

象以牙而戮羣以羽而焚蚌以珠而剖夫草木亦

有然者矣蘭茁而摧松明而煎子思子曰君子之

道闡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韓昌黎曰
德修而毀來行高而謗興是故盛名之下君子弗
居匪惡夫名也惡夫德之不潔而名叢焉謗之四
也是道也禹頌以之其次呈能以誨姒不若韜光
以示拙 芸心聞見錄

獺祭魚

聞之浮梁彭中洲曰月令獺祭魚曾于湖中見之
每祭必七魚列于石島上人襲取之有頃再列如
舊想豺祭獸亦爾也余喟然曰蜂蟻君臣虎狼父

芸心聞見錄卷之三

子雖鳩有別鴻鴈有序物性天然可想見也若夫
黃鳥諷興而義喪小弁刺作而恩戕綠衣篇著而
別清角兮怨彰而序乖谷風歌起而信隨天下蕩
蕩人道虧矣至于跛踰而祭逮昏而祭居喪則飲
酒食肉易世則忘忌遺丘反獺與豺之不如時在
坐縉紳咸有所動 芸心聞見錄

猓然死難

有獸名猓然似猴而差大行則大者前小者後有
為射中者則生者拔死者箭自刺而死可謂仁義

之獸 夷堅續志

芸心子曰猓然一獸也行則大者前小者後世
之人顧于濟濟相讓之禮漫不知省至遇患難
又安望其同死如猓然之烈哉是故平居無遜
讓之禮則臨難必無慨慷之義世道之不及若

也久矣吾於猓然乎有感膏肓宜例觀之 ○猓

編瓜哇國山中多猴不畏人呼以膏肓之聲役以果則其大猴二先至土人謂之猴王猴夫人食其餘

老猴縱火救羣猴

芸心聞見錄卷之三

猴詩謂之猓性躁而多智嘗記唐大曆中有猴數
百集古田杉林中里人欲伐木殺之中一老猴忽
躍去隣近一家縱火燔屋里人懼走救火於是
羣猴遂脫去其狡智若此載汀州志 兩山墨戲

胡孫為子斃焉

有人畜一子母胡孫一日為飛下搏其子對母喙
其腦食其髓胡孫哀鳴三日不食徑於厨中取肉
一片戴頂上往中庭似有所伺逡巡焉果來搏肉
胡孫兩手撻擊其翅腦髓食髓衆人甚為快意 景

附言

孫供奉擊叛孽

唐昭宗時遷隨駕伎藝人止有弄狻者猴頗馴能隨班起居昭宗賜以緋袍號孫供奉羅隱下第詩云何如學取孫供奉一笑君王便看緋朱梁篡位取此猴令殿下起居猴望殿陛見全忠徑趨其所跳躍奮擊遂令殺之唐臣愧此猴多矣幕府燕聞錄

丐猴報警死難

聞之新安方暉山曰祁門山中有猴丐為他丐所

世說新語卷之三

殺攘其猴以往猴不從攫之乃從不數日猴獨醉啣其陰斃之逸舊丐死所望過者輒叩頭過者至輒上樹而嘯或異之視其巖下則有死丐焉為猴故共掩之猴乃自樹巔墜下三墜而死於乎世之報讐死難者孰有如茲猴之烈烈者乎芸心閑見錄

猿哀子而死

晉桓溫入蜀至三峽中部伍中有得猿子者其母緣岼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絕破開視其腹中腸皆寸寸斷桓溫聞之怒命黜其人

書德錄

金絲猿痛母

武平產金絲猿大者難馴雖小者母抱持不少置先以藥矢斃母取母皮痛鞭之子輒悲鳴而下束手就獲每夕必寢母皮而後安否則不育齊東野語芸心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懷其撫摩鞠育之恩無所弗既及其長也逐物棄親邈若路人其去茲猿遠矣技箭猿宜例觀之志野

世說新語卷之三

見一猿坐樹杪弋人伺其便射之正中其腹呼其雄至付子已哀鳴數聲乃拔箭墜地而死射者折矢棄弓誓不復射

猩猩知往而不知來

猩猩能言不離禽獸禮記猩猩知往而不知來西國胡人取其血染毳罽色鮮不黜或曰若刺其血問之爾與我幾許猩猩曰二升果足其數若加之鞭善而問之則隨所加而得焉淮南子阮汧曰曾使封溪見邑人說猩猩在山谷數百為羣里人設酒路側又織草為獲更相連結人伏伺其旁猩猩

見酒及屨則知爲餌已又知設者祖先姓字遂斥罵其人且相戒曰毋墮奴輩計中舍爾而去復相謂曰試共嘗之旣而染指知味則冥然忘夙戒相與沾濡不覺速醉因取屨著之顛連頻仆乃爲人所擒里人索肥者乃因推其肥泣而遣之三餘贊

芸心子曰竊見人亦有爲猩猩之行者聲色名

利伐人之性情猩猩之好酒也爵賞祿位禡人

之魂魄猩猩之愛屨也饗饗致禍飾詞覲免猩

猩之推肥也蘊利生孽死而無悔猩猩之含血

芸心錄餘卷之三

也監前車之旣覆而身復裂于秦市之輪轡

艇于目沉而尸舉葬于江魚之腹猩猩之知往

而不知來也嗚呼猩猩可憫也而似猩猩者深

可哀故曰乾鵲知來而不知往猩猩知往而不

知來知來者故不罹于八紘之網也是故與其

知往也曷若知來

蒙頌

蒙頌猱狀即蒙貴也狀如雌而小海篇雌位又二

尾長五尺兩則自懸紫黑色可畜提捕鼠勝于貓于樹以尾塞其鼻

九真日南國山爾雅

芸心子曰鼠之類多矣食郊牛者曰鼯鼠一曰
廿口鼠食于王門者曰舞鼠貪而畏人者曰鼯
鼠出竊于外入托于社灌之恐壞墻燕之恐燒
木者曰社鼠穿我墻屋者曰牙鼠食我不黍者
曰碩鼠如鬼如蛾伏行地中者曰鼯鼠晝伏夜
動行持兩端者曰首鼠能作旱傷者曰鼯鼠柔
媚而善走者曰鼯鼠詐死者曰黠鼠善爲盜者
曰家鼠舉止輕薄者曰失竊鼠善鳴善舞善爲

芸心錄餘卷之三

技倆者曰鼯鼠尸位素餐者曰太倉鼠不祈祀
則齧人衣裳者曰西域鼠惑人事佛者曰峩山
鼯鼠嗚呼是鼠也安得來蒙頌而盡捕之耶
由今觀之不能不爲晏子之喻柳子之嗟蘇子
之賦

野叟知過

南丹有獸名野叟黃髮椎髻跣足蹠形儼然一媼
也其羣皆雌無匹偶上下山谷如飛猱自腰以下
有皮蓋膝每遇男子必負去求合喜盜人子女復

至其家窺伺之其家知為所盜大罵則挾以還之
嘗為健夫所殺至死以手護腰間剖之得印方寸
瑩若蒼玉字類符篆不可識蓋自然之文也齊東野語
芸心子曰因罵還子野婆可謂不遠復者矣若
夫罔顧是非而求其辯之勝自護不少屈其亦
有愧于野婆哉

義貓

金陵有閭右子蕩覆先業不勝官逋私負之督責
計出無聊決意自盡一日市酒肴與妻永訣家有

芸心錄餘卷之三

貓見有客欲攫之既而夫婦對泣不忍飲食遂
相與縊焉貓乃哀鳴蹣跚若救之者其有在索不
之顧也數日貓不食而死噫人知貓不厭主人之
貧不知其能死義乃爾綠雪亭雜言

貓鼠同乳

唐崔祐甫代宗時屢遷中書舍人會朱泚軍中貓
鼠同乳表其端宰相常袞率羣臣賀祐甫獨曰可
吊不可賀詔使問狀祐甫對曰臣聞禮迎貓為其
食田鼠以其為去害雖細必錄今貓受畜于人不

能食鼠而反乳之無乃失其性耶貓職不修其應
若曰法吏有不觸邪疆吏有不捍敵臣愚以為當
今有司察貪吏誠邊候勤徼巡則貓能致功鼠不
為害帝異其言崔祐甫傳

芸心子曰崔中書之論的矣法吏疆吏聞之有
不悚然者乎劉後村詰貓有云飯有溪魚眠有
毯忍教鼠啣案頭書黃山谷云近來鼠輩欺貓
死窺窺翻盆擾夜眠嗚呼意在言外矣常袞貓
鼠同乳稱賀其不為失職之貓也幾希必如韓

芸心錄餘卷之三

昌黎所謂司徒馬燧家貓生子同日其一母死
有二子其一母走而若救啣置其棲反乳之斯
為可喜而可賀矣

貓犬

東坡云養貓以捕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
蓄犬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蓄不吠之犬余謂不
捕猶可矣不捕鼠而捕鷄則甚矣不吠猶可也不
吠盜而吠主則甚矣疾視正人必欲盡擊去之非
捕鷄乎委心權要天子孤立非吠主乎鶴林玉

第

狐假虎威

楚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民畏昭奚恤亦誠何如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取我天帝令我長百獸子如食我是逆天帝之命子以我為不信我為子先子隨我後觀百獸見我能無走乎虎以為然隨狐而行百獸見皆走虎不知獸之畏已反以為畏狐也今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任之於昭奚恤然北方非畏奚恤實畏

孟子

王之甲兵

春秋後語

蓄狸

敬亭叟之家毒於鼠暴穿桶穴墮室無全宇咋啣筐篋帑無完物乃賂於捕野者俚求狸之子必銳於家畜數日而獲諸汴飾齒以縷給鱗以茹撫育之厚如字諸子其攫生搏飛舉無不捷鼠憚而殄影暴腥露脫縱橫莫犯矣然其野心常思逸於外罔以子育為懷一旦怠其繼踰垣越宇倏不知其所近叟悅且惜涉旬不珥弘農子聞之曰野情匪

馴育而匪恩非獨狸然人亦有旃梁武於侯景龍非不深矣劉琨於定碑情非不至矣既負其城復返厥噬嗚呼非所蓄而蓄孰有不叛哉

楊慶蓄狸說

養狸息鼠

野禽獸可馴養而有裨於人者吾得之於狸狸之性憎鼠余愛其能息鼠切近乎正與勇余素有鼠患自獲此狸瞬視間羣鼠肝腦塗地予以是益寶狸矣常自馴飼之到今僅半年狸不復殺鼠鼠不復出穴噫微狸鼠不獨耗吾物亦將咬啣吾身矣

孟子

狸

是以知吾得高枕坦卧絕瘡痛之憂皆斯狸之功異乎鼠本統乎陰蟲其用合晝伏夕動常怯怕人者也向之暴耗非有大膽壯力能凌侮於人以其人無禦之之術故得恣橫若此今之人家苟無狸之用則紅牆皓壁固為鼠室宅矣甘濃鮮肥又資鼠口腹矣雖乏人智其奈之何嗚呼覆燾之間首圓足方竊盜聖人之教甚於鼠者有之矣若時不容端人則白日之下得騁於陰私故桀朝鼠多而關龍逢斬紂朝鼠多而王子比干剖魯國鼠多而

仲尼去楚國風多而屈原沉以此推之小人道長而不知用君子以正之猶向之鼠竊而不知用狸而止遏縱其暴橫則五行七曜亦必反常於大災豈直流患於人間耶其因養狸而得其道故備錄始末貯諸篋內異日持論於在位之君子

舒元與養狸述

芸心識餘卷之四

滇通海芸心陳其力識

獸畜部

能能火

弘治戊午夏京師西直門熊入城守衛者不之覺有被傷者大司馬鈞陽馬公謂野獸入城非宜既叅問守衛者因乞嚴武事以備盜賊何孟春謂同列曰熊之為兆既當備盜亦須慎火同列莫曉未幾城內在處有火災禮部毀焉或問孟春此于占

予嘗曰余不曉占書曾記宋人記紹興己酉永嘉災前數日有熊自南渡至城下高世則謂其倖趙允緇曰熊于字能火郡中宜慎火燭果沿燒官民舍十七八餘憶此事而云爾不意其亦驗也

餘冬錄

芸心子曰凡災變之來必有為之兆非偶然也馬公謂兆兵據物象而言也高公謂兆災據字象而言也若何公者真博物君子矣往余隨父宦泰或一免突入衙宅至于廁所而沒是夜見

魏燈三盞應時方滅夜央則鵲巢嗣米不旬餘而幼女已物故矣信哉物兆之不偶然也

熊救獵夫

晉昇平中有人入山射鹿忽墜一坎內有數頭熊子須臾有大熊米入睜視此人謂必害已良久出藏果分與諸子未後作一分着此人此人饑久於是冒死取散之既傳相狎習熊母每旦覓食還輒分果此人賴以支命後熊子大其母一一負將出子既盡

以中第無出路熊母尋復還入

坐人違人解意便抱熊之足於是以出遂得無他

神記

芸心子曰熊迺輕捷猛慙之獸故稱勇力者必曰熊熊性嗜噬人者也今能出人於窮坎之中非復食虎噬豕之悍詎可以驚獐目之耶是知凡有血氣者皆具乎慈悲之性雖暴悍之物亦有時而發見焉若夫落筭下石見人之厄而危之者視此有餘愧矣

天鐵熊治盜

唐高宗時伽毗葉國獻天鐵熊犬如狗蒼色作聲諸竅皆沸能擒白象獅子虎狼音陸解骨也股也中有筋大如鳴卵有犯盜者驚之常令手縛縮音陽雜

孝義犬

宋有村民普優其妻子而怒賤其母因饑饉越他鄉過林間將母吊于墓樹而去其隨犬遂反居母側頃有少年躍馬而來其犬出林間數吠數入若有訴狀少年因隨視之遽為解其懸且詰知其由遂携老嫗乘馬北逐犬亦燕行至前店夫婦方餌

芸心齋餘卷之四

糜忻曰犬至矣少年曰此必其人也將下馬擒之犬前躍齧斷其喉遂卒妻送官司所屬准法勅書

芸心子曰不孝之徒而養犬遂齧斷其喉以死此天理之所不容者也每聞若此者俱被震死獨解州音小二被雷火焚爛其體不死叫號數年方絕福州長溪民為蛇咋其喉而死吳江張十妻為蛆齧其髓而死潼州之卒撲殺于雲中青手之神河南之子壓死于腹上土袋之鬼姓事昭昭聞之毛豎

報警犬

聞之餘于鄧王亭師曰有警而丐者犬導之或前有泥潭丐者艱于步則導而之燥丐者藉犬以糊其口每得食則啣以飼丐者而犬食其餘坐卧與作者數年詹坊某姓者利犬之慧給丐者殺之取其犬鑰諸密室犬憤憤不食者累日其人携食往飼犬犬知其仇也跳而搯其吭其人傷而斃犬奔死丐者夢晉豫子報智伯仇五發而不中犬一舉而獲其憤彼食其祿不與其難而覩面以事警者

芸心齋餘卷之四

亦獨何哉 芸心齋見錄

犬嚙衣告凶

諸葛恪元遜蘇峻謀害恪將出犬嚙其衣恪曰不欲我行出乘入坐少頃又嚙衣令從者逐之升車果被害

芸心子曰諸葛恪之犬即晉公之花鴨也晉公得免於害諸葛恪竟被害者悟與不悟者也

狗救其主

晉太和中楊生養狗甚愛之後生飲酒行大澤草

中眠冬月野火起風又猛狗報喚生不覺旁有一坑水狗便走往水中還以身洒生左右草沾水得着地火尋過他日又聞行墮於空井中狗呻吟徹曉有人過怪之往視見生曰君可出我當厚報君人曰以此狗相與便當相出生曰此狗曾活我于已死不得相與餘即無惜人曰若爾便不相出狗因下頭向井生知其意乃語路人以狗相與人乃出之繫狗而去後五日狗夜走歸 續搜神記

芸心子曰以一狗而能兩救其主彼行路之人

芸心齋餘卷之四

必欲得狗方能出墮井之生不爾則不之顧矣 乘人之危而利其所有真狗之不若也

狗報婦姦

會稽勾章氏張然滯沒在都經年不得歸家有少婦遂與奴私通然在都養一狗甚快名烏龍後假歸奴與婦謀欲得殺然然及妻作飯食共坐下食未得啖奴當戶倚張弓括箭拔刀然以盤中肉飯與狗狗不取唯注睛舐唇視奴然亦覺之奴催食轉急然決計拍髀大喚曰烏龍狗應聲傷奴奴失

地狗昨奴頭然因取刀斬奴以婦付官彩
之搜神記

芸心子曰異哉茲狗能昨其姦奴以出主人於
必死之中豈惡極者雖狗有所不容恩重者雖
狗亦所必報者歟

乞犬

余見京師市中瞽丐牽一黑犬含木櫟跪乞道左
獲捨錢拜餅果必起以歸主如是崇朝與之食乃
食夫犬物之至賤也且性好吠而善偷乞者賴以

芸心識餘卷之四

才生今之人子情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博奕好
飲酒不顧父母之養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
養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親好勇鬪狠以危父母
吁可嘆哉 芸心聞見錄

人言犬

唐宗楚客造一純文栢新宅悉貼以沉香和紅粉
以泥壁開門則香氣蓬勃磨文石以為階砌及地
着吉莫韡者行則仰倒太平公主就觀之嘆曰看
他行坐處我等虛生浪死楚客家畜一犬一日忽

事勢客冠人立楚客怒曰畜類敢作妖僭越犯分
即殺之犬作人言曰公亦作妖僭越犯分亦即見
殺未幾韋氏敗果斬楚客 勅書

余讀左傳有云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又曰
傲不可長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樂不可極楚客
之崇奢縱欲犬猶非之而憮然罔覺卒罹滅亡
之禍何足惜哉故夷堅續志云夫節儉之益非
止一端大凡貪淫之過未有不生於奢侈者儉
則不貪不淫是可以養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劑

芸心識餘卷之四

量者齋薄有長久之理是可以養壽也醉濃
飽鮮昏人神志若疏食菜羹則腸胃清虛無淫
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奢則妄取苟求志氣卑辱
一從節儉則于人無求于己無媿是可以養氣
也故老氏以為二寶因并述唐楊國忠元載之
事以為奢淫者之戒 楊妃外傳楊國忠恃勢
諸美女悉下通名曰當爐人也步蓮人也排源
人也凡十五人國忠驚叱皆後舊屏未幾果敗
○唐杜陽雜記元載造芸輝堂內設懸黎外風
綃帳服玩奢侈皆擬于帝王家芸輝前有池砌
以文石更有異花碧藕藕間口兒以觀之
間十四五女子歌聲清響其曲則下樹后亭花

也。其花一無所見。又有龍髯紫拂後。載被誅前。數日載夜坐堂中。聞窓外有嘆息聲。言曰。一生志意窮奢。極侈。既極。則反哀哉。哀哉。起視。則然。乃知為鬼。一門賜死。家籍沒。官。

犬葬

余曾見連雲棧中死犬橫野。一犬用後足爬土以覆之一時行路之人無不感動。嗚呼。異哉。今始得見。平犬葬矣。夫犬乃畜類。其類之死也。尚知瘞之以土。夫人之視犬何如。而可以暴露消澌如是哉。每見遠人拜貧士。即死多無棺木。從佛家闍維。

芸心識餘卷之四

拾其骨盛以瓦器。寄于崖穴。寺觀經久為樵牧所毀。牛馬所蹂。粉入塵埃。腥聞風雨。與獸骸無異。吁。可悲也。近見牧民者視生者之養濟院與死者之漏澤園。邈不相關。殊不知王政之急務正在是也。余家食時曾具呈文宗。默泉吳公蒙批行本府通行。云掩骸埋爵政之急務。而枯骨之澤王者尤先焉。生員陳其力所呈亦為有見。仰府通行禁諭。繳無何公以陞任行而事遂寢。惜哉。

馬跑泉湧救三軍

芸心聞見錄

李文忠之征北虜也。乃力戰虜却。追至鴨綠。虜益眾。文忠據險為營。示以單弱。虜疑有伏。遁去。兵還失故道。乏水渴死者眾。文忠患之。至哥兒麻思出野。尋水脉。忽所乘馬以足跑地。泉隨出。三軍賴之。乃為文殺牲以祭。

皇明歷朝實治通紀

芸心子曰我

太祖高皇帝痛掃胡羶。廓清寰宇。迄洪武伍年。復謂諸將曰。今天下一家。尚有三事未了。其一。傳國璽尚在胡未獲。其二。統兵王保保未獲。其三。前

芸心識餘卷之四

元太子未聞音問。命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等復分道再征北虜。刻日齋糧。深入虜海。至於迷失故道。乏水渴死。及乎殆矣。乃神助皇明假馬出水。以救大軍。猗歟休哉。我太祖以中國生民之主。立萬萬年不拔之基。所至天相活軍之泉。馬跑之力歟。

的顯

劉備之初奔劉表。屯於樊城。左右欲因會取備。備覺如廁。便出所乘馬走。隨襄陽城西檀溪水中。滿

不得出備急謂的顯曰今日急不可不努力的慮
遠備意一踊三丈得過世說

余聞孫權征合肥馬上律橋橋見撤丈餘無板
權躍馬超之獲免又聞孫堅討董卓失利被創
墜馬卧草中軍衆分散馬還營嗚呼軍人隨馬
至草中乃得堅扶還營合劉備之的願觀之則
三馬之能報主以免難也亦可嘉哉是故凡食
人之祿者最宜猛省

名馬知名

卷之四

夏公原吉湖廣湘陰人公自洪武間歷事四朝功
業不可殫述初太夫人廖夢三閭大夫降其室而
生公及長家居僻陋有若戴大笠王神者密夜護
公行

宣宗時上寵眷公日優使者召公日數十輩於道家
有御賜名馬性甚靈每召臨馬必蹄齒聞者報公
具衣冠出而錦衣人至矣其異如此傳信錄

芸心子曰公之功業載在史冊不可殫述宜其
神之護之也如是若夫名馬預知召臨必蹄齒

以報主故足以徵公之異又足以見犬馬之心
矣夫人苟能存犬馬報主之心何患乎心之不
忠與職之不盡哉

義馬

浦江義門鄭氏家畜兩馬一出則一爲之不食
皇明
明旂運錄

余伏讀

皇明旂運錄云洪武二十六年八月詔褒異浦江鄭
氏累世同居家範克篤里人王氏劾之遣官簡

卷之四

拔二家子弟年三十以上者赴闕既至今自推
舉乃以鄭濟爲左春坊左庶子王勲爲右春坊
右庶子浦江鄭氏自其祖綺教子孫勿異變至
濟傳世十世矣食指至千餘人田賦各有所司
凡出納雖絲毫咸有文可覆無敢私諸婦惟事
女紅不使與家政子孫馴行孝謹執親喪哀毀
三年不御酒肉家畜兩馬一出則一爲之不食
其家僮施慶居親喪哀泣不輟亦三年不御酒
肉其所感如此家以田多推擇爲糧長數以事

八觀

上識之後被人妄訐其家與權臣通財時嚴通財黨
與之誅犯者不問實與不實必死而覆其家其

宗長鄭瀛與從弟湜兩人爭先就吏

上獨憐之曰我知鄭門無是也人誣之耳擢湜福建

布政司參議

上問瀛治家所以長久之道對曰守家法不聽婦人

言而已

上深嘉之至是尚書嚴震直述其家世孝友以聞遂

芸心齋餘卷之四

有是詔嗚呼休哉義門鄭氏之義也況數十世

同居也哉義門之化及其家僅可也至於馬雖

畜類一出則一爲之不食化被畜類不亦異乎

爲吾人者尚亦知所懋歟

老馬

昔者田子方出見老馬于道喟然有志焉以問于

御者曰此何馬也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爲用故

出放也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去其身仁者不

爲也東帛而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

韓詩外傳

黑駒償債

唐盧傳素有人遺一黑駒歷三五年益肥駿傳素
頗憐之偶戲之曰馬子得健否黑駒忽入語曰丈
人萬福傳素怖走駒又曰乞丈人少留阿馬是丈
人表甥通兒因負耗丈人實別墅錢二百貫而死
冥府遂將通兒驅出畜生道以償之然計傭五年
而畜生之命已盡後五日當發黑汗而死當有一
胡軍將問丈人買阿馬其人必酬七十千便可速
就之明日果市與胡軍將得錢如數四日復過其

芸心齋餘卷之四

家見胡軍將曰嘻七十緡夜來暴發黑汗斃矣勸善書

芸心子曰黑駒償債雖若語怪然爲子不孝爲

臣不忠與受人之恩而不報不知其後何如也金

陵賈客事宜例觀之

○錄雪亭雜言金陵賈客其者歸自和東有老翁附

舟尾賈客則翁多金也邀翁同宴而翁亦寄
心焉六月六日風行江中賈客乃與家僮謀梓
翁墮水死取其金以歸是年生一子及長爲博
徒恃逆不孝溺敗家業賈客無聊頗聞里有
降紫姑仙者往往叩之仙姑降筆曰六月六日南
風惡楊子江心一念錯老翁魚腹恨難銷黃金
不是君囊索于是賈客氣奪聞者悚然此與真
西山斷爲山行者之事頗相類余謂宋明州賈

客王蘭再
生事雷同

嬾婦

嬾婦如山猪而小喜食禾田夫以機軸織紉之器
掛田所則不復近廣右安平七源等州有之 挂海虞衡志

芸心子曰世之嬾婦惰其四肢厚其滋味任機
軸織紉之勞則愁崩眼角御飲食歌舞之事則
喜漾眉淫奉北堂則襪履之禮既缺主中饋則
蘋蘩之政固知直此而喪敗室家者多矣嬾婦

芸心識餘卷之四

之名所由起乎奔鮒宜例觀之

○酉陽雜俎奔鮒非鮒大如船長二三丈色如鮐有兩乳在腹下相傳嬾婦所化一頭得膏三四斛取之燒燈照讀書紡績婢暗照樂之處則明○天寶遺事南中有魚肉少脂多煉脂為油照紡績機杆則暗照庭宴飲食則分外光明號鮐魚燈○草木子集奔鮒一名蜀非魚非鮒色如鮐有兩乳在腹下雌雄陰陽類人頂上有孔通頭氣出赫赫作聲必大風相傳嬾婦所化投一頭得膏三四斛取之燒燈照讀書紡績婢暗照樂之處則明即江豚也

畜狼

陝北之山多狼土人取其子以梁肉餵之久而見
人則呼號咆哮一日噬其童婢撲傷之僕撲又傷

之家人莫敢制狼乃援屋越牆厲聲聞聞傷人而
走引其羣醜嘯聚疆場終莫之遏傳有之曰戎狄
豺狼不可玩也彼以和戎為利而反受其毒者多
矣 芸心聞見錄

窮奇

窮奇似牛而犬聲食禽獸逢忠信之人則嚙而食
之逢姦邪之人則捕禽獸以餉之 錦繡萬花谷

芸心子曰是物也其黨邪斃正之流乎所謂腥
惡慄慄豺虎弗噬夫亦俟罰于天而已柰之何

芸心識餘卷之四

哉如婦津宜例觀之

○酉陽雜俎婦津非婦大如船長二三丈色如鮐有兩乳在腹下相傳婦津所化一頭得膏三四斛取之燒燈照讀書紡績婢暗照樂之處則明○天寶遺事南中有魚肉少脂多煉脂為油照紡績機杆則暗照庭宴飲食則分外光明號鮐魚燈○草木子集奔鮒一名蜀非魚非鮒色如鮐有兩乳在腹下雌雄陰陽類人頂上有孔通頭氣出赫赫作聲必大風相傳嬾婦所化投一頭得膏三四斛取之燒燈照讀書紡績婢暗照樂之處則明即江豚也

獅子王齋豺

唐洛陽永宋之慈太常主簿之問弟也羅織殺王
同皎初之慈諂附張易之兄弟出為交州司倉遂
亡而歸王同皎匿之于小房同皎慷慨士也忿逆
韋后與武三思亂國與二三所親者論之每至切
齒之慈竊聽之遣姪雲上書告之以希韋旨三思

果大怒奏誅同皎之黨兄弟並受五品官之孫為
光祿丞之問為鴻臚丞曩為尚乘奉御 下怨之
皆相謂曰之問等緋衣王同皎血染也誅
後之孫等長流嶺南一日見同皎擊之七孔流血
遂死時客有問于浮休子張鷟曰來俊臣之徒何
如對曰昔有獅子王于深山獲一豺將食之豺曰
請為王送二鹿以自贖獅子王喜周年之後無可
送王曰汝殺衆生亦已多今次到汝汝其圖之豺
默無對遂齧殺之俊臣之輩何異豺也未幾俊臣

之徒皆遇禍 浮休子

芸心子曰浮休公獅子齧豺之說可謂善喻矣
大抵亂臣賊子劉竄忠良濫殺無辜最後一着
必自反之自古未有改焉者也矧皇天明明在
上雖有隱謀神照其情宋史所記建炎三年鼎
州巨石隨大水流下有字曰無為大道天知人
情無為竊窺神見人形心言意語鬼聞人聲犯
禁滿盈地收人魂是故擠人者人擠之滅人者
人滅之出乎爾者反乎爾理也略著二三亂賊

之死于後泰商後悞捕亡至閣下欲舍客
人無驗者坐之于是不知是鞅乃曰商君之法舍
敝一至于此哉後車裂以徇家族誅夷遂無
類○漢董卓呂布李肅趙雲之輩滅其族奈
卓屍于市燃其膾火三夜不絕悲焚重氏之屍
成灰揚之于路其黨李傕收其灰合飲一棺葬
之雷後發其墓○唐李林甫為相既久陰禍且
多夜宴時一鬼踰垣而入命善射者一發中其
驚去每欲破滅人家即入假月堂思慮喜悅而
出即其家破碎矣及將敗林甫于堂上見一毛
人鋸牙鉤爪以手擊林甫目如電光而怒視之
林甫叱之毛人笑而跳入前堂堂卒并馬暴死
不累月而林甫卒因婦之告斷棺諸子悉徙嶺
南籍其家○唐米俊臣後因敗棄市國人無少
長咸怨之競割其肉斯須而盡遂夷其三族○
宋丁謂貶李文定于衡州貶寇準于雷州司戶
後半載謂得罪貶崖州司戶有作詩送謂曰若

雲心識餘卷之四

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謂通出雷州
準遣人以蒸羊迎之境上謂求見準宰拒之入
謂天道報復安可誣也○章惇貶雷州司戶參
軍初惇貶蘇轍于雷州下令不許占官舍轍
民屋惇又以為強占民居下州追民究治以仇
券其明乃已至是惇問舍于是民曰日前蘇公
來為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從睦州卒後
欽宗北狩親見雷震死小兒背上朱篆可認
云賊臣章惇後身帝曰章惇為相誤國京城之
陷皆此賊為之今果報若是為臣不忠者可不
戒哉○秦檜西湖舟中暴疾見一神厲聲曰汝
誤國害民殺害忠良罪極惡大我已訴于天得
請于帝矣汝當受鐵杖于太祖皇帝殿下槍自
此快快不憚以死未幾其子秦熈亦死後有方
士伏章老儒暴亡既甦具言情狀
于于鄧都冥司荷鐵枷受鐵杖事

狐精

愚讀劉晨阮肇天臺遇仙女之事心竊疑焉夫二女既仙必能離慾豈肯不有其躬而與塵寰採藥之夫自爲伉儷哉或者山精狐魅幻化以迷之爾其曰劉阮還家子孫無有存者此乃迷齊諧之業者附會之過也何足信哉近年有朝士秦使關西過臨潼浴驪山溫泉想像玉環不覺心動浴罷還行臺露坐追涼忽見絳紗燈熒熒導一女官持節而來告之曰貴妃且至俄頃覓雄官扇擁貴妃至中庭鳳冠翟褱環珮珊珊雪膚花貌姿媚流麗與

芸心識餘卷之四

朝士交禮畢款語移時遂携手入室薦枕席之歡五鼓既作女官又領仙仗迎之而去自是隨其所止源源而來朝士以爲奇遇驪山父老聞之曰是此山老狐精也其女官輩小狐精也即此觀之劉阮之所遇非此類邪

綠雪亭雜言

芸心子曰萬物之精惟狐最妖媚其爲害亦奇嘗聞劉阮之外以爲遇仙者畢竟結果出狐魅本相慾夫媚子之魄往往爲其所攝說文曰狐妖獸也鬼所乘也名山記曰古淫婦名紫紫化

爲狐郭氏玄中記曰千歲之狐爲淫婦百歲之狐爲美女抱朴子曰狐壽八百歲三百歲變爲人獨其死則守丘一節可取爾嘗聞秦中一方士云仙女風溫香狐女風腥香鬼女風寒香大抵狐媚之事傳記所載最夥餘不暇錄

羊踏破菜園

有人嘗食蔬茹忽食羊肉夢五臟神告曰羊踏破

菜園矣

啓顏錄

芸心子曰汪信民有言人嘗咬得菜根則百事

芸心識餘卷之四

可做言哉昔韓昌黎在太學四年朝齋暮鹽范希文居長白山斷齋畫粥盧懷慎爲相食客止葫蘆一枚李宗爲尚書每食止韭薤二種古之名公自厲清苦故文章德業表表于世詎可及哉每見官遊子弟朵頤富貴厭飫膏腴不許年間憂愈青烟門掩白日君不見東陵瓜東陵原是公侯家

黑青

成化中京師黑青見相傳若有物如狸或如犬其

行如風條，忽無定或侵人面或嚙人手足一日

上御奉天門視朝侍衛忽驚擾兩班亦喧亂

上欲起懷恩按之頃之乃定自是日遣內豎出詢汪直時在遣中數言事由是得倖遂立西廠使偵外事羣臣多被戮辱漸及大臣大學士商輅兵部尚書項忠皆以事去都御史牟傑亦被逮或往南京或往北邊威權赫奕倏忽往來不測人以為黑青之應也

震澤長語

有一物負黑氣一片而來自牖

戶入雖密室亦無不至則人昏迷身俱被傷一夜

芸心齋餘卷之四

坐于一婦曾上冰冷乃被奪其孩其夫得鄰火恠始棄兒去來則鳴鐘擊鼓以逐之初起于城西北後各城皆有見者云黑而小金睛修尾狀類犬狸蓋不啻二十餘枚兼旬始息

瑣錄

戒食牛

曾鳳朝陽廬陵人余嘗與之同僚忽以疾告數日余往問之因云昔年病傷寒旬餘不解昏睡中忽覺為牛所吞境界陡黑知此身已墮牛腹中于是矍然曰身不足惜如老母何因發誓自此復見天

日當終身不食大牢悚然驚寤流汗如雨疾遂良愈持戒已十年矣昨偶飲鄉人家具牛炙甚美朋舊交勉之忍饒不禁為之破戒歸即得疾疇昔之夜夢如往年恐懼痛悔以死自誓今幸汗解矣余聞其說異之且嘗見傳記小說所載食牛致疾事極衆然未有耳目所接如此者余家三世不食牛先妣及余皆稟賦素弱自少至老多病然瘟疫一證非惟不染雖奴婢輩亦復無之益信朝陽之說為不誣因併著之以為後戒

齊東野語

芸心齋餘卷之四

芸心子曰牛能耕能載其功于人厚矣故律法有私宰之條玄真有食牛之戒釋家有戒食牛之文鉅人吉士往往論之惜乎食其肉革其皮器其骨角至于粉滅其形骸而後已反而思之亦可傷也余家亦三代不食矣即其氣味頓覺腥惡近年宦邸得家君北湖翁書敝地行瘟惟老父老母與伯仲輩不食牛肉者得免其僮婢私犯者亦傳染方已信乎不食之者一快心事也余嘗以之勸人或疑或嗤亦有首肯而心然

之者今將傳記食牛數事畝次于末勿諉之曰
此霞外之荒談非日用之近語也。○梁蔡縣令民以牛酒為禮宰夫殺牛牛解徑奔至令前跪伏哀鳴令大笑叱牽去殺之飲啜醉飽而卧既寤便覺體痒爬搔不已成風癩十許年死○齊有一奉朝請嘗牛非手殺牛則食之不美年三十餘病篤見大牛來舉體如刀刺叫呼而死○宋阮倪者性特忍害因醉出郭見有放牛直探牛舌本割之以歸為多食之其後生一子無舌○宋王曇略嘗以牛脯業欲殺一牛牛見刀輒跳躍欲走曇怒乃先以刀刺牛目經少時其人眼無故暴出而死○聞之富順舉人何齊楚曰瀘州某者以屠牛為業一日將宰一牛牛乃走詣廟中跪神前久之起而毀其門神出奔江邊州人遂感悟不食牛者約半

芸心識餘卷之四

牛宜力拒虎以全其人

快山山淺亦有虎時時委尾過行路一豎坐地牧兩牯以播播地不復顧虎搏豎如鷹搗兔兩牛來奔虎棄去因往荷痒按老樹牯則喘視同守護虎竟不能得此豎豎雖不救牯無負一村賢傳共鳴鼓而虎已逃不知處嗟哉異哉兩大武高義可與貫高伍今假仁義名好古臨事真情乃愧汝此事可信文公語為君落筆驚風雨洪覺範云筠溪快山有虎嘗搏取牧童為兩牛所逐虎既去牛捍護

之然童子竟死因作詩紀之以諷令園被髮而不義者予記宋紹聖小人有目司馬公為牛者黃定者不平作冤牛文以雪之其說云村民耕甚疲梳犁而卧乳虎出翳林間欲前啖之一牯蔽其人以身而抵虎以角轉鬬甚力虎不能得乃棄而去少頃村民寤視牛蹂躪之處意以為妖乃杖之牛不能言而奔歸乃解其體食其肉而牛出死力以衛其人之生卒莫能自明也嘻冤哉又記程史特牧相衛事其謂虎出如前所云然欲攫特則牧與之

芸心識餘卷之四

聞牧僊則特與之抗更互迭進父之村民嗔呼而前虎始逸去而特牧竟全呼亦異矣夫快山之牯雖能宣力而竟不能全其牧負冤之牛雖能全主而竟不能保其身嗚呼天下之事限於力而蒙乎疑者衆矣安得牧特兩全彼此相信愛如程史所

云昔哉 兩山墨談

芸心識餘卷之五

溟通海芸心陳其力識

龍蛇部

神龍

段成式言龍頭上有一物如博山形名曰尺木龍無尺木不能昇天愚曾見終南山中老僧言凡龍不能昇天惟神龍能昇天蓋神龍能大能小變化不測乾卦九五飛龍在天言神龍也其他潛龍困龍土龍蟄龍毒龍孽龍與夫古者童父所奏之龍

芸心識餘卷之五

劉累所御之龍張華所食之龍皆凡龍也若是神龍則變化不測夫誰得而奏之御之而又食之也

哉緣雪亭雜言

芸心子曰龍之屬亦多矣其惟神龍乎能幽能明能小能大能長能短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川其惟神龍乎夫人亦然龍德中正神妙無方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昇則雲也潛則雨也流之斯為川也止之斯為淵也其惟聖人乎其次老子之猶龍孔明之卧龍乎其次竇禹鈞之五龍

荀淑子之八龍乎

謫龍

扶風馬孺子與羣兒戲郊亭上有奇女墮地羣兒駭且悅之稍狎焉女怒曰帝以吾心侈大怒而謫來七日當復遂入居于佛寺講堂焉及期取杯水飲之噓成雲氣五色因取表反之化為白龍徊翔登天莫知所終事文類聚

芸心子曰龍以念頭一差遂致下謫故真仙實誥以上帝所惡者貪慾殺三事為重今人敗度

芸心識餘卷之五

縱慾欺天個人國法時憲不渠被者幸而免爾抑豈能遁乎天道哉若夫榮耀不關于心聲塵

不染其性又何人斯謫燕事宜例觀之後魏元道康

字景怡居林處山靜掩衡茅服木被荷者二十一年書齋後有雙燕為巢道康以連微不起有懼見抑不覺吞嗟微吟忽聞呼道康云景怡潛然為樂今何愁之深也道康曰爾巢我屋何禽而語燕曰我為上帝所罰暫為禽爾以卿盛德故來相依明日前漢當一會及來午雙燕飛來一化為青衣童子一化為青衣童女報以壽紀復化為燕不知所詣

龍蛙問答

艾子使于燕燕王曰吾小國也日為強秦所侵徵

求無已吾國貧無以供之欲畢兵一戰又力弱不足
足以拒敵如之何則可先生其爲謀之艾子曰亦
有分也王曰其有說乎艾子曰昔有龍王逢一蛙
于海濱相問訊後蛙問龍王曰王之居處何如王
曰珠宮貝闕暈飛璇題龍復問汝之居何若蛙曰
綠苔碧草青泉白石復問曰王之喜怒何如王曰
吾喜則時降膏澤使五穀豐稔怒則先之以暴風
繼之以飛雷使千里之內寸草不留龍問蛙曰汝
之喜怒何如曰吾之喜則清風明月一部鼓吹怒

燕王有慙色

則先以努眼次之以腹脹然至于脹過而休于是

燕王有慙色

艾子

紹聖初嘗禍劉器之尤爲章惇蔡卞所忌遠謫嶺
外盛夏奉老母以行途人皆憐之器之不屈也一
日行山中扶其母籃昇憩樹下有蛇冉冉而至
草木皆披靡擔扶驚走器之不動也蛇若相向者
久之乃去村民羅拜器之曰官異人也蛇吾山之
神見官喜相迎耳官行無恙乎溫公門下士多矣

如器之者所守凜然死生禍福不變蓋其平生喜
讀孟子故剛大不枉之氣似之

自警編

蛇含珠酬恩

隋侯見大蛇被傷取藥治之後蛇含明月珠以報
其珠徑寸純白夜有光明如月之照可以燭百里
故世號隋侯珠

白氏六帖

芸心子曰蛇本毒螫之物見者莫不欲撲殺之
况乘其傷而致之死者尤常物之大情隋侯一
念愛物獨能療之真仁人也明珠之報不亦宜

燕王有慙色

平昔劉樞不殺魚而獲白衣之珠蔡喜夫不殺
鼠而獲青囊之珠事與此同彼賊劉物命者可
以勉矣若夫許真君誅巨蟒于上遼馘毒蛟于
西江名高玉籍香散瓊臺本除害也又不可以

同日語

蛇吐光兆科第

惠州有老蛇長數丈宋朝科舉年則夜吐異光若
光一團則主一人登科二團則兩人登科惠士望
以爲驗

東坡續志

芒心子曰宇宙間人物之氣相為流通人雖靈於萬物物實得氣之先故有感必有應有事必有兆茲惠之蛇無足異者余聞之大理王春渠彼處一山寺凡遇賓興之年若夜出火若干團即登科若干人事與此同余捷科之歲書軒林檎季春一枝開千葉花六朵每朵十二瓣每果十二楞且肥碩嘉美屢于常果庭前臺柱忽於四月一日南枝獨放高尺許紅香滿花門槐尚稚且枝柯逼城舉手可握其杪忽靈鵲來巢哺

芒心齋餘卷之五

五子日夜護之得全舉而去及考科舉發落之期一鯉飛入僕子之手是年果廁鄉薦是故物類感通可以驗氣之盛衰信不誣也靈龜瑞蓮宜例觀之○夷堅續志楊炎正與其弟皆官安撫使家畜一龜大二尺餘飼以飯餅兄弟每有除擢龜自跳躍而出若有凶事則出而淚下○蜀眉州志瑞蓮池在三蘇祠垣內本蘇氏故宅蘇軾嘗作二池以種蓮其西池歲產瑞蓮一莖兩蒂至今每大比歲鄉人觀瑞蓮有無占士之筮否

赤蛇

方孝孺先生未生時其父將葬其祖已預擇某日

矣忽夜夢一朱衣前跪曰聞執事要作尊翁之藏于某山之原然吾九族居此已數百年子孫繁衍不知其數望執事再緩三日吾當徙而避之原以仁恕為心俯從所請言訖辭去明日啓土得一穴潤六丈許中有赤蛇千金尾共一穴其長數尺蓋所夢之朱衣也先生之父素不信鬼神事見蛇不顧亦不憶夢中之言積薪縱火焚之有烟一道直指先生之家是時母方妊數日先生生焉厥狀甚異舌能銍入鼻中幼穎悟甚長師宋景濂為文議

芒心齋餘卷之五

論滂沛類蘇東坡仕至學士靖難時遭赤九族盡蛇之報云 傳信錄

白蛇報別恩仇

龍山有數軍人修築茶園見一白蛇大如拱競舉鋤擊之內一人姓余者勸不殺衆不從其言遂攫斃之來旦一白衣女子携一籃下嶺皆見之良父放下籃子入林中似回顧衆往奪之姓余者亦不隨其籃內乘一顆草光嫩玉色女戟手曰平時此地有盜垂泣而去軍人將歸火幕烹之方食之次

姓余者忽頭痛不可忍乃睡覺其女子云此輩有毒君不害我請莫食之睡覺衆人各食訖姓余者恠而疑之將拋棄旬日衆人相次嘔血而卒惟姓余者存焉

蔣光祿

芸心子曰萬物惟蛇最爲靈異白衣之報恩讐既別持戟之士生死頓殊迺知不殺者全生之寶而好殺者趨死之途也

無睛業蛇復讐

唐廣州有一縣丞胡亮從都督周仁軌討獠得一

芸心齋餘卷之五

首領姜幸之將至縣亮向府不在妻賀氏乃燒釘烙其雙目姜遂自縊死後賀氏產一蛇兩目無睛後蛇不見惟覺有物在衣被中亮不知也撥被見蛇大驚以刀砍殺之賀氏兩目俱枯不復見物悔無及焉

勸善書

芸心子曰賀氏殘忍之至其報也亦宜昔咸淳乙丑年淮陽李守妻剖殺孕妾越三年夢其妾倚窗外花樹欲進復止驚覺見一蛇繞樹集衆欲殺之則失矣嘗夫婦月下對飲覺杯中有物

如蛇影燭之則無飲竟不快明日腹痛不可忍脹如滿彌月之孕集醫法僧道作福連日竟卒驗訖棺中有聲啓視之見一大蛇出于口而去可以爲妬害者之戒

蛇蛙蜈蚣蜘蛛相制

賴濟釋莊子曰魚不畏網罟而畏鵝鵠畏其天也物之畏其天誠有可恠者余里中一村童嘗見大蛙十數聚於汙池叢棘之下欲而捕之熟視乃一巨蛇蟠棘下以次啖羣蛙羣蛙疑立待啖不敢動

芸心齋餘卷之五

又村叟見蜈蚣逐一蛇行甚急蜈蚣漸近蛇不復動張口以待蜈蚣竟入其腹逾時而出蛇已斃矣村叟弃蛇於深山中踰旬往視之小蜈蚣無數食其腐肉蓋蜈蚣產卵於蛇腹中也余又嘗見一蜘蛛逐蜈蚣其急蜈蚣逃入籬檐竹中蜘蛛不復入但以足踳竹上搖腹數四而去伺蜈蚣久不出剖竹視之蜈蚣已節節爛斷如蠶絲矣蓋蜘蛛搖腹之時乃灑溺以殺之也物之畏其天有如此者夫蛇之恣啖羣蛙自以爲莫已敵矣而不知蜈蚣之

能涉其腹也蜈蚣之斃蛇育子自以為莫吾禦矣
而不知蜘蛛之能醢其軀也世之人昂昂然以凶
毒自多者可以觀矣且蛙之不能敵蛇固也蜈蚣
小於蛇矣而能制蛇蜘蛛小於蜈蚣矣而能制蜈
蚣物豈專以大小為強弱哉鶴林王露

芸心識餘卷之六

滇通海芸心陳其力識

蟲鼠部

蟹卵

蟹之性為絲弗得女工燔以沸湯抽其統理則不
成為絲卵之性為雛不得良雞覆伏孕育積日累
久則不成為雛夫人性善非得明王聖主扶携納
之以道則不成為君子詩曰天生蒸民其命匪諶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言惟明王聖主然後使之然

也韓詩外傳

蛛醫

虞士劉易隱居王屋山嘗於齋中見一大蜂冒於
蛛網為蜂螫墜地俄頃蛛鼓腹欲裂徐徐行入草
嚙芋梗微破以瘡就嚙處磨之良久腹漸消輕捷
如故自後人有為蜂螫者按芋梗傳之則愈續墨
客揮犀

芸心子曰蛛即蟲類之至微乃知芋梗之能醫
乎螫瘡人非醫史不能自治是知物有所能人

有所不能物有所知人有所不知此又造化之不可知者也宜名之曰蛛譬

義蜂

鎮江北固山下有羣蜂擁蜂王出遊蜂王遇鷺鳥攫殺之羣蜂環守不去數日俱死之楊閣老遂庵令家僮瘞焉表其墓曰義蜂塚親作文祭之

亭雜言

芸心子曰聞蜂有君臣之分矣未聞其死難也今若此義孰甚焉是宜元老祭吉士興談回

芸心識餘卷之六

視微欽北轅一時偷生遯迹者曾一蜂之不如可勝嘆哉

舍命王

舍命王蜂蠆之最大者蓋俗名也道侯驟馬窮日尾之畢竟噴血滿腹脚夫每撲殺之然則人之卒歲營營不顧利害而死無悔者亦舍命王之類乎

芸心聞見錄

蜂能制牛

余嘗于丘隴間見一牛奔躍叫吼漬血淋漓頃赴

牧者旁似有控訴求救之狀牧者視之則牛蜂吮腹也速與祛之牛始喘伏牧者乃擊角而歌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何智及謀何勇及將牧乃有道氣者余趨而與之語曰夫天下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剛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感感焉夫子乃天下之常勝者也牧者曰自視不常勝人亦視其不常勝乃所以為常勝夫牛自視常勝者也牛蜂自視不常勝者也人嘗以勝視牛何嘗以勝牛視蜂哉卒之牛為彼所勝蓋由蜂素得乎常勝之

芸心識餘卷之六

道者也凡物亦有然者矣鼠能制象鵠能制鷹豺能制虎蟻能制龍猴能制馬麝能制麋鷄能制乎蜈蚣海青能制乎天鵝是故常不勝斯常勝矣余曰命之矣敢告常勝之家

芸心聞見錄

螟蛉有子

嘗讀小宛之詩有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註云螟蛉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螺贏土蜂也似蜂而小腰取桑蟲負之于木空中七日而化為其子夫螟蛉蜾蠃之同類而異種其

質大不似也不似者可教而似焉若而人也其心同其性同其情同其氣其質無乎不同不但似也今以不美之質不聽父兄之教以踐形惟肖且悖德濟惡顧乃反其同而異之此身此名甘與草木同腐顧不如蟲之可變化也吁

芸心聞見錄

蝗去德政

唐太宗撥蝗吞之曰但當食朕毋害百姓蝗果不為害馬援為太守蝗化魚蝦王況為陳留守蝗高飛去梁修為秦川刺史飛鳥食蝗遂盡魯恭為中

芸心識錄卷之六

牟令嘉茂為密令歐陽玄為蕪湖令蝗皆不入其境

唐史

芸心子曰螾蟧螽蟴春秋必書所以謹天戒修人事也按蝗一生九十九子說文云食苗為災魚子在水化成或曰蝦化蜚說蝗由吏貪殘所召身墨頭赤者曰武官蝗頭黑身赤者曰文官蝗感召必以類應是或一說粵稽往哲或因一時善言能消其害或因風昔善政能致不入其境更歌民誦照耀縉紳往家君尹淳化時忽報

蝗飛蔽日入境即率父老望蝗而祭之蝗遂旋飛他界北山一白面老狼咆哮食人者有年矣數月民以告家君即齋戒為文具牲于城隍而禱之約三日當誅狼詰朝民以狼暴死報物理感應信不誣也

青蠅報赦

符堅將赦屏人作赦文有大蠅赤頭聲甚厲入室驅之復來俄而人皆知有赦書于是詰其所得皆云有青衣童子呼于街中堅曰是前大蠅也

白氏六帖

芸心識錄卷之六

青蠅拜賀

術士相郭代公若有青蠅拜賀方能及第公疑之及登科訖歸坐家庭有蠅作八行立約數萬折躬者三良久乃去

青陽記

蠅救恩夫

宋京師一酒匠每見酒內蠅輒取出用乾灰救之生則放焉如是數年所活甚多一日被罪當死府官執筆書判一蠅抱筆頭不得書遂之復來至三四次官疑其有冤抑乃再閱未決間忽遇大赦得

免罪而還 勸善書

余又聞董昭之救蟻於江上後繫獄蟻領羣蟻穴獄垣董遂得由穴而出其事雖幼要亦默有主之者夫人苟專發一善念專行一善事至于久而不衰何慶不叢何殃不除哉

蠅虎避患

一日呼土工將塞新軒壁孔以杜蠅虎之生有一蠅虎輒出椽間因默嘆天地間無一物而非靈夫塞壁以杜蟲人之事也示形以求免物之智也遂

芸心識餘卷之六

令勿塞 海樵語

芸心子曰以一蠅虎而乃靈於避患如是何獨至于萬物之靈者而顧昧之此無他利欲重于性命故也

羣蛙從吉

至正庚子七月晦全思誠云仁廟潛邸日奉太后在懷孟駐輦之夕暑雨方霽羣蛙亂鳴閭閻不少休兩宮連旦不寐翌日近臣宣太后令諭蛙曰吾母子方憤憤蛙忍惱人耶可往他處鳴毋復留此

自是至今十餘年蛙不再鳴越明年仁宗入京誅安西王迎武宗于北藩入繼大統時至大元年也聖人所至山川鬼神陰來相之況魚蟲之微有不從令者乎因書以廣異聞 東園友聞

讀書蟻

余曾見一胡僧持竹器畜蟻蟻數千于中備寸卓數面名之曰讀書蟻每命之讀設一席于上若師席然左右各設弟子席鼓之坐一巨蟻跳于師座羣蟻隨列弟子位鼓之讀則蟻師先聲羣弟子應

芸心識餘卷之六

聲而鳴宛若一堂書聲也鼓之止則巨者先止鼓之入則巨者先入夫蟻蟲之至蠢者也知覺機械之若是凡民子弟每不受父兄師友之教以自陷于不肖終身不識一丁不濟一事甚而有匪彝滅性傷風敗俗自底滅亡者 芸心聞見錄

螳螂來勇士

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御曰此螳螂也其為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輕就敵莊公曰以為人則必天下勇士矣

于是迴車避之而勇士歸之

韓詩外傳

蜚螭之九

蜚螭能以土苞蜚推轉成丸圓正無邪角莊周曰
蜚螭之智在于轉丸一曰蜚螭一曰轉丸一曰弄
丸

古今注

芸心子曰蜚螭一蠢然蠢蟲也智能轉丸夫人
愚駭痴蠢無所號於天地之間可媿也矣

捕蟬

孫叔敖諫楚莊王將代晉曰臣園中有榆其上有

芸心識餘卷之六

蟬方奮翼悲鳴欲飲清露不知螳螂之在後曲其
頸欲攫而食之也螳螂方欲食蟬而不知黃雀在
後舉其頸欲啄而食之也黃雀方欲食螳螂不知
童子挾彈丸在下迎而欲彈之童子將欲彈黃雀
不知前有深坑後有窟也此皆言前之利而不顧
後害者也非獨昆蟲衆庶若此也人主亦然君今
貪彼之士而樂其士卒國不殆而晉國以寧孫叔
敖之力也

韓詩外傳

芸心子曰此與舍人諫吳王并莊周遊雕陵事

相同可謂罕譬而喻者矣余家食時一日庇息
栢庭有黃嘴小雀下喙階除一小鷄隨攫之有
頃雀鷄俱墜于老猫吻中余欲救之猫則嗷嗷
升屋矣是知害隨利後福在禍先微幸者伐性
之斧也譬欲者逐禍之馬也

撲燈蛾

頃夜窓雨涼剪燈危坐誦至中庸之七章曰人皆
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避未
已有撲燈蛾數救而數撲之去而復返累蠶爛於

芸心識餘卷之六

膏火之中嗚呼禍有所伏欲有所投事有所不料
智有所不周乃命侍僮注膏罩紗帛古傷今隨所
見而俱有所得無所感而似有所聞吁嗟乎黃梁
夢回浮生一瞬黑甜氣息舉世皆空于是取三閭
大夫遠遊篇暨李翰林大鵬遇希有鳥賦三復歌
之相羊不寐與夜通明乃命丹元君吊撲燈蛾云
嗟彼撲燈蛾飛來何太速皇皇向燈前指指奔炎
馥馥然冒險危候爾自焚戮人生終日間禍伏恒
倚伏几席森刀鎗談笑成悲哭丹不沒龍門車每

獲大陸世味醺于酒醉人如蛾撲天地賦吾生切
莫同草木芸心聞見錄

蚶

陰濕之下蟲多蚶每循牆上升掉首弓腰磬磬
委曲搢搢矻矻必求前進未半途則沫既涎窮精
潰力竭畢竟粘壁而枯故東坡云升高不知回竟
作粘壁枯鳴呼此可以為求進而不知止者之戒
芸心聞見錄

射工

芸心講錄卷之六

為鬼為蜮詩莊公十八年有蜮註短狐也春秋短狐
似鼈三足以氣射人者亦名射工文蜮似鼈含沙

射人為害如狐海篇江南有射工蟲長二三寸形如

弩氣能射人不治則死博物志射工沙虱含怒竊發

中人形影動成瘡痛居水中以氣射人者名射工

居水旁山林間含沙射人者名沙虱或作蜮柳文南

海有水弩蟲四月一日上弩能射人八月以後卸

弩廣州記蠅短狐踏影蠅皆中人古人避影為此

草木子集

芸心子曰竊見小人陰謀嫉人潛機殺物至有
包藏禍心以蹈人家國而人罔覺者宜詩人之
興刺春秋之紀異也夫蜮亦然蜮似蜥蜴居樹
上善聽聞人聲即下樹啣人

禮鼠拱而立

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兩前脚于頸上跳舞善鳴
故曰禮鼠拱而立韻府編

芸心子曰今之子弟弗知夫興俯跪拜之容應
對進退之節且雄逞于世自號不羈目禮節之

芸心講錄卷之六

士為拘儒其亦未服禮鼠之訓歟轉移化導是
在夫柄禮維風之君子

晉如鼯鼠

鼯鼠如鼠田食粟豆蓋田鼠也余一日于豆隴間
覘之欲食而懼進欲進而懼止畢竟弗止也余以
塊投之即伏于豆叢有頃進于其隨投隨伏如是
者三僕善走撲死于隴中余作而嘆曰詩作碩
鼠刺其貪易作鼯鼠象其貪子進本義曰不中不
正以竊高位貪而畏人蓋危道也今得驗于豆隴

之下益信夫詩多刺道易多戒辭也

芸心聞見錄

鼯鼠食牛

聞之餘干鄧主亭師曰鼯鼠之口其食牛至骨而牛弗覺猶謂其弗已毒也俄而穿牛之膜及其心而牛以斃夫牛之弗覺徒以鼠口之甘也彼盜言孔甘以喪人家國而主弗悟者斯亦其口之鼠也哉

芸心聞見錄

瞎撞

西北有獸類黃鼠而短喙無目性狡善聽聞人足

芸心識餘卷之六

音輒逃匿不可卒得然有時誤聞他聲驚惶奔竄

土人呼爲瞎撞

百感錄

芸心子曰人亦有瞎撞者不識紇丁不諳事體非瞎撞之瞽乎機詐百出文飾多方非瞎撞之狡乎閃爍潛伏雌黃影響非瞎撞之聽乎臨事則束手無策遇變則竄身無地非瞎撞之驚惶奔竄乎楊子所謂羊質虎皮韠符所謂馬牛襟裾任末所謂行尸走肉其此類者乎

鼠伏罪

許邁小名映有鼠嚙映衣乃作符召鼠莫不畢至於中庭映曰嚙衣者留不嚙衣者去羣鼠並去惟一鼠獨住伏於中庭而不敢動

別傳

南陽趙度好

藝術度有白米爲鼠所盜乃披髮把刀蓋地作獄四面開門向東長嘯羣鼠俱至呪之曰凡非敢者過惟止者十餘乃剖腹有賊米在焉

述異記

芸心識餘卷之六

芸心識餘卷之七

滇通海錄其力識

魚鼈部

金鯽難進易退

臨安六和寺有金鯽池蘇子瞻有詩云松橋待金鯽竟日獨遲留蓋其出有時自子瞻後四十年東坡始遊茲寺嘗投餅餌待之乃略出不食復入東坡謂此魚難進易退而不妄食宜其壽四十年如此
韻語陽秋

芸心識餘卷之七

芸心子曰世之仕者有若金鯽者乎文官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傳曰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記曰難進而易退其金鯽之謂歟

鮫人泣珠謝主

南海有鮫人之室水居如魚不廢機織其眼能泣

泣則珠出述異記鮫人不廢緝績能泣珠搜神記

淵客慷慨而泣珠吳郡賦鮫人水底居從水中出

曾寄寓人家積日賣綃臨去索器泣而出珠滿盤

以謝主人博物志

芸心子曰鮫人水族也寄居小德也以水族尚嬰情于小德之報吾人當知所勉矣

念經魚

能慎其父以販魚為業嘗自詠曰沽酒遠村香更好就船鬻鯉味偏長短策只恐蕪葑濕小艇唯愁菡萏傷遣興任歌無曲調忘情品笛按官商有時只與樵夫語閒論人間事一場一日載魚宿江潞忽聞歌曰夜淨天寒月正明倚船高卧聽江聲未聞山寺鐘聲動誰向江邊舉佛名慎父恠之起聽

芸心識餘卷之七

之却不聞聞船內千人念佛聲細察之乃船中諸魚也慎嘆曰蠢動含靈皆有佛性此非善業也將魚盡入水中與子改業鬻新詠曰世云樵子與漁翁養濟雖同道不同更不傷生離綠水却携斤斧近高峯後當薪于石頭窮苦至甚嘗暮宿江上忽見沙中有光燄高尺餘就之得金數斤明日齋詣都市貨之市人云此所謂紫磨金也酬銀數十萬由此殖產鉅富子孫數世不乏勸善書

芸心子曰靈蠢鉅微皆命也貪生畏死皆然也

苟存心于愛物無微不動無觸不應以一漁子
尚能憐惜物命遂棄其業沒沒于窮苦而不悔
良可嘉矣至于魚之念經免烹不亦異乎唐天
寶中漁人劉成救魚獲報事正與此脗合余家
絕食鰕魚蚌蟹之類亦有所懲金蝦蟆昆
明明珠麗公金盤宜例觀之。○商都陳弘泰數
人將鸞蝦蟆萬頭以償弘泰惻然不取其所有
仍別與錢令悉放蝦蟆于江中後因夜歸馬驚
不進前有物光明視之乃金蝦蟆也取之亦致
富○漢武帝鑿昆明池習水戰也通白鹿原人
釣魚于原綸絕而去魚夢于武帝求去其鉤明
日帝遊戲于池見大魚有索曰豈非昨夜夢乎

芸心錄餘卷之七

取魚去鉤而放之帝後得明珠蓋魚之報也○
余聞之富順舉人何齊菴曰在昔龐公夫婦修
行洪雅夜夢五百人求救明起次于道左漁者
携螺蚌一筐市之檢合前數公乃易放江中一
日放生處湧出金盤獲之由是貫囊日底稱貸
者不用券約既而將金銀載沉下流而學父視
之道于異人今離名金子石者是其沉金所也
後傳夫婦飛昇迄今洪雅存有龐公龐婆洞天
謠云龐居士放生
債是也貫囊陽人

夢魚哭送

宋諸暨縣令潘華依普賢懺法不令人捕江湖內
魚是年奉詔還闕夢魚為人形者數萬號哭沸天
皆云長者去矣吾眾不免烹矣華異之作夢魚記

以囑後來宰邑者 勸善書

芸心子曰上帝好生而惡殺潘令活物之心上
合天心宜其夢魚哭送有長者之稱享令名于
不朽也昔孟簡為常州刺史與盧仝遊北湖盡
買魚放之趙槩知連水軍連水有魚池利入公
帑歲殺魚十餘萬槩始罷之作放生碑於池上
官至宰輔卒贈太師謚康靖子三孫二曾孫一
皆榮顯他若張洸活二魚而得壽黃叔子活
一龜而得妙方汪廷俊放六鯉宗叔林放十龜

芸心錄餘卷之七

桓邈救四鴨各夢如數之人來謝親謂壽動詎
無靈響者哉余嘗遊蜀嘉陵雲山山麓猶存唐
時放生碑字略敗蝕心甚憐之每羨夫古人之
不可及今人或勉強行一善事人即指嗤之為
矯為癡為釣名不肯相為磨勵共成美德吁可
慨哉

鱷魚徙化

韓愈為潮州刺史既視事詢吏民疾苦皆曰郡秋
水有鱷魚卵而化其長數丈食民畜產將盡居數

日愈往視之令判官秦濟炮一豚一羊投之秋水
拜爲文告鱣魚約其盡三日幸醜類南徙于海三
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
不肯徙刺史則選材伎壯夫操勁弩毒矢與鱣魚
從事是夕有暴風雷起湫中數日秋水盡涸徙於
舊湫之西六十里自是潮無鱣魚之患

唐史

芸心子曰服政者患無至誠以動物爾至誠而
不動者未之有也中孚之辭曰中孚豚魚吉蓋
言豚魚無知之物至信可感今觀之鱣魚亦可

芸心錄卷七

驗矣世之人牧苟誠心於御民則凶暴可除而

良善無不得所矣陳亮佐我鱣魚宜例觀之

亮佐通判潮州有鱣魚食人不可近亮佐命捕
獲鳴鼓于市以文告而戮之鱣魚屏息潮人德
之及爲開封尹先是每歲正月夜放燈則悉籍
惡少年禁錮之至是亮佐召諭之曰昔尹以惡
人待汝汝安得爲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忍
爲惡邪因夜縱之凡五夜無一人犯法者

鯢魚

鯢魚如鮎四足長尾聲如小兒能上樹天旱輒含
水上山以立葉覆身張口鳥來飲水吸食之

酉陽雜俎

或曰曷鯢之譌而鳥之痴也余曰物何足云人

而鯢人而鳥者多矣掩陷弄于几席伏刀兵于
笑談夫固鯢之履身也饗利捐軀遂欲損命夫
固鳥之飲水也鳥賊魚宜例觀之

○南越志烏賊魚一名河伯度事小史常自浮水上鳥見以爲死便往啄之乃卷取鳥故謂之烏賊腹中血及膽正黑

鱣求活子

晉李冲元好食鱣嘗夢一皂衣嫗告曰我腹中有
五千子我死子亦死儻能生之獲福無量冲元意
其鱣也遂捨之誓不再殺後夢此嫗來謝家由此
益裕

勤善書

芸心錄卷七

芸心子曰物子之多者不過魚族試以一魚

子若干千百即若干千百之命係焉觀宋郊救

蟻之事則知物無巨細皆命也苟以一念不忍

之心捨而救之即吾惻隱之性全矣滇南多嗜

黃鱔余每惡之一日家厨烹鱔衆鱔乃躍釜騰

叫滿厨余戚戚數日未安遂命家人永以爲戒

焉此後往往勸人勿食或反嗤笑之以爲崇信

佛道者說也不知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

不忍食其肉抑亦佛道者說邪故曰萬物皆營

各貪其生念之念之

故解

蘇東坡嗜蠅後有見餉者皆放之江中不以口腹故苦生類也

仇池筆記

宋平陽邑淨明院有闍黎

有元者愛惜物命嘗作勸放生文鏤行邑人為之減殺一夕元夢與百人俱立庭下皆云當就極刑元甚恐念平生無惡何乃至是覺猶不樂因出戶外見有羣鰲鬚小蠅者察其數果百因買放之元乃悟勸善書

芸心錄卷七

芸心子曰金碧之間好為酒蠅糟蠅余家嘗作之嘉靖甲辰五月九日夜夢書軒東牆頭一糟蠅俄而化一青衣童子為曲一句疊歌曰你氣昂昂斗牛與余匪闕父座余避之其捷畢竟不能為害又疊歌二句曰三載功名教汝成三十年後再來尋遂沒于茶蘼花下旁一人曰此若紅孩兒也余旦起即曰于父母遂斷食蠅蠅合觀東坡之放有元之夢信乎有物即有命有命即有神豈不能言夜見乎夢是皆氣化流通

性天呈露爾也聊作短吟以識之云若或培芳

匪所思若或覆芳將安之禍芳福芳恒倚伏童

芳童芳覺亭師

鰲主簿索記

余嘉靖庚子七月念夜夢鰲主簿遣人邀余至一處宮殿弘麗樓閣森嚴左乃書堂右即家廟俄一峨冠博帶王色整服老人下殿歡迎即携至家廟廟貌皆龍首左一大碑老人云家廟重新勞君作記復引至書堂具象筆金墨大紙闌丈餘隨賜玄

芸心錄卷七

段鶴鰲一襲余撫紙走筆文即立就回視壁上紙帖上列通海大夫士姓名若干每名下左右細贅官秩書算二行力父名下左著知縣二字右著壽若干忘之隨後見伯兄并余姓名方細玩間旁速曰亂看亂看即揭去而覺是年五月念夜夢武安王命余作贊嗚呼幽冥之事理必有之觀諸陰陽對待之間可知矣故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未嘗言無也余以一介凡譚夾月之間兩被神呼作記作贊事雖竊冥要亦非心思所能到焉者也所

謂鰕王薄或通海水府神官也至于夢中之題作
間或有之或夢與方伯碌溪公以夜月遊為題有
飛鏡瑤空夜白雲封點蒼之章或夢倚柏樹有碧
霄秋露無春色萬里層空次第開之句或夢騎鶴
訪呂翁以招鶴曲為題有鶴兮吾兮吾子鶴形骸
羽化亦奇筆之章或夢留題儲萬戶西園有重雞
各自飛之句是年已酉八月建西力領鄉薦或夢再遊金衡園祇
園坐古松下有不見仙人驤青詩滿碧雲之章或
夢遊一洞天有玄鳥杯中玄鶴酒相對玄元稱玄

芸心錄卷之七

壽之章是故夢有二端因也想也因以意見想以
形求我生真夢我夢有徵善乎葉子奇之言曰宇
宙內皆夢也夢夢也不夢亦夢也夢乎夢不夢乎
不夢是故得失蕉鹿也物我蝴蝶也榮枯黃梁也
芸心聞見錄

白龜救溺

毛寶見人釣得白龜買而放之江中寶為將後邪
城遭石季龍之敗赴江者莫不沉溺獨寶被甲投
水中覺如墮石上須臾視之乃襄所放白龜既得

至東岬龜乃回顧而去搜神記

芸心子曰羽毛介甲皆含靈耀毛寶全活乎龜
遂得免于石氏之難感應之機捷若桴鼓詎可
誣邪龜也去而復顧不忍遽舍其感恩為何如
靈乎龜者將奈何昔人食白龜而患癩正與此
事相反故應世真人曰一切翾飛蠢動皆不可
殺龜蛇二物尤不可殺若輒殺之或至殺有靈
者其陰精定能害人是以識者常救護必獲其
報陳嚴恭孔愉邱姬救龜三事并葉解元救鼈

芸心錄卷之七

宜例觀之陳嚴恭請嘉陽吟曰誰道江南無
物佳處岸邊常有四時花竹蘇茅舍溪
光淺元是西湖賣酒家忽一人稱元深者揖太
曰烏壽之使來求救且指江上小舟曰壽之在
此遭難元深忽不見太問舟人此中何所有舟
人曰今日網得龜五十餘箇中有一大龜太即
用五十貫錢盡買放之是夜歸閣秉燭獨坐作
詩曰可嘆秋宵更漏長無人獨對篆烟香欲眠
耳畔寒蛩碎響的心寬也斷腸忽聞閣外有人
作歌曰遠涉波瀾到此間報聞刀布已先還待
傾囊力終身謝爭奈君恩重若山歌畢忽一人
前謝且致昨救之意因言公所費錢鈔已令諸
子送到公家又與公請延壽解去明日謝者
前告云前日龜錢盡沉江中矣及太歸揚州父
曰數日前四更以來有皂衣五十餘人各持錢
一兩言汝在江上被人取了我父壽伊舟而奪
之令我輩不遠千里送來留錢而去乃知烏衣
者小龜也元深龜也壽之大龜也夫水族受恩

猶能報謝而況于人乎。徐光祿智鈞大師說
天福中安吉有邱姬家力相備好修善長蔬食
或見魚蟹之徒鳥雀之類皆贖而放之因漆水
後有一龜長尺餘從門入姬恠之令子將往家
前濱內放之其子迷于龜背著放生字放于水
中其龜又上岸公田畦間有一孔穴可深三
二尺龜忽改其中姬子曰本將放爾命却落于
此中乃摸背取之龜即不見矣探得白金二錠
莫知其由。靈德感應篇首孔愉嘗至吳興餘
干亭買市龜而放之至中流田顧視愉數四及
愉封餘干亭侯而鱗甲龜首迴屈三鱗不正有
似昔龜之額。宋葉三解元放鱗龜于水數日
又進即前日所放之龜也遂于腹下刺一佛字
放去濟川橋下壬子歲父子同應鄉舉洪水驟
漲舟至金水難免覆須臾復正若有物扶其舟
及至安流驚見佛字始知即放者是夜夢一皂
衣婦曰爾子瘡今秋
領鄉舉是年果然

卷之七

召龜

宋鄱陽縣民黃赭入山採荆楊子遂迷不知道數
日饑餓忽見一大龜赭便祝曰汝是靈物吾迷不
知道今騎背視吾路龜即回右膊赭即騎之去十
餘里便至溪水見賣客行船赭即往乞食語船人
云我向者于溪邊見一龜甚大可共往取之言訖
面即生瘡既往亦不復見龜還家數日病而死
續
搜神記

芸心子曰黃赭騎龜索道去死即生反欲捕之

為鼎中羹罪將何贖昔毛寶救龜而龜亦救之
今天龜救赭而赭欲加害焉人之不相及也何
若是哉

龜樹以多言被禍

孫權時永康有丈人入山遇一大龜即束之歸龜
便言曰游不得良時為君所得人甚恠之載出欲
上吳王夜泊越里纜舟大桑樹宵中樹呼龜曰勞
平元緒系事爾耶龜曰我被拘繫方見烹臠雖盡
南山之樵不能漬我樹曰諸葛元遜博識必致相

卷之七

苦今求如我之徒計從安出龜曰子明無言多言
禍將及爾樹寂而止既至權命煮之焚柴萬車繼
猶如故諸葛恪曰然以老桑乃熟獻人仍說龜樹
共言權登使令伐取煮龜之熟
異苑

龜報命數

韋丹年近四十未第嘗乘寒驢至洛陽中橋以所
乘驢易市菹放之時有胡蘆先生行止迂恠占事
如神因謂丹曰我友元長史談君美不容口可借
訪之丹思知聞間無此官族因曰先生誤矣但為

法窮途葫蘆曰君之福壽非我所知元公即吾師也往當自詳之遂相與策杖至通利坊靜曲幽巷見一小門葫蘆叩之頃延入行數十步復入一板門又十餘步乃見大門制度宏麗擬于公侯之家復有丫鬟數人皆極殊美先出迎客陳設鮮華異香滿室俄有一老人鬚眉皓然身長七尺褐裘韋帶從二青衣而出自稱曰元濟之向丹盡禮先拜徐曰老夫將死之命為君所生恩德如天豈容辭報丹乃知其齋也遂具珍羞留連竟日既暮辭歸

世說新語卷之七

老人即于懷中出一通文字授丹曰知君要問命故輒于天曹錄得一生官祿行止所在聊以為報凡有無皆君之命也所貴先知爾又謂葫蘆曰幸借吾五十千文以充韋君改一乘早決西行是所願也丹再拜而去明日葫蘆載五十緡至逆旅中賴以救濟其文書具云明年五月及第其年作某官如是歷官一十七政皆有年月日最後年遷江西觀察使至御史大夫到後三年廳前見英樹開花當有遷改北歸矣後無言丹後歷驗無差洪州

使廳有皂莢樹一株歲月頗久一旦忽生花丹即去官歸至中路而卒子宙岫皆崇貴

唐語林

芸心子曰世見一龜欲獲染指者多矣肯慨然以乘驢易而放之哉若丹者可謂完全好生之德者矣天假元長史以報之慶延後世濟美流芳豈偶然邪彼丹初固無意于望報蓋仁人長者之心固如是也忍心害物者可不鑒哉孫思邈李元救蛇宜例觀之

○孫思邈真人見牧童草叢月餘見一白衣年少進入一王宮闕見

世說新語卷之七

○孫思邈真人見牧童草叢月餘見一白衣年少進入一王宮闕見拾帽絳衣韋人并中女子領一青衣兒再拜

白龜烏龜

鷗峰子曰昔者白龜能見夢于宋元君而不能避

余且之網能知七十二鑽而不能避剗腸之患魚
鰾每遇漁舟即吐墨染水令黑以混其身漁人見
墨即知網之大獲余于是知夫小智不足以保身
而深謀適足以召禍有為白龜烏鰂之所為而卒
不蹈白龜烏鰂之所蹈者幾希

鵠峰雜著

芸心子曰鵠峰子白龜烏鰂之喻其示人以黜
小智慎深謀之道乎是故君子貴柔然之防聖
人賤機械之巧

蛤蚧謝活

芸心識餘卷之七

曾魯公放生以蜺蛤之類為人所不恤而活物之
命多也一日夢披甲者數百人前訴既寤而問其
家乃有惠蛤蚧數簍者即遣人放之夜復夢披甲
者來謝

自警編又東軒錄

芸心子曰蛤蚧雖介物之微然各受天之命方
之蟻蟻又稱雄長矣觀宋郊之渡蟻則蛤蚧之
當活也審矣惜乎口腹之慾捨其不忍之天雖
戕生損命莫之覺也蘇東坡嘗云余少不喜殺
生未斷也近年始能不殺諸羊然性嗜蟬蛤故

不免殺自去年得罪下獄始意不免既而得脫
遂自此不殺一物有見餉蟬蛤者放之江中雖
無活理然猶庶幾萬一便使不活亦愈于煎烹
也非有所求覬但已親經患難不異鷄鴨之在
庖厨不復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輩受無量怖
苦爾猶恨未能亡味食自死物也又曰今日從
者買一鯉長尺有咫雖困尚能微動乃置水簍
中須其死食生即放之余讀自警編所載曾魯
公蘇東坡二賢放生之訓愈加怵惕第未能斬

芸心識餘卷之七

乎嗜味之慾姑並書於此以警將來

鼈救恩夫

黃德環家人烹鼈將簍笠覆其金揭見一鼈仰把
其笠背皆蒸爛然頭足猶能伸縮家人斃之潛放
河涇間後因患熱將殛德環徙於河邊屋中將養
夜有一物徐徐上身覺甚冷及曙能視胸臆悉塗
淤泥其鼈在上開三叟三顧而去即日病差

葆光錄

芸心子曰水陸待烹之物何限也即物物皆有
知覺有知覺即能報稱也吾人忍以生生之形

投於沸沸之釜間有一出而慙之者其感通尤
易易齋熱病之夫匪報德之慙吾懼其不差矣
戕生恣慾之徒寧無興起其好生之心乎

慙求生

崔悅尚書家方客夜夢十九人着青綠羅衣拜
告求生既寤見器中有水泛鼈正十九頭遂詣水
次放之 王仁裕王堂閑語

螺噉僮女

南康有女採螺爲業夜宿亭上有風雨聲見衆螺

李肇國史補

張口而至亂噉其肉明日惟有骨在焉因號其地

爲螺亭

南康記

續芸心識餘卷之八

溥通海芸心陳其力識

禽鳥部

鷹攫帽免患

鄱陽程文憲曰鎮江有商人遇友會飲酒肆竊以
餽餘之物戲置帽頭竟不覺及將渡適一鷹攫其
帽而去俄而降地復登岸求之舟不肯待燕江心
風作而舟覆商人竟免禍觀此則冥冥之中若有
鬼神使之而然信死生之有命也 中洲野錄

芸心識餘卷之八

二鶴釋寃

吳郡侯旬曰正德初吾郡顧中丞達原家忽被盜
捕卒廣訪不獲顧訝有治圃數人訟於郡侯廣東
林公臺下數人累經峻刑未甘招伏林公欲加炮
烙之刑其火方熾臺下二鶴各嚙熾火擲諸水中
林公始知罪及無辜是以釋之 西樵野記

雀報

長洲陸燦曰鎮江衛左所軍士范某妻患瘵疾瀕
死遇道人與之藥云用雀百頭以藥米飼之至三

七日取其鴈服之當差然一雀莫減也范如教買
雀養之有死者則旋買之以充數未旬日范以公
差出妻觀雀嘆曰以吾一人殘物命至百甚不仁
也吾寧死安忍為此開籠放之夫歸怒責其妻亦
不悔已而病差初久不產育是年忽有妊生一男
男兩臂上各有黑誌如雀形一飛一俛而啄羽毛
分明不減刻畫蓋冥道以此示放雀報云也庚巳編

鳥引死

江右閔文振曰嚴陵盧廷俊為臨川知縣時有饒

慈心錄卷之八

姓女許唐家子未嫁女私於人一日壻至女家嘆
而殺之匿其屍壻母訴于縣女家不承廷俊焚香
祝天曰願雪壻冤翌日之後有鳥飛鳴甚哀廷俊
曰得非死者訴冤乎果爾宜前導鳥即飛而前使
人尾之至深谷中乃得屍女家驚服抵罪涉異志

鴈神

江右閔文振曰大興太宰劉公機初為秀才時畿
郡有鴈神乃一獵鴈也一日飛止公宅造糒飼之
偶不潔鴈攫其奴若懲之者居數日呼公名語曰

公太貴人他日當得八人擡轎參贊南京已而飛
去公後舉進士累官兵部尚書參贊南京幾務如
鴈語云涉異志

獸畜部

義虎傳

長洲祝允明曰弘治初予得義虎事為作傳文曰
荆溪有二人髻髻交壯而貧富不同婁子以故晏
安無他技獨微解書數妻且艷富子乃設謀謂曰
若困甚盍圖濟乎婁告以不能故富子曰固知也

慈心錄卷之八

某山某甲豐於賄乏之主計吏覓父矣若才正應膺
此耳若欲吾為若策之耶婁感謝富子即具舟費
并載其艷者以去抵山又謂曰吾固未嘗風語彼
彼突見若夫婦得無少忤乎一忤且不可得復進
留而內守舟先容為計也婁從之偕上山富子宛
轉引行險惡溪林中窶胼胝破碎血出被蹀踵不
已至極寂處乃蹴而委之地出腰鉞斫之婁隕絕
富子不審謂死矣哭下山謂艷者若夫啣於虎矣
若之何婦唯哭富子又謂曰哭無為吾試同若往

檢覓不見乃更造計耳婦亦從之偕上山富子又宛轉引行別險惡溪林中至極寂處擁而求淫之婦未答忽真虎出叢柯間咆哮奮前嚙富子去斃焉婦驚定心念彼習行且爾吾夫其果在虎腹中矣轉身而歸迷途而哭倏見一人步於旁問故婦陳之人言爾勿哭當告之官得歸爾舟在彼導之返見舟而滅蓋神云婦登舟莫爲計俄而山中又一人哭以出遙察之厥雄也婦疑駭其夫鬼歟夫亦疑婦當爲賊收矣何尚獨存哉既相逼果夫

妄心識錄卷之八

果妻也相勢大慟而甦各道故夫曰彼圖淫若固未淫若圖死我固未死我則我可置我憾也婦曰吾謂君死君固不死圖報賊賊固自得報矣我憾亦何不可置哉於是更悲而慰更哭而笑終歸完於鄉祝子曰視賊始謀時何義哉已乃以巧敗受不義之誅於虎虎亦巧矣非虎也天也使婦不遇虎得理於人而報賊且未必遂遂且未若此快也故乃不足以盡虎以義表焉可也

枝山前聞記

說虎軒

東吳都印曰宋鄉先生范文穆公愛談虎事嘗備一軒榜曰說虎予齋居無事客有談及此者因舉舊聞一二以資博識虎類能識人氣未至百步輒伏而咆聲震山谷頃更奮躍搏人人有勇者不爲之動虎止而坐逡巡弭耳而去又虎骨甚異雖咫尺淺草能身伏身露及其虩然作聲則鬼然大矣又虎不食小兒兒癡不知虎之可懼故不得而食兼不食醉人必坐守以俟其醒非俟其醒俟其懼也又人或罹虎口其神魂被虎所役往往爲之前

妄心識錄卷之八

導之人凡死於虎者衣服巾履皆別置於地非虎之威能使之自解是鬼之爲也又虎饑則兼果實皆啖不特獸也凡食男子必自勢起婦人必自乳起惟不食婦人之陰或遇之者當作勢與之敵而屢退引至曲路即可避去蓋虎不行曲路故也又虎食大則醉大虎之酒也

紀善錄

鳥獸語言

吳郡都穆曰無能子云凡鳥獸之號鳴噪噪皆有其音安知其族類之中非語言邪人以不喻其意

而謂其不能言又安知乎鳥獸不喻人言亦謂人不能語言邪其言蓋本之列子列子云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言血氣之類心知不殊遠也史記謂秦仲知百鳥之音與之語皆應春秋傳曰介葛盧采朝聞牛鳴曰是牲三犧矣則古人固有解鳥獸語者又和菟有鳥鳴書一卷王喬有解鳥語書一卷 聽雨紀談

古今千年鹿

東吳沈周曰我

朝景泰中口外進一鹿項上懸銀團牌書北宋年號

此鹿乃獵者於山中網獲

朝廷又令益一銀牌亦書本朝年號而縱之又聞通

州一鹽商從安東場米見鹿一羣中有一白大鹿

項上有銅牌見人馴繞不畏其人欲取箭射之羣

鹿遂飛躍而去彼地相傳有曾獲此鹿者所懸牌

志唐時年號歲月云亦縱之

客座新聞

虎場

東吳沈周曰上虞張成者縣之村氓也編當里役一日代歸夜睡中聞有呼其名者曰快去縣點卯遲則有責耳成急起出門疾行不度時候過一小嶺上有觀音堂正到堂門始遇一叟告曰此時夜未半郎君何往前有虎害且姑住此待曉可行不然終被所害成悟初喚者必虎場也遂避堂中潛自佛座攀緣至於梁頃間見一人與虎俱至堂門言曰我喚他隨出門此時想到此矣如何不見必有神護復入於堂中四顧而去成在梁上候曉纔

行抵家盡去家堂所供之像止奉空

上相逢之叟必宅神也 客座新聞

異犬傳

吳郡祝允明曰相城沈繼南名召啓南先生弟也秀粹而蚤夭其家一犬頗異余嘗作異犬傳曰異犬者沈惟明家犬也始惟明先人繼南甫之葬在家而數百步既乃東遷壘宇圯去故壘四里甫治塚時犬偶隨一往及塚城犬數宵失旦復家人怪之昏時相伺察犬見犬浮門外水而東即尾覘之

犬或走或遊踰三四川徑奔塚前踰伏帖帖而卧如是累年霜雨無變焉比過惟明道犬事呼犬至示余犬正黑色頸足間白而長僅四尺先生又說此犬常隨繼南征太倉舟停時犬偶登岸比解維諸僕都忘覓犬至家方怒惜之少頃犬亦來家乃陸行而歸也相城至太且八十里犬性亦靈矣哉志怪錄

黑虎復讐

吳都侯旬曰宜興孀婦陳氏頗有容色家以造染

志怪錄卷之八

爲業有一木商利其色以貿易爲往來屢肆戲譖忿不能犯商謀以數木夜擲其室明日坐其婦以竊木召致於官擾害無已陳氏家供玄壇甚虔每月五廣求白鷄牲醴薦之婦乃慟訴於神曰吾欲神若是神其不我祐耶是夜其婦夢神曰吾遣黑虎與爾復讐未旬日其商偕五六人入山販木叢柯間騰出一虎如墨竟噬其商而去衆皆失色西樵野記

北寺僧房貓

吳都侯旬曰北寺僧了菴與先君最善弘治癸丑畜一白貓日入山門斷葷捕鼠習藝甚馴是僧主家諸徒咸無固心者乃搆一退處僧出則以鑰授貓匿之僧歸鼓門貓則嚙鑰令令而至若是者五載忽夜僧夢貓作人言曰我前身周海賁汝銀二十兩故變畜至此明債限日滿欲去矣僧曉寤大異調黍饌之貓不食搖尾竟出山門而去不知所之西樵野記

義馬銜冤

志怪錄卷之八

吳都侯旬曰嘉定姚生素心險異嘗攜怨於母弟陸某某充糧翁乘馬自本都夜歸姚偵其四顧無人候至中途操刀伏於橋下馬亦覺之至橋下躑躅不進陸繼加鞭楚馬始進而陸已殺橋下矣是夜月暗更幽寂無知者馬逸歸對陸妻驚嘶不已若有訴狀妻知其夫必死非命持燈馬尾後至一曠野夫果死焉妻哀謂馬曰吾夫雖死然正犯未獲何以雪耻馬即前行首鼓姚門視姚齒之蹤之其妻執以赴官取馬狀情實乃棄姚市西樵野記

孤丹

吳都侯詢齊門外陸墓墓塔之間有其居郊坳地頗幽僻或薄暮自外歸驛色慘淡少憩道傍倏已昏黑夜至遙見一燈熒然由南而來諦視之乃一女子口嚙一燈雖不詳辯其姿色然覺殊有妖態稍相接語便已迷眩女即解衣野合事訖女復迤邐而去其惴惴強歸翌晚更思之竟往其地女亦果來如是者數晚一日某誇示於其某曰子惑矣人口中豈實火地耶子今第執其燈如得之便強

卷之八

下咽可也其始悟是夕仍去則女又先至矣乃與綢繆初凡合時女必吐燈寘于地事訖乃復入口至是其伺燈寘地急取咽之女遽擾攘大慟曰其柰何其間之女曰吾明語子吾潛修幾百年而丹已成所欠者陽人精耳今幸獲濟於君則躋仙地可立得矣吾火即丹也今君咽之是吾緣未就而獲旣甚矣吾與君既爾爾不得為無情所望君者後事耳言畢涕淚潛然竟死其命火燭之乃一老牝狐也隨以衣棺瘞之其獨得向壽令終

西樵野記

臨江孤西山狐穀亭孤宜例觀之

○庚巳編臨

古所居後有果園委一人守之暇滿利息皆由其手其人言可四十許頗修整不類庸下人獨園中小屋間一夕有美姬來就之自言能飲索酒共酌且求歡其人疑之扣其居止姓名終不答曰與君有宿緣故相從無問也遂與狎自是每夜輒至日久情密如從體亦不復扣其所從來也其人怪園中常有人語聲窺見之以告主人主人以其費財也責之其人初抵諱因請主覆視記識曾無虧漏更加嚴問乃吐實主亦任之是夜姬來云而主謂其誘汝財耶因從容言吾非祠君者此世界內如吾者無慮千數皆修仙道吾事將就特借君陽氣助耳更幾日數足吾亦不復留此於君無損也他日來劇飲沉醉談諧益歡其人試挑之曰子於世間亦有畏乎姬以醉忘情且恃文於無復防虞直答曰吾無所畏吾睡時則有光旋遶身畔人欲不利

卷之八

於我者一顯此光吾已驚覺終不能有也所最惡者人能遠立以口承其光而徐吸之則彼得壽而吾禍矣其人唯唯候其去月遂而送之遙見其狼躑躅田中往看姬寐正熟有光照地如月依言吸之覺胸膈隱隱熱下光盡乃歸明日復至其所有老狐死焉景泰中盛允高蒞鹽課楊州陳氏有商於揚者道其事云此人尚在年九十餘矣○同上范益者精於脈藥仕元至正間為大都醫官年七十矣嘗有老嫗詣其門曰家有二子孱疾欲請公往治之問其家所在曰西山益憐途遠以老婦曰必不得已可携來就診耳嫗去良久携女至皆少艾益診之愕然曰何以似非人脈必異類也因謂嫗爾無隱當實告我嫗惶恐脫訴曰妾實非人乃西山老狐也知公神術能生吾女故來投懇今已覺露幸仁者憐而容之益曰濟物吾心也固不爾拒然此禁城中帝王所在萬神呵護爾配何得至此嫗曰真天子自在濠州城隍社令皆移守

於彼此間空虛故各不訪出入耳益異其
言授以藥婦及二女拜謝而去是時
劉之祖能道其事○同上弘治中杭州衛有漕
船自京師還至山東時冬天河凍停舟八里灣
其地去穀亭鎮八里故名一日薄暮有婦客服
妖冶立岸上呼兵士為首者求寄宿曰兒此間
鎮上人將歸母家日暮不能及如見留不敢忘
報兵拒之婦不肯去天益暝請益亟言辭哀婉
兵不覺應曰諾即留之宿兵所用處僅與隔一
板中夜婦呼腹痛嬌啼宛轉兵聞之心動乃自
起盥盥湯與飲稍通曉之婦殊不差拒兵遂與
狎細細傾倒良以為奇遇也五更天大雪婦辭
歸謂兵曰兒家去此不遠居有心者兒今夜當
復來耳兵曰幸甚以綉枕頂一付併所市猪肝
肺遺之云子可持歸作羹奉母也婦起凌雪而
去兵寢日晏未起時舟中諸人皆知之或起循
其去路視積雪中乃有獸跡數十大怪之共計

忘心談錄卷之八

曰彼美而少且侵夜來未明輒去寧知非妖乎
呼兵起訊之初尚抵諱引登岸指雪跡示焉乃
大驚此實相與到鎮上訪之居人或云此地有
數百年老狐變幻惑人多矣君所遭者將無是
乎至逆舟集眾持器械薪火而行逐其跡至野
外轉入幽邃跡窮見大樹可數抱中穿一穴枕
頭指所背掛樹枝上眾喜曰此必是狐窟也環
之投薪穴中燒焚良久一狐突烟而出眾格殺
之兵神癡旬
日乃平復

守銀犬

長洲陸燦曰家君說閭門一民家忘記姓名以開
行為業家畜一犬甚健日卧一檻旁頃刻不離人
有至其所者輒嗔之家人相戒莫敢犯有商人至

門不知而近犬噬其股流血商號呼罵其主其主
亦惡犬謝曰君姑勿怒明日當償之共食耳商歸
邸中夜夢若有告之者曰君乃主人之父也死若
千年矣有銀數百兩埋檻下生時不及語吾子子
不知也一念不忘復生為犬所以朝夕不去者蓋
前此其數亦可傳於子故守以待之耳不意悞犯
君今子欲烹我我欲告以故彼必不見信君往見
之令不我殺也商竦然驚覺即起奔詣其家扣門
主出迎商問犬安在則已被烹且熟矣商人懷恨

忘心談錄卷之八

具語以所夢其主猶不信商請驗之撒檻果得一
瓦鉢盛銀四百兩痛悔無及乃棄其犬而瘞之
庚
巳編

猫王

長洲陸燦曰福建布政使朱彰交趾人而寓於蘇
景泰初謫為陝西莊浪驛丞有西蕃使臣入貢一
猫道經於驛彰館之使譯問猫何異而上供使臣
書示云欲知其異今多請試之其猫盛置於鐵籠
以鐵籠兩重納著空屋內明日起視有數十鼠伏

籠外盡死使臣云此貓所在雖數里外鼠皆來伏

死蓋貓之王也庚巳續

龍蛇部

蛇啐乳

江右閔文振曰福安俗不育女凡有疥溺竝瘞牀下不爾終不得男有林乾妻張氏連產六女置木桶坎牀下產輒溺死棄桶中封以土後復產女溺殺之張氏啓封將棄桶中有巨蛇自桶中躍出蟠繞張項以首啐其乳張欲擊之則痛苦不可當撫

忘心識餘卷之八

摩之痛稍止移日不解張遂死人謂死女之報

異志

蟲鼠部

蜂獻花

吳郡皇甫錄曰蜂採百花俱置翅股間惟蘭花則拱背入房以獻於王物亦知蘭之貴如此近峰聞略

續忘心識餘卷之八終

忘心識餘七卷續一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陳其力撰其力字克相號芸心子通海人官南京戶部司務其書成於嘉靖辛酉凡禽鳥獸畜龍蛇蟲鼠魚鼈五部分門隸事每事標題於前襍列故實而附以論斷麗襍割裂殊無可觀持論尤多猥鄙觀所列引用書目以明道集讀書錄列之經傳以爾雅與真仙寶誥同列之圖註以說文續文章正宗入之類書甚至漢書之外又有漢史開元遺事之外又有天寶遺事如斯之類指不勝屈殆不足與辨

煙霞小說十三種二十三卷

不著輯者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十八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煙霞小說

三十二卷》提要

煙霞小說題辭



余不佞頗好讀書宦游所至輒購羣籍而尤喜稗官小說竊惟夫棄此而祇信正史者譬如富子惟務玉食而未嘗山殽海錯可乎同年周子籲囊為余言魏恭簡公於書無所不讀雖小說亦多涉獵愚謂公理學師也猶

煙霞小說題辭

無好之况吾輩乎頃過吳訪陸詒孫視余抄本小說十餘種揔名煙霞余方欲集異聞以是名編孰知其意已先戒矣遂書于首識所見略同也
嘉靖己未春日四明范欽題

煙霞小說目錄

第一帙

吳中故語

蓬軒



第二帙

馬氏日抄

紀善錄

第三帙

史已編上

第四帙

史已編下

第五帙

紀周文襄公見鬼事

異林

第六帙

語推四編

高坡異纂

又子後語

第七帙

說聽上

第八帙

說聽下

煙霞叢書

十一



萬曆庚寅歲刊

煙霞小說目錄終

吳中故語

煙霞小說一

太傅收城

小郡楊循吉

勝國之末太尉張士誠據有吳浙僭王自立頗

以仁厚有稱於其下開賓賢館以禮聘寓一時

士人避難擇地視東南若歸自是稍能羅致名

客如張思廉陳惟允周伯琦輩皆在焉及天

朝行弔伐之誅群雄稽顙而士誠獨後至勤

王師鐘鼓聲伐螳臂自衛天下笑之當是時太

傅中山武寧王實為元帥以長圍圍城城中被

吳中故語

十一

困者九月資糧盡罄一鼠至費百錢鼠盡至煮

履下之枯革以食于時城中士卒登垣以守多

至亡沒士誠聚尸焚于城內煙焰不絕哀號動

地武寧圍久不克或有獻計者曰蘇城蓋龜形

也六處同攻則愈堅耳不若擇其一處而急攻

之乃可破也會士誠之親信李司徒者亦密遣

人至軍前納款武寧王乃引兵從閭門入士誠

募勇士十人號曰十條龍者皆執大杖出戰死

而武寧乃入不戮一人時信國公以城久不破

怒若城下之後三歲小兒亦當斫為三段時信

國引兵從葑門入遇城中士女必處以軍法武寧聞之急使人捧令牌迎信國軍曰殺降者斬信國軍乃止士誠聞城破其母作淮音語士誠曰我兒敗矣吾往日道如何士誠乃悉驅其骨肉登齊雲樓縱火焚之而已獨不死曰吾救一城人命乃就縛俘至都下李司徒者得以破樂迎導游城三日意謂必得重賞乃竟正丁公之戮焉李司徒故宅今吳縣學宮是也其墓在九龍塢亦被發掘久矣初葑門以信國之入至今百載人猶蕭然武寧入閭門故今民物繁庶餘門皆不及也述士誠之所以起蓋亦乘時喪亂保結義社泛海得杭遂止於蘇觀其在故元時貢運不絕亦固知有大義者獨恨不能如吳越錢俶王之獻土以取覆滅哀哉然蘇人至今猶呼為張王云

魏守改郡治

蘇州郡衙自來本在城之中心僭周稱國遂以為宮頗為壯麗元有都水行司在胥門內乃遷衙居焉及士誠被俘悉縱煨燬為瓦礫荒墟方版圖始收茲地 高皇擇一守未愜蒲圻魏公

吳中書

三

觀方以國子祭酒致仕將歸 上親宴餞於便殿得平蘇之報因酌酒留之曰蘇州新定煩卿往治蒲圻遂領蘇州時高太史季迪方以侍郎引歸夜宿龍灣夢其父來書其掌作一魏字云此人慎勿與相見太史由是避匿甫里絕不入城然蒲圻愛被殷勤竟遂棄寐告為忘形之交然未有驗蒲圻碩學夙充性尤仁厚貴臨之必大得民和因郡衙之隘乃按舊地而徙之正當偽宮之基初城中有一港曰錦帆涇云閩閩所鑿以游賞者久已堙塞蒲圻亦通之時右列方

吳中書

三

張乃為飛言 上聞云蒲圻復宮開涇心有異圖也時四海初定不能不關 聖慮乃使一御史張度覘焉御史至郡則偽為役人執搬運之勞雜事其中斧斤工畢擇吉構架蒲圻以酒親勞其下人予一杯御史獨謝不飲是日高太史為上梁文御史還奏蒲圻與太史並死都市前工遂輟至今郡治猶仍都水之舊僻在西隅堂宇偃側不稱前代儀門下一碑猶是都水司記可徵也而偽吳故基獨為耕牧之場雖小民之家無敢築室其上者惟宮門巍然尚存蒿艾

目一望平原而已然數年之前猶有拾得箭鏃與金物者近亦無矣

嚴都堂剛鯁

嚴德明在洪武中為左僉都御史嘗掌院印以疾求歸發廣西南丹充軍面刺四字曰南丹正軍後得代歸吳中居於樂橋深自隱諱與齊民等宣德末年猶存西軍之過暴苦民家公奮手歐之西軍訟於察院被逮時御史李立坐堂上公跪陳云老子也曾任都察院勾當來識法度底豈肯如此李問云何勾當嚴公云老子在洪

吳中故事

武時曾都察院掌印今堂上版榜所稱嚴德明者即是也李大驚急扶起之延之後堂請問舊事歡洽竟日而罷後御史繆讓家宴客教授李綺上坐致公作陪公時貧甚頭戴一帽已破用雜布補之綺易其人見公面上刺字憐而問之云老人家有何事刺此四字公怒因自述老子是洪武遺臣任左僉都御史不幸有疾蒙恩發南丹今老而歸且曰先時法度利害不比如今官吏綺亦大驚拜而請罪因退避下坐前輩朴雅安分如此聞之長者洪武時吳中多有仕者

而惟嚴公一人得全歸焉今其子孫不聞如何也然當公在時已埋沒不為人所知况其後乎况侯抑中官

蘇州古大郡也守牧非名公不授載見前聞自入我朝魏公觀以文化為治姚公善以忠烈建節赫如也自時厥後乃得况公鍾焉公本江西人實姓黃氏初以小吏給役禮部司僚每有事白堂上必引公與俱有所顧問則回詢於公以荅尚書呂公震奇之因薦為儀制主事仁宗賓天宣宗在南京當遣禮官一人迎駕

吳中故事

五

衆皆憚行呂尚書以公就命公挺然出曰是固非我不可鋪馬馳七晝夜至南京駕發公紗帽直領翰鞋步扶版轎行千餘里不辭其勞宣宗憐之勅令就騎每至頓次則已先謁道左宣宗由是知其忠勤可用時承平歲久中使時出四方絡繹不絕采寶幹辦之類名色甚多如蘇州一處恒有五六人居焉曰來內官羅太監尤久或織造或采促織或買禽鳥花木皆倚以剝民祈求無藝郡佐縣正少忤則加捶撻雖太守亦時訶責不貸也其他經過內宦尤橫至紳

同知臥於驛邊水次鞭笞他官動至五六十以爲常矣會知府缺楊文貞公以公薦而知蘇州有內官難治乃請賜勅書以行文貞難其事不敢直言乃以數母字假之以柄下車之日首謁一勢閹于驛拜下不荅斂揖起云老太監固不喜拜且長揖旣乃就坐與之抗論畢出麾僚屬先上馬入城而已御轎押其後由是內官至蘇皆不得撻郡縣之吏矣來內官以事杖吳縣主簿吳清况聞之徑往執其兩手怒數曰汝何得打吾主簿縣中不要辦事只幹汝一頭事乎

吳中政語

六

來懼謝爲設食而止於是終况公之時十餘年間未嘗懼內官之患也然况公爲政特尚嚴峻故時有以輕罪而杖死者御史某巡按在蘇况適過交衢中拱手而過不下轎徑去人乃銜之競以爲謗故又抑遏不遷至九年復留爲守卒官然蘇州至今風俗淳良則皆其變之也至於減三分糧當一代軍則其惠澤之在人者不小也然其初非呂尚書之薦宣廟之知楊文貞之助則安得如是而九年之間使不滿而他徙則其政未必告成若此也郎中引與之俱逸其

名不恥下問以達其下亦賢矣哉

錢曄陷楊貢

錢曄常熟之富人也入貲得授浙江都司都事豪壓一邑知府楊貢訪朱漢房御史曄在焉衣服鮮美而語言容止並復都雅貢敬之旣去問得是貲官貢始悔恨曰此吾部小民何敢與吾坐乎惡之曄之寓舍在秦伯橋下先是指揮何某呼角妓數人供宴舟載經曄寓過曄亦方筵客截而有之何由是銜曄至是每短曄於貢貢旣深惡曄得何言益怒於是以事收之下府獄

吳中政語

七

吳人大喜貢具本馳奏曄之輩如劉以則等數人皆大家也平日相結爲友見曄以有齒寒之懼各助曄銀五百兩必欲勝貢曄家僮奴數百人多有有智能者貢之本旣發上道曄家人隨焉詐僞附舟者與齎本吏一路游處卒賂之發封竊視盡得其所奏情罪辭吏先往預以本進焉一一皆破貢所論者也後三日貢本始入同下巡撫都御史鄒來鶴推勘鄒特欲扶曄故遲之以貢難抑不敢決初曄之在獄獄囚夜反知縣聞人恭白貢請乘勢棒殺曄貢不肯曰是何

得好死獄中貢意蓋欲顯戮曄并沒其產也及鄒既爲曄獄久未成曄遂使人以貨謀於權貴乞同提至京理對於是貢與曄皆就逮北行初將朝審時方嚴寒曄賂校尉五更已縛貢縛繩至骨又不與飲裸凍欲僵莫能發一語曄則飲酒披裘至臨入始一縛焉於是貢詞不勝貢至刑部尚書某曰楊知府汝作街頭榜用牌兒名綴語此時已天奪汝魄矣尚何言初曄進本自署浙江都司都事至是刑部覆不言貢以知府按曄事但言以都事與知府許奏事勢相等又

吳中散語

一

曄與貢亦交有所論於是論貢與曄皆爲民吳人冤之貢誠清苦無所私其收曄亦深欲抑強而自立也公不勝貨事遂以壞惜哉然於貢亦何損焉當時僉事湯琛賦一詩紀之蓋幾千言語雖鄙俚皆述實也詞多不載貢既去郡甚貧還家布衣破帽教授以自養近始卽世曄無子亦老死家中將死前月餘所乘馬尾一旦盡落人謂絕後之兆方曄盛時其享用等封侯園池之勝蓋爲江南甲冠嘗於池中築一亭夏月宴客則登焉客既集則去橋不得輒去亭皆四空

嫌日色蒸照則取大方舟實以土上種名花作高屏視日所至牽而障焉

王文捕許妖

許道師尹山之小民也善房中術以白蓮教惑人欲鈎致婦人爲亂有傳道者數輩事之以爲神佛遂鼓動一境皆往從焉其人居一室中人不得妄見以五月五日取蜈蚣蛇蠍壁虎等五種毒物聚置一甕中閉而封之聽其相食最後得生者其毒特甚乃取而刺其血和藥浸水貯之令婦人欲求法者必令先洗其目云不爾不

吳中散語

九

清淨不可以見佛洗後入室金光眩然妄見諸鬼神相愚無知者於是深信之以爲誠佛也道士坐一大竹籃中令婦人脫衣抱持傳道婦人不肯者則請令小兒摸其勢果若天闔者於是競不疑之及親體則迫而淫焉婦人或聽或不聽無不被污而不敢語人故其後至者不絕有沈三娘者與之淫尤密每招村之婦女來傳法則並污之惑者既衆恒所聚人亦幾百數時都指揮翁某新至欲以此立功求陞百戶李慶贊之遂白都御史王文張皇其事文時以賑濟

在蘇亦有喜功心三人議遂合乃發衛兵五百人往收之知府汪潁指揮使謝某坐中軍李慶為前哨妖黨初但以淫人故為左道實未敢為叛也至是懼死乃相率遁去居田野中其類感之者執竹鎗田犁之器衛之許道師坐一石上衛兵列陣而對之其黨曰汝軍家勿動吾師少誦一咒則汝等來者皆死衛兵惑之果欲返走中一卒曰賊首坐在石上何難擒也馳突前至道師所執其衣領擒之餘皆盡縛無脫者蓋將三百人焉皆以檻車載送捷上尚書于謙在兵

吳中故語

十一

部深知其飾功止特奏陞翁一級餘並不遷賊首置極典連誅者三四十人沈三娘者亦在焉後李慶進本自陳其功乞遷官于尚書立案不行慶爭曰若如此則使他日有警人不肯用心也于曰吾杭州人豈不知此事偽耶今一士執一人遂謂之討叛乎遂罷許妖之罪自是滔天不容誅矣然其間田野愚夫有一時無知相從者因三人有遷官之心遂使三百人皆以大辟死誠何心耶後文被誅翁亦縊死李慶之二子皆為盜死獄中亦報施之不爽也已

三學罵王敬

成化癸卯之歲太監王敬以采辦藥材書籍至江南所至官司無不望風迎合任其意剝取財貨無敢沮者於是民間凡有衣食之家悉不自保惴惴朝夕又有一種無賴小人投附其中悉取富人呈報或以償其私怨敬既恃其權奸於是大肆厥惡至及於士類先在杭州時便士子錄書或不如意則出梵經使錄之得賂而止至蘇復以子平遺集要三學筆錄其多至千餘卷初每生給錄一帖凡錄數百帖與之矣時方近

吳中故語

十二

秋試復以紙牌呼集諸生諸生知其意復欲抄書不往敬怒使人督促三學學官學官不得已率諸生往見于姑蘇驛敬時坐堂上其副曰王臣者立其傍王臣本杭之無賴嘗得罪當死有邪術能為木人沐浴跳踉于几上賓緣進上遂得寵用是行實其計敬之為惡大抵皆斯人為之敬特為之尸而已時敬見諸生至責曰何不肯寫書衆合辭對向來已寫訖敬曰昨日飯今尚飽耶遂欲笞學官諸生乃大譟呼其在門下者皆入指敬面而罵之敬起而復坐不能為進

退荒忙失措仰面偃肩于座上聽其罵其部下軍校執杖擊諸生走出驛門遇市薪二束各執之反擊軍校皆散走王臣知不敵遁入舟中衆又從而逐之有鄭五者都下惡少亦王臣黨也被執至城門下闔門而毆之幾死時三學生徒及其家僮僕幾百人既散去明日敬召知府劉公瑀泣而怨之以爲計使諸生罵之劉公跪拜乞罪出而訪求罵者自三學乃一時恃其衆多以所訪十七人及諸生皆引見敬王臣時在側乃極口詆訶諸生不知何人悉以諸生陰短報

吳中故語

主

王臣臣悉發之衆大慚而出劉乃引罵者皆于皇華亭下各二十具數而已劉次日召諸生責之曰王敬家有三條玉帶汝輩小兒何能與之抗且說永樂間秀才罵內使皆發充軍汝謂無紅船載汝輩耶恐械至臨清則俱死爾長洲學生戴冠獨抗對曰死生有命如何怕得遂罷然諸生又有自書其輩名字請敬首告者益爲敬所窺薄焉方罵時巡撫都御史王公恕適至公峻剛方特爲天下具瞻平生恒不喜鬬貴至此諸生懼罪哀訴焉公曰旣已罵訖今無如之

何且俟其歸必作奏亦不過行巡撫巡按處耳今且勿譁諸生大失望然不知王公密奏已達矣後敬至闕下果以諸生事上至動雷霆怒果下巡按推治時敬勢方張未敗也諸生又往告王公王公曰此人耳目至多蘇州南北交往之地兼有二豎在此謂鐵樂局有太監二人旣曰推治安得不咎仆松江僻靜吾已與御史言送彼中獄矣巡按時爲張公准亦號有風力不肯承旨重繩諸生以是得無苦然張公亦且未敢決其事持兩可之說以待會王敬等事敗下獄張公乃

吳中故語

主

上其事得皆未減焉初敬出時氣焰薰天諸生以士子罵之與古人烈烈者何異惜其後更無挺然自當敢出數語與此輩辯曲直者俯首帖耳反敗儕輩之事抑何前後之不類乎惜哉聞諸四方可笑也古之爲忠義志定於平日而氣發於一時彼無根之怒豈可一旦而施之遂以微取忠義之名乎若然則陳東輩遍天下皆是也當時好事者遂傳以爲吳中士子美談不知乃一時之氣耳豈不過哉

吳中故語

蓬軒吳記題詞

故友刑部正郎黃君諱暉字日昇爲人儁發有奇氣少攻舉業名擅一時然未甚該洽及筮仕乃始泛觀博取雖裨官小說街談巷議經於耳而徹於心每廣座中持論梗梗若懸河霍骨聽者皆竦而莫測其端及得所著蓬軒吳記讀之上自國家勳德下及閭閻委巷方技滑稽災祥神怪可喜可愕罔不具焉乃知其學有自也中間所紀雖若不能無猥瑣或涉怪異然皆得於耳目之所接父老之所傳縉紳之所述非無

蓬軒吳記題詞

徵也况崇正黜邪之意亦往往寓乎其間他日觀民風者采之安知國史不有取乎或曰所載多吳事正可以補郡乘之缺震澤王整題

蓬軒吳記序

古之國家莫不有史事與而簡述言出而策登本必紀末終則著始其書也有教其筆也有例其錄也有實故嘉善刺惡百世可鏡精神態度千載若生也自左語史漢之外了不成史匪獨操觚者之不善亦以注記道缺宜其鄙褻弛頽而不振耳國史亡於廟廷而後小說顯於閭野雖其爲言謾成雜記羅一漏十鮮通方闡化之智而一人片事模寫而得真者每每然也苟無是也則將烟銷燼滅身名沉殞往者可悲生者

蓬軒吳記序

乙

無鑑而生民之行無以昭光於天下矣然則小說之紀在古也得不得不爲輕在今也得不得重耶但以聞之詳記之公者斯可貴耳吾祖刑部郎中府君少好裨官之學故常手抄類說百家以言談玩文之型範其作乃有吳記二卷別記一卷於史事若少資涉而猥道曲述形容肖似則亦無忝於史才也懼其淪遺使府君弄翰之志以泯不得爲孝也故請諸少傅王公題而傳焉蓬軒云者志居也孫省曾謹序

蓬軒吳記卷上

太祖高皇帝取張士誠城破日開平常忠武下入齊門所過屠戮殆盡中山徐武寧王入閭門不殺一人至臥佛寺前兩王相遇武寧始戒忠武勿殺嗚呼同一吳民也遇忠武何不幸遇武寧何幸耶厥後忠武之爵不續而武寧今已五傳子姓繁衍茲固嗜殺與不嗜殺之明驗也觀此曹翰曹斌傳益信不誣

近歲天下舉人會試禮部者數踰四千前此未有也自成化丙戌至弘治庚戌九科而南畿會

蓬軒吳記上

元七人前侍講學士崑山陸鼎儀禮部侍郎丹徒費廷言今少宰長洲吳原博侍讀學士吳邑王濟之考功郎中泰州儲靜夫刑部郎中吳江趙栗夫翰林修撰華亭錢與謙是也七人中吾蘇四人焉蓋當時文運莫盛南畿而尤盛吾蘇也况原博與謙皆狀元及第鼎儀及第第二濟之及第第三其他凡不由會元而狀元及第者毛憲清朱懋忠亦蘇人而濟之與賀其榮又南畿鄉試第一原博與大理少卿陳玉汝刑部郎中盛思禹主事陳于朝黃門給事毛貞甫楊

同監察御史賀澤民朱天昭陸全卿進士蔣元用張汝勉蔣子脩同知陸獻之或魁一經於鄉試或刊其文於春闈其他由進士而游登都臺授任方面拜官翰苑簪筆諫垣列職郎曹分符守令與夫登名鄉貢者殆未可以數計雖武弁之士亦皆觀感奮發取科第以躋膺仕如太僕少卿劉與清寺丞張廷節冬官員外郎張嘉玉主事張守之雖以瞽之不肯亦得廁名秋官之末吁盛矣哉

維亭去郡城東三十里崑山去維亭東四十里

蓬軒吳記上

十

又東百里爲劉家港港口大海也海潮入港抵崑山止宋淳熙八年辛丑潮越崑山抵維亭人甚異之適長洲黃由狀元及第蘇人曰潮到維亭出狀元後三年爲淳熙十一年甲辰潮又過崑山衛涇亦狀元及第人益信前語不誣由是此語相傳二百餘年然無是人則潮不至成化辛卯郡守番陽丘霽歲暮迎主牛於婁門外網魚者忽得江豚脉脉海物也潮至隨焉吳士大夫咸誦此語爲賀丘初未信明年壬辰今少宰吳原博狀元及第崑山驛樓遂扁曰問潮蓋望其

更至為後人期也又二十一年為弘治壬子
溪楊子器來為崑山令八月潮過維亭楊曰潮
已過矣奚以問為遂易問為迎明年臘唱第一
今修撰毛憲清丙辰朱懋忠繼之皆崑山人也
潮凡五至而狀元五人記此更為後來者嗣焉
有宋咸淳乙丑狀元阮登炳大明正統己未狀
元施槃皆蘇人未知潮於此時曾至濰亭否也
不敢強為附會

吳縣學舊在郡城西隈卑隘迫營壘戶部侍郎
周文襄公與郡守况公伯律相與圖遷購地昇

建寧縣志

三

平橋東廣臺視昔加倍建學遷之正統戊午歲
也既遷泮池蓮開有一莖三花之瑞庠生周郁
施槃張和同領鄉薦郁得魁人咸以為應文襄
曰未也鄉薦恐不足當之明年廷試槃狀元
及第文襄特立石紀其事于學云

奚元啓冠領鄉薦負重名一日游金陵少宗
伯倪公克讓適生子設湯餅會元啓與焉賀以
詩所生子今大宗伯舜咨也後元啓踰躋禮闈
三十年至宗伯為翰林編修佐試始獲一第事
之難料有如此

沈富字什榮行三故吳人呼沈萬三乃元末江
南第一富家富卒二子茂莊我太祖定鼎金
陵召廷見令其歲獻白金千錠黃金百劬甲
馬錢穀多取資於茂茂為廣積庫提舉姪孫玠
為戶部員外郎後茂罪當辟以有營建工緒未
訖但黥額為藍黨猶得乘馬出入既而發遼陽
從戎籍其田數千頃每畝定賦九斗三升吳下
糧額之重坐此沈之從戎遼陽又穴地得金牛
馬亦累千云

建寧縣志

四

張士誠被困日久城中食盡一鼠售錢三百文
革履鞍韉亦焚而充饑甚危急士誠乃集吳民
告曰事勢如此吾無策矣將自縛詣軍門降以
救汝曹若死守則城破無噍類矣民聞伏地長
號有死守志不聽遣嬪御悉自經于齊雲樓下
竟鑰戶舉火須臾烟燄漲空嬌娃艷魄蕩為灰
燼乃詣軍門降吳民哭聲數十里士師義之
厥後高皇帝多用吳民實金陵坊廂蓋亦取
其能與士誠効死也至今恒有得寶玉首飾於
齊雲廢址者

蘇郡治在西館橋西衙治在西館橋東又東則

張士誠故宮址也郡守魏觀不欲居衛下偏乃
新士誠址而遷之堂宇完麗視昔有加戶部侍
郎高季迪時致仕家居爲作上梁文往賀衛主
帥以聞高皇帝遂執魏實于法高坐腰斬因
其文有龍盤虎踞之語也府治至今仍舊云
周岐鳳澄江人能詩有巧思文房器用裳衣冠
屨悉自製良工莫及亦諳邪術嘗寓宿富家主
人剝飲醉臥主人妻忽蹴而告曰館賓必奸人
吾展轉不成寐若聞其相喚者試往觀之主人
披衣出從壁隙窺周方裸體披髮戟指相向以

建寧縣志

五

埃主人亟呼家人操刃至周已踰垣逸去後又
以事坐大辟拘械赴京亦從中途逸去官府求
急周妻日被箠撻無從獲周亦漸無所容琴川
錢曄與相善周暮夜以詩往謁有曰一身作客
如張儉四海何人似孔融錢醜其行不納而去
飄蓬湖海者數年忽一夕潛歸其妻泣謂曰不
留君則結髮義絕必留君又彼此非利萬一有
娠吾將歸之君耶官府必求君將不歸之君則
吾十年之節一夕而敗爲之奈何周是其言相
抱一慟而別竟客死憶周不足道也周之妻與

富人之妻可謂貞矣

景泰甲戌吳多雪正月望日一夕積七八尺比
曉城郭填咽民居被壓歎側者覆縛茅者穿棟
檁之綿而瘠者咸折通衢委巷僵而臥者比比
皆是突而煙者十二三而已郡守隴右汪許以
爲祥命博雪爲獅相峙府治東西堦高可盈丈
嵌而晴以巨柚齒毛爪鬣設色而爲汪喜溢眉
宇合府衛群寮相宴賞張燈爲市飾優爲戲蕭
鼓聲徹明始息自春徂夏淫雨連綿海潮湖水
相泛溢膏腴千頃爲巨浸桂玉騰價民庶艱食

建寧縣志

六

疫癘大作死者無算始猶以樨次以萁葦蒹又
次棄諸水甚則駢死一室積腐騰穢癘氣愈熾
豪門富室亦不保未幾汪亦告殂
尚書楊公仲舉吳人有厚德從軍武昌與廬陵
楊文貞公布衣交後文貞貴顯薦爲景皇帝
潛邸官僚居京師乘驢鄰翁老得子驢鳴輒驚
公聞責驢徒步又雨水溢鄰穴垣潴水公家家
人欲與競公曰天不恒雨晴當自涸鄰輩頽垣
復侵公地公亦不較作詩曰普天之下皆王土
再過來些也不妨金水河橋成命簡有德者試

涉廷臣首推公焉

陳僖敏公吳人長憲都臺時以監察御史王文薦于宣廟不數載文亦至右都御史每凌僖敏凡入臺僖敏後至王輒命堂吏鳴鼓集諸道御史升揖僖敏至略不較一日僖敏先至堂吏請擊鼓陳曰少需諸道咸不平王至知公遲鼓以待自訟曰吾在陳公度中矣厥後景皇帝易儲王與謀英廟復辟乃誅之僖敏位極師保致政壽終

周文襄公以戶部侍郎撫吳日舟從錫山來天

達軒集卷七

七

川

未曙公盛服待旦舟抵閭門觸石燭什污公衣公易服舟人伏地請償公曰衣無恙恐風露偶自易耳一日從外歸有醉僧奪公開路槩前驅至院僧與群皂綴立公但慰遣之而已其德量寬厚如此不但立法之善迄今遵行也

夏忠靖公原吉治水東吳館于范文正書院傍室聞范氏子孫有事於中堂公衣冠獨坐比三鼓畢事方就寢

都御史韓公永熙吳人旬宣江右時忽報寧府之弟某王至公托疾乞少需密遣人馳召三

司且索白木儿公匍匐拜迎王入具言兄叛

狀公辭贖莫聽請書王索紙左右舁几進

王詳書其事而去公上其事朝廷遣使按無

跡時王兄弟相讎諱無言使還朝廷坐韓離

間親王罪當辟械以往韓上木儿親書乃釋天

順初兩廣亂命公往討師次大藤峽道隘甚

旁夾水田老人百餘輩迎拜道左慰勞公且訴

為賊所苦公疑詐亟命武士執之乃下令索水

田中果得枯竹鎗數十件俱斬之由是蠻獠膽

喪望風奔避兩廣遂平公之機警謨略神速如

達軒集卷八

八

此殆非學而能也

侍郎孔公韶文宣聖五十八世孫居吳中以甲

戌進士出宰連山多著嘉績陞高州守天順中

兩廣蠻獠作亂簡命右都御史韓公永熙總鎮

兩廣威令嚴肅罔不畏憚初孔之境有盜嘯聚

山谷甚猖獗孔匹馬入其巢開陳利害至再至

三盜感悟刑牲歃血指天誓曰公能全我不復

叛矣酋長百輩從公見韓韓初至欲盡戮公執

不可韓震怒覆案曰敢以鄉曲故抗吾令邪公

辭氣從容堅執不可時大叅范某憲副馮士定

金憲戈允中顧廷望皆吳人合辭勸公從韓公
公曰吾許以不死招撫而來若殺之是誘之也
不足伸威祗敗吾信且禦夷之策所恃者信而
已信失何恃以服夷耶韓悔悟從公議盜終公
任無一叛者觀此公之執信韓之從善誠兩難
也

王癘子名臣京中人挾術游江湖天順初謁大
都督董公於金山公閱其術王出木刻小童置
案上長可三寸眉目咸具手足能動王索碗貯
水鼓掌呼童子浴童躍入水作澡浴狀須臾躍

遼軒異事 九

出公大奇之速北歸公命諸武胄餞于海上鹽
白金一餅王受而擲諸海水珠濺坐席武胄皆
動色王起謝曰銀在特相戲耳乃復出諸袖中
衆益以爲奇 憲廟時用近幸薦拜錦衣百戶
尋與巨璫王敬同往江南采辦所過括取金帛
古玩誅求無厭郡邑騷動大冢宰三原王公時
以中執法巡撫南畿按其挾左道惑衆 上悔
悟竟斬之傳首江南敬亦竄逐人心稱快
大城東南有尹山小鎮也居民百數家皆秦甲
戌吳童謠曰尹山做勢未幾有許道者於尹山

構屋數楹圍一室于中不設戶牖鑿一竇於暗
處蛇遊乃入中置籃輿許擁衲臥焉其徒告人
曰吾師服氣不食十年矣有痼疾與之臍相磨
輒愈無疾磨之亦得延筭里人咸趨焉捫其臍
如閹者由是女婦亦往與磨多爲所私而莫敢
言蓋許能呼吸使陽物消則如閹長則加甚里
孀沈三娘與磨甚密他與磨者日益衆一郡聞
然時都御史王公文賑饑吳中聞許事卽糾其
姦命邏卒往擒咸不敢往且泣曰許有劔呪之
術能飛斬人公聞之亦頗訝乃命武胄帥千人

遼軒異事 十

戎粧以往環其居群徒告急許乃仗劔出跌于
石叱曰近吾者先死衆斂縮不前一武士奮擒
之連逮百餘人公悉械送京師斬于市謚遂驗
劉源字嗣宗江陰人豪宕不羈好爲誇詞合肥
湯胤績亦豪俠有詩名一日相值廣坐中劉曰
湯雖出將家問學識見種種過人衆愕聽既曰
再加數年依稀似我矣其誇類此亦能使湯心
服嘗上疏覈郡守貪酷有曰願以閹門百口與
知府莫愚同斬于市捨臣一家之性命以救一
郡之蒼生 英廟讀之動容事下憲臣坐劉誣

周誦戍雲南又抗疏言守帥驕橫撫禦無法平載之內四徹宸聽後老代歸已巳土木之變劉憤奮至忘寢食撰平胡十二策欲獻會英廟還乃罷武功伯治水張秋劉嘗有贊畫功年八十餘墮水死

逃虛子姚公廣孝初禮嵩山僧為緇流翊戴文皇帝靖內難功出諸將先拜少師眷遇甚隆特恩許祭掃來吳中公與王仲光先生善首往謁府衛將吏咸從王閉門不納公悟曰仲光高士也騎從以往非是厥明徒步躋仲光門門

蓬軒異記

十一

啓復闔接膝而談良久諸從行潛伏以聽或聞公有悔辭者王忽若甌墮地而仆口目俱歆公退初公之歸感明良相遭欲起仲光夾輔文廟至見其病風不可乃止書此著仲光之高潔見少師下賢之美德也少師公有叔名震者公回至家不容相見曰汝從西方之教而靖東方之難難不能靖置我何地何見之有

呂勉字懋功嘗從高太史學太史死勉居南濠絕口不談詩永樂中始謂人曰我高太史弟子也出太史櫟軒江館等集手稿并其所作太史

傳及社中張子宣方以常王止仲徐勿文楊孟載張來儀浦長源梁用行諸公哀挽之作載槎軒集後百餘年廣東提學僉事張企翔始以其集梓行於世

賈孟泰為庠生時同舍岳本和當撰表太守呼之急不及闔戶而往暮未還賈散學為入園几上白金二錠蓋撰表貲也賈欲持之歸恐涉嫌棄之去又不可為留一宿未曙岳來索自分必亡矣見賈在拜謝持去後賈為湖南委吏省參徐輔德亦賈同舍剛方嚴毅賊汚必汰郡守召

蓬軒異記

十一

賈曰知爾與徐善一郡當必無恙賈退思曰不為營方守命必為營沮徐法吾知兩全矣乃不與徐接竟至省以老乞歸歸貧無居妻子繼沒寄食洪範僧舍扁寢處曰三絕蓋累世宦族與嗣與居至孟泰皆絕故云吳士大夫里居者咸高其誼隣其貧月醵金會飲洪範歸所餘於賈以給日迨賈卒乃罷卒時年八十八

正統間柳公彥輝以監察御史督捕閩浙二省事竣便道還吳汾湖陸坦富翁也來錢公行公從陸貸銀五十兩為入京貲不立券豈惟陸之

家不知雖柳氏惟公冢子仲益知之後公陞憲副卒于山東 朝廷撫閩中舊事來錄公家公雖沒一家悉械至京請成遠陽越數年赦還貧甚絲積粒聚土田室廬漸復成化丁未距公卒時已四十餘年坦卒亦三十年矣仲益檢積銀及五十兩因具牲帛不遠百餘里往拜坦墓納金坦子大驚以無券辭仲益曰若雖不知吾實知之吾翁與若翁知之吾弗償他日何面目見兩翁於地下也陸遂納噫此與包孝肅尹京時還金事相類寥寥四百年僅再見也

蓬軒記上

七

大司成劉文恭公介而固天順中公以翰林侍講主京闈秋試比填榜解元乃盧龍衛軍同事者欲抑置第二公不可曰吾惟文是取他違計邪遂定乃今大司空劉公宣也吳儒賀宗振與公兒女姻公過焉賀曰欲以觴肉斗酒奉談笑願少留公一日飲酒啖肉而已餘珍饌一不顧強之亦不食其介與固率類此

參政劉公欽謨穎慧絕倫經書子史過目終身不忘為庠生時出遇雨避于染肆有簿籍公閱之則染帳也少頃晴霽公去未幾染肆回祿諸

嘗以衣帛與染而取之者百輩紛競多寡莫能決公聞為詳書一帙畀之毫髮不爽其穎慧如此

嘉禾周鼎字伯器穎敏絕倫初為大司徒山陽金榮襄公幕下士正統末從公討閩中寇師次杭州四明章文仲慕伯器名來謁公曰聞有周鼎者願與角公作南征詩百韻進兩生於前為誦一過問之皆曰能記遂書一通上之一字不遺周曰吾從末句倒誦至前章謝曰而今而後知讓君矣周以從征功為某縣典史迂腐不任

蓬軒記上

古

事罷歸晚年乘小舟遨遊三吳所至持金幣求詩文者甚眾卒藉此為生涯又以衍餘買田數百畝家遂裕嘗修杭州志年八十餘燈下書蠅頭細字界畫烏闌不折紙為範信手與日毫髮不爽成化中罹回祿詩文集一無所存周蒙被而臥數日忽起書釐為一十二冊不下千數百篇不惟無遺忘而前後次第亦不紊嘗為予作先太宜人壽序文始堂及東樓記卒時年近九十云

王伯讓行貨于閩度馮公嶺見一人仆於道一

婦守而泣一童負行李竚而族王善醫視其脉暑所中耳即取藥界之而去仆者遺童子問名氏曰我蘇人王伯讓也抵閩為貨滯不即歸明年始促裝以酒飲邸主告別甫散去主遽殂厥妻訟王行毒王就逮郡倅訊鞫之閱牘見王名力辨其誣乃獲釋倅即向仆者事之相遇如此都督翁公紹宗總督三吳海道好結納文士出巡抵太倉飲一縉紳家時封郎中陳公在陪位酒酣主人擁矢請投翁與陳角既負千陳商闔又負翁慙作色起主留之弗克竟去陳子琦在

蓬軒叢書

主

職方聞而銜之適巨璫曹吉祥以叛誅陳疏翁為曹黨遂貶翁結納者無慮百輩所忤者惟陳一人竟受其害不聞有援之者然碌碌終日徒取忙耳

陳貴本離客贅高氏生二女皆國色貴年老貴耗長贅胡景三月別去十年弗返僦予屋三楹以居鄰姬亦罕覲二女之面內外并鄉黨稱之予同舍虞允忠監察御史禎冢子喪偶欲繼其少女年十七貴以窶與幼辭允忠堅求許焉監察恥門閥不敵不欲聘允忠繼母從臾成禮監

察見其婦道修整喜曰不圖高家有此女也未幾貴與長女歿監察亦卒未葬罹回祿家業一空允忠移居學官傍歲朝啓戶見巨蟒臥限驚呼陳操刀至不見允忠曰安知非作龍兆乎陳曰元且非時門限非處竊為君憂焉允忠是年卒陳年纔二十五惟一穉女迎厥母高與居迨今三十年冰蘖之操凜然如一日雖古名節婦未過也書竣觀民風者采焉

蓬軒叢書

主

丘子 國初被薦召修元史成拜翰林國史編修尋擢戶部侍郎懇辭致政歸適江夏魏觀以國子祭酒來為郡守高以魏嘗同在史館為徙居夏侯里以便朝夕親焉魏以府治隘弗稱即士誠廢址遷之衛主帥疏于 朝遣御史張度廉得其跡執觀械繫至京斬于市高與王彝輩悉坐觀黨以死時年三十九所著有姑蘇雜詠婁江吟稿史要類抄及缶鳴江館鳳臺吹臺槎軒扣舷鳧藻諸集與楊基張羽徐賁同有詩名世號高楊張徐以擬唐四傑云

楊基字孟載號眉菴謂眉無用於人之身謙辭也讀書日記數千言尤工於詩穠麗纖蔚所著有眉菴集仕至山西按察副使

張羽字來儀烏程人元末避地居吳中少穎敏讀書一覽不忘為詩文俊逸典雅善畫洪武初舉明經為郡庠訓導歷官翰林行制太常司丞所著有靜居集

徐賁字幼文居望齊門外少負才名洪武丙辰膺薦出使晉冀還奏稱旨授給事中改監察御史又改刑部主事權部事平反明允陞廣西

蓬軒集上

七

參政轉河南左布政使會大將帥平隴右往返中原以徐歉其犒勞訴于上遂下獄死所著有北郭集

王彝字常宗剛好古國初被薦召修元史成欲官之懇乞養親歸吳開門著述號矯蜚子魏觀守郡浚河得佳硯常宗為作頌觀被誅坐觀黨以死

謝徽字玄懿與高啓同被薦修元史成授翰林國史編修復命俄授諸王及授開平王二子經父之拜吏部郎中懇乞致政雖忤旨仍

賜白金以還卒于家

張適字子宜七歲習詩經過目成誦十三赴鄉試稱奇童元季隱居不仕洪武初宋濂薦修元史拜水部郎中未幾辭歸與高季迪楊孟載張來儀徐幼文王止仲梁用行方以常錢彥周杜彥正浦長源輩結為詩社號十才子

申屠衡長洲人幼學於楊鐵崖維禎明春秋肆力古文號樹屋僖洪武中草諭蜀詔稱旨授翰林修撰

高士敏季迪太史族弟善屬文太史嘗評其文

蓬軒集上

六

有春容溫厚之辭無枯槁險薄之態蓋山林而館閣者也所著有辛丑集

盧熊長洲人元季兵起隱居著述嘗修郡志於凡古跡祠墓山水泉石園亭寺宇靡不備悉高季迪每為賦一詩號姑蘇百詠

陳惟寅與弟惟允廬山人元末避兵來吳居船塢巷宋貴幸朱勔故居名朱家園惟寅更曰綠水林亭軒沼各有扁日與高啓輩嘯歌釣遊其中題詠殆遍啓有記惟允早卒子繼字嗣初文行超卓廬陵楊文貞公薦為翰林檢討所著有

唐菴集至今子孫以儒業相傳

周砥字履道與馬元素有荆南倡和集頗有唐
人家法至正壬寅客會稽卒於兵中

楊文理統綺子也後廢善吟中歲貧甚與杜公
序善杜以進士出爲攸令楊欲往謁閭道里甚
趙趙久之楚有商于吳者難楊曰爲我作行舟
八詠卽載以往題曰篷檣篙櫓貓鼯跳舸揚援
筆一揮而就商讀之躍然起敬載之往且厚贈
之嘗記其詠蓬曰雨濕湘帆翠欲流飄飄偏稱
木蘭舟纔從紅蓼灘頭掛又向白蘋洲畔收數

蓬軒異記上

九

太

葉飽風淮浦晚一繩拖雨洞庭秋蓬萊聞說三
千里藉爾何當作勝游櫓曰誰倩公輸巧斲成
翩翩渾訝逐風鷹分開水面秋烟冷斲破波心
夜月明船尾駕來三尺短棹頭搖去五銖輕不
堪聲作伊州調客裏聞來倍慘情餘不能全記
橋有曰宵歸海面疑撐月晚泊山隈欲礙雲雖
愛高標平地起最憐孤影隔溪分篙曰誰剪瀟
湘玉一枝棹郎長向手中持撐開楊柳橋邊市
移過桃花洞口祠猫曰一鐶似月分中墜四齒
如錐向上擎纔曰秋風任擲孤蓬外夜月長維

古渡邊舸曰不入紅塵芳草路慣依疎雨落花
津跳曰踏破曉霜還有跡溜殘春雨不生苔如
此等句誠亦動人惜不見其全集

徐用禮號南州能詩往往有佳句本富家子以
詩貧晚歲落莫卒藉詩給日尤工香奩有南州
集嘗題劉阮天台圖曰白雲蒼靄迷行路水複
山重不知處行過礪谷有人家忽見東風萬桃
樹芳香艷態娛青春花間得遇娉婷人五銖衣
薄捲烟霧笑語便覺情相親神仙雖遇終離別
千古佳名自傳說天台山水至今存桃源望斷

蓬軒異記上

十

空明月亦可詠誦

郡照王尚文詠綿花曰采來西風雪滿籃禦寒
功已倍春蠶世間多少閒花草無補生民也自
慙石田沈啓南詠蠶曰衣被深功藏蠶動碧簾
火煖起眠時願言努力加餐葉二月吳民要賣
絲此二詩亦可傳也

孟小姐校官澄女嘗過惠日菴訪尼僧書其亭
曰矮矮牆圍小小亭竹林深處晝冥冥紅塵不
到無餘事一炷煙消兩卷經此詩殊雅其集多
桑間之詠不足傳也

臨川饒參政介之至正末領咨議叅軍事於吳
慕高季迪才名召之至再強而後往因命題
雲林竹木圖實試之也且以木線曲爲韻季迪
充口答曰主人原非段干木一瓢倒瀉瀟湘綠
踰垣爲惜酒在樽飲餘自鼓無絃曲饒大驚異
其敏捷且嘆賞其詩延之因勸之仕季迪笑而
不荅時年纔十六又二年年十八順而長矣木
娶婦翁周仲建有疾季迪往唁之周出蘆鴈圖
命題季迪走筆賦曰西風吹折荻花枝好鳥飛
來羽翮垂沙澗水寒魚不見滿身風露立多時

蓬軒叢書

三

章

翁曰是子求室也卽擇吉日以女妻焉

葛可久 國初名醫有奇驗一人患腹疼延葛
治葛視之謂其家曰腹有肉龜竢熟睡吾鍼之
勿令患者知知則龜藏矣患者問故家人誑曰
醫云寒氣凝結多飲釀酒自散耳患者喜引觴
劇飲沉酣而臥家人亟報葛葛診其脉以鍼刺
其腹患者驚寤昇以藥須臾有物下儼如龜厥
首有穴蓋鍼所中也病遂愈又一鄰婦孺將絕
氣上逆痛不可忍就葛治葛見之遽以掌摩其
膈聲大叱婦驚產一子葛慰曰向見爾已青

逆是腹中兒上攻少緩不可救矣猝然被驚故
卽產也其神驗如此

梁興甫善撲毆戴二者蘇衛揮使某之弟體貌
雄傑膂力絕倫嘗游天平山同行者爲虎所攫
戴倉卒持一挺奮往擊虎虎卽斃攫者生還由
是名稱赫甚興甫族既微貌亦猥然自恃其勇
之神恒出語侮戴戴銜之一日相值開元寺梁
謂戴曰凡拳師相角不可容情必各盡藝雖死
不悔乃敢角戴曰然諸惡少爲兩家徒者皆云
然戴奮臂揮擊謂梁曰有隙爾卽入梁應聲一

蓬軒叢書

三

躍疾如風電戴足忽在梁手中俄皆迸仆戴破
僧之竹牀而刺入腕尺許梁左目被擊幾失明
皆良久方甦觀者咸劣戴優梁云予鄰馬伯和
爲予道其詳馬亦旁觀一人也

南京一樂工能刻木爲舟大可二十蓬桅櫓舵
咸具兩人對酌於中壺觴鉅飮滿案一人挽蓬
索一人握櫓一人運舵皆有機能動置之水中
能隨風而行略無欹側一舟必需白金一兩好
事者競趨焉迨與古之棘猴者無異

會稽蔣中孚號秋鴻挾子平術來吳道人已往

事如其言乃爲書其將來不如其言則拂袖去蓋自負言之必中也因病目臥予塾今太僕丞文君宗儒時已登鄉薦微服偕一老造塾蔣方以疾辭而庠友浦汝正陳師魯繼至迫不得已蔣曰諸君莫予釋欲試吾術也第各言生年時月太僕首進蔣曰君必戊子貢士若翁當亦貢士惜官不甚顯君弟它日必有登進士者餘不能悉也老者繼進蔣曰何孤之甚也良久乃曰父母妻子刑剋迫盡非僧卽道耳又曰格局清絕財帛奴僕皆有且微有權安知非道官邪老

蓬軒異記

三

者太僕相視吐舌問之則果神樂觀提點也浦陳以次進蔣謂陳曰今歲甲午君當中式所惜者壽不永耳又謂浦曰汝保軀命足矣不第不足言也浦怒去陳果登是年鄉薦後六載卒浦丁外艱不得赴試止一子應麟年十九娶婦纔數日亦卒浦哭父與子過哀一病三月僅得不死太僕登壬辰進士厥父公大中乙榜授涑水學諭厥弟宗嚴丁未進士皆如秋鴻之言

南京聚寶山有僧名道清善風鑑往往有奇中者成化丁酉予與同試朱天昭毛貞甫柳子學

顧士高范元動司直朱近仁暨辛卯貢士劉與清皆微服造焉方諦閱而黃和仲適至僧起遽謂和仲曰今歲發解必屬君矣又謂士高曰接黃之武惟君一人他日官居方伯則又非黃所及也謂予與天昭貞甫姑垓下科餘皆未許者獨指與清曰君得金形面白鬚赤火尅金象也視諸未許者更復遲遲耳初不知與清已登薦旣別去與清曰以予驗之知其術之繆矣比揭曉天昭貞甫近仁與予皆在中列而和仲與諸同在者皆下第明年與清登甲榜未幾士高

蓬軒異記

四

疾卒則其言無一驗者矣後二年上海談本彝爲予言其術之神談爲應天府丞習儀報恩寺便道過清清曰公黃氣自天庭接眉宇必有高擢不出兩月驛馬已動必是北都正尹時十一月朔也迨至十二月二十八日談復詣清嘲曰向云兩月今五十八日矣當復云何清拭目注視忽曰前說必不爽也談大噱而別明日除夕驛報至果陞順天府尹噫僧之術奚獨神於談而不一驗於吾數人也

倪瓚字元鎮號雲林子善詩畫詩不經人道語

畫片紙數筆人咸寶之不着色以水墨模搨清氣逼人然亦無巨幅生平好潔成癖陶九成燈耕錄載一事閱之令人捧腹

宋克字仲溫居南宮坊號南宮生少任俠使氣好擊劍走馬及飲博游戲能以氣服人晚到劇豪習閉門寡將迎日閱法書名畫工草隸逼鍾王片紙數字人以重價購之洪武初仕至鳳翔府同知

張雨字伯雨號真居羽流也嘗學書於趙文敏字畫道勁詩出入蘇黃尤善古律行草入妙與

蓬軒叢書

圭

緇流衍斯道泐季潭復見心浩覺源皆一時詩豪云

張皮雀蘇衛人嘗為胡風子僕從胡術奇妙日賣雷于市市童畀一錢輒以朱書雷字於童掌令握固少縱雷即應聲張從之乂胡察其誠恪悉以術授之張貧無完衣髮不冠亦頗顛駮袖有皮雀時作聲出則羣兒相逐宣德癸丑三吳亢旱郡守况伯律延張張曰須道流昇吾往况曰埃有雨當昇而還張曰諾翌旦結壇於義役倉有司列侍張索酒數十餅飲盡斡臥天無

纖翳衆譁欲散張欠伸索鏡鏡至以墨塗鏡而虛其中天亦黑雲四布惟中天露日張謂守曰是無難俾道官塗之守懇請張握筆一塗滿鏡雲亦忽合電掣霆飛雨如建瓴踰時守焚香告足張拭鏡雨尋止守遣道流昇張還贈以厚幣不納張購沉香自刻小像其肖刻既即卒像今尚存後數月杭遣使來取天蓬尺謂張在祈雨家人以死告使遽還已得雨矣皆傳其得屍解云

蓬軒叢書

圭

成化初有僧來自終南跌於吳城臥佛寺左廡戴一笠髮垂至眉越歲不長亦不削冬夏一衲問其氏名笑不言率五六日一丐於市問所丐則曰肉與肉食之輒盡雖數斤亦盡或一日無與則從汲井者乞飲飲亦盡一桶仍跌故處寺僧覩之不見其溺亦未嘗如廁觀於寺者踵相繼施之金帛不一引手接人箕于其前雖餒亦不以市食積而多為無賴子持去笑而不吝監察御史王濬往視之亦坐不起後竟死跌處無他異焉

蓬軒吳記卷上

蓬軒吳記卷下

吾蘇大司寇俞公仕朝三歲時患頰腫疾醫莫能療公之考克和夢一老謂曰吾與汝兒換虎頰骨故腫耳勿藥當自瘥克和竟不迎醫腫亦自消及公長補庠生登永樂乙未進士至正統丙寅爲大理寺正卿金臺有一寓僧善相公褻服見僧求相僧曰相公之面與身俱不見貴而獨有虎頰骨所以貴耳位當登三公必過一大難方享壽考後公果至刑部尚書兼太子太保因少保干公謙事連坐而有遼東之役踰八年

蓬軒吳記

事得昭雪赦歸田里至成化丙申公卒享年八十二夢與相皆驗

葉文莊公父夢雙龍降屋脊覺述夢語未畢都給事勅命至駙馬周公景寓永平夢騎龍近天而行因請入京遂被召孫狀元公賢末第時嘗夢金甲神人持一旌掃其門上有狀元字天順末蘇郡學生陳燧夢宴鹿鳴同坐者皆素服不簪花爲諸朋輩言之咸以爲非吉徵後陳登成化戊子鄉薦揭曉前二日適太皇太后崩詔至明日鹿鳴宴果皆素服不簪花其奇驗

有如此

禮部司務華亭戴儼與今故城令關西党俊同赴春試俊謂儼曰昨夢中觀天門開放榜狀元則吳寬也但不知何許人儼曰吳有其人真狀元才也俊書于冊以袂追放榜今少宰吳匏菴果第一儼爲予言之予於王拱辰馮京事益信大方伯咸陽雍公世隆昔爲吳令爲予言其爲庠生時嘗夢盜一牛騎歸未至家牛主追及之反縛雍手以杖箠其背遂覺是歲登鄉薦明年己丑第進士乃悟曰身在牛上己丑也反縛綁

蓬軒吳記

干

也蓋己丑榜進士云

成化丁酉今家宰晉陵王公爲大司成一日進六館諸生而語之曰吾夢成賢街兩木參天今秋必有高薦者大司寇浮梁戴公適以監察御史提學南畿亦夢鹿鳴宴上居首席者爲太學生告諸試者曰努力爭先勿使吾夢驗也是歲發解江陰劉繼武未揭曉先以病歸不與鹿鳴宴其次太學建陽蕭銳果居首而浙江林霄中第七名則雙木參天之謂也明年南雍第進士者惟霄一人兩公之夢皆驗

成化甲午今同知台州府事陸君獻之赴試南畿夢九日墮壓其頂陸驚而寤告友人以詞吉凶莫能詳解比揭榜獻之以易列名第八易之魁則徽州張旭也旭卽九日之徵而壓陸之頂陸故不得爲魁云

東魯張鳴岐以進上來宰吳邑舟抵縣將升輿旣曰事有前定也學諭汪有本問故張曰疇昔將選時夢舟泊斷頭港疑爲不祥今縣當水盡處適與夢符故慨云

陸源予同舍生洪之兄源妻娠將娩源夢見一

蓬軒集

三

翁一媼翁謂源曰吾兩人當再世夫婦吾爲君之子妻爲東城陳某之女翌早俱生有瘡金在陳室左偏石礎下盍往取之比曉源果得子往詢東城陳某果得女陳所夢亦如是遂相與發礎有石覆一甕探之則清水也悵快而還是久又夢前翁云物各有主不吾見故幻第携吾脫毛衫往當得金厥明源與洪同往陳壁藏數人以埃源置衫發甕赤金爛然壁藏者開出又幻非鐵非土洪潛懷一枚還予親見之後兩家女子竟不育

成化辛丑予赴春試夢與今監察御史朱天昭工科給事中毛貞甫三人同騎木龍飛遶天際自謂必中解元賀其榮聞之問予次序予曰天昭居前貞甫次之又次則予也其榮戲曰木甲屬龍辰象也其應在來科甲辰然必越三科以序而中予甚不然其言後天昭中甲辰榜第十貞甫丁未榜第十二予則庚戌榜第十四悉如其言恨其榮早卒不及見也

弘治庚戌春試予與番陽顧均實同邸顧善推步自云必第亦許予爲同年予三場畢夢登樓

蓬軒集

甲

見少婦六七人皆國色予驚而下聞有問予名者一少婦曰比十四甲黃暉也予思曰甲止于三十四甲惟乙榜貼禮部壁者有此數耳因告均實問曰君入試幾度予曰五度矣均實曰每試凡三甲今年二甲則十四甲也後予果忝二甲第十四名可謂驗矣

成化丙申除夕予夢二神人花袍革帶過門眇予言曰是矣予問故神曰吾將用汝予曰奚用曰用汝作閻羅王予覺而思曰今歲必第不第當必有死亡兆適賀君其榮至予爲言所夢賀

曰閻羅王鬼頭也吳人呼鬼為舉當為舉子頭
非凶兆也浮梁戴公時以監察御史提學南畿
以所考十三府舉子類行應天府收試取十人
為首又冠予十人之上果如賀言十人者今稽
勳郎中黃良貴精膳郎中胡伯堅文選主事蔣
惟深刑部主事丁大用監察御史汪鼎夫丁未
會魁董萬英貢士孫吳錢綬儒士金元玉與予
也比三試畢予又夢觀榜見予名喜甚然不列
名數又訛寫予書為易後予中六十四名蓋易
具六十四卦乃知所訛寫者正予名數也

集賢堂

五

成化庚寅嘉禾聞近禮為吳學諭夢一舉子持
泥金帖遺聞詩二句曰明年九日湖湘道應有
行人報喜來厥明提學御史山陰薛之綱送一
秀才入學乃今監察御史劉與清也拜堂時聞
為言所夢但不知所為湖湘道何謂也明年辛
卯湖藩具禮幣來聘聞主試試事畢聞還吳中
途忽得與清中試信其時則果九月初旬也
李慶字原善蘇衛百戶也頗而肥家饒於貲好
結交名流多延譽主帥恒以事委焉生四子有
星士造焉原善俾次第推厥子星士許曰皆武

職也原善意以安能皆得武職不樂薄贈而去
沙湖陳某居水鄉不通陸行陰蓄無賴操舟若
捕魚者伺察客舟行劫銀米錢布之外咸不取
蓋四者人同有無辨認故又不敗敗亦有辭皆
陳計也原善適督捕陳之村有惡陳行者詳白
原善因往物色陳覺之封羊擊豕款原善出黃
金百兩為餽且言不幸而富故集怨生謗原善
亦以陳富人弗信受餽不究陳微問曰誰其云
云原善笑不荅強之曰某也遂別去陳遣羣盜
夜半積薪環言者家四面縱火烈焰騰灼一家

集賢堂

六

四人蕩為灰燼原善又署獄事晨入獄錄囚忽
見言者在側原善與揖而僕從無所見遂問故
原善心悸亟還便血如注越五日死長子彬襲
廕歸又死之嗣厥第三子相繼襲廕皆死今之
襲廕者第三子遺腹兒也嗚呼言者欲除害而
得慘禍原善受百金而殺一家一身之死不足
以償而必延及四子也四子皆官星士推步之
術亦神矣

監察御史王琰按吳日決杖不用荆以巨竹之
本破而剗其腹以箠謂之番黃死杖下者甚多

有不死亦必倩鑪工出芒刺於潰肉中延醫下
淤血數斗伏枕百日乃起然皆有罪者也一日
至錫山有僧趨不及避王見之遽命梓僧杖肆
息氣絕與皂以告王怒其詐益杖卒不甦乃去
後王得代還侍班內廷糾武臣失儀不實憲
廟赫怒命錦衣杖王午門外故事被杖者厥明
入謝王勉強行禮狼狽而出越二日死脣肉腐
潰至不能斂觀此則浮屠氏果報之說亦或不
誣

吳郡鼎富甚舉家入粟拜官鼎子璇與璣璣仲

美新書

七

子鎡皆七品散官鼎姪海與璇冢子鎡皆蘇衛
百戶鼎卒璇頗驕橫幾早夭妻李氏年二十貌
美孀範甚潔就第中構別院奉其姑與居不踰
戶閫歲時祀祭亦不出惟遣婢捧幾主入院相
對長號吳人賢之城有顯宦喪厥配慕李欲繼
之免李嫂往諷李開蒙披臥不應旋媿而去後
嫂以他事至李亦閉戶不納姑年九十餘卒時
李年近五十矣天或鑒李苦節特永其姑之年
使有所依也時璇與海亦卒家漸落鎡視璇益
橫嘗被酒毆死其鄰朱某揮金如土僅以身免

又健訟訟輒敗與鎡皆嗜飲博由是囊貨空乏
田園繼盡惟餘所居而已鎡妻閻又不以道齊
之間謂鎡曰寡孀臥室內聞有淫金盍取之鎡
曰善鎡妹嫁金山者適歸還與謀翌旦妹與閻
往省李李款留抵暮而散忽報李死吳人咸訝
而悲之鎡遽火其柩既乃與閻淫李之室迨遍
卒無金不數月閻死鎡母死鎡亦死鎡之夫婦
又死與九十之姑五構同殯一堂鎡子魯貧無
力葬其所居葬焉魯今纍纍無所棲止孰謂天
道果遠邪

美新書

八

有客行貨金陵舟抵上新河口覓漿船入城舟
人見客孤身適風雨驟至故逗遛不進薄暮纔
至水西門門闔止宿城下夜竟殺客沉于江盡
得所有遂富棄舟不操逾年生一子甚愛甫弱
冠家業蕩蕩費迫盡父或出一戒訓語輒被毆詈
惟飲泣而已鄰家不平嗾之訟曰吾兒穉耳鄰
有術士能以乩召仙仙所言甚驗往拜曰吾兒不
事生業且悖逆有修改時否仙附乩書曰六月
初三風雨惡揚子江頭一著錯汝兒便是搭船
入請君自把心頭摸悚懼而退不數日憂鬱死

金陵陶文靖為予言之

盛出血居吳城清嘉坊與人戲以手折人輒出血故名鄰翁老無子園池廣衍盛與翁狎嘗問其地所從得翁輒道其詳盛潛寫翁賣地券擇一已死者為中見人藏以埃久之翁無恙乃謂曰汝地不歸吾何待翁以為戲盛作色出券示翁翁怒氣填吭臆卒盛為棺歛葬埋訖毀垣合翁地為一樹石庭榭葺之加妍初無子旣以計得翁地又生子意願盈溢所生子五歲不言一日盛攜之入園圃游行謂曰吾老矣目前生業

蓬軒異記

九

皆汝有汝不言吾不樂耳忽應聲曰我卽某翁也將有所待而言耳盛驚悸一仆卒未幾子亦卒遂絕今地為從姪汝誠有汝誠為予言之胡錦金臺人多技能又善黃白術試驗每試以成藥如林或銅或錫或鉛一錢畀試者手自封固置紅爐中出則赤金也構李富人曹某慕其術延歸胡以藥畀曹自為之須臾出謝曰驗矣然不齎所鎔金胡亦不問各就寢比二鼓曹扣胡館率妻子羅拜牀下曰初訝君鬼般銀法雖出謝寔未嘗鎔候君寢熾炭鎔之果得金矣翌

旦設盛筵列珍玩數重求授術胡但領之而去抗有于時少保公謙之子延胡歸闕于密室三日不與食峻刑迫之胡曰此某僧藥也吾嘗迫僧授術僧不授殺而取藥今君殺我代僧報也吾弗恨于盡取其藥釋胡去予於虞允中家一見其術云

郡別駕張徽酷吏也宣德中清理軍伍凡戶絕無丁者必求其鄰與買其田宅者巧捕承之結局於玄妙觀香華亭少不承卽峻刑雜治死者日凡幾予塾師賀宗振澄江人考賢嘗為大理

蓬軒異記

十

評事高皇帝時發石窩拽石死宗振貧無依來吳僦屋以居值故軍賀吉址里胥執賀往見張問其父名曰賢張曰非賢也必言耳言與吉字相同當必是同宗昆季迫賀曰汝不為軍卽為鬼賀不勝箠撻誣服其酷尅率類此滿任去坐事下大理獄暴卒故事囚斃經相視得出時盛暑追相訖已三日鬚髮脫落從狗竇中拽出膚體毀裂臭穢不可近兩睛為鼠所食吳人聞之稱快

陸花靴居吳趨坊吳人與商于吳者製履屨必

之陸陸之直視他工倍人趨之者製之良也與予同里閭嘗見一人來索履埃良久未訖而去頃之倉惶來覓所遺金與陸相開無獲泣歸經死未幾陸暴卒但胃臆微溫家人斂不蓋越五日復甦亟索食食未至附其于耳語曰第多買楮幣從城隍廟焚之能償則返不然不返矣竟逝胸臆不復溫家人日往焚幣扣首神墀月餘莫甦瘞焉

朱達悟滑稽之流睚眦必報或訛呼其名爲搭戶必構中之乃已有與交者折簡畀僕往速朱

卷之十

十一

飲僕及其門問焉訛其呼朱應曰吾是也遂覓一石重百斤書其上曰來入稱搭戶頑石壓其頸乃封裹給僕曰汝主索此物吾割愛與之汝速歸毋息肩恐吾兒還則追奪也僕極力負還主見之不覺大噱凡親友飲燕必召朱朱必赴間發一談使人捧腹不已一日諸少年游石湖背朱往既解纜喜曰搭戶不知也朱忽在舵樓躍出曰予在矣蓋朱預知肯已賂舟子藏以待也衆驚笑延朱卽席且飲且進朱曰湖有寶積寺幽潔主僧善予盍一登衆從之挈榼以往

數行朱佯醉臥僧榻日西猶未醒呼而掖之輒搖首曰眩莫能起僧亦固留衆先發朱從間道還時已暝乃濡其衣履被髮擊諸同游者戶倉皇告曰不幸舟觸石沉于湖予偶得漁者援焉諸聞者長少驚啼趨往至楓橋相值皆無恙惟相笑而已朱但憤其背已與訛呼其名而爲是小隙不貸類如此

武功伯徐公有貞謫金齒時聞滇南山中有寺幽潔林逕迂僻罕有至者一日往焉主僧出遂一舍許公詫而問曰疲童羸馬無先通者奚而

卷之十

十一

迂僧曰山有木犬凡公卿大夫將至輒吠以報犬昨吠故出迂公至寺觀犬果木爲之謂能吠恐無此理不然僧固無從知也豈僧偶知公將往托犬以神其事邪記以竢滇之人問焉予外祖武德府君張公開源居第在郡城顧家橋西廳事右祠堂在焉堂右有地一區草莽叢密每夜有鬼來堂中仰屋長吁家人薄暮相戒不敢近其處府君遼陽省漢人起自戎伍歷有戰功授前職永樂中嘗奉使西域往返萬里略無憚貌不甚揚騎射精絕雅不信鬼神家人莫

取告一日廉知之夜二鼓潛操刃往覘鬼果在突入刺鬼鬼狼狽奔入草忽不見府君晨集家人薙草掘地得石井濬可丈餘見骸骨一具驗之乃立以死者堯蓋鎧甲爲土所蝕紛朽莫可舉必武臣遇急不屈躍入井者其忠憤激烈之氣久不能伸故仰而吁也府君有所感觸爲之具棺裝殮祖隴歲時祭掃畢以麥飯灑其冢嗚呼武臣徇義以死姓氏雖未傳終得府君收葬又享府君子孫之祀亦可見忠義食報之驗也書爲武臣勸

蓬軒異記

三

吳

劉福蘇衛人所居值石塔營西貧甚恒稱貸負薪以給日日以所贏歸貸主滿一券則易券復貸一日貸券滿劉病作力疾齋券復往貸貸主羅洪然慮劉以病費所貸錢無所取償也遂拒劉憤恨病劇死劉之父時爲吾家廐卒貧無葬地火其屍後三日貸主暮從石塔醉歸忽見劉梓衣索卷羅昏憤仆地昇至家雙目直視以拳擊牆若相搏狀指爪流血曰吝三百文不貸致我死何忍也家人知爲劉羅拜乞免焚以楮幣祀以牲牢終不釋良久曰喚吾父來厚贈之家

人匍匐強其父往以青蚨千輩爲饋羅忽避嗟夫若劉者可謂孝矣既死猶顧其親世之有親而不肯顧者媿於劉多矣書以勸之

外祖武德府君誕辰子壻咸往賀之先府君與先太宜人首至明威將軍劉公英夫婦繼至而三母姨亦至劉鎮者三姨之夫也適有惡賓莫能遣故獨後武德命馳馬以迓報曰抵暮乃來留馬以待燭至武德頗動色忽門外馬嘶先府君與明威出迓見人馬皆淄泥所封莫辨爲誰也問之語知爲劉掖而下沃其面解衣問故皆

蓬軒異記

由

然莫對良久曰始吾入王府基青衣數人截吾馬初疑爲盜皆無所執持忽以土擲吾面乃知爲鬼予以馬策策鬼鬼亦脫衣迎吾策既吾思曰第策馬馬當自進乃力舉策策馬馬直突而前奪一鬼衣置鞍坐下鬼畏蹙不能當始克抵此羣往舉鞍驗之鬼衣乃楮爲之也蓋王府基張士誠廢址士誠危急縱火齊雲樓死者無算然則鬼固宜有之若楮衣吳人歲時火之謬意可資冥用者今鬼衣尚猶楮也此竟何理也亦惜予未之見也姑記以志異

吳城鎮撫獄故無怪獄吏每夜一往閱囚謂之巡風寒暑無間諸獄卒商曰托鬼以憐之後當不來矣一卒邁窺竈中赤土夜伏草莽竈吏至擲之幾中額吏怪之越四五日一至至則復擲數日一至又擲吏以白典獄者不復至矣獄卒喜相賀賀之夜擲如初初以為侶中相戲諸獄卒相視皆在自後無夜不擲者此又不知何理也書以資論鬼者一談

七步蛇嚙人不出七步死蘇郡學前有之櫛工楊其晨詣學為髻生束髮忽草中有物觸其足

蓬軒叢書下

五

如刺楊意七步蛇也亟以所挾剃刀剗去之初墮地如錢既即如桃既又氣騰如烟忽歛縮如桐子視之成灰炭矣噫可畏哉

予鄰李孟本嘗往吳興市木之可薪者筏而歸泊城下緝蓬為室浮其上居以守忽夜有扣其蓬者曰溫州漕舟還否李以為盜臥不答越宿復問且以瓦礫擲蓬李曰鬼矣斥而去既而訝曰鬼何溫州之問也厥明升岸遍索之茂草中有棺書曰溫州運軍某之柩蓋領運而卒于吳遂藁葬族它日載還也瀕死時故鄉一念至是

郡守金華朱勝求執旗者掠殺之事正與此相類故并記之

吳一丐者溺囊視腹倍大似可容一釜有竅能溺立而起則委地日蹢躅於教場僻地箕踞而丐焉人異而憐之所丐亦足糊口至于今尚在柳御史彥輝正統甲子奉 聖書督捕閩浙風稜峻厲兩省靖肅陞山東按察副使未幾聞有鄧茂七者聚眾作耗藩臬謂柳嘗立鄧為千長事聞 朝廷震怒命錄輝家時柳已卒極還之明日錄者至百口咸就繫赴京師朝命盡發

蓬軒叢書下

七

遼東鐵嶺從戎柳妻沈獨下浣衣局景泰庚午沈弟從適當匠亦來京一夕夢柳告曰汝姊明日當釋亟往迎之比曉且疑且往既至典局者方呼沈問所親有無無則復收入局棄於人叢中忽應聲歎大驚相抱持慟哭傍觀者皆泣下遂歸吳吳人至今神其事

黃鐵脚穿窬之雄也鄰有泥肆黃往貫肆各與黃戲曰必竊若輩他肆易飲是夕肆主望壺置臥榻前几上鑄戶甚固遂安寢比曉失壺視鑄以榻前几上鑄戶甚固遂安寢比曉失壺視鑄

詣黃間故黃用一小竿竅其中俾通氣以猪溺
囊繫竿端從窗引竿納壺一壺乃噓氣脹囊舉
而升之故得壺也

吾家有巨獒白質赭章獬豸異諸犬外人至者
莫敢闖予戶予一日從他所暮還見屠兒繫吾
犬以往亟止詢之家人曰犬近為妖遇夜色地
作坎闕之室嚙戶欲出不能出長號如泣予曰
爾未知也犬性守閤之室非其性故嚙不能出
其職摩故建縱之外色地試厥爪利鈍凡此皆
守之道奚其妖遂斥屠去還其直今數年犬尚

蓬軒異記

六

在而亦無他也

世以初五十四二十三三日為月忌月忌云者
百事不利於此日也萬口一談莫之敢違成化
壬寅予鼎新獎廬預約匠氏立木無所擇工完
乃立完日值吉值凶天也築礎以俟一日匠氏
謂予曰明將立木予曰完乎曰完矣曰胡不即
立曰月忌予曰汝第立禍在予亟命匠氏登柱
友徐君廷敬偶過見之止予曰歲建在寅若家
面東一不宜也苟得吉辰庶幾或可今辰何辰
而舉此乎予曰初與匠氏約工完立木吉凶不

較也卒違其言書此破拘忌者惑

成化甲午予下第歸自金陵每學舍群散後獨
留誦習家僮榼餉至亦命之去學故李司徒廢
址相傳鬼物戲人嘗群聚宿號或見有如風帆
從甬道馳入或暗中牽毛汝寅之衣或燈下假
曹鳴吉之櫛然皆耳聞一夕予假寐齋居外有
軒一區布地以板板上踳踳如人履聲傾耳聽
之久不輟予夔燈啓戶視之見一狸奴嚙予投
骨未竟也

蓬軒異記

九

吳

吳下多淫祠五神者人敬之尤甚居民億萬計

無五神廟者不數家廟必極莊嚴富者闢勝相
誇神像赭衣冲天巾類王者列于左五夫人盛
飾如后妃列于右中設太夫人五神母也皆面
南貧者亦繪于板奉之曰聖板迎板繪工家主
入齋香以往樂導以歸迎像亦然至則感設以
祀名曰茶筵又曰待天地召歌者為神伯歌則
詳神出處靈應以誅人自後主人朝夕廟見娶
婦不祀廟不敢會親友有事必禱禱必許茶筵
析神祐病愈訟勝咸歸功於神報禮不敢後苟
病死訟敗則曰心不誠耳罔敢出一語為神故

中人之家一祀齋千錢多稱貧爲之吾家廳事亦有一廟子孫漸衆居頗隘欲毀之未幾予病瘡甚危咸咎予輕發毀廟語予聞之曰吾與五神不俱存吾存廟必毀神能死我廟存矣數日瘡止予曰不可失信於神遂毀之今二十年無他疾也

賀美之先生解元恩之父也解元卒予弔之問其葬美之曰子之服暮暮之日葬期也及期陳留尹王抑夫來謂予曰賀氏先塋向方與歲建相值暮之日值其兄之生辰而又的呼厥父皆

建寧縣志

子

陰陽之大忌蓋往沮之予戲曰人言不信陰陽惟美之與予若往沮之美之將謂予能明於已而獨暗於人矣乃謝不往抑夫怫然而去旬旬往沮賀賀不從而葬焉厥後美之壽終七十有七家子慈迄今無恙家益饒裕則的呼歲建之說不攻而自破矣

河豚水族美味也吳人好之江陰常熟特甚每正月至者爲頭起富貴家爭先趨之一尾有至百錢者好事者謂其腹中白膏爲西施乳又誣東坡云喫河豚直得一死皆甚言其美也相傳

倒弔墮釜中其毒滋甚故烹必以傘蔭釜然往往有中毒而死者病目者食之必盲瘡瘍者食之加甚醫家云飲溷汁乃解然則人何苦好之也口腹累人至輕軀命而不顧愚哉

周仲明瘍醫家子習舉業不第家日索謀生計於所親曰江北販蟹風便必獲厚利遂與陳某陸某同往抵寶應得蟹歸一晝夜抵揚子江將渡颶作天暝同行或止之周冀速歸遂渡中流風烈篷桅俱拔竟覆周偶得繫篷索挽而升諸篷陳亦從水中出與周同載隨入海有頃月從

建寧縣志

主

吳

洪濤中出周四顧無際相向號泣意必爲魚腹中物且饑寒弗堪忍至月轉而西聞雞唱周喜曰人家近矣蓋海潮復上而隨之來也比曉篷若有物相礙兩人探之得淺沙舍篷而趨又聞打鐵聲隨聲以進得一人問之則江陰縣界去溺處三百餘里丐食而還陸亦得救先還以溺告周之妻子已招魂成服矣周還暮歸擊戶家人疑鬼集衆啓戶相抱且悲且賀如隔世人周至今爲瘍醫誠可謂幸而免矣書爲冒險求利者戒

承天寺前故多盜蓋其爲吳城關閘多富室又有委巷臨其前四通八達易出沒也有蔣盛者雖無賴健兒然出力給諸富家驅使而不爲盜貧未娶一母年八十餘日惟取其力之直以養予姻王訥菴先生亦居其里予一日詣王見蔣囚首桎梏一武士繫而行一老嫗泣而從里人皆嗟咨嘆息若爲蔣不平者予怪問故訥菴季子惟仁時與予皆庠生爲予言曰蔣以愚得禍耳疇昔之夜忽群盜紛墨其面持仗劫吾鄰家垣堅宇峻未克卽入蔣適在從壁隙窺而叱曰

蓬軒別記

幸

汝某其也吾識汝不夫何待盜悉驚竄鄰遂獲免今盜掠他氏被擒詞連逮蔣往有死而已予曰知其非盜而坐視其死可乎惟仁毅然掖予同往白所司分列群盜遍鞠之得非盜情遂釋蔣寘群盜于法噫若蔣可謂愚而忠矣惜其至今尚爲里中緹夫而無爲之娶者

蓬軒吳記卷下終

蓬軒別記

皇朝文臣得拜極品爵者不數人威寧伯王公其一也公當廷試日稿甫就忽旋風起掖下騰公卷於雲霄中廷臣與同試者咸仰視彌久彌高至於不能見乃已中官以聞詔許別堵騰進後公由中執法大司馬以進於伯爵書之以志異云

蓬軒別記

一

臨清賦役每三年一更如以隸兵爲閭夫而閭夫爲隸兵之類是也民自十五至六十無歲無役出六十與篤疾不能應役者俾納米一石方獲免予爲作均徭早泐謹載清源集世謂南人困于糧北人困于役其果然哉

成化庚子京師有寡婦善女紅少而艾履襪不盈四寸諸富貴家相薦引以教室女刺繡見男子輒羞避有問亦不荅夜必與從教者共寢亦必手自鋤戶嚴於自防由是人益重之庠生某慕寡婦必欲與私乃以厥妻詒爲妹賂鄰嫗往延寡婦婦至生潛戒其妻將寢則啓戶如廁妻如戒生遽入滅燭婦大呼生扼其吭強犯之則男子也厥明繫送于官訊鞫之姓桑名猗年

二十四自幼即縛足小而爲是圖富貴家女與之私者如干人法司上其獄憲廟以爲人妖真諸極典云

京中有人手足俱無父盛以布裹僅滿二尺儼如魚形挾之出觀者如堵其面甚鉅其聲其雄能就地打滾世未有如此人也

弘治壬子癸丑山東連旱黎庶艱食壯者流移幼者賣去其諸老與病不能行者待斃而已閏五月三日牒卒報老嫗自溺莫能救竟沉予亟往詢之嫗郭氏女年八十三孀居垂五十年惟

蓬軒別記

二

一子應役江南三年不返存亡未卜嫗老不能行丐詣其鄰鄰目顧不瞻莫肯與縱有與者亦不充且不繼嫗饑不堪忍遂溺予命水手起其屍具棺歛求其良人故阡合葬焉而弔以詩詩載清源集

傅俊生二子長曰海善經理足以備養而沮於其妻次曰小小孱且幼藉其父以食父老而康稔歲足自給且以給其幼弘治癸丑山東旱甚比得雨又決旬不止漲溢通衢生理蕭索居民艱窘俊日一爨亦罔繼往就海養海初以宴辭

既而曰即養不能及其子父曰然則汝以養吾者養吾幼吾自圖之言訖去遂不見已躍入閘河死矣幼子匍匐來死所求父屍不獲遂赴水死觀者泣下嗚呼傳海不孝而不罹顯戮小小死孝而不被旌褒司民社者將得辭其責乎表某不知何許人景泰中游京師石駙馬適坐私讎謫官表爲行降筆法令石具紙筆於靜室鐫其戶表焚符誦咒伏戶外須臾啓戶入視大書於紙云某月某日復官後果驗豐城侯李公母目盲表召天醫行治縛高架于李之盡閣前

蓬軒別記

三

置玉簪其顛每夜分李自登視輒得成不數日復明李謝儀甚腆由是聲譽著聞朝廷召送大總兵石亨處隨軍問禍福一日石亨大馬于謙方閱武暑酷渴甚表旁侍以手授水法表易弊衣懷鈔二貫軒臥帳中頃起袖出玉黃子五十餘右袖則王瓜數枚以爲神竟不知何術也三事皆予伯武君所目擊

燕有貧家女性頗慧數歲時聆其伯母誦佛經輒記不忘里有慕之者以禮聘爲婦後伯母死

女繼之誦日父不輟文義通曉專心事佛不復有嫁意母恚曰欲辭婚聘禮奚償女曰必有施之者母許女退未幾一翁以白金來施視聘禮倍焉里人與其家咸詫女能前知母以所施半償聘禮女曰全昇之恐亦不得用也乃作偈曰業緣休認是姻緣一念真空已了然迷時與你為媳婦今日身居天外天母携金與偈往遂得歸不數日聘家金為盜持去由是人信女神靈呼為活佛遠近齋香幣來拜諱事者坐以妖人惑衆收下錦衣獄雜治之無驗移繫秋臺莫能

蓬軒別記

申一

行以筐昇至予適試政秋曹嘗一見之鞠亦無驗抑之嫁則請死繼諭之曰君命也孰敢辭遂令邑庠生某娶焉未幾卒

河南山東愚民遭亢旱輒指新葬屍骸為旱魃必聚衆發掘磔爛以禱名曰打旱骨椿沿習已久奸詐往往藉以報私讎孝子慈孫莫能禦以禳旱為名愚民相扇而起蟻集瓦合固難禁也弘治甲寅都憲四明屠公特疏止之宣作偏者於法諸為從者悉隸邊地戎籍由是其風稍戢總兵馬公俊體貌魁傑騎射絕倫威震廣右

一日諜報寇至公與叅政馬孔仁帥師往討進寨穴所部請裝塘公叱曰此逐之適耳非殺賊也遂與孔仁前驅孔仁儒臣不諳戰陣倚公勇亦不設備日卓午矣甚士卒解甲少憩忽群寇從茂草中突出以鎗剽公臆竟不得展其勇孔仁亦被害問其地則雙倒馬坡也公與孔仁偶皆馬姓豈非有數耶

蓬軒別記

五

乃竭八閩咸稱為孝順王云他行尤有奇絕者王近四十乏嗣其妻為納麗寵以進王具冠裳焚香籲天曰其實不德天斬吾後吾不承天又污一女子體吾不為也乃伏地長號妻懼而還之後連得二子意就謂天不可格邪

合肥徐誌勲臣裔也眇一目其氣與詩俱豪少司馬長沙王公偉與相契景泰中延徐至京語曰予閱將臣無踰君林者第失爵父卒難復已約大司馬于公矣翌旦畢朝過我君少屈膝可圖也非直友義當然選將亦吾職耳徐謝曰爵

可失膝不可屈屈膝得爵後會當何如處明日
至徐竟不出遂罷嘗有詩譏邊將曰龍沙
虜初回馬麟閣功臣已賜貂又曰丈夫若得封
侯印不使胡人夜度關觀此可想見其人矣
天順中首相江右陳公薨于位有弔以詩曰何
事先生蚤蓋棺薤歌聲裏路人懽填門客散恩
何在負郭田多死亦安鹽海已無前日利冰山
誰障舊時寒九泉若見南陽李為報羅倫已復
官亦詩史也

采石江頭李太白墓在焉往來詩人題詠殆遍

蓬軒別記

六

郭

有客書一絕云采石江邊一杯土李白詩名耀
千古來的去的寫兩行曾般門前掉大斧亦確
論也

宣德中簡太學生年五十以上放回田里而儒
士應賢良方正舉者輒得八品官尹翰林岐鳳
有詩曰五十餘年做秀才故鄉依舊布衣回回
家及早養兒子保了賢良方正來

于節庵以兵部侍郎巡撫河南山西遷大理寺
卿前後幾二十年其赴京獨不挾土物賄富路
汴人嘗誦其詩曰絹帕蘑菇共線香本貧民用

反為殃清風滿袖朝金闕免得閭閻議短長
有人泊舟采石夜聞鬼哭既而若謳吟者達旦
大書一詩沙上云長鯨吹浪海天昏兄弟同時
手屈原千古不消魚腹恨一家誰識鴈行冤紅
粧少婦空臨鏡白髮慈親尚倚門采石江邊腸
斷處一輪明月照雙魂讀之亦可憐哉

黠僧德貌貌美年少能足飛過頂若無骨者與
人握手行替從後蹴其帽人不知為貌也尋大
牆垣如越戶限好服緋穿皂屣行市中訕之者
輒被擊力愈雄者什愈重嘗於廣東寄居僧舍

蓬軒別記

七

總兵歐公帳下一旗牌勇甚見貌狀遽呼為與
于大為貌窘辱旗牌白歐歐遣勇士數人持挺
突貌於僧舍外貌不知赤手出羣開擊之貌伴
求免擊者少息忽躍斂一挺運轉如風傷者過
半眾知不敵棄杖伏地歐神其藝羅致門下後
擒王肖養貌功居多吾友吳鳴翰從厥考大衆
公於廣藩目覩其事為予言之

仙遊縣有廟於山之顛四方之人來此寢廟
中以祈靈神每隱其機以示事後詳之無一不
驗今秋官宦卿浮梁戴公為方伯時造一校官

代往祈之校官夢候于朱門外見闥宦啓門出以小帖畀之上有左遷二字覺後不樂曰決不爲戴告既還謁戴曰無所夢戴曰所夢必不佳汝第言之乃以實對戴曰然則吾陞矣我朝故事憲使三品得轉僉都僉都四品也方伯二品得轉副都副都三品也視外每下一階吾其陞副都邪未幾璽書至果以副都御史鎮守鄖陽噫神可謂巧於示而戴亦可謂善於詳矣吉水李暹以戊戌進士拜主客主事夢風雨中度一嶺無所止棲匍匐至一家問之乃同姓既

建軒別記

八

覺自慰曰追風雲際會兆也未幾弘治改元李以輕浮淺露黜爲廣德別駕至白茆嶺風雨奄至望一高門趨憩之則李姓也與向所夢毫髮不爽主客同年今都水正郎陳于章爲予言此進士潛山戴恩待選銓曹夢得官到曰解宇咸無惟一葦舍殊不樂後半載拜主客主事時禮部方罹回祿未卽重建解宇果皆葦蓆爲之迨與夢中無異焉

表兄夏文正客魯時鄰有初生子者親友戲執而交接其手朱墨其面以鼓樂導且行且籌遍

游乃返仍繫於樹而群飲于堂忽一狼至繫者大呼飲者以爲詔不救少頃啓戶惟白骨委地而已

魯獵者能以計得狐設竹筭于茂林縛鴿筭中而散其戶獵者繫樹葉爲衣棲于樹以索繫機竅狐入取鴿輒引索閉筭遂得狐一夕月微明有老翁幅巾縞裳支一節偃僕而來且行且言曰何憊而掩取我子孫殆盡也獵初以爲人至筭所徘徊久之月墮而暝乃亦入取鴿亟引索閉筭則一白毳老狐也世言狐能幻人信哉

建軒別記

九

席英王勇巨瑄汪直將佐也騎射絕倫汪失勢無倚乃肆劫掠殺人甚夥邏卒謀擒之兩人不自安欲遁各念母在不忍舍乃白書控弦矢入城別其母過關王廟又遍下馬入叩首行誅而從者迫于人莫敢近遂出宣武門去群邏襲王永平所親家乘其濕浴擒斬之噫兩盜入京城如入無人之境且能使千夫莫近其名英勇亦稱情矣惜不善用其英勇而罹誅戮也

京師西郊多貧民每晨入傭取直資養迄暮歸往往有死于道者積而多焉兵校潛察之則所

死皆貧民訝為鬼一日群校伏草莽中以俟其
寢有歸者一人襲擊之仆地死群趨擒之乃人
也檢所得止三十文問曰彼而離邪曰非也曰
所利幾何而殺之曰吾懼禍也吾窮人打窮人
則所得必廉廉則人不疑吾盜所殺百人矣群
校曰冤哉遂送之官磔于市

蓬軒別記終

蓬軒別記

馬氏日抄

煙霞小說二

吳郡馬愈抑之父

李廷珪墨

予一日至英國府中見勛衛留馮損之作字出
建安瓦研御府長毫雉花筆一紫囊裹李廷珪
墨墨圓餅蟠劒脊雙龍金泥已模糊矣墨色渾
渾不精亮下趾磨去十之三矣余諦視久之曰
此墨若真亦大有年矣廷珪乃唐僖宗時人僖
宗至唐末三十六年經五代又五十七年歷宋
三百十七年歷元九十三年至我朝又八十
餘年廷珪之墨不識猶有存乎否也損之笑曰
縱使不然亦必佳品所謂試可乃已遂令人磨
之其堅如石瓦為墨所畫余止之曰此真廷珪
墨也予聞前輩云廷珪墨每料用真珠三兩擣
十萬杵故經世久而剛硬用之有法若用一分
先以水依分數漬一宿然後磨研乃不傷研此
墨剛而畫硯始必真者勛衛曰此先祖受賜內
藏之物

擒虎

天順己卯有虎至城東北外角 英廟命殺虎

手二百人往擒之毋得傷虎殺虎手所執兵剛
叉托义相半剛义三出尖刃托义岐出無刃至
則圍虎而孫明者父子皆往明為虎攫坐身下
衆以剛义逗其口使不傷人而明之子後曳虎
尾尾掉而人隨以掉虎遂被擒昇入大內殺虎
手皆執义以從 上於後苑山子上觀之命送
虎園賞殺虎手人鈔若干錠比頒賞托义者與
之而三刃者不賞

門字脚

門字兩戸相向本無勾踢宋都臨安玉牒殿災

馬氏目抄

二

延及殿門宰臣以門字有勾脚帶火筆故招火
厄遂撤額投火中乃息後書門額者多不勾脚
我 朝南京宮城門額皆詹孟舉所書北京大
明門等額皆朱孔易書門俱無勾脚

搏肉狼

正統丁卯歲太監王振第前以鐵絙繫一狼形
如猢猻而喙尖馴不咋人以餒即曳絙脫
走道逢屠擔搏肉疾走人莫敢追所過處群犬
皆避一日嚙振名馬振怒命銅錘碎其首蓋狼
為野獸貪戾物也使之奔走於京城是為毛蟲

之孽梁邵陵王綸將兵援臺城有鰲熊齧所乘
馬綸尋為王僧辯敗走亡至南陽為西魏所殺
今狼齧振馬與倫同占振弗悟

奇盜

京師明時坊朱段子家一夕有偷兒自天牕中
下檢其細軟仍從屋上逸去門戸扃鑰如故坐
城校尉俗所謂皮條者日來看視略無形迹朝
陽門外東嶽廟廟門南一碑相對高二丈餘文
字乃趙孟頫所書有一白衣少年著皂靴在碑
下與群小戲劇自以兩手扳碑躡靴緣左而上

馬氏目抄

三

唐

跨碑題坐少頃循右而下二三皮條在旁私謂
曰此何人有此伎能心即疑之遂覘其行止日
已晡少年入酒家飲至暮入廟去一皮條尾之
至殿西廡忽失所在出與衆議入廟蹤跡之一
無所見夜已昏暗衆出廟門坐石滾上疑未決
望見西松林下白衣者出遂散伏他所覘之果
少年也尾至廟後一娼家宿焉明旦執之詰以
朱段子家事一一承服云自某處上屋至本家
天牕縋下後開室門上屋復至某處下地故不
經由本家門戸問其所盜之物云在廟中大殿

內天花板上衆從之至殿廡角門於腰間取一鑰啓門入殿內登神牀躡象膝登肩踴冕頂上直立托開天花板兀上藻井平昔凡盜之物咸在送於官論之如法蓋此盜身輕力健捷高牆大屋騰身直上飛檐走瓦音響不聞故所盜混其形迹使弗自逞其技緣碑上下人亦詎能蹤跡之哉亦奇盜也

井氣

正統己巳春崇文門外打磨廠西軍人王勝家井中有五色氣起予弗之信一日早往觀之日

馬氏自抄

四

高三丈餘隔井向日視之果有青紅綠氣勃勃上騰觀者不絕日至已位卽無明日復有本家不敢汲水將廿餘日乃滅按五行傳此水異也陰盛之貌時王振擅權將有土木之禍水爲異以示象也

髑髏怪

御用監奉御來定五月間差往南河子公幹從五六騎出城昇肴酒爲路食日午至羊房南大柳樹下脫衣卸鞍坐樹根上以柳葉盛酒擣蒜汁濡肉自啖回顧一髑髏在傍來夾肉濡蒜戲

納髑髏口中問之曰辣否髑髏卽應之曰辣終食之頃呼辣不已來驚悸令人去其肉予亦不止遂啓行至海子畢事而回呼辣之聲隨其往還人城始絕來至家得疾數日而歿蓋來之將亡陽氣虧矣故陰氣得以干之况冥穢之物不宜相戲戲則吾心有不得其正矣心不正邪必乘之觀此可以爲戒

胡宗伯

大宗伯胡公源潔與先君子莫逆故余少時常得侍左右見公朝回至部解所衣大紅服令兩

馬氏自抄

五

隸按肩領對舉其袖公自摺之吏昇餐至肉食必二器公唯啖其一未嘗兼味公居大位爵祿豐厚其自奉如此豈鄙吝邪不欲過享其福耳來往參謁必待一茶自微啜少許漱齒而已蓋茶性寒注下故不宜多飲雖盛怒未嘗疾聲厲色精膳吏盜表函杖之退公閱書而已是皆可爲人法

塞井

大明門外東西有石獅子二高丈餘南有二井汲者甚衆正統己巳北寇臨城四方之人多進

言國事或以爲門上大字哭塞井成哭字去井連二么亦成笑字獅么言水遠宜去獅塞井則無咎內臣當軸者夜間令人昇去獅子急運土填井詰旦皆平京師人不識其故遂謠言獅子走入井中兩井皆塞聞其說者爭相走視果不見獅子而井爲平地人心益加驚疑後有人又言井不當塞復開汲如故

四指揮松

西苑鬪虎城內有元時四松樹高四五丈老髯蒼蒼虬枝垂地世所謂鐵牙松也我朝封之

馬氏曰抄

六

爲四指揮使其俸米作飯以濟孤貧命二關領其事惜薪司供柴爨東在嚙竿寺西在蠟燭寺日煮石粟京師貧丐者就食焉

十八藝

己巳歲北寇作難官司招募勇敢山西李通行教京師無人可與爲敵遂應募爲第一較其武藝十八事皆能一弓二弩三鎗四刀五劍六矛七盾八斧九鎚十戟十一鞭十二簡十二槁十三四叉十五叉十六杷頭十七綿繩套索十八白

異驃

京師梓潼廟在玄武門東人常以白驃施廟中道士控群驃日行巷陌間以芻豆爲由綠化錢物一大驃特異不受羈絆則臥弗起常縱逸之往來城市數日一還廟道士恐爲人所傷損於其項下縣一木牌標白神驃日常少食芻粟喜啖茶葉浴門駐立乞茶麾之弗去以少茶餉之卽行日以爲常一劫盜禱借于神欲乘至德州以茶餌之至河西務加以銜勒堅臥不肯行遂捨之而還經十餘年不知所在

馬氏曰抄

七

番藥

西域回紇部得思千城產藥十餘種皆中國所無療疾甚効曰阿只兒狀如苦參治馬鼠瘡婦人損胎及打撲內傷用豆許嚙之自消曰阿息兒狀如地骨皮治婦人產後衣不下又治金瘡膿不出嚼碎傳瘡上卽出曰奴哥撒兒形似桔梗治金瘡及腸與筋斷者嚼碎傳之自續回紇有蟲如蛛毒中人則煩渴飲水立死惟過醉蒲萄酒吐則解

印毒所產

印毒卽印度之諸也出獅子雄者鬚尾如纓拂傷人吼則聲從腹中出馬聞之怖溺血孔雀與交廣者同唯尾在翅內每日中振羽金翠燁然香猶似土豹糞溺皆香風馳急使乘之曰可千里鷄鴒傳日亦千里珊瑚出西南海取以鐵網高有至三尺者金剛鑽者以肉投大澗底飛鳥食其肉糞中得之撒八兒出西海中蓋玳瑁之遺精蛟魚食之吐出年深結成者價如金其假者卽犀牛糞爲之也骨篤犀大蛇之角也解諸毒可以作帶彼人以爲龍角帶以欺中國人但

馬氏抄

八

以刀刮屑焚之龍角香而蛇角臭也其國所產異物最多不能盡錄

慙皮袋

河內縣民家牆內得一石碑乃貫休所畫彌勒佛像橫一拄杖挑皮袋於背腰間曳一蕉扇筆法乃鐵線描也坦坦居士贊云卽此皮袋非此皮袋不屬聖凡不立行解兀兀騰騰處處在在拄杖挑來賜與君天上人間更無外畫法高古而書字學米元章流麗勁健亦皆可愛

蟹蘆圖

呂亢畫蟹蘆圖一卷凡十有二種螭蚌最大兩螯八足皆有毛撥棹子形如螭蚌螯足無毛擁劒狀如蟹而色黃一螯偏巨彭蜆小蟹也吳人呼爲彭蜆竭把大於彭蜆殼斑黑螯赤色沙狗小若彭蜆見人輒走入沙穴鉤致之不可得望潮卽白殼潮來則舉螯如望日不失期倚望大如彭蜆每行數步輒舉兩螯相拱而望石蜆大於常蟹殼通赤長如鵝卵蜂江蟹足堅如石不可食蘆虎殼堅硬不可食彭蜆大於蜆小於蜆吳人炒食之最香末畫一淡斑胡蘆撫卷締視

馬氏抄

九

惟知筆法渲染甚妙而不解其意云何觀其卷尾有陶士敕跋云陶穀久在翰林意希大用使同類諷太祖微伺旨意曰穀在朝宣力實多上曰我聞翰林草制皆檢前人舊本俗所謂依樣畫葫蘆耳何宣力之有穀題一絕於玉堂署云官職須從生處有才能不管舊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年年依樣畫葫蘆太祖見之薄其怨望後奉使吳越忠懿王宴之因食螭蚌詢其族類忠懿命自螭蚌至蜆蜆凡十餘種以進穀曰真所謂一蟹不如一蟹實因此以諷忠懿之弗如

錢鏐也宴將畢或進葫蘆羹相勸穀不舉筋忠
謔笑曰先王時庖人善為此羹今依樣饌來者
穀一語不荅亢為此圖殆以是耳然其筆精意
到氣韻生動其螭蟬踴躍沙狗疾走之狀宛然
在于墨迹濃淡點染間據案觀之群蟹交錯將
若入人懷袖戲墨之妙乃至如此真不可得也
云云予觀此卷於敕所稱氣韻生動之說若有
未到必臨本也雖無入人懷袖之勢使杜相見
之寧不為之垂涎也邪余時在明時坊金表積
家見此不得為之考究後歲餘偶見蟹譜有云

馬氏目抄

十

文登呂亢多識草木蟲魚守官台州臨海命工
作蟹圖凡十有二種云云呂君云此皆常所見
者北人罕見故繪以為圖又海商言海中鼃鼃
島之東一島多蟹種類甚異有虎頭者有翅能
飛者有能捕魚者有殼大兼尺者以非親見故
不畫李復中得其一本為作記予家楚宦游二
浙閩廣所識蟹屬多矣亦不悉與前說同而所
謂黃甲白蟹蟬蟻諸種呂圖不載豈名謂或殊
乎故紀其詳以示博雅者傳肱記觀此始知呂
亢非畫師前卷有葫蘆者自是一本非呂亢命

工所圖者而陶牧考之為不審耳

般援娑

般援娑果出中印度奔那伐彈那國其樹最高
葉如手掌其果如冬瓜熟則黃赤剖之中有數
十小果大如鵝卵又更剖之其汁黃赤其味甘
美或在樹枝如衆果之結實或在樹根若茯苓
之在土國人甚貴重之大槩形像與嶺南椰子
大同小異

水火稱毒

天竺國人性狷急志尚貞質於財無苟得於義

馬氏目抄

十一

有餘讓政敦敦質風俗猶和凶悖之人時虧國
憲謀危君上事迹彰明者幽於圜圜無所刑戮
任其生死但不齒於人倫而置之度外焉其犯
傷禮義悖逆忠孝者則劓鼻截耳斷手刖足或
驅出國門或放流荒裔自餘所犯輸財贖罪而
已理獄占辭不加荆朴隨問欵對據事平科若
拒違而犯恥過飾非欲究情實事須案問者其
法凡有四條曰水曰火曰稱曰毒水則將罪人
與石盛以連囊沈之深流按其真偽人沈石浮
則有一人浮石沈則無隱火乃燒鐵令罪人躍

上復使足蹈既遣掌按又令舌舐虛則無所損實則有所傷懦弱之人不堪炙熾者令捧未開花散之向熾焰虛則花發實則花焦稱則以人石平衡視其輕重虛則人低石舉實則石重人輕毒則以一殺羊剖其右髀隨訟人所食之分雜諸毒藥置剖髀中令食之實則毒發而死虛則毒歇而蘇上下以此相準永為常法

石鬪

武清縣民家石臼與鄰家輟軸皆自滾至麥地上跳躍相鬪鄉人聚觀以木隔之木皆損折鬪

馬氏曰

三

不可解至晚方息鄉人怪之以曰沈汙池中以軸墜深坎相去各百餘步其夜軸與臼復鬪於池邊地上麥苗皆壞秀才李廷瑞聞之亟往觀焉鬪猶不輟乍前乍却或磕或觸經然有聲火星炸落三日乃止廷瑞目擊其事來京師請問於予適太學生齊貫之在坐聞其說大不然之謂鳥獸孽蟲有血氣知覺故有鬪爭彼石臼之類無情物也惡有所爭非人力不可動惡能自鬪子之言何其誕也余曰不然以理論之則無以妖論之則有此石妖也今失其性所致無情

之物相格鬪者古亦有之唐天寶中汝南葉縣有二土塊相鬪中有血出數日不止後齊河清中殿上石自起兩兩相擊宋紹興中樂平縣田隴數十百頃當霽天無雲田水如為物所吸聚為一直西行高平地數尺不假堤防而水自行里南程氏家井水溢亦高數丈天矯如長虹聲如雷穿牆毀樓二水鬪于杉墩且前且卻約十刻乃解各反故壑是皆無血氣無知覺非人力不可動之物而自動自鬪如此載在信史未可皆以為誕也

馬氏曰

三

犀毘

髹器稱犀毘者人不解其義謬為犀皮輟耕錄失於考究遂據因話錄改為西皮以為西方馬羈之說大可笑也蓋毘者臍也犀牛皮堅有文其臍旁四面文如饕餮相對中一圓眼坐臥起伏磨礪光滑西域人剝犀剝取之以為腰帶之飾極珍愛之曹操以犀毘一事與人即今箱嵌繅環之類是也後世髹器倣而為之曰犀毘焉有以細石水磨混然成凹者曰滑地犀毘焉黑剔為是紅剔失本義矣

蝦蟆

戲術有聚蚊法五月五日取蝦蟆一頭用好京墨填入其口抵至腹中壓巨石下經百日蟆死取出墨夜挽磨塗几上蚊皆飛聚墨水中蓋以蟆能食蚊氣相感也神樂觀道士張玄中少好戲欲試其術預令天壇南樵豎輩搜捕之重午日果得大蝦蟆一頭重半斤有餘如法爲之置石磨扇下夜夢蝦蟆乞命者再三張不以爲然次夜睡方定覺身下有物蠕蠕而動以手摩之有二三物遂驚起焯燈照之皆小蝦蟆也送之

馬氏曰抄

甚

戶外開戶而臥夜半蝦蟆復在身下躍起大悸方悟大蝦蟆乞命之事秉燭啓磨扇視之大蝦蟆猶未死亟出其墨併小蝦蟆送出觀門外寢息乃安余讀蟲書云蝦蟆性靈懷土雖取以置遠郊一夕復還其所字說云雖或遐之常慕而反故以爲名酉陽雜俎謂蝦蟆無腸又曰鵲形抱蝦蟆聲抱聲抱故靈因玄中之事錄蝦蟆靈異數事以儆世人蝦蟆耕錄云在杭州嘗見一弄百禽者畜蝦蟆九枚先置一小墩於席中其最大者乃踞坐之餘八小者左右對列大者作一

聲衆亦作一聲大者作數聲衆亦作數聲既而小者一一至大者前點首作聲如作禮狀而退謂之蝦蟆說法視其蠢蠢然一物而從人之教習如此其性之靈也何如唐先天二年京師朝堂輒下有大地出長丈餘有大蝦蟆如盤而目赤如火相與鬪俄而地入于大樹蝦蟆入于草紹興二十九年浙西兵馬都監康潛居臨安寶蓮山夏夜且睡爲蝦蟆所聒命小僮捕之潛熟寐夢十三人乞命潛曰吾職雖兵官非能擅生殺者何以能貸汝死曰但公見許無不可者少

馬氏曰抄

甚

焉魔痛告其妻妻曰得非群蟆乎呼童詰之已真一瓶中驗其數止十三枚也卽時釋之夫蟆之於人也無所害而人欲害之何其不仁之甚也歷觀其靈異之迹與玄中之事可不深戒之乎

回回香料

回回茶飯中自用西域香料與中國不同其拌俎醢用馬思荅古形類地樹極香考其性味苦香無毒去邪惡氣溫中利膈順氣止痛生津解渴令人口香又有咱夫蘭狀似紅花味甘平無

毒主心憂鬱積氣悶不散久令人心喜其養
物用舍昔泥云卽阿魏味辛溫無毒主殺諸蟲
去臭氣破癥瘕下惡除邪解蠱毒其海物用穩
展味與阿魏同云卽阿魏根味辛苦溫無毒主
殺蟲去臭淹羊肉香味甚美麪中用回回豆子
狀如榛子肉味極香美磨細和於麪中味香去
麪毒

牌額

正統間京師營造衙門其牌額皆程南雲書時
王戴二卿居太常是非旁午下人又多病疫沒

萬氏月抄

六

二卿爲之弗安問於先考府君府君曰額上常
字口不合故多外謗又若吊字故人多病損亟
修合之庶保無事二公卽令人夜間刊合之後
果獲平善余聞宋南渡太學有至樂齋舉人多
憚居此易名待聘遂有成名者錢塘一寺極佳
而僧好訟沈睿達因闕僧堂見堂字口不合戲
舉筆塗合之爭競遂息又聞有火災處亟須州
縣牌額焚之得免靖康元年十二月丙子夜尚
書省火延禮祠工刑吏部折尚書省牌擲火中
懷之乃息乃知析襍厭勝理或有之但不知其

所以然也

方城石

鬻工林旺攜一玉硯求售上圓下方色淡紫溫
潤有光背有文曰紫玉古篆書也予向日視之
其瑩如鑑以墨磨之膩而不滑墨隨手下卽有
泡生語之曰此非玉也乃方城石耳林問故曰
此石出方城縣葛仙公巖內石理如玉瑩如鑑
光著墨如澄泥不滑稍磨之墨卽下而不熱發
泡故細良又墨發生光如漆如油有艷不滲歲
久不乏常如新成故米元章謂其有君子一德

萬氏月抄

七

之操磨之聲平而有韻比他石絕異亦有淡青
白色者此硯雖非玉亦石中之上品也林曰何
硯最貴曰玉爲貴玉出光爲硯著墨不滲發墨
有光故貴俗云磨墨處不出光者非也林曰何
謂出光曰琢而弗磨故不能光磨而光之爲出
光大抵硯貴發墨爲上色次之形製工拙又其
次也文藻緣飾雖天然失硯之用玉雖出光大
能發墨故最貴使不發墨雖玉亦奚以爲林曰
何以謂之發墨曰磨墨不滑停墨良久墨汁發
光如油如漆明亮照人此非墨能如是乃硯石

使之然也故發墨者爲上林曰生泡者何謂也
曰此膠力也古墨無泡膠力盡也李廷珪墨磨
之無泡若石滑磨又墨下遲則兩剛生熱故膠
發生泡也林曰此硯不滑何以亦有細泡曰此
石不熱但墨膠太重故亦有泡泡亦細小乃墨
之病耳非硯責也

特迦香

戴德潤一日過予曰西域人進駝雞在會同館
中盍往觀焉遂與之偕往至則雞高四五尺毛
紫赤色長距大喙又有鳥如鷹狀頭有二角與

馬氏具

大

鷹無異身皆黃金色解國人語言順其指揮觀
畢值通使十馬琳相遇問其國夷乃西域鉢露
那國人也具道其使臣坐臥尊嚴言語不苟飲
食潔精遇人有禮德潤欲往窺之琳曰彼有損
者不可得窺我導子見之彼弗敢慢如其教以
往及門擯者膝行以告召琳入與語乃具衣帽
請見余二人入使乃降牀相揖揖後拱手再四
仍升牀蟠膝而坐余二人對牀坐牀下琳坐右
側胡牀上琳以國語與彼通訪謁意彼復拱手
相謝觀其所戴帽如僧家毘盧帽相似乃白鳥

羽爲之者頂上嵌一紅鵝石周圍有金絲相間
髮垂向後若四五寸長珥金兩環衣淡紫大袖
如道家縈衣內裙繫在胸次垂兩紫帶甚闊
華履去履升牀須臾茶至乃已茶也各注少許
於椰杯中啜之茶罷一擯者捧一小黑盒膝行
上供果使臣取一枚在手命以取相傳余輩各
取一枚果如橄欖形而色黃白彼先食之余輩
皆食果味甘辛核如棗心與肉不相粘擯者持
盒去不再進蓋珍之也余二人但以目視彼不
能通一語坐少頃與琳語欲辭去琳耳語云食

馬氏具

先

彼茶果敬之至也有手怕之類在身可酬謝而
去袖中俱無余止有天蠶絲所縫摺疊葵葉扇
世亦艱得卽出以爲謝琳致意焉使臣把玩
四拱手笑謝余輩告辭彼命琳留坐語擯者移
薰鑪在地中枕內取出一黑小盒啓香焚之香
雖不多芬芳滿室卽以小盒一枚盛香一枚與
琳語久之命以酬扇琳傳其語云此特迦香也
所焚者卽是佩服之身體常香神鬼畏伏其香
經百年不壞今以相酬祇宜收藏護體勿焚焚
之國語特迦唐言辟邪香也余締視之香細膩

淡白形如雀卵臭之甚香連盒受之拜手相謝
辭退間使臣復降牀躡履再揖而出歸家焚粒
米許其香聞于鄰屋經四五日不歇連盒奉於
先母先母納篋箚中衣服皆香十餘年後余尚
見之先母卽世篋中惟盒在而香已失矣嘗讀
博物志云漢武帝時勃水西國有人乘毛車渡
勃水來獻香者帝謂是常香非國所乏不禮其
使留京師久之帝幸上林苑西使奏其香帝取
看之大如燕卵三枚與棗相似帝不悅付外庫
後長安中大疫宮中皆疫病帝不舉樂西使乞

馬氏曰抄

見請燒所貢香一枚以辟疫氣帝不得已聽之
既焚香宮中病者登日盡差長安中百里咸聞
香氣九月餘日香尤不歇帝乃厚禮之遣送還
國觀於此則香之驅病辟邪理或有之但偶未
之試耳

風異

庚午二月六日大風塵沙蔽天屋瓦皆飛明日
倪俊之輩來謂予曰昨日昨大風城東角大通橋
上有人騎驢過橋被風吹人驢墮水中皆溺死
人莫能救予曰此恒風也風以鼓舞萬物其鼓

動於天地間有時飛沙揚塵怒也發屋拔木若
怒之甚也連人物飄揚之怒亦大矣有一事爲
賢輩言之但恐未之信耳俊之曰願聞曰昔時
有一胡人乘騾在道上行忽爲迴風所飄又并
一車升空直上將千餘尺少頃墮地車騎皆碎
焉衆聞予言將以爲誕也皆掩口失聲余取書
示之乃隋仁壽二年事也京房易傳曰衆逆同
志至德乃潛厥異風後二載漢王諒在并州潛
謀逆亂車及騾騎之象也升空而墜顛殞之應
也衆始信予言不誕

馬氏曰抄

王

狄梁公碑

昌平縣北有狄梁公古祠元大德中重建學士
宋渤記之旁碑尚存祠旁劉老佛者年八十餘
爲予言廟中碑常有光怪每歲二月二日南山
北山之人皆來作會前此數日夜碑上即有人
光遠而望之碑字皆見近視之卽滅春秋祭祀
亦然余以爲是說疑或有之夷堅志載漢漂陽
長潘乾元卓校官碑靈帝光和四年所立時歲
在辛酉杜少陵所謂骨立通神者蓋此類也石
淪于固城湖中紹興十三年溧水縣尉喻中遠

得之葦置廳事之側蓋相距九百六十二年矣
時時見光采弓兵宿直或以褻衣頓於昧上必
夢大龜逐而嚙之乾道戊子有宮告院吏出職
為尉領碑字多闕蝕以為無用且厭人之求呼
隸史曹彥與謀將沈之宅後廢沼內一寓客素
好古聞其說固往止之邑宰陳容之為徙諸縣
圃作屋覆焉至辛卯歲金陵守作文一篇欲識
石陰遣匠來甫鑄兩字遭碎屑激入目旋易他
匠皆然竟不能施工觀是說碑亦怪矣

朔漢三銘

馬氏抄

三

永樂三年 文皇帝北征抵黑松林而還初過
禽胡山勒銘云瀚海為鐔天山為鐔一掃胡塵
永清沙漠次立馬峯復銘云惟日月明惟天地
壽勒銘玄石與之悠久又次清流泉銘云於鑠
六師用鐵醜虜山高水清永彰我武

常州二守

常州太守莫愚巧於取賄而糾察群吏使無所
得郡人為之語曰太守摸魚六房曬網繼其者
曰葉綦有廉操而律下不嚴吏曹得以行其詐
又為之曰外郎作鮓太守摸魚言勞而無獲也

私印對偶

京師姚生為錦衣指揮門達館客詩文尾用私
印曰錦衣西帝吳江甘驛丞蜀人也內翰江東
之壻亦有私印云翰林東坦于時傳為的對

徐尚書

江陰徐尚書晞始為郡小吏有富室謀併其鄉
某甲田產誣以人命甲不勝拷掠自引服公心
憐之密導甲家人訴諸憲司而下文於郡公核
實為言其冤於官而釋之甲泣謝而去歲久公
跨驢詣常熟中途遇甲邀公至家公不可甲挽

馬氏抄

三

驢不使行時日暮而前路頗遠不得已從之甲
與妻泣拜設雞黍以待公適舉杯而甲逸問其
故妻泣曰吾夫感公活命之仁而家貧無以報
今夕邂逅願以鄙陋之妾侍寢吾夫已假宿鄰
家矣公大驚曰是何言也鬼神昭列使徐晞為
是事邪速覓而夫來則留否則雖夜必去矣婦
依違未應公色愈厲起解驢欲行婦乃呼甲還
公諭慰再三乃就枕達曙告去夫婦為之感泣

談公綽

無錫老人談公綽者嘗受憲司命檢災田於淞

江夜宿華亭富人欲浼作虛數厚款之宿之密室夜分一少艾女出其榻後綽驚叩之女曰妾此鄉某氏女父貸主人粟十石經二歲積利至三十石而無償因以妾代今夕奉主人戒求薦枕席綽聞之遽起求出而門扃不可啓呼主人又弗應乃諭女曰汝良家子也吾安肯汚汝張燈坐以待旦旣而主人啓門入意綽已納之矣詰其女女以實告主人大慚服綽因謂曰所負某當代償幸以女還其家主人謝曰公長者也敢不聽命遂焚券而還之

馬氏日抄

語

正統

正統戊辰寶坻縣民周本家馬生角長二十本怪而縱之野外京房易傳曰臣易上政不順厥妖馬生角茲謂賢士不足又曰天子親征伐馬生角是時王振擅權後有北征之謀其應明矣明年己巳八月八日晡時金星見於月內月淡而星甚明天官書云大白入月軍出將敗又曰若失行於日之東方而夕見於太陽之後主中國兵敗是月十五日有土墓之敗而其占亦驗

破韃令

鄉進士賈時彥善謔會飲張漢臣家酒半漢臣奉觴請令時彥曰予有隱語乞諸君射之不中浮以大白乃云天不知地知爾不知我知舉座不能解罰徧請言之時彥舉一足加几上示人乃韃底一腐孔也滿堂絕倒

牛羸鬪虎

禁苑西海子旁有小城周二百步宣德中嘗鬪牛虎於此其牛噬銳兩角縱之自西門入虎自東門入旣相值牛据立俯首至地以伺之虎怒

馬氏日抄

事

甚始三撲之不得復三攫而力遂憊牛直迎舐其腹虎遂腹決而斃又余經御馬監樹下有羸高五六尺詢之圉人云鬪虎羸也鬪時常占虎前以尻向虎俟虎撲至舉蹄蹄之三撲三蹄而虎亦敗

藝花法

余遊京師月河寺僧申公出款階下鳳仙有一本五色者余異而問其種申曰春日貯五色鳳仙子各數粒於鶯翎管中植之及芽茁則合成一本壘以肥壤溉以煖雞水則著花五色矣又

嘗見友人張漢臣凡上盆菊高僅二尺而花面徑二寸叩之漢臣曰貼土牆植菊時時沃水潤牆使菊本生鬚粘入牆土俟其根固截去下根數寸而帶土移植之可以不死芟其旁枝莖短而花肥矣二者皆藝圃奇法

馬氏日抄終

馬氏日抄

五

紀善錄

鹿冠老人杜瓊

黃采字宗素蘇之嘉定人由監生任兗州府知府永樂末妖尼唐賽兒反山東兗被攻破自采以下以失機當斬采謂其僚佐曰此惟照卷收八公輩皆可易去某獨當之但令子弟一人隨行以收吾骨歸葬先壟幸也既而蒙宥復官闕五年而令終

王幹澤州陽城縣人洪武間由監生錄囚稱

旨除刑部主事遷兩浙鹽運司同知治鹽得宜

唐

一

唐

嘗諭所屬吏曰買人於天涯海角運米入倉以求利不亦勞苦之甚乎庸可以不中者與之幹生平取予一介不苟飲食亦不妄食其教子弟亦不得妄食於人後被誣繫獄吏將置以賊罪案成幹書枉字於其下雖極榜掠終不服後得罰運木石贖罪幹躬自負荷或俾其令子弟代之幹曰此輩未嘗受吾富貴安可以勞苦及之或俾隸卒幹曰非其罪也卒自竟其役平居以律已妻妾視之若嚴君然甘澹薄惡貪黷雖遭困繫志節不少挫終思南府同知

人生天地間所貴大節全爲子必祇慎爲臣必
恭虔嗟予事君父自省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
疾忽相纏世病微晨夕藥石瘳靡痊賓刳具珍
美對之不能咽意者造化仁有命歸九泉曾聞
古夷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諒有偏
高踪邈難繼偶似無足傳千秋史臣筆慎勿稱
希賢此王叔英詩叔英字元采黃巖人建文年
間仕爲漢陽知縣一言一動不愧古人縣境旱
陳詞禱於山川與神約一日不雨則減一饔二
日不雨則減二饔三日不雨則絕粒以待神顯

紀事錄

十一

數夜則寢苦枕塊於齋宮二日果大雨壬午歲
則作此詩自經死蓋托疾而隱其迹耳此話得
之楊仲舉

潘純字粹中長洲人由監生拜監察御史永樂
中在京師娶穆氏爲妾穆本宦族初不知其有
妻也旣而妻黃氏自蘇至純懼館於他所妻亦
不知其有穆也越五日穆氏知之具鞋帕之儀
執妹禮以見禮意甚勤妻曰吾初不知有汝也
吾自有子婦在蘇家有庄田生計吾當還矣汝
吾事君子旣而穆之母及兄弟皆至曰吾家女

不與君爲妾將論純而歸女女曰不可旣事人
庸可易乎乃以理諭兄弟黃氏又以女禮事穆
氏之母母感悟遂和好如一後純改陽信知縣
二室同處幾二十年始終無間黃有疾穆侍疾
甚勞及卒哭之過哀成心痛疾

蘇州府通判陳信字履信杭州人先任大理評
事轉兵馬指揮陞今職在任二年有惠政公而
廉正統十七年年六十七歲乞致仕蘇之富人
以重贖追送一毫無所取而其家甚貧予有詩
送之曰公辭榮祿賦歸田又却蘇民餽贖錢一

紀事錄

十一

任此生貧到骨只留清節與人傳

天台李謨字君定爲蘇州府學訓導廉介異常
弟子贊見之禮一皆不取束脩止納其富者於
貧者反與之錢米以勉其學弟子莫鉉以不受
其贊取古人畫時苗圖求楊尚書仲舉題詠其
上以贈之謨曰苟如此使我爲市名矣竟拒之
但錄楊公之詩而已秩滿卽出居外舍其父茂
弘任考功員外一廛不繼未老致仕蓋有家法
云

楊仲舉先生名翁吳縣人隨其兄戍湖廣以訓

蒙爲業脩身謹行號希顏生言動不妄與物無競鄰人簷溜滴於其家家人欲與之論先生曰晴日多雨日少何足較也有狂人罵之者先生若不聞旁人皆怒先生徐曰姓名偶同耳自是人感其德無敢慢焉里有憤爭者聞先生過輒散去曰我何面目見楊師父耶其德化人如此仁宗皇帝聞其賢遣使驛召之授翰林編修居京時所乘驢善鳴一日令人亟驚之家人問其故曰隔壁某官老而得子恐驚之致疾也壽八十五以禮部尚書致仕子任吳縣主簿

卷之五

中

工部侍郎羅汝敬奉使江南看詳蘇郡糧稅之重計二百八十餘萬石天下之田糧皆無此者蘇民輸納轉運不勝其困官府止存虛數而實未嘗充足羅公遂爲奏請于 朝減糧三分計減七十萬石以紓民困已而戶部移文復征前數知府况鍾復奏有失信于民之語 朝廷乃許之民力得以稍寬者二十餘年矣然猶有困苦於其中者蓋富者多五升輕田貧者皆重額雖減三分尚多輕額者數倍景泰初都御史陳泰來撫蘇常等郡得以便宜從事乃以五升倍

之重額者止收半米而又不虧原數官民兩便易於征收富者亦不之怨天順元年都御史李秉代之一遵其法今永爲定制矣

汪濬字清之陝西人由進士累官戶部郎中用薦爲蘇郡太守郡有小偷汪與錢二千俾之改行爲善郡人以爲賞盜歲飢設粥食之郡人以爲不能飽民而益死民噫小盜與錢如漢王烈與盜牛者布後能改行之類往往有之儒者之心也初未設粥時飢民相聚行將劫富家聞施粥遂已使無此舉其禍有不可言者豈但死一

紀善錄

五

二哉郡人之尤汪中者蓋未之思耳

長洲縣縣丞劉幹懷慶人由王府紀善轉來佐縣愛民如子惟恐傷之民亦不忍欺也俸給之外分毫不取嘗有丐者至其衙中乞米時幹坐一甕上食粥下與之秩滿改他邑長洲之民泰請復本任幹復來清修益甚雖得疾日惟以民事爲念人爲求醫禱祀無虛日疾終不愈民哭之哀柩歸之後取其衣冠葬虎丘之東築室於碑題曰劉公墩近有孫登甲科之官閩浙間設祭而去

王清字一寧臨清衛指揮讀書能詩有文武才
正統間以大臣薦陞都指揮備倭廣東十四年
劇賊王蕭養作亂 朝廷命安鄉伯討之安鄉
才得一捷卽大肆貪婪船載賄賂重莫能行
賊襲殺初清諫安鄉宜從山路賊不知我虛實
安鄉以賂故不從卒以取敗賊執清謂曰公賢
者吾不敢加害能使廣東開城門足矣清許諾
乃以書射城中使之固守賊惡之遂遇害城民
百萬獲全清之功也

華公懌南齊孝子實之後自常徙長洲之下雉

紀善錄

七

瀆爲人重厚長者有李姓者以胡椒一裹爲寄
覺其沉重藏之密所李死其子來謁公懌問曰
得無取若翁所寄乎荅曰無所事也取以付之
封記宛然反剖視之中有黃金八兩銀二十兩
其子不肯受公懌再三勉慰之始受而去

洪武中嘉定縣民三人一人姓黃二人失其姓
同來郡中輸稅絲至通關坊茶肆飲茶見几上
有小包裹捫之有物知爲他人所遺坐以需之
良久有老嫗蒼黃而來云有金首飾數種皆他
人物吾賣婆也吾何以償第有死耳三人者詢

其數而還之嫗願以一二酬報竟却之

吳儒金德潤先生女名淑寧年二十二嫁禮部
員外郎張槩槩得罪法當死淑寧聞之曰某歸
張雖未期月義不可使夫獨死死於夫死之後
孰若死於夫未死之前使其無疑憾於地下遂
經死後三日槩得宥歸葬婦於先塋事在洪武
十九年天台林右作張烈婦傳

陳氏女失其名年二十聰慧知書其父良紹卒
親長欲乘喪嫁之女曰死者何人而欲吾膏沐
衣綺乎衆慚而退其居父喪哀而有禮事在正

紀善錄

七

趙

統四年

吳人姜公實同知汝州時有部民楊某者居其
父復初之喪廬墓三年衰經不去身不茹葷不
澡浴不鑪不扇日擔土加墳備受勞苦其妻憐
而省之大罵逐去鄉人高其行或饋以粟拒而
不納惟用其家所送薪米

長洲卓氏之女諱清字永潔笄而適同里士人
徐宣洪武壬午宣卒清年二十一遺男女二人
越二歲咸天死清誓志守義其操益堅旣而舅
姑皆歿葬之克盡孝道其母疾篤清於密室顧

天割股作糜以進母食而甘疾遂愈母年八十而終人皆稱爲節孝之婦云

吳城西士人張文綱年二十九而卒病危篤時謂其友朱明仲曰吾死不恨而吾妻貧不能守但得銀三兩以爲絲線經營計足以糊口明仲隨以銀三兩納文綱懷中氣遂絕明仲後孫木登科

彭烈婦諱慶字宜君姓鄭氏崑山鄭有林女年十八嫁彭餘閨期年而夫病再期而夫亡侍疾甚勞哭甚哀後夫亡六日竟赴屋後之池而死

紀善錄

八

事在正統八年十月

顧德章吳人也洪武中以富戶實京師居儀鳳門生女名婉寧贅婿陸某不二年夫卒父母察其志女曰事夫豈有再乎淚雨下父母亦泣遂不復言居家極盡孝道保養孤姪以恩年五十二其居爲鄰火延燒父結小屋而居父尋卒族人有人欲迎養者女曰吾生於斯豈宜他往哉有死而已越十日亦卒事在正統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蘇人趙廷珪洪武末以間右居京師其子夭死

子婦有遺腹子名俊字以能性至孝能順適祖意祖年七十餘怡怡而樂可謂順孫矣司留務者遇違逆之人則曰汝何不學趙俊南京之人則直指爲趙孝子云

沈順昌吳縣人少孤母氏守孀順昌奉母至孝家雖貧母之衣食裕如母卒葬後再期之內日携飲食抵墓所哭盡哀而返衣裳不脫破碎如懸鵲顏色慘然見者爲之改容

吳人于得泉之女許贅徐景仁未婚景仁被剽景仁之父以子殘廢願改婚得泉喜其女不可

紀善錄

九

竟與成婚事之甚謹後數年景仁以前事成雲南例以妻行其叔于祿謂曰若改嫁得免否則死萬里干氏曰此何難遂自經死

松江上海縣民徐文通妻陳氏嫁文通五十七日而文通死後三日陳氏自經有司上其事正統三年 詔旌其門

朱昱字伯昇吳郡封門人宣德初年甫十六父某該遠戍老不欲行其兄懼先匿去昱請代往時清戌同知張徽少昱不准代欲追逮其父兄昱備極苦楚固請代之巡按御史某憐之改

蘇衛後調南京貪甚嘗干道中得遺金百兩嘆曰彼亡金者不獲必就死地乃伺干得金之所三日果有客含淚而至昱探其數合遂歸之正統間以目疾得告還鄉有子克家安享餘年吳僧墳大章鄉人楮守行嘗以金銀若干寄其所後守行坐事家破身死厥子戌永平墳不遠數千里負其物抵戌所付之

吳憲字公度鄞縣人福建布政吳福長子母烏氏夫人沒待庶母張氏敬謹撫庶弟三人皆友愛三弟驕縱張不之禁反虐憲無怨也以新

紀善錄

十一

管之宅與其弟而自居後園舊廬張復欲有之憲遂出僦屋以居予嘗有詩贈之曰人皆可以為堯舜今日重逢薛侍中轉此好心行事業前程坦蕩日亨通士林傳誦以為美事永幾受薦為高郵儒學訓導今其三弟日貪所與新宅已屬他姓憲復節縮俸給亦少津潤焉

金山衛指揮王子奇其先合肥人事父母至孝人稱為王孝子母有痰疾子奇吞其痰即愈母卒再暮之內苦塊從事冬不絮夏不扇凡遇忌日祭必流涕平生制行堅如金石一介不取諸

人遷都指揮總戎福建所產荔枝等美物悉皆不食曰吾親未嘗食此吾不忍食也子奇初未有子夫人劉氏欲以婢妾侍之為子嗣計子奇不納厥後為買一妾子奇自外至詢其父為金千戶為患難故鬻女哀而還之在軍中與士卒同甘苦公暇手不釋卷喜接士夫恤孤貧葬拯顛掩骼汲汲如不及行海遇風賦詩曰我心如有愧天地肯相饒又曰料得老天知我父須臾雲霧自然開既而果無事

吳訥字敏德蘇之常熟人為御史巡按貴州得

紀善錄

十二

趙

代而還例言三司得失其都司官以黃金若干兩於人跡不到之處追而送之訥不啟其封作詩題其上曰蕭蕭行李向東還要過前途最險難若有賊私并土物任他沉在碧波間後以都御史致仕為時名臣年九十而終

馬致安其先西域人致安生中國讀聖人書用變夷俗故不忌猪犬肉訓蒙自給貧不能娶僦敝廬而獨處鄰有殘婦莫夜叩門即之致安曰汝為士人妻今則未亡人矣乃不自檢如此又欲污我潔士乎而況與爾藁帖為友乎堅扞其

戶婦慙而出

長洲沈勝五無子以妻妹之子孟達為嗣改為沈伯剛奉勝五至孝洪武中勝五年老以罪連坐當戮伯剛請代之父不許強代之同數二十八人皆致極典時伯剛年纔十七高皇憐其少而問故伯剛以父老對特賢其孝而宥之後伯剛年七十五而卒其子浩今復姓孟云
吏部郎中陳鈍溫之樂清人正統末嘗使朝鮮其國王奉以珍玩奇貨巧奪人目者不可勝紀其直不但千金而已鈍固却之一毫無所取而

紀善錄

十一

還

常熟人張有定言其鄉貧人陸姓者以吹簫為生其妻田家女也陸久病不痊親友無一人敢闖其門者乃歸父母家求升斗之粟而還其夫則已死矣哭之甚哀乃具羹飯祭之遂自經死於夫屍之旁

妻水東顧氏女父母早亡鞠於叔父初許嫁王氏未及醮而夫死誓不再適叔父以其年少不之信也復許嫁徐氏擇日再姻叔逼之行不得已至其家謂徐氏子曰我非爾婦乃故王郎妻

也竟不肯成禮徐生義之不敢強既夕遂絕視其屍則遍身纏束甚固原其意蓋恐其既死之後無以自明故也

長洲縣五都小民錢海以駕船為業天順二年五月六日裝載太倉人徐某來蘇徐既登岸遺金首飾數種於舟中徐覺驚惶海忽馳至奉前物如數還之因問其姓名縣里而稱其德於人云

陳符字原錫海虞人少從吳山吳文度先生學先生歿無子原錫臨其喪盡哀葬之如禮養文

紀善錄

十一

度之妻以壽終葬亦如之每歲登隴祭掃凡五十年

袁政字文理任湘陰縣典史有善政夏尚書原吉薦擢遂安縣令夫視篆宿於驛亭妻小兒數十輩皆被血淋漓來挽其衣覺而問故父老言此邑人生女多不舉恐為貧裝之費故也下令嚴禁之後邑人生女皆名為表云

郡人尤安禮字文度少與同邑陳文學俱為庠生交甚密洪武末文學以考察當遠成臨行泣謂文度曰此行必不生還吾妻吳氏必不能守

我有幼女將何所托乎文度曰安禮在無以此
為憂吾有子當娶之未幾果死於戍而吳氏克
保其孤文度無子以弟文節之子娶文學之女
將成禮而其女有目疾弟不可文度怒曰吾豈
食言於我死友耶卒娶之生育男女奉吳氏以
壽終文度由校官歷兵部郎中遷貴州布政司
參議致仕終於家

徐德用洞庭人與城中周宗禮交好宗禮携其
子尚行貨湖湘間父子皆死於客權厝江邊無
有歸其骨者德用往函之歸舟人以死骨凶蛟

紀善錄

十四

龍所憎凡過江湖則有覆溺之患德用不惑其
說竟歸之而舟亦無恙俾得還葬先隴

吳縣人王璠與弟琳早孤奉母黃氏孝謹母守
節不嫁而性莊嚴璠婦不當其意必逐之而後
已未幾子婦皆死琳娶婦而黃復惡之被其凌
虐琳順適母志亦復逐焉母子二人欣欣而居
不欲再娶迨母年九十而卒琳老不能娶矣遂
絕嗣琳終不怨其母

正統戊辰盜起南閩蔓延於括蔡氏者避難東
巖賊焚巖屋殺人將汚蔡婦曰吳曰王並投火

死予為作詩云潘氏積薪聞百世闕妻自燎表
千年

蘇城織染局匠李伯順之姪李茂四歲而失怙
恃叔撫之成人茂篤孝敬伯順病將死醫巫不
能救茂於密室操刀破心坎下三寸許以三指
探心而出割心肉絮指大一塊復納於內用香
灰封其創乃以心肉和猪肉烹之進于叔叔食
之而甘疾遂愈茂亦無恙但面色黃瘦而已茂
亦未嘗學問乃能為人所不能為之事夫人苟
傷內膜者立死況剜心傷損者乎然竟不死者
得非由鬼神護持也乎雖然不可為訓但可啟
薄俗耳

紀善錄

五

曹名臣錄序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愚謂自聖賢以至
於凡庶其德遠矣自割股以至勃礫其行遠矣
自讓國以至於攫金其事遠矣由初而言善惡
之間不能以髮而其終之遠乃如是焉獨不爲
習所移爾習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能免者
而況於中材乎此爲人上所以有教也正德癸
酉予承乏南京戶部侍郎抵任未幾大司徒胡
公卽有乞身之請累月在告予驟攝印章而治
財賦陰觀諸司掾吏有知琴書可教誨者因錄

曹名臣錄

一

解

我朝名士出於掾曹至顯宦者數人爲一卷
以示皆有勃然興起之色乃知人性果不相遠
一脫故習至君子不難矣有教無類不其然乎
昔元好問曰自風俗之壞上之人以徒隸遇佐
史甚者先以機詐待之廉恥之節廢苟且之心
生頑鈍之習成實坐於此而佐史亦以徒隸自
居身辱而不辭名毀而不悔甚矣人之不自重
也吁邇之以徒隸待之以機詐我固不可以不
自省若自暴自棄而不自重爾曹豈可以不戒
乎所錄自劉侍郎敏而下凡十三人續有得焉

題載于後

正德九年歲在甲戌夏六月望日王凝齋序

掾曹名臣爵里

劉敏河間府肅寧縣人爲刑部侍郎

李友直保定清苑人爲工部尚書

徐晞常州江陰人爲兵部尚書

楊時習江西人爲交趾按察使

况鍾靖安人爲蘇州府知府

平思忠吳江人爲陝西叅政

胡鼎福州侯官人官七品階從仕郎

曹名臣錄

二

女

王堂紹興諸暨人贈翰林院脩撰

曾仍福建莆田人官小鹿巡檢

劉本道常州江陰人進戶部右侍郎

王愷太平當塗人爲當塗縣男

單安仁鳳陽人爲工部尚書

李質其先開封祥符人爲刑部尚書

右掾曹名臣爵里姓氏凡一十三人

劉敏

河間府肅寧縣人爲中書吏時暮以小車出入
江市蘆葦且載於家而後入錄事妻以蘆織席

簡以奉母人或職亡以絹帛瓦器遺其家皆敏
懸于梁俟其後來竟還之爲楚初府錄事位中
書以沒官婦女給文臣家衆咸勸其請給以事
母敏固辭曰事母乃子婦事何預他人及權奸
事政敏獨無所與人稱其有行識洪武十三年
由工部侍郎轉刑部侍郎其誥曰於戲昔聖人
以德化天下故民樂於從善而天下治然聖人
之心必欲天下之人皆吾無惡有不率者然後
用刑以齊之故賞當其功罰當其罪而民之不
從善者無有也故上曰君聖中曰臣賢下曰民

錄事名錄

三

九

良而天地致和品物咸亨矣後世之君臣乏誠
意正心之學幾成已及物之善是以刑罪不當
仁義倒施法愈繁而犯愈衆此爲世之大病也
久矣求君之聖臣之賢民之良者幾希故善治
國者必擇人治刑否則法由此而煩期於無刑
之地焉可得哉今以爾敏爲刑部侍郎特授通
議大夫爾尚敬慎之哉

李友直

字居正保定清苑人也爲北平布政司掾史
太宗皇帝初奉藩北京史文中廷臣有因齊謙

不法遂建議凡藩國所在更置守臣於是擢張
昂爲北平布政使昂至日求王府細事將爲不
利友直密聞於 太宗義師既舉遂擢用友直
友直質樸直亮知無不言甚見嘉獎日益信任
出理餉運入嚴城守率以命之殫力竭慮事率
早集而咸稱 上旨初授北平布政司右叅議
既建北京改布政司爲行部陞左侍郎時初作
官殿營繕務殷專經度提督躬任勞勤早暮弗
懈改行在工部侍郎 仁宗皇帝臨御嘉念舊
勞陞刑部尚書奉 命代祀周文武成康陵及

錄事名錄

四

秦愍王既還言關中民瘼深見嘉納 賜命
并追贈祖考妣請告焚黃遂立碑於墓以
上恩昭先德 宣宗皇帝嗣位改行在
書嘗奉 命董採殿材於蜀設施有
誠勞者不怨自是 朝廷凡有興作
委之其臨事有條理而體恤下情
以人從事集訕誹不興而屢承勞勩
夷閭敏雖不與物競而持已正直亦不屈於物
有恤人之心施濟弗恤與人言必歸於忠厚有
之官往辭者必勉以愛民之政與人交惻款緩

急率得其力度量有容屬司之貪詭者以友直長者欺慢之友直雖知弗校清議以是益重之其卒也 上賜祭命工部營葬禮部 賜祭公卿以下皆往祭之

徐晞

字孟晞常州江陰人永樂中由縣功曹授繕工司都事歷工部郎中試兵部右侍郎奉 命簡閱陝西臨洮諸衛軍士尋以虜酋朵兒只伯寇西陲佐寧陽侯陳懋鎮甘州正統初召還實授右侍郎復往鎮涼州莊浪諸要害地遷南京戶

林甫名臣錄

五

部左侍郎會征麓川晞往督餽餉凱還以功陞兵部尚書卒晞謙德有容處事惟慎士論以此多之子訥舉賢良終尚寶司丞訥子世英以薦授中書舍人累官南京通政司左通政

楊時習

江西人永樂二十二年 仁廟初卽位大理卿虞謙奏事侍臣有言此當榻前密請 旨不當於朝班對衆敷奏爲賣恩者又有言其屬官楊時習先導之密陳而謙不從者遂降謙爲大理少卿而陞時習爲卿其後大學士楊士奇獨進

奏事畢未退 上問士奇汝有欲言者否對曰有非虞謙乎對曰然 上曰吾亦頗悔之汝試言之對曰外間皆云時習實無先導之言時習是臣江西人亦親語臣本無此言今冒居卿位慙懼不安士奇又言謙歷事 三朝皆居通顯頗爲得大臣體者且今所犯小過 上曰吾之悔亦念此因問時習其人若何對曰雖起於吏然明習法律公正廉潔 上喜曰吾有以處之會以吏部言交趾關按察使 上乃復虞謙大理卿改時習交趾憲使

林甫名臣錄

六

况鐘

字伯律靖安人始以吏事召尚書震震薦其才授禮部主事進郎中蘇郡由永樂以來長吏治狀鮮著 朝廷屢遣吏督責無効宣德初以雄劇十郡缺守慎擇良牧尚書胡忠安公等遂舉鐘典蘇郡後請 賜勅以便行事乘傳赴郡鐘已洞灼郡弊蒞任吏胥抱案牘請署以嘗鐘鐘默然若無能爲既三日吏復請署鐘曰若謂吾不事事耶歷舉三日牒無一遺誤摘其間某爲故出入及隱竄顛倒者喝令取一二輩卽庭

下撲殺之僚屬震慄鐘因并舉僚屬倉虐懦者立黜之搜逐胥屬主文積蠹置通關勘合以防詐僞衛卒久暴橫痛加繩禁郡體始尊嚴勢家侈恣不法鄉里武斷咸取杖殺之而扶惠單弱置善惡二簿察民善惡者籍其名既施行則者列以示勸懲婚喪不時者召諭反復而峻其校督刑罰民畏而感無不從令鐘既達而果又素忠直簡在上心故凡所論列悉賜施行郡田有官民之別官田稅額特重擬奏求減焚香自祝或動以禍福不顧疏上卒得如所請凡奏

擢唐名臣錄

七

減省重額正副錢糧七十二萬一千有奇募民開墾荒田起科以免逾年包荒之糧至一十四萬九千五百有奇停徵淪沒田糧二十九萬五千免舊欠糧草鈔數百萬錠罷平江伯董漕歲取民船五百艘買免船米十五萬一千一百石疏免詔買減闊白三梭布七百疋銀數千兩奏革倭船徵需無度請濬淪水道淤塞辨明平民誣入軍者千八百餘家招復逃亡三萬六千七百戶凡所罷行皆綱紀大務民到於今受其賜尤重於事神社稷山川龍母泰伯伍員范仲

淹諸祠宇皆拓而新之享獻誠懇雨暘祈禱輒響應與崇學校敬養才哲薦拔孤寒有起家爲近侍者剛敏敢爲不懼權要度量廓如朝廷累有褒勞述職陞辭上爲賜宴賜詩恩寵甚至而以蘇人仰藉倚以守御不遷其官鐘亦無倦丁內艱去任民上請乞還鐘治復除仍舊任正統五年九載滿去闔郡之民上章乞留往叩闕者八萬餘人遂再遣任若赤子得慈母無疾卒於位民益哀之

平思忠

擢唐名臣錄

八

吳江人初爲縣吏永樂中被薦授禮部主客司主事進郎中時又皇帝方事招懷主客務方殷思忠有精力事皆立辦尚書呂震特器之俄以事下獄北虜入貢他任主客者多不稱旨震因以思忠爲言即日赦復其官時以給事楊弘爲陝西布政欲使清強有力者伺察之遂拜思忠陝西叅政未幾爲人所誣謫戍北邊會有詔市馬西域以思忠嘗官主客多識賈胡詔釋其戍給冠帶隨太監劉馬兒使吐蕃諸國而還後卒於家初郡守况鐘官主客與思忠有

交承之分至是數延見思忠執禮甚恭且令二子給侍曰非無僕隸欲使兒輩知公爲吾故人爾其見敬如此然思忠居貧自守未嘗以事干鐘人尤多之

胡鼎

字宗器福州侯官人也總角穎悟脩潔寡言其父嘗曰兒也不凡吾家閥久宜揚其在茲乎洪武中郡籍博士弟子衆推胡生不置父喜曰兒不凡固宜以學顯卽資遣之鼎旣游庠序喜友其才雋相與頡頏不合尋屬予寧歸遂不復起

掾曹名錄

九

時憲府謀辟從事諸從史相與言如胡某不宜掾耶得胡掾者宜增重爭羅致鼎之在憲署也志弗爲貶益樹奇操人不敢干以私嘗從孫僉憲分司于泉孫克惡而貪饒莫敢與計事前後從史不相能者反爲所中鼎隨其奸利骫法數事飛章劾之孫竟得罪諸長往每視鼎肝貽曰斯史曾藏陽秋吾可弗自檢哉由憲府三最內選叙用曹掾無慮數十人鼎爲主掾掌牋奏以贊曹務識典故以決羣疑咸服其能會尚膳監選清慎史遂得官七品階從仕郎鼎晨入暮

出進止有常所旣執禮度而儀觀清偉青宮嘗遙見之問郎選何曹左右曰此光祿胡署丞也目送咨羨久之性謹密內有事未嘗言於外或問之直曰所職上用有司存焉他吾不知也退直無事焚香振書衣冠兀坐神情翛然如在物表賓客非故知莫與往來者蓋在兩京獨處者十餘年而人見之常如一日焉

王堂

字維政紹興諸暨人也元良吏淮東道宣尉副使王良之孫七歲能賦詩長老皆奇之進從學

掾曹名錄

十

鄉先生唐處敬讀書日記千言終身不忘方肆力於古文雖值元季兵亂未嘗輟也國家平定之初堂之父以元故官謫濠梁堂侍行躬勤孝養後奉父還鄉辛苦闢草萊治田廬有發兵民築緣海城邑大夫推舉堂率民就役撫馭規畫悉有條理民不困而事先集他之率兵民者多効法焉有司以賢良舉送堂至京師奉命使蜀還奏稱旨得疾歸旣瘡時太康王師魯爲浙江布政使表然一時方岳之望其所口簿書史必慎簡賢良知名之士遂采輿論舉堂

爲掾凡所言與行皆愜王公之意被檄督賦嘉興有推官不職不爲堂所禮銜之推官後坐賄徵下京獄造誣詞連堂逮至誣竟直未出京以病卒洪武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也洪熙元年以子珏貴贈翰林院脩撰維政自少負邁往之志操執剛正議論高明素欲有所見於世不遂大施以卒其鄉之長老知堂深而尚存者往往與少者道堂之才之行而未及展施以爲悼惜云

曾仍

掾曹名臣錄

十一

字弘宗號訥菴曾氏故莆大姓世居望江里沂山東津之鄭濱父尚和工書能詩該綜希夷鬼谷子風候星占弄曆之學數具棺施宗黨之貧者大有義聲母鄭氏仍六歲失怙日夜呱呱髫髻知孝比長禮度循習辭辟唯諾無子弟之過舉進士淵勤術者曰非以利子也曷他圖之遂應辟爲藩臬從事矢心在公持法惟謹大方伯廉訪而下咸器愛之既事得冠帶待次銓曹時知府林慈知縣張朝教諭黃暹相繼客死於京仍悉爲之棺殯經紀倉劇而不愆於禮教諭病

且章表白金三十二兩置仍袖中曰僕輩非所託其幸藏諸時無復與聞者仍以虞患不他告久之完全授鄉人歸其子曰此屬續時寄也物論高之鄉翰林院學士林澹菴先生聞之嘉其誼語同列曰掾之行顧爾吾儒庸有弗及者乎遂相與定交及爲仍贊小像極深褒獎方之善人成化戊子拜掾之小鹿巡檢屬歲饑民多亡匿爲盜仍安輯勞來伺其長而尤者還致之發摘如神盜用遁去境賴以不擾越三歲忽憶仍不樂曰吾少有大志謂功名可裂契取竟爲術

掾曹名臣錄

十二

者所誤班白是官紅腐五斗吾何屑焉遂致政而歸問田園就松菊月夕花朝則炙海鮮溫家釀葛巾野服與一二耆舊徜徉於名山勝水間若忘其身之既老者鄉閭高之翰林學士林文贊曰貌清而癯體安而舒衣冠儼若珮玉鏘如肅乎其容止翼乎其進趨年富而力強智融而器疏不爲外物所誘不以常流自居言必貴乎踐履行必慎乎斯須祿惟安乎淡泊囊不計其虛心雖善於會計志則勤乎詩書噫其若人然情乎所用者未盡其心之所儲若其膺民社

之寄必能廣敷仁民之政而為古循吏之徒也
耶戶部尚書張睿贊曰貌不華而質其蓄於內
者智識之通融言不肆而訥其檢於身者彝則
之修從志不俗而閎其所向慕而迪者古長者
之風仕不通而晦其祗厥職者無貽庇於厥躬
噫若人也者石其外玉其中其所積者崇其所
洩未艾而鍾其慶於無窮也耶翰林庶吉士陳
音贊曰貌癯而不偉行蹈古人遺蹤言訥而不
肆心存長者之餘風服質而不侈里閭皆慕其
信義之崇位卑而不耀雲仍乃受其餘慶之鍾

豫書名臣錄

十三

柯

劉本道

常州江陰人少嗜學有才畧能詩由掾史見知
於靖遠伯王驥引置幕下奏授刑部照磨從征
雲南於凡戰克攻守之策多咨訪之正統戊辰
闖賊猖熾寧陽侯陳懋往討之尚書金濂寶綜
理軍務以本道識達請以自隨軍中事宜悉以
委之本道盡心戮力活脅從者萬餘人放還婦
女八百餘口凱旋陞戶部員外郎景泰庚午西

北二邊境民不能生本道奏 請給價買牛二
千頭并易穀種與之乙亥貴州邊倉糧侵盜事
覺展轉連坐推本道往治本道至彼不逾月而
積歲之弊洞徹無遺且立法以為治規時年被
苗賊作亂本道遺書總兵官李貴貴如計
之奏上其功本道曰吾職在糧儲用兵分外事
也固止之竣事還 上嘉其廉能賜五白雲綵
段天順丁丑進戶部右侍郎總督京畿及通州
淮安糧儲先是漕運京糧惟通州倉臨河近便
自通州抵京倉陸運四十餘里費殷而增耗示

豫書名臣錄

十四

給各處赴京操軍久役而用稱匱乏本道慮二
者之病奏將通州倉糧於各月無事之時令歇
操軍旋運至京每三十石給賞官銀一兩而漕
運之糧止於通州交納就彼增置倉廩三百間
以便收貯歲積羨餘米五十餘萬石以廣京儲
上復賜二品服以寵異之祖克閏父得成皆
追贈如其官

王愷

字用和太平當塗人幼有大志沉酣六經諸史
間必欲見之於用起應公府之辟為府史疏讞

獄訟人服其平歲乙未 上取江南兵臨當塗
卽召至幕府 上方爲元帥命爲掾以參決戎
事丙申春從王師下建業又下京口民新附机
隍不安愷撫慰之始定 上爲中書平章政事
建江南行中書省於建業陞左右司都事愷遇
事善於彌綸日以薦賢爲先元戎宿將咸器倚
之惟愷言是信戊戌秋苗獠兵數萬自杭來降
待命嚴陵境上 上遣馳入其軍喻以禍福偕
其渠帥來朝是年冬 上將征浙東時葵之蘭
溪已下僉樞密院事胡大海戌之 上命愷與

樞密院事

車

大

大海定議取婺州親率師圍其城守將出降愷
審察民情而剪綏之歷言 上前無有不聽者
己亥春王師攻越久不下夏六月師還 上留
大海鎮婺而民賦軍器之務咸以屬愷冬王師
克三衢擢左司郎中總制衢州軍民事愷增城
浚濠置游擊軍募保甲翼餘丁及舊民兵得六
百人以益戍守兵食不足則斥並城廢田五萬
七千畝使之耕以自給民有田力弗能藝者聽
軍士貸耕而爲輸糧縣官籍江山常山龍游西
安四縣丁壯凡六丁之中簡一以爲兵置甲首

都長統之丁壯八萬有奇得兵一萬一千八百
無事則爲農脫有警則兵者出攻而五丁資其
食開平忠武王屯兵金華其部將或來侵民愷
偵知之擒而捷諸市王使人讓之對曰民者國
之本將軍天子之股肱肯令傷其本乎捷一部
將而萬民安計將軍所樂聞也王嘆美之開化
馬宣差挾舊邑印章誘編氓爲變江山揚明恃
砦柵之險叛服靡常愷皆定計擒之梟首以徇
衆部內帖帖無譁民饑疫相仍死者枕藉道路
則出倉粟使作糜哺餓夫脩惠濟局居業以注

樞密院事

末

病者所獲生者不可勝數學校廢於兵愷爲後
泮池築杏壇建極高明亭設博士弟子員孔子
家廟之在當者亦爲新之退食之暇集薦紳之
徒摩挲金石入上僉然恍服諸暨戍將謝再興
與部帥王甲有違言幾致亂 上令愷調解之
愷善於說辭二人之懽如初邊鄙以寧同僉樞
密院事李文忠以國之懿親握重兵鎮嚴陵
上命愷往來佐其軍庚子夏六月僞漢寇龍江
上召嚴陵帥葛俊擣廣信以牽其師道過衢
愷謂俊曰廣信僞漢門戶彼旣傾國入寇寧不

以重兵爲守非大將統全軍以往不可若出偏師撓之未見其利設有挫衄吾衛先繹騷矣乃止俊而請大海行大海至而廣信潰一如愷言辛丑夏拜大海江南分其衆萬餘戍婺其帥劉震等相挺爲亂大海被害愷亦及于難當難作時苗帥多公恩欲擁之而西愷正色叱曰吾天子大吏設不幸義當死寧能從賊反耶賊初縮首不敢犯拘繫一日而罵賊聲逾厲命左右取酒引滿竟日達夜旁若無人賊知不可屈乃遂刃之壬寅二月七日也享年四十有六 上

豫章名臣錄

七

駐蹕江西聞愷死爲之嗟悼良久親爲文祭之及返金陵 上復率羣臣往城南致奠乃以其年四月十一日葬江寧縣鳳臺西鄉聚寶山之原 洪武戊申春正月 上正位宸極布告中外念及舊勲例頒恤典於是愷歿已七年矣初愷旣沒 上詔有司議贈奉直大夫浙東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飛騎尉追贈當塗縣男且俾與享雞籠山功臣廟中 上猶未慊其情至是復仍其舊縣進爵爲子以寵之愷狀貌龐偉氣局堅凝善謀而能斷嘗以事入諫 上弗

聽愷却立戶外旣暮猶未去 上出怪問其故愷從容諫如初 上慨然從之愷於吏事尤長據律按比而餘之以儒術案牘經其裁削辭簡而意周喜爲詩歌與賓朋談笑尊俎間更唱迭和情意豁如也故於其歿也人莫不傷之子文有學行今爲侍儀使階承直郎次行賊害愷之日行方侍側或勸其去行曰棄親而求生吾不忍爲也隨愷以卒次升童朱濂爲左史時侍上左右與濂論佐運之臣以字稱愷曰王用和經濟之才也吾將大任之惜乎早歿于難

豫章名臣錄

六

單安仁

字德夫鳳陽人少有志事功雖爲府史晝夜以洗冤澤物爲事當至正辛卯江淮兵起剽奪相屠流民遑遑無所寧居安仁奮然曰丈夫當出奇翦寇可坐視父母之邦淪覆耶遂椎牛醢酒率健少年與飲整部伍器械教以坐作擊刺之法不一月間從之者數萬人新建壁壘橫亘三十里寇至輒揚旗鳴鼓大呼追殺俾無留行乃止退則閉柵自守老弱強負依爲保障者累十千家當是時豪傑角立割疆擅號令者比比

而是乙未秋安仁遂移兵廣陵以觀變且曰此輩皆爲人作駭除爾真人之興氣勢自與恒人殊丙申冬安仁見皇上威德日盛統六師而下金陵安仁曰向所謂真人者此真是已乃率部曲而歸之上大悅明年命戍鎮江安仁嚴飭軍仁益自振勵敵兵不敢侵境居歲餘會朝廷始立提刑按察司以廉糾不虔上選安仁爲副使巡行浙水東悍將悍卒橫賦民糧曰寨糧務刻剝以蠹民安仁一寘於法金華民有訟其邑丞受白金者安仁詰之曰頗聞爾丞賢

撮書名臣錄

九

爾細民也奈何犯分而許之卽圖其金短長圓方形來民圖上藏屏復命諸左證圖之人各不同安仁曰是非誣耶衆環目相顧無一語遂以其罪抵訟者告訐之風爲衰辛丑陞按察使東方肅清莫敢譁擾甲辰徵爲中書左司郎中時江淮甫定軍國庶務紛如亂絲安仁佐太師李韓公參錯裁斷日就統緒事以無滯上益倚信之吳元年丁未閩浙中原漸平營建城關宮殿脩朝享服御衣物廷議可任其責者遂奏舉安仁爲將作卿安仁精敏多智凡所制量皆中

法不苟明年戊申是爲洪武元年上卽皇帝位安仁陞嘉議大夫工部尚書仍領將作事二年夏改兵部安仁宅心中正能聲彰聞年已六十有七自以精力衰孱請致其事上憫其勞從之贈田三千畝牛七十角仍給尚書半祿養其終身退卜儀真珠金沙結廬以居六年夏上念安仁舊勲復詔中書起爲山東行省叅知政事安仁詣闕力辭而止八年復頒致仕誥加通議大夫益異數云

李質

撮書名臣錄

二十

字文彬號樵雲其先開封祥符人在宋季有仕於德慶者因家焉質生穎悟器度宏偉昂然負高志博習經史必期明體以達諸用當是時無有辟薦之者沉浮府掾中日以澤物爲已任無何中原擾攘嶺海多事質起構義兵捍鄉里及德慶路陷士民遑遑無所依戴推質守之質日夜浚城隍繕甲兵扼險要以遏他寇由是一路賴之以寧時據鄉邑多刻剝殘忍質嘗戒麾下非遇敵毋妄殺或執敵人來獻率給衣糧縱之家富饒急於賑施三族與鄉里流寓之貧者咸

有所仰以故一時名士如建安張智茶陵劉三
吾江右伯顏子中羊城孫仲衍王彥舉皆聞風
來歸及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遣師南討洪
武戊申四月平章廖公忠叅政朱公亮祖總師
至質遂散麾下全城歸附總兵遣使入奏上
嘉質忠誠召至慰勞再三賚予優渥就擢中書
斷事越明年已酉轉都督斷事偕奉訓大夫皆
能執法丞相都督咸敬憚之五年壬子授刑部
侍郎階中順大夫尋陞本部尚書階嘉議大夫
尤慎於刑獄盡哀憐之情致淑問之頌覓猛適

錄

主

文

中爲上所知日益親幸時開行省於浙江上
念厥地素重號稱難治宜簡廷臣有德望才器
者往綏之卽拜浙江行省叅知政事階中奉大
夫是年秋九月也下車之初首以承宣爲已任
振紀綱正風俗勸農桑興學校舉遺賢恤民隱
知無不爲爲無不力居三年惠流兩浙厥績以
懋聲聞於上天子念其老召還致政於京師
管入見帝賜坐便殿訪以時政得失直言無
隱上益重之八年乙卯冬十月復起爲靖江
王府右相階資政大夫有敕獎諭甚至質益

竭忠誠以盡輔導之職嘗入覲因奏乞歸省墓
上可其請帝親揮翰賦詩以賜復命藩憲
元僚與府中官屬宴餞瀉江之潯人莫不以爲
榮後王坐事去國質隨終焉質偉丰儀性孝友
治家有法接人以誠雖極顯榮情素冲澹暮年
尤工於詩有樵雲集若干卷藏於家爲行中書
省叅知政事分省於婺以控御東浙愷仍以左
司郎中分治省事金華婺劇邑役民無不體令
民自實田請都以糧多者爲正里長寡者爲副
正則以一家或二家克副則合四三至七八而

錄

主

子

止通驗其糧而均賦之有一斗者役一日賤與
貴皆無苟免者金華周泰義烏柳昌恃鯁以蠹
民愷逮至於獄皆痛懲之自是畏避不敢吐氣
猾胥藩立道操金華一邑田賦之柄飛寄詭遁
並線爲奸利廉其罪狀以聞實於法大海日治
軍旅以畧嵎縣禦諸暨以爲已任分省之政皆
愷統之愷肇綱布紀風采凜然僞吳將呂珍侵
諸暨欲堰水以灌我城大海奪其堰反決水灌
珍珍勢蹙乃馬上指天與大海誓請各解兵愷
聞之移書謂大海曰彼狡謀爾慎毋聽今珍在

重圍是天授首之日也大海不忍食言竟從之
珍果敗盟而去

錄曹名臣錄卷終

錄曹名臣錄

三

庚巳納卷第一

煙霞小說三

吳郡陸 榮 著

聖瑞

仁祖先家于泗後徙濠梁所居密邇一蘭若與
其主僧交頗厚僧每欽服 仁祖之純誠一夕
望其舍火光燭天爲之嗟惜曰朱公善人天忍

相傳 高皇帝時初起太學 上臨視之顧學

制宏麗 聖情甚悅行至廣業堂前偶發一言

云天下有福兒郎應得居此迄今百四十年來

學生居此堂者往往占魁選躋位通貴他所不

及也又諸堂中都無蜘蛛云 上來時見蛛布

網屋隅曰我纔建屋爾輒據之耶顧呵之出語

訖而蛛遞從茲遂絕

貢院

南京貢院錦衣指揮紀綱宅也綱有寵 文皇

帝朝後坐不法伏誅闔門受殲於是 或云生至

今每鄉試時舉子入院輒有聲自地中起歷諸號而亡如萬馬騰踏者云

平保兒

都指揮平安一名保兒建文末為將敗北兵於小河安單騎追躡燕王運槩將及之忽空中有黑龍舒爪掣其臂安馬跪於地安知天命有在嘆息收兵而止後兵敗被擒見王問之曰小河之役儻相及何如安應曰臣欲生致使長耳時國家治元氏舊俗諸皇子皆呼使長不然未可量也王勞而赦之命掌北平都司事後以舊人自疑經死

袁珙

袁太常珙相術之妙在勝國時已擅天下洪武初姚少師廣孝為緇流寓嵩山寺珙一見即以匡輔器期之曰公劉秉忠之儔也後廣孝以高僧選入燕邸預密謀言珙於王王亦素聞其人乃託以珙名隸尺籍遣旗勾取既至未即得見陰命選衛中長身多髯貌與王類者九人王雜其中俱微服適市拉珙入酒肆飲王位列第三珙據前引其裾俯伏呼殿下衆哂其妄珙言愈切王即起還宮召珙入見珙曰殿下

千里召臣而於酒肆相見乎問何以能識對曰殿下入肆時手操弓矢臣望見知之皮皺而瘦龍掌無肉也世所傳辨宰相於嵩山佛寺識真主於長安酒家者即此更使詳視因極道天表之盛曰年交四十髯長過

臍當登大寶必為二十年太平天子王悅由此遂決大計珙留燕城未久遇列校散卒多以公侯大臣官許之語往往流播王恐有他虞因遣還鄉其後渡江登極驛召至京拜太常丞賜與甚厚及議建儲上意有所屬遲回累年使珙相仁宗曰後代人主又相宣宗曰萬

庚編卷十

辛

年天子於是國本始定他日見仁宗於東宮問曰吾壽得幾何曰過七七之年天福無疆及乙巳鼎成竟如此數云子忠徹亦傳其術官至尚寶卿

登科先兆

伯父工部公在鄉校累舉不第以貢入南雍弘治戊午鄉試有別舍生徽人汪某者夢與蘇州監生陸某忿爭相持訴於祭酒祭酒麾之出曰陸某非此間人矣寤而莫測所以蓋汪與伯父平生無半面識也間為蘇士某言之某來以告

伯父既揭榜伯父中選汪竟無名及會試至京以歲旦往謁故吳文定公公時佐吏部適崑山毛憲清澄朱懋忠希周二修撰皆在坐三公皆吾鄉殿魁也俄有雲南解元周文亦入謁相見各道姓名有頃辭出伯父與周偕行周意色慘沮行且問曰君之先世得無有善事乎伯父唯唯未對周曰予此言有謂也予丙辰歲嘗夢至殿庭方傳唱進士名予立庭下自謂當在列俄一物自空墜下視之乃金宮花一朶欲取戴之旁有人止之曰爾不得取此蘇州陸宣公子孫

唐史編卷十

四

何

物也彼家有陰德當受此轉顧則已爲一人簪於首矣予此來方物色其人今遇君既蘇人陸姓且歲首遇三殿魁又皆蘇人此殆君得雋之兆也吾其終無成乎伯父唯唯而已夜歸邸中向從者道之且訝宣公之語老僕許聰者忽應曰主忘之耶吾家老官人非名宣乎蓋先曾大父諱宣音而傍加王也伯父乃悟而異之既而果擢甲科周訖不第以選調得官伯父舉進士時奏乘肩輿入一佛廬且夢草獄詞既乃得大理寺觀政云辛未附記

揣骨僧

正統間虎丘半塘寺有僧兩目皆盲善揣骨言人貴賤禍福多奇中粲之外大父胡公年數歲時家人携往求揣骨僧云兒他日應得繫金帶好自愛也後公舉進士累官至山西參議致仕果終四品里人石乙貧爲人傭織以二子見僧揣之喜素厚謝曰此兩財主骨也謂石云勿輕視爾兒聞者初不信二子長果以貴雄於鄉龔大者家頗溫裕爲人豐肥腹臍間黑痣有毫長數寸嘗言其一生福皆在此龔平日與人語好大笑一日在僧所方笑未已僧顧曰勿笑明年爾腹間毛落死矣龔惡其語不答後偶就浴摩掌間毫忽落又數日病死

唐史編卷十

五

何

沅江麟

成化七年秋常德沅江縣之東田村民馮貴家牝牛自孕而生一麟生時雲霧滃合紅光滿室其形略如鹿蹄及尾皆如牛周身有鱗額上一骨銳堅隱起肉間蓋其角也初出胎跳躍人不能制民愚以爲怪物擊之傷右脇而死後有識其爲麟者郡守楊宣令取其腊藏庫中予外祖參議公佐郡日常命取觀歲久骨肉已化惟存

空皮鱗亦間有脫落諸姨及僕妾輩皆見之

秦龍

計宗道惟中柳州羅池人言其曾祖在洪武中為巡檢居一山號計家嘗嘗出行得一巨卵如升持歸使鷄伏之百餘日乃產一物狀類蛇四足蒼色鱗甲遍體其長不盈尺行則昂首竦身殆若獸走家人以米汁飲之數月漸大好飲生血每割羊豕則取血啖之久而益馴狎計公行止蛇嘗隨之至呼之出蟠於榻傍以手摩之冷如冰鐵一家呼為小龍傳聞外間多求觀者

庚巳編卷十

六

計心念曰是且致口語為吾家禍矣乃放之解後溪潭中囑曰汝母憂飢吾每日當遣人飼之汝自今不得復出也還內蛇已隨至計叱曰汝不聽教今斬汝矣蛇如解人意俯首帖尾即還潭中自是嘗以血置潭口輒奮起就食歲久大且踰丈一日有同官之子婦汲於潭婦衣紅蛇望見以為血也捲而嚙之至死同官怒聲言爾畜妖物殃人吾且以白上官必破爾家計恐哀祈之且致厚餽乃得解由是惡蛇欲殺之持刃至潭仍置血以誘其出因投刃斫之蛇驚而匿

僅斷其尾尺餘自是不復出亦不知其存亡數年後一夕風雷暴作雲霧中有蒼龍自潭起長數百尺擎空而去家人皆指云小龍化也惟中予家伯父同年進士

兗州嶽廟

兗州府嶽廟素著靈迹弘治中吾蘇龔元之知府事嘗於中夜聞有鞭朴聲以問左右左右有知者具言廟之神異元之弗信也凌晨往謁廟無所覩召言者責之其人言但須至誠乃得進見明日齋沐更衣以夜往祭禱良久門啓而入

庚巳編卷一

七

何

見五人冕服如王者出迎延坐賓位元之辭讓王者曰公陽官子陰官也於職事無統攝請坐已而進茶元之未敢飲神曰此齋筵中茶也飲之無害元之請曰聞有十王彼五位安在曰已赴齋矣求觀獄辭曰獄禁嚴不得入有一事當以奉觀耳命昇一僧至熾炭炙其背曰是此地某寺僧也平日募緣所得皆供酒食費不修殿宇故受罰如此問曰猶有解乎曰今改過則可免也遂辭出既歸使人密訪其僧正患背疽且死告以所見僧悔懼傾貲修建病却愈

王全

嘉定婁塘鎮人王全家饒於貲為人偉軀大腹飲啖兼數人行則蹣跚不能疾趨每浴時則令人以物覆已妻子婢僕皆不得在旁且戒勿妄開一日入浴久無水聲家人怪之揭視但見一蝦蟆大如斗伏其中驚而復覆之已而全出恍惚若有所失是夕死

鬼兵

陸容居吳之婁門外正德丙寅春一日薄暮容倚門獨立聞隔岸洶洶若有兵甲聲已而有數

庚編卷一

八

千百人自腰以上不可見腰以下可見皆花繒綴股其行甚疾容大驚呼其家男女老幼畢出皆見之踰時過始盡是歲崇明海寇鈕東山作亂奏調京軍及諸衛軍討之兵歲餘乃罷官帑為之一空容所見蓋兵象也

守銀犬

家君說閭門一民家忘記姓名以開行為業家畜一犬甚健日臥一檻旁頃刻不離人有至其所者輒噬之家人相戒莫敢犯有商人至門不知而近之犬噬其股流血商號呼罵其主其主

亦惡犬

曰君姑勿怒明日當烹之共食耳

歸邸中夜夢若有告之者曰吾乃主人之父也死若干年矣有銀數百兩埋檻下生時不及語吾子子不知也一念不忘復生為犬所以朝夕不去者蓋前此冥數未可傳於子故守以待之耳不意悞犯君今子欲烹我我欲告以故彼必不見信君幸往見之令不吾殺也商竦然驚覺即起奔詣其家扣門主迎商問犬安在則已被烹且熟矣商人惋恨具語以所夢其主猶未信商請驗之撒檻果得一瓦鉢盛銀四百餘兩痛悔無及乃裹其犬而瘞之

庚編卷一

九

村民遇土地

家君又說鄉中小民于某嘗出行遇一老人自稱土地呼于名曰汝將死矣我特來報汝于曰我方壯年無疾病何為而死不顧而行老人忽不見數日他出仍遇之又謂曰汝必死矣于曰我死何如老人曰汝當落水死于強辭拒之而意甚恐居無何鄰村有與于同姓名者以他事赴水死而于竟無恙豈鬼神亦有悞耶抑聊戲之也

竹園異物

友人徐鵬之婦家朱氏居沙湖數年前其家後園竹間忽生生物如人形體差具其首如戴席帽斷之微有血不知何怪也

空同山人

蜀人盧川弘治初領鄉薦卒業太學質美而貧與吾鄉程貢士遵相友善有道士不知何許人自云姓達號空同山人與川同邸交尤稔密其人身頎然長形狀秀偉而落魄善飲日行歌於市暮歸携錢滿袖盡以與川川賴以給周旋歲

庚辰編卷二

十一

餘一旦欲辭還山川來語程共治具送之時川患瘡徧體久不瘥求道士治曰易耳出藥少許和酒與服燒炕極熱令臥其上重被覆之取所佩小胡蘆鎮其角川如為所壓不能與出汗淋漓被盡沾濕道士徐揭被呼之起則瘡盡脫去膚瑩如玉矣顧川曰乍別客中真大寂且憂子貧無以贍予有丹能點銅為白金今相分與他日聊試之或能充數月費耳傾瓢中藥一匕授川酒盡告去亡何川值乏資程請出其丹試之覓銅杓重四

人鎔之投丹其中少頃五色

焰起鏗然有聲已成雪白銀而錫銖無所耗於是相顧驚歎程乞其少許至今藏之

張秋帛燼

弘治壬子河決張秋之沙灣敕右副都御史華容劉公大夏往治而以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俱董其役方祭神焚帛帛燼儼成一人面目手足皆具俄倏然而起自烟中入空而滅時與銳多方擾民山東按察使楊茂元上疏論之亦及此事楊公坐貶官

王組

庚辰編卷二

十二

長洲學生王組弘治己酉初應鄉試時有校官托所親嚮舉於蘇適無願者亟欲賤售焉同學生奚純來招組共圖之事演就矣一夕組夢身中鄉試六十七名甫中試而父死妻繼死妻之父亦死俄而身亦死及覺心怪之旦往見純秘不言夢但托以年幼學疎不欲暴得名第辭不就純怒責以重利輕名曰我即自為之計所費不過數十金已而果中式名次正如所夢組方以為異既而其父與妻之父相繼皆死組益異之居無何純竟死組乃以所夢告人曰使當時

我爲之今已入鬼錄矣科名之不可以僥倖得也如此

靈芝

弘治癸亥予里人陸忠家牆下產一芝明年連產九本亦有重臺者五彩爛然後皆拔去予曾得其一枯莖藏之

馬鬼

母黨有闕翁者言其鄰人有良馬牧於沙湖塘失足墜水死自後每風雨陰晦之日常有一馬奔馳塘上毛色宛然如生逼視之輒不見人皆

謂此馬之鬼也

三足鼈

庚午夏太倉州有百姓道見漁者持一鼈而三足買歸令婦烹之既熟呼婦共食婦不欲食出坐門外久之不聞其夫聲入視已失所在地上止存髮一縷衣服冠履事事皆在如蛇形者驚怖號呼里甲聞之以婦謀殺夫而詐誤也錄之官知州莆田黃廷宣鞠之得其情以爲異物理或當有歸婦於獄召漁者立限令捕三足鼈來數日得之以獻卽於官廳召此婦依前烹治而

庚巳編卷一

三

何

出重囚今食之食畢引入獄及門已化盡矣所

存衣髮皆與百姓同乃原婦罪羣漁云初被網於川舉網驚其太重及岸視之乃一肉塊如人形五官俱具而無手足閉目蠢動漁大驚怕擲之水中又別網一所得物狀亦如之羣漁懼共買牲酒祭水神禱曰我輩奉命於官尋三足鼈乃連得怪物如違限必獲罪矣惟神佑之禱異而網乃得鼈焉竟不知前二物爲何也按爾雅曰鼈三足能注云今陽羨君山上有池中出三足鼈又山海經曰從山多三足鼈是物世亦有但人食而化傳記所無然一舉而得二異尤前所未聞也

洞簫記

徐鏊字朝楫長洲人家東城下爲人美丰儀好修飾而尤善音律雖居廬陌雅有士人風度弘治辛酉年十九矣其舅氏張鎮者富人也延鏊主解庫以堂東小廂爲之臥室是歲七夕月明如晝鏊吹簫以自娛入二鼓擁衾榻上嗚嗚未伏忽聞異香酷烈雙扉無故自開有巨大突入項綴金鈴繞室一周而去鏊方訝之聞庭中人

庚巳編卷一

三

語切切有女郎携梅花燈循階而上分兩行凡十六輩最後一美人年可十八九瑤冠鳳履文犀帶著方空紗袍袖廣幾二尺若世所圖宮粧之狀而玉色瑩然與月光交映真天人也諸侍女服飾略同而形製差小其貌亦非尋常所見入門各出籠中紅燭插銀臺上一室朗然四壁頓覺宏敞整股栗不知所為美人徐步就榻坐引手入衾撫整體殆遍良久趨出不交一言諸侍女導從而去香燭一時俱滅整驚怪志意惶惑者累日越三夕月色愈明整將寢又覺香氣

庚巳編卷一

五

非常心念昨者佳麗得無又至乎逡巡侍女復擁美人來室中羅設酒般若几席施架之屬不見有携之者而無不畢具美人南鄉坐顧盼左右光彩煒如也使侍女喚整整衣冠起揖之美人顧使坐其右侍女喚整捧玉杯進酒酒味醇冽異常而肴極精腴水陸諸品不可名狀美人謂整曰卿莫疑訝身非相禍者與卿宿緣應得諧合雖不能大有補益然能令卿資用無乏飲食常可得遠味珍錯繒素純錦亦復都有世間可欲之物卿要即不難致但憂卿福薄耳復

親酌勸整稍前促坐歡笑辭致溫婉整唯唯不能出一言飲食而已美人曰昨聽得簫聲知卿與致非淺身亦薄曉絲竹願一聞之顧侍女取簫授整吹罷美人繼奏一曲音調清越整不能按也且笑曰秦家女兒纔吹得世間下俚調如何解引得鳳凰來令渠簫生在應不羞為徐郎作奴逡巡越明夕又至飲酒闌侍女報曰夜向深矣因拂榻促眠美人低回微笑良以乃相携登榻帳幃裊裊窮極瑰麗非復整向時所眠也整心念吾試詐跌入地觀其何為念方起榻下

庚巳編卷一

五

已徧鋪錦褥殆無隙地美人解衣獨著紅銷裏肚一事相與就枕交會已而流丹浹藉宛轉恹恹難勝整於斯時情志飛蕩顛倒若狂矣然竟莫能一言天且明美人先起揭帳侍女十餘奉匱沃盥良久粧訖言別謂整曰感時追運偃得相從良非容易從茲之後歡好當復無間卿舉一念身即却來但憂卿此心還易翻覆耳且多言河畏身此來誠不欲令世間俗子輩得知須卿牢為秘密而已遂去整恍然自失徘徊凝睇者久之畫出人覺其衣上香酷烈異常多怪之

者自是每一舉念則香驟發美人輒來來則携酒相與歡宴頻頻向鑒說天上事及諸仙人變化其言奇妙非世所聞鑒心欲質問其居止所向而相見輒訥於辭乃書小札問之終不荅曰卿得好婦適意便足何煩窮問間自言吾從允江來聞蘇杭名郡多勝景故爾暫遊此世中處處是吾家耳美人雖柔和自喜而御下極嚴諸侍女在左右惴惴跪拜惟謹使事鑒必如事已一人以湯進微偃蹇輒摘其耳使跪謝乃已鑒時有所須應心而至一日出行見道旁柑子意

庚巳編卷一

七

甚欲之及夕美人袖出數百顆遺焉市物有不得者必為委曲方便致之鑒有佳布數端或剪六尺藏焉鑒方勤覓美人來語其處令收之解庫中失金首飾美人指令於城西黃牛坊錢肆中尋之盜者以易錢若干去矣詰朝往訪焉物宛然在徑取以歸主人者徒瞪目視而已鑒嘗與人有所爭稍不勝其人或無故僵仆或以他事橫被折辱美人輒告云奴輩無禮已為郎報之矣如此往還數月外間或微聞之有愛鑒者疑其妖勸使勿近美人已知之見鑒曰癡奴妄言

世寧有妖如我者乎鑒嘗以事出微疾病邸中美人歛來坐于旁時時會合如常其眠處人甚多了不覺也數戒鑒云勿輕向人道恐不為卿福而鑒不能忍口時復宣泄傳聞浸廣或潛相窺伺美人始慍會鑒母聞其事使召鑒歸謀為娶妻以絕之鑒不能違美人一夕見曰郎有外心矣吾不敢復相從遂絕不復來鑒雖念之終莫能致也至十一月望後一日鑒夜夢四卒來呼過所居蕭家巷立土地祠外一卒入呼土神神出方巾白袍老人也同行曰夫人召鑒隨之

庚巳編卷一

七

出胥門履水而度到大第院牆裏外喬木數百章蔽翳天日屋三重門門盡朱漆獸環金浮漚釘有人守之進到堂下堂可高八九仞陛數十重下有鶴屈頸臥焉綠繡朱碧上下煥映小青衣遙見鑒奔入報云薄情郎來矣堂內女兒捧香者調鸚鵡者弄琵琶者歌者舞者不知幾輩更迭從牕隙看鑒亦有舊識相呼者微諍罵者俄聞珮聲泠然香烟如雲堂內遍相報云夫人來老人牽鑒使跪窺簾中有大金也爐燃獸炭美人擁爐坐自提筋挾火時時長嘆云我曾道

渠無福果不錯少時聞呼捲簾美人見整數之曰卿大負心昔語卿云何而輒背之今日相見愧未因歎歔泣下曰與卿本期始終何啻乃爾諸姬左右侍者或進曰夫人無自苦箇兒郎無義便當殺却何復云云頓指群卒以大杖擊整至八十整呼曰夫人吾誠負心念嘗蒙顧覆情分不薄彼洞簫猶在何無香火情耶美人因喚停杖曰實欲殺卿感念疇昔今貴卿死整起匍匐拜謝因放出老翁仍送還登橋失足遂覺兩股創甚臥不能起又五六月復見美人來將整

庚巳編卷一

木

責之如前語云卿自無福非關身事既去創即差後詣胥門踪跡其境杳不可得竟莫測為何等人也予少聞整事嘗面質之得其首尾如此為之敘次作洞簫記

普光伽藍

史鑑公甫與予家同里居未達時與數友讀書城東普光寺嘗晝假寐恍惚若有呼之者曰速起讀書子御史也努力自愛遂惺然寤憶所見者類門寺伽藍卽往默祝曰他日得如神言當令神像字一新自是每晨入暮歸過必一揖諸

友相目笑之鑑不恤也遇朔望日覘諸友俱出獨携一簋往祭極冗不輟弘治己未鑑登進士授今官歸往設齋以謝建小殿奉之

方學

無錫方學少時預選為諸生其夜夢一人持一桃一梨授之曰二人之命懸於君手覺而異焉心識之後領鄉書弘治己未會試禮部時江陰士人徐經於主文者有夤緣為華給事中景所奏下制獄驗問華以學同鄉且素厚援以為証將引入廷鞫道遇鄉人貢主事安甫遺以桃李

庚巳編卷一

九

各一曰事之虛實待君一言彼二人之命皆在君手矣學驟憶前夢為之竦然獨安甫所遺而夢中為梨似若少差然亦神矣學証獄事人多知之此不復列

七總管部使

成化間蘇人張文實者有子壯年夭沒他日其友人有遇之於途者忘其死也拉歸家升樓呼家人治具共飲家人怪入門時無客視樓上了無所見而其主語言揖遜如對人者驚而嘆之遂不見友乃悟其已死又數日以事出齊門復

遇之謝曰君家何乃爾吾豈禍君者吾今在七
總管部下廟宇去此不遠君能垂訪乎即與俱
至廟中入廡間一室坐談久之因告曰某所某
家人有疾彼多行穰謝無益也指堂上曰此正
欠我家主翁一陌紙耳君為語之了此自無事
矣友歸往告其家如言祭禱即愈七總管者郡
人姓金氏名元七里俗所私祀

周岐鳳

周岐鳳初名鳳江陰之青陽人性敏絕倫身兼
百藝詩文筆札亦可觀平生所服用皆自製嘗

庚巳編卷一

手

與其僕各市一帽既而田吾帽竟與爾無別乎
即瓜分之僕有所如少頃却回岐鳳已縷金縫
而戴之矣其巧捷類此然陰險狡獪邪術肆
為奸淫以故不齒於人寓宿富家與主人劇飲
就寢主婦中夜輾轉不寐若聞有相喚者啓門
欲出遲回自疑覺其夫起告其故夫往覘之岐
鳳方裸體散髮跳躑為厭勝執而痛箠之幾死
郡守禱雨觀中岐鳳著道服髮髻負劍往謁守
罔識也與之語稍益狎蕩俄擲其劍躍而凌空
而去守大驚謂真仙來也岐鳳去語諸吏輩以

為笑已而守微聞之將捕執焉則已逸矣後客
於新塘陸氏陸氏弟兄曰季方季圓季圓死季
方折產不均季圓妻何氏忿之時大理卿熊繁
巡撫江南大煽威虐至江陰何遂列季方不法
事迎訴於水次繁不受何赴水繁乃受之季方
懼以黃金十鎰托岐鳳入都營解岐鳳浪費殆
盡陸氏竟被籍沒恨入骨詞連岐鳳季方既伏
法岐鳳變姓名逃匿江湖日無定居御一舟自
奉極侈食器皆以金為之嘗抵蘇蘇人錢暉授
以詩曰聞說多才惜未逢年來何處覓行蹤一

庚巳編卷一

手

身作客如張儉四海何人是孔融野市鶯花春
對酒河橋風雨夜推蓬機心盡付東流水回首
家山一夢中岐鳳得詩大慟後入都圖自直竟
病死邸中劉主事珏買棺殯之死後三吳間有
召僊者岐鳳至詞翰多類其生平所為言事往
往奇中一日有詩云長安萬里月杜陵三月春
一茗一爐香清風來故人又云海外獨身遊風
雲際會秋我傳靈德去仗劍鬼神愁書其後曰
設若與香誦此詩吾即至後試之信然淞江守
私解失金首飾請仙問之則大書四句云父早

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
求釋其意不答請書名乃書曰周岐鳳守不悅
以爲鬼語不足憑間爲一學官言之對曰此世
俗所傳四喜詩耳守愕然曰吾家有小女奴實
名四喜得無是乎執而訊之物果爲所竊猶藏
厩後灰堆中乃悟前語予之先曾大父亦與岐
鳳交然薄其爲人每來則置之別墅不令至家
也

柴驛丞

吳江盛昶允高景泰庚午舉于鄉試北上偕常

東邑編卷二

圭

熟章參議表大理格兄弟及他同年二人行達
山東一驛章等先至昶獨後驛丞柴某出迎目
諸人父之問曰公等五人來其一安在衆對曰
在後且至丞又問曰彼非衣綠乎衆怪之詰其
所自知丞曰予昨夜夢一白鬚老人云明日有
五舉人至此中一綠衣者是汝異日恩人慎毋
慢之予是以不無少望耳少選昶至丞意甚喜
留五人宿供帳極豐親爲昶執奴隸役勤渠百
端衆竊笑之及上京昶竟擢第尋以監察御史
俵馬山東至其地時丞適被訟於巡按御史下

獄當黜爲民矣昶因造謁爲之緩頰不從索獄
詞至手裂碎之因取筆別爲具案盡雪其罪御
史不得已聽之丞遂得釋恩人之夢至是不誣
矣

羅江神祠

昶自御史謫官廣之古田尋以需恩改知羅江
縣公署後有土地祠前令所立頗著靈異令有
事必禱焉祭享無虛月自昶蒞任不復然一日
私解失所畜雞尋之乃在神前舒翼伏地如被
釘者以問輿皂輩皆言神以久不祭故見譴耳

東邑編卷二

圭

昶怒至神祠斥數其神因舉意欲毀之是夜夢
中見神來謝罪懇曰余血食於此者累年不敢
爲過昨日雞被釘乃鬼卒輩苦飢故爲之非余
敢然也公幸憐之勿毀昶不許明旦遂撤去之
其前令者既秩滿卽留家於縣署後夜夢神來
訴乞立廟詰之曰何不更訴新令神感額曰須
公自爲之耳彼盛公嚴我不敢干也令乃卽所
居旁建祠祀之

戚編脩

餘姚戚瀾少時常得危疾息已絕踰時復甦自

言被人執至一官府有貴人坐堂上引見問鄉里姓名年幾何具以對貴人曰非也追悞矣顧吏令釋之得出還至中途遇雨憩佛寺步入一室中滿地皆紗帽楨也以手扳舉之不動旁有人謂曰此非君物也君所有者在此指一架令取之隨手而得視其內有字曰七品後瀾果以進士終翰林編脩

臨江狐

臨江富人陳崇古所居後有果園委一人守之販鬻利息皆由其手其人年可四十許頗脩整

庚巳編卷一

五

不類庸下人獨居園中小屋間一夕有美姬來就之自言能飲索酒共酌且求歡其人疑之扣其居止姓名終不答曰與君有夙緣故相從無問也遂與狎自是每夜輒至日久情密如伉儷亦不復扣其所從來也比舍人怪園中常有人語聲窺見之以告主人主人以其費財也召責之其人初抵諱因請主覆視記籍曾無虧漏更加研問乃吐實主亦任之是夜姬來云而主謂吾誘汝財耶因從容言吾非禍君者此世界內如吾者無慮千數皆脩仙道吾事將就特借君

陽氣助耳更幾日數足吾亦不復留此於君無損也他日來劇飲沉醉談謔益欸其人試挑之曰子於世間亦有畏乎姬以醉忘情且恃交稔無復防虞直荅曰吾無所畏吾睡時則有光旋遶身所人欲不利於我者一躡此光吾已驚覺終不能有所加也所最惡者人能遠立以口承其光而徐吸之則彼得壽而吾禍矣其人唯唯俟其去目逆而送之遙見其狼踰什田中往看姬寐正熟有光照地如月依言吸之覺胸臆隱隱熱下光盡欽乃歸明日復至其所有老狐死

庚巳編卷一

五

焉景泰中盛允高蒞鹽課揚州陳氏有商於揚者道其事云此人尚在年九十餘矣

果報

吳人盛侗行第九平昔以智幹武斷鄉曲有里人于英者妾與奴通事泄英殺奴密令其家幹人常熟顧某載屍他所焚之顧潛瘞之城下紿英云已燒却矣後顧復以事忤英慮得禍將發奴尸以脇之謀於侗侗以為奇貨陽許之而微泄其事於英英懼致厚賂焉授以計殺顧焚其尸事秘莫能知者後數年侗與英俱感疾英病

昏恍惚若有所見因備述前事言今爲顧某所
訟必與九老官人俱去兩人竟同日死伺疾亟
連呼索馬時所乘馬方縱牧鄰僧巷中比伺氣
絕馬忽數躍而斃英且死呼家人曰九老官人
去未荅曰死矣乃曰如此我亦當去遂瞑目

鷄變

辛未予家一母鷄已伏卵數過忽冠赤尾長能
鼓翼高鳴且與他牝相尾末幾家大疾病蓋參
徵也

劍池

虎丘劍池水清冽雖經旱不少減辛未十二月
二十日無故忽涸見底八九十老人云所未嘗
聞也池不甚深傍厓處露一洞可容數人立其
中亦無所有但累石數層若橫板而已

西山狐

范益者精於脉藥仕元至正間爲大都醫官年
七十矣嘗有老嫗詣其門曰家有二女屬病欲
請公往治之問其家所在曰西山益憚途遠以
老嫗曰必不得已可携來就診耳嫗去良久携
女至詣少艾益診之愕然曰何以俱非人脉必

庚巳編卷一

集

庚巳編卷一

集

異類也因謂嫗爾無隱當實告我嫗惶恐跪訴
曰妾實非人乃西山老狐也知公神術能生吾
女故來投懇今已覺露幸仁者憐而容之益曰
濟物吾心也固不爾拒然此禁城中帝王所在
萬神訶護爾醜類何得至此嫗曰真天子自在
濠州城隍社令皆移守于彼此間空虛故吾輩
不妨出入耳益異其言授以藥嫗及二女拜謝
而去是時 高皇帝龍潛淮右云益吾鄉劉原
博先生之外祖也劉之子能道其事

程學士降筆

弘治己未篁墩程先生主考會試以言者去國
未幾發背卒是年京師有雪夜祈仙者先生至
降筆云夜偕東坡遊聞有請仙者予亦謫仙之
流也事之不偶殆有甚焉者詩以紀之因書一
絕云江山何日許重來白骨青林事可哀吾輩
莫憐清夢遠海東東去是蓬萊又二律云紫閣
勳名近已休文章空自壓儒流孤忠敢許懸天
日浩氣還應射斗牛蘇子蟄松遭衆謗杜陵荒
草喚窮愁乾坤不盡江流意回首青山一故丘
斯文今古一堪哀道學真傳已作灰鴻鴈未高

羅網合麒麟偶見信時猜迅雷不起金騰策紫
電誰知武庫才此氣那同芳章合渾淪來往共
盈虧讀者悲之玩其氣格蓋彷彿先生平昔云

蔣生

蔣生者名煥吳人也少年美姿容而性質溫雅
弘治辛酉以縣學生領鄉薦會試北上道出臨
清日暮憩止道旁民家愛其門戶瀟洒延佇移
時堂中有女郎方映牕悄悄獨立觀生風儀注
目情動呼青衣邀入中堂女郎更衣出拜韶顏
稚齒殆若天仙生一見爲之心醉逡巡設酒餚

庚巳編卷一

天

延坐談諧稍狎抵夜同入小閣遂諧繾綣時其
父適以他往經三日歸爲家人所白翁聞之怒
甚將執焉旣而沉思久之顧生曰汝良家子俊
士也吾一女素鍾愛今一旦至此已無可奈何
雖甘心於子不足贖吾恥顧吾女猶未有家子
能爲吾婿乎不則吾將執汝送縣官矣生唯唯
從命遂偕伉儷留連越旬俄迫試期遂辭行登
途臨別相顧悽斷兩泣升車而去抵京入試下
第還到翁家翁哭而迎曰自子行邁吾女朝夕
悲思因而成疾今死矣引示以女櫬生悚然汗

下仆地欲絕是夕設祭號慟辭翁登舟女已先
在矣從此舟行月餘常覺其在旁抵家已復在
室中自是動息不離至啜茶亦於杯中見之生
迷罔憔悴遂成瘵疾家人研問始具述其事疾
益甚乃徙城中寓所女復隨至不久竟死時年
二十有三而已予姊之夫於生有親能道其事

盛氏怪

邵醫官盛早被擄攝獄事有數囚死不以理壬
申夏四月盛罷攝携獄中刑具數事歸家囚憑
而爲厲初有大自外衛一死狐而入置之地狐

庚巳編卷一

走

忽躍起犬亦人立與之相搏家人擊逐之卽不
見從此妖變百出器案互相擊撞牀席自移嘗
覺有青衣女兒在室忽鑽於榻下杳不可尋一
男子着單衣往來廡間俄變成大猪瞥然遂滅
諸婦嘗夜坐見牕外立異物如人長丈許皆奔
避怪入舉手撼燈其影蔽一屋端午日有醫士
饋諸頓置肉机上連作聲長鳴剖爲四懸之鳴
如故又有饋齋饅頭者方持之內有聲如鬼如
此數月多方禳之不效爲徙居城中乃稍止後
盛三男相繼夭家人亦皆患病死喪狼籍父乃

得安

人為牛

蘇城大石巷唐荳腐家以磨麵為生其子婦陸氏有弟死四年矣唐之季子嘗晝假寐夢陸子來語之曰予不幸死被罰為牛今賣於君家君以親故幸善遇我視眼上有白翳者乃我也驚覺問之其家傭工兩日前正買二牛一小者目果有白翳後賣者來說此牛適四歲矣陸子平日與唐交易負其直不時輪嘗誓云我若欠錢應作畜生償汝至是人以為果報云嘉定富人

唐已編卷

手

王全者嘗夢其亡父曰吾生時欠江陰某甲錢今托生其家為牛以償且滿矣爾往贖吾歸諸牛惟吾身白善記之慎無論價全尋到其家視欄內果有一白牛求市之其家惜此牛健而善運不許倍價乃得載歸覆以幃幙擇芻荳精好者飼之數歲死

唐已編卷第二

唐已編卷第二

表尚寶

鄞人表尚寶忠徹得其父太常珙之傳以相術妙天下嘗道吾蘇過闔門沈氏沈一子方周歲抱之求觀尚寶笑且撫其首曰切頭切頭更無他言沈以為戲弄耳其子長名洪凶狠不肖竟坐重辟是歲錄囚止此一人吳諺至今有沈洪出闔門獨殺之語又嘗入南濠徐生藥家生子適三日方浴而啼尚寶及堂聞其聲曰是一強盜耳徐聞而怒幾欲捶之子後亦以探丸論死

唐已編卷

一

還金童子

表尚寶忠徹居鄉時其友人家一童子姿貌韶秀且性機警尚寶相之以為不利於主使逐焉友雖素神其術然意不忍也數言之不得已而聽之童既去無所歸往來寄食於人一夕宿古廟中久不寐見牆角一破衲中裹黃白約數百兩欲取之忽自嘆曰我以命薄不得主意橫破遣逐今更掩有此物則是不義天益不容矣當

守之以待失主至旦遂住廟中不去已而聞哭聲見一婦人掩涕而來四顧彷徨問之荅曰吾夫軍也以事繫獄應死指揮某者當治之妾賣家產及假貸通得金銀若干將以獻彼因裹著破衲中挈之過廟少憩不覺遺下今追尋無得吾夫分死矣童歷問其錠數多少皆合即舉以還之婦感激欲分以謝不受遂携去夫因得釋念童之德徧以語人指揮者聞而異焉令人訪致之育於家年老無子悅其美慧遂子之又數年致仕此子遂襲職歸而告拜故主主嘆曰素

庚巳編卷三

二

君之術乃疎如此乎留之遲表至使仍故服捧茶而出表見之驚起曰此故某人耶何以至是主謬云逐出無歸今又來矣表笑曰君無戲我今非君僕矣三品一武官也形神頓異疇昔豈嘗有善事以致茲乎此子為備述前故友乃嘆表術之神焉

戶婚親中司

蘇州府學生吳照儀質瑰偉音吐洪亮嘗夜裏駭卒捧一牌其上署朱字數行跪於前曰奉命請相公作戶婚親中司官願速行照夢中不暇

詳問覺而惡之他日遊水仙廟偶憶前夢問道士道書中有所謂戶婚親中司者乎對曰有之在其書中照聞之益不樂居無何感疾疾革發言如對下人有所處分者竟死疑其遂赴此職也

古銅鴨盆

門村朱家常之右室舊蓄一古銅盆中有鴨形隱然初亦不以爲異他日有農墾土田間獲一銅鴨農不識賤價售於朱以合盆影不差毫髮注水盆中鴨輒自浮而浴遂以爲奇寶後其家

庚巳編卷三

三

被焚遂付煨燼

侍女峰

里中醫師朱璣作池島買石西山掘地有峰臥土中工運斂而斷焉植而觀之其首若婦人髮兩肩以下若袖之垂腰左右小支若飄帶然儼一圖畫中侍女凝立也扣之聲清越如玉磬惜其已斷徒嘆咤置之

蛇癩

嘉定有王某者家頗豐年四十許得癩疾嘗號泣謂其家人曰我腰間沉重何不爲我解却積

數年不愈他日王有甥來省視憐其病態因請與俱歸使遊衍自適留數日病如故甥嘗使人隨之一日王散步後園圃中畜鶴一群悉奔逐之爭啄其腰下會從者至麾其鶴去王懼然汗下覺病如失還語甥曰吾瘳矣吾適遭群鶴一驚覺腰間頓輕甚快也甥喜往視後圃見一蛇大如椽死竹間猶帶血王從是平復疑其疾是蛇所為蓋鶴善啄蛇也

荀畢元帥

玄妙觀道士郭淵靜宦族子道業頗精飲馬橋

東邑編卷三

四

居人李旭遘疫延淵靜建醮至昏時淵靜握劍及水孟辟除於旭寢所既出旭問其妻曰適為何人曰郭老師也旭訝曰我適見一人披髮而銅束額左縮索右擎槌狀如神人此何也妻以爲譖語不省旭疾頓瘳詣淵靜具說所見淵靜曰吾心將雷霆荀畢元帥也旭乃悟為扣頭謝

顧鎮

正德辛未夏疫癘盛行葑門瓊姬墩西居民顧鎮家老幼皆染疾因祈於神誓合家茹素以禳災適巡撫開倉賑濟鎮入城關領偶忘其誓於

肆中買魚三尾酒一壺飲啖畢附舟而歸不以語家人也是日感疾不食頃而終家人見三小鯨魮蟄其背及殮又見三魚躍入棺中索之則不復有矣問之同入城者乃知鎮前所食正此物也神蓋以示警云

王樂

葑門人王樂以辛未冬至日詣玄妙觀高真殿燒香途中見漁者持一鼈甚肥大樂素所嗜令從者買之先歸烹熟既入廟一念在是殊不誠恪歸而食罷至暮其陰側忽腫一塊痛不可忍

東邑編卷三

五

數日幾死醫禱百方不効延巫者周道虎附訖召將判云溫元帥下報壇申時玄天親降東南方黑雲為驗至時黑雲起於巽隅隱隱見被髮仗劍者立雲際滿室中檀麝香氣氤氳須臾大發入樂寢所判令其妻掖病者以湯洗腫處腫破出一骨首尾形狀宛如一鼈創合而愈自是其家奉真武甚虔恪

猪犬生兒

壬申春長洲陽城湖旁民家母猪產一雛猪頭而人手足十二月十六日嘉定二十二都民家

犬生一兒形狀皆人但足根短背微有毛或以人與畜交而生理或然也

梓潼神

陳僖敏公鑑父孟玉為人愿慈鄉閭稱善士嘗出行登廁見鑄底飯一塊在廁旁拾取於水中繇而食之其平居不欲暴殄率如此是夜夢神人告之曰翁好善如此當獲福報吾梓潼神也將降生以大而門吾在胥門線香橋人家樓上其家不知奉事翁今速往迎歸爾既覺語其妻則妻夢亦如之即訪至其家主婦出延之登樓

庚巳編卷

六

壁掛神像塵埃脫落因乞以歸加裝飾奉事甚虔未幾有妊生僖敏仕至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累贈翁如其官母為一品夫人云以予觀之如僖敏公之碩德偉度功在西土民皆尸而祝之為一時名臣殆所謂其生有自來者耶

婦人生鬚

弘治末隨州應山縣女子生鬚長三寸餘見於邸報予里人卓四者往年商於鄖陽見主家一婦美色頰下生鬚三線約數十莖長可數寸人自為三鬚娘云

黑青

壬申歲北方順德涿州河間有物青赤黑色或如犬或如猫其行如風夜自空中飛下或爪傷人面額或啗人手足逐之不見蹤跡蓋黑青類也

火災

二月山東秦始皇廟鐘鼓夜無故自鳴火起桑上被燔而枝葉無損廟宇蕩毀而神像在火中都不焦灼是月江西餘干之仙居寨夜大雷電以西北風有流火如箭墜旗竿上如燈籠光照四野戍卒或撼其旗火直飛上竿首卒因發砲衝之其火四散圍寨鎗首皆有光如星須臾而滅五月廣西萬春北寨各鎗上亦有光竝邸報云

庚巳編卷

七

王士能

濟寧有王士能者故海州人生元至正甲辰入國朝成化癸卯已一百二十歲其寓濟寧亦六十年矣自其少時志慕養生辭家走四方求名師無所遇入蜀聞雪山有異人往投之見老人披氈衣臥深洞中石牀上其長三尺餘五官手

足皆如嬰兒能拜之不吝因為之執役左右老人不飲食坐側一囊所盛類乾麵時取啖之或掬飲澗水一二升士能留數日所齋米盡跪而乞食老人分囊中物與之苦澀不能下咽乃拾山果野菜以充腹居三年勤苦不懈老人憐之一旦謂曰子可以語道矣然子得之當出山他日非其人勿輕授也遂示以攝形鍊氣之要學成辭出又久之乃來居濟寧日常不火食惟啖棗數枚或菜數莖飲水少許而足白髮被額肌膚如童子少婦其初人不識後乃稍稍異之濟

東邑編卷三

八

寧指揮王宣亦海州人往見問姓名大驚曰聞吾祖言吾上世有叔祖實名士能好道出家不知所終翁是乎問以家事所言皆合於是日往候之州人聞而有所饋者士能皆辭不受宣有同官姓欲受其術士能望見曰爾聲伎滿前日事妄作非吾徒也謝之其人大慙乃上疏言狀朝廷下山東守臣俾乘安車入京得見上賜寶鑑遣歸士能被召時篁墩程先生適道其地聞州人說其履歷如此因往謁焉士能所居城東僻處老木深巷敗屋數間屋中臥榻外無長

物與客言多靜坐寡欲之說坐久瞑閉息曰老僕無能為朝廷過聽而召之僕豈知道但習靜日久近日乃與人接大敗吾事矣問以元末國初事曰一身之外皆非所知也後三年丙午吾蘇楊南峯先生以使事過濟寧州微服訪之見士能著白禪衣坐木榻上扣其所以致壽曰無他術也但平生不茹葷不娶妻不識數不爭氣耳先生為之歎息而返要之其人蓋有道之士云

王主簿

東邑編卷三

九

張氏據蘇曰胥門有王主簿者故元官也平日所積俸貲頗厚主簿感傷寒七日死既葬二子析產求其貲不得疑母匿之以咎母母無以自明終日喧競主簿對門有徐姓者商於遠方歸至金山泊舟五聖廟下黎明時起見一舟上五人冠帶坐皆衣白中一人則主簿也徐故與王通家主簿其父行也未知其死揖而問曰丈何緣來此主簿呼之前曰君來甚善吾正欲有所懇也吾在此數日矣來時匆遽不及處分家事吾有薄貲若干藏臥榻中板下二子不知乃與

母競又有分書一紙藏匣中置房門簾櫺上君爲我語之又密謂曰君歸告吾家人早晚有大兵到吳城城中人當大半死宜急移居杭州可免也徐唯唯恍然登舟而別歸到主簿家見其妻說曾相見狀妻怒以爲妄言徐具道所以二子聞之發地板果得白金八百兩視簾櫺匣子亦如所言家人神之因與徐俱挈家遷於杭不兩月而天兵圍吳矣

人魂出遊

葑門有百姓某爲里長以索役錢適齊門錢萬

庚巳編卷三

十

李橋暑月從一童奴早行少憩人家簷前奴坐階下有頃便熟寐主亦頗思睡朦朧間見三小兒戲舞於奴身俄下地從一板過隔溪萊畦中良久主蹴奴不起至溪邊掣其板兒還不能度臨水彷徨仍置板原所乃得過復還上奴體而沒遂醒主詰之云適夢乘橋入一苑中喬木千章遊戲甚適及歸被人掣橋板幾不得度主方悟所見小兒是其魂也嘉定有士人嘗訪一僧值其方睡因坐榻前待之忽見一小蛇自僧鼻竅中出蜿蜒至地其人異之取几上小刀插地

蛇至其側如有所畏者俟拔起乃復行其人唾地蛇舐食之出戶外水潭中偃仰久之冉冉過花藥欄仍尋舊路登榻自鼻竅而入僧睡覺爲其人言適夢出行遇盜植刃道上幾不能免見道旁水如甘露食之甚美浴於海中樂甚乃入花園遊適而返不知何所感也其人唯唯竟不告以所見而罷嘗聞人魂能出遊以此二事驗之信然

肉芝

癸酉春長洲漕湖之濱有農婦治田見湖灘一

庚巳編卷三

十一

物白如雪趨視之乃一小兒手也連臂約長尺許其下作聲唧唧驚走報其夫夫往看亦甚疑怪掘之其根不可窮乃折而棄之湖嘗讀神仙感遇傳云蘭陵蕭靜之掘地得物類如人手肥潤而紅烹而食之踰月髮再生力壯貌少後值道士顧靜之曰神氣若是必嘗仙藥指其脉曰所食者肉芝也壽等龜鶴矣然則漕湖之物正此類耳乃不幸棄于愚夫之手惜哉

鄭澗

吳人鄭灝嘗娶後妻設席既罷失去一銀杯重

數兩其家織帛工及挽絲娘各數十人欲自明其非盜也相率列名書狀為誓投之城隍神祠願止之不得亦不復覓杯一日灝倚門立少時入內忽仆地家人掖以登榻四肢已冷獨心下微暖環守之至半夜乃醒問所以死搖手不對天明乃言初在門見一皂自西奔馳而來勢甚猛惡吾意官府有所追攝也將入避之皂及門徑前摔吾曰奉命勾汝便以索縛吾頸驅出行數百步抵城隍廟有白衣老人立門外見呼吾名皂令老人相守先馳入報復出引入跪於庭

庚巳編卷二

主

神坐殿上厲聲叱問以投狀之故頓首謝不知神愈怒曰憶失銀杯事乎此杯是汝孫盜耳知何誣妄他人致其干擾官府吾再拜具陳非已意神呼之前曰汝孫盜杯以質錢於汝家之東銀匠鋪中今猶置架上爾欲見之乎顧一卒令取杯示之真吾家物也良久神怒稍解曰今姑放汝至二十六日行牌提此一千人鞠之吾但拜不已俄又聞殿上傳言曰既入衆且不推究但要汝去與衆人說令他知過因放出門乃得活即遣人到銀匠家訪之杯果在架上其孫所

質也諸人聞而怖畏亟詣廟陳謝猶惴惴彌月乃得自安

蔣子修

南京監察御史蔣欽字子修有剛直名正德初元偕同官十三人上疏論時事方夜屬草燈下聞篋篋間鬼聲戢戢子修自念此疏一上且掇奇禍彼鳴者將非吾先人之靈覆念後胤欲以尼吾事乎因起視曰儻是吾祖宗何不厲聲告我言未畢聲四振於壁子修嘆曰吾業已委身義不得顧私使緘默負國為先人羞亦均於不

庚巳編卷二

主

孝矣因奮筆曰死耳不可易也聲遂止疏上與同官皆坐逮被杖創甚諸人或迎醫飲藥子修獨曰吾得死所矣竟不療治而卒天下傷之子修吾蘇之常熟人弘治丙辰進士

黑魚

相城劉浩嘗晝寢夢一黑衣人前立白衣者數人隨之拜訴曰吾輩居此四五十年矣今為君家所獲幸垂仁相捨驚覺甚疑之是夕家奴網魚者獲大黑魚重數十斤又有數白魚差小以獻浩浩悟前夢即以是蹴諸水中

青虎

劉瀚者浩弟也平生未嘗素食嘗夜夢一虎毛色深青來逐已被嚙腰間痛而寤汗流徧體及明視腰間有五齒痕青腫出血成瘡因持齋設醮三年乃瘥

黃長子

長洲十四都小民黃長子者患膈氣不能飲食亦不知飢積數年益甚一日入齊門訪醫行至弔橋少憇有道人亦來坐橋上民困憊嘔吐狼藉道人憐之問所苦具言病狀道人曰我能醫

庚巳屬卷

古

爾疾傾葫蘆中紅藥一丸如大芥子令吞之少頃民覺胸膈甚快分所携器中數餅為謝道人受之因以手撫其背復吐前藥仍納葫蘆中循橋側而去民至醫家覺飢甚索食視器中則其餅故在大異之自此宿疾頓平意道人為仙不然亦一奇術士也

雄鷄卵

嘉定城中百姓陳常家雄鷄生一卵如雀殼大甚以為不祥後亦無他

沈鏗

嘉定江東沈鏗者病革時兄後糞出一人長寸許兩目手足肢節無不畢具後數日鏗死

鷄精

陳元善蘇之婁門人情度蕭灑尤好奉道多學為請仙召將諸術自稱法名洞真往來嘉定諸大家子姪與為狎友嘗寓談氏其家畜一鷄已十八年元善方與主人語鷄自庭中飛至其前舒翅伸頸遂死於地夜宿書房中有女子欸門笑而入自稱主人之女慕君曠達故來相就元善視之姿色絕妍麗問其年曰十八矣遂留與

庚巳屬卷

五

狎自是晨往暮來荏苒且經歲女間自言命屬鷄元善每有所如女輒隨至意稍疑之而不能絕每一來覺意中昏沉如醉夢去則灑然以語談氏主人驚曰吾家安有此女至比鄰人家亦無之必祟也且彼云年十八而屬鷄以今歲計之生肖不合獨吾家所畜鷄其年正如此數將無是乎陳用其技書符呪水欲以辟之女來如故或密藏符於懷袖間女輒知之怒曰爾乃疑我以手挾而反覆撲之俟符墜地則奪去或教我以周易一冊置裹肚中女至撲之再三終不

墜乃舍去一夕與數友同宿王櫬所相戒無睡以覘其來夜中衆聞元善叱罵聲起視見其身憑於牀類交合之狀已而遺精在席上元善如夢覺衆大譟逐之見帳頂一黑團作鷄聲飛出牕外乃相與延術士結壇召將吏遣之女見元善謝曰無逐我我數日將往無錫托生矣汝送我不可至井亭懼為井神所收當送我於野地耳如其言以符水祭物送城外數里荒僻處自是遂絕

如公

庚巳編卷

七

嘉定僧如公者嘗晝假寐夢至蘇城楓橋北里許度板橋入一家瓦屋三間飲饌滿案已據中坐有婦人前立年可四十許展拜垂泣少者數人侍立於後有頃進餽飽婦人取案上紙錢焚之地及醒乃覺飽且喉中有餽飽氣怪之後以事至楓橋順途訪之到一處宛如夢中所見入門几案陳設皆夢中物也有少年出迎之扣其家事云父死矣其死忌之日正僧得夢日也乃知是時其家設祭耳

戴婦見死兒

長洲陸墓人戴客以鬻瓦器為業頗足衣食止生一子極愛之衣裘飲博恣其所需子年十六得疾臥牀褥者半年醫藥禱祠百方不效子竟死夫婦痛惜厚加殮葬誦經建醮費又不貲家具為之一空猶念其子不已終日哭泣一日有媼挈舟橫岸款門而入不忍其夫婦之悲哽因進曰死生常理何悲如此然翁姥愛深難割今念今嗣者亦欲一見之否耶夫婦掩涕謝曰長逝之人永沉冥漠幽明隔越安有見期如媼之言非所敢望也媼曰若然亦易事耳驚喜扣其

庚巳編卷

七

說媼曰吾將引到一處即當見之然翁姥不須俱行以一人往可也戴喜即令其妻偕入舟媼戒不得妄窺鼓棹如飛食頃到一處市廛中居民稠密媼導以登遙見其子立米舖中方持粢為人量米望見母來即趨出拜母喜可知也子言兒今為此家開鋪正念母欲一見母姑留此吾入報主家令相迎也即奔入媼招母入舟以箬篷密覆漾舟中流使潛窺之其子少選使出裝飾大異儼一牛頭夜叉也四顧罵曰老畜安在渠少我債子十年尚欠四年未滿今來我正

欲報人執之恨少遲令得走却拘怒而入母伏舟中不敢喘嫗謂曰已見之乎放舟復還故處述所見於其夫自是悲念始息尋嫗舟亦不復見矣

玄壇黑虎

吳俗喜鬪蟋蟀多以決賭財物予里人張廷芳者好此戲為之輒敗至鬻家具以償焉歲歲復然遂蕩其產素敬事玄壇神乃以誠禱訴其困苦夜夢神曰爾勿憂吾遣黑虎助爾今化身在天妃宮東南角樹下汝往取之張往掘土獲一

庚巳編卷二

木

蟋蟀深黑色而其大用以鬪無弗勝者旬日間獲利如所喪者加倍至冬促織死張慟哭以銀作棺葬之

錢蛇

鄧都熊存為予弟子遠說其鄉一村落中有蛇出為患不知所從來其大如筥長數丈所至嚙雞雞竊飲食而不傷人人求而殺之不可得村中僧寺有隙地一人賃而藝為圃有年矣一旦鋤耘草見巨蛇蜿蜒而至亟運鋤斫之蛇鑽入穴中僅傷其尾而鏗然如擊銅鐵聲就視之

乃散錢數千布穴口其人疑蛇為錢所化也呼妻及弟併力掘之深丈許得錢一缸約數十萬悉擔歸于家頃成富人蛇自是不復見矣

說妖

吳俗所奉妖神號曰五聖又曰五顯靈公鄉中呼為五郎神蓋深山老魅山肅木客之類也夷堅志云一名獨脚五通予謂即佛所謂變一足者也他郡所事者曰蕭公正取山肅之義五魅皆稱侯王其牝稱夫人母稱太夫人又曰太媽民畏之甚家家置廟莊嚴設五人冠服如王者夫人為后妃飾貧者繪像於板事之曰聖

庚巳編卷三

老一

板祭則雜以觀音城隍土地之神別祭馬下謂是其從官每一舉則擊牲設樂巫者歎歌辭皆道神之出處云神聽之則樂謂之茶筵尤盛者曰燒大紙雖士大夫家皆然小民竭產以從事至稱貸為之一切事必禱禱則許茶筵以祈陰祐偶獲祐則歸功於神禍則自咎不誠竟死不取出一言怨訕有疾病巫卜動指五聖見責或戒不得服藥愚人信之有却醫待盡者又有一輩媼能為收驚見鬼諸法自謂五聖陰教其人率與魅為奸云城西楞伽山是魅巢窟山中人

言往往見火炬出沒湖中或見五大夫擁騶從
姬妾入古墳屋下張樂設宴就地擲倒竟夕乃
散去以為常魅多乘人衰厄時作祟所至移牀
壞戶陰竊財物至能出火燒人屋酉陽雜俎亦云山精能燒
舍性又好淫婦女涉邪及年當天者多遭之皆
昏仆如醉及醒自言見貴人巍冠華服儀衛甚
都宮室高煥如王者居婦女列坐及旁侍者百
數十輩皆盛粧美色其間鼓吹喧闐服用極奢
侈與交合時有物如板覆已其冷如冰有夫者
避不敢同寢或強臥婦旁輒為魅移置地上其

庚巳編卷三

十

妖幻淫惡不可勝道記十餘事於此秀才徐岐
之父嘗遊廟同行一友戲溺其小鬼徐還魅逐
到家排擊門闥糞穢狼藉家人不知其何等怪
也呼為妖賊嘗擣去一篋錢罵之乃自空擲下
散於庭錢猶熱臆眼中徧置寸許紙人面目悉
備或見人手映臆其指通紅如火聞履聲以沙
布地驗其跡數十皆長尺有咫醫士陳生白晝
見梁上露人手滴血至地方食時有一人面如
車輪舒大毛手攫其物去牀後食啞有聲秀
才沈鑒弟婦以失意死死後見光怪自云在五

聖部下在家通晝夜聒擾一鑼自行且擊累言
步不墜空中掛兩繩絡繩細如人髮內貯二盤
水搖之不漏燒屋數十餘間如此頻年不絕
人查某家所供祠中有二樹偶伐以他用魅怒
遂大作惡火處處起撲之則移去但不焦灼祠
內土偶悉起自行登屋踞坐儼如生者竟燬其
廬乃已翁以嚴見一僧寬衣大袖緩步屋上踐
瓦拉然急逐之遽滅煮飯鑪中盡化作泥道士
鄒應璧為結壇考効誓不受賄謝魅乃舍去沈
生妻呂氏名家女工容皆絕人年十九忽蹶死

庚巳編卷三

十

兩日始甦云被五聖靈公召去侍宴出金首飾
一筭衣十六筭示之絢爛奪目而形製甚妙神
謂曰能住此此物皆汝有也我泣拜求歸夫人
復勸解乃放還云容汝十年自是魅數來其家
呼婦為娘子時聞異香撲鼻有美男子盛服而
來與寢處十年後復死旋活言神云更乞與汝
一年前後生五男將姪輒見男子抱一兒遺之
產時無血但下黑汁兒極媚好及周歲曰吾今
携兒去矣如是輒天最後得一女方免身血逆
奔上遂死距前復活時恰一歲矣夏雨妻李氏

偽吳司徒伯昇之裔也初嫁曰下輿忽狂舞唱呼自稱五聖家人忙迫設祭婦從房奔出唱贊如巫然祭案列酒杯數十婦行踐其上如飛杯了無傾側時以刀自割不傷此婦今猶往來予家神已癡矣張氏女衣紅經祠所遂發願通夕闔戶歌舞後嫁爲士人朱愚妻魅因隨往愚母本勝也婦見輒罵云老婢老婢與人應答盡作京師人語沈寧妻年三十餘微有姿常見空中列炬數百有人著紅袍三山冠自空而下堂內燈燭皆滅與交訖飲食而去金帛簪珥隨心而

庚巳雜卷三

圭

至夫利所獲數享神以致其來因此致富陳梧有義女年十七將嫁爲魅所憑曰吾五聖中第三位與爾女有緣故來賜其名曰五寶女女從此能言人禍福有疾病或失物者扣之言多奇中陳爲繪五聖像奉之堂中久之魅亦厭倦棄去今猶未嫁予舍旁人安松妹名劉福女自言有一人黑色狀若僕隸每睡時則來與通數夢隨至其家周視堂宇服用甚侈大率如前所云一日方遊於堂忽內有貴人傳呵而出其人似驚懼貴人見之呼使跪數之曰吾用無限財幹

事汝乃竊吾名在外妄行也恨怒不已其人俛首不敢對因送女歸後更不復來蓋又其下鬼也天抵妖由人與今流俗慕向如此邪妄之氣相爲感召宜其久聚而不散以猖狂橫恣也前知府事新蔡曹公嘗嚴爲禁約焚燬其祠像無遺公去任乃稍稍復作無何一切如故矣後來者能舉公之善政而興起之使妖魅消沮誠一快也

芭蕉女子

馬漢字天章爲吳學生居閭門石牌巷一小齋

庚巳雜卷三

圭

庭前雜植花木瀟灑可愛夏月薄晚浴罷坐齋中榻上忽覩一女子綠衣翠裳映牕而立漢叱問之女子歛袂拜曰兒焦氏也言畢忽燃入戶熟視之肌體纖妍舉止輕逸真絕色也漢驚疑其非人起挽衣將執之女忙迫絕衣而去僅執得一裙角以置所臥蓆下明視之乃蕉葉耳先是漢嘗讀書鄰僧菴中移一本植於庭其葉所斷裂處取所藏者合之不差尺寸遂伐之斷其根有血後問僧云蕉嘗爲怪惑死數僧矣

巨蚌

予家陳湖之濱有水自戒壇湖北來流至韓永熙都憲家墓前匯為巨潭深不可測中有老蚌一其大如船一歲十月間蚌張口難畔有婦浣衣謂是沉船引一足踏其上蚌亟閉口而沒吐水濺面冷如冰婦為之驚仆嘗有龍下取其珠與蚌相持彌日風濤大作龍攝蚌高數丈復墜竟不能勝而去景泰七年湖冰盡合蚌自湖西而出冰皆為之碎推擁兩旁如積雪然自是遂不返

怪石

康邑編卷三

五

予家楓橋別業港通運河中有青石一方可長四五尺蓋塚墓間物淪落於此歲久為怪每至秋間能自行出於河出必有覆舟之患一歲有木商泊筏於港口自其下過木為撐起尺餘商大驚而外報覆一麥舟少時復自外入木起如前今猶在水中時為變怪

官壽

鄉人郭某有子名官壽年數歲病死其與妻痛惜之殯時以墨署其名於背俗說以此黃其轉生可辨認也至明年復生一子背上有官壽二

字筆畫瞭然人皆謂兒再生云

見報司

吳學生計恩為人頗剛直明敏往年館鄉人韓湘家一日當午偶隱几假寐恍惚見二隸自外入謂恩曰奉命請君恩起隨之至門則騶從赫奕滿道俄有捧朱衣金帶以進者恩便著之升輿呵引而行到一大官府有金紫數輩出迎揖讓而入坐於堂謂恩曰此中缺官相候久矣便請速赴復送出門而覺乃曲肱几上耳心甚怪之是夕覺體中不佳歸而臥疾遂不起且死曰

康邑編卷三

七

吾今往東嶽作見報司矣數日其妻夢恩來家冠服如貴官語妻曰吾在見報司司事甚繁賴有鄉人常熟金某為同寮助理文書甚得其力可為吾寄聲謝其家也妻以其言告家人既而金氏使人來恩家通問云吾主金某常熟學生今年得疾死死時自云為冥官與蘇城計其同司所言皆與計妻愛合始信其不誣自是兩家締交往來不絕

天醫

鄉人顧謙淳吉弘治二年五月得傷寒疾延醫

官杜祥療治七日轉加晡眩夜夢一老人曰爾為杜生所悞不速更醫死矣謙請所更者曰蘇門劉宗序甚佳驚寤亟迎之服其藥疾稍稍減方夜分起食粥舉首見金冠綠袍者一人踞坐梁上室中懸藥葫蘆累百呼謙名曰子知我乎我天醫也為謙具說其致病之故言皆有理致又授以數百言曰子能行此可為名醫善記之勿忘也語訖而隱自是頓瘳而苦耳聾至冬月往謁醫士凌漢章求針治漢章為針兩耳移時而愈曰子嘗為天醫傳藥乎謙驚問所自知漢

庚巳編卷三

壬

章曰大凡天醫治疾傳藥耳中藥入而氣閉故聾也謙乃具言所見曰先生神人也然謙自病後追繹與神問荅之語皆歷歷分明獨所授要言茫然不記一字至今恨之漢章湖州人針術通神其詳當別有志

牛生麟

長洲吳巷村百姓莊孟和以磨麵為業弘治中其家牝牛產一物如鹿周身有麟跳躍不定有鐵杵倚牛欄牆下獸即啖之莊甚惡其怪且不解飼養之經三日餓死或以為麟云

凌氏犬

南里凌糧長家畜一白犬已數年甚健而馴前此有佃戶負米若干石而死一夕忽見夢於其子曰吾生時負凌氏米因轉生其家為白犬以償今尚少數斛汝當納還併以錢贖吾歸子如言齋米往納因求買其犬不許乃具述所夢家人未信犬已躍入舟蹲臥不肯起凌氏嘆異遂以歸之而却其直云

胥教授

鎮江胥教授者致仕家居以授徒自給有閩氏

庚巳編卷三

壬

兄弟二人來從游長曰江次曰海自云家在江干執贄甚豐每旬餘一歸居三月治經書略徧將還請於師曰明日家間祖父具卮酒為先生壽能垂顧乎教授許之二生辭歸旦率僕從及一馬來請教授乘之且曰馬性頗野弛凡見人開目則蹄齧請闔目少時如其請但聞風聲蕭蕭馬絕駛疾食頃曰至矣扶掖下馬入門見庭宇壯麗如王者居俄聞鞭管叱咤之聲遙見堂上有華冠盛服者一人據案視事年可四十許侍衛森肅階下桎梏係繫者殆百餘人胥甚驚

訝二生前導自其旁小門而入至後堂中設席甚盛有老翁方巾皂袍杖策而出二生曰此家祖也翁前揖謝曰二孫父荷陶鑄無以報德今者薄設相邀小兒適有公事不獲奉欸使老子還賓誠踈於禮已而卽席坐饌設皆甘美異常至暮飲罷二僕捧牙盤置金銀繒錦其中以餽胥辭謝再三乃受遂告歸翁送至中門而別命二生送胥更由他門以出路經一室見有綳係樹上者諦視則其親家也驚問所以曰某以罪爲主人所縛知公在賓席好爲緩頰也胥指謂

庚子編卷三

三

二生曰此吾姻家不知何以獲罪尊公幸一言而寬之二生唯唯因請胥先行胥丁寧上馬而別遂巡到家心頗疑怪詰旦往候其親家者方病篤見胥謝曰公實生我昨日疾死見閻君被縛於樹垂陷罔賴公爲二子言故得放歸耳胥乃大驚方知二生爲閻公之子而所遊者冥府也是後二生竟不復來矣

金華二士

弘治中金華有張王二士赴試禮部不第附舟而歸有四人若公隸者亦同載每經一市鎮必

登岸良久醉飽而返卽解纜固測爲何如人行達山東二士私計以爲彼蹤跡詭昧若是殆必盜也張乘其宴坐突入掩之四人者方共閱一紙文書見張入亦都不驚訝張請觀因示之其言亦與今官府公移同所當追捕者百餘人而二士亦預張大驚曰公等何人此文移出何官府乃有吾二人姓名耶四人錯愕曰孰爲君輩姓名張指示之四人相顧曰吾儕大疎闊因謂張曰吾實豐都人也方奉閻君命追此一行人不意爲君所窺君亦有緣者矣張聞之益驚恐

庚子編卷三

三

下拜求免四人初不可張力懇不已四人曰秀才誠有心求救我輩同載許時寧得無情今有一策能解此厄然惟二君知之可耳此外雖妻子勿與語若一泄露則事便敗矣張請問計乃曰君歸於某月日驅家人盡出堂中列三界諸神祇位一燈一索以待吾輩當來來自自說因枚舉諸神名今市經馬張一一記之又丁寧戒以無泄登岸而去張具以語王勿信而嗤之張疑懼不已竟別覓舟疾行抵家至期假他故盡遣家人向外如言設神位及燈索局座獨坐待

之俄四使自空而下見張喜曰君真信人相與扣首神前跪而陳詞不知所言爲何因索縛張於凳鞭之一百解縛曰君可免矣張匍匐謝之忽失所在王生者以是夕死

庚巳編卷第二

庚巳編卷二

庚巳編卷第三

煙霞小說四

徐武功

武功伯徐公有貞天才絕世其學自天文地理釋老方伎之說無所不通已巳之禍前數月癸惑入南斗公私以語劉原博溥元博亦嘗占候曰吾亦知之若社稷有福天子或感疾而瘳庶可厭當時之罰耳久之終不退舍公曰禍不遠矣亟命妻孥南歸皆重遷有難色公怒曰爾不急去直欲作達人婦也遂行此過臨清數驛而土木敗報至矣其後得君柄國銳意功業而

庚巳編卷三

居閒多不樂時謂所親曰火星甚急俟稍退吾方可以爲未幾竟爲曹石所擠迄不得伸其志以去天順辛巳七月公居鄉一日語客曰子見天象乎宦官之禍作矣吾爲吉祥所陷今彼之受禍視吾更慘也未旬日而吉祥從子欽反被誅甲申春茂陵嗣統公推運造當得二十四年族人以他事憾公將發其語公謝而得免以成化改元併嗣統之歲數之正得二紀辛卯歲偕太守林公入郡學指大成殿鳴吻曰此有青氣上徹重霄乃文明之祥也來年吳士其有魁

天下者乎明年吳文定公及第公雅重文定家食時已有大魁鼎輔之期嘗謂客曰吳君入閣之後天下始多事矣洎弘治末文定入綰綸綍沒後半歲而泰陵鼎成未幾而逆璫擅命時事大變繼以潢池之擾而朝野不靖蓋累年云公初下制獄引鏡自鑑曰面色灰敗吾定不免乃日拱手默誦其所奉斗母呪又數日復就鏡曰吾乃今知免矣迨獄具論決而風雷大作承天門災方瞑晦中或見錦衣堂上有物如豕者七蹲焉蓋斗神所爲也公奉斗極誠每日必北

卷之三

二

向四十九拜雖寒暑無間闔門不食豕肉公亦自秘其術不輕示人沈處士周少被公賞愛嘗燕見從容請其術公笑曰子欲試之乎顧庭中有犬臥焉因取所珮一人髮圈加於臂以指旋而左犬若被扼繫者輾轉欲絕又旋而右犬帖然安臥如故矣長洲薛副使英祖墓在夷亭公舟過之指爲人曰此地當出一繫金帶人時薛猶未達後竟舉進士第至今官金齒衛學舊鮮成名者公謫居相其地謂植樹木其西以爲障當有益有司從之科第由是遂盛其他巧發奇

中者尚多不能悉記

張道士

太倉沙頭市道士張碧虛早歲遊江湖得異術所居村中一教書學究家僅足衣食嘗有五人泊舟其門衣冠如貴游公子延學究入舟盛設享之學究因亦設酒以謝自是無日不來來必欸飲所費浸多漸不能給至典賣衣物以繼之其所飲酒餅罌堆積滿場其家苦之而不能遠也鄰人怪之扣以五人居止姓名謝不知乃曰此必祟也聞張碧虛精於斬勘盍招之乃使人

卷之三

三

請張張先令其家迎所奉玉靈官像供其室爲怪攝去繼掛真武亦如之乃以令牌天蓬尺往復被攝置梁上張怒自備香紙符檄至其家行持數日忽所攝牌尺自梁上墜下仍用學究館生所寫做書裏之張喜曰是計窮矣已而其家一婢兒奔入告云有數百箇鬼朱髮藍膚頭目獐惡在場上逡巡又傳報云一將軍紅衣兜鍪從者數百人皆著紅將軍立場間指麾紅衣人將諸鬼一一捽之入諸酒餅中諸鬼彷徨捨擲勢甚洶洶張知將軍是靈官神也使兒伺其每

入一鬼則持餅來書一符封之投於水入便沉
下去餅投盡鬼亦盡將軍及從者一時都滅乃
設祭謝將未畢學究家忽失其長子徧尋不得
數日乃歸問之云被五人者梓我入舟意象迷
罔行百數十里身忽在岸恍如夢覺乃在蘇州
吳山下因從居民問路得歸吳山地近楞伽疑
五鬼者五通也

婦產蛇

蛇王廟在婁門外一土墩上廟前有府隸龔茨
張者其子婦嘗遊廟覩神像有感歸而恍惚如

庚巳編卷三

中

何

醉自是不復與夫寢處嘗見神來就之與狎昵
歲餘腹大如有妊及期而產小蛇十數頭滿一
虎子龔知蛇王所為也奔至廟擊神像供爐之
類盡碎之而返延醫療其婦久之乃瘥

江神魚頭

母黨沈江家人商於江右載貨物自大江而下
中流船忽漏水倉卒間貨物皆重大不得移動
船人惶恐無計但拜禱江神求救俄而水不復
入安行達家則一魚頭也神明之巧至於如此

趙琪妾

長洲沙湖趙琪有嬖妾其正室妬不令視寢多
以白晝棄間私通後有身生子頭有短肉角面
作藍色啼聲如鬼惡而殺之凡三乳皆然按月
令二月雷乃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
解者謂容止房室之事褻瀆天威故生子形體
必有損缺今人於日月雷電之下交接所生男
女往往有形怪異者如趙妾事世多歸之妖禍
或以為業致之是殆未究其所以然也

神船

陽山惠瑤說其鄰居一小民以事之京師還至

庚巳編卷三

五

張家灣附船時方黎明見河中一船甚大貴人
冠服坐其中侍衛者十數民趨拜船所言欲往
蘇州求附載貴人曰吾船今到蘇州爾即命載
之民坐船尾良久覺困倦乃脫所著草履置身
畔以衣囊為枕暫睡不覺沉寢寢寤開目乃見
身臥草野中囊藉首如故而草履不見驚起視
日猶未晡行出官道問人此何處曰楓橋也益
大駭循途走至閭門入一廟中少憩舉首見神
像儼如舟中貴人屋偏掛一船與向所見粧飾
不少異但加小耳船底及櫓皆濕深其尾則草

屨在焉疎慄下拜問之巫祝云宋相公廟也

鬼還家

吳人富某死踰年既葬其子以清明上冢設祭方悲哭塚中忽應諾曰汝毋庸痛哭吾今隨汝歸矣其子哀慕之極不復怖畏即隨聲呼之鬼便向子歷道平生事甚詳悉子到家聞有聲在堂中則其生魂識已歸矣呼妻女出慰問欸密宛如生時妻問曰君去世許久亦思食乎鬼曰甚善乃設雞肉於案雖不見形而有頃物自都盡及暮曰吾當還可令一僕相送僕送到塚鬼

庚巳編卷三

六

囑曰吾某日且歸可預相候及期候之鬼便還歸自是晨來暮去稍稍處置家事皆有條理其家每逐賣貨物商人至鬼便與議價交易初以爲怪後亦安之鬼畏狗僕送之嘗爲驅狗不令近一名將去適無送者遂爲群狗所囓叫呼上樹而滅此後竟不復來

牛言

陽山農民養一牛因二年健而善耕一日暮忽失去民出尋之不得到一田畔見黑衣人立水中民問君見吾牛否水中人應曰吾是牛也負

君錢合耕作二年以償今滿矣更當入西山霍清家君往得彼錢五千便可賣我民聞之大驚反走已而顧之又成牛矣呼家人同往縛歸明日牽至清家賣之清一見便忻然肯買酬價恰得五千

王端毅公

三原王端毅公以清忠勁節負天下重望爲近時名卿之冠年七十八致仕九十四而終臨終之日既遷正寢戒家人曰吾氣將絕必有風雷環繞吾居爾輩謹無哭當靜以待之比公方瞑

庚巳編卷三

七

目少頃震雷大風雨下如注家人相戒屏息良久開霽乃敢舉哀及殮視公貌如生焉時正德戊辰四月二十日也常聞河津薛文靖公沒時亦有風雷之異白氣貫空經時乃滅正人君子氣與天地相爲感召者固如此夫

岳武穆祠

岳武穆王廟食湯陰其地蓋王之故鄉也弘治丙辰榮從父宮保公以御史巡按河南且蒞歲行部至縣經祠所見牆上石刻盡忠報國四大字徑可四尺意將祇謁是夕宿察院夢入祠瞻

拜神起迎款語良久神曰予比解兵柄時在西湖游衍甚得山水之樂恨不久耳公問曰史言王為秦檜謀陷有諸曰誠然然致害者張希猷也因請於公曰某棲托於此屋宇傾圯幸公一鼎新之公辭以職非守土且不久當代去恐未易料理神曰正須公一言於守巡耳公唯唯視神目與鼻左右若有四創揖而去遂寤遲明往謁神像與夢中所見肖似祠宇穿漏神面為霖雨摧剝有損傷者四處公異之閱縣庫得羨銀八十兩以托分巡僉事包裕又以書與巡撫陳

康邑編卷三

八

何

都御史德修新其祠祠成弘敞倍勝於舊

瘼狗

嘗聞瘼狗噬人今人腹中生狗雛不能產而死頗疑其妄近至中跨塘橋周氏有犬一日就地舐物忽發狂奔走嚙人周有養女墮年十五被嚙而死死後焚其尸滿腹皆泥也狗亦死剖腹視之中有泥裏小蛇一團其大如指人言蛇交遺精於地狗食之故然然人腹乃亦生泥是可怪也

九仙夢驗

福建仙遊縣有九仙者以祈夢著靈異相傳漢時有何氏兄弟九人學道於其地飛昇故山水多以九仙名山上有道觀其中塑九仙像及傳夢判官人祈夢者先於判官前致禱祀以白雞因留宿祠中夜必有夢起用杯琰卜之如得勝兆則已否則此夢無准及夜再祈如有僮僕相隨者其夢亦同多為隱語過後始驗記吾鄉人數事云常熟雙鳳鄉人顧某母老問壽數夢神檨與一布裘即諺所謂撿膝者以其長歲後其母病膝疽而卒乃悟撿膝者猶云了膝耳長洲

康邑編卷三

九

學生徐昊托朱教諭家人祈終身事返報云夢到一高山下但聞大風刮地而已後十餘年昊以蠱病死死後或解其意云易卦山下有風為蠱也文太守林知溫州時遣二隸往問壽數荅云問孔老人自知之先是文命孔老人錮解一木隸還報知明日文升堂老人適跪白板數云五十五片與文年數正合為之竦然問曰尚可解乎曰朽爛不堪解文大不樂未幾疽發背卒王御史獻臣故蘇人而占籍京師既貴嘗有桑梓之思自謂他日得嫁女於蘇且有一居宅即

留家於此及知浙之永嘉使從者往乞靈以決
二事先問嫁女云白石階前先唱第也是龍華
會裏人又問居宅乃夢到一所門貼一道家符
上有二印後王女歸於朱狀元希周之子其一
驗矣及買第城東得一道院入門見楣間一
符上有天師印二復與夢合於是定居焉一鄉
前輩忘記姓爲閩守便道過家時其妻有姪將
產守到官久未得家信使所生男女報云是
福寧不是福清守大喜曰吾得男矣問之曰吾
行離家時語吾妻云生男當名福寧生女當名

庚巳編卷三

十

神丹

江陰米商有女年及笄色美忽爲神物所憑常
見一美丈夫入房與交合自稱爲五聖父母爲
延師巫治之百方不能止後無可奈何亦任之
女每有所須雖遠方非時之物一指顧間可致
時出金銀珠貝之類充牣於室然一玩卽復攝
去不肯與女女嘗見金數千錠積至隅試取之
入手便化成瓦石或是紙所爲者返之則又成

金矣一日以塊物遺女其質類石謂女曰此神
丹也人死以熨胸腹卽宜復活宜寶之止以濟
汝一身雖父母不得與也女收藏之會其伯母
卒病死女欲驗其物卽出之以示母母持去置
病者身卽蹶然復生神來怒責女曰語汝云何
安得輕用吾丹索而觀之卽奪去從此遂絕不
來

鸚鵡山茶

庚巳編卷三

十一

子遠說其婦兄都元翁正德己巳春與數友遊
青山入寺僧房庭中山茶盛開僧出一花示客
其狀宛如一鸚鵡二瓣左右互掩而翼二瓣合
爲腹二鬚垂爲足而蒂橫生爲頭兩旁復有黑
點如目焉僧云卽此樹間所開也可爲異矣

鐵冠道人

鐵冠道人張景和者江右之方士也道術甚高
人不能測 太祖皇帝初駐蹕滁陽道人詣軍門
謁言於上曰天下殺亂非命世之主未易安也
以今觀之其在明公乎 上問其說對曰明公
龍瞳鳳目狀貌非常貴不可言若神采渙發如
風掃陰翳卽受命之日也 上奇之留於幕下

屢從征伐 上與陳氏相持每令望氣以決休咎言出必驗番易之戰友諒中流矢死兩軍皆未知覺道人望氣知之密奏曰友諒死矣然其下未知猶爲之力戰請爲文以祭使死囚持往哭之則彼衆氣奪而吾事濟矣 上從其言漢兵遂大潰後 上定鼎金陵凡諸營建必令道人相其地大見信用嘗遊雞鳴山寺時 上以利宇高瞰大內欲毀而更置之猶未言也道人忽謂寺僧曰聖人有意毀汝寺來日當臨幸汝等於中道遮訴之庶可免也僧素神其術明旦

庚巳編卷三

十一

相率燃香出山數里以候駕至僧拜懇不已上訝曰我無此心若輩何以妄訴僧曰此鐵冠道人教臣等耳 上異之遂止不毀初徐武寧王爲列將時道人謂之曰公兩顴赤色目光如火官至極品所惜者僅得中壽耳後果以五十四而薨道人結廬鍾山下梁國公藍玉攜酒訪之道人野服出迎玉以其輕已不悅酒行戲曰吾有一語請先生屬對云脚穿芒屨迎賓足下無禮道人指玉所持椰杯復之曰手執椰瓢作盜尊前不忠王武人不喻其旨相與一笑而罷

後玉竟以謀逆伏誅赤其族道人居都下數年一旦無故自投於大中橋水死 上命求其屍不獲已而渾關守吏上奏云某月日鐵冠道人策杖出關計之正其投水之日也由是訖不復見云

陳子經

四明陳極子經嘗作通鑑續編書宋祖陳橋之事曰匡胤自立而還方屬筆之頃雷忽震其几子經色不變因厲聲曰老天雖擊陳極之臂亦不改矣後三日子經晝寢夢爲人召去至一所

庚巳編卷三

十三

何

門闕壯麗如王者居門者奔入告云陳先生來矣子經進立庭下殿上傳呼升階中坐者冕旒黃袍面色紫黑降坐迎之曰朕何負於卿乃比朕於篡耶子經具知其宋祖也謝曰死罪臣誠知以此觸忤陛下然史貴直筆陛下雖殺我不可易也王者俛首子經下階因驚而寤洪武中子經爲起居注坐法死臨刑 上曰吾特爲宋祖雪憤矣此事予舊聞諸先輩近見陳永之先生所記云舊編書奉旨生爲鄭玉子經與此不同

羅侍郎

侍郎羅公汝敬為人剛直與楊文貞公同鄉郡
借官於朝每不滿文貞所爲數面斥之文貞
頗不樂薦令巡撫寧夏時羅公已年老至邊未
幾胡寇大入方督戰所乘馬蹶墮深坑中不能
起恍惚見紅袍者翼而蔽之寇無所見而去會
有後援得免遂上章請老而歸

沈知剛

長洲沈知剛少從父宦遊一夕於齋中憑几讀
書忽有人攜其燈疾行而去知剛驚起逐之身
纔離榻所坐處壁一堵拉然而崩爲之睜眙視

庚巳編卷三

五

其燈故在對壁案上門戶皆扃鎮而其人已失
矣蓋神物所爲云

關公

長洲顧舉人蘭往年會試京師舍於逆旅得寒
疾甚重自念去家數千里羈旅寒困而病勢若
此殊以爲憂見臥旁掛關公像一幅乃於枕上
默禱其庇祐朦朧間見神來呼之視其貌彷彿
所畫者語之曰君無憂至晚且出汗卽能起矣
言畢倏然去及暮果汗而愈後歸畫其像事之

僧時蔚

吳西山聖恩寺僧時蔚號萬峰溫州府樂治金
氏子元末名僧長千巖高弟也初學成請於師
出遊師謂曰汝逢汝名卽住至蘇止於鄧尉山
東麓曰玄基建大蘭若初未嘗識字旣超悟禪
乘遂能作書偈語皆可誦雖僧服而不去鬚髮
自爲贊有束髮辨頭陀留鬚表丈夫之句洪武
辛酉朝廷聞其名使徵之使未至之七日蔚
已前知謂其徒無念曰吾與之無遠汝當召吾
今去矣遂沐浴入涅槃遺令毋焚屍越十三日
肢體猶溫以瓦缸覆屍而葬無念入觀大被寵

庚巳編卷三

五

錫後住湖廣之九峯寺與蔚埒望焉蔚素精堪
輿家學常言玄墓形勢爲三龍三鳳勝絕天下
卜葬者多扣之蔚未常輕荅也老患痰氣語其
徒曰吾當服城中沈以潛藥吾與之有緣也彼
在京師今夕且歸矣宜往速之徒如教至沈氏
則以潛初未歸也返命又遣之往及夜因寢其
家門下待之二鼓以潛果歸聞其言異焉卽往
治疾旣痊蔚謂曰荷君治疾無以爲報有地於
此請奉以爲尊夫人壽域因指示竺山後一穴
稍下六尺云是雖微劣至六十年後家當大發

後以潛竟用以葬其母至成化間以潛諸孫廬等皆以富甲其里布政杰諭德壽數人相繼取科第門戶赫奕距葬時恰及六十年矣予聞諸以潛末孫注者如此然留鬚云云實石室僧語意蔚非蹈襲殆是偶合耳

浦應祥

吳人浦應祥成化丁酉領鄉薦老於禮闈凡三十有八年至正德甲戌始就選得同知高州府自言初領薦時嘗夢乘肩輿行而其前有一僧昇之後數夢皆然迨得官自京師筆一僧歸吳

庚巳編奎

夫

道上值險或涉行潦輒令扶輿而過數日始恍然憶往時所夢僧正此也此一小事兆於三十餘年前人生得幾豈偶然哉

范汝輿

范汝輿文正公之裔孫也爲府學生秋試失利還道經一神祠乞靈焉夜卽祠下宿但夢其友璿秦銳盛服坐堂中而已不解所謂次舉遂捷故事舉子得解州府例送捷報牌其前者舉子名第後自府官以下皆列銜具名姓汝輿第後偶散於堂見楣間所釘牌中一行曰同知秦

銳乃悟前夢爲之驚嘆

一產五男

丙子秋冬間常之武進人張麻妻一乳五男數歲前長洲二都十五畝人吳奇妻一乳四男皆不育姨夫徐文甫嘗見人擔二兒其腹皮相粘不可劈狀若交合者云亦出胎時死

董提學

前南畿提學御史黃先生如金莆田人弘治甲子舉福建鄉試第二前此有鄰縣儒學一齋僕祈夢於九仙欲知是科解首所在得報云烏一

庚巳編奎

七

黃二水桶門裏借問黃如金便是思本學諸生無此姓名者必他邑人也乃之莆田訪焉侵晨順途而至一所有兩人立於門漫揖之曰此有黃如金秀才家乎曰此卽是也問兩人姓名曰烏一黃二皆黃氏僕也窺門中則有水桶在焉遂以夢告已而先生果占首選

江東籤

吾蘇江東神行祠在教場之側以百籤詩決休咎甚著靈驗訊所知者數事云長洲耆儒趙同魯年八十一有疾卜籤得詩云前三三與後三

三是歲同魯卒乃九月九日也或言兩三三爲九九亦正合趙壽數縣橋居民許氏爲里長當解軍至湖廣五開街憚遠行祈欲規免得詩云萬里鵬程君有分既而解至都司司門有綽楔其扁曰萬里鵬程許舉首見之始憶神語長洲學生周景良庸鄙不學秋試年問科名得詩云巍巍獨步向雲間自謂得雋之兆及試於提學憲臣乃被黜爲松江府吏而雲間實松古郡名也府學生陶麟舉不第中以決進退得詩云到頭萬事總成空以爲終無成矣後應貢初試

庚巳編卷

六

時編號得空字遂預貢入太學正德丁卯始領鄉薦其朱卷號亦空字辛未上禮部亦如之遂擢進士予師毛先生欽少時眷一妓情好甚密妓謀托終身焉私以一釵遺之約以爲聘資先生持歸意頗猶豫潛往謁禱得詩云憶昔蘭房分半釵其末云到底終須事不諧先生讀首句爲之驚竦下拜時釵猶在袖也於是謝絕之嘗讀祠記云神秦人姓石名固

五足牛

丙子歲有僧自京師攜一牛至蘇有五足一在

後膀下短不能及地其蹄類人手而五指間有皮連絡僧牽於市乞錢予親見之常聞正統中吾鄉劉原博先生上京師其子宗序見道旁人家畜一牛五足其一足生于領蹄反向上以告先生先生曰牛土屬而蹄尤其賤者今反居上得無有小人上而生變者乎後二歲爲已巳其言果驗

南京華嚴寺僧月堂者往年以募緣游食至貴州聞土人言此中夷俗有人能爲變鬼法或男

庚巳編卷

九

子或婦人變形爲羊豕驢騾之類嚙人至死吮其血食之宜慰土官重法禁之而終不能絕戒僧云臥時善防之僧與數人宿寺中夜深時聞羊鳴戶外少頃一羊入室就睡者身連軀之僧念之得非向人所云乎卽運禪杖力擊其腰下一羊踣地遂復本形乃一裸體婦人也執而繫之將以聞官婦人哀叫不已天明倩人往報其家家人奔來寺中羅拜求免出白金三百兩爲僧贖婦命僧受之乃釋婦使去他日僧出郊見土官導從布野方執人生瘞之問傍觀者云捉

得變鬼人也

李智

吳中焚死人亦大有邪術有李智者尤精於此嘗操舟出東朱村見岸上方焚屍謂同舟者曰吾聊戲之使一人偃臥智戟指默誦咒已呼其人起坐則岸上之屍亦坐使立則屍亦立使抱已首屍亦抱焚屍者之首旁觀人皆驚怖焚屍者悟曰有人作伎倆欲敗吾事耳智在舟中忽變色謂諸人曰渠不善爾輩姑避去吾有以待之卽趨抱柁而伏俄聞有聲拉然如霹靂柁爲

庚巳編卷三

丰

之寸斷智起而喜曰免矣問其故云本人亦高手本是爲戲不料便欲相害者吾術稍劣於彼適以碎吾首矣嘗有人從智學未盡其術而背去自與他所焚屍竟日了不焦灼悟曰吾師所爲齋錢物往拜謝及還火須臾便著

海島馬人

數年前有巨艚自海外飄至崇明中有七人巡檢以爲盜執之七人云吾等廣中海商舟入西洋爲颶風飄至此耳非盜也送上官驗視檣遭還鄉其人自言在海中時嘗泊一島欲登岸取

火忽有異物四五輩人形而馬頭自島入水而涸以頭置船舷作吁吁聲諸人中或舉刀斫其一首餘悉奔去吾等度其必呼同類來復雖亟解維張帆行未食頃有馬頭者百餘輩立水濱跳踉欲來擒執而風利舟駛莫能及儻少遲已落其口矣

祝氏牧兒

海鹽祝主事家有牧羊兒年十餘素善飯一日牽羊歸就午食庖婦故不與以戲之牧兒去泣於田間一道士過見之問曰汝何哭告以無飯

庚巳編卷三

主

道士出懷中黑丸大如龍眼授之曰食此自當得飽勿嚼碎兒吞之覺腹中充然道人戒曰無語人也遂去兒暮歸不食明日亦不饑絕殺者五六日庖婦疑其盜米自食也白於主人主人召兒將鞭之兒畏而吐實主人異之明日使他兒與俱曰若復遇道士一人力挽其衣一人歸報二兒到向地則道士又至矣語兒曰爲何漏言謝曰畏主責耳道士以一手支其頤一手擊其頂間前黑丸自喉躍出復藏於懷兒極力挽留問此何物曰汝知有所謂交梨火棗者乎此

火棗也久之主人聞報而至將去數百步道十
雙足遽陷入土中稍近益下僅露其首既而前
亦不見土上都無窳穴驚顧道士已在隔岸拱
手而滅自是牧兒復食吾鄉戴區人蘇盤時爲
祝塾師親見其事

魂魄

高皇帝嘗怒一內侍灑掃不如法命引出斬之
被縛至市猶衣金團背子綠衫市人觀之遙見
內侍前有拱手立者一人狀貌衣冠略無少差
甚疑怪之既而得旨停刑方解縛前立者冉

庚辰編卷三

圭

冉而逝疑此爲魂魄云

劉公望氣

鄱陽之役兩軍接戰方酣太祖據胡牀坐舟
端指揮將士誠意伯劉公侍側忽變色發謾言
引手擠上入舟上方愕然俄一飛礮至擊
胡牀爲寸斷上賴而免戰勝之前一日上
疲極欲引退公密奏曰姑少須之明日午時吾
氣旺矣已而果以翌午克捷

星變

弘治末浮梁戴公珮餘姚史公琳同長內臺吏

公素善占候見樊惑犯執法以語人曰司憲之
人其有憂乎是歲十二月戴公卒或謂史公曰
公言驗矣曰未也前累疏乞歸未得命尋感疾
越明年正德紀元正月竟終於位樊惑始退舍

張宗茂

吾蘇玄妙觀道士張宗茂有道行以符咒著靈
驗鐵鉗巷陳舉人汴家有黃鼠豺數十逐逐成
郡白晝公出搏食雞畜囓壞衣案占卜云是怪
汴將討宗茂符治之未暇便說一日宗茂晨起
誦經忽有拱立於前者視之人身而首則鼠豺

庚辰編卷三

圭

也拜訴曰吾輩與陳舉人家有夙冤欲報之彼
來求師師無預吾事宗茂叱之忽不見即詣陳
氏告以所見爲呪水祓除書符鎮之怪遂絕宗
茂後年老無疾坐逝爲近時羽流稱首

洞庭鷄犬

丁丑年洞庭山民家有黃犬生雙角長寸餘又
一家有母雞冠尾忽長遂化爲雄能引吭高鳴
道官薛明淨聞其地一巡檢訖

飛魚

沙湖富人丘氏家有魚池近外港夏月大雨水

溢鯉魚長數尺者率諸魚一一飛出港而去至暮水漸退魚復還巨鯉仍在前諸魚從之飛擲空中如群蝶交舞嘗觀范蠡養魚經中有魚能飛去之說觀此信然若去而復還則尤異也

蜂化促織

相城劉浩性好鬪促織嘗侵晨出婁門見水濱一大蜂以身就泥中轉輾數四起集敗荷葉上心竊怪之還過其地見蜂猶在身已化為促織頭足猶蜂也持歸養之經日脫去泥殼則純變矣健而善鬪所當無不勝者物類之相感化固然

庚辰編卷三

七

人病

弘治中常熟縣民婦生兒一身兩頭出胎即死人爭往觀有與之錢者民貧覲父得利乃醺而藏之乳醫周媼者為予言曾為人家看產兒有四頭連綴一項驚懼殺之媼秘其家姓不肯道

穀亭狐

弘治中杭州衛有漕船自京師還至山東時冬天河凍停舟八里灣其地去穀亭鎮八里故名一日薄暮有婦容服妖冶立岸上呼兵士為首

者求寄宿曰兒此間鎮上人將歸母家日暮不能及如見留不敢忘報兵拒之婦不肯去天益暝請益亟言辭哀婉兵不覺應曰諾即留之宿兵所臥處僅與隔一板中夜婦呼腹痛嬌啼宛轉兵聞之心動乃自起煎姜湯與飲稍逼就之婦殊不羞拒兵遂與狎綢繆傾倒良以為奇遇也五鼓天大雪婦辭歸謂兵曰兒家去此不遠君有心者兒今夜當復來耳兵曰幸甚以繡枕頂一付併所市猪肝肺遺之云子可持歸作羹奉母也婦起凌雪而去兵寢日晏未起時舟中

庚辰編卷三

五

諸人皆知之或起循其去路視積雪中乃有獸跡數十大怪之共計曰彼美而尤且侵夜來未明輒去寧知非妖乎呼兵起訊之初尚抵諱引登岸指雪跡示焉乃大驚吐實相與到鎮上訪之居人或云此地有數百年老狐變幻惑人多矣君所遭者將無是乎亟返舟集眾持器械薪火而行逐其跡至野外轉入幽邃跡窮見大樹可數抱中穿一穴枕頭猪肝皆掛樹枝上眾喜曰此必狐窟也環而圍之投薪穴中燒焚良久一狐突煙而出眾格殺之兵神疲旬日乃平復

真武顯應

松江富人丁生者壯年無子其妻有姪丁禱於所事真武之神云如生男長成當親攜上太岳燒香以謝神貺已而果得男長至六歲丁與妻妾謀將踐誓言皆以子幼道險欲更須數載丁以初心不可違強欲一行從兩僕攜其子而往甫至舍於旅邸其子忽疹數日竟死丁悲慟默怨曰吾父子至誠數千里而來神不賜福亦已矣而更使得此禍乎又數日痛稍定乃登山留兒柩邸屬旅翁善守之越三夕兩僕來詣翁以

庚巳編卷三

五

主命載其棺而去詰朝丁至問棺所在翁具言僕故丁訝曰兩僕從我上山今尚在後安得有此僕至翁面質之亦駭愕疑翁有他故矢天自明丁大慟曰吾違妻妾之言強以吾兒來今既死又併骸骨而失之吾歸何以見家人也吾有死而已既入舟日嘗涕泣不食奄奄殆至滅性同歸者多加寬慰使進食抵松未至家數里一僕先歸報入門主母出盛怒詬其夫曰汝惟一子行數千里忍令他人挈歸於汝心安乎且責僕以不諫其主僕驚不知所對乃奔告其主主

大怪之即舍舟趨至家妻妾交口出罵問其故乃言旬日前昏時有船泊岸二客攜兒入門言吾輩武當燒香遇而主為事少羈付此兒先送回耳丁大駭呼兒出看之疹癰猶在面却道前事皆不信請同歸者証之始知其非妄問兒所以生懽然不知也

牛甌

丁丑六月巡撫淮揚等處都御史叢蘭奏所管滁州鮑千戶家母牛生一犢兩頭八足兩尾其一背出胎即死邸報云

庚巳編卷三

五

白鳥

大名府元城縣一富民所居庭中甚廣闊植棗樹百餘本上有鳥巢累數百弘治甲子一巢中生白雛偶墜地民家收養之及長瑩潔如雪馴狎可愛時孝肅皇太后初上仙以此為上諒陰純孝之感也勸使表獻之朝廷卻不受還而道死

楚巫

楚俗好鬼最多妖巫變幻不一人稱曰師公敬畏之甚武岡州有姜聰者尤黠為城隍廟祝廟

與南渭王府近王一日脫足纏爲風吹至廟聰
得之謂其妻曰衣食至矣殺鴨取其首裹以足
纏鐵釘釘之置神座下禁咒之王登時足痛至
廢寢食延群巫日夜禱祠終不止他日聰托獻
新往問疾自言能治一內豎出私財具牲牢請
聰爲王作福而去其釘足痛頓瘳復謝物不貲
又旬餘復依前釘之王疾如故又召聰禱而止
自三月至歲且盡疾時一發必命聰禱禱罷輒
愈王心疑之乃謂聰來年將大祭城隍必厚勞
汝及是王故過期不祭痛輒大作使人約當以

庚巳編卷三

天

某日祭則復灑然矣王燭其奸召至留之使校
詭誘其妻得三物以獻王親鞠聰始猶抵拒出
其物示之乃具服獄成馳驛奏聞有旨囚妖
人送京至臨清斃焉於時諸巫大抵皆恣橫人
家有少酒食巫經其門必留享之或不肯往便
持送其家不然輒得禍如出而求利遇巫於道
懇乞一善言所獲必豐否則多虧敗反唇舉目
間皆能爲禍福其黨類亦自多讎疾互以術相
軋新死卒未能棺殮則延巫作法以衣裾承尸
氣野外散之經月不穢腐謂之寄臭來破其法

者徑入視屍臭便作矣有知者謂其教中以屍
化作一物如化鯉魚置崖間以水覆之破法者
直用火銷却水屍自壞臭惟化作沉香則諸物
莫可害然人亦能藝之岷王府出喪柩重不舉
益數十夫猶然呼師公解襪逡巡卽行巫云某
巫以宿憾移一山置棺上適已爲扶去矣其詭
誕可惡如此自姜聰之敗此輩始爲稍稍斂戢
云鄉人吳用侍其父教授珉府數目擊其事時
府校有李武者亦多變幻用嘗試其術見鵠止
屋上令取之武默誦咒鵠旋至其前徒手得之

庚巳編卷三

走

武云是須邂逅用之則可若預畜獲禽之念則
終日不能一二也他物皆類此又云其術過洞
庭湖則不能大驗亦非樂爲是大抵如閩廣所
用南法及梓匠厭勝術以先世傳習故不免爲
之爾吳用者頗善談怪後四事並是渠說

楊寬

真定之咸寧縣學有齋僕楊寬者常因公宴掌
酒見牆角旋風二團迴環不已寬意旋風中多
有鬼神試瀝瓢酒斟之一風頓息又斟一瓢亦
然他日寬與同輩四人詣東岳燒香遇二卒山

下青衣白襪邀而揖之曰吾受君惠久矣未有以報能同過酒家少飲乎寬固識其人意必誤也漫應之同入肆飲罷別去竟不曾詢其姓名同輩問之寬以不識對皆笑之既而登山遊觀廡下至一神祠二聖卒狀貌儼如向所見者相顧大駭寬自以遇鬼悒悒不樂還故處仍見二卒謂寬曰君毋庸疑我我非僞君者頗憶往歲事乎我二人岳帝座下從者也奉使貴縣行路饑渴中得君二瓢之賜甚愜所願昨有事兩山偶獲相遇故以杯酒荅謝耳非有他也言訖驚

康邑編卷三

十

然不見寬歸親爲人說

方卯彌候

弘治末南昌艾公璞巡撫江南蘇州屬縣崇明申報云縣民家有鷄生卵而方者異而碎之中有一彌猴纔大如棗艾公以告巡江都御史長洲陳璘欲同奏於朝陳公曰妖異誠當以聞然其物怪甚度已不存矣萬一柄臣喜事者衣吉取觀何以應命艾公乃止吳用見其文移云

崔報

鎮江衛左所軍士范某妻患瘵疾瀕死遇道人

與之藥云用雀百頭以藥米飼之至三七日取其腦服之當差然一雀莫減也范如教買雀養之有死者則旋買之以充數未旬日范以公差出妻觀雀嘆曰以吾一人殘物命至百甚不仁也吾寧死安忍爲此開籠放之夫歸怒責其妻妻亦不悔已而病差初又不產育是年忽有姪生一男男兩臂上各有黑痣如雀形一飛一俛而啄羽毛分明不減刻畫蓋冥道以此示放雀報云

于梓人

康邑編卷三

五

于梓人者湖廣武岡州人其父嘗夜夢梓潼神遂能雕塑神像極於工緻梓人生七八歲眉目如畫資性聰警其州將愛之因其父藝以梓名之明志作子及長有雋才且多異術舉洪武乙丑進士歷知登州府部民有訴其家人傷於虎者梓人命卒持牒入山捕虎卒泣不肯行梓人答之更命他兩卒曰第焚此牒山中虎當自來兩卒不得已入山焚其牒火方息而虎隨至耳帖尾隨行入城觀者如堵虎至庭下伏不動梓人厲聲叱責杖之百而舍之虎復循故道而

去尋爲部民告許以爲妖術惑衆有 詔逮梓

人下吏治之數月瘦死獄中棄其屍家人發喪成服一夜忽聞扣門聲問爲誰荅曰身是梓人也家人驚曰鬼也曰吾實以間逃去云死者詐也勿疑家人不信謂鬼衣無縫驗之乃不然遂內之梓人不自晦匿日與故舊遊宴或泛舟不用杭楫逆水而上以爲樂里人劉氏其怨家也執而繫之白知州伍芳請奏聞芳以異事不許劉遂詣闕告之 朝命法官來州推按未至一日忽失梓人所在但存鐵索而已劉無以自明竟坐欺罔得重譴而梓人自是不復見云梓人自號七十一峯道人詞翰道逸可觀吳用藏其應制游太山歌一紙予嘗見之

老盜

嘉興金晟永樂中爲刑部主事時湖廣有強盜若干人械至部晟鞫之其渠首年一百二十五歲面如童子晟不信移文驗之果然問其所以致壽曰少居荆山中嘗遇一人以草灸其臍云令爾多壽遂活至此耳 朝廷以其老命杖殺之餘皆伏誅

畢人占星

孝陵在御多好微行以察人情之向背嘗以夜出暫止逆旅枕石眠草藉上中夜有兩人起共語 上潛聽之一人在庭中一人在室中庭中人呼室中人曰今夜此翁又出矣吾視玄象當在民舍中頭枕石脚踰藉而臥室中人笑曰君得無誤耶 上聞而異之卽以首足易位而寢俄其人亦至庭中曰君果誤矣此翁頭枕藉脚踰石耳 上聽之不覺汗浹於背卽夕還宮購求兩人不可得是後微行稍稀

庚巳編卷三

三

金箔張

國初有金箔張者山西人自幼多技能嘗以鄉人不善金箔往學於杭歸以授之用此得名一日經河南濟源其神號靈異人有乞貸貨帛者隨所須浮出水張見之曰是惡足言神蓋伏機耳歸卽鑿池做其制爲之已而果然每客至翫以爲戲嘗遇道人引之觀池道人曰吾亦有小術君當過吾所觀之翌日天未明張見空中兩童乘一龍復控一龍下其家請張升龍龍不服

兩童鞭之乃得上須臾至一山草屋三間道人坐其中張再拜請教道人指庭中曰此有丹在子可取之張周視無所見令再尋之終無獲道人問曰此庭東南角不有物乎張對曰但見犬糞耳道人乃嘆曰子無緣且當留形住世耳又曰此中甚寂子欲避名可移家同住也居月餘頗得道人底蘊一日偶出散步少頃回顧唯空山而已詢之人乃在大同城外張歸不以道自名猶來杭剝金旦乘驢而至暮則還家倏忽數千里或縛草爲龍跨之而行歸則以掛房簷間

庚巳編卷三

語

時作戲術以娛人每適市人爭隨求觀孝陵聞之召至闕下而責以妖術聚衆張謝曰臣非妖術特戲術耳上欲試之張出袖中小銅瓶以湯沃之瓶口出五色雲充滿殿庭上悅欲盡其術時正臘月命開荷花張請駕至金水河索乾石蓮子亂撒池中頃刻花開滿池香艷可愛上亦爲喑喑張索紙剪爲一舫置之水踏而登焉鼓棹放歌往來花叢中倏忽轉向岸中卽失所在而荷花亦無有矣亟命四遠索之竟不可得後莫知其所終

庚巳編卷第三

庚巳編卷第四

盛御醫

盛御醫寅字啓東吳江人少從隱士王賓學醫永樂中以解戶赴京時上患二肢痺弱侍醫以痿症治之累年不効或以寅薦召至待命闕下一內侍微疾請切脉辭曰未見至尊安得先及公平內侍服其言入奏云此醫人大有分曉因道寅語卽傳宣入便殿指上脉叩頭曰此風濕也上大然之曰吾逐胡出塞動至經年爲陰寒所侵致此吾謂是濕耳諸醫皆誤汝言是也藥進立効遂授官後事仁宣兩朝皆被眷遇宣宗尤愛之嘗對御令與同官奕特賜詩以示寵異他日寅晨入御藥房忽頭痛昏眩欲絕群醫束手莫知何疾救募人療治有草澤醫人請見投藥一服逡巡却愈上奇之召問所用何方對曰寅空心入藥室卒中諸藥之毒能和諸藥者甘草也臣用是爲湯以進耳非有他術上詰寅果未晨餐而入乃厚勞其人云

奇疾

齊門外臨甸寺有僧年二十餘患瘰癧五年不
瘥而死僧少而美姿貌性又淳謹其師痛惜之
厚加殯送及茶毘火方熾忽爆嚮一聲僧腹裂
中有一胞胞破出一人長數寸面目肢體眉髮
無不畢具美鬚蔚然垂腹觀者駭異其師親為
醫者陸度說

黃村匠人

吳山之西黃村匠者王其夜歸逢一人青衣白
束腰如隸卒狀問所之曰欲至黃村匠者喜曰
身亦却歸黃村今相得為伴甚佳便與偕行數

庚巳癸丑

二

里卒指道旁民家謂匠曰君亦思酒食乎吾能
於彼取之匠曰善卒入門少選携一鍬酒及一
熟雞來共坐地上食之畢謂匠曰君姑留此我
入此家了少公事也匠即取鍬納著柴積中立
伺之俄見牕裏擲出一人手足束縛繼而卒自
牕躍出負之而去其行如飛便聞門內哭聲匠
知非人驚而奔回明日往諗之乃知其家主翁
昨夜死矣問得無失物乎乃云昨祭五聖失去
一鍬酒一雞匠者告以夜來所見不信探柴積
得鍬雞骨猶滿地始悟其為冥卒也

吳恂

鄉人吳恂從其妻之諸母周氏借白金千五百
兩而不立契券實欺之也既久遂負不還周陳
於官為恂行賂不能直而罷周忿供城隍神曰
祝云令彼謀財者紅蛆出白蛆攢蓋吳俗詛咒
語也已而恂妻得疾嘗覺面奇癢搔之得物如
筋蠕蠕而動如此日復數四其色紅白不一而
面初無創損也人以為果報云

北斗經

崑山魏涇清伯弘治己未病瘍醫工誤針其足

庚巳癸丑

三

脛脛腫痛積久遂不良於行夜夢白髯老人告
曰子病若此亦知誦北斗經乎問曰誦之何謂
曰不惟愈病且益壽覺意頗不信詰旦有道
士來問疾諗之曰誦北斗經何功曰却疾延年
具言與所夢合乃悟而持誦日必三過久之足
瘳今年及八旬齒髮如少壯猶日誦經不輟

人瑞

汝寧秀才燕生者妻一乳三男吾鄉陸鍾人傑
知光州時嘗以公事適府城過其家生呼三男
出拜皆韶秀而形狀衣飾略無少差其髻一向

左一向右一在頂中生云其年皆十二矣以貌類難別故剃髮爲髻以識耳他日生率三子來州謁見云聞此地有一胎三女者與吾兒同年欲求爲配人傑奇之召見其人爲議而聘焉

犬精

弘治中充之魚臺縣有民家畜一白犬甚馴其主出行犬嘗隨之他日主商於遠方既去犬亦不見經兩三日主輒歸妻問其故曰途中遇盜財物都盡幸逃得性命耳妻了不疑周旋閱歲其真夫歸形狀悉同不可辨兩人各自爭真僞

庚辰編卷四

四

妻及鄰里不能明乃白於縣縣令逮兩人至亦無如之何皆寘之獄縣一小卒聞其事以語其妻妻曰是不難辨先歸者殆犬精也欲驗之當視其婦胸乳間有爪傷血紋卽是矣蓋犬與人交嘗自後以爪按其胸故也卒以白令令召其婦問爾家嘗有犬乎曰有白犬前隨夫出矣裸而視其胸有血紋甚多令知是怪密使人以血灑其僞夫卽成大形立撲殺之令從容問卒汝計善矣何從得之謝曰吾妻所教也令諭之曰汝妻不與犬通何緣知此汝歸第密察之卒歸

看妻亦有紋比此婦尤多以令語責之妻窮吐實乃知亦與一犬通故也妻慚自經死吾鄉陳都御史瑀時奉使彼中得其案牘

雷譴道士

玄妙觀李道士早歲頗精於焚修晚更怠忽嘗上青詞乘醉戲書天尊爲夫尊大帝爲大帝一日被雷震死背上朱書二行可辨云夫尊可恕大帝難容事在天順成化間

曾狀元

泰和曾狀元彥老於舉場成化戊戌年且六十

庚辰編卷四

五

乃魁天下是科殿試館閣諸公閱卷竟日未得超拔之作最後眉州萬公安得曾公卷亟賞嘆以示衆衆傳觀皆欽服謂文宜第一特未見其貌故事將賜第前一日集諸舉士於禮部閣老堂中呼名閱其儀觀及是呼至曾公文康屬目覺其秀偉尤異於衆喜謂諸公曰得人矣魁選遂定迨臚傳出則貌寢多髯與前不類文康爲之愕然退取其策讀之亦平平無奇語以示諸公皆然乃大驚嘆以爲有神助云

騰衝龍

正德其年雲南騰衝龍衛地震其初日數十度漸至十餘度後至一二度凡半年乃止有一山傾爲平地一村坊居民數十家皆陷歿入土中餘以震壓死者不可數民無寧居皆卽空曠處構廬舍以自庇舉人在城者家人盡宿後園夜半有龍見於圃中八仙卓上頭角尾爪悉具其色白若粉所畫捫之鱗甲刺手但不覺其蠢動耳居數日來觀者衆汪氏恐爲家禍取狗血塗之乃滅

隕石

庚巳編卷四

本

成化中星隕於山東莒城縣馬長史家園中初墮地其光煜煜而星體腐軟特如粉漿馬家人以杖抵之沒杖成穴久而漸堅乃作一石

尤弘遠

鄉人尤弘遠居東城其鄰莊氏有女奴與相悅私交信問願托終身後得嫁爲遠妾遠妻妬悍日虐之又爲諸厭勝法呪詛於神欲使速死居無何妾果病卒又歲餘而妻病久不瘥厭厭牀褥家人勸於侍乃呼一里嫗使相伴宿及夜見一女子紅裳綠衫冉冉行至遠妻牀前視之乃

其妾也猶妻身許曰我命未合死爾多爲呪詛令我天歿情理慘虐我今控訴已得理於獄司必追汝抵命明日晚間令汝腰痛定去矣言訖而滅嫗平日往來尤氏熟識妾貌其衣乃殮時所服也聞語甚恐不能寐天明卽去又兩日來問訊則遠妻果以次日之暮死死時呼腰痛嫗乃具言所見遠聞之心念妾冤而其妻往日所許誓願及文書之類甚多必爲已累甚憂之素奉道乃日持誦玉皇經凡數百部謀建法事擇主行者禱於所事真武以環玦卜之連舉數人

庚巳編卷四

七

皆名流不許最後舉玄妙觀沈道士乃得之因大建水陸道場數晝夜備極誠潔欲以謝前過後遠得病昏迷中見隸卒持帖來勾攝遠隨而行路皆昏黑到一大門闕下扁曰獄府入門隸捧遠跪於庭殿上王者叱問爾妻攀訴爾同爲呪詛致妾非命爾知罪乎遠扣頭謝非已過王者呼左右押尤弘遠妻來証之卒奉命去少選押至皆囚首桎梏跪階下王使對辯往復甚苦久之妻辭屈妾亦具言罪不在夫王者震怒叱其妻曰爾爲人正室生旣妬虐強瀆鬼神死

復誣証妄干官府爾罪容可逭乎便令卒押送
鄴都仍釋妾因判送受生案王呼遠曰爾雖不
知情然此婦人所爲呪詛文案甚多如何破除
遠未及答王案旁一綠衣判官曰王曰高真處
已有文書來與準折過矣王令吏檢看乃啓一
櫥櫥中文書叢沓更抽一卷呈王王覽之俾授
遠遠惶懼中不暇細讀但見朱字數行在紙尾
王曰文移鄴都當云呈今乃云咨誤矣此雖行
持者之過然亦汝責也遠不知所對俄有甲冑
者二神將見庭中遠視之一關公一心將王靈

庚巳編卷四

八

官也靈官顧王曰此亦小失不足問王領之靈
官以足蹴遠背曰去遂得出復行冥晦中路數
折入一司僧六人坐其中呼遠詰問王者言且
還當入五瘟司去遠曰吾不知所謂五瘟但聞
先天一炁耳因具言高真赦罪之故僧曰然汝
知奉道而忘却佛耶這邊利害亦非細汝今得
歸到家宜急延年高有德僧六員誦法華經六
部回向乃可消滅宿愆也命放出遂得活死已
踰日矣即請六僧皆年七十以上者誦經如數
迄今每月朔常持念經懺雖極冗不廢

猫王

福建布政使朱彰交吐人而寓於蘇景泰初謫
爲陝西莊浪驛丞有西蕃使臣入貢一猫道經
於驛彰館之使譯問猫何異而上供使臣書云
欲知其異今夕請試之其從盛罩於鐵籠以鐵
籠兩重納著空屋內明日起視有數十鼠伏籠
外盡死使臣云此猫所在雖數里外鼠皆來伏
死蓋猫之王也

昭陵銀兔

陝西九陂山唐太宗昭陵在焉嘗有醴泉縣村

庚巳編卷四

九

民取薪於山見白兔突起草中異而逐之兔躍
入巨穴民不覺失足亦墜焉乃入隧道中頗覺
黯黑其旁累銅缸十數皆盛油設關候流注最
下一缸中宿火其竅有礪澗不下火熒熒欲滅
民爲通之火復明向所逐兔宛然在旁乃銀鑄
者上有刻字云撥燈人賜銀兔一箇民視四周
積金銀珠貝瑰麗萬狀再拜請曰小人貧所賜
不足以贍願更益之於是恣意所取懷挾將出
而路迷跬步莫辨便舍之乃復有門豁然遂攜
兔而出隧門隨閉僅有微罅民歸鄰居惡少年

聞之者競到陵所述其罅掘之杳不可窮事覺皆彼逮係民亦幾坐譴云

梁澤

三原縣按察分司素多怪居者輒死使官莫敢入士子梁澤以氣自負常謂諸友吾能宿此諸友出錢與賭之澤許諾以夜入坐堂上三鼓月色明朗聞廡間有人切切私語若相推而前者父之不至澤便厲聲云何不速來俄有三人列跪庭下稍前者一青衣次一黃衣一白衣貌色不可辨識澤罵曰老魅敢數害人青衣荅曰非

唐書編卷四

十

敢然也乃見者自怖死耳澤曰汝何爲者青衣曰我筆也居何在曰在儀門屋上第三瓦溝中問黃衣低回未言青衣代荅曰彼金釵也在庭中槐樹下問白衣曰我劍也在堂東柱礎下汝等今來爲欲相苦耶皆曰不敢共獻一紙曰此公一生履歷也今報公令前知澤受而麾之曰去三物各投所言處一時都滅澤便臥達曙諸友私謂必死來見之驚澤爲說向所見未信去將人操錘來按次求之盡得三物出其紙如故楮幣都無一字及夕映視之蹟瞭然從是廨中

永無害怖澤後登第爲御史成化間巡山東以監試事註誤謫官卒具如紙上語

黑廨

黑廨者陝西按察司隸也洪武中有按察使當朝觀請京籍其從者名黑廨預焉俄一夕病死使將擇代者更造其籍是夕恍見黑廨跪曰籍無庸改也小人雖死尚能事公所患潼關難過公但於關外大呼吾名卽出矣許之比行所經驛傳百需皆備詰之則云適有隸報公將至令治具爾問其狀曰肥短而黑使心知其黑廨也出關呼其名訖便聞鬼語云某已出關矣自陝護至淮安謝不肯行曰都城隍嚴某不敢入京師當止此以候公使入朝以事收下吏久之黑廨遂降於居民言吾黑廨大王也當血食此王鄉民翕然信之爲立廟憑巫言禍福甚驗禱謝無虛日巫積所施予至數百金歲餘使事白復官將渡江黑廨下教於巫曰某日某官將至具宴犒而所有金悉歸之不者吾且罪汝巫不得已往迎焉以金獻前一日使已見黑廨來白已曰公謹無泄吾名懼不爲福巫至使受其獻

唐書編卷中

十

巫不解神意數問焉不荅巫隨行數百里固請之乃以實告巫慍歸以語鄉人相率投詞都城隍訴之毀其廟靈嚮遂絕

蠍魔

西安有蠍魔寺塑大蠍於棟間相傳國初有女子素不慧病死復生遂明敏以文史知名時有布政適喪僱客以女為言遂娶之月餘日布政方視事有所需使閤人入私廨取之呼夫人不應但見老蠍大如車輪臥於榻閣驚而出以白焉不信叱為妖妄聞訃曰他日相公下堂願

庚巳編卷四

三

無聲歎密掩之必可見也如其言果見老蠍伏榻上輾轉間又成好女子矣雖抵諱而詞意頗羞澀已而忽失所在是夕人定乃出拜燈下曰身本蠍魔所以夤緣見公者非敢為幻惑欲有求耳公能不終拒乃敢輸情許之乃曰昔為魔得罪冥道賴觀音大士救拔免其死因假女屍為人幸獲侍左右覲公建一蘭若以報大士之德耳今醜迹已彰幸公哀憐布政領之女子遂隱他日乃命所司建寺至今存焉

胡弘

寧波儒士胡弘字任之少時受術於江右日者張生力學勤苦不厭正統初遊杭遇老翁自稱汴人深於易理弘從之遊盡得其秘由此以上筮名景泰初從張都御史楷征閩寇鄧茂七在軍中所言多奇中後與蘇士大夫游多從問休咎儒士杜瓊年暮數失子筮得鼎初爻云子爻逢旺當有二男趙御史忠筮得坤之師云當發策決科司風憲至某年月日罷官且生子祝祭政灝筮得比二五爻動云君臣慶會必居黃門近侍轉任大藩後皆驗楊尚書翥筮得復之六

庚巳編卷四

三

二言公至中年方有奇遇若官三品壽九十官二品則差減四五年有子亦沾祿未幾果以潛邸舊恩累進大宗伯卒年八十五子亦以蔭授吳縣主簿如此千百皆中尤善相字嘗遇二士於途將赴鄉試問得失弘云二君一當中一有服阻皆不以為然已而一喪父不得入試一領薦或問之弘曰喪父者問時適有人汲水而過水與立泣字也故知其當有哭泣之戚領薦者問時偶有人立於旁成位字故知其必中又有士人應試書畢字弘云君不惟中舉兼擢進士

串字者二中也。一士聞其語亦書串字以問弘云。君且勿言科名當憂疾病。其後二人一連捷一得重疾。弘云前問者出於偶爾從而效之。則有心矣。串下加心故應得患也。其術大抵如此。

瑞蓮

正統戊午吳縣學池中蓮一莖三花。巡撫周文襄公見之曰。行有當之者。明年而施修撰。繫以縣學生狀元及第。成化辛卯蘇州府學池中蓮亦一莖二花。明春有甘露降於學之桃樹上。越

庚巳編卷四

古

兩月而吳文定公為狀元。又吳人舊傳云。穹窿石移狀元來歸。弘治丙辰狀元為今朱學士希周前一歲城西穹窿山風雨中有大石自移時。學士公猶為諸生云。

人妖公案

都察院為以男裝女魘魅行姦異常事。該直隸真定府晉州奏犯人桑冲供係山西太原府石州李家灣文水東都軍籍李大剛姪自幼賣與榆次縣人桑茂為義男。成化元年訪得大同府山陰縣已故民人谷才以男裝女隨處教人女

子生活暗行姦宿一十八年。不曾事發。冲要得做做到大同南關住人王長家。尋見谷才投拜為師。將眉臉紋刺分作三柳戴。一髻髻粧作婦人身首。就彼學會女工。描剪花樣。扣繡鞋頂。合包造飯等項。相謝回家。比有本縣北家山任茂張虎谷城縣張端大馬站村王大喜文水縣任昉孫成孫原前來見冲。學會前情。冲與各人言說。恁們到各處人家出入。小心若有事發。休攀出我來。當就各散去。訖成化三年三月內。冲離家到今十月。別無生理。專一在外圖姦。經歷大

庚巳編卷四

圭

同平陽太原真定保定順天順德河間濟南東昌等府朔州永年大谷等共四十五府州縣及鄉村鎮店七十八處。到處用心打聽良家出名。女子設計假稱逃走。乞食婦人先到傍住。貧小人家投作工。一二日使其傳說。引進教作女工。遇晚同歇。誑言作戲。哄說喜允。默與姦宿。若有秉正不從者。候至更深。使小法子將隨身帶着雞子一箇去。清桃辛七箇。柳辛七箇。俱燒灰。新針一箇。鐵槌搗爛。燒酒一口。合成迷藥。噴於女子身上。默念昏迷。呪使其女子手脚不動。口不

其日手一編面山而坐目不暫釋經歲忽崖上
豁開二扉公亟擲書趨入聞有呵之者曰此中
毒惡不可入也公不顧極力排而進其中日色
明朗有石室方丈壁上見七大字云此石爲劉
基所破公喜引巨石推之應手折裂得一石固
中有古鈔兵書四卷懷之出纔展足而壁合如
故歸誦之甚習然猶未得其旨繁乃多遊深山
崇刹以訪異人久之入一山寺見老道士憑几
讀書知其隱者拜之請教道士不顧公力懇之
道士舉所讀書以授之曰讀此旬日能背誦則

庚巳編纂

六

可不能姑去書厚二寸公一夕記其半道士驚
歎曰子天才也遂傳其學後佐 高皇帝嘗對
御言及道士 上令驛召至闕年且八十而容
色甚少命與誠意及張鐵冠擇建宮之地初各
不相聞既而皆爲圖以進尺寸若一 上欲留
之不可遂放還山不知所終又言公疾革時語
其子云吾家封爵當中絕然至五世後應得武
職從茲可傳繼矣至孫薦襲爵後果被革弘治
初 詔錄公後爲處州指揮使正五世矣時嫡
孫以罪繫獄有司脫桎梏而冠服之人以爲奇

遇

上梁日時

誠意公嘗過吳門中夜聞邪許聲以問左右曰
人家上梁也又問其家貧富及屋之豐儉曰貧
家數楹屋耳公嘆曰擇日人術精乃爾又曰惜
哉其不久也左右問故公曰此日此時上梁最
吉家當大燬然必巨室乃可若貧家驟富必復
更置此屋旺氣一去其衰可待也其後家生計
日長不數歲藏鐵百萬果撤屋廣之未久遂貧
落如故

庚巳編纂

光

義象行

洪武中林膳部子羽嘗作義象行曰有象有象
來天都大江欲渡心次且誘之旣渡獻天子拜
跪不與衆象俱象奴勸之拜怒鼻觸象奴賜酒
不肯飲哺之亦不鋪屹然十日受饑渴俛首垂
淚憤且吁天子命殺之衆官束手莫敢屠侍衛
傳宣呼壯士被甲各執丈二斧象戰久不克兵
捷象乃殂憶昔君皇每巡幸象當法駕行天衢
珊瑚錯落明天珠被服美錦紅氍毹紫泥函封
載玉璽萬樂爭擁群龍趨玉璽歸沙漠龍亦歸

鼎湖所以老象心南來誓死骨為枯嗟爾食祿
人空負七尺軀高高白玉堂赫赫黃金符伊昔
軒冕今泥塗嗟爾食祿人不若飯豆芻象何潔
爾何汚天子垂衣治萬世俾全象德行天誅嗚
呼象兮古所無嗚呼象兮古所無

張潮

歲學生張潮惟信戊寅十二月二十八日得寒
疾死年止四十二其女痛父之沒號慟隕絕良
久復蘇云見父服朱袍張黃蓋後二人青袍青
蓋皆乘肩輿從者數十人呵殿而行女望見父

康邑編卷四

子

在輿中呼問所之曰吾今為衢州知府以正旦
到任故急行耳女垂涕問曰父今作官母女孤
零無依何不挈之俱行也潮亦泫然曰未也汝
母壽應至七十五至期吾當自來領取吾在彼
左右乏人對門暑機鋪王家女子頗淑慧吾欲
取之又指示女曰二公乃同知通判一崑山人
姓張一太倉人姓王皆秀才也與吾同選復同
僚今俱赴任耳言訖馳去時王氏女正得疾甚
重未幾果死予親友有與張潮善者往弔聞女
言如此

王貫

王貫字一之故蜀人係籍錦衣衛居京師舉成
化丁未進士知縣到任年餘有廉能稱一
日忽語其妻徐氏曰吾當為此地城隍行且與
爾別矣妻愕然曰君病狂耶貫曰不然昨夢帝
遣使銜命來吾以家累多官業未成力辭不得
允勢必須去期在明夕耳又呼其子永年囑之
曰好事若母力為善人及明夕漏下十數刻冠
帶升堂召吏使鳴鼓集僚屬吏曰深夜非時貫
不聽鼓竟同官畢集貫整容曰予得與諸公同

康邑編卷四

王

事幸甚今受帝命為城隍不得復相周旋荷諸
公愛厚敢以妻子為托顧薄俸足以為養但少
賜周全令得歸故里足矣同官方怪愕貫起向
之再拜曰予今非狂也今即行矣語訖還內沐
浴公服端坐呼妻子與訣了無慘憾容俄而自
稱頭眩遂瞑目而逝及明顏色如生同官為殮
殯護其妻子還京師醫士陳希恩貫妻甥也因
說張潮事及此

斗神拯災

常熟縣吳浦錢氏大族也正德丙寅其族連居

數房皆被焚火凡三夕始絕燬盡中有小樓三楹巋然獨存乃所謂小四房者姑婦二人寡居同處樓中方火熾時烟焰四逼二人窘怖無措素事斗神但扣頭求救須臾見朱衣者七人立簷下舉袖麾之火應手而散七人忽不見婦姑拜起則四面幾無一椽留矣

張氏子入冥

御史張西銘希載雲南人有季弟年十二三得疾死而屍不冷家人未忍殮三日開目復活母詢其所以荅云病中忽忽不自省了但覺二吏

庚巳編卷四

圭

夾持我行通衢間人烟市肆不異人世到一公廨制甚卑下吾父及伯父竝立於門見我呼問所以來荅云適在家為二吏引至此二父且喜且悲詢家人安否及生計甚悉我一荅之父曰兒勿憂汝命未盡到前司當得放還且戒云前路入與汝湯水却不可食食便不得歸矣吾敬諾吏引向一司主者未出庭中吏卒頭面皆詭異可怖吾見案上有一卷書題曰注死簿揭視之首一行曰某日府學生周某午時死府吏朱某戌時死又欲視其次二吏見之呵曰小兒

那得看此以手掩之已而主者出呼問姓名檢簿看畢曰非也姓同名異所追誤矣命吏送還仍到向處二父猶在喜謂我曰從此去可速達家遂循而歸不覺便活耳母聞其言不甚信遣人陰察兒所言二人至其日周生者晨自學舍歸及門中風至午死朱生晚間猶無恙至昏時而鎮守內臣過其地朱正軺夫役以人數不足死杖下時刻不爽始大異之時希載從宦於外母貽書令市褐紗五百疋製僧服為兒懺悔希載道吳江以托盛醫官買之為盛具說如此

庚巳編卷四

圭

楊少卿

長興楊復幼有敏才為士子時迎提學於關外未至伺於土地堂中戲取杯筴祝曰提學卽至當賜勝兆一擲而筴落於梁上不可取卽以墮書神像背云發武林驛擺站是夜神見夢於提學云公所轄士隸吾背發為驛夫幸公一言免之明日以詰諸生復愧謝叱令洗去是夕又夢神來謝因問此生一少年神何畏之如此神曰此人他日大理少卿也復後登第累官果貳棘寺在任不久卽乞致仕還鄉未至家先遍辭鄉

友曰吾某日且逝矣至期端坐而卒復平生剛鯁自守為鄉邦推重云

張孟介

湖州張廉孟介以都御史鎮雲南嘗巡邊徼夜宿軍營人定後自携燈出遊顧一美婦人在旁張驚愕遽以燈授之婦亦不辭執燈侍側既訖麾令前行婦亦如命入帳欲觀書以自持而無書偶得大明律讀之至五鼓不一轉盼婦不能惑擲燈而隱竟不知何怪

嚴尚書

庚巳編卷四

五

嚴震直字子敏湖之驥村人有寵高皇朝累官戶部尚書後奉使安南死於途歸葬郭外他日有舟過其墓側遇一老公附舟云欲至驥村及到嚴氏宅前謂舟人曰吾入內使家人以錢界汝乃登岸一足踐於水濡其靴既入久而不出因扣其家曰適有老公附舟入門今安在訝曰無之顧地上有足跡循之乃入家廟中視嚴公像一足靴果濕方知是神歸也

木妖

予所居臨頓里中百姓金氏有舊楊木肉机已

七八年物已卯四月忽生枝條十餘青色羸踰食者又桃花塢徐鐵匠家木机亦生枝條略與金氏同近木妖也

唐玘

吳縣吏唐玘嘉定江灣鎮人年十八習吏事嘗送客入城歸倦甚隱几而臥忽冥然如夢見兩皂衣牽馬來曰崑山某官邀君飲玘使上馬馳出嘉定北門入崑山南門邂逅浴壞城而行忽復有二人出持牒叱曰吾山王遣來追違限者汝不得復乘馬即摔玘至地出袖中綆係其頸

庚巳編卷五

五

行抵山王廟門下入報內傳呼召入跪於庭神衣黃袍插金花侍衛甚衆謂玘曰知汝有吏才特召來為我掌四殿八廂公牘指階上竹筭十六示之曰此皆文案也山王為崑城妖神玘素知自念一承職永不得生矣因力辭曰某素不諳吏事亦不識一字惟大王哀免再三強之固不從神怒叱左右加刑五毒備極痛苦不堪而玘執詞愈堅神無如之何乃令行刑者提置廡下而別書牒令人持去追其縣某人來去約半日追至一人神復以前語語之此人欣然拜命

神喜卽爲易冠服領十六箇退入司中神呼前兩人送玘付土地祠令轉達東嶽還魂至祠上神冠珮出受牒自遣部下兩隸送詣嶽祠既到停門外入投牒未出玘望之見嶽帝冠冕赭袍據案治事侍立皆紫衣紗帽者不知幾百而庭下往來擾擾又數百人玘自念吾方足痛恐入門不堪諸人踐踏躊躇間忽門內有人出呼曰郎君何爲在此視之乃唐氏故僕也玘曰說前事僕曰郎君當復生吾今送歸玘告以足痛僕曰當覓一舟相載也扶玘至岸下一空舟無頭

庚巳編卷

五

尾僅有履撥登之縮脚而臥僕立舟上不見其鼓棹而舟自動祠下去家約四十里頃刻已至又撐而升岸回顧失僕及舟所在入門爲門限所蹶惺然而寤以手捫四壁不可出已知在棺中乃以足蹴其板家人聞而駭之亟揭棺蓋視玘已活距死時四十七日矣欲扶出之憊不可起破棺後一板始得出灌以姜汁氣息纔屬而雙目昏暗手足皆傷厭厭未有生意方謀迎醫忽有全真道士過門乞齋聞之謂其父曰吾能治之但須先灸其胸穴若知痛乃可生也父

喜引入焚艾灸之火方燃遽呼痛道人曰生矣然猶不能言道人出囊中紫藥一錠形製如墨令研碎以米汁調其半灌之留半以待昏時服藥盡則能言而行矣家人如教治具以待道人

庚巳編卷

五

復至玘得生備述冥中事如此

張都憲

都御史張公泰肅寧人少時貌極醜嘗得危疾夢其父以罪被逮當論死已白於官請以身代官聽之卽械赴市中就刑揮刀霍然頭落其魂遂入冥司見閻君曰此人無罪應得受生判生山東民家爲男子遣吏卒押送見一大雞前導已隨而行其年蓋屬酉云至其家婦適坐蓐遂投胎而生旣浴置坑上家人環視或指之曰好一小兒俄身漸長大又曰何詎如許遂蹶然而

覺乃長眠榻上冥然經日矣旦起家人視之皆驚而不識豐顧偉貌迥異曩時公具言所夢益相怪駭久之稍稍察其聲言居止與舊不殊乃信之公後舉進士歷任至今官

辟瘡鏡

吳縣三都陳氏祖傳古鏡一具徑八九寸凡患瘡者執而自照必見一物附于背其狀蓬首鰲面糊塗不可辨一舉鏡而此物如驚奄忽失去病即時愈蓋瘡鬼畏見其形而遁也世以爲寶至弘治中兄弟分財剖鏡各得其半再以照瘡

庚巳編卷四

天

不復見鬼矣

臂龍

舊說大江金山寺有行者素挑健臂晝寢同袍者戲畫一龍於其臂頭尾鱗鬣狀頗逼真行覺而見之戲曰吾寢而臂出龍豈非天授乎當縣之以成其異乃以針刺而加墨焉積數月墨色漸紫又數月其紋稍稍隱起約高一黍米每風雨之夕此龍蜿蜒如動一臂爲之搖搖不安行病之他日澡於江江水爲之開豁數丈此臂騰掉上下如非已有者行益以爲神時時潛沒水

中見鼉魚鱉歷歷在目一旦自念曰金山盤踞江心其下宜有根著盍探之乃下投窮至江底見山根大僅數抱若一柱擎其山焉因運臂撼之山爲搖飈不止屋宇皆動僧怖以爲地震焚香祝三寶食頃而定行登山知而竊笑之旬日乃爲同袍說其實因具言臂龍之神同袍驚以白長老長老曰此妖人也潛詣鎮江告官請殺之官謂誣罔不爲理僧懼其爲已累也醉行而縊之行既亡龍亦頓逝訖無靈焉

九尾龜

庚巳編卷四

无

海寧百姓王屠與其子出行遇漁父持巨龜徑可尺餘買歸係著柱下將羹之鄰居有江右商人見之告其邸翁請以千錢贖焉翁怪其厚商曰此九尾龜神物也欲買放去君從更成此功德一半是君領取因偕往驗之商踏龜背其尾之兩旁露小尾各四便持錢乞王王不肯遂烹作羹父子共啖是夕大水自海中來平地高二尺許牀榻盡浮十餘刻始退明及午翁怪王屠父子不起壞戶入視之但見衣衾在牀父子都不知去向人咸云害神龜爲水府攝去殺却也

吳人仇寧客彼中親見其事

番易水神

餘姚戚瀾字文端景泰二年進士授翰林編修
丁艱服闋上京渡錢塘江風濤大作有絳紗燈
數百對照江水通明丈夫九人帕首袴鞬帶劍
乘白馬飛馳水面如平地舟人大恐戚公曰毋
懼吾知之矣推牕看之九人皆下馬跪公問曰
若輩非桑石將軍九弟兄耶應曰然曰去吾論
矣皆散公命舟人返棹曰有事吾當還遂歸抵
家謂家人曰某日吾將逝矣及期沐浴朝服坐

庚巳編卷四

手

向九人率甲士來迎行踐屋瓦瓦皆碎戈矛旌
幟見耀填擁頃公卒後車騎騰蹕前後若有
所呵衛者隱隱入空而滅後瓊山丘文莊公夫
人入京舟過番陽湖夜夢朱衣貴人來見曰吾
仲深故人戚瀾也見為水神昨奉天符應覆數
百艘舟夫人慎毋渡覺而舟子方解維欲行夫
人亟止之瞬息大風舟行者皆溺明日夫人乃
渡至京以告文莊文莊感其意緘文祭之戚公
之鄉人項生侍公渡江親見其與九神語又嘗
得丘公祭文

樓三舍人

樓三舍人者樓纜也 太祖御舟師敗陳友諒
于鄱陽湖死者數十萬還委樓纜于湖寃魂憑
之遂能為妖舟人必祭否則有覆溺之患

馬少師

鈞州馬少師文升景泰辛未進士至弘治末位
冢宰前後歷仕五十餘年雖年及耄而精力不
衰後致仕去正德壬申薨於家其日日將晡時
公里人有事從城外歸者道逢公乘肩輿侍從
甚衆自輿中向其人拱手問所之曰莊上去其

庚巳編卷四

三

設釜於堂召此婦面烹之出死囚於庭與食纔
下咽便稱腹痛俄仆地死公謂婦曰汝冤白矣
遂釋之徐訪其鄉果有神祠視其像正所見也
又甲嫁女於乙抵乙門揭幕視之則空輿而已
乙謂甲欺已訴於縣甲又以戕其女互相爭執
前令逮媒從諸人鞠之皆云女實升輿不知何
以失去令不能決公至偶以勘田均稅出郊初
太祖平陳氏過鈴山定其稅額偶稅稅加於
數百畝時有畝至數石者以是公往看視為秦
之行至邑界有樹大數十抱蔭占二十餘畝其
下不堪禾麥公欲伐之以廣田從者咸諫以為

此樹乃神所棲百姓稍失瞻敬便至死病明府不可易視也公不聽移文鄰邑約共伐之其令懼禍不從父老吏卒復交口諫沮而公執愈堅期日率數十夫戎服鼓吹而往未至數百步有衣冠者三人拜謁道左曰吾等樹神也棲息於此有年矣幸公垂仁相捨公叱之忽不見命夫運斤樹有血出衆懼欲止公乃手自斧之以爲倡凡三日方斷其樹樹顛有巨巢巢中有三婦人墮地冥然欲絕命左右掖而灌之以湯良久始蘇問何以在是婦曰昔年爲狂風吹至此身

唐已錄卷四

三

人歸到公門聞哭聲乃知已捐館矣計相見之頃正其氣絕時也

張御史神政記

始予讀先漢等史見諸循吏事有政通神明精感天地者未嘗不太息欽想以爲後世所未有也乃今於慈谿張公而復見之公名昂字仲明鄞御史楷之子也成化中始以進士知鉛山縣初縣有賣薪者嗜食鰾得薪直以其半市鰾命妻烹而食之一日自市歸乘饑恣啖少時腹痛而死鄰保疑妻毒殺之執送官拷訊無他狀獄

不能具械繫踰年公初蒞任嘗曰晝登堂忽都門外有綠袍烏巾者冉冉而入左右悉不覺也行及案前長揖公迎之坐乃曰公毋懼吾非人實邑中某鄉之土神也鄉有冤獄未白知公精明果斷與神明通必能雪之公問其事神曰吾鄉民某甲之妻以殺夫繫獄此人本中鰾毒而殂非婦罪也公欲驗之但置鰾水甕中有昂頭出水二三寸者必殺人試烹以啖他囚而死則其事白矣言訖不見公異之詰旦召閭境漁者命捕鰾得數百斤如神言試之得昂頭者凡七

唐已錄卷四

三

在高樓與三少年歡宴所食皆美鰾時時俯瞰樓下城市歷歷在目而無階可下少年往來率自空中飛騰不知乃居樹巢也公悉訪其家人還之中一人正甲所失女自言在輿中爲妖攝去其訟遂解公以其本修公廨數處而所蔭地復爲良田由是悉毀諸淫祠在境內者無遺獨鄉落一祠民秘之獲存他日公以事經其地夢神懇曰公姑恕我翌日召鄉民責令毀之神忽降于鄰邑小民曰吾被張公毀廟無可寓寄公正人吾不敢犯願借片地暫居公去祠可復也

汝不吾從五日內必及禍民初不信未三日果
傾越吐逆神乃降家人羅拜爲之立廟有道士
善隱形術多淫人婦女公擒至痛鞭之了無所
苦已而并其形不見公托以他出逕馳詣其居
縛歸用印於背然後鞭之乃隨聲呼喚竟死杖
下邑寡婦惟一子採薪於山爲虎所啖鄰居惡
少欲以事難公代婦書牒使投之縣稱欲得虎
抵罪公視牒笑曰奸民欲害我乎與婦期五日
來乃齋戒作文祭城隍大略言神爲一邑主不
能禦災捍患而縱虎食人今與神約五日內必

康邑縣志

卷四

驅虎伏辜否則撤其廟而更置之後五日天未
明夢神告曰虎至矣公驚起佩弓矢升堂命啓
門有二虎入伏庭下若有人守之者公厲聲叱
曰吾良民之子而汝食之法當抵死二虎有非
傷人者退一虎起繞伏虎一匝低尾而出其一
不動公素善射拔所佩箭三發而三中其首因
命隸卒亂鞭殺之召婦人歸以虎屍自是所在
喧傳目爲神人三年以政最擢監察御史今致
仕家居杜門謝事足不入公府隱然爲鄉邦重
望君子惜其位不滿德云予聞得公事於其鄉

人因此爲記後之傳循吏者或將有考焉右張
御史神政記予弟子遠作錄之以終吾編

吾友陸君子潛天下士也自其束髮讀書卽
好奇多聞有事志述不特妙於文辭而已是
編始正德庚午終于己卯蓋紀其十年間所
聞也初以歲一爲卷後又併爲四卷然君每
悔其少作不欲傳而傳之者則旣廣矣君卒
于嘉靖辛亥及甲寅夏余還自金川閤家中
舊書得君繕寫庚巳編適乃子延枝過余余
示之彼觀父手澤涕泣請以他本易焉余爲

康邑縣志

卷五

之悽然書其後

紀周文襄公見鬼事

煙霞小說五

正統辛酉秋巡撫周文襄公赴京議事挈予同去訪先師魏少宰回途至夾馬營晚涼與其家子仁俊在船面侍坐文襄見兩岸石柳敗露忽語予曰若曾見鬼乎予曰不曾文襄曰吾曾見一鬼其計異蓋吾鄉廬陵老儒周尚山之魂也尚山在京求仕不偶都御史劉觀延作館賓與同鄉諸縉紳交往甚久物故於宣德二年魂忽附於翰林修撰尹鳳岐之次子求見諸故舊於吾尤切出言成章詞雖俚淺而錄之者筆不能

文襄公

九

及又能言人禍福尹公專請諸公相見欲釋此事吾時爲越府長史與文淵何御史南雲程中書吏部鄭侍郎之弟四人同往但見此子緊閉雙目面壁而臥口不絕言何執牙牌叱咄之曰甚麼人在此無禮其子微笑朗吟曰諸公衮衮盡朝臣不信陰陽與鬼神劉觀家中曾識面如何問我是何人謂吾曰長史先生王佐才連朝相請不輕來胷中無限不平事要與從容話一回又吟曰昔年承著尚山文爛若春空五彩雲久在泉臺樂耽玩天葩端的吐奇芬又云深辱

雄文見遺不曾致謝吾曰令郎已送布四端卽

曰此土布何足以謝雄文高吟曰蠶子來京帶土宜四端粗布表相知如何可潤雄文筆地下難忘一寸私又曰抑菴爲我述行狀東里與我作墓志并諸公哀挽之作萃成一集煩公序以冠其端吾曰先生今亦奚用哉荅曰九泉之下也是眉目譬如老尹得一勅命卽在地下誇耀千人又高吟曰尹公勅命得焚黃地下逢人炫寵光詩序寫來焚與我九泉之下也煌煌就呼何繡衣如何失信不送鳳陽墨與我何曰我在

文襄公

二

鳳陽回先生已捐館故不曾送卽訝然曰你欺心你欺心你在鳳陽回我方有病因老劉有事故不踐言遂吟曰百鍊玄霜出鳳陽君曾許我助文房今朝竟發欺心語巡按回時始臥牀曰老劉何爲得禍遂叱曰老劉好兒子假如你在浙江巡按回送他二織金段子他何嘗得來又吟曰君在浙江巡按回織金段子送都臺如今却說劉公過此口煩君再莫開何曰先生你曾央我一事荅曰有表弟王某爲學官爲進香科飲盤費以我面情不曾責打也鈕他一箇徒罪

復謂何曰你央及我的事如何何過之曰你又央我一事答曰有張姓者因我死了不曾輕恕他復謂何曰你央我的事如何蓋因緘金段子一事切中心腑恐泄他事之短甚難回言吾隨沮曰尚山先生不必窮此事一向在于何處答曰我平生不曾信鬼今日輪到我做鬼方才知道有這鬼且人者日之光鬼者月之光日之光能及物月之光不能及物吾問何故曰譬如一件濕衣服曬在日之下則乾月之下不能乾又問之曰世間多少人死皆無靈異惟先生靈異

袁見

三

九

若此答曰君獨不詳月有弦望晦朔故鬼亦有靈爽寂滅之異也適問諸故舊且挽南雲手吟曰南雲內翰鳳池仙筆上生花正妙年我自沉淪君獨奮人生窮達總由天又吟曰縉紳知己滿朝端總是相思會面難此位郎官不相識丰姿絕似鄭天官蓋鄭天官有事不得來因遣其弟來致意以其日前不曾會面而起疑似之言南雲問曰長史先生當如何答曰在京堂上前程萬里吾問南雲如何答曰也是在京堂上隨問何繡衣如何答曰我不說我不說蓋憾其初

叱咄之意強之曰也是在京堂上微云可惜可惜衆莫能喻其意正敘話間忽厲聲曰尹公尹公我借令子聰明以發我平生不平之意何故說乃於吾兒而見殃衆愕然未知其意蓋尹公以吾輩三四人來聊致小祭作祭文遺之文中云既不念吾同學又不念吾同鄉吾於爾而何負乃於吾兒而見殃然此文尚未終篇脫稿書房與敘話處又隔遠何遽知其然耶衆皆奇異吾問曰先生欲何為答曰吾無他惟一念不忘故舊欲與一會耳尹公以鄉里之故特此相累

袁見

四

可於某日備二十卓盛席延諸公更煩長史先生爲主人會訖則去必不見殃於其子也取紙筆來爲吾列諸姓氏首東里次柳巷次鄭公次吾何得第十三尹得第二十三其子得三十七末席言既其子駒駒而騰移刻即欠伸張目驚見吾輩在坐起與爲禮問其所言惛然莫知也至期諸公畢集惟東里以事不赴其魂又附於此子稱吾爲主人備談舊事盡歡而散從是降神之事遂息予因進曰得無尹公家之不祥乎文襄曰何爲不祥此子其年中舉予驚異其事

詳記之心中幾五十矣惟何公可惜之事不解
後聞何公以吏部尚書致仕在家其子喬新爲
事中與張真人結姻真人被其叔母赴京奏
其違法有旨抄提給事泄其語真人逃竄有
旨窮究其情何恐禍及遂自經死其謂可惜者
爲此也弘治元年三月望日述

紀周文襄公見鬼事終

文襄公見鬼

五

異林 共二十八條

吳進士徐禎卿 著

九仙神三條

閩中仙遊縣有九仙山其神靈異能知人間未
然之人事人或禱請輒於夢中開示形兆始雖莫
測事往而推無不徵驗神道顯秘莫可彈詰予
所最徵實者吾鄉衡山文太守吳邑部庫部太
倉州周貳牧皆親詳其事故疏之云

文太守宗儒分符溫州未期遣人祈問壽算夢
者見一人謂之曰往山下當有優人作戲汝可

異林

一

尤刊

觀之夢者曰太守令我所問壽算耳其人答云
有孔老人還自問之言訖而去尋至山下遇有
丹旄引喪而來果有群優裝著綠衣踰躍舉前
後鼓樂導從賓客無不鮮盛夢者前致問云今
日送葬當是何人有何官職而若是乎答者云
吾鄉王太守死今當臨穴是以相送耳夢者驚
寤自謂不祥乃隱此事不敢陳說徑白太守云
蒙遣祈問一無答但令問孔老人當自知之太
守即便搜訪果有此人昨被差遣將一大木付
匠裁鋸卽召而問之曰汝計此合鋸幾何對曰

已就錯矣曰卽計木板當得幾何對曰合得五十有六中腐其一數不得全耳太守怒曰木材如此何止此數便可經營復令益之對曰數已定矣復何及乎太守時年五十有五聞老人言不覺驚汗果及數乃疽發而卒

都庫部玄敬少貧病不得志嘗識一黃生閩中人也曾遊吳門一日告歸因相語曰九仙山在吾境上其神靈驗子今坎珂吾當代卜卽見復也玄敬喜諾卽具手疏陳述其意贈以裹糧生遂辭去至祠所焚香祈禱具白緣由夢入一室

異林

二

中見兩壁上倒懸二軸各書三大字曰在何處嵯峨高生未省論沉吟再三忽有一人曰子何必疑彼將自知後來吳中具以事白玄敬不悟遍訪識者並不詳曉弘治甲寅年何中丞繼來巡撫江南偶見都文深蒙獎嘆往往薦揚自是知名郡縣大夫爭相引拔次年大比林御史塘卽錄送試院有高士達者山西人也爲山東武定州學官來校文事閱玄敬文甚加稱賞遂獲中選其夢始著然嵯峨字義猶未解或曰二字上並有山文高本貫山西又仕山東兩山字義

亦甚明白何云不解其徵或然今何公爲南京大司馬玄敬爲庫部其言益驗矣

周某閩人也爲常山縣學官仕既不達又復無子以是快快求禱于神卽夢一大舟舟尾上有二人坐舟中載一棺以繩纏縛甚堅旣得此夢未審云何或曰舟中著棺當是州官船尾二人卽是舟子始大暢悅後果爲太倉州貳牧生二子果如其占矣

異人六條

異林

三

九

道術入沙門游又棄而學仙成化間居太和山中敝衣蓬首行若飄雲人或於山下見之或失所在舉頭望之遙在高崖雲霧中相距萬仞或二三十里許或時假寐一室扃闔如故身已在他處山上祠宮咸固鎖鑰每雞鳴諸山法鐘遠近俱發道士驚起曰雷仙人入宮矣荆王求見之固請曰側聞神仙之名久矣願乞片言雲曰予丐人也何足以語仙王曰汝年幾何矣雲曰半歲王曰汝何許人雲曰幽州生建康長廣東編戶遼東應役王憊然不悅曰今日幸奉至人

願乞道術雲怒曰吾非俳優何術可施遂大相詆訾王不勝怒密遣人繫之喫以徇血遂裹以革令厭之桎梏置獄中欲殺之夜半忽不見王甚愧焉成化末不知所終

福州安翁者以市酤為業常有道人沽飲輒去不償直翁亦不責久之道人來會翁曰良意久不酬今幸枉過乞遂偕行翁許之須臾至一山下草菴中成賓主畢道人曰有一道友去此甚近亦有仙術僕往邀請共君相娛可乎翁喜諾道人遂去久不來翁且餒顧室中蕭然無供具

異林

四

惟破釜在壁下餘飯可升許仰視屋梁工懸橋數顆壁上張畫梅一軸翁不勝餒取釜中飯食訖道人適至曰道侶不過無以為歎不陋貧居可遂留數日耳翁懇辭道人再三曰煩君遠臨無以相贈奈何翁曰可掇壁間畫耳道人曰此吾道友之物奈何與君君既相愛吾當搗之耳既覆之以手拭之宛然如畫因題其上曰為買東平酒一卮邇來相會話仙機壺天有路客人到凡骨無綠化鶴飛莫道烟霞愁縹緲好將家國認希夷可憐寂寞空歸去休向紅塵說是非

翁持此遂別迷道不知所向問野中人曰福州離此四日程耳翁始悟遇仙悵快而歸翁後以壽終于家云

呂疙瘩者不詳其名里成化間嘗游於襄郛河洛之間冬則臥雪夏則被褐好狎兒童且謔且言謔為之結小髻每搖首則髮理如櫛復為結之如髻然滿頭時人呼為疙瘩一日履江水上江畔一婦人方晨汲見之曰呂公若能行水耶呂怒取其杖笞之復履江去弘治己未相傳於隴石白日上昇云

異林

五

九

張皮雀者名道修少從其父參議江西時每聞道院鐘鼓笙磬之音輒往觀焉父不能禁後還吳中為道士師事胡風子胡風子師事莫月鼎授五雷法居玄妙觀弟子甚眾欲密授道修以書置屋上覆瓦中呼道修曰天將雨亟升屋敗隙補之道修如其言往胡公曰得乎道修應曰得之矣於是始得秘訣驅風雷如神常懷一皮雀狎小兒每出則小兒群遶之故時人謂之張皮雀好飲酒食狗肉常有病瘡者求治會方啖狗肉遂以汁濡作符以授之曰謹握之及家而

後啓其人易之曰何物能治疾耶中途竊視之忽有神人怒撻之幾絕一日行道中見一人責之曰汝婦將死盍返視邪入寢中婦果自縊忽絕而甦天亢旱太守朱勝求禱道修曰儒輩每毀我欲雨設壇於學宮太守不可然不得已遂強設于里塾又令黃冠鑒之以行命置水於兩廡間呼群兒侍諧笑滿前每作符遣一兒投水中則雲氣生其上滄合雷電轟烈大雨如注道修大呼曰請誅貪吏諸吏跪伏莫敢仰視良久曰沾足乎衆曰然雨乃止江陰旱富民周氏請

異林

六

禱道修往視困廩甚修怒曰彼固求福已耳且爲之禱雷雨大作道修曰彼爲富不仁請焚其廩火繞其廬焚之幾盡吳江旱王道會者禱之雨已作道修曰王道會亦禱雨乎今日邂逅誠幸相角法術何如衆驩然建兩壇道修謂道會曰左右何居道會觀東郊已雲遂卽左道修在右有頃雲歸于西東望皎然雨忽大注道會大慚神驗甚衆不可測也居常忤兄意每受筆不走但呼大宿世大宿世以壽終翌旦人於松陵長橋上見之

趙頭陀成化間吳中有喫肉和尚自言從終南山來問其姓名荅云是趙頭陀往來僧居不假寢榻常坐於廊廡之間身著弊衲不易寒暑性好鋪餽無所去擇食如燎毛飲若填壑人莫見其溲溺故呼爲喫肉和尚每見輒曰可作一齋爾後供者漸不能繼或絕口累日亦復晏然有一少年惡其無厭欲試苦之值大寒月邀請入舍乃欸以餘庖羊脂雜物凝貯盂中曰和尚食肉卽舉手張口瞬息噉盡又將取水數升與之曰和尚渴乎便復飲水遽足奉林飯曰和尚飯

異林

七

乎卽飽飲一頓不謝而去亦無所苦嘗跣坐道上有一縣吏呵導而來儼然不動吏怒命拽去鞭笞一十亦無嗔愧尋於故處還復安坐人皆笑之有高媪者時造其家媪輒具食一日忽來呼媪曰吾欲行矣不爲他人作取檀越意在相報遂端坐簷下夜半而化晨有群僧舉之而去聞巷男女聞有此事競來觀看投錢萬計媪意始解丹陽都玄敬博識士也嘗摩其顙中圓徑二寸虛通如穴
光明異常竟莫測其爲何如人也

張刺達者相傳是宋時人爲華州掾嘗從州太守入華山謁陳搏先生先生敘賓主就坐訖復設榻于左似有所伺太守不之悟已而一道人至藍袍葛巾蕭如也先生與之揖而坐焉道人趨而左據榻端坐傲然無遜客太守不悅先生事之甚恭因請曰先生袖中携有何物幸以相貺道人卽探出棗三枚顏色各異乃以白者授陳先生赤者自吞食之青者投太守太守愈不悅持以授掾掾遂啖之道人遽出太守問於先生曰是何道者先生固爲恭乎先生曰此純陽真人也太守悔恨追不能及張公自後得道國初時往往遊人間每顯異迹太宗開邸北平嘗召見之語有神異及卽位思慕甚篤遣胡尚書洪通海嶽間求訪之後于秦中邂逅宣述聖意企仰道真乞迴鶴馭以慰睿望張公曰謹奉詔但道遠日久公先就駕予當繼至耳既而胡方入朝張公果至帝延入問之曰何爲是道曰能食能糞此卽是道帝不悅曰卿有仙術爲朕試之以爲榮觀不亦可乎張公遣侍豎昇一甕來卽指之曰臣欲入此以觀造化卽投

足縮首頃刻不呼之則諾視之無形帝命擊破之使人各以破甕一片呼之如月印水在在俱足隨呼而應莫知所爲帝曰卿可試出言訖張公忽在前帝曰卿可更窮造化之道張公曰諾卽走入柱中呼之復出帝嘆曰妙哉張卿出幽入冥其至神乎張公復取水巽於中庭須臾變成巨川間岸沙際橫一渡舟張公舉手招之舟忽近人遂登舟而去不知所之尋視庭際了無波浪痕後帝患疾食不下始悟張公之言嘆曰張公其能鏡余之死生矣先是張公以草一莖授胡公曰異日陛下若有危疾以此療之於是帝服之果瘥

藝術二條

胡宏字任之寧波人少讀易遇一道人與語曰我有秘術子可受之但不營仕乃可免禍耳宏曰謹奉教遂以卜筮授之發無不中有卜者每聞宏作卦輒從鄰壁中聽之其說皆按易占無詭辭後知之遂不說易但言貞咎而已有一人家暴富心疑之宏爲設卦曰家有狸奴走入室是其祥也曰然曰狸形必大可稱之得幾斤曰

七斤許曰富及七載俚奴當去何能久也及期俚果去不見家貧如初一人家夜有屍撐于門莫知爲誰主人懼不敢啓局踰垣而逃卜於宏宏曰有府胥姓某者往求之訟可解矣主人往索果得其人懇乞再三曰誠不敢諱是予某親非有宿嫌求棺耳召其子遺以金帛禍乃解嘗經吳閶門都彥容家將戒舟有唐貢士者偕其友三人來宏曰公等何爲曰行藏未卜幸先生教之曰草草不暇行當總筮之卦成宏折而論之曰某君勿行當有疾厄某君中乙科唐君後

吳林

十

必爲御史後悉如其言平生占驗甚多每筮一卦則受金半兩以壽終於家

葛可久吳人也性豪爽好博少遇異人授以醫術不事方書中輒神異道有狂犬可久謂人曰誰當擒之即可療惡少果環執之可久砭其腎犬臥良久差有群少戲里中望見可久一少年從牖躍入室曰召可久診視之不驗則群躁之強可久可久診之曰腸已斷矣當立死耳有頃少年果死朱彥脩嘗治浙中一女子瘵且愈頰上兩丹點不滅彥脩技窮謂主人曰須吳中葛

公耳然其人雄邁不羈非子所致也吾遣書往彼必來主人悅具供帳舟楫以迎使至葛公方與衆博大叫使者俟立中庭葛公瞠目視之曰爾何爲者使者奉牘跪上之葛公省書不謝客行亦不返舍遂登舟比至彥脩語其故出女子視之可久曰法當刺兩乳主人難之可久曰請覆以衣援針刺之應手而滅主人贈遺甚豐可久笑曰吾爲朱先生來豈責爾報耶悉置不受江浙行省左丞某者患癰疾彥脩曰按法不治可久曰尚可刺彥脩曰雖可刺僅舉體半耳亦

吳林

十一

九

無濟也家人固請遂刺之卒如彥脩言彥脩且計日促之行曰當及家而絕已而果然二子治驗並顯葛公尤稱神異云

夢徵一條

楊中丞一清居京師時其友王溥武昌人也計偕而來嘗同旅舍禮試已畢比將徹闌中丞夜夢入府院中左右文書狼籍滿案有一文帙卽啓視之乃試錄展覽始末悉便記憶既覺卽與溥言曰公等成敗吾已卜矣溥戲詰之具白其故溥曰當有溥名否曰無也曰武昌一邵當得

幾人曰合有二標一在通城一在江夏溥曰誰為第一曰當是吳人又問其次曰海南丘公雅所稱賞是其人也溥曰頗憶其文乎便了了誦之一無遺脫且曰曩論式唯是一篇今歲文場當有聯璧溥笑曰公言若驗可謂通神既而溥果下第第一人乃是松陵趙寬廉使其次即今孫光祿交蓋丘公門士也謂二標者通城劉紹玄江夏許節檢閱文錄得論二篇其他記誦不爽亥溥大驚異知公非常人矣又明年浦始登第尋亦仕為南康太守

異林

主

飲客二條

曾公榮偉儀雄幹善飲喜啖人莫測其量張英國輔欲試之密使人圍其腹作紙偏置廳事後命蒼頭視公飲飲幾許如器注偏中乃邀公飲竟日偏已溢別注甕中又溢公神色不動夜半英國具舉從送歸第屬使者善侍之意公必醉坐伺使者返命公歸亟呼家人設酒勞舉隸公取觴復大酌隸皆醉公方就寢英國聞之大驚史百戶者性嗜飲晝夜沉醉不少醒嘗曰謁上官上官與之語惛然無所答上官怒叱之曰汝

醉耶其父聞之遂絕其飲久之病且作吳中名醫莫療有張致和者尤深於脉理診之曰夜半當絕勿復紛紛及期果欲絕其妻泣曰汝素嗜飲酒今死矣然久不得飲聊薦一杯與爾永訣死當無恨遂啓其齒以溫酒灌之須臾鼻竅綿綿若有息焉又灌之而唇動又灌之而漸甦以報致和致和曰彼以酒為生酒絕則生絕慎勿藥之當飲以醇酒耳如其言果愈又飲數年乃終

女士五條

異林

主

九

沈氏秀州人聰慧能屬文少選入宮為給事中孝宗皇帝嘗試六宮守官論沈文最佳其發端云甚矣秦之無道也官豈必守哉上悅擢為第一第溥為貢士就試春官沈贈以詩云自少辭家侍禁闈人間天上兩依稀朝隨鳳輦趨青瑣夕捧鸞書入紫薇銀燭燒殘空有淚玉釵敲斷竟無歸年來望爾登金籍同補山龍上袞衣時競傳誦之

孟淑卿姑蘇人訓導澄之女有才辨工詩自以配不得志號曰荆山居士嘗論宋朱淑貞詩曰

作詩須脫胎化質僧詩無香火氣乃佳女子鈴粉亦然朱生故有俗病李易安可與語耳爲士林所稱然性疎朗不忌客世以此病之篇什甚富零落已多最傳者數篇悼亡詩云斑斑羅袖濕啼痕深恨無香使返魂荳蔻花存人不見一簾明月伴黃昏又春歸云落盡棠梨水拍堤淒淒芳草望中迷無情最是枝頭鳥不管人愁只管啼又長信秋詞末韻云君意一如秋節序不教芳草得長春冬詞末韻云雙蛾爭似庭前柳臘盡春來又放舒真欲與文姬羽仙輩爭長

異林

十四

朱氏海昌人過吳虎丘山題詩壁上云梵閣憑臨入紫霞憑欄極目渺無涯天連淮海三千里煙鎖吳城十萬家南北舟航搖落日高低丘隴接平沙老僧不管興亡事安坐蒲團課法華金陵妓者徐氏亦有文藻作春陰詩末韻云楊花厚處春陰薄清冷不勝單袂衣亦爲清唱鮑賽賽辰州人年十五隨父耕畝歸遇虎攫父去賽賽操刀追之相持良久竟斃于虎又沅陵縣民吳永華女名六女年十三與姊入山采薇遇虎攫姊去六女操杖追之虎俯首閉目若伏

罪狀姊乃脫竟歿太守聞而嘉之賞以米帛

物異九條

弘治甲寅遼東大風晝晦雨蟲滿地黑殼大如蠅次年乙卯長沙旱苦竹開花楓樹生李實黃連樹生王瓜苦賣菜開蓮花七日而謝又歲丙辰三月敘州楠樹生蓮花五十餘朵李樹生豆莢若若滿枝

弘治甲子蘇州崇明縣民顧氏家雞胎息一物猴頭餘悉如人狀長四寸許有尾蠕動而無聲是歲海盜作

異林

五

九

弘治庚戌歲武昌城中飛鴉銜一囊市人競逐之囊墜啓視之火礫五枚歟然躍出是歲武昌災者三黃州災漢陽災

弘治辛酉元日朝邑地震如雷城宇撼落者五千三百餘所徧地竅發如甕口或裂長一二尋湧泉泛溢幾成川河迄望夕猶震搖不息人民逃散

弘治戊午夏六月十有一日姑蘇錢塘二邵川湖池沼水忽騰沸高可二三尺良久始復是歲溫州泰順縣左忽有一物橫飛曳空狀如箕尾

如簾色雜粉紫長數丈餘無首乳若沈雷從東
北去修武縣東岳祠北忽有黑氣聲如雷隱隱
墮地村民李雲往視之得溫黑石一枚良久乃
冷

鄒魯為蕭山令性苛暴有何御史者老于家魯
殺之其子求為報讐魯常飲一玉杯甚愛之一
夕置几上杯忽自躍墮地而碎魯惡之明日難
作

楊文無錫人弘治己酉秋赴應天試几上筆忽
自躍是歲魁榜第二人

異林

六

弘治中灤陽民家牛產一麟初不為異偶過解
字見壁上畫麟始大驚悟俗謂麟能茹鐵糞金
遂以鐵灌之而斃後獻其皮於鎮府鎮府貢于
庭兩脇有申毛從甲孔中出角栗形纔及犬大
崇明民家于海中設網忽獵一獸如犬黑色置
家池中善盜魚患之驅而入海行甚捷海水為
之披躍乃知為犀也

異林

語怪四編

三編勅矣復繼之何伎癢既發寧忍不爬搔
乎然無意必焉凡聞時暇書之有興書之事
奇警熱關不落莫書之癸酉秋日祝允明題
國初休徵

聖朝受命奄有四海當時休徵紀在國編不
可棄於野書昔之裨說則有之因謹述紀夢一
夢遊西嶽文二篇皆睿製也不敢僭動一字紀
夢曰昔在辛卯有元至正君弱政不務臣弄權
擅威福海內失馭邪術者倡亂遂至王綱解組

語怪編

一

元刊

天下紛紜其年汝潁斬黃民皆為逆次年徐宿
熾然盜起蔓及鍾離定遠民棄農業執兩器趨
凶者數萬當時貪官污吏莫敢誰何未幾壬辰
二月二十七日陷濠城而拒守之哨掠四鄰焚
燒間舍萬盡民財屋無根椽片瓦牆無立堵可
觀不兩月越境犯他邑所過亦然時官軍又不
見至失民依望棄順效逆之心萌矣俄而胡帥
至乃撒里不花率騎三千會陷城州主謀營城
南三十里聲攻城而遂巡不進惟是四掠良民
得之則以絳繫首稱為亂民獻俘於上請給其

功於是良民受害激動前日萌逆之心是有呼
親喚舊相繼入城合勢共守以相拒以守則
如泰山若以胡帥攻之則如虬蟬之據石柱識
者以為胡亡自是始也予當是時尚潛草野托
身緇流兩畏而難前欲出為元慮繫絳以廢生
不出亦慮紅軍入鄉以傷命於是禱於伽藍祝
曰歲在壬辰紀年至正十二民人盡亂巾衣皆
絳赤幟蔽野殺人如麻良善者生不保朝暮予
尤恐之特祝神避凶趨吉惟神決之若許出境
以全生以玆投於地神當以陽報若許以守舊

語怪編

二

則以一陰一陽報我祝畢以玆投之於地其玆
雙陰之前所禱者兩不許予乃深思而再祝曰
神乃聰明不佞余篤然而祈之神不為我決果
不出而不守舊果何報邪請報我陽玆予備糗
以往以玆擲於地其玆仍陽之就而祝曰莫不
容予倡義否若是則復陰之以玆擲地果陰之
方知神報如是再祝曰倡義必凶予心甚恐願
於陽玆以逃之玆落仍陰之更祝神必逃神當
決我以陽以玆投於地神既不許以玆不陰不
陽一玆卓然而立予乃信之白神曰果倡義而

後昌乎神不誤我肯復以玆陰之以玆投於地
果陰之予遂決入濠城以壬辰閏三月初一日
至城門守者不由分訴執而欲斬之良久得釋
被收為步卒入伍幾兩月餘為親兵終歲如之
當時予雖在微卒嘗觀師首之作度之既久甚
非良謀明年春元將賈魯死城圍解予歸鄉里
收殘民數百獻之於上官授我偽鎮撫當年冬
彭趙僭稱部下者多凌辱人予識彼非道棄數
百人內率二十四名銳者南遊定遠忽有義旅
來歸者三千率練之六月取橫澗山破義兵營

語怪編

三

得軍二萬餘入滁陽葺城以守之又明年春兵
入和陽與元兵戰三月而元兵解去乙未夏六
月親渡采石江下姑孰丙申入建業集兵十萬
堅守江左秣馬厲兵後三年發兵四征又三年
西定湖湘東平吳越所得壯士精弱半之七十
餘萬江南已定臣民推戴以明年戊申正月即
皇帝位朕許之至秋不記月日忽夢居寒微暇
遊舍南仰觀見西北天上群鳥如燕大小數不
可量摩天而下須臾少近皆鳩鵲之狀又少近
如大鳥之狀忽然自鳥中突出一仙鶴者徐翅

東南予回首以顧之有鶴數對略少將近或不知鶴之所在惟有青旛數行但見旛去旛首浮雲而行不見持旛者亦不見其竿旛過少頃西北天上有一木爲朱臺四有稜角周有欄檻色皆以朱黃繩四扯之前上立二人如寺閣內金剛一體無二極目視之見二人口若宣揚之狀忽臺轉西以左向南不見二立士却見列坐幙頭抹額者數人又臺旋北向以後向南見臺上中立三尊若道者三清之狀其中尊者美貌修髯人世罕見略少回顧於我仍往西北余尚夢

語怪編

四

寒微中天神既出急歸告於老嫂曰適來天神過此我必得罪故歸告於家且回聽命出門既行乃換其景不在寒微之時便問乃天神何往傍曰朝天宮去矣急趨之行未久途逢數紫衣道士者以絳衣來授予揭衷視之但見五綵問此何物也內一道士隨聲此何物也又一道士叱彼道士曰此有文理真人服予服之忽然冠履俱備傍有一道士授我一劒靶上皆如牙齒之狀特教我行不數十步間東南途逢一皂衣禿袖者來露首及兩肱二股首頂一竈兩耳怒

目而西北往予再東南行數十步過一小川南山北有房東西約十餘間見東宮青衣而立彼忽然而夢覺明年卽位於南郊未卽位之先雪沒市鄉當祭及卽位之時香霧上凝天而下霽地獨露中星遂紀年洪武夢遊曰倚西嶽之高也哉吾夢而往去山近將百里忽覩穿雲抵漢巖崖燦爛而生光正遙望間不知其所以俄而已升峰頂略少俯視見群巒疊障拱護週迴蒼松森森然遮巖映谷朱崖突兀而凌空其豺狐野鳥黃猿狡兔略不見其踪峭然潔淨蕩

語怪編

五

九

蕩平巒峰吾將週遊嶽頂忽白鶴之來雙鷺異香之繚繞管絃絲竹之聲雜然而來天意試仰觀見河漢之輝輝星辰已布吾之左右少時一神跪言曰慎哉上帝咫尺既聽斯言方知西華之山柱天之勢如此於是乎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瞻天愈覺神殊氣爽體健身輕俄聞風生萬壑雷吼諸峰吾感天之造化必民獲年豐遂舉手加額豁然而夢覺於乎朝乃作思夜必多夢吾夢華山樂遊神境豈不異哉

周顛仙

太祖皇帝御製周顛仙傳草莽未見今姑從所
開述之顛仙不詳何許人混迹行乞舉止詭詭
元末往來江楚間每至一處奔而呼曰報太平
報太平然遇人雖求丐而態度傲慢人皆惡且
苦之如是殆十餘年時 皇祖建義顛特來委
附 上閱之且獨知其人因送之僧院俾事薪
水以糊口顛轉恣肆侮諸髡屢盜常住蔬果日
與僧競僧訴諸 上上亦惡其所為召詬而戒
之顛態猶如故上將除之諭令遷華顛笑曰公
安得死我耶金刀水火何能損我一毛哉 上

語怪編

六

怒裸置石臼以缸覆之積薪如丘熾以烈焰一
晝夜啓視之顛兀然坐其中 上笑而釋之使
從軍以行亦稍令帥師征討嘗問之曰天下紛
紛何時定乎顛指桶曰破了一箇桶成了一箇
桶 上亦不究之然時出沒不恒及討偏漢索
之將委以事逸不知所之矣入洪武中 上嘗
不豫忽外奏有廬山道士進藥 上令問其詳
曰周顛仙使之來言畢將召入忽不見其人
上乃遣行人至廬山求訪之既詣山至廬山觀
又見前道士謂行人曰周在竹林寺方與天眼

道者對奕因導之往果見顛在寺門與一道流
奕行人致 上命顛殊不為禮行人侍良久屢
請命顛曰若且入寺游行出當語若行人入門
內殿堂軒廡弘麗極至光耀奪視未及登殿循
廊而行兩廊皆連室室各有主者行人次第闕
之或冠裳或野服侍從甚都旌幢服器珍具堆
積行人行且數之左右通二十八室中皆有人
物充牣啓門治事獨一室扃閉覘之中無一人
獨一巨氍毹踞其中而已地有流血若被傷者行
人出見顛求復 命語顛曰若已見矣二十八

語怪編

七

室者經天之宿所治也邇次來人間爲民物主
若 主方御宇故其室空稍有血者疾徵也雖
然行起矣行人因請曰將何以返 命取驗耶
不然且得罪顛乃賦詩與之曰 上覽之當信
矣天眼者亦贈一章行人持之去稍去回顧寺
亦不復有矣二詩者竟遠 宸矚云亦淺近語
但不知何所指也

蕭公

蕭公撫州人爲人坦率惟以利濟爲心亦不知
其所參修也一日方與鄉人飲座間隱几少瞑

須臾而起顧座客云適江中有覆舟者吾往收之凡幾人生矣示其足傳芒屨果霑泥水好事者亟往江濱物色之其言信然乃始異之自後往往如是每以救溺為務又能分身四出或一時為人招邀處處赴之後會語及各有一蕭公也後不知其死時之悉歿遂為神醫 太祖伐偽漢鄱陽之役公擁陰兵助國我師初不悉知而其後敵人言正見空中有數萬甲兵皆衣紅以助戰幟上大書蕭公字由是 太祖皇帝加以封爵各軍衛廟祀之其家至今族屬蕃盛子

語怪編

小

重書走無常

鄧都走無常事二編已書之後以問邑博熊君君即鄧都人也言之甚悉蓋彼中以此為常或人行道路間或負擔任物忽擲跳數四便仆於地冥然如死途人家屬但聚觀以伺之或六時或竟日甚或越宿必自甦不復驚異救治也比其甦扣之則多以勾攝蓋冥府追逮繁冗時鬼吏不足則取諸人間令攝鬼卒承牒行事事訖即還或有搬運負戴之役亦然皆名走無常無時無之宣德永樂間_{年歲}有江西尤和以進士來為鄧都令下車左右請謁鄧都觀觀在鄧都

語怪編

九

尤

山居邑外且山勢穹巍岑遠草木蔚密觀其陽殊極雄偉觀之後山陰復有山殿之其境益幽詭叢灌蔽翳人迹罕到中亦有宮宇則所謂北陰也其下即大獄凡鄉之禱祀者必之前觀香火極盛而凡仕於彼者初蒞政亦必虔謁與社稷城隍等耳尤和初至聞衆請岸然曰烏有是哉吾久聞此語今來當官政欲除之以息從前愚惑尚有於謁禱耶然固當一往視之然後毀除即命駕以往初見山門崇煥已怒比入危級甚遙入中門廣庭脩廡堂殿宏麗尤略無瞻

揖之儀傲睨四顧及後室從宇皆視之遍返駕
言伺當命工悉去之及至縣亦無他明晨方治
事忽身畔一門子跌仆於公座下倚其鞞而僵
尤蹴開顧左右應是卒死昇之去左右告非卒
死此走無常也尤大怒何復爲此誑語耶吾固
曰當施此風妄云云者應加以重罰而復敢爾
耶左右言明公姑從衆任之當自起問之可驗
苟爲不然一移動則即死矣奈何尤令喚其父
母來語之故父母皆懇白望公姑任之伺渠必
自歸倘移之必死矣尤因任之越二日夜尤方

諸怪編

十

坐童忽欠伸長吁如夢覺者徐徐而起神觀奕
然尤問之童言向從公歸方執事忽走無常始
回耳尤曰其詳奈何曰初爲冥官召去言爾可
往江西某邑里攝尤睦文牒已具即持之行至
彼覓尤家得之守門外二日始得入尤聞之大
驚蓋睦即其弟也因扣其室廬何似童述之即
其家也尤曰何以二日方入耶曰其家有犬瘕
惡不能前屢入屢爲犬噬輒退後乘間得入耳
尤思之果有瘕犬曰所攝者何如人曰即尤睦
秀才也其貌爾爾語至是尤不覺慘沮知爲其

弟審矣因曰今則何如曰隨已攝逮同趨徑歸
於鄴都矣曰然則奈何曰既至後不與我事即
俾我返然頗聞睦當得重辟不可生矣尤聞之
大慟急命人訊於家得報睦果以是日暴亡尤
乃入觀醮謝且欲加整飾宮觀以致皈依之誠
視其居事事完備已窮壯麗特門外無坊表之
建綽模表於門外大道而稍飾諸暗樊處復自
製文紀其事鑱之石立觀中以示未信今猶存
焉

桃園女鬼

諸怪編

十

嚴州東門外有桃園叢葬處也園中種桃四線
周墻弘治中有一少年元夕觀燈而歸行經園
傍偶舉首見一少女倚牆頭露半體容色絕美
俯視少年略不隱避少年略一顧亦不爲意舍
之行前遇一人偕行少年乃衛兵餘丁其人也
同輩也且行且縱話其人問少年婚乎曰未曰
今幾歲曰十九矣又告以時日八字又之至歧
路同輩別而他之少年獨行夜漸深行人亦稀
稍聞後有步履聲回視即牆頭女也正相逐而
來少年驚問之女言我平日政自識爾爾自忘

之今夜見爾獨歸故特相從且將同歸爾家謀一宵之歡爾何以驚為少年曰汝何自知吾女因道其小名生誕家事之詳皆不繆蓋適尾其同輩行得之諸其口出也少年聞之信便已迷惑偕行至家其家有翁嫗居一室子獨寢一房始出時自鑰其戶逮歸不喚翁嫗自啓其寢則女已在室中坐矣亦不寤其何以先在也燈下誦說之殊倍嫗嫗新妝濃艷衣飾亦極鮮華皆綺羅盛服也翁嫗已寢子將往爨室取飲食女言無須往我已葦之來矣即從案上取一盆子

語怪編

三

啓之中有熟雉魚肉之類及溫酒取而共飲食之其殺裁猶熱也啖已就寢女解衣內外皆斬然新製乃與之合猶處子爾黎明自去少年固不知其何人也迨夜復至與之飲食寢合如昨既而無夕不至稍久之密鄰聞其語笑聲潛窺見之語翁嫗云而子必誘致良家子與居後竟當露禍且及二老奈何翁嫗因候夜同往而覘之果見女在翁嫗愛子甚不驚之明日呼子語之故戒諭之曰吾不忍聞于官令汝獲罪汝宜速拒絕之不然與其惜汝而累吾二老人當忍

情執以聞矣子不敢諱備述前因然雖心欲絕之而牽戀不忍且彼亦徑自至無由可斷女亦知之殊不畏避翁嫗無如之何復謀諸鄰鄰勸翁首諸官翁從之展轉達於郡守李君守召子來不伺訊即自承伏云云然固不知其姓屬居址也守思之殆是妖祟非人也不下刑筆教其子令以長線綴其衣明日驗之子受教歸比夜入室女已先在迎謂曰汝何忽欲綴吾衣邪袖中鍼線速與我子不能奪即付之翌日復於守守曰今夕當以剪刀斷其裾予之剪歸女復

語怪編

三

九

迎接怒曰奈何又欲剪吾衣裾速付剪來吾姑貸汝子亟予之又復于守守怒立命民兵數人往擒之兵將近其家女已在室知之時方晴皎忽大雨作衆不可前乃返命于守守益怒命一健邑丞帥兵數十往必取之女亦在室丞兵將至忽大雷電雨驟盆而下雷火轟擊殊不能進亦回返以告守守曰然則任之呼子問曰女之姿貌果何似衣裳何綠色子具言如是如是其外表袂一一皆是紵絲悉新裁製也每寢解衣多而前後只此終未嘗更易一件其間

一青比甲密著其體不甚解脫卽脫之與一柳黃衫同置衾畔不暫舍也守曰爾去此後第接之如常時吾自有所處子去時通判某在座守顧判曰吾有一語欲語公恐公怒耳判曰何如守沉吟久之曰此人所遇之女殆或是公愛息小姐者乎判大怒言公何見侮之甚吾縱不肖公同寅也吾家有此等事耶公亦何垂繆如是守但笑謂言公試歸問諸夫人判愈怒幾欲罵之遽起入內亟呼妻罵守言吾爲老畜所辱乃敢道此語云云妻扣其詳判言老畜先問後生

語怪編

市

聞其言女容貌服飾如此乃顧謂我云爾妻驚曰君姑勿怒或者果是吾家大姐乎蓋判有長女未笄而殞殯諸桃園中其容色服飾良是也判意少解出語守吾妻云云其當是吾女耶守曰固有之且幽明異途公何以怒爲第願公勿恤之任吾裁治可耳判亦姑應之旣而無所施設女來如故又久之有巡鹽御史按部事竣而去郡集弓兵二百輩護行守與群僚皆送之野御史去守返兵當散去守命勿散從吾行且迂道從東門以歸至桃園守駐車麾兵悉入園

命發判女冢視之女棺之前有一竅如指大四圍瑩滑若有物久出入者卽斲棺視女貌如生因舉而焚之蓋守知女鬼已能神故寢其事乘其不知而忽舉鬼果不能禦也守恐鬼氣侵子深或復來纏帶召入郡中令守郡帑與同役者直宿凡三月無恙乃釋之其怪遂絕後子亦竟無他事在弘治中也

張生

弘治間南京旱西門有張氏子未娶忽爾形氣疴瘁漸成瘵疾久益沈殆遂將殞沒前後醫禱

語怪編

五

旣竭至是家人審問得疾之由始言初獨寢時有美婦人來挑引好合問其姓居婦曰我卽對門史包頭家女耳旣而夜夜來處今猶未絕家人令伺其來將彼衣飾稍損敗以驗之子如戒婦復來卽潛取其金釵藏去且視之乃搏土也子大驚衆持之遍物色於京城諸寺廟中久之得於倉巷中土地祠夫人之首釵失焉取以補之腦合無間遂碎其像像之腹中當下部置一瓶於其間口向外以爲陰藏精液已盈瓶中乃碎像沈於川其怪乃絕子亦安命京師後生多

作詞曲以歌之者予今故在

橫林查老

毘陵之北地曰橫林有查老者居之年踰五十而死死後魂歸於家不見其形但空中言語其音即查之素也几家事巨細一一豫言之其當行其當止點檢門戶什器失物則指其人姓名及物所在是以貨殖獲利為事不誤而無失物之虞家因以致富外人過謁者亦聞其言至於設宴邀賓亦陳一席於主位以為查席仍聞查言勸酒留客等了了分明父之人亦不為異也

語彙編

七

如是及三年一日語家人曰我今去矣遂泯

重書冷啓敬

前書令啓敬事未得其出處後於京師見其所作仙奕圖驚歎立境下筆之神妙嘗為題識而亦未得其詳近又得三丰遜老所題此卷跋語其事甚悉今節其槩蓬萊仙奕圖卷乃龍陽子湖湘冷君所作君武陵人名啓敬舊傳名謙字啓敬今直以名龍陽則其號也中統初尚少同邢臺劉秉忠從沙門海雲遊書無不讀尤邃於易及邵氏經世天文地理律曆衆伎皆通之至元間秉忠入

拜太保參中書事君乃棄釋業儒游於雪川與

故宋司戶參軍趙孟頫於四明史衛王彌遠府觀唐李思訓之畫忽發胸臆效之不月餘山水人物無異將軍筆法傳彩尤加纖細神品幻出由此以丹青鳴於時隸淮陽遇異人授中黃大丹出示平叔悟真之旨悟之如已作至正間百數歲矣綠髮童顏如方壯強時值紅巾之亂避於金陵以方藥濟人如神 天朝維新君有畫鶴之誣隱壁仙逝則君之墨楮絕迹矣此卷乃至元六年五月五日為予作也予方將訪君於

語彙編

七

十洲三島恐後人不識其奇仙異筆泯之凡流故識此奉遺元老太師洪國丘公云云永樂二年四月某日三丰遜老書觀此亦可得其初特不知其後何如耳三丰遜老者即所謂張鍊捷也其迹尤異亦傳聞異辭伺有所得當繼書之

十七字詩

偽周用王敬夫蔡彥文葉德新三人謀國事而抵于亡丁未春伏誅於南京風乾蔡葉之屍於稱竿者一月先是民間作十七字詩云丞相做事業專用黃葉葉一夜西風來乾隨後竟驗焉

蘇後湖

蘇後湖養直高隱文學舊所知者近見曾端伯編本朝名士百家詩選各為傳引述養直死甚奇漫錄其槩云養直事佛甚謹深契禪說又得養生之術三年前盛夏與客對蒸有衣褐者持謁云羅浮山道人江觀潮未及起迎道人直造就坐旁若無人養直驚愕問所從來荅曰羅浮黃真人以君不好世人之好烝母已成令某持丹度公可服之袖中出一小合藥黃色而膏融養直遲疑問道人曰此丹非金非石乃真氣鍊

語怪編

太

成疑卽且止俟有急服之出門逕去俄頃不見養直以丹置佛室後與客飲醉後食蜜雪和龍腦一夕暴下而卒所親記道人之言亟取丹視其堅如石磨以飲之卽甦自是康強異常齒落者更生髮白者再黑眼枯者更明紹興十七年歲旦日與家人酌別且告辭鄰里二日東方未明被衣曳杖出門行步如飛妻孥謹挽其衣則已逝矣黃真人者石晉時爲惠州太守天福中棄官入羅浮山今居水簾洞人不得見養直命畫工齋潔瞑想以其意爲黃真人像畫畢則宛

然江道人也識者以爲姓江而以夏來卽黃真人矣以是知養直之亡豈道家所謂屍解者乎

靈哥

靈哥事海內傳誦殆百年矣景泰天順間日溢于耳邇年多不信之然聞見猶繁不勝登載亦有言其已泯或言其本由假託者然謂其散泯有之盡以爲僞恐不然予兒時則聞諸先人等且其物爲性最軟媚往往與人纏綿締結託爲友朋昔景泰中有雲間張璞廷采成化間有吾鄉韓彥哲皆與交密張仕山右一學職爲先公

言叢編

太

言叢入京師謁之設酒對酌坐間爲張至家探耗頃刻已來言其居室之詳及所見某家人聞何語言見何動作報以無恙張筆於籍後按驗之無錙銖爽也頗與張言其身事謂在唐時與二輩同歸學仙處山中甚久師後以二丹令餌之戒餌後無入水旣各吞之皆躁甚肺腑若烈焰燒炙彼不能忍竟入水浴卽死予則堅忍後復自涼乃獲成道迄今當時張循其言領略其意彷彿似謂其師乃呂公而二物者似一猴一鹿已則猴也韓初以歲貢赴銓時祈兆於彼得

驗且言韓當宦游其地後韓果得同知德州與之相去不遠每事必諷之無不響答其所處在魯橋開旁民家一室不甚弘密外設香火帷幕其內凡荅祈者自帷中言聲比嬰兒尤微殆類蠶蠅稱人每尊重仕者爲大人舉子爲進士公士庶或曰官人大率甚謙遜而善媚往往先索取土宜禮物指而言之或辭以無則曰某物在某箱篋某包襪有若干分幾以惠何不可也往往皆然故人輒驚異奉之至語禍福或不盡驗或曰其物已往今其家造僞耳蓋初降時因其

諸怪編

千

家一婦人凡飲食動靜皆婦密事之與之甚昵非此婦不語食或謂亦淫之蓋似亦有採取之說此婦沒後家仍以婦繼之然不知其真也又聞之先朝因旱潦嘗令巡撫臣下有司迎入京師託之析穰其物亦處于驛舫比至京不肯入城強之不從因問既來何不一入覲 天顏荅云禁中葵狗異常我不可入竟默然歸人以是益疑爲猴狐之類云

孔儀賓

寧王府儀賓孔君宣聖五十八代孫也於少司

空公韶文爲從弟初其母夫人夢入大府第過重城不登堂便入花園止於亭中視亭上榜有某字少選亭後一美人出捧一盤桃實以奉之遂取二顆啖之後儀賓既中選司空赴廣東憲副之任道過省邸夫人得一就儀賓第入門果見至園中亭上蓋安福郡主先令人邀憩于此俟整容畢躬出迓故便未升堂也其府門園亭歷歷皆夢境也固已異之在亭少之主自內出見夫人其容貌禮儀與夢無少爽焉予聞之鄉人謝生謝又言郡主賢孝禮法甚詳

諸怪編

千

江西妖術

正德初有江西糧長數人運糧數千石赴南都戶部某倉輸納先入數百石以粟傷濕在倉瞭暴就令納者監暴晝夜不出倉餘在船未輸五百餘石初糧長帶一小兒未十歲者同入至是倉中人不見小兒亦不省寃既而糧長久不出巡邏者疑之謂凡納者畏耗減不得已少暴之頻告乞收納何此數人安然無歸也且日買酒肉入果何樂如是乎入察之數人散步於庭其倉扃鍵不開邏者窺之聞小兒大呼求救視之

乃在梁上急白於官啓而取之下并縛衆出訊之兒云卽京師人衆初至時同貲買之既入倉卽置之梁每夜用香燭品物供而拜禱其所禱乃是將以殺兒祭鬼至其時殺祭已訖則此鬼能搬運他厥之粟以入此厥因以作數而匿舟中之粟也今時猶少遲未能卽殺而事露耳以諗於衆亦伏不敢譁俱歸之法司適當事官亦其鄉人以爲兒固未死遂止從輕典聞者多惜其漏網云

神譴淫男女

語怪編

三

往年兗州有人家贅壻與其妻妹私通事頗露二人屢自分疏旣而語家人吾二人不能自明當共詣岱頂質諸天齊帝遂與俱去告于神吾二人果有私乞神明加誅祝訖下山各以爲謾衆而已神固何知行至山半趨林薄僻處行淫焉久而不歸家人登山覓之始得於林則皆死矣而其二陰根交接粘著不解方知神譴之以示衆也

張尚書

刑部尚書雲間張公詭爲浙臬提學副使時行

至一處比夜有司白公館素有祟不可息公曰惡可以此而迴屈輶車第休于是有司不敢迂公旣飲張燈而寢俄頃見四五小鬼列牀前嫖戲營營公知爲祟矣起坐于榻觀其所爲久之

一兒升榻撓公面目公奮臂擊之兒猶相抗久之掣得其帽公以置於席壓坐齧下而一手持其端不釋一手且拒之兒乃踉蹌下榻與群童一時散逸公始喚戶外衛卒持火燭之其帽卽皂紙所爲僧伽帽也因命收去明日以示諸僚而焚之後亦無他

語怪編

三

南京長安街鬼

弘治中妻父李公貞伯爲南京尚寶卿居西長安街南嘗半夜命侍婢秉燭下樓入爨室取湯水聞婢呼喚聲良久始來問之云有二皂隸青衣執搗喝謂汝何敢來此觸犯應受杖去遂執之將捷婢固推拒久之竈後一婦人出貌甚端好冠飾衣服莊嚴珍麗狀若貴嬪命婦徐徐而坐二皂供侍婦問故皂言婢犯禁故婦曰罪固應爾姑惟宥之皂執不可婦又諄諭婦旁又隨一皂傳命令必釋二皂乃聽命舍去婦不暇諦

察得脫奔迸而來矣

瞿侍御

海虞瞿世用侍御俊巡按嶺南薄暮至一察院從官白宅凶不可處瞿曰然則何居曰旁有公館前後皇華皆姑憇于是瞿曰烏有是哉力命之入上下咸復懇白居之必致紛紜瞿意不可回乃啓關而入瞿視其室甚華好命汛掃堂寢多張燈燭食後命多益吏兵輿皂分宿數處同備其室室中焚巨蠟數枝外亦處處燒燈衆咸惴惴瞿不解衣置勅于案手握鐵章危坐以伺

語怪錄

五

其室前紙牕夜深見牕外人影往來憧憧紛沓而不聞行聲瞿已疑之既而半空有聲如驟風雨颯颯而來卽漸狂猛旣乃極甚勢若山川崩破又若刀矛交加屋宇砰礧處處燈燭一時吹滅內外冥黑冷氣慘凜瞿堅持勅印不動牀下童侍起挽瞿裾而號戶外吏卒皆起呼告怪已及矣當奈何爲計瞿曰任之忽聞衙外街衢之間鳴鉦鏜聒亦不審何物已而聲漸微薄久益漸泯更將闌矣瞿知無虞及旦而興開門納衆官吏等已至咸相驚異乃知鉦聲是從官夙命

百人衛宿戒以間內紛紜則鳴銃以伺至是外亦聞異聲以爲瞿且罹害矣比入賀瞿且服其

剛正瞿因曰吾今日未行爾輩姑去瞿乃周視院中無他異獨有一大榕其抱數圍氣勢極雄瞿曰是矣入室屏人密草一檄以責樹妖懷之而出復召官屬命亟集木工一二百輩各持斤斧旣至瞿言可往伐彼樹衆又曰不敢瞿曰吾自有法呼一主簿來出楊授之曰爾勿觀自持往焚之於木上爾卽先自斧之然後命衆亂斫計不能便摧仆第且傷折之削盡其皮每工各

語怪錄

五

持所削梯以爲課驗衆從之浹日而止木以大壞瞿曰吾今行矣可勿閉此院命工修飾之吾行復來卽馳去自是遂寧未幾瞿復臨蒞上下交敬畏焉

張郎中作刑部獄神

南京刑部獄中所事土地之神凡三一曰刑部土地一曰司獄土地一曰某土地相承如此不知其所始正德某歲本部郎中張君明夢入獄中有金紫二人巍然拉坐見張來起而相揖甚恭夢中亦省以爲土地神問之曰二公必某某

二尊神者歎同聲曰然曰尚有一公何在二神曰嘻今方缺席正幸得公耳張踴躍曰某無能且無恙烏有是哉殆誤乎不然幸為吾地規賜除免感荷誠深二神曰吾二人正以君剛正明白力薦之喜諧所請而復何辭張曰然則當在何時曰某年耳張驚惋而寤頗謂不爽至明年之秋張曰今日殆不免乎沐浴衣冠奄然而沒

某縣知縣許某

鄭君謐有許某秀才病時痰死一日復甦語家人曰始為捕卒追去到冥司冥官視之曰誤矣

許某

去

奈何顧左右左右或欲便留之庶免文牘更互官曰不可吾聞之因力自告官曰固不誤爾又顧吏曰兼恐或是命官何可苟且因命引入一庫曰可自細檢之吾入庫滿中皆紗帽也其上各有帖記吾一一舉視後至一冠視其識曰某縣知縣許某吾即出以告官果爾吾固謂不可忽也又命卒送歸遂寤耳其後果然偶失錄許令名里後問鄭尚可得之

龔僉事

有龔僉事者先為某府同知方在堂理事聞除

目遷斯職便驚愕失措奮起趨步前卻若與人撐拒者吏卒不知所云姑掖入私署少止已傷掌問之不肯詳言已而赴任纔升堂又復狂叫支體辟易趨下階楹間手足撓亂屢轉掣其身若避人毆執者又時呼暴吐沫狼籍實屬條吏相與執持之俄而曰某太守大人某推府大人幸少寬我忽又大叫痛而口噴鮮血言被拳我心不能忍矣視之其胸間果青瘀遍體多然蓋累為鬼所毆也時有呂布政問之乃變聲自言吾乃某人為某郡太守又此某公為推官言郡

許某

去

有囚為渠故入死律殺非罪四人四人訴于帝得請攝治某等二人先被逮冥官訊鞫當時斯獄寔由渠獨主之某二人馮信蒙成實不省其寃也即受譴不過失閱實耳本無殺之之心今淹繫重仟幾年矣渠實首惡乃脫漏逾父吾二人枉受楚毒無限量尋之不見今既獲之能復舍耶言既又大嘔血少間死矣此事得之吏部丁君獻之甚審特失名字然不能默也故輒錄之

上真賜藥

南京一民家生子多病術者謂命應出家父母因詣洞神宮禱于上真許為黃冠以事神冀祐其壽康既越童年頓悔前說欲為娶妻作經紀子年十八病疫甚篤一日無人在室子仰看屋梁忽見真帝自空而降在承塵之上怒謂子曰汝當來伏侍我何忽食言吾今當取汝去子心猶明寤懇告曰誠負神明然此父母意也神曰然固非由汝今吾度爾死有藥一丸吾置之牕櫺間可取服之愈矣愈却當來事我子感謝神去至門際復回曰汝病不消此一丸藥可飲其

諸怪錄

宋

半其半以救一跛子言畢而往子即開奩父母來語之故急趨牖視果得藥色若蜂蠟即剖半吞之入口所患脫然咸驚駭感佩神賜既而家人在肆中坐見一丐者跛而過門竦然曰神所命救者此良是已呼之問其疾既瘳矣因道其故以藥授之跛即入咽便覺脚已舒健漸欠行去擲杖而歸明日來謝步如故矣予聞此於魏府揮使徐公言此子亦與府中有嫌然其父母實冥頑子既愈竟負夙約為之納婦今二十五矣猶未知其後何如耳

鄱陽湖顯佑王

太祖皇帝征偽漢在鄱陽湖中數日風不利一夕夢一神啓云某即此湖主者也公當克此寇為天下主所乏者順風耳來日某謹獻一陣以為助翌日風果利遂克之 上封為顯佑王

濟瀆貸銀

濟瀆祠相傳神通人假貸前後事不一漫誌其槩一二祠有大池凡欲假金者禱於神以玟決之神許則以契券投池中良久有銀浮而出如其數貸者持去貿易利市加倍如期具子本祭

諸怪錄

宋

謝而投之銀沒而原浮出其券如人間式亦有中保之人若神不許則投券入水頃之券復浮還牛馬百物皆可假借投之復出故不死也嘗有不能償者含其兒以盒子盛之投入俄頃盒浮起啓視之兒活於中無恙蓋神誦其誠閔而貸其債也盒外濕而內中故乾焉其他類此故多

管某遇鬼

蘇之北濠管某行至渡僧橋忽遇里人陳某管知其已死擊之鬼與相撲且撲且行下橋至南

濠徐鰥頭冢乃釋而返步過橋又遇於山鼎橋
鬼邀截中~~遂~~管不能前乃與相携至家作羹飯
享之鬼惡其淡薄不悅勉食之天明始去

捉鬼巫

北濠之東有一巫人呼為某捉鬼嘗為人送鬼
自持咒前行令一童擔羹飯香燭紙錢從之既
行童覺擔漸重愈前愈重至不能任巫乃令置
之地取紙燒之以驗見紙上黑氣一道卓然如
立巫曰此冤鬼難治與童皆怖其舍擔疾趨而
前鬼奔逐之至前轉角三家村巫大呼一家出

語怪編

手

救扶歸其家既而與童皆死

水寶

弘治中有回回入貢道山西某地經行山下見
居民男女競汲山下一池回回駐行謂伴者吾
欲買此泉可往與居人商評伴者漫往語民言
烏有此買水何庸且何以携去回回言汝毋計
我事第請言價民笑漫言須十金回回曰諾立
與之衆曰戲耳須二十金回回曰諾即益之民
曰戲耳烏有賣理回回怒將相擊民懼乃聞於
縣縣令亦令給之曰是須三千金回回曰諾即

益之令又反復言四千以至五千回回亦益之
令亦懼以白於府守令語之此直戲耳回回大
怒言此豈戲事汝官府皆許我我以此已逗留
數日今悉以貢物充價汝尚拒我我當與決戰
即挺兵相向守不得已許之回回即取椎鑿循
泉破山入深穴得泉源乃天生一石池水從中
出即昇出將去守令問事既成無番變試問此
何物耶回回言若等知天下寶有幾衆曰不知
回回曰金貝珠玉萬寶皆虛天下唯二寶耳水
火是也假令無二寶人能活耶二寶自有之火
寶猶易惟水寶不可得此是也凡用汲者竭而
復盈雖三軍萬衆城邑國都只用以給終無竭
時語畢欣欣持之以往

語怪編

手

人化驢

揚州鹽場中弘治間有宜府二人同賈離一舅
一甥也後舅赤手一旦竊其甥四十金甥知索
之舅匿不與甥固問之舅言吾與汝至親寧有
是耶不信當質於神遂拉其甥同入岳祠舅誓
言吾苟竊甥金當變為獸類祝畢而返其父仍
同宿一室夜深甥聞舅榻下有聲呼舅問之不

應甥亦睡去夜間頻聞聲比將明大喚舅數四終不應甥疑起觀舅榻無人也捫其地下有物焉大驚呼衆執燭照之乃一驢臥牀下身足已成真驢獨首面未變猶舅頭也幾駭絕言其事卽倩車載驢亟歸故里付其家養之驢自變不能言不能食人食亦不能食草惟啖熟豆後數年而死

前世娘

宣府都指揮胡縉有妾死後八十里外民家產女生便言我胡都指揮貳室也可喚吾家人來

語怪篇

三

其家來告胡不信令二僕往女見僕遽呼名言汝輩來何用請主翁來僕返命胡猶不信更命二婢事妾者往婢至女又呼之言生前事令必請主翁來婢歸言之胡乃自往女見胡喜言官人汝來甚好因道前身事胡卽抱女於懷女附耳切切密言舊事胡不覺淚下頓足悲傷與敘委曲女又言家有某物瘞某地胡遂取女歸女益呼諸子諸婦家人一一慰諭從而發地悉得其貨因呼之爲前世娘女言幽冥間事與世所傳無異又言死者須飲迷魂湯我方飲時爲犬

過路而失湯遂不飲而過是以記臆了了既長胡將以嫁人女不肯言當從佛法終身不嫁胡不能強既至十六七胡以事死既而子死家人皆死惟一二婦女在不能活乃強嫁之今安然纔二十餘歲耳時正德己巳所聞

福菩薩

東海傍人有步於海濱得一初生孩意爲私產所棄已且無子漫取歸昇其妻畜之兒無他異弟合眼不開父之以爲盲其人曰雖無目吾旣取之不忍復棄之死地比長不肯食葷誦佛經號出家爲僧行甚高遠近投禮號福菩薩至高年乃坐而命其徒告以將逝復集衆衆禮師卽口吐三昧火漸出次七竅皆出火以自焚焉

鬼治家

海虞有民家主母死而不離其家凡家有所爲鬼語於空中謹從之每有利益鬼日夕在室與人雜處第不見其形聞則言明則寂一夕其女婦言試宿火于缶伺其言而啓燭之旣而復語婦急發火第見黑氣一道直起三四尺其上彷彿如人首迤邐行去

人病

近歲京師又有一人兩體者二頭四臂四股自項以下胸腹腰背相對合為一身其陰一男一女面貌亦男女異相男身全活女身乃死者閉目不言不食不便溺二臂抱男身而已男身全無恙太倉高三舍人親見之時亦長大十七八歲人也後不知何如

人頭魚

高舍又說人頭魚出海中耳目口鼻眉髮悉人也亦端美第不能言頭下即魚身極短僅尺許

語怪

語

耳

兩身兒

弘治末太倉民家生兒兩身背相粘著兩面向外其首如雀其陰皆雄

有力人

高舍又說渠里一衛士有力常遇牛脫刀而逸士當其前牛至因以雙手執其角拒之牛不能前嘗乘小舟遇巨艦來不能禦之衆危甚士立船頭伺其至以掌托艦首艦去數丈又與衆競士持大竹拂數十人皆仆跌此數端與辛謙王

昌事絕同疑是一人而高道其姓名甚悉元非一人也

卞氏子

澄江卞宅生子曰多郎庚午年六歲長大如十二三歲口有黑鬚一圍每飯盡米一升其陰特大如強壯人而毛極多已能人道輒與女子從事猶壯夫然

馴虎

虎無可馴禁中虎園直衛以高城其可出而縱玩者乃去爪牙永樂中會稽馬歡至榜葛刺國

語怪

三

見其市中一人與妻以鐵繩鎖大虎牽至人家解其縛虎踞地坐其人裸體跳躍以擊蹴虎虎怒哮吼起撲之人與對搏離合數四虎終不傷人又以臂入虎口至喉虎亦不敢啣之已復鎖虎虎伏地聽其鎖乃索食飼虎其家啖之以肉勞以錢物而去

常熟女遇鬼

常熟一中人之女已有家適歸寧父母步行衢中既而復歸夫家道遇一綠衣少年尾之行甚久稍漸近闕女因肆目挑女微睨之亦動心目

應之既而轉比密遂呼女相期為私女諾之少年言汝入門勿見舅姑與夫可託暴疾遽入房我當隨以入女又諾之既入門聲疾痛逕趨內寢少年已躡踵而入矣隨閉戶裸衣而交交既少年即去不見女亦不省何從而出也乃起粧束出房猶誑瞞之而外已窺其所為矣扣之始諱既而少年屢至女不能拒亦不能復諱家人審之知為妖亦無以卻之試令需索貨物無不應手而得如是還往數歲蹤迹漸稀女竟無他今猶安好年四十五矣不知後終何如時弘治

語怪編

三

末所聞也

丙申丁酉年事

成化丙申丁酉間先大父在家居京師故人或有以時事書示者今視之皆當是國紀所列無庸贅述以其一時事機聯屬可觀存之亦無害摘附諸此而焚其札 丙申正月十三日郊陰晦大風郊壇燈燭滅執麾幡樂官凍死 二月水冰 四月東南有白氣長竟尺從天中下抵陝西城中地其時有星隕三 京師黑青見彗見 雲南雨雪五色 蕭縣饑民殺其令

丁酉春三月雨雹妖人李子隆作亂事覺其徒急仲以藥殺之 某月浙江地裂血湧出 訖加思蘭稱可汗 天雨錢 冬十一月雷是歲蘇州支硎山頂有石丈餘移至山麓立長洲縣治有石裂文為三

自冬雷以
下續系

語怪四編終

語怪編

三

猥談

南城吳氏刊附

伊猥談紀瑣事訂細文述善戲憶故長
者次雄論間獲隨侍追後來廣交契雕龍
賓不遐棄高軒過每移晷或造請尸客位
及綈細古哲對所見聞頗多識擇其善就
編記論篤外有雜碎齒頰餘匪厚味聊解
願不忍置因稗斯祝氏志

上大人丘乙巳化三千七十七士尔小生八九子
佳作仁可知禮右八句末曳也字不知何起今
小兒學書必首此天下同然書坊有解胡說耳

猥談

水東日記言宋學士晚年寫此必知所自又說
郭中曾記之亦未暇檢向一友謂予此孔子上
其父書也上大人句上上書大人丘句生乙巳化
三千七十七士尔身化士如許小生八九子佳
句八九七十二也言弟子作仁句作可知禮
也仁禮相為用言七十子大槩取筆畫稀少開
童子稍附會理也

文字中稱完顏氏為大金承襲誤也蒙古自稱
大元我朝作者何曾予之以大今應云胡金爾
文字門稱都御史為中丞府尹為京兆之屬當

視語勢如何若結銜之際亦欲異衆書從別代
或妄更變非也如官吏部屬書尚書吏部郎中
曾攝使假一品服還尋繳納書賜一品服憲臣
出巡易地名如巡撫交南巡按貴陽至如領鄉
舉書鄉進士賜進士不書出身同出身但書第
字為府縣學生書郡庠邑庠或長庠吳庠之類
不知可乎

猥談

道號別稱古人間自寓懷非為敬名設也今人
不敢名亦不敢字必以號稱雖尊行貴位不以
屬銜為重而更重所謂號大可笑事也士大夫

名實副者固多餘唯農夫不然自閭市村隴鬼
人瑣夫不識丁者未嘗無號兼之庸鄙狂怪松
蘭泉石一坐百犯又兄山則弟必水伯松則仲
叔必竹梅父此物則子孫引此物於不已愚哉
愚哉予每徇人為記說多假記以規諷猶用自
愧近聞婦人亦有之向見人稱冰壺老拙乃贅
媼也又傳江西一令訊盜盜忽對曰守愚不敢
令不解問左右一胥云守愚者其號也乃知今
日賊亦有別號矣此等風俗不知何時可變也
太宗時山東都指揮朱迪朝辭北人語重奏迪

音如地玉色忽厲左右莫測紀綱趨下問汝名如何寫迪告之綱奏曰告 爺爺此人名是由字著走之兒 上乃霽容 上又日持墨帖問解學士此木刻乎解遽操鄉音對曰石碑打底天顏不悅久之始解

廷試後及第者連騎於途人目之曰鐵狀元銀榜眼金探花言其色也士大夫尤以為善品

張忠定判瓦匠乞假云天晴瓦屋雨下和泥及丁謂判木工狀云不得將皮補節削凸見心人稱之郡守邢公判重造郡門鼓狀云務須緊綳

叢談

三

密釘晴雨同聲又一守禁戴帽不得露網巾吏草榜云前不露邊後不露圈守曰公文貴簡何作對偶語乎吏白當如何守曰前後不露邊圈乃不覺一笑

永樂初饒人朱季文進所著書楊文貞輩皆明答其人火其書近成化末司馬御史提學南畿得予婦翁李公琬琰集舊刻命學徒饒膳之衆請即用元本登之木司馬從之李故假諸督府經歷吳宣宣大怒疏于朝言李某以壻祝允明在學假書令浸潤司馬其事下所司立案而已後

見周原已院判笑謂予翰林舊有一可笑事今得吳經歷本作對矣一大將乞翰林其人詩專令一吏候之免其他役吏始甚德之既逾改火吏不勝躁具牒呈其將言蒙委領其翰林文字為渠展轉支延已及半載顯是本官不能作詩虛詞誑脫彼此一笑而已以文墨事見之疏牒前有此翰林後有子也又後數年無錫有陳公懋者註書與朱子反亦上于朝 上命笞而遣之予謂又與朱季文為對子也

叢談

四

夏忠靖與一黃門同在吾郡寓館黃門曉起如

廁夏呼謂曰披衣跋履而行急事急事黃門且走且應曰棄甲曳兵而走常輪常輪

戚學士瀾美髯院中呼戚髯與陳司成鑑會宴投漆木壺陳顧戚曰戚髯投漆壺真壺也假壺也戚應聲曰陳鑑看臣鑑善鑑歟惡鑑歟

十榮郎中在某閣老坐適外報某廷試首選矣閣老曰狀元却是瞌睡漢下荅曰宰相須用讀書人

一舉子謁縣令令頗易之適投牒者呼云小人告大人令顧舉子可對否遽荅曰上十倍中士

令默然

弘治中虜使語館伴有一偶語無對者因舉曰
朝無相邊無將氣數相將相君李西涯聞之隨
口爲詞今應之曰天難度地難量乾坤度量
予在金陵春晚與步兵秦淮客摘園林誦曰紅
杏枝頭春意開予卽眺落暉曰烏衣巷口夕陽
斜少間予自書所爲文客戲曰君之富學書
應以多指爾予猝應曰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座
客皆笑一客又拱手而稱曰不亦君子乎予還
拱之曰展如之人也又一客曰其孰能與於此

猥談

五

哉予遽云亦可以爲成人矣一時齟齬數疊開
堂大治

宋末人戲作破題古曲題云看看月上蒲萄架
那人應是不來也最苦是一雙鳳枕閒在繡幃
下破云時至人未至君子不能無疑心物偶人
未偶君子不能無感心吳歌題云月子彎彎照
幾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幾家夫婦同衾帳幾家
漂散在他州破云運於上者無遠近一殊形於
下者有悲歡之異小曲題云媽媽只要光光鏤
我苦何曾管雪下去送官賣酒輪番幾曾得免

怎容懶有客教奴伴破云吾親徇利而忘義既
不能以憂人之憂吾身徇公而忘私又強欲以
樂人之樂

王黃門尚文語予諺語題云羊角粽東家送了
西家送破云取物之名名乎物因人之惠惠乎
人

詩林廣記載倒語詩所謂如何作元解歸去學
潛陶者人皆知之景泰中吾蘇一監郡不學誤
呼石人爲仲翁滑稽者作詩云翁仲將來作仲
翁只因書讀少夫工馬金堂玉如何入只好州

猥談

六

蘇作判通

王敏道食海蛇曰人何苦嗜之哉一響而已
劉僉憲廷美先生稱麤爲抹布言肥腸爲措淨
也

江西俗儉果楂作數格唯中一味或果或菜可
食餘悉充以雕木謂之子孫果合又不解鎔蔗
糖亦刻木飾其色以代置一客欲食取之方知
贗物便失笑覆視之底有字云大德二年重修
更胡盧也

燕席薦粉在最後以紛融釋諸毒也宋藝祖入

筵偶思食之大官即進上末世遂因之稱頭食
其後仍尾供近時人更徇其名反其序以為知
非也

今人間用樂皆苟簡錯亂其初歌曲絲竹大率
金元之舊略存十七宮調亦且不備只十一調
中填轆而已雖曰不敢以望雅部然俗部大槩
高於雅部不啻數律今之俗部尤極高而就其
律中又初無定一時高下隨工任意移易此病
為最蓋視金元製腔之時又失之矣自國初來
公私尚用優伶供事數十年來所謂南戲盛行

雜談

七

更為無端於是聲樂大亂南戲出於宣和之後
南渡之際謂之温州雜劇予見舊牒其時有趙
閑夫榜禁頗述名目如趙真女蔡二郎等亦不
甚多以後日增今遍滿四方轉轉收益又不如
舊而歌唱愈繆極厭觀聽蓋已略無音律腔調
音者七音律者十二律呂腔者章句字數長短
高下法徐抑揚之節各有部位調者舊八十四
調後十七宮調今十一調正宮不具愚人蠢工狗
可為中呂之類此四者無一不具意更變妄名餘姚腔海鹽腔弋陽腔崑山腔之
類變易喉舌赴逐抑揚杜撰百端真胡說耳若
以破之管絃必至失笑而昧士傾喜之互為自

謾爾

生淨旦末等名有謂反其事而稱又或託之唐
莊宗皆繆云也此本金元闕闕談吐所謂鶻伶
聲嗽今所謂市語也生即男子旦曰粧旦色淨
曰淨兒末曰末尼孤乃官人即其上音何義理
之有太和譜略言之詞曲中用上語何限亦有
聚為書者一覽可知

後世淫巧百狀今所謂春畫其來亦久漢廣川
王畫屋為男女戲交接置酒請諸父姊妹飲令
仰視畫坐廢齊鬱林王於潘妃諸閣壁皆圖男

雜談

八

女私褻之狀宋劉瓚畫鄱陽王與寵姬照鏡欲
偶寢狀以寄其妹此皆信史所書迷樓記云揚
州刺史獻煬帝烏銅屏帝曰繪者假也此得人
之真形勝繪萬倍矣釋氏十誦律亦有畫女與
人女同之說癸辛雜識言高麗人作不肖之畫
於扇上宋元畫家往往有之又有土木之偶及
鑄於鏡背加複蓋以鉤鉸關之者皆宋元人製
癸辛雜識載男娼事未盡暇日閱史略得數端
漫筆於此如衛靈公之彌子瑕楚襄王之龍陽
建信鄢陵詩陵君漢高帝之閹藉文帝之鄧通

武帝之韓嫣哀帝之董賢膠西王常之侯得梁冀之秦宮符堅之慕容沖謝惠連之杜德靈石虎石宣之申扁之垣崇祖唐太子承乾之樂童馬希萼之謝彥顯閩王璘之歸守明曦之李仁遇皆載於信史明著其事又魏汝南王悅與崔延夏以左道同遊絕房中而更好男色又晉自咸寧太康之後男寵太興甚於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皆相倣效或至有夫婦離絕怨曠妬忌者男女氣亂而妖形尤正史所列也又如荀息引周書云美女破舌美男破老

根談

九

戰國策少男破國少女破家及男愛不弊軒女愛不弊席等語亦明若昌邑王賀之騶奴宰人董卓之呂布魏齊王芳之郭懷袁信宋始興王濬之楊承先隋煬帝之王蒙唐明皇之黃佩兒漢隱帝之嬖寵以及諸史所列佞幸及諸傳記凡稱嬖之臣其類尤繁不可殫舉而論之論悉矣其見於賦詠若玉臺所載劉李綽之採菱兒昭明之伍孺變童失名氏之少年又至岑嘉州趙歌兒之屬亦不能悉錄又僧祇律言舍衛城比丘於男女黃門三處非道行姪與諸戒律

所具益詳備也或謂書比頑童蓋未必然而於他尚多可徵亦猥不足陳已今浙人見於訟牒謂之弄嬰音如少去聲

潘滄浪者滑稽之魁解后一客扣姓字客曰僕氏陸字伯陽潘哂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民無得而稱焉六百羊直甚烏

弘治中吾郡一豪子以事官捕之急竄匿不出官百計索之不能得或言鄉耆某多智數官延訪之耆乞屏左右乃曰欲得之須用老子官曰老子已在此矣耆意蓋用欲取先予之術官所

根談

十

云謂已執其父也耆曰不是耆箇老子官曰正是耆箇老子耆又白如前官終不悟即叱之退曰耆蠢物尚謂一人有兩老子何智術之有諺語起於今時耆永樂中取庶吉士比二十八宿已具周文襄公乞附列時稱揆宿遂迄今名強附麗耆

瓦刺虜最醜惡北人詆婦女之不正者曰瓦刺國

人死有輕於鴻毛又有大無端不若鴻毛者大抵官府最多漫記二事京師人產兒一頭兩身

棄諸野一丐取示人以乞錢俄頃觀者牆立開傳於邏廠中人白于內未報而街坊火甲不知更恐其擾攘也逐之丐提孩去明日內旨取看火甲覓丐與兒皆云矣懼即自經家獨一妻懼追捕亦縊一戶遂絕又二人過於途甲沈醉乙半酣甲毆乙仆視之死矣逕去總甲見之亟白于官時已暮姑以葦席四懸障屍衆寢衛於外夜半乙稍寤已迷前事思安得處此必犯夜禁故潛起而逸歸家已大醒謂其妻甲毆我明當訟之及明守者失屍驚懼須臾官來調受賕棄

猥褻

士

屍篋楚之守者誣服請取屍來乃共往伺于郊一人醉而來衆前撲殺之昇入葦室乙詣甲喧將訟之甲與飲納之賄乃釋甲復思昔者所由固知爲我殺人今若此曷不白之官因邀乙往首實官訊守者屍所來不能諱棄市若漕卒牽夫公役輩無故之死又尋常事耳

吾鄉都生自外歸裝有水銀一小篋箱箱上書一銀字爲識舟人以爲銀也乘其醉縛而沈之南方過癩小說多載之近聞其症乃有癩蟲自男女精液中過去故此脫而彼染如男入女固

易若女染男者亦自女精中出隨精入男莖中也若男欲除蟲者以荷葉卷置女陰中既輸洩即抽出葉精與蟲悉在其中即棄之精既不入女陰宮女亦無害也此治療妙術故不厭猥褻詳述之今南中有癩人處官置癩坊居之不以貴賤知體蘊癩者家便聞官隱者有罰焉

曩時婦人與狗姦事有公牒人皆知之又闕媼事予記在語怪沈休文宋書凡有兩事又近數年有驢姦事漫述之燕京小民三五家共築一土室買一驢室中置磨各家有麥共往磨之一

猥褻

七

九

日三婦磨麥少休驢舒息父之游騰其勢婦下劣戲言我輩能當之乎一往就之畏即已一繼之不勝而退一晒而往稍縱焉畜遂訖事畜去而婦斃焉此等事如漢濟北江都王及僧祇律援猴精舍比丘難提死馬等甚多宇宙之間何所不有

奉化有所謂丐戶俗謂之大貧聚處城外自爲匹偶良人不與接婚官給衣糧而本不甚窘赤婦女稍妝澤業枕席其始皆宦家以罪殺其人而籍其牝官穀之而征其淫賄以迄今也金陵

教坊稱十八家亦然奉鑿趙之祖齊氏室所生也
城中有女許嫁鄉間富室及期來迎其夕失女
所在蓋與私人期而為巫臣之逃矣詰旦家人
莫為計姑以女暴疾辭而來儻固已洞悉之矣
婿家禮筵方啓嘉儀紛沓翹企以待比逆者至
寂然主人扣從者皆莫能對儻以袂掩口附耳
告曰新人少出不覺一笑而已

後表

十三

高坡異纂序

煙霞小說六
常熟楊儀夢羽著

予少日讀書凡編簡中所載神仙詭怪之說心
竊厭之一見即棄去雖讀之亦多不能終其辭
正德嘉靖間兩見邑中怪事始歎古人紀載未
必皆妄天地造化之妙有無相乘終始相循夢
想聲色倏忽變幻皆至理流行特其中有暫而
不能久變而不能常者人自不能精思而詳察
之耳豈可盡謂誕妄哉及居京師文字交游殆
遍天下皆世之大賢君子也其所言神怪異事
之事或本於父老之真傳或即其耳目之親記
鑿鑿皆有依據時因休沐祥符高氏子業書昌
謝氏鳳儀日來問訊每舉所聞以解予病故因
以新舊所得去其鄙褻凡陋荒昧難憑者十之
五六錄成三卷題曰高坡異纂聊以著造物之
難測証古人之不誣也高坡者予京邸之里名
異纂者瑣屑談不足於立言云耳嘉靖壬辰
仲秋六日

高坡異纂卷之上

周顛仙不知其名自言建昌人年十四忽患心疾突入南昌府長身奇貌持瓢乞食市中每新官至必進謁曰告太平人習知之不甚異也高皇帝定南昌顛仙謁於道旁左右扶之去帝歸建業顛仙亦來隱語嫚辭爲帝所厭又自言入火不熱入水不溺上命以巨缸覆之束蘆炬五尺圍緣缸舉火蘆盡不死益至一束半又不死益至二束半火滅發缸視之烟在缸底若張綿狀顛仙端坐凜然若在冰雪中終不

高坡異纂

二

能傷膏以手畫地成圈曰破一桶成一桶乃令寄食蔣山寺中月餘主僧奏顛仙與沙彌爭食因不食半月矣帝親往察之顛仙廣步來迎殊無饑色帝具饌於翠微亭召賜同燕將還密詔主僧絕其飲食積二十三日帝又往賜之食則復食未幾將西征陳友諒問之顛仙仰面上視良久正色搖手曰天命不在友諒可征也已而舉杖導帝馬前奮迅疾行爲壯士揮戈之勢以示必勝因令從征師抵小孤山見江豚戲水中忽出謬語言水怪見損人多帝惡

之命將士引去棄湖口水不能溺明日復從諸卒至求食於帝食既整裝而行自是不復來見矣更數年顛仙遣天池寺赤脚僧至京師求見帝帝以詩二首寄之又四年帝偶不豫赤脚僧復至言天眼尊者及顛仙從廬山竹林寺遣送藥來帝強起視藥一曰溫良藥兩片一曰溫良石一塊令置金盒中楷背上帝如法併服之其夜疾良愈赤脚僧復言前上寄詩二神仙俱有和篇書山中石上帝命錄二詩呈覽天眼尊者詩曰聖主祥瑞合天基如影隨形總是癡奉天門下洪福大生靈有

高坡異纂

三

離不肯衣非非想處方出定金輪卽住西海居明君有道乾坤廣等閑一智聲如雷周顛仙詩曰初見聖白應天竺一時風來一時安俱未離一洗滌大乾坤正此時人君月此安得龍顏喜大興佛法當此時帝大喜御製賜赤脚僧詩曰跣足慙慙事有秋苦空顛際孰爲儔愆消累世冤魂斷幻脫當時業海愁方廣昔聞仙委跡天池今見佛來由神憐黔首增吾壽丹餌來臨久疾瘳御製周顛仙人傳刻石匡廬白鹿昇仙臺是歲洪武二十六年癸酉九月也赤脚僧湖口人姓沈氏幼名住得法名覺顯早孤出家洪武初居蓮花寺跣足不食五味雲遊

各寺後入廬山天池寺修道

張三丰遼東懿州人張仲安第五子也有仙術所言時事悉徵驗由是人多崇信之元末居寶金雞臺觀忽留頌而逝土民楊軌山買棺斂之臨窆覺棺中展動有聲發視之乃復生以小鼓一腔留其家去入秦遊蜀登武當山時至襄郢間洪武二十四年詔求之不得永樂中上遣禮科都給事中胡濙道錄任一愚岷州指揮楊永吉遍請天下名山訪之又勅正一道士孫碧雲建宮武當候之終不遇天順三年誥贈為

高舉集卷

中

通微顯化真人天順末或隱或見有親炙問以大道者專以仁義勸人事皆先見叩之響應後往來鶴鳴山中將半載竟失所在嘗至甘肅總指揮家遺一中袖及葫蘆天順間鎮守甘肅總兵官王敬忠中滿疾諸醫不能療以中袖火煨服之愈成化初定西侯蔣琬為總兵官宴守臣於幕下集伶人搬演三度城南雜劇時座客有談及三丰者因出葫蘆傳玩之忽自震碎所留楊氏小鼓雖受大鑪不能混其聲後亦亡去嘗遊揚州瓊花觀有題瓊花詩曰瑤枝玉樹屬仙

家未識人間有此花清致不霑凡雨露高標猶帶古烟霞歷年既久何曾老舉世無雙莫漫誇便欲載回天上去擬從博望借仙槎語意清曠蓋自况也

予書三丰事乃是懿州志中舊傳因共辭近鄙拙稍為刪潤入錄初疑邈邈張別是一人子業又持靈濟宮道士所藏刻本文皇御書示予但稱玄玄子而不稱三丰先生其時有張舉人維乃尚質之弟也自海南內徙當塗其人酷慕神仙亦云不能知故不敢收入

高舉集卷

五

併邈邈張亦不復別出近讀玉堂漫筆載其說晉蜀荆湘皆文裕公宦遊之地所知必真續錄於左其中但曰天師之後與懿志不合豈仲安即其苗裔耶存疑可也

玉堂漫筆云相傳永樂初遣胡忠安公巡行天下以訪邈邈張仙人即張三丰名通號玄玄子天師之後寓居鳳翔寶雞縣之金臺觀修煉洪武壬申常應蜀獻王之召辭還山金時人也都太僕玄敬嘗為予言蘇城人家有三丰手筆蓋與劉太保秉中冷協律起敬同學於沙門海雲

者南陽張朝用嘗記三丰遺跡云三丰陝西寶雞人元時於鹿邑之太清宮學道與朝用高祖毅相識往來其家為親密亦愛朝用之父叔廉元末兵亂叔廉避地寶雞洪武中三丰亦來寶雞與西關李道士白雲先生交契相厚朝用時方年十三三丰見之問曰汝誰家子荅曰吾父柘城張叔廉也兵亂徙家於此三丰曰我張玄玄也昔柘城時多擾汝家名毅者為誰荅曰吾高祖也三丰曰吾曾見其始生時童子其勉力讀書後當官至三品越月朝用與李白雲送之

高坡叢書

六

北去見其行足不履地云朝用官詹事府主簿忠安公以其常識三丰薦之為均州知州與同往尋訪竟無所遇而還十五年 文皇再遣寶雞醫官蘇欽等齋香書遍訪名山求之又遣龍虎山道士奉書云皇帝致書真仙張三丰先生足下朕又仰真仙渴思親承儀範嘗遣使致香奉書遍請名山虔請真仙道德崇高超乎萬有體合自然神妙莫測朕才質疎庸德行菲薄而至誠願見之心夙夜不忘敬再遣龍虎山道士謹致香奉書虔請拱候雲車風駕惠然降臨以

副朕拳拳仰慕之懷敬奉書或云此舉實託之以別有所為忠安行事有密勅云又淮安王宗道字景雲學仙嘗與三丰往來游從永樂三年國子助教王達善以宗道識三丰薦 文皇召見文華殿賜金冠鶴氅奉書徧訪於天下名山越十年足跡滿天下竟無所遇而還復命冷謙字啓敬湖湘人國初為協律郎郊廟樂章多所撰定謙有故人貧不能自存知謙得異術求濟於謙謙曰汝命薄吾指汝一所有贏金二錠可以資助但勿過取不聽吾戒吾與汝皆不

高坡叢書

七

利也廼於壁間畫一門一鶴守之令其人敲門門忽自開入其室金玉爛然盈目其人恣取以出而不覺遺其引他日內庫失金守藏吏獲引以聞執其人訊之詞及謙因併逮謙謙將至城門謂逮者曰吾死矣安得少水以抹吾渴守門者以瓶汲水與之謙遽以足插入瓶中其身漸隱守者懼罪遂携瓶至御前 上問之輒於瓶中奏對 上曰汝出見朕朕不殺汝謙自言臣有罪不敢出 上怒碎其瓶片片皆應終不知所在與左慈事絕相類 上按籍錄庫中金果餘二錠

張三丰嘗跋謙齋蓬萊仙奕圖有所謂畫鶴之
誣者卽此事也併錄其辭曰蓬萊仙奕圖者龍
陽子湖湘冷君所作君武陵人名啓敬龍陽其
號也中統初與邢臺劉秉忠仲晦從沙門海雲
書無不讀尤邃於易及邵氏經世天文地理律
曆以至衆技多通之至元中秉忠恭預中書省
事君乃棄釋從儒游雪川與故宋司戶參軍趙
孟頫子昂於四明史衛王彌遠府觀唐李思訓
將軍畫頃然發之胸臆遂效之不月餘其山水
人物窠石等無異將軍其筆法傳彩尤加纖細

高夢羣上

八

人品幻出由此以丹青鳴當時隸淮陽遇異人
授中黃大丹出示平叔悟真之旨穎然而悟如
已作之至正間則百數歲矣其綠髮童顏如方
壯不惑之年時值紅巾之暴君避地金陵日以
濟人利物方藥如神 天朝維新君有畫鶴之
誣隱壁仙逝則君之墨本絕跡矣此卷乃至元
六年五月五日爲余作也吾珍藏之予將訪冷
君於十洲三島恐後人不知冷君胸中丘壑三
昧之妙不識其奇仙異筆混之凡流故識此特
奉遺元老太師淇國丘公覽此卷則神清氣爽

飄然意在蓬瀛之中幸珍襲之且以爲後會云
時永樂壬辰孟春三日三丰遜老書

蔡敞字士弘別號毅齋上世本崑山人永樂中
徙居北京敞少好游嘗遇異人於歌樓自稱王
先生相與甚善一夕乘月步都市時夜禁甚嚴
邏卒交錯於道無所詰問敞心異之至東微頭
復遇二三客控馬以待異人至客前請行異人
曰我攜郎君步月至此諸君能更備一騎與同
遊乎須臾又控一馬至甚雄俊擁敞乘之囑使
閉目雖甚苦勿妄窺視敞如教耳邊但聞風濤

東夢羣上

九

聲然寒極不能禁言之甚力異人嘆曰此去地
四十里有剛風過此卽得上仙恨子福淺耳卽
令開目乃在一野寺前供帳甚盛就樹下諸客
縱談皆非塵世間事敞亦不能知也因問此爲
何地異人曰此去句容縣十五里某寺也敞縱
觀蹴起一石子戲納金剛口中酒數行復與諸
客乘馬還都市而別漏下方四籌耳居數日異
人告別以一木杖贈敞勉敞讀書進修後當再
會珍重而去敞後以翰林秀才四舉不第選中
書歷官員外郎出守衢州府道經丹陽因至句

容尋訪此寺則固舊遊處也遣人視金剛口中
石子猶在焉始信主先生為神仙既蒞衢好道
愈篤忽一日有道士進謁敝留飲入夕道士遣
一童子去席百步解衣而立時方隆冬道士遙
吐氣噓之卽汗出淋漓煖如盛夏既而口出風
吹之寒氣襲人便欲僵仆敝驚起曰此庭中瓦
礫山積欲去之久矣然未暇也君能除之乎道
士曰此易耳卽令閉門盡屏侍從但聞庭中君
人馬聲甚衆瞬息聲止開門視階砌如掃矣敝
嘆服乘月送之將別乃以異人所留木杖授道

東坡志林

十一

士令暫執道士亦大驚云杖熱如火不能執去
不復見敝後官止衢州異人亦不復至年七十
六終

程濟朝邑人有仙術不知何所承授嘗為四川
岳池縣教諭地相去數千里且暮寢食未嘗離
家而日治岳池事不廢葦席中上書言西北方
兵將起當預為之備 朝廷以其言妖妄惑世
繫至京將寘重典濟曰 陛下幸且赦臣及期
無驗就戮未晚也及期靖難師起遂赦出之使
護軍北行戰於徐州大捷會曹國公師退 文

至江上濟亡命不知所終初徐州之捷諸將
立石紀功具載姓名濟夜潛往祭之人莫測其
意 文皇過徐見之命擊碑一再擊遽曰止止
為我錄碑來既正位按碑盡族諸將濟姓名正
當初擊處字缺不能辨獨得免曩者之祭蓋禳
之也

卓敬字惟恭溫州瑞安人卓本瑞安巨姓所居
地因名卓與猶唐之稱杜曲也敬幼警悟絕人
讀書能十行俱下過目終身不忘七歲時從群
兒遊有異人過而見之曰此兒骨法非常後日

高坡志林

十一

當為名公卿惜血不華色恐不能善其終耳年
十五讀書寶香山中嘗夜歸遇暴雨雨避大樹
下水至展轉遷徙晦冥中竟迷歸路遙見林外
有火光急趨赴之乃一小院落內有讀書聲敬
心稍自慰扣其門有一童子應聲而出曰先生
知鄭君將來使吾候之於此敬仰視其門有大
書體玄二字為扁遂相携而入見一老翁坐長
明燈下敬往揖之翁起相勞苦曰深山中昏夜
遇風雨得無疑懼乎敬曰歸省吾晨昏之常恐
貽吾親憂雖甚勞困無恨但得一燭尋路即可

歸矣翁笑曰山中那得有燭但有少枯葉郎君且燎濕衣徐爲之計敬起解衣問童子曰翁爲誰何姓童子曰先生不欲人知其姓每向人自稱逍遙翁又問汝何名曰吾名少孤敬疑其爲隱君子也修謹進曰敬家只在山下往來山中甚熟未聞有體玄之院亦未聞有逍遙翁之名敢以爲請翁曰昔體玄先生嘗居逍遙谷中吾世業爲醫往來中條山中後因避難聞陶隱居有丹室在此因採藥南來結菴少憩不覺遂淹歲月不久亦還故山耳又問體玄爲何人翁

高坡集卷上

七

本

曰此吾先世事郎君亦無用知也頃之燎衣乾敬又懇乞還家翁起謂敬曰郎君既不肯留以待旦吾有一牛可騎之而歸昏夜泥淖當有所恃無懼也敬大喜過望即命少孤牽牛出又呼一童名少逸曰汝可將吾舊籠來就籠中出一僧帽謂敬曰既不能留款以此帽爲贈敬辭曰吾爲書生平生志氣將期匡濟天下翁爲長者既蒙訓教安得以此相戲翁曰吾昔亦嘗有志斯世後因所輔非材不用吾謀禍幾不測得此一籠始獲解脫不然豈復能生出宜秋門乎郎

高坡集卷上

七

本

君第收此帽他日當自理會也敬堅却之翁但再三嘆息而已敬遙窺籠中諸物悉繡榻工匠所用及僧家衣鉢耳兩童送至門外敬乘牛致謝而別方出林牛行甚駛勢若飛禽不復能控制身亦安穩無恐須臾已及門矣遙從牛背呼其家家人已就寢驚起隔牆應之曰夜已向闌郎君安得以此時冒風雨獨歸耶敬荅曰吾得遇隱君子借一牛騎歸不然今夕必不能還矣舉火將牽牛入牛忽抖擻咆哮化爲一黑虎而去室中人盡震驚而出比明尋訪體玄山居不

可得數日後乃在縣西四十里陶弘景丹室故基旁有一古廟彷彿是雨夜所經行者其壁有潘閔夏日宿西禪院詩即東坡少日所見夜涼疑有雨院靜若無僧之筆也筆墨猶新循其路歸見虎踪歷歷尚存焉

按潘閔字逍遙大名人通易春秋尤以詩知名爲王繼恩所薦太宗召見賜進士第尋察其狂妄追詔罷之又多出入盧相多遜門下多遜嘗遣吏趙白交通秦王閔預有謀焉多遜敗宅隨毀廢閔時方在講堂甚樂肆中聞

之知事將連逮即奔入多遜鄰家曰萬無搜近之理所謂弩下逃箭也其鄰匿之牆中閨作詩曰不信先生語剛來帝里遊清宵無好夢白日有閒愁事稍解服僧服髡須五更持磬出宜秋門變姓名入中條山朝廷圖形下諸路捕之不得潛居一寺中題詩鐘樓上縣令見之此必潘逍遙句也命召之又逃去投故人阮道時為秦理掾諷秦帥曹武惠上言太宗赦其罪以四門助教招之乃出真宗朝王繼恩敗籍其家其中緘題往來詩頌滿門

高靈集卷五

五

市

事連宮禁上惡其朋結禍將不測閨自疑將逃去京兆尹先收繫獄上聞之詔中外臣僚與王繼恩交識及通書尺者一切不問釋閨罪以為滁州參軍卒泗上

按敬登洪武壬辰進士除給事中遷宗人府經歷建文君登極上疏言燕藩宜徙封內地以消其萌上不聽請難師起悔之陞戶部侍郎文廟繼統執散數其罪繫獄將赦之卒以姚廣孝之言不得免禍私謚忠貞愚謂閨之素行本無足觀其輔盧相之事少

不可與卓忠貞同日語然始末大略則頗近之豈寶香山靈先知聖人之將興憫忠貞忠孝天性假閨事以發公求生之謀乎然閨之生終不及忠貞之死忠貞亦將無憾於地下矣鬼神恍惚難以臆決謹備錄所聞如此梓符縣人高彥節去家里許有別業屋破敗無人居忽一男子自稱岳嵩寄居其中無行李僕從亦不知何許人也更歲餘周世子聞其人遣使召之不至世子怒令官校圍其居盡口不聞人聲乃破垣入惟聞旁室內有呻吟聲就視之

高靈集卷五

五

僕

見一人以舊白布衣覆身臥頽壁下創甚流血被面瞬息將絕容貌亦不似嵩餘屋皆無一物乃舍之而去既入暮嵩忽叩彥節言世子求我急欲避之父賴居停恨未有以報就其家求得鐵燭剪半股銅筋一枝置火爐中閉戶獨坐良久從帽簷中出藥一粒粟許投之即啟關出再拜而別彥節入視之二物皆成良金後五十年高氏之甥周鏞為栢鄉槐水驛丞一日迎官入深山中遙見嵩戴笠持藥囊來鏞猶識之相對勞苦問訊如平生且自言今已易姓名為丘山

偶尋友經此山中倉卒別去已而鑄驚悟高顏
色不衰欲追之已無及矣彥節者高司勳子業
祖也子業有詩紀其事

劉知府偉朝邑人初以鄉舉令文水擢御史所
至皆不嚴而治以厚德稱父喪廬墓三年人稱
其孝生好神仙比疾病命其子曰卽死毋異葬
我及死其鄉人有自遠方還者多從道中見之
寄問及其家其子因不敢葬今都御史韓公邦
奇劉氏甥也獨不信屢促其子襄大事子亦未
忍違父命父之韓公爲山西僉事方視事忽聞

高坡異舉上

去

人持偉名紙入報韓驚起憲使張公璉問之韓
公備言舅氏死已久人傳仙去某未之信今通
名紙者卽其人也憲使問狀聞人言此人戴古
毡笠青絹袍一童子扶之有布囊立門外遂命
延入從中道緩步而前韓公遥識之遽起迎候
於是同僚悉下階揖入起居無異平生但簡言
問之則對坐定手接茶而不飲坐中亦莫敢先
言韓公起邀就旁室中相勞苦荅曰又別特
來視汝語及家事頗作悲泣之狀韓留款不
卽起別去謂韓曰汝弟邦靖可速令歸矣出

門復携童子步行去僚友相視駭愕令人蹤蹟
之至一遠寺中止明日韓公訪之寺僧曰昨暮
有劉知府寄居方丈中早言進謁韓公去矣求
之竟不見邦靖不久養病歸卒劉氏聞之發棺
視惟一屨在焉

張廉字孟介湖州人以都御史鎮雲南日嘗宿
軍中深夜偶携燈出顧見一美婦人在側遽以
燈授之令前行還入帳房心頗疑懼取大明律
危坐讀之至五鼓婦人擲燈而隱

黃鐘江陰米商也有女年及笄忽爲妖所憑一

高坡異舉上

去

日以一物遺女其質類石而圓小如彈丸謂女
曰此神丹也人死以慰胸腹上當復生自宜寶
之以濟危急雖父母死勿妄用也女謹收之會
其伯母死女以丹試置屍上卽蹶然而甦若憂
覺然神至怒謂女曰何乃妄用神物遂奪丹去
神亦絕響

左都御史耿清陝西真寧人少赴舉過淳化縣
宿逆旅主人有女夙爲妖所憑是夜妖不至清
旦發妖卽復來女詰之荅曰避耿秀才耳女以
聞於父父追清告之清書耿清在此四字令揭

於門妖遂滅 文廟繼統清行刺不果而死
武功伯徐有貞奉斗極誠每日必北向四十九
拜寒暑無間闔門不食豕肉自秘其術不輕示
人後以罪下制獄引鏡鑑面色灰敗驚曰吾定
不免乃日拱手默誦所奉斗母呪又數日復就
鏡喜曰吾今知免矣獄既具論決之日風雷大
作承天門災晦冥中錦衣衛堂上有物如豕蹲
者七事聞上得免死謫戍金齒時人疑為斗神
也處士沈周因問請其術公笑曰子欲試之乎
公所佩有人髮作一團束臂上適庭中有臥犬

高談叢書

卷一

公取圈置掌中指旋左犬忽若有物扼其吭者
展轉嗥叫欲絕措施旋右犬卽帖然安臥竟莫知
其何如也

楊廉夫題臨海王節婦詩曰介馬馱馱百里程
青楓後夜血書成祗應劉阮桃花水不似巴陵
漢水清後廉夫無子一夕夢一婦人謂曰爾知
所以無後乎曰不知婦人曰爾憶題王節婦詩
乎爾雖不能損節婦之名而心則傷於刻薄毀
謗節義其罪至重故天絕爾後廉夫既寤大悔
遂更作詩曰天隨地老妾隨兵天地無情妾有

情指血齧開霞嶠赤苔痕化作雪江清願隨湘
瑟聲中死不逐胡笳拍裏生三月子規啼斷血
秋風無淚寫哀銘後復夢婦人來謝未幾果得
一子

李茂元字惟大洛陽人初名源其師曰昔省元
有同姓名者其父曰然則名茂元何如其師復
曰此亦近歲本省發解第二人名也父曰豈以
二人故至廢名耶遂以茂元名後果亦鄉試名
第二正德辛巳登進士拜行人嘗使陝洛於故
華清宮溫泉其池中石座上有紅斑文俗訛傳

高談叢書

卷一

爲楊妃入月痕也茂元見之心動浴罷登輿帷
帷外有一婦人手熟視之忽不見夜宿公館有
婦人至容貌絕世而肌肉頗豐自稱太真言君
一念所及幽明相感不能忘情遂感之自是輟
迹所歷每夜必至百方遣之不能去心志喪亂
以疾告歸久之方絕歷南京戶部郎終陝西僉
事

毛孔域福清人嘉靖乙酉正月朔旦出賀節於
親友中途顧見其家樓中有一婦人越窓登樓
脊身坐紅被上心異之馳歸召其二子驗視無

所見樓亦局鑰如故其年子秉鐸領鄉薦名第十八明年登進士第

正德戊寅五月十五日有龍見於予邑西北自大墅橋東入於海所經民居牛馬柱礎碓磨之類悉飛蕩空中如燕雀凡林木雖聯抱性脆者中絕堅者株拔莫有免者人徒步遇之或數里而墮在舟中遇之併舟飄舉或數十百步而後墮烟雲繚繞天地晦黑掣電中見一白龍目如雙炬玉光閃爍蟠亘無際前有二黑龍差小若導之者然自後霖雨凡五晝夜不止江南災人

南臺卷上

手

有遇之而墮者自言如在夢中初不自知也有僧結一佛堂在水之南僧偶出雨霽僧還乃徙在水北壁落如故封鑰宛然此尤可怪也守臣雖嘗具奏而未盡其變怪之詳此亦特其略耳常州府城北數里地名石柱頭富民范廣死數日忽自外來家人初不信呼為妖怪廣厲聲以之舉其死後數事訓戒其妻子各有實據始悉伏罪因薦酒肴雖見廣飲食之狀而物不加損人近之則屢却不能及其身雖妻子亦令勿親我餘與生時無異也自是日坐廳事處分家事

畢卽忽不見及舉其喪凡葬埋餽奠亦自臨之一日謂其子曰明日吾有小請武進縣有公差二人至汝可預備錢二伯為贈慎弗多與其子如教明日果有二卒來子述其事卒不信益錢至四百始去中途遇廣謂曰吾囑吾子宿具錢足備二子取酒之費矣奈何欺幼稚多取索耶欲挽二卒還卒懼棄錢水中走自是內外悚畏盜賊不及其門者數年家以大治久漸不見舉人陳璵舊嘗主其塾聞其事往訪之隔座舉茶杯曰幽明相隔不能親奉也予正德丁丑下第

南臺卷上

手

與璵同舟南還言之甚詳

李通判一寬邑人也宅故多怪一日會客滿堂予先大夫亦與焉方行酒忽眾客巾帽一時皆自脫上附梁棟左右飄蕩如飛鳥客皆習知不懼也獨先大夫冠如故因拱手祝曰主人以好會客吾輩固莫測汝為何等神怪使汝為邪祟不宜侮弄君子若正神也奈何以冠裳為戲祝已巾帽一一各復本人首如肅整者及予舅氏湯潤一日雨中遣使至其家置傘於門外而入言事於堂上語畢出取傘則已失矣遍求之不

獲更歲餘其家一故櫃封識已數年偶發之金
在焉展轉取之不能出斷其柄始能出之

坡異纂卷之上

高坡異纂上

三

高坡異纂卷之中

誠意伯劉基少讀書青田山中忽見石崖豁開
公棄手中書亟趨之聞有呵之者曰此中毒惡
不可入也公入不顧其中別有天日見石室方
丈周遭皆刻雲龍神鬼之文精妙可愛後壁正
中一方白如瑩玉刻二神人相向手捧金字牌
云卯金刀持石敲公喜引巨石撞裂之得石函
中藏書四卷甫出壁合如故歸讀之不能通其
辭乃多遊深山古剎訪求異人久之至一山室
中見老道士憑几讀書公知其隱君子也再拜

高坡異纂中

懇請道士舉手中書厚二寸許授公約旬日能
背記乃可受教不然教無益也公一夕記其半
道士嘆曰天才也遂令公出壁中書道士覽之
笑曰此書本十二卷以應十二月分上中下以
應三才此四卷特其粗者應人事耳乃閉門講
論凡七晝夜遂窮其旨公拜請益道士笑曰凡
天人授受因材而篤力薄而任重鮮不仆矣昔
子房孔明並得其六予得其八子今得其四亦
足以澄清濁世矣若夫窮神知化出有入無此
天地之玄機造化之至理天固不輕畀於人人

亦豈得而輕相授受哉遂別去後公佐 高皇
帝定天下間語及道士驛召至闕下年八十餘
矣時方議建宮闕令道士爲圖以進與誠意伯
張鐵冠所進圖悉合詔欲留備顧問答曰劉基
天資過臣臣學且悉傳基無庸留臣也終不奉
詔放還山不知所終或謂道士卽九江黃楚望
也又公爲高安永聞縣人曾公有奇術往師之
得異書甚多銀河棹亦其一也其中載天文最
悉今傳世者恨不全耳

丘文莊公濬初與戚繡修瀾字文端同館友善

高坡縣志

二

戚公以母喪歸所居在餘姚縣長亭港服闋將
入都夜過陞山嶠塔子嶺前遙見燈燭人馬夾
岸而至戚公方醉寢舟中人告之戚公起推篷
謂之曰君等爲迎我來者卽當前驅不爲迎我
來者宜自散去一時所見恍惚皆前行旣遠漸
不見戚公至錢塘疾作死杭有神降自稱戚繡
修死爲錢塘潮神人敬祠之弘治甲寅瓊山夫
人吳氏至京師道出鄱陽夜夢戚揖之且告以
來日將有風波之厄戒勿行比明天極晴朗夫
人故以他事緩之同艤數十舟行無何皆遇暴

風雨漂沒獨夫人舟無恙至京以告公公爲詩
文遣官齋御酒香帛至浙江屬布政使李贊望
錢塘祭之其詩曰幽顯殊途隔死生九原猶有
故人情曼卿真作蓉城主太白常留粉苑名念
我明明來入夢哀君惻惻每吞聲朝回坐對黃
封酒悵嘆鷄壇負舊盟其序曰文端先生別我
去也餘二十年矣夫人鬼殊途於故人妻子尚
有憐顧之意況生爲人乎予因老妻述其夢中
所見感嘆者久矣曰不但今世無此人亦未聞
古有此神也古詩有云莫憑無鬼論終負托孤

高坡縣志

三

心予愧於君也多矣故技淚書此八句以達之
君神遊八極幸勿笑曰我不識世間人作何等
語雖然予年踰七望八在人世幾何時哉冥冥
之中相見蓋有期也明年乞骸南還道錢塘江
求一帆風以相送不知肯於夢中一會晤否耶
其祭文略曰嗚呼文端剛勁之姿英邁之氣高
義宏達直上薄於雲天巨眼空濶每下視夫塵
世老妻南來舟次江滌夢中彷彿如見告以風
波將至旣而果如所言卒免顛躓人傳君之爲
神蒞胥灣而享祀卽其所至而徵之無乃兼司

夫江湖之事云云明年公薨夫人扶柩歸經錢塘時贊猶在任仍設祭江潯以成公配享

東溪先生楊浩然諱集髫齡時父穀堂徵士諱

宗字叔振命早過鄰家黃氏其家門尚未啓從門外呼之有一人聞扣門聲閤中呼先生將與語先生心懼不應急扣而入論事畢天已明黃氏子式送出門其人猶在注目良久問曰汝爲誰氏子旁人謂曰楊姓其人曰惜哉吾初聞其聲法當位極人臣名滿天下故竚立伺之今觀其貌與聲不稱後日官亦至五品然其聲洪遠

高坡集卷中

四

當獲福宏長不在其身子孫必有興者又謂黃氏曰此兒亦不凡位當七品言畢竟去徵士聞其事遣人追訪之其人乃袁忠微也東溪先生年十八爲縣學生嘗齋詔至福山巡司例有款贈銀五兩同行者又二人皆長年庠友也盡取之丘以款筵食品送先生先生以二人皆前輩口雖不言而心甚不平其地濱江逕向江獨步而去二人疑先生有後言徐躡聽之先生至江漕手欣然笑曰巡司齋詔豈吾志哉願此輩常享例贈矣二人竊聞之從後遽推先生入水先

生兩手下拒入沙土中持一物起視之乃銀一錠此銀入水又爲波浪洗磨光潤瑩白傳玩可愛適與巡司贈禮輕重相符人共駭異醜酒臨江歡燕而別後先生以景泰五年會魁及第觀政兵部以章綸鍾同事上書言之進一級除安州知州後亦下制獄去位我朝進士五品出守自此始壽七十八終黃式以歲貢官至知縣忠徽神鑒並驗云

高坡集卷中

五

趙涓寧波人其姑少從諸女郎入山中遊人跡既遠忽遇二女子在松下對奕趙就問之二女子稍爲指示行子侵綽聯斷之說初亦不知奕爲何事也歸以告其父母心異之從親戚家借得棋子試之又無人可與爲敵乃以意授兄子涓涓僅得其槩數日間名著郡中雖素統國手者對涓便縮數子當時鄞人樓得達江陰相子先皆以棋知名得入供奉 憲廟初涓至京併召入與二人奕每以金盒盛賞銀多少無定數勝者扣頭啓盒取之二人連日不能勝夜出私叩涓曰吾以棋取 上寵顧今君累勝名已著矣若數局不一復且將得罪計 上盒子中賞

銀雖多不過三兩今願以銀一錠為君壽乞詐
敗以示與君能相上下涓許之明日入樓先對
局涓詐敗樓扣頭啓盒中乃補錦衣百戶空名
御札及一牙牌也 帝初意欲官涓涓竟不得
帝歎曰孰謂天子能造命哉卒官樓後范洪
亦得涓分數視涓姑高下益懸絕矣

李孜省南昌人初為小吏至都下以雷法動
憲廟與僧季曉同被寵幸孜省為太常日有御
史巡按江西將行孜省囑之曰吾壻龔正弼鄉
人皆以掄魁擬之歲當大比幸為屬意御史許

高棅書事

六

諾凡各省秋試臨場巡按察院例有堂考遂以
正弼名置第一實為秋闈地也至初場正弼不
至御史遣人傳呼於門門吏追訪於其家略無
踪跡至已刻始鎖院降題追二場日將哺正弼
忽自外歸家人驚喜問之曰吾攜卷赴院時有
數人相持而行心志昏憤逕入城隍廟置我於
神像後耳目聞見無異平生心亦了了神前祈
禱之人其語言一一皆能記憶晨昏鐘鼓亦悉
聞之但口中不能言手足不能動耳吾竊計今
日已過二場默禱求歸遂脫然能行矣乃知

國家之事莫重於進用賢才當自有鬼神司之
豈一奸邪小人所能干撓哉初孜省善房中之
術又能巧為淫蝶之具惑人及以雷法進倖
上於內禁建立皇壇二人得日入誦經禮神
淫既深權傾一時弘治初孜省雖已伏誅而壇
內供用物料器具又猶未除弘治五年六月初
四日戶科給事中叢蘭河南道御史彭程會本
言其事蘭疏奉 旨造作皇壇家火併支給工
價數目着光祿寺便查來看該部知道程疏奉
旨 先帝被李孜省等所悞事已往了這御史

高棅書事

七

却又歸咎 先帝錦衣衛卒送鎮撫司好生打
着問二疏同時一事而批荅迥異如此亦甚異
也

先大夫諱舫為莒日莒小吏尉玉家產一馬白
色驪也州嘗有公事欲申青州府府去州三百
六十里事急莫可遣者玉自陳有良馬一日可
達遂遣之行數十里有群盜見玉馬邀之玉給
曰吾固願相易然馬有良駑請先試之於是群
盜馬與玉馬並發未數里玉馬前至一村出
公文示村民曰吾莒吏也有群盜欲奪吾馬來

避於此民匿之俄而盜至將盡殺村民求馬玉知盜在外殺人策馬越數重牆出直走府中日尚未午自是馬名大著先大夫以重價取之每有事白府則一日能往返後歸吳中死廐下又嘗修莒城莒民馬良得一瓦函上並列二穴一穴有水清澈無滓一穴有一劍良持歸置榻下夜有光洞照一室乃以紙布裹數重繩繞其外光如故明旦視之布繩皆兩離劍脫刃而出矣良懼掘地理之嘗持示予時年甫十歲不知其奇也後莫知所在

高城縣志

一

唐文字儀卿上世華州人徙居河東文少從父宦城陽城陽君初無子晚獨生文然性質魯鈍日課讀唐人五言詩二十字師口授數十百過今自誦即茫然不能舉一辭城陽君怒日撻之不能進乙卯歲延庠生章敬教之敬患文魯鈍托以秋將大比請入定林寺溫習故業定林寺者去城陽西十五里山中古寺也前有大樹巨圍陰蔽數十畝蓋勝境也城陽君遣文從行是秋敬下第九月未望一日再至寺文以父命邀敬還初文之從章讀書寺中也寺故有梓潼像

頗著靈異士子多來祈請文日暮焚香拜禮乞稍慧以全父子之愛是日早食畢文獨坐樹西石牀上見有美女子從樹東來意甚閒靜文問之女曰予文曲輔星之精子之配也文不省女又曰今世人所共見七星旁各有一小星文曲旁小星即吾也子即文曲星之精往者歲在戊申紫微初御世土氣掩斗故子蒙塵下謫今蓋入載矣凡貴星有謫者法當屈意大慰天下位極人臣子孫滿前出入殿陛者多至五六十年少亦不下三四十十年但子下謫時值牛女交

高城縣志

九

會之夕潛窺天漢中戲狎之象又愆期五百九十刻被訴於天帝天帝大怒減福之半故暫令子魯鈍不出三四年復本性矣文亦不省謂女子曰何物二人能令吾不慧傷吾父子吾且必報之矣女子笑曰子真所謂下愚者彼天神耳子今下謫塵世將奈彼何哉雖然無庸報也曠昔之事有犯塵緣亦終與子會矣方子潛窺時天孫誤以子為牽牛攬子衣渡河天帝知而醜之亦謫塵中天孫謫時執牽牛手不忍別帝又大怒以為牽牛戀天孫批其頰傷左眉中血流

被體併謫牽牛矣特貫索躔牛女度當緩十六
年乃發又牽牛法不得同行後天孫一載耳文
曰然則汝爲少婦行空山中將何爲女曰吾不
見子父請於天帝卽得下從子矣然山中秋氣
早肅子得無寒乎口中吐五色雲手捧雲擘拽
之成錦帔長丈餘輝光燦爛覆文身視之目眩
忽女子上樹杪文驚異呼寺中人出共觀之已
不見女子惟見彩雲南飛隱隱如聞音樂之聲
章備記其事及爲長歌刻石寺中已上皆敬文
後長歌在已
毀不復能記先大夫遵教府君爲苦守日
舊及見其抄本以下並得之上民相傳文後

高士集卷中

十一

果大開悟文名傾海內年二十三前夫人錢氏
死明年再娶于清河張氏少文七歲問其生卽
見神女時也心異之又五年而發解又十年而
登進士以使事携家屬入吳其冬北還至毘陵
冰合舟不能進乃舍舟陸行道中見一童子稱
牛郎願自鬻文遂攜之以北牛郎事文甚謹文
撫之殊厚若其子易其名曰壽安父之自言有
家禍請暫歸省文曰而縣尹武元功吾同年友
也吾爲若致書與尹尹當有以處汝矣遂發書
遣歸文夫人在毘陵爲文置一妾名玉英其慈

麗冰解偕行至京文亦寵之先是元功爲尹
令嚴肅部中有胡氏子名朝者負官緡亡去
戚皆逮繫事連其婦兄成進進曰吾妹尚未
行朝自甲申夏竄歷五年矣奈何事及我辨於
縣尹遂判牒付進許其妹別嫁朝歸以書進尹
尹初欲脫朝罪或說尹曰朝妻公已判別嫁矣
若脫朝朝必求故妻於進是公吐權貴而食牒
辭也有二失焉尹以爲然遂正朝罪流陝州文
之再入朝也又使山東將行時微聞其妻有夫
囑夫人使訪其親戚還之文行適夫人母死弟

高士集卷中

十二

幼莫恃以爲葬遂携妾還河東思還妾計無由
求妾親戚欲得南士人嫁之時朝旣流關內聞
遊河東唐公僮僕中無識朝者朝亦無由見夫
人獨媒氏知朝與妾同鄉里卒嫁與之歡會之
夕各具鄉邑父母姓名妾卽進妹朝前所聘妻
未行者也相向悲泣明日俱至夫人家陳謝願
服勤至死文歸因詰壽安者卽朝其生以乙丑
牛爲丑神故小字牛郎妻又果先牛郎一年生
朝之初竄時父怒甚以斧傷右眉間痕固在焉
乃私嘆天人之際雖若玄穆而兆命不渝章敬

石記悉有徵焉文心諱言其事使山東時自毀其石故時罕傳焉

陽允貞吉水人精易卜成化末其縣有商人將貿易蜀中求卜於允貞允貞曰是行也遇不測之險復無窮之利商人素熟西南諸夷橐中有利劔以藥淬之佩以自衛所經蜀中一山多豐蛇猛獸百二十餘里無居民行且半見一巨象伏大樹下若有所甚畏者遙窺之樹上有巨蟒張口吐舌舌長數尺將下吞象商人懼甚自度進退無所據乃挺劔直走樹下仰碎蟒數刃急

高坡集卷中

十一

趨避之蟒初若不知須臾聞有聲若山摧谷應林木皆震心喪力殫頽然倚石顧盼間則蟒舍象來逐僅隔數十步藥發而斃良久又見象來漸近商人計莫能脫遙指叱象曰汝阨巨蟒吾脫汝蟒口而顧困我邪象進伏商人前雙淚迸落若有叩謝之狀商人會其意坐象背上象即走山谷中以鼻掘地有蛻牙無筭商人盡取以歸遂成富翁

成化中濟寧城東古木深巷破屋二三間一老人居之日惟啖棗栗數枚或菜數莖飲水而已

人見之已數十年白髮被頤肌膚瑩白如少壯初不知何人也濟寧有指揮王宜往見之問其姓名履歷自言我王士能也本海州人生元至正甲辰少慕神仙入蜀聞雪山有異人往求之見一人披氈臥山洞中石牀上身三尺餘僅如嬰兒座側懸一囊中有物如粉而色黑時取啖之或掬飲澗水土能以囊中物苦澀不能入拾山果食之執役左右三年不懈老人一旦謂曰子可以語道矣遂授以攝生煉氣之要學既成辭出居此忽復一週甲子矣不久亦將往訪之

高坡集卷中

三

耳宣大驚曰吾固海州人也聞吾祖言上世有叔祖名士能好道出家得無是乎又問家世之詳言悉與宣世譜合由是居人信慕往來使客尊官貴人多就見之事聞朝廷命守臣具安車送入京師召見便殿賞賚甚厚遣歸不知所之

正統戊辰寶坻縣民周本家馬生一角長二寸本縱逸之明年已巳八月八日太陽將入地猶有餘照金星見於月中月色淡而星光甚大特車駕北征未回至十五日遂有土木之變景泰

中先大父知安州以事至寶坻問生角馬何在
本言虜騎至驅之北去矣

鎮蜀太監李文中還京師偶會皇甫子中裘汝
溫巫汝功於途三人皆楚之英俊文中一見極
加禮遇聯舟同行至采石有袁生者自稱蜀人
携一第二姪詣三人舟中求附儀文俊雅情辭
款曲三人皆自失遂令携行李入舟其長曰幼
兒無知誤犯鎮蜀李監今李公還京檻付舟中
將順途哀艱冀全餘生倘不見憫一度長淮風
士失宜父子兄弟便無全理前所附舟至此已

高坡集卷中

十四

泊訪之鄰舟人知三君高義雅為李公所重或
幸以此脫吾兒耳言畢潸然泣下率弟姪羅拜
三人皆為之動客憫之曰李公雖粗相識然亦
知賢郎事體未審重輕伺緩圖之時值重九
天猶未晚因共步於江岸見長林中有一亭甚
幽絕欣然同造命舟人具酒設亭主人亦携一
友至將行酒進般核袁生起曰堂上有老母舟
中有罪兒我輩遠來皆戒肉食祈福若賜菜果
則可若魚肉也則請辭恐重得罪不敢不預告
也子中笑曰孰謂敏達俊爽如四子亦信奉夷

鬼教耶歡飲之次月色在地情興悠然汝功請
各賦詩紀勝主人遽起曰吾二人皆賤商幸遇
貴客得廁坐隅若酒般則請傾囊奉歡詩固不
能也家有故書顛願韻佐成諸君新篇耳衆又
大喜命其僕持一冊書至乃杜律也主人起對
客一舉得送李八秘書七言以首句青簾白
府君益州來為韻汝溫笑曰主人出韻中事固
高才也孰謂南豐不長韻語耶袁得青字云月
華映抱碧江影度帆青次子中得簾字云夜色
月萬頃秋香風一簾次袁生弟得白字云藉子

高坡集卷中

五

黃金杯寒江弔李白次汝溫得字家諱云開尊集
群英伐鼓移官諱次袁氏長姪得益字云豈謂
萬里途邂逅逢三益次姪得州字云迢迢出采
石鬱鬱見皇州最後次汝功得來字云蜀船三
峽來兩岸猿聲哀陳未竟四袁生皆色動起曰
咄咄逼人乃爾遂去不復顧諸客大驚愕追留
之叫嘯入林薄中不知所在乃詣李監船問檻
送京師罪人袁氏無所得獨前舟有一猿子在
阱中三人歸舟發其行李惟橡栗三篋而已共
詣李詳言其事李監憫然開阱縱之

南京王指揮敏初無子以通糧把總至京過濟
寧買一妾色美而賢內外宗姻咸敬愛之生一
子未幾夫與正室相繼死妾治家教子極有法
度既而子襲官復為把總部運北上懇請其外
家所在但言嫁時年幼已忘之矣妾之歸王氏
者三十餘年早起必梳沐於榻上幃幙中至老
愈嚴肅子婦晨省立于戶外伺其自出然後敢
前謁拜近侍有二婢亦未嘗見其梳沐也一日
晨興頗遲二婢立榻前忽風動帳開乃見一無
頭人坐帳中持髑髏置膝上粧飾猶未竟見二

高樓集

共

婢倉皇舉髑髏加頸不及身首俱仆婢驚呼子
婦入則固一枯骨也人因呼其子為鬼頭王
江西副使周憲字時敏湖廣安陸州人正德六
年贛州華林山馬腦嚴賊亂周與參將趙越督
兵捕之南昌府知府李公承勛時以他事偶至
贛聞土人陳枚善以符水召將言未來事甚驗
其法作符咒畢鎖筆硯於空室中須臾聞閣筆
聲開扇視之則紙上詩成矣讀畢即投諸火不
許留一字周趙二公召枚至招李夜會初亦不
甚信也但密置紙筆於東室而封識枚於西室

三人夜張燈宴于中堂周善笑謔浪恣肆略不
敬禮其夜天無纖雲忽震雷擊案庭燭盡滅盤
盂皆中裂三公辟易而起枚從西室排戶出暗
中伏地請罪啓東室視之紙上但有周憲如何
好笑六字因共敬禮各書姓名封鑰如故而修
謹以伺周公應紙詩落句云千金難買汝心肝
未幾周遇賊同其子幹策馬以進為士卒先大
戰於桐梓嶺援兵不至為賊所擒父子俱死剖
食其心賊既平李公復求詩於紅紙上作字甚
佳李公欲收其筆因以別紙色似者對枚付火

高樓集

七

而以詩紙密藏書帙中明旦忽書中煙起發視
之惟紙灰一幅宛然書無纖毫熏灼痕也周既
死後有以其事奏聞諡節愍旌其門
嘉靖初年靈壽縣民劉月家雄雞生卵縣令不
肯信縛雞至官衙晚亦生一卵但殼軟耳嘉靖
七年七月十五日其縣雨雹大者如牛頭小者
如杯盤有人拾得二雹正如鴉卵積數日不消
置水中不沉觀者日衆縣尉不能禁遂擊破之
其中皆水更無他異
成化間河南省下有漁人得一龍卵於黃河邊

韋渚中大容一升許有一商人以數疋布易之
送於官置諸延慶觀居民異之觀者如堵時虞
龍周斌字國用知開封府命擊破之中包碧水
餘無所有數日後忽大風揚沙黑雲自觀中起
勢甚猛庭前有兩樹都司前一大樹皆拔去左
布政章繪宅內有樓飄去其半樓上有一大銅
盆亦從空飛去

正德三年夏旱予邑大和里農人皆灌苗於野
日在未申忽有雲從西來冉冉漸近雲中有紫
袍人乘白馬而行馬足半以下雲擁之不能見

高坡異纂中

十八

人皆喧呼從之雲中人回顧良久漸至廬山頂
滅又王秋官惟賢四川人自言嘗見兩翁駕鶴
而飛於雲表東西相遇各駐立下鶴而揖偶語
良久乃去

嘉靖二年邑庠生呂玉家五渠村端陽日入城
值微雨其家前庭有廢屋基忽雲中二舟各長
丈餘墮廢基上行舟人皆長二尺餘紅帽雜色
襦袴手持篙往來行甚疾王家塾中書生十餘
人悉驚趨視之紅帽人擲篙走地上引手前掩
書生口一時口鼻皆黑噤不能語返走室中避

之從牕隙窺見舟中有一人擁衛如尊官結束
如居士與一僧同起居自推蓬左右顧盼雲漸
擁舟起牆外里許呂氏墓也復墮其中舟既去
書生口鼻亦悉如故方共駭異玉歸聞之持鎗
入墓中無所見越五日玉以暴疾死

高坡異纂卷之中

高坡異纂中

左

高坡異纂卷之下

于子仁湖廣武岡州人有雋才多異術舉洪武乙丑進士歷官知登州府部內有虎患遣卒持牒入山焚之明日虎自入府伏庭下子仁數其罪杖百下厲聲叱出之虎復循故道去或以妖術聞詔下子仁獄數日瘐死獄中棄其屍忽夜歸家人悉以爲鬼物閉門拒之子仁自言吾時在獄實逃出謂死詐耳門內人多方辨驗無他始納之後居家不自韜晦日與故舊遊宴或泛舟逆水而上不用帆櫓或音樂供帳無人

高坡異纂

十一

自具以此爲樂其仇家劉氏繫之白知州伍芳請奏聞芳不從劉自詣闕告之命官按狀未至州一日失子仁所在惟遺鐵索而已劉竟坐欺罔死子仁自號七十二峯道人父嘗爲梓人或以子仁爲梓人訛也詞翰清妙人多有藏之者

新建伯初被謫至杭寓勝果寺恐逆瑾議其後托投江死留題于壁其序略曰予餘姚王守仁也以罪南謫道錢塘以病且暑寓居江頭之勝果寺一日有二校排闥而入直抵予臥內挾予

而行有二人出自其山蒙茸中其來甚速若將尾予者既及執二校二校卽挺刃厲聲曰今日之事非彼卽我勢不兩生吾奉吾主命行萬餘里至謫所不獲乃今得見于此尚可少貸以不畢吾事耶二人請曰王公今之大賢令死刃下不亦難乎二校曰諾卽出繩丈餘令予自縊二人又請曰以縊與刃其慘一也無已令自溺江死何如二校曰是則可耳將予鎖江頭空室中予從牕謂二人曰予今夕固決死爲我報家人知之二人曰使公無手筆恐無所取信予告無

高坡異纂

二

以作書二人則從牕隙與我紙筆予爲詩二首告終辭一章授之以爲家信詩曰學道無聞歲月虛天乎至此欲何如生曾許國慙無補死不忘親恨有餘自信孤忠懸日月豈論遺骨葬江魚百年臣子悲何極日夜潮聲泣子胥其二曰敢將世道一身擔顯被天刑萬死甘滿腹文章方有用百年臣子獨無慚涓流裨海今真見片雪填溝壑齒談昔代衣冠誰上品狀元門第好奇男其告終辭曰皇天茫茫降殃之無憑兮宵莫知其所自予誠何絕於幽明兮羌無門而往

詠臣得罪於君今無所逃於天地固黨人之爲
此今予將致命而遂志委身而事主今夫焉吾
之可有徇聲折以求容今非前修之所守吾豈
不知直道之殞軀今庶予心之不忘定予志詎
朝夕今孰沛顛而有忘上穹林之杳杳今下深
谷之冥冥白刃矣其相向今伶予視若飄風內
精誠以淵靜今神氣泊而冲容固神明之有知
今起壯士於蒙叢奮前持以相格今日孰爲事
刃於貞忠景冉冉以將夕今下釋予之頽官曰
受命以相及今非故於予之爲攻不自盡以免

上同安縣志卷之六

三

予今夕予將浮水於江嗚呼噫嘻予誠愧於明
哲保身今豈效匹夫而自經終不免於鴟夷今
固將適江濤而上征已矣乎疇昔之夕予憂坐
於兩楹今忽二伋來予覲曰予伍君三閭之僕
今踞陳辭而加璧啓絨書若有覩今恍神交於
千載曰世濁而不可居今予奚不來遊於溟海
鬱予懷之恍恍今懷故都之拳拳將夷險惟命
之從今孰君親而忍捐嗚呼噫嘻命苟至於斯
亦予心之所安也固晝夜以爲常今予非死之
爲難也沮陰壁之岑岑今俟俟若授予長條鮀

結蟠於圯垣今山鬼弔於巖嶽雲冥冥而晝晦
今長風怒而江號頽陽倏其西匿今行將赴於
江濤嗚呼噫嘻一死其何之今念層關之重傷
也予死之奄然今傷吾親之長也羌吾君之明
聖今亦臣死之宜然臣誠有憾於君今有謂讒賊
之使便搆其辭以相說今變黑白而煥寒假遊
之竊辟今君言察彼之爲殘死而有知今逝將
訴於帝庭去讒而遠佞今何幽之不贊於明昔
高宗之在殷今賚良弼以中興申甫生而屏翰
今致周宣於康成帝何以投讒於有北今焉啓

上同安縣志卷之六

四

君之衷揚列祖之鴻庥今永配天於無窮臣死
且不朽今隨江流而朝宗嗚呼噫嘻大化屈伸
今升降飛揚感神氣之風霆今溢予將反乎帝
鄉驂玉虬之蜿蜒今鳳凰翼而翱翔從靈均與
伍胥今彭咸御而相將經申徒之故宅今歷重
華之陟方降大壑之茫茫今登裂缺而想予懷
故都之無時今振長風而遠去已矣乎上爲列
星今下爲江河山興雲今雨澤滂沱風霆流
形今品物咸和固正氣之所存今豈邪穢而同
科將予騎箕尾而從傳說今凌日月之麗義啓

帝闕而驚清風兮掃六合之煩苛辭曰予童顓知罔知兮恣狂愚以冥行悔中道而改轍今亦俛俛其焉明忽正途之有覺兮策予馬而遙征搜荆其獨往兮忘予力之不任天之喪斯文兮不界予於有聞矢此心之無諉兮斃予將求於孔之門嗚呼已矣乎復奚言予年兮予目予手兮予足澄予心兮肅雜以穆反乎大化兮遊清虛之寥廓詩下有隙紙篆書自註云二人一姓沈一姓殷俱住江頭必報吾家必報吾家終尾又有篆書云陽明公入水沈玉殷計報是歲

高峽纂序

五

計

正德丁卯仲秋當三試之後舉子畢集於杭一日忽失王公所在舍人見所寓僧舍壁上有二紙或又得其數履於江上以為真死矣告諸其弟伯敬因而省中皆聞之執僧四出追訪七子聚觀前詩辭隨毀於衆人之手有一士子與其弟同舍見之最先故得全錄其辭併得二詩其序則但一過目不及畢錄而群手至矣前序略蓋寫其意予為點鼠數字令成文可讀今人止能知其前詩一首餘並不復知也王公七日後至廣信府自言入江有神人救之一夕漂至漳

州府境登岸有中和堂主人邀歸山室中贈以詩曰十五年前始識荆此來消息最先聞君將性令輕毫髮誰把綱常重一分震海已知誇令德皇天終不喪斯文武夷山下經行處好對青尊醉夕照公自言從漳至廣信所經寺觀皆舍皆有留題其說甚奇人頗知其意不復細驗也又公記夢詩并序併附入

正德庚辰八月廿八日夕臥小閣忽夢晉忠臣郭景純氏以詩示予且極言王導之奸謂世之人徒知王敦之逆而不知王導實陰主

高峽纂序

六

之其言甚長不能盡錄覺而書其所示詩於壁復為詩以紀其略嗟乎今距景純若干年矣非有實惡深冤鬱結而未暴寧有數千載之下尚懷憤不平若是者耶

秋夜臥小閣夢遊滄海濱海上神山不可到金銀宮闕高嶺岫中有仙人芙蓉巾顧我宛若平生親欣然就語下烟霧自言姓名郭景純携手歷歷訴衷曲義憤感激難具陳切齒尤漂怨王導深奸老猾長欺人當年王敦覬神器導實陰主相緣黃不然三問三不答胡忍使敦殺伯仁

司書欲拔太真舌不相爲謀敢爾云敦病已篤
事已去臨哭嫁禍復責敦事成同享帝王貴事
敗仍爲顧命臣幾微隱約亦可見世史掩覆多
失真袖出長篇再三讀覺來字字能書紳開牕
試抽晉史閱中問事迹頗有因因思景純有道
者世移事往千餘春若非精誠果有激豈得到
今猶憤嘆無成之語以筮戒敦實氣沮竟煩身
人生生死亦不易誰能視死如輕塵燭微先幾
炳易道多能餘事非所論取義成仁忠晉室龍
逢龔勝心可倫是非顛倒古多有吁嗟景純終

高士集卷下

十

見伸御風騎氣遊八垠彼敦之徒草木糞土臭
腐同沉淪

晉忠臣郭景純自述詩蓋予夢中所得者因
表而出之

我諳陽明道故知未來事時人不我識遂傳號
一技緬思王導徒神器良父覲諸謝豈不力伯
仁見蘊底所以敦者備罔顧天經與地義不然
百口未負托何忍置之死我於斯時知有分日
中新柴市我死何足悲我生良有以九天一人
撫膺笑晉室諸公亦可恥舉目山河徒嘆非携

手登亭空灑淚王導真奸雄千載人未諱偶感
君子談中及重與寫真記固知倉卒不成文自
今當與頻譴戲倘其爲我一表揚萬世萬世萬
萬世

張金箔山西人性機敏山西俗素不善治金箔
張至杭見之歸檀其藝嘗行經濟源觀於神祠
神系號靈異能隨人意所須即自水底浮出張
笑曰此伏機耳非神也歸鑿池設機神異悉如
濟源客至輒引爲戲忽有道士來遊池上因曰
吾亦有小術請試之君宜過我張許諾明日天

高士集卷下

八

未曙有二童子乘一龍手控一龍從空中下其
家言道士令我二人召張君張就龍欲乘之龍
不服騰攘吼嘯勢將飛變兩童子夾鞭之張乃
得乘須臾至一山中見茅屋數間道士坐其中
張再拜請教道士指庭中曰此有丹子宜自取
之張尋索再三無所見惟見東南角草中有糞
堆道士歎曰子無緣當留形住世間耳居月餘
頗有所得一日偶出遊遂迷其處尋路出乃在
大同城外既歸時乘驢至杭治金箔如故旦暮
能數千里或縛草爲龍乘之而行歸則掛簷下

亦時作戲術娛人 孝陵聞之召至闕下乃以妖術聚眾張頓首謝曰臣非妖術特戲術耳上欲試之張出袖中小銅瓶注以沸湯中出五色雲充滿殿庭 上悅欲盡其術時方隆多索乾蓮子撒金水河冰上頃刻冰解花葉滿河容艷可愛復索紙剪作一小舟身入舟中鼓棹放歌往來花間忽入岸中失其所在荷花亦不復見河中固層冰積雪寒煥風景迥異矣巡檢常中孚得異術能煮銅爲白金凡寶玉之器有損者補之器完好如新後以術動 宣廟

東坡志林

九

陞授吏部郎中每用其術必引入便殿屏絕左右爲之雖親嬖不得見也

駱用卿爲南海令日有道士翁藏拙從武當來寄居白雲山寺中凡七日一食食必兼數人之物餘六日飲水而已以此爲常用卿叩之天文地理修煉服餌之術無不精曉會歲大旱結壇禱雨如期霑足贈以金帛悉不受用卿間以黃白之事爲請道士卽以足就地蹴泥淖置火中隨意以銅鐵投之悉化金液流出一日用卿方論道坐中遽起言適有緊急公文將移新會願

偶忘之道士卽請收公文及用卿手書納懷中時新會令爲徐乾默坐移時探懷中出乾報絨及印信公文具在焉用卿始大駭異曰暮處拜請教道士曰君惟地理一事稍可指授若天文則有國禁修煉則剝喪既多且必不能棄人間事無徒自苦也遂携用卿登山指示龍脉沙水起伏向背之勢其言甚略不久用卿以朝覲至京道士亦去不復至后用卿遂以地理之術名天下嘗至武當物色之竟無知藏拙者正德庚午太倉州有人買一鼈三足令其妻息

東坡志林

十

食之頃之尋其夫不獲惟見地上遺髮一縷冠履衣服如蟬蛻焉事聞集其鄰伯赴官或疑其妻殺之將置於法知州黃廷宣獨疑之以爲鼈有三足爲類異常理不可測乃悉集漁人求鼈三足者立限以須卒得之廷宣召婦人烹調如初出重囚與食方引還獄覺腹痛仆地身漸縮小頃之形骨俱銷婦寃遂白初漁人求鼈舉網兩得肉塊如人形而無手足蠕動可畏棄之既而群漁禱于水神歷數日始得之然爾雅山海經竝稱三足鼈爲能奴未嘗言食之能銷人

形骨惟字書言域如鼈足名短狐能以氣射
殺人豈其是乎又不知肉塊如人形者何物也
東方朔所稱肅伏蓋近之若能者豈古人雖知
其名而未嘗食耶抑太倉濱海海中異類偶隨
潮而中人者乎

韓神醫洪峒人初業醫不甚精元末避兵入岳
陽山中遇一老僧傳示方藥遂以醫名山西遙
望見人顏色卽知禍福生死時刻不爽其孫肅
生三歲誤吞一釘家人皆驚哭頃刻待盡神醫
視之曰此子決不死然必待三年釘乃得出人

高要縣志

士

莫有信者遂定時日書壁間以俟肅果不死但
每作腹痛必絕而復甦火漸黃羸骨立及期日
起戒家人曰兒疾將瘳勢必大作雖絕勿懼宜
先具一銅盆煮少粥飲以伺之既而果已時腹
大痛一叫而絕良久吐銅盆中釘出銳盡剗又
復絕至午時始甦歲餘復安卽忠定公父也壽
七十一卒又神醫女姦龐氏嘗爲人送親路出
神醫門神醫遙見之大驚曰女死矣急遣人諭
令歸家其夜忽心痛而死
海鹽祝主事家一童子牧羊田間有道士過之

出懷中藥一丸人若睛眼而色潤黑令童子吞
之戒之曰勿語人也自是數日不復食亦不思
食主人知之復遣二童子與俱伺於牧地曰若
復見道士一人挽之一人急歸告我道士果復
至謂同童子曰吾憐而飢食而火棗何爲漏言
不奉吾戒也以一手支其頤一手擊其頂黑丸
忽自口中躍出復收囊中藏之主人聞報急趨
至道士雙腳遽陷入地中稍近益下僅露其首
既而併首亦不見地上亦無竅穴驚顧問道士
已在隔岸高揖而去

高要縣志

士

凌漢章湖州人少學針灸三殺人乃棄其針於
水中針皆上浮水面漢章曰天命我矣拜而受
之遂精研其術名動天下嘗至常熟偶寓東海
湯禮家早起聞其鄰徐叔元家哭甚哀往問之
乃其子婦以產難死叔元以爲不祥將昇出付
火葬漢章急止之命其夫發棺揣胸前尚微溫
出針下數穴穴久于下婦得生又一跛翁扶杖
過之自言少多瘡瘍有庸醫誤折針膝中今杖
行二十年莫能愈漢章爲從肩臂上針三四穴
折針從患處突出棄杖再拜而去

吳縣盛應璧家有二石獅置庭中其來已久嘉靖九年十月間啜茶於旁暫置臥獅腹下忽奇石獅身搖動驚呼而入家人悉出視之則已越廳事入中堂矣共擊碎之出視西庭石獅亦已離去舊處數尺遂併擊碎棄水中其家諱之甚密余家僕楊塗妻出盛氏因得其真嘗見馬抑之記武清縣民家礧碌與磨石相觸其鄰有生員以木格之兩石前却觸木盡碎火星迸裂四出人力無所施至暮乃自息其家以礧石置污池中以礧碌沉井底明日復自出關於舊地凡

東坡志林

十一

三日乃止抑之且言親見生員道之嘉靖辛丑歲五月十二日北京靈濟宮前石獅左眼止生眉九根色黃其端黑色若結一蕊之狀經數日脫落

木生字元經少有俊才 康陵朝以鄉薦入太學與龔司諫謹有場屋之舊屢欲以生才藝上聞生曰人各有時若錐處囊中穎當自脫寧待援手他人乎倘果薦上元經惟有被髮入山耳司諫不能強生亦謝去携琴書遨遊齊魯間攬結諸英俊或眺覽名山水往來兩郡時人莫能

窺其際也嘗登泰山觀日出夜宿秦觀夢有老婦携一女子相見甚歡如有平生之分又遺一詩扇展誦未終忽曉鐘鳴驚寤而起其所夢經行道路第宅歷歷皆能記憶明年將入都道出武清散步柳陰中過一溪橋道傍有遺扇在草中收視之上有詩云烟中芍藥朦朧雨底梨花淺澹粧小院月昏人定後隔牆誰弄麝蘭香彷彿是夢中所見者珍襲藏之行未幾遂見一女郎從二女侍遊樹下迤邐將近生趨避之時為三月既望新雨初霽微風扇煖女郎徐

東坡志林

十一

邀二侍穿別徑結伴而去生竚立轉盼但見帶袂飄舉環珮鏘然百步之外異香襲道綽約若神仙中人遂以所佩錯刀削樹為白題一絕句曰隔江遙望綠楊斜聯袂女郎歌落花風定細聲聽不見茜裙紅入那人家徒倚彌望乃行前至野店中問諸村民或曰此去里許有田將軍園林豈即其家眷屬乎生明日又往樹下竟日無所遇惟見溪水中落花流出復題一絕句續書於樹曰異鳥嬌花不奈愁湘簾初捲月沉鉤人間三月無紅葉却放桃花逐水流自後不復

相聞然前所得遺扇每遇良辰勝會未嘗不出入懷袖把玩諷詠愛如珙璧壬午 聖人嗣統數載間文恬武熙天下無事思得賢士與之共興禮樂司諫時已歷通顯嘗因燕對奏 上曰臣所知有木元經者才合春卿名收賈董陛下必欲更定禮樂非其人不可 上遂命收入選部時朝廷將大營建諫名工曹曹長師旦心善生每事暇輒邀生同遊當春牡丹盛放且所司有器血廠約生明日會廠中同出土橋諸名園賞之生如期至且偶以他事後期廠中皆上供

古詩集卷下

圭

御器非主者至不得入生因勒馬以伺道傍有井馬渴絕銜奔水生恐下馬馬逸左右皆前逐馬生就立井傍民舍其家以貴客在門召一鄰翁至延生入初經重屋僅庇風日似一中下民居再起一關則高堂藻飾別一景象又西過曲徑越小院其中樓臺闌楯金碧輝耀恍非人世生稍憩便欲辭出翁曰內人乃老夫寡妹年亦逾五矣幸暫留伺馬至行無傷也生起揮扇道送歷覽畫壁翁從傍見其扇進曰此扇何從得之生曰吾十年前過武清所得道傍遺棄也翁

借觀遽持入內頃之出告生曰天下事萍梗遭逢固有出於偶然者矣適見扇頭詩疑為吾甥女手筆入示吾妹果非誤也生初入其室廬皆若夢中故所經行者心固已異之矣及聞翁言愈疑之再引入一曲室帟幄鮮麗金玉爛然至其几榻整潔琴瑟靜好莫能名狀須臾一老婦出拜自言姓錢氏先夫田忠義官至上輕車都尉往歲扈從西征為流矢所中輿疾歸武清小女娟娟時年十四隨侍湯藥偶遺此扇不意乃入君子之手今夫亡三載矣親物與懷不覺遂

古詩集卷下

圭

生傷感然當時溪樹上有二絕句不知何人所書小女因尋扇再至其地經覽而歸至今吟哦不絕於口生請誦之即其舊題也老婦因請命娟娟出見傳呼良久不至母自入謂女曰客即樹上題詩人也娟娟強起嚴服靚粧與母相攜而出至則玉姿芳潤內美難徵儼然秦觀峯夢中所見也生又以夢告母共相嗟異久之馬至珍重辭謝而去明日鄰翁以娟母命來曰未亡人有二女其少先行矣娟最愛將賴以終未亡人身然幽贊以神明協以人未亡人尚敢以身

自愛乎請以弱女爲君子虞侍生辭之翁申母
命曰先將軍無慶育弱息僅存使君子不以下
體是遺家雖亡得婿公瑾亡人且無憾矣生乃
請卜之得解之九二卜者曰田獲三狐姓者占
辭事無不濟但三狐得矢恐不能永終貞吉耳
生猶豫未決翁致三命曰吾聞古之君子處大
事必假於蓍卜夢生於心上決於人今婚媾及
事矣乃不內決於心而顧取決諸人耶終不得
辭卒以其年四月戊寅成禮娟娟妙解音律通
貫經史凡諸戲博雜藝靡不精曉情好其篤未

清溪集卷下

七

閱月大工皇木至潞河生將督運南行勢不能
留室內又少親幹乃鎖院而去母先亦暫至武
清遣人問娟娟從門隙中附詩於母寄生曰聞
郎夜上木蘭舟不數歸期祇數愁考幅御羅題
錦字隔牆裏贈玉搔頭是夕生適自洛還娟出
迎生曰方從馬上得詩未有以復卽口占贈娟
曰碧牕無主月纖纖桂影扶疎玉漏嚴秋浦芙
蓉倚叢葉半粧斜映水晶簾生他日偶得鄉人
書獨坐深思娟以詩解之曰碧玉杯中琥珀光
燈前把酒阮家郎不須更憶人間世千樹桃花

卽故鄉其冬十月生以太夫人憂去職河冰既
合娟道病不能偕行生存亡抱恨計無所出邀
母與娟同居約以冰解來迎相與悲咽而別明
年春娟病轉劇遣翁子錢郎以詩寄生曰楚天
風雨夢陽臺百種名花次第開誰遣一番寒食
信合歡廊下長莓苔生遣使往迎比至則不起
匝月矣辛卯冬生再入都過母家見娟娟畫像
題詩其上曰人生補過羨張郎已恨花殘月減
光枕上游仙何迅速洞中烏兔大匆忙秦娘似
比當時瘦李衛慙多舊日狂梅影橫斜啼鳥散

清溪集卷下

八

繞天黃葉倚繩床時人多傳誦焉
尹蓬頭名繼先臨洮人目見徽欽北狩時事至
所得禮部度牒爲僧遇異人授以接命之術元
末常乘黑驢游燕雲間接命於真定遇羣盜奪
其驢刀傷其身面二三處遂入滇南山中避亂
景泰中時往來荆襄陝洛間人尚未之知也成
化末過江西有宗室叩其術不答宗室怒杖之
垂死令左右置棺中昇出生焚之尹密告昇棺
人曰死則死矣幸微露竅穴少便呼吸其人憐
而許之及舉火特空棺耳游南都成國公見所

佩元朝羊皮度牒始共駭異知其年且二百餘矣遣一婦人侍之將私叩其術也弘治末復在南京接命浙江鎮守太監劉璟召之夜過無錫高橋巡司詰問不荅被縛明日出度牒示之得釋未幾將還南都道經蘇州從而拜禮者口無算知府林世遠收繫獄月餘璟聞遣使至釋之正德初太監賴義掌東廠召至北京劉瑾時方竊權欲以威劫其術尹終無言瑾怒遂以妖言惑衆緝送法司議死時閔公珪爲刑書止令招年九十免死押發原籍鉗束後居鐵鶴觀中一

皇朝書影

元

日土民修殿發土土中得鐵鶴士女悉集觀之尹笑撫之曰自我埋汝忽復二百年矣幸再相見也跨鐵鶴背飛上殿脊對衆高揖而去守臣懼秘其事初在刑部問官叩其術合用婦人否頷之而已或再三問之自言每一接命必得奇禍是獄也豈其餘殃乎對問官惟請死期略無懼色一食能盡胡餅數十酒數斗或數日不與亦未嘗告飢平居惟單衣袍隆冬不寒及遣發日忽爲人求纊襖或給之甫出門脫付解人見曰秦地苦寒特求此贈耳前所佩羊皮度牒劉

璟收之璟死用以殉葬

當今神仙家所共知而目觀者有赤肚子不知何許人正德末忽至密雲就人家屋簷下居冬月雖大風雪身無寸絲惟以氈方尺餘蔽其前後或一食能兼數人或數日不食兩手指常拳曲不舒人問之不荅一日有道士乘驢過之赤肚遽起隨入一野廟中相對悲泣道士曰我以汝爲死矣乃尚在耶講論通夕而別偏胡子姓許善相術比老遇異人令之相許荅曰子神清氣清骨清神仙相也異人笑拂其須凡經掌握

皇朝書影

年

處明日皆黑因此遂名後入終南山求道今人多在齊魯運河中見之若王野極 憲廟封爲太玄真人 今上御極初前星未耀或薦之召至京不兩月死其死亦甚異

太監劉瑯鎮守湖廣日聚斂酷虐尤好煉丹有祖母綠縑環一事原用金一千二百五十斤得之 泰陵朝降香武當山瑯從行私欲有所禱燒燭不舉心疑之問於道士時道士中有挾邪術者欲以術取其環對曰太監第自思心有最愛而難割者奉之於神則神歆而機舉矣瑯仰

思良久曰惟繚環則竭一生之財得之庶幾是
乎因積誠再啓壇設醮虔拜畢就腰間解置火
中須臾隨檄冉冉而上漸出雲表而滅鄧歎異
又出金施捨而行後數年鄧守備南京道士以
繚環稍加拂拭略變本形來賣與之得價亦如
初謝子象以詩誚之曰堆金積玉等丘山猶自
貪心學煉丹空裏得來空裏去玉皇元不繫繚
環

艾子後語序

世皆知艾子爲坡翁戲筆而不知其有爲作也
觀其問蟹問米乘驢之說則以譏父子解廌雨
龍移鍾之說則以譏時相卽其意指其殆爲王
氏作乎坡翁平日好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若
此亦其一也余幼有謔作有所得必志之歲丙
子遊金陵客居無聊因取其尤雅者纂而成編
以附於坡翁之後直用爲戲耳若謂其意有所
寓者則吾豈敢是歲九月望長洲陸灼識

艾子後語

齊大夫邾石父謀叛宣王誅之欲滅其族邾之族大以蕃聚而謀曰他人之言王必不內惟艾先生辨而有寵盍往祈焉舉族拜於艾子之庭涕泗以請艾子笑曰是不難諸公但具一繩來立可免禍邾氏以爲戲言亦不敢詰退而索絢以餽艾子懷其三尺以見王曰邾石父包藏禍心王肆諸市當矣然爲之者石父一人耳其宗族何辜而王欲盡殲之無乃非仁君之用心乎宣王曰此非寡人意也先王之律有明訓也政

艾子後語

二

典曰與叛同宗者殺無赦是以寡人不敢曲宥以傷先王之法艾子頓首曰臣亦知王之不得已也竊有一說往年公子巫以邯鄲降秦非大王之母弟乎以是而言大王亦叛臣之族理合隨坐臣有短繩三尺敢獻於下執事請大王卽日引決勿惜一身而傷先王之法王笑而起曰先生且休寡人赦之矣

艾子夜夢遊上清朝天帝見一人戎服帶劔而失其首頸血淋漓手持奏章而進其辭曰訴冤臣秦國樊於期得罪亡奔在燕有不了事衛荆

軻借去頭顱一箇至今本利未還燕太子丹爲証見伏乞追給天帝寬之感額而言曰渠自家手脚也沒討處何暇還你頭顱於期乃退艾子亦覺

艾子在齊居孟嘗君門下者三年孟嘗君禮爲上客既而自齊反乎魯與季孫氏遇季孫曰先生久於齊齊之賢者爲誰艾子曰無如孟嘗君季孫曰何德而謂賢艾子曰食客三千衣廩無倦色不賢而能之乎季孫曰嘻先生欺余哉三千客余家亦有之豈獨由文艾子不覺歛容而

艾子後語

三

起謝曰公亦魯之賢者也翌日敢造門下求觀三千客季孫曰諾明日艾子衣冠齋潔而往入其門寂然也升其堂則無人焉艾子疑之意其必在別館也良久季孫出見詰之曰客安在季孫悵然曰先生來何暮三千客各自歸家喫飯去矣艾子胡盧而退

艾子講道於羸博之間齊魯之士從之者數十百人一日講文王姜里之囚偶赴宣王召不及竟其說一士怏怏返舍其妻問之曰子日聞夫子之教歸必欣然今何不樂之甚士曰朝來聞

夫子說周文王聖人也今被其主戮紂囚於羑里吾憐其無辜是以深生愁惱妻欲寬其憂姑慰之曰今雖見囚父當放赦豈必禁錮終身士嘆息曰不愁不放只愁今夜在牢內難過活耳艾子遊於郊弟子通執二子從焉渴甚使執子乞漿於田舍有老父映門觀書執子捐而請老父指卷中真字問曰識此字餽汝漿執子曰真字也父怒不與執子返以告艾子曰執也未達通也當往通子見父父如前示之通子曰此直八兩字也父喜出家釀之美者與之艾子飲而

艾子後語

四

甘之曰通也智哉使復如執之認真一勺水吾將不得吞矣

艾子有孫年十許慵劣不學每加撻楚而不悛其子僅有是兒恒恐兒之不勝杖而死也責必涕泣以請艾子怒曰吾爲若教子不善邪杖之愈峻其子無如之何一旦雪作孫搏雪而嬉艾子見之褫其衣仗跪雪中寒戰之色可掬其子不復敢言亦脫其衣跪其旁艾子驚問曰汝兒有罪應受此罰汝何與焉其子泣曰汝凍吾兒吾亦凍汝兒艾子笑而釋之

越有方士好大言艾子戲問之曰先生壽幾何方士啞然曰余亦忘之矣憶童穉時與群兒往看公義畫八卦見其蛇身人首歸得驚癩癩宓義以草頭藥治余得不死女媧之世天傾西北地陷東南余時居中央平穩之處兩不能害神農播厥穀余已辟穀久矣一粒不曾入口蚩尤犯余以五兵因舉一指擊傷其額流血被面而遁蒼氏子不識字欲來求教爲其愚甚不屑也慶都十四月而生堯延余作湯餅會舜爲父母所虐號泣于昊天余手爲拭淚敦勉再三遂以

艾子後語

五

孝聞禹治水經余門勞而觴之力辭不飲而去孔甲贈余龍醢一臠余悞食之于今口尚腥臭成湯開一面之網以羅禽獸嘗面笑其不能忘情於野味履癸強余牛飲不從寘余炮烙之刑七晝夜而言笑自若乃得釋去姜家小兒釣得鮮魚時時相餉余以飼山中黃鶴穆天子瑤池之宴讓余首席徐偃稱兵天子乘八駿而返阿母留余終席爲飲桑落之酒過多醉倒不起幸有董雙成萼綠華兩箇丫頭相扶歸舍一向沈醉至今猶未全醒不知今日世上是何甲子也

艾子唯唯而退俄而趙王墮馬傷脇醫云須千
年血竭傳之乃差下令求血竭不可得艾子言
于王曰此有方士不啻數千歲殺取其血其効
當愈速矣王大喜密使人執方士將殺之方士
拜且泣曰昨者吾父母皆年五十東鄰老姪携
酒爲壽臣飲至醉不覺言詞過度實不曾活千
歲艾先生最喜說謊王其勿聽趙王乃叱而赦
之

燕里季之妻美而蕩私其鄰少年季聞而思襲
之一旦伏而覘焉見少年入室而門扃矣因起

艾子後語

六一

叩門妻驚曰吾夫也奈何少年顧問有婦乎妻
曰此無牖有竇乎妻曰此無竇然則安出妻目
壁間有囊曰是足矣少年乃入囊縣之牀側曰
問及則給以米也啓門內季季遍室中求之不
得徐至牀側其囊累然而見舉之甚重詰其妻
曰是何物妻懼甚喘喘久之不能答而季厲聲
呵問不已少年恐事露不覺於囊中應曰吾乃
米也季因撲殺之及其妻艾子聞而笑曰昔石
言于晉今米言于燕乎

齊有病忘者行則忘止臥則忘起其妻患之謂

曰聞艾子滑稽多知能愈膏肓之疾盡往師之
其人曰善於是乘馬挾弓矢而行未一舍內通
下馬而便焉矢植于土馬繫于樹便訖左顧而
覩其矢曰危乎流矢奚自幾乎中予右顧而覩
其馬喜曰雖受虛驚乃得一馬引轡將旋忽自
踐其所遺糞頓足曰踏却太糞汚吾履矣惜哉
鞭馬反向歸路而行須臾抵家徘徊門外曰此
何人居豈艾夫子所寓邪其妻適見之知其又
忘也罵之其人悵然曰娘子素非相識何故出
語傷人

艾子後語

七

齊王好談相士之以相進者接踵于朝有自稱
神相者介艾子以見王王矜臣魏谷子之高足弟
而唐舉之受業師也卽臣之術可知矣王亦聞
之乎王笑曰寡人乃今日而聞君矣試視寡人
何如荅曰王勿亟也臣相人必熟視竟日而後
言言無不中於是拱立殿上以視俄有使者持
檄入白王色變相者請其故王曰秦圍卽墨三
日矣當發援兵相者仰而言曰臣見大王天庭
黑氣必主刀兵王不應須臾有人著械入見王
色怒相者問其由王曰此庫吏盜金帛三萬是

以囚之相者又仰而言曰臣見大王地角青色必主失財王不悅曰此已驗之既請勿言但言寡人終身休咎何如爾相者曰臣仔細看來大王面部方正不是箇布衣之士艾子趨而前曰妙哉先生之相也齊王大笑相者慚而退

虞任者艾子之故人也也有女生二周艾子爲其子求聘任曰賢嗣年幾何荅曰四歲任艱然曰公欲配吾女子老翁邪艾子不論其旨曰何哉任曰賢嗣四歲吾女二歲是長一半年紀也若吾女二十而嫁賢嗣年四十五又不幸二十五而

艾子後語

嫁則賢嗣五十矣非嫁一老翁邪艾子知其愚而止

齊宣王謂淳于髡曰天地幾萬歲而翻覆髡對曰聞之先師天地以萬歲爲元十二萬歲爲會至會而翻覆矣艾子聞其言大興宣王訝曰夫子何哭艾子收淚而對曰臣爲十一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年上百姓而哭王曰何也艾子曰愁他那年上何處去躲這場災難

艾子畜羊兩頭於園羊牡者好鬪每遇生人則逐而觸之門人輩往來甚以爲患請於艾子曰

夫子之羊牡而猛請得鬪之則降其性而馴矣艾子笑曰爾不知今日無陽道的更猛裏

艾子晨飯畢逍遙於門見其鄰擔其兩畜狗而西者艾子呼而問之曰吾子以犬安之鄰人曰爾諸屠艾子曰是吠犬也烏乎屠鄰人指犬而罵曰此畜生昨夜盜賊橫行畏顧飽食噤不則一聲今日門闢矣不能擇人而吠而群肆噬嚙傷及佳客是以欲殺之艾子曰善

艾子後語

艾子通五行多與星士游有南里先生者其刎頸交也娶妻而求全每聞一女必相其容德推其命造務底於善而後可故久而不就一旦爲媒氏所誤娶得醜女曰頭深目皮膚如漆雖登徒之婦不妻是也南里先生不悅艾子往賀之曰賢閣容色之妙某聞之審矣弟未知庚甲願以見論當爲吾子推之南里先生閉目搖手而荅曰辛酉戊辰乙巳癸丑艾子拊掌而退

艾子後語

說聽序

裨官者流其言多不雅馴要之以佐談舌廓見聞紆憂釋躁而已吾少也樂觀焉追年稍長侍先君與名士大夫游以至朋儕過從聞其談議有類此者輒諦聽忘倦退必命筆疏之率歲盈一帙則投諸故櫝不復省是蓋若干稔矣頃歲家遭回祿悉成煨燼今春邁疾悵無聊因追討舊聞而書焉僅什二三益以近所知者通為四卷名曰說聽云有友一生見而咎余曰異哉子泊於進取而志此幽遐瑣綴之談是猶羔雉弗飾而游心鴻鵠也子之志荒矣余笑且謝曰子之言良是雖然吾聞之操縵博依古之學者則然矣張李膺有言人生貴適志吾於是取適焉而已吾庸知其他遂書其言于首而藏之非同好者不以視也

嘉靖丙辰四月既望延枝序

說聽卷第一

吳郡鴻鵠山人陸延枝撰

洪姓名武昌者上虞人其父為縣令所笞武昌時年十六卽上令不法事若干條高皇遣官勘問與令俱綁奏勘官因劾洪武昌名犯洪武年號上親見問之武昌抗聲應對不屈上奇之巨洪武昌乃佳兆也特原其罪為易名有匡御筆書二大字賜之洪遂不歸故鄉家於杭州後數為有司舉辟皆逃避弗就博學無所不通自擇葬地於所居隔水語家人曰葬此吾子孫必有興者吾當有一品封後至成化乙未孫鍾舉進士累官至太子太保刑部尚書贈贈武昌如其官云

可琬南京人父為滁州知州建屏牆於門為部所奏許以侵道論死琬年十六叩關請代父刑上異之疑為人所教曰牽去斫頭琬顏色自然上免父死戍邊琬復請曰戍與斬等死耳求斬琬使父生為願早就戮上怒命縛至市琬欣就斬司斬者曰死足樂耶琬言以死免父何不樂耶上感其誠赦之親署於屏曰孝子

屏賜官分職屬指揮下至永樂間以老罷

泰初喪父無歸附鞠於伯父吳元年冬大兵適至伯父被十餘所執求財物不得將殺之泰時在伯父車薄中躍出給兵曰兒知廢物所伯父請求釋去泰引兵掘數穴舉無乃涕泣告曰戒本欲脫伯父而代其死也兵怒斬之什地兵去伯父哀而視之則頸骨已斷而喉尚連屬乃捧其首合于頸取油灰塗創試將水滴其口稍能嚥及暮以扉昇至家七日而蘇言方斬時若風冷然過頸良久熱痛暈去若有數人過且指

卷之二

二

曰此子甚孝且不當死即令一人以藥傅其頸冷若冰雪痛遂止凡八越月創始合而首竟偏練則成長洲人在洪武間為御史自虞禍及一旦發所居堂下甃地磚令諸子朝運而出暮運而入微問家人曰諸郎誰最健者曰惟大郎所運獨多乃嘆曰存吾祀者此兒也後則成効大臣不法事其人坐死他日上思其才因怒則成同官忌者更構之出為推官廣西府徵還仰藥死家屬被逮長子當斬有義僕冒其名代之而以長為次得減死成邊後赦歸復立門戶生

綱為御史

溫州孚德廟西洋神乃宋閣門舍人張鉉應如響至正乙未春郡人黃德正年十九無父而沒越三日降靈于女童曰我黃德正也今為張侯助神可立像於祠唐帽襴袍束帶二童捧書初立侍或曰謫廟助神皆方巾花袍茲服恐弗稱答曰但依吾語一紀後凡仕者皆為是服矣遂從之至洪武戊申冬始悟其言之驗

卷之三

三

為第二人庄西北鸞山上有北極紫微大帝祠頗著靈異郭微時嘗與少年數人游其中戲賭以夜分竊神笏如期眾寢祠外郭入不移刻出笏示之復令還笏平旦眾往視則泥吻如舊疑而問故始以實對云初至案前見神拱立授以笏比還又拱立受之眾為驚異余歷觀傳記所載人有祿位者鬼神豫知而敬畏以此驗之益信

謝密菴名肅上虞人以明經舉授福建僉事得罪太祖於山子前鞠之謝抗聲曰文華殿非

問刑之地陛下非問刑之官願下法司 上命
送刑部獄中以布袋壓殺之

雲貴人相傳諸葛武侯居隆中時有客至屬妻
黃氏具麴頰之麴具侯恠其速後悉窺之見數
木人斫麥運磨如飛遂拜其妻求傳是術後變
其制爲木牛流馬云侯初平南夷夜聞軍中多
謳歌思歸遂召衆各與一磚曰若輩久苦行役
欲遄返耶枕此而卧詰朝抵家矣從者果然不
用命者終莫能歸今雲南管內有一城居民皆
四川人云卽其後也雲貴土官堂後中門甚低

本朝事

四

出入必俯首云武侯遺制欲其敬朝廷也若有
稍高其戶者輒禍起蕭牆矣苗民家家供祀武
侯像取穀逐顆剝米以炊日不暇給云亦始自
武侯俾終歲勤勞弗獲居閒思叛也今雖苦難
不敢違其法以上皆先君謫官貴陽所聞不肖
又聞顧東橋言武侯兵書匣在定軍山上壁立
萬仞非人迹可登凡兩經其地初視匣其色淡
紅後則鮮明若更新者殆不可曉

常熟雙鳳鄉今屬太倉有王芝祠元末道錄周靜清
者道術著聞張真人某親往訪焉時周有妻夫

出觀真人一見揖之曰先生何以至此周愕然
曰此吾家老蒼頭何辱禮至是真人曰此地陽
先生而君不識耶語未卒妻夫趨入周踵其後
忽不見真人言猶在門外周出惟見一丐者還
白真人曰此正呂翁也追之復失去周爲悵惋
不已居無何觀中產白玉芝數十本故雙鳳有
迎仙橋若雙鳳福地及遇仙橋碑文皆真人書
也真人嘗鍊丹於雙鳳去而封之曰俟吾還乃
啓壚道士誤啓之有雙鶴飛墮湖中壚聲矣至
今湖中時見赤光焉周能使役使雷神嘗命其逆

本朝事

五

風行帆雷神怒擊殺之

道人李真一河間興濟縣人因妻子死棄家爲
全真曾與吾鄉陳某有其道中三人俱有出塵
之志一山西一楊州一京口京口人乃書手也
偕至登州見樵夫拾薪於海濱問蓬萊山可到
乎曰可卽橫破船以待曰是何可濟樵言第行
無虞也二人欣然而東口人憚往二人力挽同
載樵以一葫蘆置其舟中水少選抵山下見一
人出觀觀者衆雲之態謂樵者曰爾何得與外
人來三人拜言願爲弟子其人不許懇之令各

以手模其心舒視一人手白一人手班至書手
純黑乃曰班不如白黑者大難書手慙恚請歸
曰吾亦安能舍妻子而居此耶其入即留二人在
山令樵者操舟送之歸乞路費與錢二百請
益曰此自足用矣頃復到岸問蓬萊遠近則云
七千里二百錢在途用去復來及家無一錢矣
終身黑

扁鵲墓在河間任丘縣其祠名藥王祠前有地
數畝病者禱神乃以玟卜之許則云從某方取
藥如言掘土果得藥服之無弗愈者其色味不

六

六

一惟奉祠人能辨之四方來者日掘千窟越宿
俱平壤矣文安王公來守郡時為先君言此

太祖奇文皇材畧非常第懷易世之慮欲豫
為之所一日在竹園中筮頭召懿文太子諭
意太子叩頭言四弟與臣素友愛計其無他

上不以為然太子乃曰臣昔從陛下在軍

中嘗有東嶽降香之願今請往乞詔諸王皆會

其地因察燕動靜以聞脫有異志制之未晚

太祖從之時左右有竊聽者已密報燕邸矣及
期稱疾不至以書與太子大都言兄為嫡長

承父皇萬年之統諸王亦欲與國咸休今無故
而欲圖之何耶太子得書竟弗忍言于上
也未幾遘疾薨

懿文薨後太祖欲立燕王學士劉三吾諫
曰皇孫見在且上有秦晉二王將焉置之

太祖曰曉人當如是矣遂立建文諸王皆
會入殿門燕王徑前拍建文背曰吾兒不想

汝有今日上坐殿中遙見之大聲曰如何打
我皇孫建文叩頭言四叔父愛臣戲相拊耳

上曰汝尚為之諱耶命拘宮中禁餽侍七日無

七

七

恙上怒亦解乃釋之嗟乎帝王之興固自有
默相之者由人乎哉

梁準字叔平陝西鳳翔人永樂某年鄉舉任山

西石州學正母喪廬墓五味不入口墓有新植

小樹三尺許鵲巢其上育雛間里異之時禮科

給事中胡濙奉使道過鳳翔屢造其廬慰問還

朝以聞尋陞準均州知州不使親州事專一

提調武當山各宮觀奉祀神明且旌表其門詔

誥中外祖宗時以孝治天下如此

武陵李光學永樂間知興化縣為政愷悌廳事

前有鸛巢乳三雛一旦引二雛去其一以折翅獨留光學令人取而藥之瘡愈亦飛去後光學遽危疾思食鮮魚倉卒不可得忽有鸛銜一鰯置於庭烹食之遂痊觀此則啗環之報信不誣矣

湘湖謝氏淞江石室也國初被籍沒坐誅有婦美色給配象奴婦給奴曰待我祭亡夫乃從爾奴信之婦携酒飯至武定橋哭奠賦詩云不忍將身配象奴自莠麥飯祭亡夫今朝武定橋頭死一劍清風滿帝都遂拔劍自刎而死

姚少師廣孝爲僧于妙智菴一日偶出閒步見童子手一編姚取觀皆占象用兵語問何從來云得之鸛巢中遂以十錢易歸讀之不解後有一雲遊僧至見而驚曰是書乃落汝手耶姚知其異下拜求教僧以秘訣授之始洞悉其術用佐文皇成靖難之功焉

萬壽寺道金和尚茹胎素奉持焰口施食呪有下菴在尹山徒孫迎養夏日俱往干田無進食者自入厨下覓之耄年眼昏誤捫炙肉入口怒投厨中衆僧不知也獲稻時復俱出獨留老僧

在菴忽雷電晦冥火光繞室田中望見大鷲匍匐赴之則殿宇如故問老僧云靜坐一日無所聞也後扶乩召將判云此僧不合以食物拋廁中本寺伽藍奏上帝以僧犯戒故聊以雷電警之又三年坐化

太倉有強生者父死悲悼不已携厚貲往龍虎山求張真人薦拔適江西一人亦求薦其父各出銀五百兩啟醮七晝夜真人伏壇移時起曰穿紫者得度茶褐衣者發蛆蟲部矣蓋江西人父歛時衣紫而強父則褐也強聞之泣拜言吾

父何以致此曰姑置他罪只如每歲臘月廿五日專啖狗而正月元日不點燈亦自應得此矣強泣拜願罄囊復醮真人曰天律既定爲之無益垂涕而歸時有張道士者與強偕行拜真人求傳五雷法真人初未許懇之乃顧一道士云汝解是術汝其授之遂以授張仍戒不得受財張志本謀利故久不行其法後其里中婦爲妖物所污狂穢百狀張憐之爲考召其妖有頃大雨震電枯楊下擊死一蝦蟇大如浴盤餘如益如樸者以千數其婦遂寧而張爲雷神所

不敢復作

國初無錫有周爛頭者初貧為擔夫待倩於大市橋見一老翁獨行來衣帽古朴意色甚倦顧謂周曰病作不耐行能相擔至惠山乎當酬爾直周許之負翁行覺其身或重如數百斤物或又輕如一葉若此數四周疑而問之翁曰吾方病病來則身重去則輕耳何足怪及山翁下解其襦貽周曰適無錢以是償汝周憫然謝不受曰寧可為數錢使老人無襦耶翁笑曰子乃有是心可教也已就地拔一莖草與之曰是可愈

金瓶梅

十

痢又拔一莖與之曰是可愈瘧且曰汝識道院中辛天君像乎曰識之取塊土以授曰有所欲但藝少許天君立降可驅使治百魅善藏之又令周側臥向其耳噓氣氣熱如蒸自耳入喉以達於腹周頓覺神思開爽既乃別去他日有富人病痢募人能療者與米百石周應命煎草飲之立愈將如約酬米周止受一石餘悉令施貧者持米歸語妻以故妻允之曰貧家得許米足可自活而乃矯為是耶嗷嗷不已周病之叱妻曰彼辛天君猶聽吾指使若敢慢我乎妻強其

妄周乃剔少土焚之便有神將現於前奉手請命曰師何事周曰無他吾妻不相信須君來一驗之耳神怒其輕率舉手中戟點其額而滅點處遂潰成瘡至老不痊人以爛頭目之為人治疾驅祟大著靈驗莫知所終

夷亭富人張大年以俠聞于鄉壬午之變太常少卿黃子澄匿蘇州朝廷捕之甚急子澄舟過沙湖或說大年曰執之以獻富貴可圖也大年操謔語答曰蛇自行犬自吠此等富貴吾何愛焉子澄既被執門誅所連及其眾大年乃為

金瓶梅

十一

仇家誣告為黨繫臺獄久之痼病獄中其子浩稱冤闕下奏詞凡十八上且遞臺官馬泣訴之得入侍療疾大年竟被宥生還以壽終沙湖地多盜而張氏世以善捕盜名浩尤有機數辨察若神崔符帽伏號夷亭張小舍嘗暑中入城游北寺見兩人熟臥廡下傍置西瓜數顆即咄喝令起曰莫作惡兩人驚叩頭良久奔去同行者訝之浩曰彼盜也夜有所圖故倦而臥置瓜以集蠅冀得安眠耳入婁門遇男子衣裳濟楚手探新數葉浩謂從者是必且登廁問之

果然即命執之人問何以曰安有美衣若此而以薪爲厠簪乎輒視其臂雙受墨刑矣舟經運河一夫倚橋柱啖蘆葦舟中鳴金其人驚蘆葦墜地浩遙見之曰此盜耳呼至一訊而伏羣盜每歲致餽於浩浩輒受之犯則擒之不恤也有盜來見浩於寢室中解囊出金以獻而於牀頭再三振其囊不已浩覺之曰奴意不善姑避之夜移寢他所明視牀頭壁已穴而衾上有刃窺十數蓋盜初以囊度牀高下乃穿壁度刃以刺也捕得之罵曰奴不自量欲死乃公乎自是盜

無敢瞰其室者

宋某者身小而勇健善手搏以便捷取勝吳下目爲小虎自言遇灌口二郎授以法不知誠然否也文皇時外國進長人曰海衰膂力絕倫詔募能制之者或以小虎薦召見令與角技上臨觀焉海衰身長踰丈聲鳴如鐘仗下見者皆辟易顧小虎眇然一夫耳海衰固弱視之前提其髻去地數尺曰爾欲何等死小虎佯作啞嚶狀曰任公死生乘其不意出一手徑捉其臂囊力搏之海衰不勝痛偃於地爲小虎奉

蹴至死 上喜厚賞之

吳齋公者家洞庭山平生茹素故有此號力舉千斤凡山人商者必以貲債之行盜聞其名輒避匿不敢犯江盜劉奮子者將甘心焉詐爲商人訪之齋公知其意詭問云客訪吾齋公耶適已登岸少頃之當烹茗以供乃取巨竹如筴者挾於掖下旬然破數片以爲薪劉愕然問若何爲者曰齋公之僕劉心驚謂僕猶然主可犯耶亟辭去嘗隨富人子出遊夜抵孟瀆遇火光賊掠其舟舟子呼齋公齋公不起曰且眠看阿翁

爲汝一舉了之賊運舟中貨且盡齋公纔起以短挺拂之若擲稿葉其魁亦趨捷者亟乘枕而伏得不墜餘數十人揮霍間或墜或傷無免者羅拜請死競還其貨又重遺之與人關意思安間若不得已而應者然一中其拳蹴無弗傷且死里少年學於齋公游他方歸自謂技過之往見矜其勇揮拳擊壁壁爲之陷齋公顧美曰勇哉老夫耄矣何能及子少年強求角力因前奮擊之不中齋公徐以足微蹴其腰腎間遠伏地稱痛少時色如蠟矣有子傳其技父夜出子

候遙見父來戲作勢迎之齊公不知其爲子也
曰何物人學作乃公伎倆舉之仆地歸覓子妻
曰適遣迎君遽哭曰寢兒喪予毒手爲妻道向
事往燭之子死矣

廣東南雄府學有淫祠中壙女子像號聖姑師
生媚禱虔甚永樂十三年吉安永豐彭公易以
進士乞外補得教授南雄聞祠事欲毀之未言
也未至郡百餘里一生來迎候甚恭公問曰予
此來非有宿戒子何自知之生曰然初不聞公
爲郡教也乃聖姑見夢言之且道公邑里姓第

卷之五

南

甚悉遂遣相候耳因從容言聖姑之神異以感
動公公益惡之抵任積薪祠所擬以夜往伴爲
遺火者因而焚焉生又夢聖姑來曰此翁意極
不善予盍爲我言之卽不聽者吾亦能爲之禍
一二日間當先死其奴後若干日子死若干日
婦死若干日死其身矣生具以告公不爲意數
日其奴屠果暴死家人懼潛禱而縣公聞之怒
登時投炬焚之後其子及婦相繼死期日皆如
神言學徒咸勸復其祠不許至期公竟無恙生
疑之一夕復夢聖姑來因詰其言不驗神曰

吾鬼也安能生死人彼死者自是命當絕吾
前知之以相恐耳公貴人前程遠大吾尚畏少
何敢化邪公後以御史提學南畿爲師儒稱首
仕終按察副使

漢景帝廟在荊州之麻山相傳昭烈下江陵寓
祠於此居民因祀爲土神每元日設樂迎像入
民舍奉之歲更一家正統初縣東張氏女年十
六有殊色求聘者父母未嘗輕許女每晨盥指
水中有黃蓋影而家人弗見也一日病死復蘇
云初合日時儀從塞門稱麻山神來迎夫人因

卷之五

五

升輿而行半道忽憶來時失將柩具從者言夫
人須自往取之故暫歸耳命取柩具置觀中尋
復氣絕父母悲甚爲肖像廟之別室祀之
相傳太監鄭和下洋時吾鄉葺門有衛卒王老
者其舟被風飄至一島散步島上忽見城門大
書鄧都二家亟回適值一人出乃其故友也懷
置簿籍若曹吏者謂曰何爲來此卒告以遭風
吏曰來此亦是因緣可隨吾觀獄引入一處王
者據坐堂上兩傍侍從猙獰庭中一官人被鉤
懸其背一婦跪戴火罐並有慘苦之貌其傍一

無首者腔中辨析不已卒大怖問此何罪曰此汝蘇州南指揮何某婦人卽其妻無首者盜也盜被獲以銀照盆求援於其妻妻受之不告其夫而盜竟被刑故累其夫受此耳卒曰可免曰若修法事薦拔亦可俄又引至廊下皆荷校者更指一人曰汝識之乎卒熟視之乃其里中水夫也謂卒曰煩語家人多多懺悔觀畢吏顧二皂送出曰子舟久俟可便歸也恍惚間身在舟內更入島尋之無見矣月餘抵家訪問何指揮者正患背疽其妻首發火疔咸困頓欲死卒

世華卷

十六

告以所見何妻懼曰有之卽出銀照盆付僧誦經追薦而夫婦皆愈又問水夫正是相見日死其家聞之亦薦以經典云

太倉朱某家鹽撇口偕十五人爲商渡海往崇明舟破衆皆溺死獨某得附破舟漂流六七晝夜饑甚齧其衫迨盡至一島隱隱若有屋廬某自忖雖死且觀焉遂登陸見殿宇巍偉扁曰紫陽府遙見一婦人於道傍汲水貌絕類其妹思妹與夫皆死久矣安得尚存逼之果耳驚呼曰見何自而來某告以故妹因言是地紫陽府

所治掌錄天下罪囚汝妹夫見執役于府而家居密邇兄饑矣往飯乃引至家門宇整潔問妹夫何在曰差出勾人當歸矣向來安否曰大佳此與世人無異但世人不能來耳俄而夫歸曰何以有生人氣妻云汝舅在此卽趨見相勞苦如平生歡爲之設食且云世間物也但哭無害因問舅便歸耶住此耶住此亦不惡某言母老子幼吾焉能留亟欲歸耳夫云歸亦甚易吾當相送及晚復令飽餐妹隨至水濱殷勤而別大乃負之而行戒其開眼行時但聞風水聲須臾

世華卷

五

大呼開眼卽置之于地妹夫忽不見而身在故離上矣

泰和曾狀元鶴齡承樂平尹會試與浙江數舉子同舟率年少狂生談論鋒出曾爲人簡默在衆若無能者各舉書中疑義問之與謝不知皆笑曰夫夫也偶然預備耳遂以曾偶然呼之既而衆俱下第曾占首榜乃解之以詩曰捧領鄉書獨九天偶然越得浙江船世間固有偶然事豈意偶然又偶然

施狀元槃字宗銘東洞庭山人少有奇質其父

携之商山陽王富人羅鐸家有張都憲者來飲
鐸命其子與狀元偕出見都憲令屬對曰新月
如弓殘月如弓上弦弓下弦弓狀元應曰朝霞
似錦晚霞似錦東川錦西川錦都憲異之謂鐸
曰有資如此何不成之乎鐸固長者即俾與子
同學給其貲費業成還鄉久之登薦魁天下時
年二十有三矣

南昌况公鍾初姓黃後為禮部都吏時呂震
為尚書兼攝工部事會袖木廠失火有旨令
部官回籍自贖疏以示鍾鍾曰若依此奏恐不

卷十

人

免得罪震問之鍾請於燒毀木植中增揀退二
字震大然之疏入有旨既係揀退的罷震由
是奇其才薦為主客司主事陞郎中後擢知蘇
州府有姚同知者與金經歷故姻家也兩人交
關納賂知府缺姚使人入京營求欲得之金自
京中進表回姚出城迎之首問郡守有人乎金
曰已用况鍾矣姚曰何物人金曰即黃鍾姚曰
是三考亦知府邪金附耳語曰領勅者况至郡
初若不解事者金易之欲往崑山不豫告臨行
徑上堂揖別况問何往曰往崑山為公事不了

况厲聲曰是職私不了耳即呼隸曳下笞四十
因出勅書宣之曰僚屬有罪聽爾鞫問遂按金
職置之法姚同知者遜去

祭酒陳緝熙鑑長洲人少業儒父潤戌死蓋州
遂廢學流落京師當厨役因識太常道士王一
居為之寫道經王愛其字錄為弟子緝熙每乘
暇理舊業從老氏非其志也後有江西人徐浙
東知縣借道士銀五十兩約契倍償道士使往
索之知縣初抵任未能如約乃留以待時知縣
延一舉人教其子緝熙朝夕至館中聽說書又

卷十

九

隨其子作書義子弗如也舉人以視知縣知縣
驚喜謂緝熙有才若是豈混迹羽流者耶命與
子同學半載且市儒書盈篋歸日誦習攻文迨
正統甲子潛出考儒士得應順天鄉試陳故治
尚書遂魁其經撤棘後其師方知

緝熙既及第歸常念其父欲為圖像召工計之
工謝不能緝熙曰吾試思之於是疑神注想彌
日終不得其似越兩夕工夢老人曰吾陳某父
也吾子欲傳吾神而不得公可熟視吾貌脫不
能記吾別有策工請之乃曰明日午前有老翁

自吾所居橋東來其貌猶吾也令吾子愛而致之則得矣及明工以白緇熙緝熙異之遂往橋所候焉果有一翁至貌宛類厥父揖而延於家厚具享之酒中豔以工之能曰此妙手也夫人寧有意試之乎翁許諾即俾工圖寫因成父像云

李方字斯式少好讀書郡守况公爲政嚴明榜於郡署門曰獻詩人不許阻當李角巾布袍獻詩願爲生員公呼之前視其貌以手提其耳曰皆爲吾吏否李辭不欲始從其請即召學官王

龍聽卷一

三

佑至使送方入學且令人鳴金道之凡三日仍野服進見公乃爲製儒衣遺之後食廩不中發爲吏辦事京師遇同鄉士夫驟飲李欲預其列衆不許李爲詩以獻陳緝熙陳自是敬禮之令徧謁相知至岳季方家季方見李垂淚李弗省何爲旣乃令一人出拜曰此爲潘辰吾故人潘流清子也顧謂辰李君之貌酷似而父故令爾拜之因倩工傳其像焉李所著有耳根錄在二熙族孫某爲世父思翁翁言者但陸文量記岳李相見一節與此稍異

藥葫蘆道人者不知何許人賣藥吳市人有求

則就葫蘆中傾出飲之病無弗愈者或傾而不出者則曰爾無緣不可救也永樂甲辰成祖在漠北不豫侍醫咸自危盛御醫啓東言於上曰臣蘇州有藥葫蘆可治也上命啓東乘傳南下取之未至而有榆木川之變道人後亦莫知所之

張頤字養正暨而善醫名動三吳大率以補元氣爲主故有張人參之號然時時効奇不專於補也周文襄公病痢日百度况守鍾召頤時頤有服辭不往強之乃往况諷之易吉曰非見至

公聽卷一

三

尊不可易也况以白公公曰何害遂麻衣而入猶未命之坐頤曰不與坐不敢視疾公遽令坐診脉言于公曰中暑也焙黃連一斤煎膏半盞許曰服此當少五十度公服之果然曰未也當再服一斤則止明日乃進補劑如言而病已有一夫患傷寒汗如雨醫皆投補劑頤令市柴胡十餘兩衆疑訝不敢用曰彼所出特外汗耳邪汗在內猶未出也試舐今日之汗必不臭服是藥而汗臭乃其徵也果然有食羊肉者飲水胃膈迷悶投以附子五錢而愈

陶洪字巨源太倉人神于醫年中丞倭巡撫江南聞其名羅致之館於公署一夜起持溺器忽覺腰閃明日告歸倭固留之洪泣曰某今死矣倭驚問之乃言其故曰腎系絕安能生耶問何日曰不出七日即歸猶可抵家倭不信姑遣之及門而死

太倉衛舍人丁蘭以公事至山東逆旅中食梨數顆隨近女色遂病膏膈迷悶勺飲不下者七八日群醫不知所爲待盡而已其隣有傭耕者自言能治語其僕曰汝主已垂死當憑吾所爲

乃可生勿畏也因以利刃割丁胷取積如粉皮者數片合以油線傳藥而去丁絕而後蘇即能嚥湯粥三日能行如未有病者視其胷都無痕迹乃携厚貲往謝傭曰某荷公活命之德然不解何術而神妙至此傭言我無他術但昔年曾食梨亦患是疾有人爲某治之併得其方耳余謂此豈醫家所能難華陀亦不過是傭必得諸異人惜乎蘭之不能窮也

陳僖敏公鑑與俞宮保士沆同爲府學生赴試南京時呂城有婦人占課甚驗其門如市二公

往占婦驚曰二公官皆尚書既問姓名曰陳公功名一生安穩俞公爵位雖同但未路不佳耳後皆如其言

正統中京師有瞽者馬珍以唱詞餬口其隣真祿嘗謂曰今居此不能繼朝夕盍相與游大梁乎彼中甚佳應過此數倍珍謝焉他日祿治裝將往珍願如前言祿初難之彊而後許賃驢與俱珍抱琵琶居前祿居後驢極駿行聞風聲滿耳珍度已日晡語祿求息祿曰無多言管汝到彼耳竟夕乃呼曰至矣珍甚怪之詰問所以不

對居旬日所獲頗豐祿遂促珍歸復跨驢行半日許至京師珍心知其異再拜求教祿拒之曰若無目者豈辨學此珍強要曰今不即授當以妖術聞官祿知不可已罵曰冤家此非而業也今教汝占課當令飽暖終身耳因授以金口訣隨見聞起數不假着策而成祿從是不知所所在而珍遂以此術鳴 輦下所言如神吾蘇劉太醫溥以母疾乞歸省恐不及見母問珍珍請劉漫遞一物占之劉與一界尺珍摩挲有間曰急去猶得三日半相見太夫人當死公懷中明年

五月公當復來此矣又中途有折檣之恐然不害也劉尋得請歸至高郵湖橋爲交綽所絆而折舟幾覆得免比達家纔三日半而母病革方扶抱間氣絕矣明年劉以例領勘合果五月至京及八月見珍謝之授以一塵尾曰予妻是月當免身試言其期珍使劉自數從朔旦至初八曰在此日矣問所生曰男也生時適公婿來奠太夫人及家信至悉符其說劉兩子倫倬嘗詣珍坐定聞屋後驢鳴珍呼妻曰驢聲悲今日殊有哀苦事俄而家僮來計其父喪夫婦相向而

哭後邏卒尋盜不獲問珍珍言盜在某坊曲酒肆中卒依言迹之盜果在盡獲焉盜問卒何由知曰此卜者馬珍云云盜黨有逸者夜挾刃往刺珍珍寢中聞叩門聲呼其妻曰亟起亟起人來殺我也妻未應而門關珍遂死賊手美夢齊延技談珍事且云聞諸劉宗廟傳與都南濠所記署有不同真馬兩人都俱書六而不名想但知其行也至謂真六受卜筮術於其鄰某翁馬六又師事真者必別有所授世俗巫覡憑鬼神言事愚者信之而明者指其爲妄皆非也大抵靈鬼爲之余近聞召亡之術得年少明敏而死者則陰求其姓名生死日月

爲位於家至月晦之夜燭焚於地或火化處呼其姓名曰某甲吾某地某人也今以羹飯餽汝每是夕必往雖風雨不輟至半歲或七八月間有應答聲者謂曰汝肯從吾言事乎吾將終事汝鬼遂應曰諾乃引至所居左右僻處山則呼以自隨覆羅於地鬼於中作嗚嗚聲隨人所祈而言之往事一一不差惟未來事百無中蓋下鬼罕能前知也

溫州海壇嶺下有江舊傳一語云海壇沙漲溫州出相宋末嘗一驗於陳宜中宣德元年江沙

復漲而郡人黃文簡公准大拜公初生所居側一山蜿蜒數日啼聲晝夜不止時紅軍正來居民閉戶走匿其家以兒啼故甚患之比軍經其門乃寂無一聲已過方啼如故人咸異之

正統十四年京師巷陌間小兒每十數爲羣聯臂成圍一兒居中一兒於外問曰正月裏狼來咬猪未應曰未也未也歷問至八月乃曰來矣來矣及八月望而狼山覆師蓋垂陷虜其驗如此

虎面值人不取須自遠作勢撲過人首而嚼其

衣領以去人但持苦竹鎗直立當之虎畏鎗礙腹不敢躍也 入山勿鳴金鼓虎反尋聲而至無益也 惟畏火器及鐵以鐵為張恐之不敢犯 虎所至俵鬼為之先驅壞獵人機械當以烏梅楊梅之類布地蓋此鬼嗜酸而不顧虎虎乃可擒 虎將至則鵲噪 或有腥風襲人義興山民能辨之 虎交時其牝絕痛故不再交 虎不入深林畏鳥糞又不便跳躍也 有見人而不搏者俗謂神虎非也此生來未食人不知其味耳若人血着處無不搏噬者 占城

虎

夫

國虎黑色而小能化為人雜市里間誘人食之士人有能識此類者見則擒之 雲南蠻能化形為虎以人為糧其罪族誅

蘇子由傳孟德事謂虎不食不畏已者其說信然義興山有人出行其妻女擁爐夜坐妻先就枕女鼾睡側虎突入蹲其旁眈視其女而不搏已而女驚騰欲仆虎輒以頭觸止之若為掖持者其母懼其不敢呼女亦不覺相守達明其隣媼過之訝其門闢入視虎遂躍起攫之而去女竟夕而不傷媼過門而罹既似有數存焉者

亦異矣哉

荊門陳一解軍如雲南道經某山巒崖下有虎躍下負軍人登崖時陳與軍人聯繫不可解隨之而上驚惶幾絕既而竊睨之見其啖自育始項間食盡惟餘其首大嗥者三而去時軍有一練囊藏白金二兩公文一紙皆為虎所吞陳裹殘骨詣縣自陳縣令以其詐謾不為理陳懇言虎去不遠請即遣壯士擒之僅得虎當剖出公文不爾某甘伏罪縣令亦患虎害召獵徒三十人使陳導往及山虎飽臥崖上遂合圍刺之而斃剖其腹果得練囊白金公文尚在遂為陳申白上官而遣之

虎

虎

今世市里間有教蠅蚋雀啣錢胡獼優戲犬羊踏擺之類皆可觀然禽獸之性去人不遠似可教惟教及蟲蟻者則尤為奇聞教坊伶人畜赤黑二色蟻於竹筒中遇宴會去塞出之鳴小鼓則二蟻各列為陣合戰良久鳴金始散而復入行列無一參差者又有畜蝦蟇如樸及小者數十於筒內畫地為學令出巨螯居中小者則一置於前其人唱言學生揖羣蟻以頭叩地如

說聽卷第一

揖狀遂分列左右云先生教書於是巨者鳴小者應凡數十聲乃云放學羣蟻仍前叩首而退或謂如斯類何以致之吾聞食之丹砂可使知人意卽韓志和畜蠅虎法也若蟲書云蝦蟇懷土置之遠郊復還改成式稱竊黃蟻有兼弱之智則昆蟲性自有靈豈亦從人教而然哉余曩嘗神祭觀道士許道真言其庭中有一蟻甚大皆遣人送之十數里外不久即還故處又觀馬抑所記張玄中事甚異信哉蟲書之說不謬也

說聽卷第二

南大內有紅芍藥一本仁宗爲太子監國時遇華開嘗設宴與宣宗賞之後宣宗嗣位移植京師禁中歷宣德正統兩朝無歲不華繁郁無比景泰改元復增植二本凡歷七年皆不華及英宗復辟之春華忽盛開如故識者異之謂花木知有主也當時賞花諸學士計花開多寡合其同升之數亦淺之乎爲言者矣何尚書文淵守溫州時屬邑永嘉有百姓朱良觀良旦兄弟爭財訟于郡文淵訊知其情皆惑於婦言也乃屬其鄉之耆老正兩公庭下以大誼開諭之因援筆判一詩於其狀後有秋綠花底鶯聲巧致使天邊鴈影分之句良觀兄弟感泣伏謝遂相敦睦其事與蘇瓊無異溫人至今稱賢守必先文淵惜晚節不相覆耳景皇帝時有上言民爲竊盜者多黥刺之刑不足懲艾自今犯者宜立綽模於門扁曰竊盜之家庶幾有警章下法司看詳何文淵時亞司寇議以爲非禁姦之道事格不行遠近傳此章以爲笑昔宋昭陵時有宋某者請於禁中畜羅江

狗以辟盜時以宋羅江目之古今事有可笑者如此

蕭山來主事子禹為余言孫汝權乃宋朝名進士有文集行世玉蓮則王十朋之女也十朋劾史浩八罪乃汝權嗾之理宗雖不聽而史氏子姓怨兩人次骨遂作荆釵記誣之以玉蓮為十朋妻而汝權有奪配事其實不根之謗也先君云丘文莊公之少也其父為求婚於土官黎氏黎謂之曰是兒豈吾快婿耶不許公遂作鍾情麗集言黎女失身辜輅或云輅輅廣人呼之音他日黎得

之以百金囑書坊段刻而其本已遍傳矣嗚呼古今人受誣若是者可勝道哉

先外祖都御史盛公應龍歷官西蜀以忠勤清白著聲其治兩廣兵政時田州土官岑猛為亂公懸示軍門有能擒猛者賞銀千兩歸猛當待以不死猛終不從遂議進兵剿之既陳側宜而公已歿命改督易州矣田陽謂猛蓄不軌公持此端猛遂置其貴猛詞不遜公悲憤奏猛必反請征其說殊謬江右尹宗伯云此出于公同年姚中丞之以田陽以書而不知姚素與公有隙也公性不食牛肉而張山人記其嗜啖牛肉官輅所至日殺一牛不可勝數異哉山人妄語若是抑誤聽毀公者乎公受誣賴前所聞附錄于此
建文歸來詩王文恪祝京兆諸公記之矣陸儼山蜀都雜抄云貴州金竺長官司有僧舍曰羅

永慈一日有僧來題二詩于壁間人知為建文遂避去其詩至今留菴中衛方伯正夫傳其事楊南峯云建文之逸也一御史隨之君臣俱祝髮為僧建文居山中不出御史時出應付又不通佛經止誦周易而已得觀施買米麥以供建文後御史病死或謂御史問其妻于尚書也建文無從得食故不得已而出黃巖符御史大克言其鄉侍郎王公瓚述其前輩某為南京刑部河南司郎中親見一老僧坐于都察院堂上後解至京朝廷審問得實密養於禁中聲言有

僧妖言惑眾取獄中一老僧之斬于市以息天下之心建文竟以壽終葬西山某處黃泰泉云建文更姓名曰楊應能後被思恩州知州岑瑛捉解赴京陞州為府即擢瑛為知府薛院判已言建文卒謚為天下大法師且出其供狀示余云錄之泰宦官家秦言是建文手筆觀狀內云云豈欲拜掃孝陵故先至留都耶備記所聞以俟再訪焉供狀則具書于左
供狀皇親朱允炆年六十四歲耳聾疾係太祖高皇帝長皇孫說初治天下不得太平

年公皇崩駕允攸於閏五月十六日登其管四年天下壬午年有叔王金川門來允攸從水關走出爲僧三十九年至今年老耳聾難以度日思想公皇墳墓在九龍山紫金地上年久無人拜掃前去思恩州借土夫三名不想州官有護國之心將允攸捉赴總兵官處解赴京來允攸不從實供難辨真與供狀是實

湖廣辰溪縣龜山下有鐘鼓洞其中一石穴形如屋號藏書室相傳秦時焚書或携古墳典藏其中正統間縣有無者携新於山偶入洞見石

函中竹簡文字不能識何書也走報縣官官馳往視之皆隨風飛滅一字不存矣

荆憲王初封建昌後用術者言蘄州有王氣上疏請遷封焉朝廷聽之時正統四年十二月也王至州擇地建府其地素多鬼怪至是頓

息王至州擇地建府其地素多鬼怪至是頓息王至州擇地建府其地素多鬼怪至是頓

年公皇崩駕允攸於閏五月十六日登其管四年天下壬午年有叔王金川門來允攸從水關走出爲僧三十九年至今年老耳聾難以度日思想公皇墳墓在九龍山紫金地上年久無人拜掃前去思恩州借土夫三名不想州官有護國之心將允攸捉赴總兵官處解赴京來允攸不從實供難辨真與供狀是實

法者未減其罪惡檜也吾鄉蔡西園昂歷事大理親閱囚牘爲作詩以快之云元姦構虜孤忠殘五帝中原不復還恨無明王即顯修至今遺穢江臯間當時殉葬多奇寶玉簾金繩恣工巧荆榛無主野人耕獸兔爲羣石羊倒一朝被發無全軀若假盜手行天誅寧知浙上鄂王墓報祀應將霄壤俱

景泰中長洲小民談棋以運糧如京至臨清病荆且死同舟者將擠之水棋以衣囊與衆懇其母溺我幸置我水濱從之棋時已沉頓恍忽見

一道裝婦人吳語而呼曰汝病甚矣吾能治汝病起後當事我遂啖以一丸藥棋疾頓平行巧而歸途中時見此婦來慰問請其所居曰吳江塘上棋歸家人已得同舟者報發喪矣棋詣諸人家索所遺物皆還之至吳江訪覓此婦家將

謁而謝焉偶過一佛半觀大士像與婦貌惟肖乃知爲大士救拔即謝棄妻子投身宇中奉香火爲人解籤談休咎輒中遠近傾赴有嫉之者欲以惑衆聞官祺乃歸館所居側構草舍以奉大士像夜則臥几下積若干年施予日益金湧

大士像夜則臥几下積若干年施予日益金湧大士像夜則臥几下積若干年施予日益金湧

一旦語人曰吾某日且化去當買雞積薪以待至期大眾咸集棋曰其檀越未至少候之已而斯人來棋乃入龕須臾火自口出焚其身舍利騰煙而上或以綿撲取之如珠而具五色諸檀越拾其骨塑為像奉之既乃有人竊其一手指骨去後像指不完塑之即落劉宗廉家舊僮奴棋之族子也故劉知其詐為余祖行徐翁言之周八尺兩臂廣長八尺故得名漁于閭門城濠忽一夜有青衣散髮者從木簾下起謂周曰某溺死於此有年矣君肯遺一飯并紙錢當有以報周如其

金瓶梅

六

所須鬼飯訖囊紙錢灰問何用云當錢使詰朝於某處張網則獲魚若干果然是後鬼嘗起簾下得所須則豫告捕魚處及獲魚數無爽又說下塘兩周秀才甲科貴人也一夕欣然有喜色曰明日午時替身來矣周問為誰曰挾鵝者及明果有一人至為鵝矢汚襦濯諸水濱周訊之云家有八十老母壽是以供朝夕遂去其夜鬼對周言彼有耄親吾故舍之某月某夕有婦人來吾可取而代也至期方某某氏婦與夫爭競投水家人奔救得免周叩其故曰此婦有娠何

忍害其兩命耶久之鬼來告別云吾今下鬼以再次放生之仁見錄於上帝勅我為無錫北門土地從此逝矣某日廟中塑像成眾共賽社即吾到任之期也君可不來相賀乎周問已之生業曰毋栖栖於此無錫東門乃爾發跡地也是後無復影響周如期携麯酒至廟果像成建會男女雜遝見此鬼冠帶而出與之對飲傾壺而別他人不見也此景泰末事及天順甲申兩周秀才瑄觀同舉進士周到無錫東門傭於寡婦之家遂與為偶經營產業漸致富與婦生一

金瓶梅

七

子焉鬼之言悉驗寧波有陳胡子者以美髯得名其人生不識字而有異術能治奇疾人往求治者不施藥餌但隨意所用或取壁間泥塗患處無不立愈者有表指揮妻患瘰癧延治之即瘥後妻以他病死一日有巨鰲泊陳門請視疾曰吾盛店橋楊家也陳疑此處大族無姓楊者不欲行強之乃登舟但聞風水聲俄頃即至其家門宇高煥延入中堂一婦人出陳視之乃表妻也驚問之曰吾今為楊尚書第三子婦吾天他適吾瘰癧病

不及待其歸屈君來治耳陳爲留七日心神
惚惚如醉既而夫歸妻言其故卽相見欸待殷
勤出金銀糖果爲謝其妻自餽白金八錢陳受
實于懷復命舟送還未至陳門操舟人遽擁之
上岸金銀糖果俱置於田間而去陳仆地昏然
有人行過見而識之扶歸竟日始蘇俗述其事
視其糖果皆泥所爲金銀則紙黏者惟婦所餽
乃真銀也越歲陳死至今其地有楊三舍人廟
云

侍郎長洲孔公鏞字韶文爲諸生時家赤貧至

卷三

八

饗餐不給每請學則買二餅充饑五聖閣有道
媼見其旦晚經門一日迎入問故公以實告媼
心憐之謂曰吾家晝則有齋夜則有燈秀才肯
僑居此乎公從之遂得肆志於學後舉進士歸
媼已卒公斬衰冠送葬嗟乎是媼之濟孔公
也恩深於漂母矣淮陰贈生義重千金韶文事
死禮齊喪妣古今英雄報德之隆固如是夫
吳人范昌世天順三年舉人爲某縣知縣同鄉
有徐某者以事謫戍南丹中途逃來昌世留之
其孺人以招外議爲言乃使教小學生數人久

之昌世擢南康同知當行孺人慮徐失所又以
爲言昌世有所用皂隸死無子有田十畝其
妻嘗往來公廨昌世乃與孺人謀曰盍使徐如
隸妻承繼其田業爲此間居人不亦可乎議既
協以告徐徐幸甚曰餘生公所賜也隸妻來昌
世令徐視之可意乃卒妻之與生三子長子甫
十歲而徐死妻獨教三子讀書後皆舉進士長
爲給事中次爲主事其季爲御史以使事過吳
訪求昌世時已卒其二子往見出白金十兩曰
此老母命以饋尊公者又詣其家拜奠乃去既

卷三

九

數年范少子至徐氏此婦尚存安享祿養室中
塑范公像每食必祭焉遂得其厚遺而歸
武功徐公自金齒赦歸復冀 召用夜觀乾象
以將星在吳地惟已可當之每早起使鉄鞭數
十回以當運甓及聞韓襄毅鎮兩廣乃投鉄太
息曰孺子能將乎吾已矣居常鞅鞅醉酒則遠
屋馳走連聲呼曰人不知我杜堇者公門下士
也一晚觴之酒中忽問曰汝謂何等人可作宰
相堇謝不知公曰左邊堆數十萬金右邊殺人
流血而目不轉睛者真宰相也

英廟數念武功兩欲召用輒為李文達所沮蓋文達與武功同事時甚不相能而左右大臣亦多不悅武功者助李為上言曰徐有貞老矣不堪用也襄憲王入朝知武功去不以罪欲言于上而未敢發一日遇李於東閣從容謂曰李先生辦事辛苦李叩頭謝王又曰徐先生好何不召來相助李對曰若徐有貞再來便是王安石復相王默然而止

祝叅政顯自山西致仕歸吳行且憂盜劫有力士李金鎗者武藝絕倫名壓一境因挾以自衛

金鎗者

十一

既到吳武功造祝所召試其藝李運鎗庭中公首肯曰信佳然步鎗法耳能為騎鎗乎李如命公哂之曰汝疎矣李跪請教不荅明日往公呼家人以吾棒來棒乃純鉄所為重六十餘斤顧李曰盡試諸李謝曰非所習也公笑起運棒如飛時時及李顚李懾汗伏不敢起公擲棒叱之去曰吾豈與若校技者耶

武功為達官某公志直書其所短其子欲諱之懇太守林公鶚請于公公曰漢廷老吏筆也不改不改其子哭泣而去韓襄毅父死拜求公志

墓公但立視其行狀不為荅或訝問公曰彼為父而拜吾為其父而受豈不當禮耶公氣岸高亢大抵若是

吳文定未遇時受知于武功有人來乞墓志復請表墓者公謂之曰若欲名宦以榮親耶欲傳世之文耶其人言為親不死計正欲傳世耳公曰若是則吳寬秀才其文可謂傳世者蓋往求焉其推重如此成化己丑文定初從計偕時年三十五投牒南宮書年二十八儀曹主事高岡見其多須戲曰美髯公匿年何太多耶於二字

美髯公

十一

中間加一畫時有新例舉人年長者落乙榜勒就教職文定慮此遂不入試而歸一日與武功閒坐人傳奚元啓中狀元云云彼安能到此吾原傳乃來科狀元也至辛卯冬文定北上武功為具餞之備述奪門始末且悲嘆曰石亨輩致死于王乃嫁罪老夫耶令世有良史徐元玉豈終受誣乎寔深有望于文定明年文定果及第入史館然竟無由為公伸辨也余聞故老云辭未下石亨偕張軫面奏曰陛下不殺謙等今日之事何名上意遂決忌嫉之徒乃謂出自公口寬哉初猶有知其誣者及少保子冕求徑墮壞序旌功歸以實謗言天下信之矣

李長沙學士在京邸款會試貢士若干人酒數行俱起辭謝云欲赴他席公曰且止有場中題願商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諸君亦知所以然乎衆思頗久未解公笑曰無他意也只是待湯

叅政太倉陸公容少美風儀天順三年應試南京館人有女善吹簫夜奔公寢公給以疾與期後夜女退遂作詩云風清月白夜窻虛有女來窺笑讀書欲把琴心通一語十年前已薄相如遲明托故去之是秋領薦時年二十四

鄭公綱字德新長洲人爲人端肅言動一以禮

三

少授徒於富家主婦窺而屬意一日坐讀書有老嫗俯度其足問何爲曰娘子欲爲君作鞋耳綱正色叱之卽束書歸不復登其門平生自守率類此由鄉貢典教泰和擇諸生中雋異者親課其業鄰邑之士往往來從遊一時若彭侍講教曾學士彥皆狀元及第餘成名者甚衆合辭薦於朝擬用爲雲南提學僉事綱以老辭乃授寧府長史數進直言竟不合致仕歸卒同時有顧昌德輝者爲淮府長史性廉介居貧賣酒

自給一人所沽頗多顧呼問曰若家何業日獲幾何曰爲人傭織不過三十錢怒曰豈可費若兩日錢耶遂却直弗售

陳啟東震少居鄉校與吳文定公交莫逆時金華朱公勝爲郡守兩人皆爲所知愛後文定貴顯而啟東爲校官應聘考試浙江朱公子託所親懷金以見先言于文定文定曰是不可干也雖然試觀之設酒後園要之坐定朱所親言其情出金盈案啟東怒拂衣起曰原博不吾知耶文定遽止之曰聊試君耳啟東歸杜門不與見

赴浙江作詩自誓有此身沈在浙江濤之句仕

三

三十年清白如一日有薦於朝者不報竟坎壈而終人多惜之

王文恪公年十二能詩有以呂純陽渡海像求題公援筆書其上云扇作帆兮劍作舟飄然直渡海洋秋饒他弱水三千里終到蓬萊第一洲識者已知公爲遠器矣

東陽盧御史格字正夫著荷亭辨論多非朱子其友某或云屬見之寄以詩云桃花開遍玉樓春杜宇聲聲花外聞啼得血流脣舌破桃花依

舊發精神譏其勞而無益也然盧公自任朱子之忠臣豈以是詩爲病乎

范昌辰吳縣人工於詩沒世後散逸不傳余少聞五嶽黃山人誦其自嘆一絕云我欲策短筇

操瓢乞于市漂母是何人王孫乃國士

太常卿陳公音字師召福建莆田人有文行而性恍惚多誤前輩傳其事以爲笑近又得數事叙列于左

刑部郎中浙江楊某字文卿又有山西人楊文卿爲戶部郎中一日浙江楊氏召飲而師召造

計聽卷三

古

山西楊氏時文卿尚寢聞其來亟起迎之坐久師召不見酒殺乃謂曰觴酒豆肉足矣毋勞盛設文卿愕然應曰諾入告家人使治具俄而浙江使人至白以主翁久俟師召始悟曰乃汝主耶我誤矣一笑而去

嘗檢書得友人招飲帖師召忘其昔所藏也如期而往累茶不退主人請其來故答曰赴君飲耳主人訝之而難於致詰具酒共酌席罷方悟去年今日曾邀陳也

清旦入朝誤戴冠纓於背及覩同列垂纓俯視

領下而駭曰公等悉冠纓而吾獨無何也一人遽持其纓而正之曰公自有纓獨無背後眼耳諸公大噱

嘗自院中歸語從者曰今日訪某官從者不聞引轡歸舍師召謂至某官家矣升堂周覽曰境界全似吾家何也又覩壁間畫曰是我家物何緣在此旣而家僮出叱之曰汝何爲亦來乎僮曰是吾家也師召始悟此節與北齊劉騰同相屋云嘗見吳範翁通之爲笑談乃信真師召事也西涯嘗戲與擲骰子得么則指曰吾度其下是

計聽卷三

圭

六反之果六也各色皆然師召才驚語人曰賓之天才也或諭之曰彼給公耳上么下六骰子定數何足異師召笑曰然則我亦可爲因詣西涯告之西涯已先度其必至別製六骰錯亂其數矣師召屢商不中乃嘆曰兄真不可及也豈欺我哉

長洲劉憲副瀚之族有兄弟二人初本學生貌極相肖市有鬻青梅者梅甚大其兄戲與決賭云能頓食百顆市人云果然當盡以擔中梅相餉劉食其半伴稱便旋入門而其弟代之出食

至盡而衆莫能辨遂爲所勝古所謂伯偕仲偕
事殆信有之耶

曾外祖叅議胡公琮知江陵縣縣有圉人呂公
兒者與其弟皆有膂力家瀕江多荏葦歲有虎
患嘗中夜聞犬聲甚急兄促弟起視弟手一鐵
鑊而出有虎蹲踞瞰其居弟不覺也虎見人來
遽撲之弟舍鑊徑前抱虎身因以頭支住其下
頷極力挾之疾呼其兄曰哥我擒一虎矣兄出
倉卒無他器械顧鐵鑊在旁取以痛鞭虎虎大
吼聲振林落弟持之不舍竟擊殺之明日兄弟

本志卷十

去

負虎送縣公嘉其勇勇而遣之

胡公同知處州時行縣至青田有縉紳家與公
同姓來見請通譜曰先安定教授蘇湖在二州
者多其子孫也公謝曰余未嘗受此於先八義
不敢許其人強以譜授公公行一驛遣人遞還
之袁州守周山顧公禎其鄉人同姓者以家牒
求通云與公族俱出自野王公作詩卻之有周
山自是源流淺不向墳頭拜野王之句若韓襄
毅不祖稚圭沈潤卿記之矣卓彼三公所見非
企美狄武襄者耶

本志卷三

去

陳嗣初太史家居有求見者稱林逋十世孫以
詩爲贄嗣初與之坐少選入內出手一編令其
人讀之則和靖傳也讀至和靖終身不娶無子
客默然嗣初大笑口占一絕以贈云和靖先生
不娶妻如何後代有孫兒想君自是閑花草不
是孤山梅樹枝客慚而退蘇人有魏芳者自稱
鶴山之後奏請爲公建祠因規主奉祀事里人
或與芳有隙欲敗其謀訪得公裔孫居郡中者
挾以白官言芳詐冒芳以是得罪而主祀之命
卒歸臨邛之族云然芳猶自詫爲公後不已或
問文靖去君幾世曰十世乃戲之云若爾君家
十世祖媼應配彼翁大是不堪也芳笑而已
西涯公善謔多見前輩志述近聞其居政府時
庶吉士進見公曰今日諸君試屬一對云庭前
花始放衆哂其易各思一語應之曰總不如對
閣下李先生衆一笑而散
陸式齋大叅在成化間留滯郎署最久其遷職
方也西涯時爲學士戲語之曰先生其知幾乎
曷爲又入職方也式齋應聲曰太史非附熱者
奈何只管翰林耶聞者以爲善謔

楊公繼宗任浙江按察使某郡太守項臣進見長揖不跪公延之坐謂僚友曰人言項知府做官不好只爲不跪上官耳王公雲鳳爲祠部郎時上疏請斬李廣廣恨之會車駕還自泰壇噉校尉誣王駕後騎馬下詔獄羣瑄議助廣爲上言重其罰徐文靖公爭之曰余聞天子駕後從千乘萬騎未聞罪騎馬者爾裏邊借此快忿外廷寧無肆辨者耶王由是得從末戒出知陝州未幾遂擢陝西督學僉事益掌銓者重公言也於斯二者觀之前輩識量豈今可

及乎

南京陳公鎬爲山東提學副使時夜至濟陽公館庖人供膳而無箸怒公怒責而公則畧不爲意或請戲門外索弗許庖人乃削柳條爲箸公曰禮與食孰重竟不夜餐啖果數枚而已善食酒父慮其廢事寓書戒之乃出捧金命工製一大盃鐫八字於內云父命戒酒止飲三盞士林傳笑若公者真迂介士矣

慈谿張公曷令鉛山先叔父天池山人記其神政先君錄入庚巳編矣後其二子薨蔚來吳又

舉逸事爲先君言鉛山民俗惡薄婦人夫死輒嫁亦有病未死而先受聘財以供湯藥者獨傳四妻祝氏夫死不嫁舅姑欲奪其志弗從先是公立二牌於庭諭婦有願守者跪節字牌下願嫁者跪羞字牌下冒其牒各聽所願舅姑以此給婦云若守節須開官以婦不識字使投愿嫁牒公判從其家長乃謂婦曰父母官命汝改嫁汝安得違之婦曰唯必待吾祭亡夫始從命舅姑即許受聘至日設奠痛哭潛投後園池中死家人尋覓見衣裾露水上乃得婦屍遂以

土併屍填其池自是邑中大旱百方祈禱不雨公先移文城隍約三口雨不應乃齋宿神府夜

夢婦人衣縞素泣拜陳冤具言其居止姓氏公寤即躬至其所召其家人詰責皆吐實啟上見屍顏貌如生公哭之慟爲文以祭未訖而大雨如注平地水滿尺因罪其舅姑及同謀者即殮葬如禮欲疏其事于朝有楊尚書者沮之不果乃建祠立碑祀之有妖僧羊角禪師號能前知且善咒死術有怨者往賂之僧削木爲札書其人姓名年甲以實于後羊死其人死矣以是

遠近神之前後縣令皆畏憚不敢問公至任基
年有老婦訴僧詛其子方赴人飲死席上公
受其詞僧已知語其徒曰張公此際正躊躇矣
公乃出獄中死囚令擒此僧卽貸其死僧又知
之曰張公遣囚擒我今至矣其徒勸之亡僧曰
不可公正人也行將安之且吾數已盡殆不免
矣旣而囚至遂縛僧到縣治士民觀者如堵皆
言僧不可犯公不聽杖之至百僧了無傷而杖
隸俱號呼稱痛公釋其縛謂曰汝能呪杖者死
復呪其生吾卽活汝試之不驗遂收于獄其夜

龍興卷二

手

大風撼屋宇公曰是僧所爲也乃正衣冠而坐
待曙升堂呼僧出厲聲詰責褫其衣縛之以界
方泊案僧股栗脇下墜一珠紅光閃爍又墜一
小冊乃妖術書也公召同僚至取二物焚之將
以斧劈其頭僧曰待某自死遂死公恐其詐使
昇至獄中掘地瘞之壓以巨石三日發視屍腐
矣後錄山丁洪至張公家言此僧有徒亦曉其術然但能病人不能死人也
鉛山有人悅一美婦詭之不從乘其夫病時天
大雷雨晝晦乃着花衣爲兩翼如雷神狀至其
家奮鐵椎殺其夫卽飛出其家以爲真遭雷

龍興卷二

手

神誅也又經若干時乃使人說其婦求爲妻婦
從之伉儷甚篤生一子已周歲矣一日燕語漫
及前事曰吾當時不爲此焉得汝爲妻婦佯笑
因問衣與兩翼安在曰在某箱中婦俟其人出
啟得之卽起赴訴張公擒其人至伏罪論死
公爲四川僉事有道士周慧能鍊藥爲黃白金
三司多試其術敬之如神鎮守太監將奏聞
公曰是欲爲桺泌也遣捕盜者往擒之衆謂其
善幻難致誘之醉酒遂執以歸鎖於後園中貴
來索公不與入園覓之弗得中貴去道士仍在
公問其焉往曰適隱形寔未離此公曰彼欲活
汝何隱爲曰某寧死公手若使渠得之他日不
知死所矣公竟案其罪杖發口外爲民半道死
玄墓山寺門有巨松甚鬱茂堪輿家言當門不
利勸僧去之天全翁至山中僧以是請翁笑曰
木在門中成閑字僧家正要閑也僧遂止
蒯祥者吳之香山人自永樂十五年以工技供
奉內庭至成化間猶在營建宮殿廟社皆預事
能以兩手握筆畫雙龍合之如一每宮中有所
脩繕中使導以入蒯畧用尺準度若不經意旣

造成以置原所不差毫釐指使羣工有違其教者輒不稱 旨累官至工部左侍郎食一品祿而仍執藝事年八十四卒 憲廟每以削魯嚴呼之

文溫州政學兼茂且旁通異術建樓居上梁曰欲聞佳識衣紅袍問匠人曰此何木也荅曰以桑文公甚惡其語不數日其家連死三人公乃篆一符釘樓楹上即逐匠人歸及家而死

木工造厭勝者例以初安著時一言爲準禍福皆由之婁門人李鵬建樓居工初萌惡念爲小

木人荷柳埋之戶限下李適見叱問之工惶恐

漫應曰翁不解此耶走進婁門第一家也李遂

任之自是家驟發貲申其里吳縣西華村有富翁爲商倩工造舟供具稍薄疑其必有他意視工將訖夜潛伏舟尾聽之工來以斧敲琢呼曰木龍木龍聽我祝詞第一年船行得利倍之二

年得利十之三三年人船俱失翁聞其言心識之初以舟商於外獲利果倍次年亦如言歸而不復出一旦破其舟得一本龍長尺許然涕泣煎之少久持出其工在隣家登時疾作知事敗

卽來首實乞命復投煎之工仆地掖歸而絕凡取厭勝者必以油煎見便民圖纂又有解厭法吾先世試之良驗

王電目善相一日遇丐者于途卽呼曰大仙度我丐以指撮其須曰乞人不解何物爲仙王曰公神清氣清骨清非仙而何丐笑曰錯認儂也遂北走王隨至齊門外忽顧謂曰倦行矣盍銜杯以紓足力乎挈入酒肆對酌良久王醉臥及覺身眠草野中不見丐者與人家矣儂弗能起行道有識者扶之歸至老須白仙人據處獨不

改色電目曾孫穀禎爲余言

盛琦寧波衛人少服役於劉指揮家袁尚寶忠

徹過劉見其執扇在旁謂劉曰善視此兒乃進士知縣也後果業舉子登商輅榜進士授無錫知縣

成化間賀解元恩劉司寇纓陸澤州琪黃正郎暉先後舉于鄉丁酉冬抵京聞山東一婦人善相寓崇文門四公同訪之婦人相劉位壽並高相黃中進士官不過五品相陸云雖接乙科黃金橫帶至賀祇言鄉薦甚高賀問終身所至有

難言之色復對如初癸卯歲賀病死京邸陸連
試禮部不中竟謁選官終潯州太守劉舉戊戌
進士累官至南京刑部尚書致仕享年八十有
二黃弘治庚戌登第仕至郎中罷歸卒婦言無
一弗驗者

平湖毛廣成化甲辰會試三場至四更後燭盡
而騰策未了乃持卷走露臺下欲睽月書之月
復朦朧正憂惶間忽見一吏提燈而過有數童
子隨後鋪沙于地取燭植其中連衽而立謂曰
吾等蔽風公可亟寫毛息速完卷不問何物人

既出始悟云棘闈中安有此輩乃神明助我必
捷之兆也無何果舉進士

黃太守希英爲上海令時海濱有異物隨潮入
港潮退爲蘆葦所梗不能去居民共搏殺以獻
其頭與牙類虎尾如鹿徧身如牛剥其皮又甚
厚其地人俱不識蓋虎頭鯊魚也

寧波海中有龍嘗伏其地之山洞或甲內生風
則入海浸鹹水中土人呼爲涼甲龍每出則有
怪物來據其穴龍與之爭必起風浪萬指揮某
守海一日龍出外不由常行路乃從山背統回

兩目如燭籠萬見之誤以爲恠曰吾助龍一箭
箭去正中龍一目龍怒大風揚波掀簸溺死者
百餘人萬逃回不敢下海龍嘗化一老翁在其
門探問至十餘年萬始下海龍爪之入水舟中
人皆無恙是後此龍出入甚惡

無錫塘庄民倪全業爲巫奉五通神其妻陸氏
美顏色一夜有巨蛇如椽出於其室登陸床束
其身而淫之陸號其夫夫至見之忿急欲殺蛇
十云神所爲也不得殺遂不敢犯自是陸病萎
黃伏枕蛇留身畔不去其形備五色交接宛如

人道夫每進湯粥蛇不動若生人來觀輒怒婦
婦體半歲婦死蛇亦失所在此與夷堅志妖蛇
淫婦事相類

無錫華氏有恠作竊物貨移器皿苦無以賦之
一夕失其妻簪及酒壺其主儒者也發怒取周
易揲著忽見米堆上出四大字云責則不告華
曰吾不誠耳因齋戒而占之得爻云枯楊生稊
云云思之許久乃悟曰豈舍後枯楊乎因命家
僮持斧而往見楊根下一大穴以杖挑之得女
髻又探之得酒壺於是伐其木而壞其穴寂然

他焉

嘉定月浦鎮人蘇還妻張氏頗有姿容一日乘船送其女甥之嫁舟泊其港柳樹下一男子蓬首黑面顧張而笑問之旁人不見也及歸則見向男子至謂曰吾與汝當為夫婦時婦有孕不就及產乃來遂與交接婦昏暝如寐有頃而甦自是無夕不至夫登榻則為束縛於地其所衣不過一裋而時時投之僅掩其陰殆類市井丐乞白晝徑出入其家家人畏而不敢犯夫甚愛其妻百方祈禱屢獲術士鎮治之數年弗效最

後一羽流為召將將至乃玉靈官也箕直入其家井中撈得紅漆箸一雙及斛駮一事碎之灰以飲婦遂愈蓋二物為祟也或言乃柳樹精憑此二物耳

孟氏淑卿詩畧見黃日昇徐昌穀紀事今志予所知者數首對鏡清晨對鳳奩令情強裝束既已命如塵何須顏似玉西施館娃宮裏管弦清豔質裝成百媚生只教夫差長夜飲可憐不解報朝盈陽妃兩霓裳舞罷小腰肢低首臨風幾許思莫在姿容太妖冶半緣卯酒半燕支

觀蓮美人圖綠槐蟬靜日偏長懶熱金爐百和香莫摘池中蓮子看箇中多半是空房春閨圖粧樓倚倦怯啼鴉寶髻慵簪茉莉花蝶粉含黃渾褪却不應人尚在天涯席上贈妓石榴裙子稱纖腰唱徹新聲換玉簫背倚東風偷拭淚為誰腸斷為誰嬌

閨老鉅山費公女明慧有文嫁宜興吳尚書之子少年多外好而踈於伉儷女鬱成疾臨亡為書數百言以達公末綴一詩云嚙指題詩寄老親洞房辜負少年春西江不是無門第錯認

荆溪薄倖人公見之哀慟幾絕

女郎嘉興人能詩多佳句自號靜菴父教官夫亦士人其父友某君者有青衣曰寒梅妻亡欲圖再娶萌開閣之意青衣過靜菴泣訴靜菴曰吾能止之因題一絕于扇令持視使君云一夜西風滿地霜簷簷麻布勝無裳春來若靚桃花面莫負寒梅舊口香使君感其意終身不言再娶矣

說德卷第二

說聽卷第三

孝宗萬幾之暇垂覽墳典間亦好琴臺諫時以爲言上笑謂左右彈琴何損於事勞此輩云云然終不以爲忤也吾鄉有金某者得古琴曰霹靂携入都介所識巨璫以獻上試其音清越喜甚出內帑金千兩以賜璫私其半以半賚金自 上臨御罕有釀賞若此亦奇遇也又喜觀畫一日賞畫工吳偉輩綵段數匹命曰急持去毋使酸子知道夫古先哲王多寓意琴畫豈等於玩物乎上猶容恤人言可以仰闕聖

度矣

安福張簡肅公爲舉子時夢乘軒至一處人云陝西也登壇與中官武弁同坐閱武介冒滿前末一人奉盤進其中餅也取其一啖之甚美遂覺而香猶在口殊訝之後公以進士起家至都御史巡撫陝西時孝宗勵精詔大臣簡閱武事公與鎮守太監總兵共坐將臺全似夢中境界及總兵設宴一卒奉盤餅而進公啖其一味卽如夢中者始追憶其異歸爲子姓言之其孫鰲山請曰公夢既驗矣何不多啖其餅乎公曰

餅誠佳若多食則後必以此來餽卻之不可受之非義故一嘗而止也聞者韙之

崑山毛文簡公幼時其父昇欲爲聘燕氏女夜夢一老翁云是女夫爵小非二品夫人豈汝子舍耶覺而語妻妻夢亦然明旦冰人來云彼嫌嫁女弗居長姁文簡乃第三子故云婚姻事多半參差矣父亦以夢故已之既而同邑陳郎中愷奇公聰敏許妻以徐氏甥女後弘治癸丑公狀元及第累官至禮部尚書徐氏兩膺封誥先公沒贈夫人燕氏適一士子官終部郎封宜人故知人生

伉儷皆前定非偶合者

史良佐南京人爲御史巡西城而家住東城每出入怒其里人不爲起一日執數輩送東城御史御史詰之其居首者對曰民等總被倪尚書誤却曰尚書何如曰尚書亦南京人其在兵部時每肩輿過里門衆或走匿輒使人諭止曰與爾曹同鄉里吾不能過里門下車乃勞爾曹也耶民等愚意史公猶倪公是以無避不虞其怒也御史內善其言悉解遣之倪尚書謂文毅也南京守備太監某挾貴誇詡然喜延接士大夫

獨戶部尚書王公鴻儒未嘗及其門還 朝日
九卿祖道都門外公仍不往或以爲言某云談
笑有他往來無他衆稱善謔謂其借古語嘲公
也然在當時豈無重風節惡便佞者乎

外戚張氏在弘治間 恩寵隆異勢傾中外金
夫人有疾聞醫士劉彬文質名遣蒼頭迎之劉
叱之曰 皇親雖貴亦人子也爲母病欲坐致
醫耶劉文質非侯門聽召者汝去矣毋溷我奴
意甚慍告其隣王指揮王答以劉言良是盡聞
而主人翁奴遂歸報鶴齡兄弟即日登門拜請

金龜米

三

劉乃往視疾焉嗟夫士能持志不屈使貴強降
心可以爲難矣詎非盛世事哉

顧南野棠年十二時病瘵父顯欲請張至和治
之恐其難致使傭人負棠詣其所且命之僞稱
西倉傅氏張診脉問誰家郎傭對如主人占曰
此繫金帶貴人然其疾非多藥不瘵顯忽其言
不復求治也經半載病劇乃迎張到家蔽棠帳
中張一按指即云異哉與傅家兒脉無二何耶
顯驚以實告張曰爾不應欺我遂索金百兩爲
謝畧言張至二十張諭以飲藥百帖如言正病

已後宋舉弘治乙丑進士官終按察使

洞庭葉翁冬月邁疾幾殆羣醫咸以痰火治之
王時勉後至獨云中暑也衆皆掩口時勉曰諸
君莫嗤定是初寒服夏藏曬衣偶觸其熱氣耳
問翁果然投以香薷飲而愈

張冲虛者吳人善醫多奇効有道人就竈炊火
一蜈蚣伏火筒中誤吸入腹痛不可忍延張視
之張命碎生雞子數枚取其白傾盆中令啜之
良久問曰痛少定未曰似定矣索生油與嚥之
須臾大吐則雞子與蜈蚣纏束而下蓋二物氣

金龜米

四

類相制入腹則合而爲一也人服其得醫意云
廉頗墓在趙州能出物以借人凡宴客無器用
者以雞黍祀之焚其券夜往取之自金銀磁錫
及卓倚之類隨券所書一一可得宴畢復設奠
焚券陳所借物于墓所使人遙守之夜皆隱
去神恠叵測若此吾鄉程公遵爲州守歸言其
事

程公同知溫州領上官檄檢校鹽場稱度數日
茫無緒次方難其事有老翁來見曰欲獻愚計
請屏左右從之乃曰井字法言訖趨出追之已

去沉思逾夕始悟因畫地作井字令堆鹽六區高廣相等止稱其一而餘八者悉定不三日塩無遺數上下聞之皆驚異

太倉州吏顧某凡迎送官府主城外賣餅江某家往來如姻後餅家被仇喉盜攀染下獄顧集衆訴其寃得釋江有女年十七矣十日送至顧所曰感公活命之恩貧無以報願將弱息爲公箕帚妾顧留之月餘使妻具禮送歸父母詢之女獨處一室顧未嘗近也父又携女而往顧復卻還後餅家益窘鬻女於商又數年顧考滿赴

金龍卷

五

京撥韓侍郎門下辦事一旦侍郎他適顧偶坐前堂檻上聞夫人出趨避夫人見而召之旋跪庭中不敢視夫人曰起起君非太倉顧提控乎識我否顧莫知所以乃謂曰身卽賣餅兒也賴某商以女畜之嫁充相公少房尋繼正室秋毫皆君所致也第恨無由報德今天幸相逢當爲相公言之侍郎歸乃備陳首末侍郎曰仁人也盍揚之竟上其事孝宗稱嘆命查何部缺官遂除禮部主事

余少聞蔣氏姑言蘇城有少婦張氏歸寧使青

金龍卷

六

衣挈首飾一箱隨後中途如廁遺却旣行始覺返覓則有丐者守之卽以授還曰命窮至此柰何又攘無故之財乎婢殊喜以一釵爲謝丐笑麾之曰不取多金乃獨愛一釵耶婢曰兒僕失金何以見主母必投死所矣遇君得之是賜我金而生吾死也縱君不望報敢忘大德乎吾家某巷今後每日卓午俟君到門當分口食以食君丐者曰爾身在內何由得見婢曰門前有長竹第擡之則知君來矣丐如言往婢出食之久而家衆皆知聞于主翁疑有外情鞫之吐實審

義之召丐育於家後以婢配焉美哉乞丐饑寒迫身而爲士君子之行不尤難乎吾故錄之以爲好義者勸惜逸其姓名耳

常熟之直塘今屬太倉有錢外郎者險人也家居武

斷鄉曲其里有婦曰趙重陽色美錢心慕之且以其夫貧可餌一旦召語曰聞爾有幹局者何乃坐守困窮吾貸爾錢販布如何夫幸甚卽以貲易布使商於臨清錢遂與婦通豫居貨以待其夫歸歸一二日輒具舟遣之如是者數矣里人皆知之而夫了不覺一日在客邸與同伴

爭鬻爲發其事夫忍耻歸錢又如前遣之既行至木梳港潮落不能去復暫到家錢方擁通暢飲見之愕然夫慚且怒然憚錢之強不敢發旋回舟中錢陰與趙計夜遣人詐爲盜殺之而以被盜聞官夫之族人知而發其謀縣令楊子器逮兩人鞠之不承姑繫之獄自是數月亢旱桑通判民憚謂子器曰君知所以不雨乎坐趙重陽獄未決耳君能雪此冤雨今至矣子器大悟立加嚴刑始款服少時大雨如注闔縣歡呼以爲神錢遂訴之上官移獄于府居歲餘有劫盜

龍溪縣志

七

千餘人入獄錢享以酒殺從容誘之曰吾知爾輩不過一死能爲我認劫殺商人事於爾罪無所加而可以脫我當厚給爾盜許之及被訊時具款首一如錢指錢乃援盜詞以辨太守新蔡曹公鳳召子器詰之子器力言其故曰彼直巧爲營脫耳於是計不行錢又訴于朝下南京三法司提問錢已賂津要爲內援竟以盜辭爲據錢與趙皆幸免方出部門少憩是日天色晴明忽疾雷一聲兩人皆震死一時哄傳以爲奇事由此觀之天道甚邇可謂茫茫乎

吳縣民葉湘業商販弘治十五年五月間賃舟之淞江宿澱山湖舟人卜全與弟容利其貨殺之併及其僕葉驥棄屍湖中湘見夢於母言死狀及屍所母驚覺則湘妻子與家人夢悉同相向而哭遂詣其處果得二屍以歸一夕其子又夢湘曰吾昔賃舟時慮有他虞將卜家兩人年甲姓名寫船埠頭壁上今渠以吾錢埋廁中銀往松江易麥載貯楓橋牙家本府陳通判泊船寒山寺前明速往告可擒也子醒寤馳視之錄父手書尋問陳通判船果泊寺前因具訴其故

龍溪縣志

八

陳遣人依言踪跡二兇獲之置于法

溫州府闡人費襄其母寡居忽有娠及期產四太子母亦隨死

弘治間洛陽民婦阿周山行遇羣猴執歸洞中一老猴妻之羣猴敬事不敢犯日採山果爲糧或盜得米粟周敲石取火炊食之歲餘生一子人身猴面微有毛恒爲老猴守視不得脫一旦老猴病目周拾毒藥傳而盲之乘羣猴出遂携子逃歸夫家吾吳民婦邵氏乳史太守兒後至洛親覩阿周母子

胥門外韓氏母豕生子豕身人首又當熟錢元吉家羊生一兒通體如人俱弘治中事也

弘治四年四月八日西安天雨毛其長尺許黎黑色

十六年三月七日南昌縣民余寬家母豕生子一十二口內有一豕不分陰陽一頭二身八足林見素奏引文獻通考云豕生八足下不一也十八年冬吳中地大震產白毛又雨粉點

南京太僕寺舊例寺丞與印馬御史同出巡御史官船寺丞民船文溫州爲丞時嘗夢被雷震

言部卷三

九

死故投病在告代之者某一日當出巡御史俟之久不就道問之云昨霄夢雷霆轟動空中云打民船的是以遲留御史曰夢何足憑公旣疑慮請易舟以行御史遂乘民船時天氣清朗至中途忽有黑雲起布頃雷雨大作寺丞竟擊死于官船矣數不可逃若此文公之夢乃應於代者不亦巧乎

文公長子奎從宦滁州時與一客遊客多異術能令鬼報事卽俗所呼樟柳神者奎欲受其術客教令斷慾四旬乃設食於野外以夜同往客

作法召鬼享以食鬼來無慮萬數如風雨作驟奎驚甚幾喪魄客呼鬼名一一問之曰願從公子遊乎鬼言不願卽去次至一鬼云願從客出

小木偶人書鬼姓名及生年月日于其上以授文縫着衣領間晨起沃盥墮地而文不知也鬼奔訴客客語文令拾之尋浴於池方褫衣又墮草間園人削草雜其中投馬食槽鬼復往訴云今必被馬嚙死矣且言文君踈脫如此我不願從也客來誚讓令檢得之就奪去他日奎遊郊外其僕書僮者陸馬氣絕掖歸召客視之曰此

言部卷三

十

魂出耳當爲召之索一雞持至向地作法收其魂附雞雞便昏什携還及公署門則鼓翼叫噪不肯入曰是有故也重攝僮魂於空中問之答云某欲進去奈門神不肯放何於是設祭於門乃以雞入帖帖不動以置僮身畔少頃卽活弘治間有貴戚封侯者侍飲禁中旣過三爵幾有太陽同物之意伶人爲一猴乘高跳弄指之曰這猴子扒得高跌得重當守諭意爲改容者久之卽敕罷宴時文選郎中黃寶頗清白而稽勲黃金不謹京師有語云黃寶不愛寶黃金

却受金都御史但鍾巡撫江南初無善政巡按蘇松御史何某失憲體百姓爲之諺曰但都堂不似都堂何御史是何御

都維明先生博學多藝務爲韜晦以名者造物所忌也惟其子玄敬好名每嗤之云別人著書別人開我家都穆著書自開偶乘興畫一梅尋悔曰有一能當蔽一能何乃自表襮耶淵哉若人殆潛世之士哉

吳趨唐解元伯虎赴省試有忌其文名壓已者中禍黜歸行素不羈至是益游酒人以自娛故

龍藏卷三

十一

機

爲俚歌勸人及時行樂其辭曰人生七十七古來少前除幼年後除老中間光景沒多時又有炎霜與煩惱過了中秋月不明過了清明花不好花前月下得高歌急須滿把金樽倒世上錢多賺不盡朝裏官多做不了官大錢多心轉憂落得自家頭白早請君試點眼前人一年一起埋奇草草裏高低多少墳年年一半無人掃又題子胥廟云白馬曾騎踏海潮由來吳地說前朝眼前多少不平事願與將軍借寶刀其言中感慨可想見已

顧先生蘭居吳城臨頓里受性介潔不苟取子宰山東淄川入覲父老爲率邑民出數十緡以獻竟賦詩卻之云笑舒雙手去朝天榮辱升沉聽自然珍重淄人莫相贈近來劉寵不收錢蘇州府通判夏泉江西南城人精於天文之學弘治甲子署崑山事云夜觀乾象明年狀元當出此其語聞千人貢士十餘輩往問夏云狀元只在城中第未知爲誰顧未齋以家於城欣然自任曰乙丑狀元屬我矣已而果然

龍藏卷三

十一

爭狀元

涇田數畝訟于官竟爲顧所得意甚忿忿覺而方知爲夢也後莊渠與未齋同舉進士廷試日閣臣初擬定魏公第一因其策中有云聞陛下下一日之間在坤寧宮之時多在乾清宮之時少不可宜讀抑置二甲第九而未齋遂得首擢計其夢時二公俱未生也

乾州唐文選好爲大言鄉人號曰唐大員有狐擾民家徵索酒食少緩立致污穢文選偶經其門大言云妖誠無狀必不敢近我及歸狐已在舍呼文選云若言吾畏汝今欲相擾矣自是媚

其家爲患益甚文選無如之何州城下故多狐
窟有傍城居者夜見兩人立女牆間長可二尺
着褐衣蒲履布襪相與携手語曰臣耐唐文選
吾輩自求食何關彼事而敢妄言今必撓亂其
家令其至死乃已及其人以告文選文選卽
具牒投之城隍廟言神爲一州主乞爲民除害
已而家中魅言稍含糊城下人又見前兩人云
吾於彼無大仇乃訴於城隍刻去吾舌今痛不
可忍奈何因復以告文選文選仍牒請行誅以
絕妖患明日有二狐死城下其家遂安

金華卷

五

弘治初汴城張福兒家其家此歲朝具果
餌供祖越兩日漸少張疑之夜伏几下窺伺至
二更有白狐來登食張急起迎狐狐忽變爲白
髮老人張卽以父呼之食飲甚設狐喜云吾兒
孝順爲之盡醉遂留不去凡有所須必爲致之
甫三歲貲盈數萬乃拂席履長子納官典膳次
子爲儀賓富盛既久張忽念身後子孫若慢狐
狐必耗五家矣乃謀害之戲指窗隙及物空中
云能出入乎狐入復出試之數四狐弗疑也乃
誘狐入甕閉置湯鑊內益薪然之狐呼曰吾有

德於若反見殺耶人而不仁天必殃之乃公閱
歲三百今爲釜中魚悲乎狐死之三日其家失
火所蓄蕩然踰年次子酤酒殺人斃于獄又明
年闔門疫死人以爲善狐之報云

周府後山狐精與宮女小三兒通弘治間出嫁
汴人居富樂鄉隨之謂三兒曰吾能前知兼善
醫術汝若供我使汝多財三兒語其夫夫固無
賴子也卽聽之掃一室中掛紅帳帳內設坐狐
至不現形但響嘯呼三兒三兒立帳外諸問卜
求醫者跪於前狐在內斷其吉凶無不靈驗其

金華卷

六

家日獲銀一二兩時其叅政之妻患血崩衆醫
莫能療病危矣叅政不得已使問之狐曰待我
往東嶽查其壽數去少選復嘯至曰命未絕出
藥一丸云井水送下夜半血當止矣果然又服
三丸疾已全愈叅政乃求稱謝以祭之狐空中
與叅政劇談宋元事至唐末五代則朦朧矣叅
政嘆服聽民起神堂吾蘇李元璧客于汴病喉
干飲不下者七日矣求狐治之以黃金一兩爲
藥直請益倍與之乃得藥一丸服之卽瘥其神
効之迹不可悉紀正德初鎮守廖太監之弟

召富樂索千金富樂言所得財貨隨手費盡無有也鵬怒下之獄狐亦自是不至矣

鍾鑿鑿者乾州人隱于終南山有遁法都御史張泰聞其名召見欲受其術不從乃遣還時大兩左右欲以蓋送之張公笑曰不須也鍾徑衝雨而出倏然弗見使人往覓以果核室門尚扃而鍾已在內衣裳了無沾濡山塲果核入房身忽又在外莫能測也時與諸小共行至乾陵諸生戲曰先生有奇術盍試之乎謝無有因強之握土一塊遂不見諸生至城門則見鍾臥其下

鍾鑿鑿

五

曰君輩來何遲也吾寢一覺矣其幻化若此鳳翔有牛師者莫知其年歲鄉里老人云兒時見其狀若是至今猶不改觀願如嬰孩冬月不挾纊士子數輩欲因之大雪中俟其過要與立語踰時雪深尺諸生皆不堪而師畧無寒態當其立處大許雪不凝積平生健飲啖每入城城中數十家爭延致之一時食通不云飽也居城外故窰中一旦臥疾謂其弟子曰吾病思戍肉所畜黃犬其意以飼我勿去其皮弟子如言其犬以獻師食之都盡曰吾病似愈矣可為我具

浴坐浴盤中弟子益薪而湯沸而師不起爛其半體弟子至亟扶出語之曰吾不覺也漬而咸瘡臬不可近弟子厭苦相知問候者亦不敢入門因嘆曰吾乃為人所惡若此耶起易新衣去床褥積汚曰可扶我坐坐頃更而逝時正德某年四月十五日也及是月二十七日有人持書至云十五日見師於某地令達此書於弟子發之真筆書也後報自他郡還者皆曰見師奉一黃犬在前信為化去不死矣

鍾鑿鑿

六

出水面吾蘇陸君美南泠城往觀之且置草席數千求售途中遇兩席餘竟無買者陸入廟祝曰能令席售去當為神易袍兩旬餘不止進香者初買繳繳盡俱買席蔽體而行價倍于常既還乃往掛緋袍以謝神助時值 秦王府進繳干神五綵金絨線結成價直百兩拋於池中移時弗沉忽聞有聲出一珠繳精光奪目儀賓及宦者悟曰王言絨繳雖龍宮無有故神現此以示不足誇也遂叩首請神宥而內之二繳繞池三匝而下觀者嘆異其靈迹久著罔則所以

國初金箔張乃謂伏機所爲歸做其制亦然
殆設辭以抑之耳張有仙術自化作神奇豈造
作可能者乎

湖廣蘇伯修如雲南將遠有一僧來附舟蘇初
難之僧云姑容我將有所助蘇不得已許
之中途陸羣盜二十輩追至蘇逼迫無計僧
云勿畏命主僕乃貨聚一處畫一圖開於外指
挾置呪以袈裟鋪地鼯寢俄而盜至呼僧云適
見一商挾重貨與汝同行今安在僧曰吾不知
也盜遍覓其間終不能見而過之蘇始感僧厚

謝僧不受徑去

七

胡景春者溧陽人一目垂瞳少時粥油膏中有
全真道人日買其油不受直道人感之授以異
術遂能挾雙瓦飛數十步履帕升騰空中此類
甚衆嘗商于陝西夜宿山中孤姥家姥言此地
多盜不可宿景春謝曰止則死於盜賊去則死
於虎狼死等耳不如坐以俟之因索水盃十隻
步罡誦訣飲水斛許有頃盜二十餘人至名呼
之曰何不啟門獻貨景春盡腹中水嚙之二十
餘盜僵仆如被縛者哀祈云知是胡師聊相試

景春乃釋之盜虔謝而去家居時其子詐爲
盜戲驚景春景春謂真盜也行術制之子大呼
心痛而絕始知其子亟呪解則已無及矣正德
間流賊劉六等猖獗有司募求智勇之士鄉人
舉景春應命有司以其老罷歸年八十餘卒
都御史彭公澤奉 命討河南流賊募辨士往
招降否卽與約戰開封府學生蘇某請行藩司
給元寶二錠蘇至賊營賊禮宴呼曰大王者與
之談古今蘇響應無窮白敬服或云白卽某處
薛御史以罪罷黜入賊爲謀主云賊取人心食

蘇蘇食之賊不服招而回戰書書尾有詩云劍

六

指青山山破裂馬飲長江江水竭精云指日下
南陽干戈盡染生民血蘇歸還金於官曰往時
弗卻者爲老母計今老母死而受此是以貨行
非忠王事也彭公嘆爲奇聞于 朝廷國子監讀
書惜逸其名

楊州鹽商張某陝西人挈少子居旅邸某暫還
鄉丁寧老僕善調護而邸君既經時僕見其貌
殊瘦詢其隨身童子云每夜深有美女從窻而
入未明卽去僕謂童子盍取伊物件爲驗童子

女就寢竊一紫羅鳳鞋與僕僕遍訪無所遇而張生病矣後因縫人某甲至示之以鞋甲愕然曰若從何得此僕語之故而問焉云去年在巨族某氏爲其次女作嫁時服一日忽有女子立屏間招我度量身材便覩記其鞋已而主翁惟衣裳短狹減工價謂余誣其女出閨闕莫能辨也今據此寃之卽引僕詣其家傳鞋於內託言爲樣求售翁見而驚曰此歛吾長女之具必盜墓得之欲執兩人聞官始吐實翁未信往叩張生生道其姿容服飾真翁亡女也遂發墓見棺

龍聽

尤

之前和有巨竅若有物出入者啟視則面色如生一足無鞵矣翁怒而焚之張生從是病愈吾蘇衛人王宗本行賈于汴抵夜則有美女入室中狎詢其居止名氏終不言久而成疾疑爲妖也俟來時以黑油塗其面女泣去旦日歷觀神祠至城隍廟延壽司捧香合女像面有黑油以語廟祝毀之中有血水流出

王其洛陽人寓祥符以販木爲業與妓者唐王簪交狎唐善歌舞雜劇事其曲盡殷勤爲之迷戀歲遺白金百兩周府郡王

識者人稱妓樓

東殿下者以居地雅好音樂聞玉簪名召見試其技而悅之以厚價畀其姥遂留之某悲思成疾賂府中出入之姬傳語妓云儻得一而便死無恨盍亦求之妓乘間爲言殿下首肯且戲云須淨了身進來姬以告某某卽割勢幾絕越三月始痊上謁殿下命解衣視之笑曰世間有此風漢旣淨身就服事我某拜諾遂使玉簪立門內見之相向嗚咽而已殿下與貲千金歲收其息焉是事無足書書以發一笑耳

龍聽

子

迨東餒爲磨傭久之馮騎驢過其處葉適在街頭曬麥馮下驢走小巷中使驢夫招葉葉辭以無顏相見強而後至馮對之流涕曰君爲妾至此乎出白金二兩授葉云以此具禮更衣來訪吾母如言而往馮私以五十兩贈之曰行矣勉爲生計葉戀戀不舍隨罄其金仍傭于磨家歲餘邂逅如初馮謂葉汝豈人耶要之抵家重與十鎰且云囊傾矣儻更留必縊死以絕君念葉遂將金去買布入陝換褐利倍又販藥至揚州數倍貿易三載貨盈數千乃以其千取馮歸老

焉彼哉以勢利交者盛如趨市衰如棄屣聞斯妓之行能無愧乎

白女者娟也與吳人袁節情好甚篤誓不以身他近其姥阻截百端而白志益堅有富商求偶於白不從母箠之成疾以書招節一見節憐姥不敢往白憂念且死囑其母曰葬吾須吾袁郎來言終而絕及舉葬柩堅重十餘人不能勝母曰嘻其是袁郎未至也卽促節至撫棺曰郎至矣應聲而起人以爲異節爲延僧誦經薦之如悲伉儷焉

說聽卷三

主

南濠金德宣正德初販豆麥于楓橋河下一晚入酒館忽有客來長身偉貌美鬚鬚金黥異之揖客共飲歡若平生竟與同歸越宿客謂金曰吾舟泊泔野須遣价引之金從之客俟舟至昇雙筍出銀二千并一簿授金曰荷愛長者敢煩派此於機戶金視之織龍鳳衣數也駭問何爲曰身是秦府儀賓也奉殿下命辦此時已秋杪屈指計云往探姻親宦閩者初春到吳幸豫爲督成及期已織完昇之客喜謝去金後販布之湖廣江中遇盜金暨同伴俱就縛劫貨將盡矣

說聽卷三

主

有舸揚六帆如飛而至中坐衣龍袍者惟言掀却大船來金偶舉頭龍袍者見之大呼曰是吾故人趣解縛行人盡得釋招金過船相見卽鄉織龍鳳衣客也慰問良久設席款之奏女樂見其妻妾四人酒闌召諭羣盜曰吾自資若輩故人物毫毛不許動舉還之尋語金云乘舸浮海未嘗公江昨得一姝趣便風游衍不覺至此殆天假良晤也臨別又贈壓驚黃金一錠衆詢知其故皆曰其等數千金劫去因君復來德君何已願各分半以謝金峻卻之曰若然則予亦盜也衆乃止金從此不復爲商矣甲戌歲以解戶如有言遇諸途盜問其寓所云明當叅候是日盜與其都督飲博巡江察院潛訪擒去金惶懼累日聞杖死始安

阮章字襲之湖廣麻城人舉弘治己未進士授行人有一子曰朝陽少穎敏能文年十六領辛酉鄉薦益務博覽竟以好學成疾僅二十五死京師襲之右目先眚至是哭之慟左亦喪明遂棄官歸歸時以朝陽妾劉氏改嫁京商王政劉姓五月矣襲之弗知也惟懼絕後禱于天齋

戒三年積誦三官經一藏至癸酉春襲之從子朝東夜夢朝陽謂曰汝今年中舉北上可將孟劉氏子歸宗其秋朝東果發解赴京覓之弗得戊寅元夕襲之夢三位官人坐堂上呼其名曰汝時漸亨將重觀天日矣引入堂東一室出竹筒中藥水點其目令交睫少頃開而復明見凡上有小蚌圈覺來弗效以爲妄想所致也既數日幼女在懷嬉笑誤以手批目撥轉雙睛昏悶七日遂豁然後故其明月又夢羣婦引童子來云主阮祀者此兒也公何憂越歲已卯因鄰人

說聽卷三

三

張柏自京回始知劉生子果朝陽遺體也乃令幹僕偕張往叩劉夫婦云兒是嫁後四月餘生二歲少乳轉育市人楊富妻矣遂將厚貲贖之及來春到家年十有二且貌肖朝陽恍若夢中所見也襲之喜不自勝以祈嗣有應命名曰應祈先伯祖郎中公與阮同年知其事槩予說之詳者襲陽戴益山所傳也

正德初徐州李百戶以酤爲業一日有人負兒來市飲食年可六七歲矣李疑爲盜兒者問兒從何來其人曰此吾主翁子也自任所回獲丹

死惟郎與其得生流離至此李視其貌秀美曰予無子肯嗣我乎其人幸甚遂畀之銀二兩去留是子從師讀書又買一童隨侍久之有擡大士像擊鼓鉦步施者見兒抱哭顧謂李曰予陝西人失兒兩載餘矣自北而南物色不可得乃假募緣到處引童子出觀冀或相值今何幸得之公家李語之故亟更衣登拜曰公收育吾子非常恩也啟囊出白金二百兩餽李曰周流日久止餘此耳未足爲謝將兒去後遣僕夫馳贈五百兩又爲買邊功授錦衣百戶蓋其家貲百

說聽卷三

三

萬僅有此兒故報之若是李之任數月卽移疾歸安享富貴終其身噫語所謂儻來之物非耶斯亦奇矣

正德壬申黃河清自清河至柳家浦九十里間澄徹可鑒凡五日焉

戊寅秋七月初四日吳中大雨雨中有淡紅水如血

無錫士子李芳春已卯病疫死踰日忽蘇自言死時被一人引至地府與數十人跪庭中主者呼姓名一一審錄牽出就刑吾前有八人皆已

縛去次及吾吾大呼稱冤忽階下一人若舊相知者見我驚曰君何爲至此吾對以素不曾奉接何緣垂問其人曰予姓繆與君同鄉嘗忝中舉以死然予識君君不予識也止卒輩曰且勿行戮待吾入言之度其人似爲此曹叅錄之類入去頗久復出喜謂吾云予已得請君免矣便令解縛放出行半道見鼓樂騎從塞途問之荅言送新舉人芳春屬目見彩旗上書舉子姓名獨記中一行云朱節吳縣附學生至數十騎見已姓名亦在焉便有人扶掖升騎而行行數百

龍藏集卷三

五

步不覺便活是年果中秋試而朱節者寔同薦云

張遠者京師人爲鎮江府通判一旦坐廳事有三鵲飛集其戶噪不已麾之復來殊怪之無幾以事忤巡按御史東郊被逮繫蘇之鎮撫司獄一晚遠見三男子跪庭下皆持狀稱冤問之則云爲錢穀事也遠以蘇非所治拒之三人訴不已遠曰吾知若曹不過望我轉達於父母官耳明當與言令爲若理因俾各道姓名納其狀而遣之及明郡僚詣遠述其故出狀視之乃

無一字但隱隱有墨痕而已推校姓名皆郡民長鄉賦以逋負瘐死者於是大驚焚其狀俄而遠得釋復有三鵲集肩上如初還任數日病死庚辰六七月間事也

周中立以祿命之說知名都下劉尚書纓爲都御史時爲逆瑾所中下制獄事已白猶未復官造問休咎先以亡兒儆命試之中立曰此命大佳然厄於三十三能過此則善矣儆沒之年正如所云劉公心服之乃示以已命中立喟喟曰此大貴人目下雖有憂厄然已出險就夷異時

龍藏集卷三

二十六

官陞八座福履甚盛未可量也時鄉人陸坦爲禮部主事以公事被繫當坐重辟會有內援得解命未下公方遣吏爲詞其事因以坦庚甲視之中立云此亦貴人也但比日方有官事其憂甚大然亦解矣猶可食祿數年問何時曰不出今日中當有佳報適所遣吏跪白曰已有旨陞止降外任公殊駭視日正中矣坦尋出爲知縣稍遷郡倖以卒刑部吳主事嘗從問命中立爲寫一通授之吳以視囚入獄二子尚幼戲水濱失足俱溺死妻驚痛且恐夫歸被譴遂自

經吳出獄方知往咎中立曰此大事何不素告我中立曰吾固言之矣第歸視吾書吳檢其書中有兩語云雙雙燕子入池塘紅粉佳人上畫梁乃驚服。

江西星士熊庠游陝西都御史某公謫為叅政庠推筭云某月中當復舊任公不信曰如吾言不驗責四十驗則賞以匹帛公笑而許之至期果復官先外祖值菴盛公時為左轄庠謂公曰七月當擢西川都御史公笑曰怪擢則有之至於地方非爾所知也庠言不驗請如某公約公

金瓶梅

卷三

亦未信曰金星旺知在西方及七月三十日謂熊妄言必矣自察院歸道有人報公陞四川巡撫公大異之復令庠寃言九天新雨露兩省舊黎民有官無祿者半歲退謂吾舅氏云相公於庚辰年不利至庚辰公丁內艱自蜀奔喪抵家而新制以邊方重任必俟交代公知之復自吳入蜀竟治事半歲而不食祿其驗如此

長洲劉縣丞不信妖邪其子病妻乘其出延巫降神問休咎巫方伸兩指謾語適承歸見之怒使隸執巫將杖之詰問汝何人巫猶伸兩指跪

曰小人是金元七吳中有妖神金元七總管而知其愚妄笑而遣之

鄉有小民夏某初為巫范舉人汝輿戲謂曰汝初降神宜有靈異以示眾明旦吾握糖餌令汝商之汝言而中則人信服矣巫幸甚及明降神聚觀者甚眾范握狗矢謂之曰汝能知吾掌中物乎巫笑曰糖餌范舒拳佯拜曰果神明也即以狗矢逼令吞之巫恐事泄忍穢啖盡范暴其受欺眾哄然而散

說聽卷三

天

說聽卷第三

說聽卷第四

辛巳 武宗晏駕 今上入繼大統方在冲年
登極之日御龍袍頗長 一俛視不已大學士
楊廷和奏云陛下垂衣裳而天下治 聖情甚
悅

是歲元旦五更有大星如刀自東南流于西北
白氣如練已而凝然化形中閣兩頭尖如人目
食頃而滅又望後二日白氣二道東南亘天
壬午七月廿五日自淞江 吳西至金陵揚州
大風發屋拔木入午夜方止江海皆溢死者不

金華集

一

可具等先是吳中東鄉多巨魚見風變後頓絕
葑門一鮎長丈餘食人亦為鄉民所得蓋俱水
妖也

嘉靖初經筵講官顧鼎臣講孟子咸丘蒙問章
至放勳殂落等語侍臣皆驚顧徐云堯是時已
百有二十歲矣衆心始安且服其善於說辭也
徐緒講論語曾子有疾章宰烏之將死四句既
而有 御札下內閣云今日講書足見講官忠
愛但死生常理耳何必諱明日還補進來 上
之英明特達如此

太監谷大用迎 駕承天時所至暴橫官員接

見多遭撻辱雖方面亦有不免者然欲撻辱必
先問曰你紗帽那裡來的湖廣某縣令聞之畧
不為意云到我必不受辱及大用過其地某入
見大用仍喝問云云某荅言老公公知縣紗帽
在十王府前三錢五分白銀買來的大用一笑
而罷竟無所加也某出人問之曰中官性屬陰
一笑更不能作威矣是令智謀之士也記之俟
訪其姓名

金華集

二

東洞庭山黃訓為諸生時渡湖覆舟水中若有

人云死却罷又若有應者曰一月兩日如何死
得飄至湖濱獲救後舉正德甲戌進士授兵科
給事中三十二日而卒卒後若干年其姻家有
事召仙忽降筆云吾乃山鬼安知其親家之事
謙讓二兄當自知之訓二兄名謙名讓乃知為
訓也

寧波五文壬午歲館于無錫華氏文病踵不良
於行時八月某夜文已就寢忽聞兵甲聲又若
有趣之起者文起見火光燭天有紅袍大官自
空而降入坐中堂從者百餘人皆花衣繡裳列

侍左右文驚恐長跪大官問汝何人文告以名
居曰既在斯即吾治下何不來相見文辭以足
疾云但來無妨遂去詰朝主人強其偕游惠山
至拜張睢陽像則夜間所見也不覺懷然足疾
頓愈時華氏子鑰應舉南京不數日發解報至
眾謂正神降其家禎祥兆矣

鄉人郭鎰素狠傲不信神佛嘗七月中浴罷抱
琵琶行舉首見屋頭雲際現真武形披髮按膝
躡龜蛇左右二神人執旗捧劍若世間畫像鎰
急索衣冠呼家人焚香設拜久之雲氣全湧乃

不見自是關門不食厭物日誦真武經一卷其
子亦如之

秦檜裔孫某宰湯陰綽有政聲每飲謂岳武穆
廟遂巡弗果將及瓜謂同僚曰少保雖與先世
有惡豈在後嗣耶且吾守官可無愧神明往謁
何傷遂爲文祭之拜不能起嘔血數升扶出廟
門卽死事在嘉靖初年魏恭簡公提學河南歸
爲所親育者

陝西洋縣人王奴奴妻李氏永樂十六年六月
十六日生三男縣令主黼具奏遣使給賞

嘉靖三年東廠一本爲生產異常事京城民朱
鑑妻二月十一日生一子十二日生一子十三
日生一子奉 聖旨照例恩養

潮廣棗陽縣主簿坎某真定人也一日命匠人
某修馬櫓至晚還家其子問何晏也匠語之故
曰得非真定坎三耶父驚問何以知云兒是彼
隣王三也坎選官時借我銀三十兩彼處關王
廟鼓亦我出錢造者家有祖母母親及二子猶
憶穿藍紵衣乘馬何乃在此餘皆可置獨念阿
母耳匠往報坎坎云王三者死數年矣借銀造

鼓事果有之卽召此子至首問母安否坎答以
無恙與坎道其前生問身後家事甚悉時吾鄉
朱紳爲縣令親見此子年五六歲矣

涿州史四素無行在別墅姦其隣人女長兄聞
而撻之百餘逐歸死子途家人不知也見其疾
趨入門妻在室將產亦云郎已回頃忽不見隨
生一男面脅皆半青方疑駭而史函計至矣昇
屍來家其面脅半青與子無異乃知卽父託生
也

湖廣辰州衛王千戶妻楊氏目中嘗見有二雞

相聞意甚憂惶托其兄楊六往告張真人真人批狀云卽十六代弟子辰溪張朝陽治之楊六至辰溪尚土人云果有是人得一劍每乘之上下空中縣令駭其事取劍藏諸庫今爲巫遂訪之鐵真人指朝陽乃來設壇升坐使王延羽流有道行者四人環誦金光明呪楊跪伏壇下朝陽閉口目鼻垂肉柱漸長至數寸若死人矣忽跳起云我溫元帥也楊氏前身乃賣燒餅王狗兒謀殺十四歲童子投之枯井取其金八兩今雷部將擊汝特先示其兆耳楊哭拜不已云爾

肯捨財結佛緣馬可免不然死無日矣楊如言施金若干爲修梵宇費而闢難不復見矣後竟得善終云

正統間郡吏張乙者領上官檄如松江經常熟避雨一農舍其主知其吏也延坐烹肥割鮮意甚殷勤遂宿其家陰雨連綿留三日乃去臨別依依不忍分手吏初感之及還思其家充裕忽起惡念曰是可以術餌也教獄中強盜誣指之而復使人往報曰可來豫計也其人恐遂求救於吏吏索金百兩曰我爲汝營脫其人欣然與

金乃斃其盜而解之其家甚德吏初不知詭謀也愈益親之未幾吏死其人夢吏冠服入門覺語妻曰張提控何爲而來乎是日母牛產一犢吏之子夢其父告曰吾向者詐取某人財今被冥司降罰爲其家牛汝可贖還毋泄恐爲人笑也其子遣僕持厚價託言吾主棄吏業農使我市牛其人謝無有則謂之曰公家犢可用乎其人不可乃還其子又夢父曰彼必不售當以情懇子如其言遂得牛飼之若父數年死

金壇縣建昌園有鄧成十六者正德中長鄉賦

其鄉小民貸其貲鄧重利取之至破其家已而鄧死期年見夢於子曰吾以刻剝某甲事爲陰司所譴令作畜生於其家初爲豕見殺今復爲牛數月矣昨得價若干并母賣與鄉人明晨來當牽至某橋下汝其倍價贖還庶免于苦也其子汗洽而覺曰其母母夢亦如之大驚亟持銀待於橋下果有人牽二牛至問之正買諸某家者價亦如數遂增價買歸置之密室中飼以秣飯夏則紗幮障之事如生時其犢始至卽游行囹圄間若巡視者東作時至田所爲一佃僕痛

鞭曰汝死作畜生何復管吾輩耶是夕又夢于
子曰某人無狀嗔我大被鞭策汝爲我懲治其
子遂答其僕而逐之壬午年先君往茅山聞輿
夫言此

顧欽者南京人由鄉舉知福建福寧州一日坐
視事有烏鴉千餘集墻宇鳴噪顧使人麾之不
去俄有數鴉頭墮庭中顧忽頭痛卽死

江西安仁縣解有妖魅縣令抵任必殺狗祭之
否則病嘔而死正德末婺源汪公濟民來知縣
事吏民首以是請公怒不許甫數月果遘斯疾

龍溪縣志

七

而政聲則籍籍也吾鄉顧溜川榮甫其同年也
調樂安過其地進訪之百姓競扳輿而言曰吾
儕小人賴有仁君奈何惜犬以輕生耶丐公好
爲相勸顧曰汪道百姓語汪曰吾惡其事涉誕
妄耳何愛大哉主簿蔣某崇明人也後因顧
之子德育不謂曰吾當設祭祇欲屈公一拜耳
寔爲斯民活父母也吾言而莫受顧子繼之德
育入具以告汪曰予積勞成疾豈有他耶修短
命也怪物安能死生之在弗從未幾汪公逝矣
毅然持正死不回君子哉

金華猫人家畜之三年後每於中宵蹲踞屋上
仰口對月吸其精久而作怪入深山幽谷或佛
殿文廟中爲穴朝伏匿暮出魅人逢婦則變美
男逢男則變美女每至人家先溺于水中人飲
之則莫見其形凡遇怪者來時如夢日漸成疾
家人夜以青衣覆被上遲明視之若有毛必潜
約獵徒牽數犬至家擒猫剥皮炙肉以食病者
方愈若男病而獲雄女病而獲雌則不可治矣
人多爲是遲疑至死者府學張教官有女年十
八殊色也爲怪所侵髮盡落後擒雄猫始廖吾

龍溪縣志

八

蘇王訓導王次子隨任亦罹此禍病數年還鄉
得生今其地不敢畜黃猫以成精者多是類也
王之孫祖福嘗道其事
角直徐翁子婦汪氏美而豔夜有少年來與狎
家人知爲怪而議祛之或言當召將或言枕周
易忽見庖上豎一白牌書云枕易召將皆不異
汪有姿色偏愛他字甚道美倏忽滅迹是後翁
爲具召客酒間衆問何爲不樂翁以實告有笑
者曰彼但逞於私室敢人前作怪耶語未竟墜
一巨石震撼棟宇舉坐驚散翁無可奈何使婦

歸寧也日間坐見物若有尾者從身旁跳躍而去弗及諦視爲何物也尋不久死怪亦竟絕盧秀才化承家封門其婦某嘗宿小寢一夕忽見男女數人僅長尺許謂云汝欲看西廂記乎卽搬演與儼人無異尹驚呼盧弗聞也明旦知之怪復夜起命家人操兵擊之入床頭而沒檢得西廂記一本乃尹素所嗜者且觀且歌怠以爲枕日久紙盡油矣盧焚之既而假寐若有言者曰能滅我形難滅我神遂時時火起旋熄盧有侍婢夜見空房中燈光熒熒畫見嬰兒

卷四

九

臥地首像木偶而身如線一月間驟長若年十六七者每於隙窺婢一晚竟擣入房曰我仙人也迫與合焉以餅食婢味似鷄油飽三日弗餐衆訝問始吐實久之庭前倒下有巨蛇意其爲妖也從是妖怪皆出乃遷去

下塘蘇三某日出外有秃首白衣人倚門立對蘇長揖後每出入見之雖竊疑異竟弗問爲佳也蘇貧依其兄完一旦受伊欺侮忿忿歸家欲縊斯人卽隨入抱之上梁又豎浴杓令其踏足拌散跌悶于地妻奔救獲甦始言其故而斯

人不復見矣或云是討替鬼也

崔副使允京山侯元之弟也初登第時偕同年王侍郎寅之子允修謁王之鄉一前輩其人問崔何人王云崔駙馬弟也乃兄駙馬此爲駙驢崔荅曰卽王侍郎兒乃父侍狼此爲侍狗聞者絕倒

嘉靖丙戌刑部趙尚書乃費閣老同年也每按餉費書年晚生先君時爲庶吉士同館屠公應坡謂先君曰趙老真神童問何故云費爲湖二十作狀元年最少今渠稱年晚生非神童而何

卷四

十

相對撫掌在當時乍見猶譏笑之是後則不以爲異矣

劉偉者陝西朝邑人爲御史陞兗州太守卒且若干禩矣忽往來於山西省城人呼爲劉御史或爲具飲食卽啖之夜莫測其宿何所已而藩臬諸公皆知之劉同邑韓尚書邦奇時爲叅議語蔡憲使天祐曰劉公吾父友也吾少常見之死久矣今何以尚在欲訪之而無由蔡曰當遣人要致之一承差在旁曰非劉御史乎某識之矣遂令往劉聞召卽至三公先待于布政司劉

戴斗笠野服而入諸公延之上坐謂韓云與君契闊多年韓與言其身後家事劉曰凡子所言吾皆知之至於吾所知者則子不知也令弟三哥靖曩官於此因其易言故不欲見君慎言者吾將有以告因握韓手與密語者久之曰願無泄也還坐衆問之曰公一向山中有何所得曰但能相耳蔡曰然則視諸同僚誰先陞曰子問誰先陞卽子先矣時張僉事某忽發問曰公旣死安得更生曰我却不死汝到要死遂散無幾蔡陞都憲張病死後有道士至劉家曰老師父

卷四

士

今傳語這番直个死矣從是不復見於山西云此蔡公親對魏莊渠言者韓祕其語不肯告人此諸傳聞里辭最爲實山東東平州有張某者年八十餘不知所之大司馬王公憲幼時聞其名後公總督三邊一日張投刺請見公喜迎入視其狀貌非常人也問從何處來曰故鄉來具言鄉里近事留飲甚歡叩其長生之術不荅止之宿云坐而假寐久矣公乃設坐於別室居之中夜聞震雷驟雨不以爲意平旦入室祇見髮膚委地几上大書九轉方成四字公驚異取其髮膚瘞焉

朱築衣者形類玄妙觀何築衣長洲人平生敬

呂純陽朝夕懸像以拜朱一日病死到一處壯麗如王者居關門左右大書兩語云日月闔羅府冰霜業鏡臺入跪中庭見堂上冠冕襟袍者坐閱簿書許久謂朱云汝陽數未絕亟去旣出不識所向遇道者儀容髣髴呂公像指一路曰由此可歸慎毋顧後歸當食我櫻桃從其言得生時已仲夏覓櫻桃不得乃以蜜浸者供焉朱又活數年死其子乾爲余言之

卷五

士

一日有道裝者至食數盃趨入道院顧謂主人曰來償汝錢隨使童子索之衆道士云今日無人外出亦無外來者安得有此童子未信忽仰見塑像指曰卽賒麪道人何嘿嘿耶衆視其屨有麪爲之駭異神仙游戲域中其變化不測若是

嘉靖間荆王夜夢人云補我衣裳當保祐王子孫王曰汝何物人曰但張目而視側耳而听當自知之覺而不識所謂一日偶閱書見觀音像頓悟神語曰張目而視非觀乎側耳而听非

音平府旁有觀音閣王往視之棟宇毀壞塑像
為風雨剝落矣亟命修飾立碑記之

長洲陸世明俊材藻思聲稱藉甚舉于鄉赴省
試下第歸過臨清鈔關錯認為商令納稅陸即
書一絕呈主事云獻策金門苦未收歸心日夜
水東流扁舟載得愁千斛聞說君王不稅愁主
事見詩驚愧亟迎入款贈甚厚金陵一妓能詩
善鼓琴以月琴自號世明過其家口占點絳脣
贈之云三尺冰絃夜深彈破青天竅意中人查
只有清光到雲雨無緣總是相思調愁懷抱娉

小集卷四

七

娥心照訴與他知道妓求室中春聯即援筆書
云半窗花影人初起一曲桐音月正中妓讀誦
不已徐言中字忠不如高字世明欣然易之

先君幼善屬對錢漕湖先生秋日過家指庭中
樹曰秋聲在樹鳴金鐵先君即對云山色當窗
掩畫圖謝樂全見其目秀言聰明露在眼上先
君應聲云錦繡羅千宵中時年甫六七歲耳稍
長同陸象孫看兩客對奕飲酒象孫謂客曰圍
棋賭酒一着一酌客無以應先君云何不對坐
漏觀言五更五經仙若臣作股肱耳目對予敷

心腹腎腸五事貌言視听思對七音宮商角徵
羽此類甚多不能悉記是時有蔣熹者年十一
為府學生遇 聖節赴玄妙觀習儀巡按其御
史見二鶴飛集三清殿命之屬對云三清殿上
棲雙鶴壽隨應以五色雲中駕六龍御史驚嘆
曰他日人中龍也後熹竟夭歿惜哉

歐陽中丞重江西廬陵人巡撫雲南不給軍糧
為衆奏 聞奪職歸過公館驛途中必題詩壁
上大抵怨望之辭也時年甫四十稱涯翁書有
無名子書二絕於其詩後云怨辭隨處滿垣飛

小集卷四

十

聞道先生放逐歸四十稱翁非太早人生七十
古來稀醉翁千古號文宗此日涯翁姓偶同却
想齊名就充老世間安有四旬翁先君過美陽某驛見此詩

千歷
壁上

正德某年夏有龍墮于陝西之乾州其長數十
丈目光如火開闔閃閃可畏四足據地而行五
里許得井水飛去居民皆見之後其村多疫死
殆不祥也

嘉靖己丑七月二十八日吳江十一都油車港
徐沉家庭中忽陷一穴內明如燈風雨頓作穴

中飛出一龍自南而去牆屋無損

寧波陳十三老人者嘗病瘰癧經年不瘥有人教以置虎皮鎮之乃坐臥一虎皮十載而病如故後忽蒙虎皮夜出化虎食物每銜畜豕至家家入利其所有不問也一日自外負一人股至其姥懼曰老賊作怪矣操梃伏門外俟焉見其蒙虎皮欲化卽出擊之時一手尚未變遂躍去竟不復還自後山行者往往見一虎前一足尚是人手有知者則呼曰陳十三老人吾汝隣也莫作惡虎聞之弭耳垂尾而去其不識者乃食之

卷一百一

七

如是者數年一夕暴雨山中震死一虎衆視之卽人手老人也

貴州平越山寨苗民有婦年可六十餘生數子矣丙戌秋日入山迷不能歸掇食水中螃蟹充饑不覺遍體生毛變形如野人與虎交合夜則引虎至民舍爲虎啟門攫食人畜或時化爲美婦不知者近之輒爲所抱持以爪破胃飲血人呼爲變婆歲庚寅先君寓其地聞之從游諸生云

張漢卿四川人精於紫微數游京師推人休咎

輅尚中夏閣老尤重之時禮部侍郎缺吏部推翰林餘姚謝公丕石首張公璧夏間二公誰有點對曰皆有點五日後旨下當自見夏公笑曰焉有是事果如期得旨謝陞禮部侍郎張陞太常卿仍兼學士各轉一官若皆有點云遂寧席公春以禮侍轉少宰漢卿謂人曰不出兩旬席必去位旣而與汪冢宰鈺有隙爲其劾奏免歸纔十八日也費鉛山赴召復登首揆李任丘位其次從張叩之云三月閣老豈久壓公者取費一夕暴卒計入閣至死九十有一日耳

卷一百一

七

夏每問徵蘭之期漢卿依違而已私語人曰身且不保奚啻無兒後果遭戮

吏部之權俱在北曹南曹殊落莫惟考察年南京官五品以下黜調皆在其手聲勢赫奕過此則又如常矣都下謠曰今日南京真吏部明朝吏部又南京

工部居六曹後仕進者固冷局視之矣嘉靖間興大工添設部官數倍曩時營繕司尤盛郎中多至十餘員得驟陞京堂或有先賜四品服色者人始慕之而爲語云馬前雙馬後方

督工郎

六部署郎中員外在司與郎中員外同坐見堂上官亦並立惟服色食俸猶六品曹司爲之語曰有得坐有得立無得穿無得喫

刑部吳尚書山松陵人少時其父尚書公洪使祈夢于九仙以下其終身得一語云三山備到福星堂莫知云何既舉進士累官福建按察使至三山驛謂夢語兆於此矣及爲江西布政其年六十藩臬爲公祝壽結一綵樓扁書福星集慶四大字公見之悵然曰吾止於此矣尋擢中

龍溪集

七

丞巡撫河南坐事降浙江叅議十年間累遷至尚書以爲夢不足憑也後讞郭勛獄上怒其愆期免官去將抵彭城病卒於利國監驛昇尸到石山驛兵備副使屠大山爲之歛於驛堂其扁正名福星夢語始驗奇哉

汀州劉太守炯蘇之長洲人爲南京刑部郎中時夜夢渡危橋失足墜深淵中中有一門榜曰積善之門有金甲人引之入其境界非人間世也劉公伏階下冕服者坐殿上謂曰汝大有福人壽至七十五何爲來此劉公言其故乃命侍

衛者以金瓜擊其背遂覺汗流被體心竊怪之翌日散衙回偃息于牀忽有泥墮其面意其跳梁起視無有如是者再遂不復臥頃之棟折墻倒正壓其牀始嘆夢之神也後公自汀州罷官歸優錄康寧享子孫孝養者二十餘年果七十五而終仲子璧舉進士授浙江東陽知縣在任得疾疾且革遂投檄歸到錢塘忽瞑目半日始蘇語其子曰適至一所樓下人引我見樓上官人官人手一簿云此前數也當使知後數命吏又以一簿視吾吾壽止於此矣官人復云汝只

龍溪集

太

該鄉舉因中進士減汝十年抵家決旬死時年四十六公之孫嶺述公夢神謂其壽數寔記帶城橋錢氏媼夜夢黑衣人叩首曰阿母救我命只須十八文錢當增母壽一紀既覺弗解晨起見人持一幣過門問欲售錢幾何云十八文媼悟如數買之隨放于河是歲遘疾幾殆後果十二年而亡

陳湖王木正德間自京師歸與浙商陳某者同舟相與甚厚覘其囊有金遂萌惡念乘其中夜起溺擠之于水得金三百餘兩用致葬並至嘉

靖其歲已踰廿年矣水忽遇陳於城隍廟前頓首言死罪無可說歸家日惘惘自嘆云此事罷不得終須還他半載後忽自實瓦礫於兩袖及襖中沉水而死

俞新者中書族叔之僕也平生專以假銀騙人戊戌夏月至常州貿易經賣羊家欲以銀一兩三錢買四羊主人求益弗許而去明日主人將出囑其妻曰昨買羊者儻再來稍增價可與之鄒果瞞其夫之亡也以一兩八錢買去夫歸怪其增價太多視之乃假銀也怒罵其妻妻忿縊

本

九

死夫痛其妻亦縊焉至七月間鄒彼迅雷擊死陳湖濱四羊亦死蓋鄒屍上遠近快異其事天彰明威以警人若此

南京刑部典吏王宗福建人一日當直忽報其妾爲人殺死舍館宗奔去旋來告尚書周公用發河南司究問欲坐宗罪宗云聞報而歸衆所共見且是婦無外行素與宗離何爲殺之考掠累日終無異辭既數月都察院會審事檄浙江道御史楊逢春楊示約某夜二更時後鞫王宗獄如期鞫之碎命錄云門外有覘視者執以來

吳獲兩人甲云彼挈某伴行不知其由乃舍之用刑究乙乙具服言與王宗館主人妻亂爲其妾所窺殺之以滅口卽置于法而釋宗揚曰若日間則觀者衆矣何由踪跡其人人非切已事肯深夜來瞰耶由是舉稱神明一時聲振都下北門橋朱某妻顧氏每夜有巨人來共寢日漸羸憊家人語婦云取其佩戴之物斯知何怪矣婦俟與交時拔其頭上一件藏于席下明視之乃紗帽展翅也朱驗至土地廟中判官正失此翅具報兵馬司轉申刑部問判官杖罪一百成

本

平

招拽像至中衢杖而碎之中有血水流岀顧氏得無恙右二事已亥年族兄銀若卒業南雍所目擊者長洲易外郎已亥年家中怪作所藏殺核嘗移置他所聲之但聞空中云我食某人矣時有大磚擲下然終不傷人也姻家曹某至戲曰若能取我帽乎言未既帽忽去頂空中曰汝信乎曰信矣與之索帽云在灰堆上可往取之果然易求如之何聞杭州某道士有異術致之求治道士曰是鬼物也憑陰人爲祟君能棄之否易曰妻女之外一如法旨道士曰定是君家奴輩遂

書符化之有婢在厨下直飛墮其身曰卽此人也亟驚之斯無患矣易呼婢問之云有一人夜夜來與兒同睡且戒曰吾與若好也儻泄于人將不利汝兒恐故弗敢言易卽賣婢與某甲而怪隨擾其室乃以婢歸其母家後不知如何錢鼎陸墓窆戶也負官銀遁走南京或言不可居遂下卅陽欲適無錫依故人某有老人求附舟遂載之與共寢餽老人道錢禍福已徃皆驗乃告以避難之故曰無錫正爾息肩處也不得故人力自有好相識經冬難必抒矣翌日抵無

龍溪集

卷五

錫西門老人云感君雅意當奉卮酒爲壽要入酒家劇飲而別錢追問其姓名曰問何遲也拋離火宅三千里屏去門兵十萬家錢未省叩之不答但云會晤尚有日請期曰七十三又云主器將傾他何足問徑去錢投故人故人兩目俱矇家徒四壁立弗能留送到某神祠祠近馮僉事變別業馮過道士與錢相值談及內養其素好也因錢知梗槩意殊喜問其來由以實對曰此間良可避難吾願爲東道主遂館之別業殷勤甚厚錢每見馮來則瞻拜一畫像甚虔乃謂

馮彼何人斯公敬之若是曰此遼上相劉海蟾也後爲列仙其自詠云拋離火宅三千里屏去門兵十萬家錢始悟鼻老人乃海蟾也歲暮還家官事甫了而長子死矣至嘉靖甲辰其年七十有三春日在北寺前放鴿一翁拳其臂曰汝在斯耶顧視之已離數步忽不見追想卽此老人也居無何病亡

龍溪集

卷五

一癡意甚珍重且云仙人輩我南游武林山中惠服此丹必登仙矣家人謂之癡弗以爲異至二十歲取妻不常內寢妻亦弗樂近或云有探不堪甫及三載忽一日發狂大呼升屋跳牆父母弗能止乃繫其手足閉之空室中潛自解去遂爲乞丐時仰天自笑遇人輒歌詩拾敝扉索賈負之日纍然行市中夜宿于齊門下塘土地祠然不與羣丐共臥每詰其舅夷亭姚氏與之食飲不辭贈之衣卽授同伴終不易其故服也甲午十月若有病容謂羣丐曰上帝召我望日

當往衆哂之及期焚扉灰分遺常飲已之人
用滌垢衣最潔遂北面祠神而立逝焉受而
共買棺歛之如言滌衣咸得碎銀於灰中多寔
不齊適以報其惠之厚薄也陳里人自福建歸
言在彼見之正玄齡死日始知其尸解云

裴慶者素貧賤其妻與某甲有姦遂棄妻與甲
而行乞焉夜則宿于憇橋巷某氏檐下蔽身布
衲不幹如新日在吳市中而人有見之於武當
山者談人禍福多奇驗或問之曰汝必有所授
則云陳三癡謂玄齡也張真人聞其名召居龍

卷一百一十五

七

虎山巡撫高都憲公韶往問休咎裴不答但歌
歸去來辭數句而已高後果被論罷官夏閣老
家居往訪之裴倨坐一机弗起但云汝自去做
汝官問以子息則曰且管自家結果遂併机什
于地夏公怪而趨出不久 召用竟以河套事
死西市甲寅春忽謂真人曰六月二十日云去
矣真人以爲他往至期無疾而逝
浙江開化縣有銀杏一株巨甚其實從幹上墮
腫處剖出不由枝生也取其旁幹接他本仍實
於枝土人目此爲胎生銀杏誠異種云

湖廣保靖宣慰司彭九霄之母有玉戒指中藏
一蟻閃動足歷歷可見錢塘金編修家有一金
扇猫眼釵凡正午時眼如線過則復圓兩物乃
天下奇寶也

蘇州衛指揮袁英壬寅正月廿四日往吳江見
巡按舒御史汀還至寶帶橋天晚陰雨濛濛一
人絨帽藍衣足穿雲履立水濱求載許之既登
舟卽據上坐言論鑿鑿可聽時舒公嘗密遣人
訪豪惡英意此箇中人也殊畏之要至家留款
其人使袁僮奴攜鼓飲酒五十樽不醉道英父

卷一百一十六

八

子陰事甚悉爲之驚悚通其體有異香到五更
纔和衣就寢旦起辭去英命一卒潛尾其後至
太平橋猝回首咄咄云若隨我何爲遂入責線
沈家卒歸報英正發狂持刀欲殺人復往問沈
云未見有人進門也廿六日英謂妻子曰我將
死及吾生時祀我遂坐索飲食召其狎友王李
二生共享之曰與君輩永訣矣衆以爲妄語翌
日忽走出家人追之不及竟縊死對門舖中莫
知遇何物鬼怪也

是歲北虜犯太原殺戮甚慘吾蘇唐同知顧太

原陽曲人其家一僕遇虜被刃而喉未斷捧頭奔回縫以油線得不死但能仰而不能俯唐為文衡山言

山東僉事黃綬浙之鄞縣人有女年及笄患瘵疾死死時以久病髮脫不受薊草草殯歛葬亦不及詳視也葬之祖墓旁每陰雨人望見其女蓬首而足曳紕尺許坐於冢前一日墳丁妻遇之驚走女呼之曰來可語吾父吾爾親生女不為梳頭纏足使我形狀如此何以見人他日其夫亦見而言如初曰吾嘗告汝妻何惜一開口

黃綬

黃

平今汝當亟言之其夫往告黃公公未之信後欲改葬啓棺果然遂為整其頭足重瘞之

從祖兄次孫家閭門下塘有琴川吳氏僦其旁室居焉其女美而知書解詞曲雅好樓居倚闌吟眺甚適也既而徙上塘過期不偶憂思成疾死死後五年次孫延崑山虞秀才廷臯教子館于此樓一旦戲謂虞曰此吳家小娘子所居餘香猶在也今君孤眠長夜得無憐而至乎虞年少子聞之恍然迨夜入房則此女在燈下遂神迷心蕩相與綢繆自是無夕不至後雖白晝

見其在旁久而病瘵日甚其父亦授徒他處亟來叩之不言固問始吐實云陸次琬害我父驚惋具舟遣歸女已在舟中矣歸而坐臥相隨妻雖同牀弗能間未幾竟死定已酉三月某日也翟永齡滑稽多端天池季公嘗記之矣近聞無錫鄒氏有字光大者連年一女俱召翟燕飲翟作詩戲之云去歲相招云云今年弄瓦又相招寄詩上覆鄒光大令正原來是弄瓦

翟永齡

翟

蔣思賢暨子某以畫像名吳下暇日父子交相畫其貌皆不肖里人作詩誚之云父傳子神傳

不像子寫父真寫不真至親骨肉尚如此何況區區陌路人

區區陌路人

府學生金用元寶才敏善誦每朝人詩歌及俳語頃刻立成人爭傳以為妙若禿指賦其最著者也一日在文衡山內翰山浪譚訓蒙師潘老潘愠曰吾有一語爾能對甘受爾侮金問之云王大夫昆季築牆一土蔽三人之體金應聲云潘先生父子沐髮翻水灌兩牛之頭坐中為一大噓

衡山說其尊人溫州公少日夢到一僧寺歷堂

宇敦重有屋三間屋後一塔其間窺生一人見
公亦不爲起公頗不樂問之人云宋歐陽文忠
公也後爲南京太僕丞公署在滁州滁故六一
桐鄉也暇日游一寺境界似夢中而塔院塑文
忠像亦儼若夢所覩焉衡山又自說往年常夢
入道院中有道士請作青詞辭不獲勉爲作數
十語道士持誦於神前私問旁人此道士爲何
曰虞伯生也俟其宣畢揖之相與談論請曰許
左丞有壬先生故人也其文集何以不傳虞公
曰左丞薨厄於火是以湮沒耳語訖而寤甚訝

夢

毛

之他日至相城沈敬甫家閱書畫展一軸正爲
伯生畫像乃道裝也適有送許公集者讀序文
言集嘗被焚掇拾成此追憶前夢爲之懷然
先君平生多奇夢嘗欲自記之而未果也辛亥
秋寢疾至臘月廿三日疾革矣謂不肖曰予疇
昔之夜夢至一所殿宇如文華規制王文恪公
由東序趨出見予意色甚喜遂携手上階云子
餘今來吾不落莫矣且問高學究竟何如予未
及對公卽朗吟云從來我被多聞悞却恐多聞
悞君模樣云云吾殆將死也語未更端忽有

錦雞飛集闌干先君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乃
今驗之矣越三日而沒

右說聽四卷舅氏胥屏先生所撰先生爲外
王父太常公冢子太常平生著書滿家康已
編則其少作也蒐奇括異海內同好者爭傳
之先生雅喜稗官家言每有奇聞輒隨筆識
焉久而成帙帙成而毀於火于時太常歿且
五稔矣先生作而嘆曰嘻斯可不成吾初業
乎乃追惟曩時所記益以後聞者輯爲是編
禹聲請登諸梓得而伏讀之微獨蒐奇括異

書

三

足備庚巳之遺卽一談一詠而先輩風流才
逸致具焉其間宏且鉅者直可補正史之
亡而裨掌故之闕雖與中壘說苑方駕可也
康駢而下無論已先生古心古行讀書之外
舉無他好今老矣猶旦暮手一編不置他所
論譔甚多此特其一嚮云萬曆辛卯秋月甥
王禹聲百拜謹題



說聽卷第四

烟霞小說三十二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陸貽孫編貽孫蘇州人是書仿曾慥類說之例
刪取稗官雜記凡十二種中如楊循吉吳中故語
黃暉篷軒記馬愈日抄杜瓊紀善錄王凝齋名臣
錄陸延枝說聽六種逸事瑣聞尙資考論至陸粲
庚巳編徐楨卿異林祝允明語怪編猥談楊儀異
纂陸灼艾子後語六種則神怪不經之事矣